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二八·史部·別史類

明史四百十六卷目錄三卷（卷二百十六至卷二百七十六）

〔清〕萬斯同撰

……

明史卷二百十六

列傳六十七

馬愉 陳循 蕭鑑 高棅 王文 江洲 徐有貞 許彬

馬愉字性和臨朐人宣德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九年秋宣宗特詔簡史官及庶常士三十七人進學文淵閣以愉為首召試稱旨賜寶楮正統元年以揚士奇薦與苗象高毅曹偉同直經筵明年進侍讀預修宣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五年入閣預機務尋進禮部右侍郎以父老乞歸省命馳驛行未幾還朝十二年卒贈尚書兼學士贈官兼職自贈起愉以文學受知兩朝為人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辦事務崇寬厚士奇常展墓還言所歷州縣預備倉多傾圮或曰久廢難卒復愉曰政之興廢在人積貯天下大命也可緩乎士奇從其言署議以聞帝為遣廷臣巡視修舉民多蒙其利在閣時嘗奏天下獄久者淹歲率瘞死乖天和宜簡使者分道決遣帝嘉納焉遣寇竊發帝方命將征討而別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為治之本因惡以及於善非法乘人之來而執之不武帝然之厚遣其使於是所部皆感悅歲入貢不絕其持論得大體類如此

陳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循才思颯舉習朝廷典故成祖幸北京命循取秘閣書詣行在遂留侍馬三殿災循陳數事皆嘉納洪熙元年進侍講宣德初與楊溥同受命直南宮日承顧問賜第玉河橋西凡巡幸未嘗不從五年進侍講學士宣宗留心經史頗以文翰自雄御史張楷獻詩帝疑其干進欲罪之循曰彼亦忠愛故也遂解御史陳祚出按江西疏勸帝讀大學衍義帝大怒立命往逮既而問循循頓首曰祚小臣處遠方不知聖學淵源然其心則無他也帝怒稍平後竟克死正統元年兼經筵講官七年進翰林院學士九年入文淵閣典機務先是廷議時政大學士揚士奇楊榮楊溥皆預至是士奇榮已卒循及曹昂馬愉遂得預議明年進循戶部右侍郎兼學士土木之變人情洶洶循居中用事所言多見採納進戶部尚書兼職如故也先犯京師循請勅各邊精騎入衛且馳檄招諭回番以疑敵帝皆從其計景泰二年循葬妻與鄉人爭墓地令家奴訐鄉人侵占欲殺守墓者巡按御史周繼訊驗無狀抵奴罪循怒撫鑑事奏之命御史王豪覆按豪奏循所言皆妄循恚甚復劾豪黨鑑於是給事中

林聰等極論循罪帝心然聰等言然以循大臣卒置不問初循本以才望顯及是素譽頓墮馬歸進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帝欲易太子內畏諸閣臣先期賜循及高穀白金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鐵五十兩以餌之比下詔議易儲循等遂不敢爭三年四月加太子太傅復賜黃金五十兩其年秋偕同官陳時政九事皆報可循既見寵任乃集古帝王行事名曰勤政要典止之是年河南河北久雪麥苗皆死循等請發帑金市麥種賦貧民令更藝帝皆嘉納七年進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如故是年秋循子英及王文子倫

順天鄉試被黜相與誣搆考官劉儼等為六科給事中張寧等所劾帝亦終不罪英宗復位于謙王文皆置重典杖循百戍鐵嶺循久居政地刻躁多私為士論所薄至嚴譴則石亨徐有貞輩為之非帝意也後亨等敗循自貶所上疏自訟因言天位陛下所固有百官六軍誰不傾心愛戴當天與人歸之時群臣備法駕設大樂恭詣南內奉請臨朝非特宮禁不驚抑亦可示天下萬世而亨等僥倖一時計不出此卒皆自取禍敗臣伏事累葉曾著微勞實為所擠惟陛下憐察帝憫之詔釋為民歸一年卒成化中于謙事

靈循子引例請恤乃復官賜祭循同邑蕭鐵字孟勤宣德二年舉進士需次于家八年帝命楊博合選三科所得士拔二十八人為庶吉士鐵為首授編修正統三年預修宣德實錄成進侍讀久之代李時勉為國子監祭酒鐵善啟誘景泰初以老疾辭監丞鮑相率監生三千人叩闕請留帝可其奏尋充經筵講官明年帝幸學講尚書稱旨其冬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尋進戶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易儲議起鐵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不聽加太子少師襄寧通志成進戶部尚書帝不豫諸臣議復憲宗東宮吏部侍郎私以問鐵鐵曰既退不可再也英宗復位遂削籍天順八年卒成化中復官賜祭鐵學問該博文章爾雅言動可稱然性猜忌遇事多退避云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仁宗即位改春坊司直郎尋遷翰林侍講正統十年由侍講學士進工部右侍郎入內閣典機務景帝初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閣務如故英宗將還奉迎禮薄有千戶龔遂榮者投書於穀其言禮宜從厚穀袖之入朝徧示廷臣曰武夫尚知禮况儒臣乎衆善其言議欲以聞都御史王文不可

已而言官奏之詰所從得毅對曰是臣所因抗章懇請如遂深措帝雖不從亦不之罪景泰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易儲加太子太傅五年以應天鳳陽災異命毅往祀三陵且賑恤貧民七年進謹身殿太學士仍兼東閣是時內閣七人言語多齟齬毅清直持議獨正文文雖由毅薦引亦不相得且擯毅毅屢疏乞解機務不許都給事中林聰忤權要下獄論死毅力救聰得薄譴陳循及文以子不得舉鄉試構考官劉儼黃諫中以危法毅方在告強起欲救之會帝命禮部會毅覆閱試卷毅力言儼等無私且曰貴曹與寒士競進已不可况不安義命欲因此構考官乎帝乃賜循文子中式但黜林挺一人事得已英宗復位循文等皆誅竄毅謝病英宗謂毅長者語廷臣曰毅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襲衣給驛舟以歸尋復賜勅獎諭毅既去位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居四年卒年七十毅美丰儀樂儉素官中書時嘗奉命寫經寺中遇兩徒跣歸或勞苦之毅對曰毅何足恤蓋連執政白止正其事所全更不大乎聞者偉之及位台司蔽廬瘠田而已成化初贈太保諡文毅子暉弘治中以戶部

主事出嚴蕪松諸府水災要賄狼籍為巡按御史吳時實所發坐謫戍岷好侈多稱貸於人至是責家隨之故以墨敗

五文字千之初名強東鹿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持廉奉法為都御史顧佐所稱宣德末奉命治彰德妖賊張普祥獄還奏稱旨賜今名遷陝西按察使遭父憂命奔喪畢起視事正統三年以薦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入為大理卿六年遷右都御史振飭憲紀中外憚其風采九年出視延綏寧夏遣務勦治失律將校都督黃真以下二十人罪邊徼為

肅明年代陳鎰鎮守陝西平涼臨洮輩昌饒奏鬼其租尋進左都御史在陝五年鎮靜不擾景泰改元召掌院事文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嚴冷與陳鎰同官一揖之外未嘗接談諸御史畏之若神然中實柔媚初按大理少卿薛瑄獄希王振指欲坐瑄死至是中官金英縱奴犯法下都察院治文鎰等但抵奴罪不及英為給事中林聰等所劾下詔獄二人具伏乃宥之內閣江淵嘗言法司斷獄多枉有詔辨理文及刑部尚書俞士悅遂求罷文言淵嘗私以事不聽故見誣乞賜推詰帝兩宥之三年春加太子太保時文當

出鎮陝西諸御史奏留之遂不行尋以南京地震江
淮北大水命文巡視文偕南京九卿議上軍民便宜
九事又言徐淮間饑甚而南京儲蓄有餘請盡發徐
淮倉粟賑貸以應輸南京者轉輸徐淮補其缺皆報
可是時陳循見任好剛自用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
彊悍思引與共政以敵之乃疏請增閣員循舉其鄉
人蕭維禎穀遂舉文於是詔用文明年自江淮還朝
改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二品大臣入
閣適文始文雖為穀所引而穀性遲重循性明決文
反與循合而不附穀其後文以子倫故欲傾考官又
用穀言而罷由是兩人卒不相禱文尋遭母喪奪祿
如前五年江淮大水復命巡視先是蕪松常鎮四府
糧每四石折白金一兩民便之後戶部仍徵米輸徐
淮凡一百十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有致破家者
文首用便宜停之又發廩賑饑民三百六十餘萬民
大感悅時年饑多盜文捕獲長洲盜許道師等二百
人欲張大其功坐以謀逆大理卿薛瑄辨其誣給事
中王鎮乞會廷臣勘實於是坐誅者十六人而已還
進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再進謹身殿大學士仍兼東
閣初英宗之還也廷臣議奉迎禮文時為都御史厲

聲曰公等謂上皇果還耶也先豈真不索上地金帛
而遽送駕來耶衆素畏文聞文言皆愕竟不決而罷
及易儲議起文率先承命至是景帝不豫群臣欲乞
還沂王東宮文意難之曰知上意誰屬耶乃疏請早
選元良疏甫上而英宗復位石亨等嗾言官劾文與
于謙等謀立襄世子命鞠于廷文力辨曰召親王須
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氣
激壯廷臣知其誣無敢為之言者遂與謙同斬於市
諸子悉戍邊成化初赦還尋復官賜祭弘治中贈太
保諡毅愍倫改名宗彛中成化二年進士歷戶部郎
中出理遼東餉中官汪直東征言宗彛督餉有功擢
太僕少卿弘治中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卒諡安簡
江淵字世用江津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正統十二年以侍讀與杜寧等十人同入文淵閣
肄業廊王監國徐有貞倡議南遷太監金英叱出之
踉蹌過左掖門時淵適入迎問之有貞曰以吾議南
遷不合也於是淵入極陳固守之策遂見知於王超
擢刑部右侍郎也先薄京師命淵叅都督孫鐘軍事
景泰元年出視紫荆倒馬白羊諸關隘督修鴈門關
其秋遂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閣刑部移明年大理

丞薛瑄自松潘督餉還乞致仕淵留之以慰人冀而薦禮部侍郎王一寧可大用詔一寧侍經筵瑄留任又言今春土星入垣近太白晝見日食朔旦皆紀綱不振法度縱弛所致往者星變大臣求退朝廷不許終亦班行今不可復事姑息臣乞先賜罷斥則如臣冒濫者亦必自省退避然後慎簡賢才以資任使庶可感天和銷災疴帝優詔慰留又明年京師久雪不霽淵上言漢劉向曰凡兩陰也雪又兩之陰也茲當仲春少陽用事而寒氣脅之占法謂人君刑法暴濫之象伏惟陛下恩威溥洽未嘗不赦過宥罪竊恐將司奉行無狀究抑或有未伸且向者下明詔免景泰二年田租之三今復移檄追征則是朝廷自失太信於民怨氣鬱結良由此也願陛下渙發德音信詔令以保萬類幸甚帝乃令法司申寬濫詰戶部違詔故下尚書金濂於獄卒免稅如令東宮既易加太子太師四川巡撫李匡不職以淵言罷之遣母憂詔奔喪畢起復視事初侍講學士倪謙遭喪營奪情淵即薦謙為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嚮者淵之引謙正自為今日地既不盡孝安望盡忠况經筵必衣錦繡賜酒饌二人將何以為清中以既處分置

不開但命群臣遵喪無評濫保五牛山與河南江并機命同平江侯陳瑒往撫之淵請禁淮安月城以護常盈倉廣徐州東城以護廣運倉并上軍民便宜數事帝悉命議行時江北將饑淮安糧輸運在塗者淵悉遣還備賑漕卒乘機侵耗事聞遣御史按實淵劾勅當削籍廷臣以淵守便宜不當罪帝宥之時閣臣既不相協而陳瑒王文尤刻私淵好議論每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兵部尚書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以協理部事淵心欲得之循等佯推淵而密令商賂單漢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此詔下

謝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而以淵代璞淵大失望景宗復位與陳循等俱謫戍遼東未幾卒初黃珙之妻易儲也或疑淵主之丘濬曰此易辨也廣西紙與京師異索奏視之是非立別矣驗之果廣西紙其誣乃自成化初復官

徐有貞字元武初名理吳人宣德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為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時承平既久而西南用兵不息理以為憂正統七年疏陳兵政五事帝善之而不能行尋進侍講十四年秋英寇入南

寺程私語友人劉溥曰禍不遠矣坐分與于尚還及
其未難作即王召廷臣問計程大言曰驗之星象稽
之曆數天命已去惟南還可以紓難太監金英叱之
朝殿陳循咸執不可兵部侍郎于謙曰言南還者可
斬也程大沮不敢復言景帝即位遣科道官十五人
募兵於外理行監察御史事往彰德寇退召還仍故
官理急於榮進自勅南還議爲內廷訕笑久不得遷
因遺陳循玉帶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
加少保大喜因屢薦之而是時用人多決于少保謙
理屬謙門下士進說求國子祭酒謙爲言於帝帝曰

此議南還徐程即爲人傾危將壞諸國子生心術偏
理不知謙之薦之也以爲沮已深怨謙循勸程改名
因名有貞景泰三年遷右諭德昔河決沙灣已七載
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
治之至張秋相度水勢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
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
滯運艘請急塞決口帝勅有貞如竑議毋執已見有
貞守便宜上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
臣但知塞決口爲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
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於是大集民

夫躬親督率閩五百五十日而工成之二未成也
帝以轉漕爲急命廷臣議方畧工部尚書江淵等請
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期三月
畢正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遇漲則束手坐視
無所施力今泄口已合決堤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
足集事廷議遂寢事竣召還佐院事帝厚勞之尋復
出視漕河濟寧十三州縣河夫多負官馬及他雜辦
所司趣之亟有貞爲言免之顏孟二氏子孫賜田六
十頃烏蒙強侵占無以供祭有貞請勅有司釐正除
其賦搜帝亦報可七年秋山東大水河堤多壞惟有

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堤決口自臨清抵濟寧各
置減水閘水患悉平還朝帝召見獎勞有加進左副
御史景帝不豫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等謀迎復
上皇告太常卿許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
爲徐元玉善奇算盡圖之元玉有貞舊字也亨即
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軌曰已
陰達之矣乃令太監曹吉祥入白太后辛巳夜諸人
復會有貞所有貞升屋覽乾象亟下曰時至矣勿決
時方有邊警有貞令軌言備非常勅兵入大內亨
掌門鑰夜四鼓開張樓門納之既入使門以邊外兵

時天色晦冥亨執管惶惑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必濟趣之行既薄南城門銅毀墻以入上皇燈下獨出問故有貞等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舉兵士惶懼不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行忽星月開朗上皇各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勿內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反走乃升奉天門有貞等常服謁賀呼萬歲先是傳景帝明當升朝群臣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及殿中呼噪聲方驚愕俄諸門畢啟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復位矣趣入賀即命有貞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明日加兵部尚書有貞謂亨曰願得

時時屏人密語吉祥報令小豎竊聽故洩之帝驚問曰安所受此語則對曰有貞實漏言前後某日語某事外間無弗聞帝自是疎有貞會御史張鵬等欲糾亨他罪未上而給事中王鉉泄之亨與吉祥二人乃泣訴於帝謂內閣實主之遂下諸御史獄并逮繫有貞及李賢忽雷雹交作大風折木帝感悟而重違亨等意乃釋有貞出爲廣東叅政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云有貞怨望使其客馬士權者爲之遂追執有貞於德州并士權下詔獄籍治無驗會承天門災肆赦亨吉祥慮有貞見釋言於帝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績禹成功又自擇封邑武功禹受禪爲帝武功者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以示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衛等奏當棄市詔徙金齒爲民亨敗帝從容謂李賢王翱曰徐有貞何大罪爲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成化初復冠帶聞住有貞既釋歸猶冀帝復召嘗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征兩廣有功乃擲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乃卒有貞初出獄時拊士權背曰子義士也他日一女相托金齒歸士權時往候之絕

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其事人以是薄有貞而重士權許彬字道中寧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正統末年累遷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詔提督四夷館上皇將還遣彬至宣府奉迎上皇命書罪已詔及諭群臣勅遣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上皇還擢本寺卿英宗復位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直文淵閣未幾為石亨所忌出為南京禮部右侍郎甫行貶陝西叅政至則乞休去成化初命以待郎致仕尋卒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一時浮蕩之士多出其門晚叅大政方欲杜門謝客而

容惡其變態競相騰謗竟不安其位

論曰馬愉厚重高毅清直執論具知大體用能以功名終陳循王文深刻多私復持以剛愎固有得禍之理矣江淵鹿鹿浮沉寡所豎立徐有貞饒於智數乘隙以逞大都傾危之士也以云大受不亦難乎

明史卷二百十七

列傳六十八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嗣祖職為漢中百戶調開平勇郭登 朱謙子未 孫暉

揚洪字宗道六合人嗣祖職為漢中百戶調開平勇敢善騎射撫士卒有恩遇敵輒身先突陷嘗從成祖北征至幹難河獲人馬還帝曰將才令識其名後進千戶宣德四年命以精騎二百專巡徽塞上降璽書獎諭由是名漸著繼命城西猫兒谷留兵戍之八年巡徽至紅山遇敵搏戰敵引却且戰且行至禮拜寺縱擊敗之英宗立累功至指揮使充遊擊將軍再以

功進都指揮僉事時先朝宿將已盡洪後起戰遂知名於時為人機變敏捷善出奇搗虛或夜劫營壘未嘗小挫雖為偏校中朝大臣知其能深倚之有毀之者輒曲加將護洪由是得展其才正統初中官韓政阮鸞疏洪短帝知其誣切責政鸞而命洪副都督僉事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每調軍謙輒揚言曰非吾毒若皆洪也洪嘗勵將士殺賊謙笑曰徒殺吾人耳賊可盡乎於是邊備日弛御史張鵬劾罷謙遂命洪代其後指揮杜衡部卒李全皆訐奏洪罪帝從尚書魏源言謫衡廣西又執全

赴洪自治洪既感知遇益自奮而朝廷亦益厚之每
奏捷功雖微必叙洪初敗兀良哈兵執其部長朵樂
帖木兒既代謙任復敗其兵於西涼亭帝降勅嘉獎
又勅宣大總兵譚廣陳懷曰揚洪破賊西涼亭即前
寇延綏為指揮王禎所敗者此賊常越東勝而西去
若軍甚通顧不能撲滅視洪等愧否三年洪擊賊于
伯顏山馬蹶傷足戰益力敗之禽其部長也陵台等
四人追至寶昌州又禽阿台荅刺花等五人賊大敗
遁去重書慰勞遣醫視疾進都指揮同知賞賚甚厚
尋以譚廣老命洪充右叅將佐之洪建議加築開平
城拓龍門所自獨石至潮河川增置墩臺六十形勢
相接進都指揮使四年與兀良哈兵戰三岔口八年
追敵至亦把脫河皆有功再遷都督同知明年兀良
哈兵寇延綏洪率所部出大同境至黑山迤北邀其
歸騎破之於克列蘇進左都督十二年充總兵官代
郭珪鎮宣府自宣德以來迤北與中國和好未嘗大
舉入寇其擾邊者多不過數百騎少或數十騎然他
將率異懦而洪獨以敢力戰被寵遇至大將迤北亦
憚之稱焉楊王瓦剌使者至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
先皆致書於洪并遣之馬洪聞於朝勅令受之而報

以禮嗣後往來輒有貶遣帝方信任洪不責也及帝
既北狩道宣府也先傳帝命趨開門城上人對曰所
守者庄上城池也天已暮門不敢開且洪已他往也
先乃擁駕去景帝監國封洪昌平伯也先復令帝為
書遺洪洪封上之時景帝已即位馳使報洪上皇書
偽也自今雖真書悉拒毋受於是洪一意堅守也先
逼京師詔洪急將兵二萬入衛比至寇已退勅洪與
孫鏗范廣等追擊餘寇破之霸州還所掠人畜萬計
及聞寇返關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殲既退
猶以功加進侯命率所部留京師且督京營訓練兼
掌左府事時朝廷以洪夙將所言莫不納嘗陳禦寇
三策又奏三千諸營將校率縱軍士富且壯者徒以
貧弱充伍請一一簡汰帝皆從之景泰元年于謙以
邊警未息請勅洪與石亨條上方畧洪於是列上四
事且請重謙將權帝曰謙總督軍務即將權也餘令
兵部議行都督宮聚王喜張斌先坐罪繫獄洪與石
亨柳溥張軌薦三人曾經戰陣請釋令立功詔許之
言官劾洪等黨邪抗政不聽其秋于世券明年命佩
鎮朔大將軍印還鎮宣府從子能信充左右叅將洪
奏曰臣既佩印充總兵官而兄子能都督同知信都

潛僉事俱恭將子俊右都督管三千營一門父子官至極品手握重兵盛滿難居分宜知止乞賜臣休致終餘年或分調俊等他鎮帝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京卒帝震悼賜祭塋贈穎國公謚武襄洪久居宣府御軍嚴肅士馬精強爲一時邊將冠頗好文學親儒者嘗請建學宣府教諸將子弟識者多之子傑嗣傑上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蒼頭得官者十六人臣大懼不足報稱乞停蒼頭楊釗等職詔許之仍令給俸傑卒無子庶兄俊嗣俊初以舍人從軍累官指揮僉事守獨石父洪奏其戰功進署都指揮僉事移守馬營久之命總督獨石永寧諸處邊務景帝即位給事中

來京隨臣操練許之既至言官交劾下獄論斬詔宥之令隨洪立功尋充遊擊將軍巡徼京西諸府還督三千營訓練景泰三年也先弒可汗脫脫不花俊上疏曰也先既弒其主并其衆東西萬里皆受約束此其包藏禍心窺伺邊境直須時動耳聞其妻孥輜重去宣府纔數百里壯健士馬屯沙窩者去邊尤近我緣邊宿兵不下數十萬宜分兵爲奇正以正兵列營大同宣府而奇兵伏獨石偏頭關諸處誘使來侵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奇兵晝夜倍道搗其巢穴彼必還兵自救我乘其奔潰奇正夾擊破之必矣疏下廷議于謙等以計非萬全遂寢圍營初設命俊分督四營四年再充遊擊將軍送瓦剌使歸至永寧被酒執都指揮姚貴杖之八十且縛出軍門令斬之曰朝廷賜我令旗得專殺我嘗杖死陶都指揮獨不能殺汝耶諸將力解而止貴訴於朝宣府叅政葉盛亦論俊罪以俊嘗潰于獨石斥爲敗軍之將俊上疏自理悉封還所賜勅書以明己功於是言官劾其跋扈廷鞠論斬錮之獄會傑卒傑母魏氏請暫釋俊營傑葬事乃宥死降都督僉事旋襲父爵并辭楊釗等俸會家人告俊侵盜軍儲再下獄論死輸贖還爵久之又

告俊烝庶母以烝未成免死奪爵命其子珍襲俊初
守永寧懷來關也先欲奉上皇還密戒將士毋輕納
既還又言是將爲禍本及上皇復位張軌與俊不協
言於朝遂徵下詔獄坐誅奪珍爵戍廣西憲宗立授
龍虎衛指揮使能字文敬沉毅善騎射從洪屢立遣
功爲開平衛指揮使正統末再以功進都指揮僉事
景泰元年進同知充遊擊將軍沿邊巡徼三月賊犯
蔚州能與俊所將兵萬人畏賊不進復與紀廣禦賊
野狐嶺遇伏兵敗能傷右膝爲巡按御史張昊所劾
手謀等言能實鏖戰乃宥其罪尋命與石彪各統精
兵三千訓練備調遣再加都督僉事明年進同知充
左叅將隨洪守宣府三年冬改充左副總兵巡撫李
秉勅能貪惰詔勿問五年召還總神機營劾都督張
通私役士卒詔奪通職天順初以左都督爲宣府總
兵官與石彪破賊磨兒山封武強伯是時也先已死
李來繼興能欲約兀良哈與共殺賊壘以信砲與之
兵部劾其非計帝以能志在滅賊置不問四年賊二
百騎犯宣府能禦之失利士卒多傷復爲兵部所劾
帝亦宥之是年卒無子倫襲羽林指揮使信字文實
幼從洪擊賊興州賊將躍馬出陣前信直前搏戰禽

從以是知名累功至指揮僉事正統末進都指揮僉
事守紫溝堡也先犯京師信率兵入衛進都指揮同
知景泰改元守懷來賊三十餘人入寇信與都督范
廣竟不能禦及護餉永寧行十餘里聞砲即奔皆被
劾朝議以時方用兵置不問明年進都督僉事充右
叅將仍守懷來永寧尋轉左叅將五年進都督僉事
代能爲左副總兵鎮宣府上言鹿角之制臨陣可捍
敵馬結營可衛士卒每隊宜置十具繼以圍牌又繼
以神銃弓矢遇敵圍牌拒前鹿角列後神銃弓矢相
繼發則守無不固戰無不克從之天順初移鎮延
綏進都督同知明年破賊於青陽溝大獲封彰武伯
佩副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如故延綏之設總兵佩
印自信始也頃之破賊高家堡三年與石彪大破賊
於野馬澗明年賊二萬騎寇榆林信擊却之追奔至
金雞峪斬平章阿孫帖木兒還所掠人畜萬計其冬
代李文鎮大同憲宗即位信自陳前後戰功予世券
成化元年冬賊犯延綏信禦之無功還督三千營毛
里孩據河套命佩將軍印總諸鎮兵禦之賊既渡河
北去已復還據套且分兵掠水泉營及朔州信等屢
却之賊遂東入大同寇掠因詔信還鎮大同六年信

與副將徐恕叅將張瑛分道出塞適遇敵南侵與戰於胡柴溝敗之賊且戰且却我軍轉戰益力復敗之獲馬五百餘匹璽書獎勵信在邊三十年鎮以安靜人樂爲用而性好營利代王嘗奏其違法事詔停一歲祿十三年冬卒於鎮贈侯諡武毅洪父子兄弟皆佩將印一門三侯伯威名震邊陲一時言名將皆推揚氏昌平侯既廢能以流爵弗世而信獨傳其子瑾弘治初領將軍宿衛三傳至曾孫炳隆慶時協守南涼詔掌京營戎政累加少師卒諡恭襄傳子至孫崇猷季自成陷京師被殺福王立贈彰武侯

石亨渭南人生有異狀方面豐軀美鬚及膝從子魁魁梧似之鬚亦過腹二人嘗貰酒入肆有相者見之驚曰今當平世何二人有封侯相乎亨嗣世父職爲寬河衛指揮僉事善騎射有胆力好用大刀每戰舞刃陷陣輒摧破正統元年春以獲首功累遷都指揮僉事項之賊入掠黃牛坡亨奮擊敗之獲馬甚衆三年賊三百餘騎飲馬黃河亨追擊至官山下多所斬獲進都指揮同知尋充左叅將協守大同建言邊餉難繼請分軍三千墾大同迤西曠土可歲增糧萬八千石減軍士月糧如之詔即議行八年冬賊犯延安

亨追至金山敗之再遷都督僉事亨以國制搜將才未廣請倣古置軍謀宏遠智識絕倫等科令人得自進報可十四年與他將巡徼塞外至箭豁山擊敗元良哈寇俘斬五十餘人進都督同知當是時邊將智勇者推楊洪其次則亨亨雖位偏將中朝倚之無殊大帥故事亦爲盡力其秋也先大舉寇大同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等戰沒亨單騎奔還詔降爲事官募兵自効未幾英宗蒙塵邸王監國召掌五軍大營進右都督無何封武清伯也先逼京師命亨偕都督鞠瑾等九將分統京軍二十萬人營九門外皆受亨

節制以德勝門尤當敵衝特以命亨時尚書于謙主號令新定戰略臨陣有進無退將不顧軍先退者掌令官立斬其首軍不顧將者後隊斬前隊由是諸將惕息無敢不受約束寇首薄彰儀門都督高禮等却之轉至德勝門外謙亨先伏兵空舍遣數騎誘之佯敗寇以萬衆來追伏兵起擊以神砲火器寇大奔死者甚衆既而圍孫鏜西直門外亨分兵往援寇引却相持五日見我軍嚴整不可敗遂歛衆西遁論功亨爲多進武清侯景泰元年二月命佩鎮朔大將軍印赴大同巡哨遇賊敗之其秋予世襲誥券三年帝將

易儲加亨太子太師于謙之立園營也命亨提督充
總兵官如故八年帝將郊出宿齋宮疾不能行禮召
亨令代亨受命榻前見帝病甚畢事遂有異志密與
張軌曹吉祥等謀立上皇上皇既復辟以亨首功進
爵忠國公眷顧隆異言無不從亨由是勢燄薰灼肆
為非法弟侄家人冒功官錦衣者五十餘人却曲親
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至四千餘人兩京大臣竄逐
殆盡引用儉邪充其位如太僕丞孫弘郎中陳汝言
蕭德張用瀚却璜龍文朱銓員外郎劉本道並引為
侍郎非其私人則皆以重賄故時有朱三千龍八百
之語一時嗜進競走其門其他武職自小校拔為都
督者不可勝紀既以私憾殺于謙范廣等以給事中
成章御史甘澤等九人嘗攻其失貶黜之數與大獄
構陷徐有貞耿九疇岳正而戍楊瑄張鵬謫周斌盛
顯等又惡文臣為巡撫抑武臣不得肆盡撤還之由
是大權悉歸於亨亨無日不進見干預政事即微宣
召亦必假事以進出則張大其勢以市權贖貨帝久
不能堪嘗與李賢言及賢曰惟獨斷可以己之帝曰
非不欲獨斷其如不從彼即艱然見於色賢曰陛下
以禮諭之彼安敢不服帝然之一日語賢曰閣臣有

事須燕見彼武臣耳何故頻來遂勅左順門閣者自
今非宣召毋納總兵官亨自此燕見漸稀亨嘗白帝
乞立碑於其祖墓工部希亨指請勅有司建立翰林
院撰文帝以永樂以來無為功臣祖宗立碑例命亨
自立責部臣而宥之初帝命所司為亨建第既成壯
麗踰制帝一日登城見之問誰所居恭順侯謬對曰
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踰若此帝
領之是時亨既權倖人主而從子彪亦封定遠侯驕
橫如其父兩家所蓄材官武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
率出其門由是都人側目咸疑其有不軌志三年秋
彪謀鎮大同令千戶楊斌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
問得實帝震怒下彪詔獄亨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
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帝亦不許及鞠彪得其繡蟒
龍衣及違式寢床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命亨
養病先是亨私遣京衛指揮裴瑄出關市木又私遣
大同指揮盧昭追捕亡者至是事覺法司交章請罪
亨帝猶置不問法司再鞠彪言彪初為大同遊擊以
代王增祿攘為己功王至跪謝自是數款彪必出款
妓行酒彪凌侮親王罪亦當死因勅亨招權納賕肆
行無忌私與術士鄒叔義等談論天文妄說休咎宜

置重典命彪仍錮於獄亨聞住絕其朝恭科道官獲連章劾其罪帝不問時議革奪門功并治其黨與於是申亨得官者悉汰斥朝署爲之一清明年正月錦衣指揮遼果奏亨怨望愈甚與從孫後等日造妖言蓄養無賴嵩伺朝廷動靜不軌之迹已著廷臣亦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斬沒其家貲踰河亨瘦死彪及後並伏誅彪驍勇善戰初以舍人從軍正統末積功至指揮同知也先逼京師既退彪追擊餘寇於保定頗有新獲進署都指揮僉事明年景泰改元詔予實授充遊擊將軍守備威遠寇攻圍土城

彪砲擊之死者百餘人寇遂遁當是時塞上日用兵而彪勇畧絕出流輩每戰必捷連北亦知其名以故一歲中數遷至都督僉事然彪武人不知法度又恃從父亨勢多縱家人占民產又招納流亡五十餘戶擅越關置莊墾田連爲給事中李仇御史張奎所劾請并罪亨帝宥二人罪但令還民產遣流亡戶復業而已三年冬充右叅將協守大同彪素驕橫爲巡撫年富所抑不得肆憾之英宗復辟召彪還時亨方得志彪遂誣奏富罪敗之獄時議益惡之未幾進都督同知再以遊擊將軍赴大同備寇彪至與叅將張鵬

等哨至磨兒山賊千餘騎來襲彪率壯士衝擊斬賊首犯禿王寨其旗傳斬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敗之新北十二人論功封定遠伯遊擊如故天順二年命偕高陽伯李文赴延綏禦寇遇疾召還尋充總兵官勦賊寧夏明年賊二萬餘騎入掠安邊堡彪與彰武伯楊信等禦之連戰皆捷斬其首鬼力赤追之出塞賊復聚衆還掠與官軍遇轉戰六十餘里大敗之生禽四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爲西北戰功第一捷聞進侯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從父之廢特一門二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後謀鎮守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權爲帝所疑遂及於禍天下皆快其死而惜朝廷失一驍將云後天順元年進士助亨籌畫時都督杜清出亨門下後造妖言有土未掌兵權語蓋言杜也事覺後伏誅清流金齒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之孫也幼英敏及長博聞強記善論好談兵洪熙時授勳衛正統中從征麓川有功擢錦衣衛指揮僉事十四年遷署都指揮僉事車駕北征扈從至大同超拜都督僉事充叅將佐總兵官劉安鎮守時賊勢熾甚議旋師登告學士曹瑋等敵追騎迫車駕宜入紫荆關王振不從卒敗績於

沐當是時大同壁壘蕭條城門盡閉人心恟懼登憤
既奮勵修城堞繕兵械拊循士卒勇死問傷親為藥
創傳藥衆皆感激或曰城旦夕且陷何自苦焉登曰
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頃之也先擁
帝至城下使袁彬入城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登閉
門不納而安與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
出謁以金幣進請如約也先笑不應是夕駕住城西
登謀遣壯士劫賊迎駕入城不果明日賊竟擁駕去
梁帝監國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未幾遂代安為總
攝寧十月也先犯京師登將率所部入援先以蠟書
馳奏比奏至賊已退景帝褒答之進右都督既而賊
以六百騎侵邊城下登擊却之尋上用兵方畧十餘
事詔兵部頒示諸將景泰元年春賊自順聖川入寇
駐於沙窩登督兵與戰敗之追至栲栳山再戰賊又
敗之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捷聞封定襄伯自土未
之敗邊將畏敵無敢與戰者至是登以八百騎破敵
數千邊軍為之爭氣四月賊數騎復掩至城下登出
東門與戰佯北賊追入土城伏兵起敗之賊遂遁登
獲賊且復至令軍士齎毒酒羊猪措錢偽若祭塚者
見賊佯走賊爭飲食死者甚衆六月賊復以二千騎

入寇登再擊却之時也先奉上皇至城外聲言送駕
還登等設計具朝服候月城內潛伏兵城上俟上皇
入即下月城牌既及門賊覺之遂擁駕去初鎮守中
官陳公與登不協巡撫沈固疏聞請更調一人會都
指揮姚貴舉公不法二十事公疑登構之捕其微過
以聞帝謂于謙曰大同藩籙公與登如是何以固圍
其遣人代公還諭登俾知朕意謙請勸其互訐事帝
命勿勸登由是愈感奮及上皇還代王上書頌登功
且云有自賊中來者言其初計欲取大同為巢穴數
數謀攻及每至輒敗有一營數十人不還者賊自是

氣懾遂奉止皇還宜降勅獎勞兵部言登已封伯乃
止二年登以老疾乞休舉石彪自代且請令其子嵩
充宿衛帝不聽辭以嵩為散騎舍人時沈固在大同
久事多廢登勸奏之而薦尚書楊寧布政使年富堪
代又言大同既有都御史又有巡按御史其餘都御
史任寧宜止巡撫宣府帝悉從之遂以富代固而徵
固及寧還四年副總兵孫鏜與登不協登稱疾不出
互訐奏詔切責鏜已又勅登與鏜曰前得登奏想鏜
及其子宏欺凌狀已降勅責鏜并令御史究宏罪今
年富又奏登因構隙堅卧不出且言登謀畧雖優局

量刑隘鍾馗勇可取言實悖違深中爾病勅至務釋前憾共濟時艱否則聽富勅治思不爾再其秋登竟以疾召還初英宗之過大同也遣人謂登曰朕與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衛之及復辟登懼禍首陳八事請即日改元重用石亨楊善張軹反外戚孫繼宗顯宗等語多迎合尋命掌南京中府事明年召還言官劾登陰結陳汝言獲召請正其罪法司鞫實當斬帝宥之降都督僉事甘肅立功憲宗即位詔復伯爵充甘肅總兵官居數月用朱永等薦召掌中府事總神機營兵成化三年上疏言軍務請增騎兵整步伍利器用養將才禁奸民帝皆嘉納明年復設十二團營命登偕朱永提督之八年卒贈侯諡忠武登儀觀甚偉髯垂過腹爲將兼智勇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士卒可戰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人嘗以意造攬地龍飛天網擊深塹覆以土木如平地賊入圍中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皆陷又倣古製造偏箱車四輪車中藏火器上建旗幟鈎環聯絡布列成陣戰守均有賴焉然爲人挾術尚權孝莊山陵之議百官方哭請登與會昌侯孫繼宗獨先出

避之故議者謂其氣志大而心不純云登能詩明世武臣無及者無子以從子嵩爲後登謫甘肅留家京師嵩悉窳其衣食登妾有縫紉自給而瀕於死者登還歎歎之以其壻于會昌侯侯嘗活已于難隱忍不發及卒嵩遂襲爵後終以非登嫡嗣嵩卒子參降錦衣指揮使朱謙夏邑人永樂初襲父職爲中都留守左衛指揮兼事洪熙時隸陽武侯薛祿討北寇有功進指揮使宣德元年復以北征功進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正統六年與叅將黃真巡哨至伯顏山遇寇擊走之明年次開安中遇兀良哈三百騎又敗之追至莽來泉賊越山澗遁去乃還時謙已遷都指揮同知乃以爲都指揮使八年充右叅將守備萬全左衛明年與楊洪破兀良哈兵于克列蕪進都督僉事尋爲所部發其不法事帝以時值防秋宥之十四年復以北征功進都督同知及帝北狩也先擁帝奉至宣府城下令開門謙與叅將紀廣都御史羅亨信不應遂去進右都督與楊洪率師入衛會寇已退追襲之近畿謙戰失利官軍死者百二十人洪劾之兵部并劾洪擁兵不救景帝俱弗問洪之入總京營也廷議欲得如洪

諸代之僉舉謀為進左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宣府景
泰元年五月寇入犯謀率兵禦之次關子口寇數千
騎突至拒以鹿角發砲擊之少却既而復集如是者
數四謀還軍寇復追之時都督江福來援失利謀軍
亦有死傷然謀率力戰却敵踰月寇二千騎復南侵
謀遣都指揮牛璽等禦之戰於南坡謀見塵起率眾
將紀廣等馳援之戰自己至午矢砲交發寇遂敗遁
論功封撫寧伯當是時賊勢張甚屢擾宣府大同意
二城旦晚可下乃謀守宣府郭登守大同數以羸師
挫其勁騎也先自是知邊城難犯始有還上聖意其
秋上聖還道宣府謀率子永出見厚犒其使者既而
謀報賊五千騎毀牆入寇及察之乃也先貢師也於
是下詔切責之謂以貢使為犯邊又倍增其數他日
大寇猝至能料強弱為戰守耶謀惶恐上章謝明年
卒於鎮贈侯子永襲謀在鎮久善戰然勇而寡謀故
其名不若楊洪石亨郭登之著成化中謚武襄永字
景昌既嗣爵分領宣威營天順四年宣大告警帥京
軍巡邊七年總三千營尋兼神機營憲宗立改督團
營領三千如故成化二年荆襄盜劉通作亂永與尚
書白圭討之進師南漳擊斬九首有奇會疾作留控

扼南漳而圭率大軍先進已圭大破賊永率軍往會
道遇餘賊傳斬數百人其秋復進討石龍馮喜大破
之二賊皆授首論功進爵為侯明年春毛里孩犯邊
命永佩平胡將軍印率都督劉聚鮑政統京軍二萬
禦之會遣使朝貢乃班師六年阿羅出寇延綏復得
宋將軍偕都御史王越都督劉玉劉聚往討遇賊獲
家寨擊敗之賊萬騎分五道至戰於開荒舖賊少却
乘勢馳之賊棄輜重走至牛家寨賊見都指揮吳瓚
兵少圍之適都指揮馬儀指揮李錫勝瑾兵至復力
戰劉聚及都指揮范瑾神英又分據南山夾擊賊大
敗阿羅出中流矢適先後俘斬百餘人獲馬千餘還
所掠畜產七千有奇甲仗器物稱是時斬獲雖無多
然諸將咸奮勇力戰追賊不舍邊人以爲數十年未
有也論功永世襲侯爵賊雖少挫猶據河套明年正
月永等乃條上戰守二策部議請慎守禦報可三月
賊復以萬餘騎分掠懷遠諸堡永等分兵為五設狀
敗之追至山口及況忽都河賊復敗而越及遊擊蔡
瑄別破賊他部捷聞璽書獎勵永等再請班師皆不
許閏九月賊復以二萬餘騎入掠宋等擊退之歲將
盡乃召永還留越總制三邊十四年加太子太保明

年冬遼東巡撫陳敏奏遼東部畏伏加當將為寇歸
辦永靖由將軍討之勅中官注直監督軍務永等五
路深入得斬千餘陳遂晉壽保國公又明年正月
綏告警注越復賊直出兵乃命永為將軍越提督軍
務直仍監督越微專其功給永率大軍由南路赴榆
林而已與直選輕騎出孤店關乘風雪薄威寧海子
盡俘其衆而還而未竟不見賊道迺遠所費兵食巨
萬馬萬七千餘匹死者五千餘比至榆林三日即勅
班師於是越以文臣得封伯直陰錫踰等而未無功
噴不行之進太子太傅十七年二月復偕越直出

師大同禦亦思馬因獲首功百二十遂賜襲世公
九年秋小王子大入邊宣次告急時越與直已得罪
以永為鎮朔大將軍中官蔡新監其軍往討既至督
諸將周玉李瑛等擊敗還仍督圍營二十二年春或
投匿名書言永圖不軌永乞解兵柄不許其冬手勅
加太傅太子太師弘治四年監修太廟成進太師永
長身偉貌有威重治軍嚴肅所至多奏功前後八佩
將軍印內總十二圍營兼掌都督府一時列侯勲名
無與比九年卒追封宣平王諡武毅子暉嗣給事中
年廷言永功不當公朝議止予襲一輩後皆襲侯詔

可暉字東陽屢從父塞下多歷行陣弘治五年授勲
衛既嗣爵分典神機營十三年孝宗更置京營大帥
命暉督三千營兼領右府事火歸天大同平江伯陳
鈺等不能禦釋大將軍代之比至寇已退乃還明
奔春火節連小王子大入延綏寧夏命若都御史史
琳督衆將神英等禦之琳以寇衆請濟師復命暉佩
大將軍印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馮儀劉寧五將往
而以中官苗達監其軍暉等至寧夏寇已飽掠去乃
與琳定計帥五路之師從紅城子墩出寨乘夜搗
寇巢於河套寇已覺徙帳北遁僅斬首三級獲馬駝
牛羊千五百以歸未幾寇入躡鞏州環縣靈州花馬
池直抵固原轉掠平涼慶陽二郡境關中大震兩鎮
將校嬰城不敢戰寇遂恣殺掠所至若無人而暉等
方還軍榆林畏寇不急赴比至斬賊十二人還所掠
牲口四千遂以捷聞為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所劾
帝降勅責暉而千戶牟斌勸事還備陳諸將失機狀
且言暉多所徵索暉疏辨反辱斌俸是役也諸大帥
責緣受任實非制勝才師行多紆迴且無紀律邊將
如鄭鈞鄭英輩皆選懦退避致寇益得志遺民死者
無算衛路通草而諸郡困轉輸關隴之物力耗焉

部餉軍費至公計餘萬他即徵發稱是計先後獲首
 功中五級而邑廷臣皆以為耻連章劾三人罪帝素
 仁柔遠有內援竟不問已上鴛巢有功將士凡萬餘
 將備加錄敘尚書馬文升等力持之大學劉健亦言
 不可而帝先入遠等言竟錄二百十人署職一級餘
 皆被賚給事御史交章論奏皆不納明年班師帝遣
 中官齎羊酒勞之郊外伸及御史林世遠等復極論
 暉罪終不聽十六年暉總督團營領三千營若府如
 故武宗即位之月寇大入宣府復命暉偕遠琳帥師
 推統至琳等以寇盛請兵部別為計給事尚書奏曰
 琳等并簡庸人嘗兩總宣府榆林兵事十無成功今
 奈何復命二人往邊人聞之將謂中朝無人乞早為
 巡所毋令再敗事未幾寇復轉掠大同叅將陳維寧
 斬八十餘級還所掠人口二千七百有奇暉等奏捷
 列有功將士至二萬餘人給事中徐忱請遣使覈實
 帝以既有紀功官寢忱奏師還忱及御史李天賦等
 復劾暉等遠上章自理被溫旨褒荅重為言官所論
 於是命兵部侍郎閻仲宇大理丞鄧璋往勘言所報
 多不實而宦官交左右之詔兵部亟敘兵科都給事
 唐汝洪等因言賞身人君大柄比將臣假銜鋒破敵

吳燾嘗先之者以倖功掩罪而陛下轉聽之彼或身
 臨前師齊列姓氏或備人代徃竊冒已功聞前日本
 國從載遠寧在前多被創痍京軍在後鋒鏑不及今
 敘功則獨歸宗軍畧於邊卒後有寇患誰復用命暉
 遠等當狀歎罔罪時琳已卒終以遠故眾咸得給賜
 既而劉瑾得志暉等賣錄瑾更奏錄功太薄將士缺
 望請依成化間白狐莊例普行進秩兵部力爭之帝
 竟從暉言制下朝議沸騰兵部復持不可卒不納於
 是得擢者千五百六十三人暉尋加太保正德六年
 擢華嚴驛侯正德間充總兵官鎮兩廣與姚鏌平田
 州賊岑猛知太子太保嘉靖初召還久之守備南京
 卒子岳嗣亦守備南京隆慶中卒無子從弟岡嗣卒
 子繼祖嗣卒弟繼勛嗣協守南京已改守備萬曆間
 還至臨清鈔關主事許昂臣徵其稅留之數日繼勛
 憤恚投水死昂臣坐解職孫國弼嗣天啟中楊漣劾
 魏忠賢國弼亦乞速賜處分消蕭壻禍忠賢怒停其
 歲祿崇禎時總督京營溫體仁柄國國弼抗疏劾之
 詔捕其門客及繕疏者下獄停祿如故由是中外以
 國弼為賢及福王立自稱定策勳詔進封保國公自
 是變其初節與馬士英阮大鍼等相結力排正人以

至於亡

論曰正統之季邊帥屢經敗衄師徒覆沒至土木之潰車駕蒙塵中原壯士畧盡矣蠢爾殘暴一旦逞鴟張之勢豈復有天朝威力在其意中哉以天之道宗社之靈時則有三宿將揚石宣力巖疆而金甌之莫乃如故不然雁門不守烽火達於三關蒿目金臺且危如累卵矣將鑿與之返駕又奚敢望乎由是以觀論功行賞折土剖圭在當時亦不為過矣獨是寵極生驕負乘致寇亨吉祥蕩陵僭越此自小人取敗越由而遡厥前勞固有終難泯沒者耳且夫功高守

讓此何如事而謂可概望之介整貂珥之徒乎殆必不能矣

明史卷五十八

列傳六十九

方瑛 陳友 孫鏜

董興 曹義 施聚 衛穎

趙輔 劉聚 李震

趙勝

方瑛都督政之子正統初以舍人從父征麓川敢深
入上江逼賊賊兵四集政知援絕急遣瑛瑛泣請回
還而政叱去之遂突陣死瑛發憤兵報父讎初襲金
吾右衛指揮使論政死事功遷都指揮同知六年從
逆驥征麓川賊既敗遁復滯出官兵後瑛率兵六千
突入賊壘賊渠衣黃衣方指揮帳中瑛直前左右蕩
擊斬賊數百人相踰及投崖谷死者無算遂平其地
進都指揮使尋復從驥破貢章沙堪阿嶺諸蠻進都
督僉事泚後府事十二年充右叅將協守雲南明年
復從驥征麓川破鬼哭山大寨賊遠遁師還留鎮雲
南尋進都督同知景帝嗣位京師急備禦廷議以瑛
有將畧命都督毛福壽代還甫抵京而貴州羣苗叛
攻圍新添平越清平興隆諸衛道路梗絕驥請瑛還
討遂拜右副總兵與保定伯梁瑄侍郎侯璉次第破
逆之進右都督復與璉攻破賞改諸若擒偽苗王王

阿同等三十四人璉卒都御史王來代督軍務分道擊賊於普耀山璉大自龍場大破之璉為將紀律嚴賞罰信臨陣勇敢尤善撫士士皆樂為用所向有功朝議深許之景泰三年秋來劾奏璉違法事兵科駁其誣于謙亦言璉謀勇冠諸將即微過當優容來不且許構是非帝遂置不問及來等召還命璉鎮守貴州其冬率師討白石崖苗賊俘斬二千五百人招降四百六十砦境內大定論功進左都督五年四川草塘苗賊苗龍韋保作亂自稱平天大王剽掠播州西坪黃灘諸處璉與巡撫蔣琳會川兵進勦大破之賊魁皆就縛因分兵克中潮山及三百灘率西谷種率立諸寨執偽王谷蟻汀等斬首七千九百有奇詔封南和伯是時璉威名甚盛廷臣言且委以軍旅明年琳奏璉前守貴州遺境寧謐苗蠻畏服今官民軍吏咸思慕璉乞遣還鎮帝不許未幾湖廣苗叛拜璉平蠻將軍率京軍討之帝既遣璉密使御史張鵬偵其後還奏璉所過秋毫不犯帝大喜七年賊渠蒙能率衆二萬攻平溪衛都指揮鄭泰等擊却之能中火槍死璉遂進軍沅州連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砦獲首功三千二百級與尚書石璜移兵夫柱分擊天堂諸

砦復大破之寇若二百七十禽擒侯伯以下一百餘人斬首一千五百還所掠人口時英宗已復位捷聞召璉還命璉留鎮貴州湖廣璉討蒙能餘黨克銅鼓蕪洞諸砦一百九十五獲首級二千八百有奇俘賊帥及其妻孥五百餘人覃洞上隆諸苗咸斬賊渠竊軍門納款帝嘉其功進爵侯天順二年東苗干把豬等僭偽號攻劫都勻諸衛命璉與巡撫白圭合雲南四川湖廣貴州軍討之明年璉等攻克六百餘砦俘斬近二萬人遣方悉定平苗之功前此無與比者尋卒於鎮年四十五帝震悼賜諡忠襄璉天資英邁曉

若兵法常上練兵法及陣圖老将多稱之為人貪廉謙和不伐所至鎮以安靜民思之久而不忘子毅嗣伯爵服內姦父婢恐從父瑞發其端誘祖母誣瑞不孝坐奪爵閒住卒子壽祥嗣爵正德中歷鎮貴州湖廣博爵至明亡乃絕陳友其先西域人家全叔末樂初為驍騎右衛騎卒宣德中積功授百戶正統元年以千戶同指揮康能使瓦剌還進指揮僉事二年再使以其貢使偕來進馬駝三千餘匹遷指揮同知明年往賜順寧王脫歡彩幣復以千餘人偕來進馬駝萬餘匹遷都指揮僉

事自是頻年奉使以勞再遷都指揮使九年充寧夏遊擊將軍與總兵官黃真擊阿良哈獲人口四百馬駝牛羊萬餘進都督僉事未幾率師出塞招答哈卜等四百人來歸被獎賚景帝即位進都督同知征湖廣貴州苗賊尋充左叅將守備靖州景泰二年偕王來等擊賊香爐山友自萬湖山入大破之留鎮湖廣論功進右都督四年春苗賊出掠古城地湖友奏擊斬五百餘級五年又奏破婁羅紋洞及清水江苗賊斬首三百餘都指揮戚安等八人戰死兵部以將士死傷多疑首功不實而銅鼓衛都指揮僉事蔡昇亦奏友欺妄乃命總督尚書石璞廉之璞言友斬僅三十四人陷將士至千四百人宜治罪詔令殺賊自効天順元年隨方瑛征天堂諸苗大獲命充左副總兵仍鎮湖廣己又偕瑛擊破蒙能餘黨召還封武平伯予世券字來犯邊充遊擊將軍從安遠侯柳溥等往禦明年友率都指揮趙英等與戰賊敗遁己而再犯鎮番復擊却之俘斬百六十人賜勅獎勞尋佩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寧夏寇先是寇大入甘涼恣殺掠溥及甘肅總兵官衛穎等不能禦惟友稍有斬獲至是巡撫苗釗列上諸將失事狀乞普加黜罰兵部請免

友罪詔并宥溥等三年召還進侯明年卒傳子能至孫綱弘治中請友贈諡詔贈沔國公諡武僖綱傳子勳及熹嗣嘉靖中卒吏部以友征苗功多冒濫請傳襲帝不從熹子大策復得嗣至明亡乃絕孫鐘字振遠東勝州人濟陽衛指揮同知用成國公味勇薦進署指揮使正統末擢都指揮僉事充右叅將從總兵官徐恭討處州賊葉宗留敗賊黨金華復進破之烏龍嶺會英宗北狩召還超擢都督僉事典三千營也先將入犯進鐘右都督充總兵官統京軍二萬禦之紫荆關將殄寇己入遂營都城外寇薄德勝門爲子謙等所却轉至西直門鐘與大戰斬其先鋒數人寇稍北鐘逐之寇益兵圍鐘鐘力戰不解都督高禮與毛福壽來援禮中流矢會石亨分兵至寇乃引退詔鐘副楊洪逐之戰于涿州若溝頗有斬獲師還仍典營務景泰初鐘舉都指揮李奇本營把總爲楊洪所劾下獄會石亨出巡邊以京營需才請赦鐘侍郎江淵亦言城下之役惟鐘戰最力乃釋之三年冬充副總兵協郭登鎮大同登節制嚴鐘不得逞遂欲分軍且令其子百戶宏侮登帝屢降勅切責械治宏竟以鐘故黃之五年召還典三千如故英宗復

辟以迎駕功封懷寧伯尋予世券天順五年甘肅告警詔鐘充總兵官帥京軍往討將陞辭宿於朝房夜二鼓太監曹吉祥昭武伯曹欽反其部下都指揮馬亮告變于恭順侯吳瑾瑾趨語鐘鐘急草奏叩東長安門自門罅投入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守皇城諸門鐘走太平侯張瑾家邀共擊賊瑾不敢出鐘倉卒復走宣武街急遣二子輔軌呼征西將士紿之曰刑部囚反獄獲者重賞衆稍聚至二千人始語之故時已黎明遂率擊欽方攻東長安門不得入轉攻東安門鐘率兵追及賊稍散軌遇欽斫欽中膊軌亦被殺欽知事不成竄歸其家猶督衆拒敵鐘力戰至脯始定論功第一進爵世侯仍典三千營贈軌百戶世襲鐘麓猛善戰然數犯事初賄太監金英得遷都督事覺論斬景帝特宥之至是受將士賄索千金坐解營務及府軍前衛事猶掌左府憲宗初中官牛玉得罪鐘坐與玉爲婚停祿聞住鐘尋陳情予半祿已復自陳功狀乃給全祿如初成化七年卒贈涑國公諡武敏子輔請嗣侯吏部言奪門功例不得傳世帝以鐘捕反者命傳襲子至孫應爵正德中總督團營四傳至曾孫世忠萬曆中鎮守湖廣總督漕運凡二十

年又三傳至孫維藩流賊陷京師被殺

董興長垣人初爲燕山右衛指揮使累遷署指揮同知正統中新建伯李玉等舉興將才進署都指揮使京營管操復用薦擢署都督僉事充右叅將從寧陽侯陳懋討鄧茂七破其餘黨於建寧進都督同知廣東賊黃蕭養者南海人眇一目有智數與同輩爲盜繫都司獄踰年所卧竹床忽青漸生葉其黨以爲瑞皆賀蕭養因相煽誘謀不軌使人潛納利斧飯中同繫百七十人悉破械出劫庫收兵仗嘯聚海濱旬月至萬餘人攻圍廣州官軍出擊輒敗安鄉伯張安都指揮王清皆死賊勢愈熾衆至十餘萬遂僭稱順天王建元署百官僞尊其父大綱爲太王立其子戴仔爲太子詔拜興左副總兵調江西兩廣軍往討而以侍郎孟鑑贊理軍務興用天文生馬軾自隨至江西夜半聞鷄鳴興問是何祥也軾曰鷄鳴不以時由賞罰不信也願公嚴軍令無擾興累銳而不能戡下故以是戒之至清遠峽有白魚躍入舟軾喜曰此賊授首徵也景泰元年二月抵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張而我徵兵猶未至諸將請更濟師軾曰兵貴神速濟師則緩廣民延頸久矣徵狼兵驍悍往擊猶拉朽

耳與從之相持未戰有淫墜河南岸載占之曰必破賊既而兵大集進至大洲頭擊賊大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進克三山及大良夷北水諸堡發其墳墓餘黨悉平俘偽太子大綱偽太子戴仔國公會賢等百三十餘人皆伏誅論功進右都督留鎮廣東三年以寬縱爲給事中黃士傑所劾降爲事官立功明年復職久之召還分督京營與中官曹吉祥結爲姻冒奪門功封海寧伯未幾充總兵官鎮遼東予世券已而例革奪門者與與以守邊得免吉祥反誅乃奪與爵仍右都督發廣西立功未幾以錦衣指揮呂貴薦召還復爵總兵宣府再予世券憲宗嗣位罷還傳世襲家居十餘年卒曹義字敬方儀真人襲父職爲燕山左衛指揮僉事累功至都督僉事充遼東副總兵正統三年冬代巫凱爲總兵官凱名將在鎮十餘年境內寧謐義承後廉介有守號令嚴明遼人安之而部下有不悅者奏義酷害軍士已又舉其違法事朝廷知義無大過令自陳宥之七年兀良哈犯廣寧前屯殺掠百八十人被詔切責命都御史王翱往飭軍務詰義死罪狀頃之義等獲犯邊宇台等獻於朝適三衛部長俱來貢

詔戮宇台等於市令聚觀之以爲戒自是義教與兀良哈戰九年春會成國公朱勇軍夾擊斬獲多進都督同知十二年春出廣寧塞巡徼見兀良哈賊匿林莽中圍而擊之俘斬百餘人進右都督十四年追賊開原塞外既又出廣寧遇賊接戰旋師廣平山迴擊賊踵後者皆敗之禽百餘人以還進左都督義部將施聚其先沙漠人居順天通州父忠起燕山衛卒積功爲金吾右衛指揮使從成祖北征至飲馬河陣沒聚嗣職從北征至得勝口禽可可帖木兒宣德中備禦遼東累擢都指揮同知以義薦進都指揮使守備義州義與兀良哈戰聚皆從以功累官右都督景帝立充右副總兵仍守義州也先逼京師詔聚與左副總兵焦禮入衛聚聞命慟哭即日引兵西部下進牛酒聚却之曰天子安在吾何心饗此比至寇已退乃還而義守遼可汗脫脫不花別以三萬騎入義不能禦遂深入攻毀屯堡八十餘掠官吏軍民萬三千人馬牛羊倍之兵部尚書于謙等請治罪景帝以時方多故不深責但奪半歲俸已而賊復入掠義敗之連洲還所掠人口千七百有奇時賊勢盛義等竭力捍禦所獲十餘級而已英宗復辟召還義守遼番二才

并無大功聚以勇敢稱官至左都督然為義禪帥未嘗特獎值英宗推恩特封義豐伯聚懷柔伯皆予世券天下以為濫義者四年卒贈侯諡莊武繼室李氏殉詔旌之孫振駒坐居喪納妓為妾下詔獄革冠帶習禮國學踰年復之成化中坐與泰寧侯陳桓等募修武伯沈煜家雜僧妓飲酒俱下獄停祿一年卒子禮嗣弘治中總兵貴州賊賴米魯叛被劫罷還久之卒傳子棟及松松嘗協守南京改鎮兩廣聚後義三年而卒贈侯諡威靖再傳至孫鑑成化中坐納賂賊死奪爵謫貴州立功遇赦復爵卒子瓚嗣正德初總兵貴州卒弟瑾嗣義三傳至棟聚四傳至瓚皆在嘉靖之時吏部皆言不當復襲世宗不許傳爵至國亡乃絕

國祚承靈臣子枕戈嘗胆之時顏等謬以九材被重寄苟敢縱欲欺度日事酣飲上奉朝思下失士望包禍竊極邊贖罪不聽明年充京營右副總兵領石隋如故尋命協鎮宣府備也先踰年召還天順元年以奪門功遷左都督既而石亨復為言遂封宣城伯子世券尋充總兵官鎮甘肅明年五月亨來擁眾大入顏不能禦遂肆掠涼州永昌莊浪山丹甘州之境公私畜產俱盡自蘭縣抵甘州道路梗塞時安遠侯柳濤等四大將禦寇皆無功寇退巡撫芮列上顏等罪因劾帝並黃之顏之冒奪門功也弟顏亦授千戶而顏實不至京師後顏犯他罪捕之顏逃匿及顏出鎮以自隨顏又冒賄無厭已而事盡露廷臣并劾顏詔勿問亨敗顏當革爵以守邊故得不奪六年冬亨來復入甘州莊浪西寧涼州官軍被殺掠者九百大失亡馬牛羊五萬有奇劉復奏劾顏尋與中官蒙泰誣行遣都御史王竑罪遣使廉問多妄帝皆不問八年西番馬吉思冬沙諸族為亂顏討之斬獲百四十餘人時憲宗已即位廷議以顏不勝任乃召還奪盡革奪門世爵顏自懇在番功世券如故成化三年歸為遠東總兵官尋引疾罷給事中陳鉞等劾顏臨

大敵托病避難乃下獄奪祿閒住居三年遇赦詔傳
傳者復給頴遷入朝謝帝曰頴坐罪罷閒安得妄引
詔例頴惶恐請罪帝宥之仍給祿弘治中卒贈侯誥
壯勇傳子至孫錚嘉靖時督神機營二十八年累加
至太保兼太子太師四傳至元孫時春崇禎時掌後
府京師陷時春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

趙輔字良佐鳳陽人襲父職為濟寧右衛指揮使景
帝嗣位求將才尚書王直等薦輔命京營總兵官石
亨試之言輔嫻騎射有智謀乃擢署都指揮僉事分
典京營訓練久之進署都督僉事充左叅將守懷來

天順初徵入右府洎事成化元年以中府都督同知
拜征彞將軍與僉都御史韓雍率師討兩廣蠻寇克
太藤峽夷其巢分兵擊破餘黨先後俘斬萬餘輔還
方抵國門而賊又入潯州於是言官交劾帝不聽對
輔武靖伯已廣西巡按御史端宏謂賊流毒方甚而
輔妄言賊盡冒封爵不罪輔無以示戒輔乃自陳戰
績而委其罪於守將歐信帝皆勿問三年總兵征遠
東與都御史李秉從撫順關深入連戰破之論功進
侯八年廷議大舉搜河套拜輔將軍陝西延綏寧夏
三鎮兵皆聽節制輔至榆林賊已深入環慶固原安

定滄寧驛剽掠留連三月始去輔不能制與王越疏
請罷兵於是言者交論輔越罪而延綏寧夏警報又
至帝遣給事中郭鐘往勸無何輔稱病鐘亦奏輔
風疾乃命寧番伯劉聚代輔及鐘還言賊於六月深
入平涼鞏昌臨洮被劫掠者四千餘戶殺掠人畜三
十六萬四千有奇迨七月而縱橫慶陽境內輔越已
至榆林遊巡不進致部將遇敵輒藉口無將令徒擁
重兵虛糜餽餉宜治輔越死兵玩寇罪帝不納輔還
猶督京營由是言者攻益力詔姑置之十年輔辭侯
屯世伯帝許其世伯侯如故僅減祿二百石言官力

爭不納久之輔復上疏自暴其功言減祿無以贖老
又云陛下泚衽首命內官盧永征南蠻繼命黃順汪
直誅東北寇皆莫大功烈宜付史館於是兵部尚書
余子俊等言朝廷待輔甚厚每錄功而掩過今希求
無厭宜置於法言官皆請治輔帝卒不問十二年辭
營務家居十年卒贈容國公諡恭肅輔少俊辯有才
善詞翰喜交文士遂用起名亦好結權倖故屢遭排
擊卒無恙晚既病廢猶希旨獻方書為世所誚子承
慶嗣伯協守南京正德初坐傳寫諫官劉蕡疏為劉
瑾斬惡刺降祿閒位四傳至元孫光遠萬曆中鎮湖

廣迫明古絕

劉聚精靈... 得錦衣千戶... 愈寧復超擢... 城化六年... 遇伏塵戰... 犯青草溝... 許家若聚... 內援特封... 鎮兵明年... 軍主璽等... 天嶺伏起... 獲首功二... 予世券其... 秦州安定... 失亡畜產... 獲開降璽... 賊方深入...

紅等自萌... 去其奈饑... 我軍傷多... 搜山亦有... 皆兒童婦... 既冒以為... 舉階不能... 遣給事中... 非真者十... 等獲我章... 福必治中... 舉請嗣東... 命文嗣明... 李震南陽... 楚伍尤良... 逸聞知景... 北景泰五... 傳新平六... 時精州五...

勅伯方璘討苗賊奏乞震隨軍詔許立功贖已從璘
火殺民黨諸苗命仍充左參將璘之平銅鼓諸賊也
震亦進兵武岡克牛欄等五十四砦斬獲多進都督
震奉天順五年獲從璘討平牛把豬璘卒即以震充
總兵宿戍鎮貴州湖廣初麻城人李添保以通賊逃
過神橋稱唐太宗後煽苗聚兵萬餘僧主改元武
烈以敵賊魁蒙能子為帥剽掠聲甚震進擊大破
幾添保遁入貴州鬼池諸苗中復誘群苗出掠震發
兵擊擒之送京師伏誅尋進破西堡苗賊五年春勦
賊亦雅種攻橫水城溪莫宜中平諸砦皆破之長驅
至廣西西延會總兵官遇興軍攻克十八團諸寨
前後俘斬數千人其冬命震專鎮湖廣以李安克副
總兵守貴州明年夏率師由錦田江華抵雲川桂嶺
橫江諸砦擊破徭賊俘斬二千八百餘人七年冬苗
賊據赤谿浦洞長官司震與安分道進討擒斬賊渠
魏天猴等破砦二百遂復長官司進都督同知明年
冬廣西徭賊流劫湖南夜入桂陽州大掠而去震聞
遣兵連擊連敗之俘斬千六百餘人成化元年廷議
以貴州黎平諸府密迤湖廣五開諸衛非一大將總
領不可乃復命震鎮貴州未幾獲賊首苗虫蝦是時

荆襄賊劉千斤若知尚為亂震進討賊屢敗乘勝遣
安及于梅溪賊漢官軍不利都指揮以下死者三十
人及有詔切責會白圭等大軍至震自南漳進兵合
擊大破之賊遂平進右都督時武岡沅州靖州銅鼓
五湖苗賊蜂起而貴州亦告警震言貴州終難遠制
請專鎮湖廣許之乃還兵由銅鼓天柱分四道進連
戰破賊直抵清水江因苗為導深入賊境兩月間破
巢八百焚廬舍萬三千斬獲二千三百而廣西徭流
叔桂陽者亦擊斬三千八百有奇當是時震威名著
西南苗獠聞風畏懼呼為金牌李七年與項忠討平
李黠子招撫流民九十萬人荆襄遂定語具忠傳并
一年苗賊復犯武岡靖州湖湘大擾明年春震與巡
撫劉敷等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千五
百餘人獲賊孳萬計論功封興寧伯參將吳經與震
有卻弟千戶綬為汪直腹心經屬綬諧之會直方傾
項忠詞連震遂逮下獄奪爵降左都督南京聞住未
幾直遣校尉緝事言震陰結守備太監覃包私通貨
賂帝怒遣直赴南京數包等罪責降包孝陵司香勅
震回京直敗震訴復爵尋卒震在湖湘久熟知苗情
善用兵不時征苗功方璘後震為寂然貪功好進事

交結竟以是敗

趙勝字克勤遷安人襲職為永平衛指揮使正統末禦寇西直門進都指揮僉事天順初預奪門功超遷都督僉事以擊叛者曹欽進同知李來犯甘肅勝與李果充左右叅將從侍郎白圭西征至固原遇寇擊却之憲宗立與鼓勇營訓練成化改元山西告警拜將軍率師往援次雁門寇已退乃還明年復出延綏禦寇會方納款遂旋師尋與耀武營四年充總兵官鎮遼東時毛憐海西諸部數入犯勝招撫之遂復入貢七年召典五軍營已改三千營十年亂加恩蘭犯宣府詔勝為將軍統京兵萬人禦之以中官劉愼輩平監其軍亦以寇遁召還久之進左都督尋加太子太保十九年封昌寧伯勝體貌修偉初為都督與李果並有時名後屢督大師皆未見敵無功可錄至是以黃緣近倖得封物論駭之二十二年加太保兼太子太傅明年營萬貴妃瑩行崖石間墜馬卒贈侯諡莊敏弘治初孫鑑乞襲爵吏部言勝無功不當傳世乃授錦衣衛指揮使

論曰正統景泰間四方多故一時疆場武臣自楊洪石亨郭登而外如方瑛李震盪定苗蠻孫鏜戰城下

董興靖海南俱有足多者若趙輔怯於西征陳友劉聚首功多詐並見譏當世而賴勝義聚勲畧罕聞皆庸茅土之錫惟名與器不太衰乎君子以為非馭貴之道矣

明史卷二百十九

列傳七十

劉球董璜 尚 禎 陳 鑑 何 觀

鍾同 孟 玘 章 綸 子 元 應 廖 莊

倪敬 盛 景 杜 宥 黃 讓 羅 俊 汪 清

楊 瑄 子 源 盛 顯 周 斌 等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家居讀書
卒從學者甚衆授禮部主事胡濙薦侍經筵與修
宗寶錄改翰林侍講從弟玘知莆田遺憂布一疋球
封還貽書戒之正統六年王振欲立威遠垂用兵部
尚書王驥征麓川球抗疏曰帝主之取西裔必濟其

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為天下安計也故
周伐崇不克即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獯狁則命
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
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
復命魏尚守雲中以拒之以周漢之力滅崇破越易
如振稿皆釋不誅惟汲汲獯狁匈奴之備何也益不
窮兵於小敵惟防患於大寇所以全生民安邦國也
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動大
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群醜陛下念此窮荒僻在炎
徼為誅為舍無繫重輕乃降璽書原其罪繫使得自

新甚盛德也豈邊將不能宣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
十二萬衆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而不慮王
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
可久淹是皆兵法所忌也况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
困若復動衆紛擾為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
於崇越也至於瓦剌終為邊患及其未即騷動正宜
以時豫防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恐沿邊將士
意謂朝廷必以此寇為不足慮遂生怠心弛解邊防
卒然有警何以為禦臣竊以為宜慎防邊如周漢之
於獯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

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如趙
克國屯田湟中故事且耕且練廣儲蓄習水土固結
木邦諸蠻以為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明加賞罰用
責成功將不煩大兵而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
勅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
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
命不用球言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球應詔上言臣
伏按春秋知君心之與天心相為感應如響應聲故
災異之來皆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陛下因
天變素服報朝下詔罪己所以惕懼修省甚厚臣竊

以爲發田所當先者有十事焉古之聖王動與天合
兩鬢寒燠罔不時若性能懋勤典學不作無益故心
平而天不違迨臣願陛下勤御經筵少居宮苑數進
儒臣講求至道使問學日新理欲判決則君心正而
天心順矣夫政由已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
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故權總於上陛下
誠宜循三聖之成規收獨持之操柄使政本歸一古
之擇大臣者既博謀廣詢又必察其果賢然後用之
及其有犯不欲直指其罪雖至大戮使自裁而已終
不加刑也今者進用大臣未嘗出公論也及有小失
輒枉結而箠楚之若奴隸然曾未踰時又還其職甚
非所以敬大臣也臣願自今任用大臣務極天下之
選小有過犯姑置勿言果不可容然後下法司定罪
使自爲計勿輒繫辱庶幾與共天職之意焉不乖也
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非清慎習禮者爲之則不可
交於神明今太常卿貳皆缺久無儒雅之臣考禮正
儀祀享寧無不恪宜選儒臣領其職庶可明禮樂而
享鬼神古者省方巡狩所以考政問俗洪武永樂間
亦嘗遣使巡行郡縣此典久廢故吏多貪虐民不聊
述而軍衛爲尤甚宜擇公廉幹敏之臣分行天下無

論文武皆得考然詢軍民利病而興革之吏治修而
民肆安矣若者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益恐徇喜
怒而有所偏也通法司上獄多有奉勅增減輕重法
司既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爲出入民之多
寃職此之由臣以爲法司專典刑獄當使各舉其職
或希指枉徇則加之罪至運磚輸米諸例均非古法
其寃使貪者倖免廉者蒙辜宜著令自今臣下非犯
公罪不得聽贖則刑罰無不中矣春秋營築悉書戒
勞民也今京師興作五六年矣雖曰不煩民而役軍
顧軍獨非赤子乎既需之禦暴又責之力役其何堪
也此者四方災荒乞減租稅多不見許即奉詔賑卹
亦鮮實惠轉徙失業實可傷痛謂宜量除田賦撫輯
流移兵凶戰危天道所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
八今瘡痍未復又遣將貴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夫
思任發遁逃之寇耳果禽以歸何補國家之治而緬
甸將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分麓川之地不與則致
怒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
蹉跌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陛下每錄重囚多賜
原宥今乃驅十餘萬無罪之人爭一逋竄之寇而又
啓他日兵戎之漸臣竊以爲舛也易曰君子思患而

豫防之令遠北項使日增包藏禍心爲患難測請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宿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厥服役私家公武舉選以求良將定名募法以招武勇廣屯田收中鹽以厚儲蓄則武備不缺而外患無虞此皆今日急務所可感格上天召致太平者也疏入下廷議言球所奏惟擇太常官宜從於是修撰董麟遂乞改官太常奉享祀事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素爲振腹心凡天文有變皆匿不奏倚振勢爲姦公卿多趨謁球絕耳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璘疏上振遂指球同謀並逮下獄璘屬指揮馬順殺球深夜順携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在天汝何人得擅殺我頭斷體猶植遂支解瘞之獄戶下璘從旁竊血裾遺球家後其子鉞求球屍僅得一臂乃裹裾以殮順有瘡病久忽起梓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途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球之死也餘姚布衣成器登龍泉山爲文哭而祭焉名其地曰祭忠臺土木之難振被殺朝士立擊順斃之而德清猶世未遣還下獄論斬尋獲屍詔戮其屍景帝憐球

忠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復從教授趙未言請祀之若安忠節祠球子子長鉞次鈺皆篤學痛父寃遂絕意仕進躬耕養母球既得卹兄弟乃出應舉先後成進士鉞廣東叅政鈺雲南按察使璘字德文高郵人永樂十六年會試第一授編修母老乞歸母病思食鱸魚非其時矣璘禱於神舉網得二尾以奉母母病尋愈璘以是事神甚謹己起轉修撰獄解遂歸不復出尚梳字景福羅山人正統四年進士除行人嘗上書請毋囚繫大臣時稱其識體擢南院御史十二年南院副都御史周鈗恣肆爲奸利且以私憾撻御史諸御史范霖楊永胡鑑不平偕同官辛浩潘英及璘等十人共劾之南京給事中劉焯盧祥等亦劾鈗如御史言遂逮鈗下詔獄而鈗亦許奏諸御史詔並逮之諸御史復發鈗盜嫂諸事未及竟而鈗瘦死指揮馬順素庇鈗因言霖永鑑惡鈗約束故誘諸御史脅給事中証鈗請付刑部治罪尚書金濂等遂坐霖永罪絞出半產贍鈗家餘贖還職帝輕之詔鑑浩英遣戍璘及他御史皆謫璘丞明年慮囚霖永始得減死時鈗實有罪諸御史發憤擊之南都吏民舉稱快顧反得重禍璘署爲空由王振素惡言官故也璘既謫雲

南產仁驛氣終不懼景泰五年冬因災異上書陳數
事略言聖學之勤非徒開建進講爲觀聽之美而已
禮亂與亡之道天人感應之理務得於心而見於行
然後可以爲學至於忠直之士冒死陳言而執政者
往往格以條例輕則報罷重則中傷是言路雖開猶
未開也諸王奉藩於外者支庶日衆既苦有司拘持
復患歲祿不贍其未能安然自適如陛下子孫在宮
壺之內也近來釋教盛行誘煽輦俗風俗爲之頹壞
此由掌邦禮者屈於王振之勢歲歲度僧給至於此
宜盡勒歸俗還爲農民師保之官古不必備今則充
滿朝守名器漸輕凡此皆望陛下有以審處章革禮
部尚書胡濙惡其刺己悉格不行尋量移豐城知縣
致尚厥爲邑豪誣構繫獄處士吳與弼知其賢投詩
救之乃得釋成化初以大臣會薦擢湖廣僉事初有
詔荆襄流民許所在附籍既而都御史項忠復遣還
鄉令下督催嚴急多致道死禠憫之欲緩其事陳傑
巡撫吳琛言欲遵前詔恐附籍者多後難爲計欲奉
都御史令恐散無所歸患且不測請進止琛惡其慢
全以報忠忠怒遂劾然禠意在恤民雖中朝亦知
之卒申令流民聽附籍不願乃遣還鄉由是居者得

免遷徙禠之力也爲僉事十年所司上其治行賜誥
推異致仕卒

陳鑑字貞明高安人宣德二年進士授行人正統中
擢御史鑑律身嚴苦厲風節出按順天諸府疏奏習
俗積弊大略言今風俗澆漓京師爲甚寇攘竊發畿
甸爲多此愚者以爲不急而知者所深慮也請申明
舊典恭以古禮使簡而易知畏而不犯庶風俗還淳
魁盜不作章下禮部謂已有禁令格不行改按貴州
麓川賊思機發自大軍再征已窮竄屢上書哀訴乞
宥罪通貢而王振不許復大舉遠征時雲南貴州軍
民疲敝苗寇乘機煽動閩浙間盜賊亦發舉朝皆知
其不可畏振莫敢爭鑑抗章言今賊首遠遁假日視
息不爲邊患宜嵩責雲南守臣相機勦滅無事遠勞
禁旅萬里長征振大怒欲困之改鑑雲南叅議使赴
騰衝招賊而怒猶未已撫鑑爲巡按時嘗請四川播
州安撫司改隸貴州以爲鑑罪令兵部劾之逮下吏
法司坐鑑變亂舊章論死繫獄明年景帝嗣統乃得
赦尋授河南叅議致仕歸卒先是侍講劉球以言事
慘死中外莫敢言鑑一論奏竟以得禍由是益以言
爲諱至景帝時言路始開廷臣爭發憤上書而其時

以高得罪者自何觀始觀以善書爲中書舍人景泰二年奏劾尚書王直輩正統中皆阿附權奸今不宜在左右又言瓦剌使臣來貢徒費犒賚不若安置南方絕往來之擾時中費用事者見疏中權奸語以爲侵已激帝怒欲罪之下科道叅議吏科毛玉生奏稿力詆觀林聰請易之玉曰上怒甚奈何盛曰朝廷大開固索視皆請易之玉曰上怒甚奈何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雖怒觀猶令我曹叅議甚盛德也君不念劉球乎球死至今王振馬順人皆詈恨之萬一雷霆之下致有不測是我曹爲之而使君父蒙拒諫名也且諸君獨不爲身計耶玉意猶解觀數語奏之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恨吏部語益侍郎項文曜屬之也帝怒下觀詔獄杖之滿九溪衛經歷

志嘗介吉安忠節祠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嘆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景泰二年舉進士明年授御史遇事敢言懷獻太子既卒同與郎中章綸待漏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已而京師有災異同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愕然曰君欲取死耶而爲是言同發憤乃上疏論時政因及復儲事其略曰近得賊謀言也先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乃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爲難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構惡戕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爲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且鞭撻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遽氛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夫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游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輯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群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必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

可振又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薨遜
足知天命有在今建儲未建國本猶虛臣竊以爲上
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
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
實祖宗無疆之休又言昔嘗命將帥各陳方略經旬
踰時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
之計平時尚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
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顧排抑之所舉者
率多親舊及富厚之家即長材屈抑孰肯爲言朝臣
歎謾若此此臣所以撫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
醜也疏入帝不憚下所司議寧陽侯陳懋復部南
王直等請帝納其言因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而銜同
甚未發後數日章綸復儲疏繼上下詔獄考訊遂并
繫治同時五年五月也明年八月大理少卿廖莊以
諫儲事予杖左右言事由同倡同實罪魁帝乃封巨
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時年三十二同之上疏也策
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馮
猶盤辟再四乃去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英宗復位
亟嘆同忠臣贈大理左寺丞錄其子啓爲國子生啓
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車廩餼送之成化中同妻羅

氏自陳貧窶乞令次子越入國學帝即以爲通政知
事而給羅氏月廩尋賜同諡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球
聯位竟如同初志方同下獄後有禮部郎孟玘者上
疏繼言之帝獨不罪而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
黃璫獻議易儲不過爲逃死計耳乃公等遽成之公
等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同等又下獄矣
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
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爲有膽當進一官處
之乃以集知安州玘聞人集常熟人也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
事景泰初召爲儀制郎中綸見國家多故每陳機
事嘗上太平十六策反覆萬餘言也先既議和請力
圖修攘以待其變中官興安用事最佞佛請帝建大
隆福寺四年三月寺成帝將臨幸綸言萬乘之重不
可臨異端之宮史官書之實累聖德時河東鹽運判
官濟南楊浩除官未行亦上章諫帝即罷幸浩後累
官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綸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致
變之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恤災救民之仁節
濫賞之費罷冗官之俸慎差遣之擾修義倉汰僧徒
語頓切至明年五月復陳修德弭災十四事曰謹天

戒任變理養聖躬節幸御崇儉約勤聽政悖孝弟慎
賞賚重名爵葦巡撫擇重臣辨異端却貢獻汰冗官
其大者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
不可盛聲色凡陰盛之屬請悉禁罷而其言悖孝弟
謂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願退朝之暇朝謁兩
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
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上
皇遠在塞外下詔傳位是以天下讓也陛下與上皇
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請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
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前言或朔望或
節旦率群臣朝見上皇於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禮
天下之至願也更望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
遷沂王於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溢災
沴自弭疏入帝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
隙中出立執綸繫詔獄越二日鍾同亦下獄榜掠慘
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死卒無一語會大風
揚沙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明年杖廖莊闕下因封
杖就獄中杖綸同各百同竟死綸死復甦繫如故英
宗復位立擇之命內侍檢前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
語帝嗟嘆再三即擢禮部右侍郎綸既以大節為帝

所重而性亢直不能諧俗石亨招公卿飲綸辭不往
又數與尚書楊善論事不合亨善共短綸乃調南京
禮部就改吏部憲宗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言
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寧自安陛下踐祚
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三綱五常實原於此乞俟來春
舉行議雖不從天下莫不服其言成化元年兩淮饑
饉救荒四事報可四年秋子元應以冒籍舉京闈南
京御史楊智等因劾綸詔侍即葉盛等往勸之明年
綸與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持論不協既劾罷九十
餘人乃上言即中潘孟時等三人不當黜御史方進
等十六人不當留皆由諸部臣不從臣言而明又劾
復凡年踰六十者不問賢愚悉從黜汰而其所屬御
史乃無一人明威福自恣不宜居憲職又言南京六
科給事中王讓等妄自矜抗不赴部考察宜按問因
薦郎中車寧等二十五人章并下盛等是時讓恣睢
乖戾凌轢大臣而御史孔儒清軍浙江用刑過酷綸
皆考居殿由是二人鼓煽同類連章劾綸亦屢疏
求罷帝不聽既而盛等劾上元應實冒籍帝宥綸而
綸所奏他事亦悉不問未幾轉南京禮部左侍郎溫
州知府范奎被論調官綸言温州臣鄉郡奎大得民

輝解官之日士民三萬人哭泣攀轅留十八日乃得去請還之以慰民望章下所司竟報寢綸性慙好直言不為當事者所喜以故為侍郎二十年終不得遷請老去久之卒居數年其妻張氏上其奏稿且乞恩帝嘉嘆乃贈南京禮部尚書諡恭毅官其次子鴻臚典簿元應後舉進士為南京給事中偕同官極論陳鐵罪忤旨停俸孝宗嗣位上治本五事官終廣東布政使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改庶吉士與知縣孔友諒等七人歷事六科英宗初授刑科給事中

事中蹇諤敢言正統二年御史元亮請如詔書蠲逋軍侵沒糧餉不允按察使龔鏗亦請如詔書宥盜犯未獲者帝已賜允而法司寢不行莊以詔書當信上章爭之五年詔京官出修荒政兼徵民逋莊慮使者督趣困民請寬災歎州縣俟秋成帝多從其請先是倉場庫局陰陽醫學疇壩驛遞諸小吏布政司多自行勾訊亦有具奏提問者至是陝西布政使郭堅請定畫一例法司謂宜從布政使勾問莊言律載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六品以下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取問則倉場諸小吏但當從風憲官問而

不當從布政司問明矣法司議不可許帝納其言凡無所駁正明律意識大體皆此類也賑荒陝西全活甚眾還奏寬恤九事多議行揚士奇家人犯法偕南官論列或曰獨不為楊公地乎曰正所以重揚公也八年大理寺官皆下獄命與御史張驥全署寺事踰月即以為左寺丞久之遷南京大理左少卿南京刑部侍郎齊韶者王振鄉人由御史超遷倚振勢氣凌者官汝任歲餘淹斃獄囚百二十人有奸人陳珙與所親賈福爭襲指揮職福訟於官韶納珙賄欲奪福官與之為莊所駁移鞠於都察院御史張春曹得趙

雲索珙對簿韶怒不遣竟擗福至死守備中官劉寧以聞韶被逮珙亦誣莊及春等受福賂俱徵下詔獄時韶已失歡於振馬順因奏韶納賄及珙誣愬狀而韶又強娶史氏女為小妻乃嘗被選入宮受賚者又僭買永嘉大長公主卧榻至是并發罪當死莊乃得釋韶竟戮於都市景泰五年七月上疏曰上皇在南宮臣未知陛下萬幾之暇曾時時朝見否臣曩在朝睹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群臣朝謁東廡恩禮隆洽群臣皆感嘆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余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願時時朝見南宮或講明家

法或商略治道歲時令飲俾群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國家所繫之重不特此也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與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心即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不報明年八月遭母憂赴京陛見帝忽憶前疏命廷杖於中諭定免驛丞天順初召還時母喪未終復遭凶喪特予祭葬命起復仍官南京天順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尋調刑部俱在南京成化初爲御史鄭安所劾帝不聽既而莊進表請京自辯且求罷帝慰諭之留爲刑部左侍郎逾年卒贈尚書諡恭敏莊爲人好剛使氣言辭憤激且喜面折人過人不能堪而實坦懷無芥蒂然不屑細謹好存謝賓客爲歡狎既官法司或勸稍屏往來遠嫌疑莊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爲歛衆賈錢助其喪人始信莊廉靖其濶達蓋天性也

倪敬字汝敬無錫人祖峻永樂間爲兵科都給事中敬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初畿輔饑命敬出視敬請蠲田租戶部不可敬再疏爭竟得請巡按山西時有入粟補官之令敬奏罷之成將侵餉者悉按治豪猾斂手再按福建時議將復銀冶敬未行即抗疏論得寢既至奏言諸司器物悉取諸縣濫派於民比其去悉帶之代者至濫派如初大爲民累請自今籍記於官不得私竄且通行禁絕從之鎮守監臣戴細保貪橫敬列其罪以聞帝召細保還命敬捕治其黨吏民相慶代還留家四月爲都御史所劾命逮治尋復職六年七月敬以時多災異偕同官吳瑄盛景江陰杜宥蕪湖黃讓安福羅俊固始汪清上言近災稔類作實由人事不修夫府庫之財皆取於民不且無故而予遊觀之事有妨於治不且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彼異端邪教非直能興禍作福顧乃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既無力役又除租賦所以厚之如此不知櫛風沐雨之遭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船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以保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遂至幽錮踰年不釋非所以昭示聖德也願罷桑門之

供輟宴佚之娛止與作之役寬直臣之囚天下幸甚
帝自即位以來號能納諫至是漸衰得疏不悻下之
禮部部臣稱其忠愛帝報聞然意終不釋未幾詔都
御史蕭離積考察其屬諭令去之於是御史罷黜者
十六人而敬等預焉皆謫為典史敬得廣西宜山英
宗復辟詔皆授知縣乃以敬知祥符會安遠侯柳溥
先鎮廣西器敬及是西征請以自隨遂改督府都事
踰弁師還遷卒士類惜之景清並景泰二年進士甯
讓並五年進士俊則敬同年生也皆授御史景雋與
景遠氣嘗按廣東勅巡撫侍郎揭稽不職稽亦誣劾
景詔華連問獄成景復官指論知府敬之得止疏也
以草示景時景從父啓東以御醫出入禁中景因備
知帝禁秘事為點定疏草同署以上遂得罪謫古田
典史遷羅江知縣縣故無城德陽大盜趙鐸率衆聚
寇景設奇擊却之民為立祠擢叙州知府亦有禦寇
功宥遷英德知縣時鄰境多寇宥創立縣城賊至死
守糧盡圍不解夜絕死士焚其營賊始驚潰移韶州
通判謝病歸讓知安岳遷中府都事錦衣門達諫恣
橫讓執而捷之達摺其罪坐戍廣西赦還復冠帶
囊無一錢惟課耕自給後嘗巡按四川有廉聲仕終

南雄知府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劄直尚
氣節景帝不豫廷臣請建東宮帝不允瑄與同官錢
璉樊英憂形於色曰此當復請聞禮部將再具疏瑄
等喜與諸御史約曰若上固不可吾輩當免冠叩頭
以去就爭第舉朝若是上寧不動心議既定會奪門
事起乃已天順初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
石亨奪其田瑄以聞并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聞
臣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往劾而命吏部
職禮名將擢用吉祥聞而大懼訴於帝請罪之不許
未幾亨西征還適暮暝見十三寧道御史張鵬盛稱
周斌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
鄭冕陶復及御史劉泰魏翰康驥將劾亨吉祥諸違
法事兵科都給事中王鉉聞之洩於亨亨乃先與吉
祥泣訴於帝謂鵬為已誅內官張永從子結黨排陷
欲為報讐明日鵬等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
筆殿悉召諸御史擲筆章俾自讀賦且讀且對神色
自若至冒功濫職帝詰之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
勅行賞何冒濫職白此輩皆貪夫功當時迎駕正
數百人先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

得繼而何帝然竟下璫鵬及諸御史於獄榜掠備
 盈且詰主使者趙等無所引乃坐都御史耿九疇羅
 綺主謀亦下獄論趙鵬死餘遣成亨等復諸諸言官
 帝諭吏部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餘悉詢外於
 是尚書王翱列上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御史吳積
 等二十三人詔以玘等為州判官積等為知縣會大
 風震雷拔木發屋須臾雨雹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
 外而序吉祥家大木俱折雹尤甚二人亦懼掌欽天
 監禮部侍郎湯序本亨黨亦上言上天示警宜恤刑
 獄於帝感悟成瑄鵬鐵嶺餘止疑知縣秦翰驥三
 人復職而紀積等亦得無譴璫鵬籍事遺通承
 災肆赦放還或謂嘗詣亨吉祥謝二人卒不往復儲
 成南丹憲宗即位並還故官瑄尋遷浙江副使杭州
 衛指揮陳昂父子肆虐海寧奸民管荒等巧於告訐
 有司莫敢問瑄悉捕罪之按行海道禁將校私縱成
 卒立五日一操法定海及霏衛使跳二所故有捍海
 塘至是俱圯為修築之又築海鹽堤岬二千三百丈
 人得莫居為副使十餘年政績卓然進按察使察吏
 新獄嚴明不苛禁官署毋蠶桑奪民利西湖水舊可
 溉諸縣田十餘萬頃時蝗塞過半瑄請浚之設防置

神以利灌溉功未就遇疾及疾亟同官入視猶與論
 浚湖事語不及私遂卒海鹽人祠祀之始與瑄同下
 獄者盛顯字時望無錫人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皆景
 泰二年進士王鑑太原人趙文博代州人彭烈峽江
 人李人儀隆昌人邵銅閩縣人鄭冕樂平人皆進士
 並釋褐授御史顯降東鹿知縣斌江陰鑑膚施文博
 淳化烈江浦人儀襄陽銅博羅冕衡山並有善政東
 鹿徭役苦不均顯為立九則法上下稱便繼者莫能
 易毋憂去民留之不得伺其服除相率詣闕乞還顯
 顯因再任東鹿益不用鞭扑訟者論之報叩頭聽受
 不復辨隣邑訟不決亦皆赴訴片言折之各心服
 郊外有隙地爭來築室居之遂成市因疏清官店賦
 有德於江陰民歌曰早為災周公禱甘霖來水為患
 周公禱陰雲散天順七年斌先以薦擢開封知府而
 顯等至憲宗嗣位所司始以治行聞帝曰諸臣直諫
 為權倖所排又善於其職其悉予即於是擢顯邵武
 知府鑑延安文博衛輝烈河南人儀荊州銅溫州冕
 衡州顯復以任治劇調延平二府之民皆愛之巡按
 御史上顯政績而陝湖廣守臣亦上鑑人儀居縣時
 治行皆特賜封誥顯累遷陝西左布政使時三邊邊

警歲獲得饑饉若經畫餽餉無缺軍民悉安成化十七年召爲刑部右侍郎遇重獄務求其生且爲僚友勤居二年調南京未赴會山東旱饑盜起改左副都御史往巡撫甫至露禱於天大雨沾溉槁禾復蘇乃舉救荒之政既賑餘粟尚百餘萬石又推行九則法於諸府黜貪暴表忠良除苛政民心翕然歸之居三年以老致仕弘治中卒斌歷廣東右布政使初去江陰民立生祠及自開封遷去民亦涕泣追送焉繼初爲御史嘗於左順門面斥中官非禮中官怒甚會有詔考察御史因屬都御史蕭維禎去之維禎不可而止人皆重其風節文博終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廣東左布政使瑄子源字本清爲諸生以通曉天文授五官監候正德元年劉瑾等亂政上言自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宜安而靜今乃動搖其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游戈獵無度以致然也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滅於常第二曰天璇法星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林則不明第三曰天機令星不愛百姓驟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權伐星疏令不嘗則不明伏希陛

下祇畏天戒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畋罷騎射停工作申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倖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自講習詩書以弭災變疏下禮部尚書張昇等稱源忠愛報聞迨十月霖霧時作源言此衆邪之氣陰曷於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土引譬甚切體怒矯首杖三十釋之又上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災星於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更乞收攬政柄患慮預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爾官亦擲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君之心共也矯首杖六十論戍肅州行徑河暢驛以劄卒其妻新蘆衣送葵驛後揚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焉去論重而源小臣抗節尤人所難萬曆中廷臣象請易名熹宗即位賜諡忠懷

論曰當王振擅權大臣俛首言官結舌而劉球以牛詞臣抗慨敷陳論事剴切竟乃身遭毒手屍填獄窟何其酷也鍾章之倫誼存舊主揚璉父子指斥權奸被誠瀕死而不悔非立志皎然不欺者歟夫景帝號能受言而忠良蒙禍英宗雅稱旌直而臺諫投荒斯謂止華受書顧如是其難耶是可爲太息者也

朔史卷一百二十

引傳七十一

生

許仕達

練綱

曹

劉

單

字

華

張

聊

讓

胡

張

昭

賀

左

正

統

七

憂

去

服

改

悉

心

畫

戰

原

諸

府

稅

和

抗

疏

力

河

南

饑

遠

勘

平

人

致

而

私

擅

威

異

焉

先

朝

逮

哉

誠

以

故

勘

至

死

變

作

所

在

咸

謂

自

是

屬

公

侯

鞍

屬

公

侯

鞍

屬

公

侯

鞍

按所係尤重毋使物任之真漫然試其餘百執事之臣皆當慎擇而任之責其成效庶幾人才輩出國事有賴索賸納之未幾復上言國家承平數十年公私之積未見充盈一遇軍興倍為蹙迫於是抑配橫征鬻官市爵舉衰世苟且之政一切行之此則司和計者之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遊惰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虛糜開屯田而實邊料士伍而紓隸德如奇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為本而躬行節儉以施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苟忽不加務任播克聚歛之臣行朝三暮四之術民力已盡而徵發無已財已竭而賦歛日增苟紓目前之急不恤意外之虞臣竊懼焉章下戶部尚書金濂請解職帝不許賜言亦不盡行踰月以災異偕全官陳救弊恤民七事請求實才以任民牧傳銀課以杜後患釋民壯以信詔令減工匠以省虛費禁遊惰以敦本業專委任以謹邊防而未言今之大臣不乏姦回宜黜罷其尤用清政本帝善其言因下詔甄別大臣大臣聯章辭職並得旨慰留給事中林聰言御史本欲去小人今悉被溫綸反使小人得志請明諭賜等言實劾奏於是復

詔問賜所當黜者賜乃與聰等共言。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侍郎張敬通政使李錫不職狀錫賜罷文淵竟由是去位賜居官清勤卓有聲譽時御史練綱以敢言名而賜尤善為章奏京師語曰左賜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七年出為廣東右叅政未上會英宗復位定襄伯郭登言賜與廖莊章綸林聰倪敬皆以直言忤時宜加旌擢乃召為左僉都御史踰年卒

許仕達歛入正統十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元年四月王竊曰近者自冬徂春災沴數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盡絕晏安醜毒之私嘗膽卧薪以雪非常之恥誠宜翻然改圖痛自修省日與儒臣講求政理凡疏令張弛人才進退惟公論是稽至耳目之娛荒晏之事悉為屏絕勿使惑志居處服食重自損抑申飭廷臣修省忘私循公戮力宗社庶可上副天心潛弭災咎不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令欲以惠民適增其擾欲以肆赦適長其奸非所以修德而弭災也帝深納之未幾復上言去歲上皇播越宗社危於綴旒陛下嗣登大寶不越期年而敵已效順足見天意之在陛下矣天意如此欲有為以承順之舍聖學何以哉

命經是雖開然月不過三日寒暑一復停止此正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昔正統間上下蒙蔽者官職口醜或大憲陛下明知之矣今又襲故事蹈前轍恐非所以承天意也請於經筵之餘日延儒臣講論經史聖學既明則庶務得失群臣知正莫不了然於心不爲宵小所蔽而天下無不治矣若瓦剌和議尚難深信今使輶往來接跡道路金幣燕資爲費不貲安知其不以此坐耗中國富力待時而後發難從之請如去年妄動大衆也哉今廟堂擇將治兵各有減弊無俟臣言臣所獻者惟在君臣毋怠而已帝優詔褒答旋巡按福建鎮守中官廖壽肆貪暴杖僮僕官知縣單宇仕達言狀命械秀下獄而監臣戴細保代之鎮守秀亦疏訐仕達下鎮守侍郎薛希璉等廉問會仕達又劾希璉貪縱乃命給事中曹凱御史王豪往勘之還奏兩人互有虛實而且陳者老數千人乞留仕達狀都察院以勘未得情更遣御史邢宥覆核始悉希璉誣奏狀希璉輸罪然惡甚遂與細保比奏請會細保考察所部文武將吏爲吏科所劾止不行於是銜仕達不已言所屬軍民不用命皆由仕達縱之請令代還帝報可耆老聞仕達當去復爭詣

闕下乞留給事中林聰閩人也亦爲之言乃命留任且勅希璉協心治事勿構卻仕達益厲風紀按察使陳璞不職論罷之執漳州知府馬嗣宗送京師大理寺奏仕達不當擅執帝以所執者賊吏置不問期滿當代耆老又詣闕請留不許未幾即以爲福建左叅政天順中歷山東貴州左右布政使卒仕達初爲御史名甚震及居方面頗以縱肆聞練綱字從道長洲人祖則成洪武御史綱舉鄉試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卿王監國上中興八策請謹天變急先務正軍令布恩澤廣言路屏奸邪公薦舉察群吏也先將入犯復極言和議不可就南遷不可縱群臣有持此議者宜立誅無赦又言安危所倚惟于謙石亨二人當主中軍而分遣大臣固守九門擇親王忠孝著聞者令同守臣大舉勤王急撤陝西守將調番兵入衛帝悉從之綱有才辨急功名時都御史陳鑑尚書俞士悅皆綱同里綱欲求薦而難於言乃往謂鑑曰適見俞公將以臺端處我往謁士悅謂鑑亦將薦之比二人相質無有也念綱數陳時政有聲且畏其口遂薦之得授御史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明年巡視兩淮鹽政駙馬都尉趙璉倚勢侵利劾奏

建三年冬借全唐應詔陳八事其有禮大臣謂高皇
帝定律者則議貴之條今大臣有罪下吏輒加箠楚
及乎事白旋令復位彼何事而先受推辱乎竊謂大
臣輕罪宜止令推問事由取上進止不得輒擅施刑
帝並下所司議行之亡何復借全官上言臣等適奏
保舉事例下禮部集議乃吏部不俟議定輒擢僉事
李顯爲叅政楊珏爲按察使此蓋恐衆議既定莫遂
其奸故如是亟也且其推遷不公更不止此如向所
舉按察使何自學張清副使張哲皆不協輿論主事
楊愈本平考例不當陞乃以爲河南知府副使陳質
九載滿例當進二級乃止遷一級僉事曹蒙簡未暇
一考以討賊功例當進一級乃驟遷三級任情高下
奸弊顯然請置尚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於理明
正其罪尚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今亦爲文
曜等所罔均宜按問帝雖不罪終以綱箝爲直明并
命出贊廷綏軍務綱自陳名輕責重乞授簽都御史
帝曰遷官可自求耶遂寢其命先是京師戒嚴召募
四方民壯分營訓練歲久多逃或赴操不如期廷議
編之尺籍綱偕諸御史言召募之初皆激以忠義許
事定罷遣今長轉輪操已孤所望乞其逃止實迫寒

綏豈可遷著軍籍近奉勅諭盜犯重罪猶減死論何
獨於此輩律止當杖者畧不輕宥哉且邊方多故倘
更召募誰復應之詔即除前令五年巡按福建按察
使楊珏故爲綱所論有隙及是珏又不避道兩人憾
益甚迨相讎訐探微下吏法官兩入奏皆誣當贖
徒還職會大臣有惡綱者中之乃謫珏黃州知府綱
邠州判官父喪歸不復出久之卒
曹凱字宗元益都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爲人磊落多壯節英宗北征諫甚力且曰今日之勢
大異曩淵彼文武忠勇士馬勤悍今中貴竊權人心
玩愒恥辱不惟以陛下爲孤注即懷愆愆亦何暇
恤帝不從乘輿果陷凱痛哭竟日聲徹禁庭與王竑
共擊馬順至死景泰中遷左給事中林聰之劾何文
淵周旋也詔宥之凱上殿力争二人遂下吏時令輸
蓋得補官凱上疏曰近例輸蓋四千石以上授指揮
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乃令之世襲是以生民膏
血養無功之子孫而彼之獲羨取息長無窮也有功
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而獲此彼以輸蓋而亦獲此
是朝廷以我之軀命等於荏菽其誰不鮮體乞自今
惟全帶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上原籍帶俸帝以

偏能會通授者如故表授者悉如凱議用薦擢浙江
夜奉政時諸衛武職役軍辦納月錢至四千五百餘
人以凱言得禁止鎮守都督李信擅募民爲軍糜餉
萬餘石凱劾奏之信雖獲宥諸助信募軍者咸獲罪
在浙數年聲甚著初凱爲給事嘗劾武清侯石亨追
奪得志修前燬遂謫凱銜經歷卒
劉煒字有融慈谿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刑科給
事中坐劾都御史周銓與同官盧祥等盡逮下詔獄
事白留任戶科進都給事中煒伉直有節祭時同官
林聰疏事有條煒言論簡要人每並稱之四年戶部
以邊儲不足奏令罷退官非賊罪者輸米二十石給
之誥勅煒等上言此令若行則名器不重何以勵臣
節且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瀾酒色廉恥不立
者非止賊罪而已也今若賜之誥勅不知何以爲辭
若但復其納米則是朝廷誥勅止直米上十石何以
示天下後世良由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帝
立爲己之山東歲數戶部以尚書沈翼久在彼土習
知民瘼請勅設策賑恤及翼往初無方畧煒因勸翼
且言其地已有尚書薛希理少卿張固鎮撫又有侍
節都幹都御史王竑賑濟而復益之以翼所謂十羊

而尤效也廷選翼南涼戶部命希理等安輯爲便
從之希理侯陳豫鎮臨濟事多違制煒勸之豫被責
陳明昇都督黃紘以易儲議得帝眷奏求霸州武清
縣地煒等抗章言玆本蠻獠遠蒙重任乃敢怙寵妄
干據其所乞之地不下六七十里玆豈盡無主者請
明正其罪爲恣肆不恭者戒帝宥玆遣戶部主事謝
景往勸還奏果民產戶部再請罪玆帝卒宥馬天順
初出爲雲南叅政改廣東分守惠潮二府時潮有巨
寇煒招之不服乃會兵進勦誅其魁脅從解散改泚
南詔會大軍往兩廣地當要衝煒經營勞瘁卒於官
民皆巷哭及柩還縞素哭送者載道景黃岡人由健
士官部曹歷知重慶九江贛州三府以清慎稱累官
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單宇字時泰臨川人正統四年進士除岷縣知縣取
吏嚴有吏欲誣奏宇不果宇以聞坐不并上吏奏械
下獄既而事白調知諸暨遭喪服除待銓宗師適英
宗北狩宇憤中官監軍諸將不得專進止致喪師疏
請盡罷之以重將權景帝不納先是王振佞佛請帝
歲一度僧其所修大興隆寺日役萬人糜國帑數十
萬既成闕麗冠京都數百寺英宗爲賜號爲第一叢

林命僧大作佛事躬自臨幸以故京師釋教熾盛至
是宇上書景帝言前代人君尊奉佛氏率致禍亂近
男女出家累百千萬不耕不織蠶食民間營構寺宇
過滿京邑所費金銀木石不可勝紀有用之財何乃
棄之無用之地請撤木石以建軍營銷銅鐵以鑄兵
仗罷遣僧尼歸之民俗庶皇風清穆異教不行疏入
為廷議所格復知侯官久之卒宇好學有文名三為
知縣咸以慈惠聞全時咸陽姚顯以鄉舉入國學景
帝初立上言曩者修治太興隆寺窮極壯麗都人詛
語竭民膏罄民髓不得遮風不得蔽雨又奉崇國寺

揚禪師為上師儀從同於王者坐食膏粱身披組纁
藐萬乘若弟子茂公侯如行童自時厥後天災屢見
巨寇犯邊今上皇被留賊庭此輩談笑自若乞令前
赴瓦剌化諭也先誠能奉駕南還庶見護國之力不
然佛不足信章章明矣可復尊崇其教蹈前日之故
轍哉疏亦不行顯後為齊東知縣移武城公廉剛正
動必循古不事鞭朴而民自化用巡撫翁世資薦擢
太僕丞當景泰時廷臣諫事佛者甚衆帝卒不能從
而是時中官興安最用事其佞佛甚於王振請帝建
大隆福寺嚴壯與興隆並四年三月寺成帝剋期將

臨幸河東暨運判官楊浩切諫乃止浩濟寧人由鄉
舉入國學除官未行遂抗疏聲譽籍甚後累官右副
都御史巡撫延綏

華敬者南京錦衣衛軍餘也意氣慷慨讀書通大義
嘗憤王振亂國與儕輩言及輒裂帛怒詈景泰三年
九月乃上書曰竊見近年以來內官弄璋唐受喜寧
王振專權害政致國事傾危覆車當前何容不戒望
陛下慎防其微深絕其漸親賢遠佞總攬權綱為子
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牆姦生帷幄曹節侯覽之
害獲見於今日臣嘗恨今之文武臣僚懷祿希寵誠

默不言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以震軍害民計
事為陛下痛切言之竊見內官家積金銀人富珠玉
余室燕籬從何而致非內盜府藏則外股民膏害一
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
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籍之子乃肥馬輕裘縱橫豪
悍任意作姦甚至納粟補官貴賤清雜害三也建造
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
置田莊不入賦稅寄戶郡縣不受征徭彼阡陌聯亘
而民立錐無所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而售
大越序先得勒合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法豪奪商利

害六也奏求塌房遠接商旅倚勢賒買恃強不償行賈坐散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名爲伴當俾辦月錢致內府監局營作乏人工役煩重并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買置物料所司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怨酷害十也章下禮部寢不行先是元年正月臨兆府同知由賜建言監軍內臣不宜擅兵事帝以祖制格之及閏正月工部辦事吏徐鎮亦建言二事言近日在京大臣潛遣妻子還鄉絡繹不絕蓋爲戎寇卒臨孤踪易遷致使黎庶驚心奸宄藉口計既出於貪生心寧甘乎守死乞勅所司稽覈悉行降黜文職危駕陣亡者祿用其子孫如此則背義者無所逃罪臨難者不爲徒死矣刑餘之人不侍君側高皇帝懲漢唐之弊弗令預政典兵但使之守閭傳命通者王振專政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己愛憎又多引同類如郭敬輩以爲腹心出監遣軍致國事潰壞陛下臨御伊始乞監前失有內參朝政外寄軍務者悉賜停罷則宦官無召繫之端國祚有靈長之兆事下所司亦報罷其年八月山西都司令史商河賈斌又疏言宦官其畧曰臣聞古者設詔求諫止輦受言芻蕘雖

微有司詢採昔漢桓帝歸權宦寺唐文宗受制家奴宋之徽欽閣寺專國此皆前王覆轍後所當鑒者也我國家列聖相承寰宇寧謐幾百年矣比者狡寇犯邊未聞有一人奮勇督衆以迎擊之也上皇被留賊庭未聞有一人捐身致命以翼蔽之也昔豫讓能報智伯之讐王孫賈能雪湣王之恥顏杵抗罵祿山李若水直誅金帥是皆各爲其主何昨之群臣竟無一人舍生徇義者乎恭惟陛下肇登寶位表正天倫宜闕唐太宗之三鑒司馬光之五規舉直錯枉親賢賞功進諫者溫言接之阿諛者厲色斥之端其本而澄其源慎其始而慮其末則天下必臻於太平矣臣雖側陋亦嘗讀書於凡史傳所記直諫盡忠守節之士採而錄之名忠義集而恃寵盡政之宦官可爲鑒戒者附焉釐成四卷敬進闕廷伏望萬機之暇少垂省覽或有可取乞命工刊布俾文武臣僚有所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志而奄侍不得縱其姦宄之私臣之願也事下禮部以其言當理乞垂鑒納不必刊行帝報聞至十月山東右布政使裴綸上言山東內地與邊塞殊今既有巡撫洪英復令內官唐廣來鎮有司供億甚爲民累請下廷議凡非邊境悉召還京

帝不悅曰往因寇賊竊發故令內官鎮守莫知緩急
今綸擅欲召還其意安在令陳狀於是六科給事中
合詞言內外鎮巡官俱受朝廷委托第從人生事擾
民容有如綸所陳者帝意稍解乃詔巡按御史及按
察司官廉訪有犯者執之以聞既而綸服罪乃已綸
監利人起家進士後坐賊爲民

聊讓瀾州人父爲肅府儀衛司卒讓雖軍家子好學
有志尚明習時務景帝嗣位愆王振蒙蔽之禍大開
言路四方吏民皆得上書言事讓聞之喜乃於景泰
元年六月詣闕陳數事其畧曰通歲土木類與異端

盛起者僧絡繹於道迹污吏讎橫於郡邑相臣不
其非御史不劾其罪遂致上下蒙蔽民生凋瘵狡寇
犯邊上皇播越陛下當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
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爲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鎮
邊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強鄰戒勿犯邊爲
今之計宜擇武臣有威名者使治軍旅文臣有德望
者使典樞機又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也
先聞之亦必畏服而上皇車駕可指日復矣臣聞大
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
陰盛陽微謫見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

得預政過小久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
臣聞天下以一人爲主人君以一心爲主天下治亂
之分在君心之正不正而已願陛下於燕居無事親
聞不及之時涵養克治一日之間多接賢士大夫少
親宦官宮妾則自能華奢靡戒遊佚而心無不正矣
臣聞克立謗木惟恐人之不言所以爲聖秦除謚法
惟恐人之議已所以致亡望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
言之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豈復有顧忌而
不言者哉昔蘓子有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
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恒念是言而審察之

則臣亦賢否亦可識矣書奏帝嘉納之後四年讓登
進士除官知縣卒同時有韓昌者浙江山陰人讀書
好譚當世之務讓上書之月昌亦上書勸帝事事以
天命爲心祖宗爲法且言漢唐以來人主勢孤位虛
由不能總權綱明政體廟堂之職不重臺諫之氣不
伸士大夫之論不明故也願陛下於威福重權躬親
操攬以天下之事責大臣以天下之平委風憲以天
下之論付士大夫則權不下移而治道昌矣帝亦褒
答焉昌父陽時爲湖廣提學僉事有政聲後歷官廣
東左布政使時中外上書者甚衆其著名者麻陽教

論張泰陳三事勸帝孝兩宮悌上皇奮威武昌平諸生馬孝祖候選知縣黎近國子生徐鑑皆切言時事而留守左衛小旗徐靖憤富豪納粟皆授錦衣官奏乞調衛從之於是納粟無留宿衛者

胡仲倫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坐事入都會上皇蒙塵也先欲妻以妹上皇因遣廣寧伯劉安入言於景帝仲倫聞之上疏曰臣近聞廣寧伯安承上皇密旨還京不知何事亦不知朝廷若何處置臣愚謂今日之事不可屈者有七萬乘之主而為婚不可屈者一也賊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必欲為姻驕尊自大三

也索錢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為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此七者稍從其一則大事去矣曩者上皇在位王振專權忠諫者死鯁直者戍君子庶以見斥小人貪以驟遷凡有章奏多決中旨遂使黑白混淆邪正倒置天變上驚人心下怨聞浙之寇方殷瓦剌之釁大作辱我君父殺我赤子痛切骨髓深可悲傷自古有為之君必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陛下宜養氣正心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以忠恕存心以平易為政則上情易通下志易達雖賣國之奸無所殺

賒倉卒之變末由發機朝廷自此而尊天下自此而安矣帝嘉納焉同時有袁敏者嘗為金齒衛知事英宗北征敏與全輩應募從至大同及駕還駐萬全左衛敏見敵騎已逼請留精兵三四萬人扼其衝而車駕疾驅入關王振不納六師遂覆敏跳身還上書景帝曰痛惟上皇蒙居九重之內所服者衮繡所食者珍羞所居者瓊宮瑤室今駕陷沙漠服果復有衮繡乎食果復有珍美乎居果復有宮室乎臣聞之主辱臣死今上皇辱至此為臣子者果何以為心臣朝夕思念不惜碎首剗心乞遣官一人或就令臣責書及服御物問安塞外以盡臣子之義臣雖萬死心實甘之命禮部議竟報寢至景泰二年有監生郭佑者亦上書言兵事其畧曰前歲逆賊犯順上皇蒙塵此千古非常之變百世必報之讐也今使臣之來動以數千務為驕蹇以責望於我而我乃隱忍姑息致賊勢日張我氣日索求和與和求戰與戰是和戰之權不在我而在賊也願陛下結人心以固國本親賢良以厚國脉廣儲蓄以聖國命練將士以壯國氣正分定名裁之以義如其桀驁侵軼則提兵問罪譬之以威使大漠之南不敢有足馬闌入然後可保百年無虞

不然臣恐西北力罷東南財竭不能有一日之安枕
矣又言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意令
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行之如故夫名以表
實服以彰德彼農工商販之徒不校賢愚惟財是授
使之驕親戚誇鄉里而長其非分之邪心又有贓污
之吏罷退爲民欲掩閭黨之恥納草納粟蓋冠帶而
歸前以冒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何以
重名爵况天下一統藏富在民未至於大不得已而
舉措如此是以空乏示敵放其侵剋之心也願自今
傳罷以全國體章下廷議亦格不行

張昭天順初爲忠義前衛吏時英宗復辟甫數月欲
遣都指揮馬雲等通使西洋廷臣莫敢諫昭聞之上
疏曰臣聞安內救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
末策昔漢光武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
皆深知本計者也近陛下遣將士齎金帛往使西洋
土魯番諸國甚非美事今畿輔山東仍歲災歎小民
絕食逃竄四方携妻抱子衣不蔽體被薦累席匍匐
道途欲鬻子女顧無售者家室不能相完呼號離析
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已成市鬻此誠可爲痛哭者也
望陛下大沛仁恩用和蕃之費益以府庫之財遣使

賑卹禁遏糴勸捐輸庶饑民可救陛下亦比德前王
矣奏下公卿博議言雲等今已罷遣宜籍記所市物
俟命帝命姑已之至三年秋建安老人賀煬亦上書
論時事言今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遠滿九載年幾
七十非惟無覲顯擢抑且旦暮勒罷以故競爲苟且
多肆貪污竊謂自今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屈在下
僚及山林抱德之士亦當一體推舉景泰朝錄先
賢顏孟程朱子孫授以翰林博士俾之奉祠然有官
無祿於制爲缺宜著令班給昭陛下崇儒之意黃幹
劉燾蔡忱真德秀配祠朱子亦景泰間從僉事呂昌

之請然未久祝辭宜勅翰林院增補預修義倉之設
本以賑救貧民乃豪猾往往冒名代借積負不償以
俾思宥致廩庾空虛乞令出粟義民各疏里內饑民
同有司開倉散放西成之日仍令督還庶救荒有備
未幾又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鑄士類使其成德
達材以資任用今師儒之官實鮮積學多有草野小
夫賈綠津要初解兔園之冊已廁鸚鵡之羣及受職
泮林猥瑣貪饕要求百故而授業鮮惑莫措一詞師
範如此雖英材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亦往往玩
榻歲年挑闈城關待次循資濫升太學優尋老耄倖

博一官但履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
選將恐人材日陋士習日非帝善其言下所司行之
論曰古所稱通達國體者其左昂之謂乎若仕達之
正辭切摩練綱之彈擊不避以居風憲稱其職矣凱
力諫北征煒屢折貴勢所稱和之司直者非歟至單
華聊胡之屬以下僚賤胥自激忠憤排闥闈而上書
脫輓輅而獻策一時亦頗有濟然則人主苟欲求言
即忠言未有不至者與其使議於野曷若使論於朝
者之為得哉

博一官但履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
選將恐人材日陋士習日非帝善其言下所司行之
論曰古所稱通達國體者其左昂之謂乎若仕達之
正辭切摩練綱之彈擊不避以居風憲稱其職矣凱
力諫北征煒屢折貴勢所稱和之司直者非歟至單
華聊胡之屬以下僚賤胥自激忠憤排闥闈而上書
脫輓輅而獻策一時亦頗有濟然則人主苟欲求言
即忠言未有不至者與其使議於野曷若使論於朝
者之為得哉

明史卷二第廿一

列傳第廿一

楊信

陶成

子魯

張

驥

狀定

王

丁瑄

汪登

朱文

顯

子希

張

王得仁

子一

伍

子希

同

張子希

毛吉

王

孔

李

時

林錦

楊德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舉於鄉入國學宣
德時除上科給事中兼海營募人昇土石必為昇
數百步著補或問塔何自苦答曰葬吾母而專役他
人者安得改刑科正統中清軍江西務除宿

弊選奏民隱五事多議行瓦剌將入貢而都城行乞
者載途信民請存恤乃收之養濟院八年以尚書王
直薦擢廣東左叅議信民清操絕俗為治務仁厚嘗
行視田野訪民間利弊更置之民無不歸心者然性
故剛直負意氣不能下人僚友有過輒面折之即一
善可錄位雖賤必甄拔不遺按察使郭智居官不法
信民與都指揮姚麟等交章劾之智遂下獄除名代
智者黃翰行事不異於智而僉事韋廣職專屯田乃
營求監試為奸利信民奏發之時廣考績在京遂下
獄而廣亦誣許信民會信民又劾翰貪淫諸罪由是

翰及信民俱被逮軍民素德信民而惡翰爭死瓦石
投翰舟信民則覬贖相屬悉謝却之廣人走萬里詣
關下則信民已繫獄乃相與訟其公庶乞留之以安
百姓既而法司鞠實翰廣皆除名復信民舊景帝監
國用子謙薦命守備白羊口而廣東賊黃蕭養圍廣
州急嶺南人在京師者連章乞信民乃以爲右僉都
御史巡撫其地士民聞其來歡呼相慶是時廣州被
圍久將士出戰斬數囚禁民出入樵米路絕而鄉民
避寇來者亦拒不納歸則盡爲賊所殺於是民益愁
苦惡亂歸賊者日衆信民至則開城門發倉廩給民
米銀得出入賊至乃收保民始有更生之望信民益
厲甲兵激勸將士招降解散賊勢漸衰乃使使持檄
入賊營諭以恩信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憾尅期
請見信民單車詣之隔濠與語賊黨望見皆譙曰果
揚公也爭投戈羅拜有泣下者蕭養意亦欲降會都
督董興大軍至忽中變夜有大星隕城外又七日信
民暴疾卒景泰元年三月十二日也軍民奔走聚哭
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曰揚公死吾屬無噍類矣未
幾興平賊所逼村聚多殺掠民仰天號曰揚公在豈
使吾曹至是哉訃聞特賜葬祭錄其子玩爲園子生

已而父老請建祠許之成化中賜謚恭惠父遊被選
人盧從愿請命有司歲以忌日祭之
鞠成字孔思鬱林人永樂中舉鄉試除文趾鳳山典
史尚書黃福知其賢命署諒江府教授庚辰多化之
秩滿遷山東按察司檢校用薦擢大理評事正統中
出爲浙江僉事成有智畧遇事敢任倭犯桃渚守將
獲罪所司檄成往飭邊務成度倭且復至密布釘板
海淖中倭至賊舟躍上釘銳甚皆洞足背莫能脫自
是無敢犯者秩滿爲守臣奏留進副使處州賊葉宗
留陳鑑胡陶得江等寇蘭谿成督兵擊斬數百人進
屯武義立木城以守誘賊黨爲內應前後斬首數百
生擒百餘人招降者三千餘人時賊勢漸衰惟得二
尚在久之勢復熾擁衆來犯先遣其黨十餘輩以散
縕屨薪佯避賊入城及進攻成出戰而持薪者潛縱
火焚木城官軍驚潰成力戰不支遂被害都指揮僉
事崔源亦戰死時景泰元年五月也事聞贈成左叅
政錄其子魯爲八品官蘭谿人立祠祀之魯字自強
蔭授新會丞時甫弱冠知縣王重器之勉之學問魯
因執弟子禮厚自奮每晨必侍重講授經史大義然
後視事久之重卒魯喪之若父資其子以歸魯是

時廣西徭賊流劫高廉惠肇諸府破城殺吏無虛日香山順德間土寇蜂起新會無賴子群聚應之魯單騎曉譬禍福招令復業而召父老語之曰賊氣吞吾城旦夕且陷若輩能率子弟從捍禦乎皆曰諾乃築堡砦繕甲兵練技勇以孤城捍賊衝環城建郭掘濠布鐵蒺藜刺竹於外城守大固賊來犯輒擊破之天順七年秩滿巡撫葉盛上其績就遷知縣尋以破賊功進廣州同知仍知縣事成化二年從征大藤峽有功帝從總督韓雍請擢為僉事治新會陽江陽春泧水新興諸縣兵其冬會叅將王瑛破劇賊廖婆保等於欽化二州大獲壘書嘉勞明年賊首黃公漢等猖獗魯偕叅將夏鑑等連破之思思潯州未幾賊陷石康執知縣羅紳魯復偕鑑追擊至六菊山敗之魯以兩廣寇盜不息奏請建總制府於梧州遂為永制文以宋陸秀夫張世傑畫節崖山未有廟祀特為建祠請祠額於朝詔賜名大忠秩滿課最進副使兵部尚書余子俊奏其撫輯勞費銀幣魯治兵久賊剽掠兩粵大者會勦小者耑征所向奏捷賊警之次骨於是劫其鬱林故居焚誥命發先塋戕其族黨魯聞大慟以其事聞詔從籍廣東補給封誥慰勞有加益奮

志討賊二十年以征荔浦徭功增俸一級又九載課最進湖廣按察使治兵兩廣如故鬱林陸川賊黃公定胡公明等為亂魯與叅將歐磐分五路進討大破之毀賊巢一百三十弘治四年總督秦紘遣平德慶徭進湖廣右布政使仍治兩廣兵魯上言身居兩廣而官以湖廣為名於事體非便乃改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事人稱之為三廣公十一年總督鄧廷瓚請官其子俾統魯所募健卒備征討乃授其子荆民錦衣百戶是年魯卒荆民復陳父功遂進副千戶世襲魯善撫士多智計謀定後戰擊池公署後為亭其中不置橋夜則召部下計事先以版度一人語畢令退如是凡數人乃擇其長而叅伍用之故常得勝笑而機不洩當羽書狎至戎裝宿戒聲色不動審賊饑懈時從容游覽飲燕忽潛身出城則健兒已林立中宵合圍黎明奏凱人見師之入而不見其出以故賊雖善偵終不能得要領歷官四十五年始終不離兵事大小數十戰凡斬賊二萬一千四百有奇奪還被掠及撫安復業者十三萬七千有奇兩廣人倚之如長城然魯將兵不專尚武嘗言寇賊化之為先不得已始殺之耳故每平賊率置縣建

學以興教化敬禮名儒陳獻章嘗造廬受教以是施之政事皆合人心至嘉靖初魯沒三十載矣新會人猶思其德頌於朝賜祠祀之

張驥字仲德安化人永樂中舉於鄉入國學宣德初授御史驥廉介有爲出按江西風儀峻肅慮囚福建平反及千人刑部缺尚書詔博舉廷臣公廉有學行者吏部尚書王直等以侍郎王質鄭楚郎中劉廣衡及驥應詔帝雖用質而心以驥爲賢居數月大理少卿薛瑄等下獄遂命與給事中廖莊同署寺事亡何即以驥爲右寺丞正統十年巡撫山東先是濟南諸州縣設撫民官專撫流民所在反爲民擾驥奏罷之山東之俗遇旱輒伐初墓塚墓殘其肢體以爲旱所由致名曰打旱骨椿以驥言得禁絕爲巡撫二年招流亡振困散去奸宄事有不便輒奏請除之還朝進右少卿未幾濟寧至淮揚歲惡民饑命驥巡視驥設策捕蝗停不急務蠲逋發廩振業貧民賴以濟十三年命巡撫浙江初慶元人葉宗留與麗水陳鑑胡素以盜礦爲業七年始爲亂後流入福安詔擢刑部主事三洲爲福建叅議往治之洲率衆禦賊被執罵賊死賊勢張甚及鄧茂七反福建宗留已僞稱王偕

鑑胡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之境叅議耿定會事王晟敗沒於麗水都指揮吳剛禦之建陽被殺都督陳榮與戰玉山軍敗鑑胡指揮襲禮亦覆軍遂昌而遂昌賊燕牙俞伯通剽掠蘭溪與相應賊衆日繁遠近震動驥遣金華知府石瑁擊斬牙等撫定其餘黨而宗留鑑胡以酒色故相角鑑胡遂殺宗留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僞署將帥攻圍處州分遣其黨掠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官軍屢敗已而茂七死大兵又漸集鑑胡始懼驥乃命麗水參將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賊巢招之鑑

胡遂偕其黨六十餘人出降還所掠人口無算惟陶得二不就撫殺使者入山爲亂如故時十四年四月也鑑胡等既至京法司奏先有詔首惡不赦請論如法命宥死繫詔獄後遇赦釋充留守衛軍也先入犯鑑胡乘間亡途中途被獲伏誅驥既招降鑑胡而賊首僞大王蘇記養等寇掠金華亦爲官軍所獲賊勢益衰其秋景帝嗣位召驥還道卒驥敷歷所至咸有建樹山東兩浙民久而追慕之洲奉化人定和州人晟鄆城人洲晟皆進士定起薦辟皆贈官有差錄其一子宗留嘗犯饒州都御史張楷檄求豐知縣鄧顯

禦之兵潰或勸之走顯不可遂見執不屈死詔爲營
葬顯樂昌人亦進士

丁瑄不知何許人正統間爲御史十三年福建多盜
命御史柳華往捕之華令村聚皆置更樓編民爲甲
擇其豪爲長得自置兵仗督民巡徼沙縣佃人鄧茂
七素無賴既爲甲長益以氣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
租外例餽獻田主茂七始倡其黨華之又不得就輸
租令自運致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
攝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傷
數甚烈檢及知縣並遇害茂七遂大肆剽畧僞稱劇

平王設官屬黨衆數萬人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
及指揮彭壘等先後被殺時福建叅政交趾人宋彰
賄王振得遷左布政使因驗戶徵之民間貧者不能
堪益相率從茂七爲盜東南騷動茂七攻圍延平刷
卷御史張海登城撫諭賊訴乞賞死免三年徭役即
解散爲良民海以聞命瑄往視相機招討而即日命
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以大軍繼其後瑄既至先
令人賫勅往撫茂七恃衆盛不肯降瑄馳赴沙縣圍
之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瑄令延平
通判倪冕等率衆先據要害待之而身與都指揮雍

莖等邀其歸路賊鼓衆登山官軍木石交下賊敗走
莖等邀擊斬首二百餘級獲其渠陳阿岩明年二月
瑄令人誘賊復攻延平而身督衆軍分道衝擊賊大
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賊俘戮無算招
脅從復業未幾復破擒其黨林子得等尤溪賊首鄭
永祖復率衆四千人攻延平瑄偕莖等邀擊擒之斬
首五百有奇餘黨潰散摺之監大軍討賊也至建寧
頃不進日置酒賦詩爲樂既聞瑄破賊則馳至延平
攘其功瑄被脅亦依違具奏而福不能平愬之有詔
責瑄瑄具陳狀楷等皆獲罪瑄以有功不問功亦竟

不錄時茂七雖死其從子伯孫等勢復熾朝廷更遣
陳懋等以大軍來討瑄乃還朝景泰初出爲廣東副
使卒當是時浙閩盜所在剽掠爲民患將帥率玩寇
而文吏厲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閩則有張瑛王得
仁之屬而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會遂昌賊蘇才於
蘭溪處州知府張佑擊敗賊衆會斬至千餘人於是
帝降勅數語讓諸將帥都指揮鄧安等因言前御史
柳華實召亂時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遂命逮華華
已出爲山東副使聞命仰藥死詔籍其家男戍邊婦
女沒入浣衣局而御史汪澄柴文顯亦以是得罪初

澄巡按福建以茂七作亂檄浙江江西會討尋以賊方議降止兵毋進既知賊無降意復趣進兵而賊已不可制浙江巡按御史黃英恐得罪具白澄止兵狀兵部因劾澄失機而福建三司亦言賊初起按臣崇文顯匿不奏釀成今患遂具下吏獄成詔磔文顯籍其家澄棄市而彰及按察使方冊等十人俱坐斬遇赦謫驛丞天順初復官論者謂華所建置未為過澄文顯罪不至死一時武將不能滅賊顧歸罪文吏華文顯至與叛逆同科天下皆惡振之橫而咎英宗失刑云華吳縣人文顯浙江建德人澄仁和人皆進士澄之被刑也戒其子毋讀書取科第後子諧荒孫舉賜皆登進士諧禮部侍郎荒知縣舉太常卿賜副使張瑛字彥華浙江建德人永樂中舉於鄉入國學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正統時擢建寧知府時鄧茂七作亂瑛為守禦計甚備十三年賊二千餘人迫城結砦四出剽掠瑛率建安典史鄭烈會都指揮徐信軍分三路乘霧襲之斬首五百餘遂拔其砦事聞進瑛右叅政仍知府事烈亦遷主簿明年茂七既誅其黨林拾得等復轉掠至城下瑛與從父敬整軍禦之賊敗瑛等乘勝逐北陷伏中敬戰沒瑛被執說之降大

罵不屈死詔贈福建按察使賜祭官其子熙羅田主簿弘治中建寧知府劉瑛請於朝命有司立祠歲於亡日致饗同時有熊尚初者南昌人初為吏以才擢都察院都事進經歷正統中用都御史陳鑑薦遷泉州知府盜起上官檄尚初監軍不旬日降賊數百已而賊擁衆逼城下守將不敢禦尚初憤提民兵數百與晉江主簿史孟常陰陽訓術揚仕弘分統之拒賊於古陵坡兵敗尚初被執與孟常仕弘皆遇害郡人哀之為配享忠臣廟

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本謝姓父避警外家因冒王氏得仁五歲喪母哀號如成人初為衛吏以才薦授汀州府經歷廉能勤敏上下愛之秩滿嘗遷軍民數千人乞留詔增秩再任居三年推官缺英宗從軍民請就令遷擢數辯寃獄却餽遺抑鎮守內臣苛索政績益著鄧茂七黨陳政景糾清流賊藍得隆等來攻城得仁與守將及知府劉能擊敗之復潛遣人邀其歸路擒政景等八十四人餘賊驚潰將議入山搜賊得仁恐民避賊者濫得禍議下令招撫將士獲被難民三百人盡誣為賊得仁從容辨折皆釋之都指揮馬雄得軍民通賊者姓名將按籍行戮得仁力

請焚其籍賊復寇寧化率兵往援斬首甚衆民吳彥勝等數百人自拔來歸會賊復聚將樂令彥勝以計誘擒賊渠鄧受揚受生等賊勢益衰將率兵直搗其巢忽逢疾彥勝等籲天祈代死衆欲與歸就醫得仁不可曰吾一動賊必長驅乃起坐帳中召諭將吏戮力平賊遂卒時正統十四年冬也軍民哀慟暨喪還哭奠者道路相屬多繪像祀之天順末吏民乞建祠有司爲請詔如廣東楊信民故事春秋致祭子一夔天順四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進左諭德成化七年彥勝見應詔陳五事請正宮闡親大臣開言路慎刑獄戒妄費語極剴摯被旨切責累遷工部尚書帝信梁芳言復建大永昌寺命一夔督之一夔以疾子假猶強起督工竟卒贈太子少保正德中謚文莊伍驥字德良安福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爲人莊重寡言笑見義敢爲天順七年巡按福建先是上抗賊起都指揮僉事汶上丁泉善捍禦賊屢攻城皆爲所却已而賊勢轉熾驥入境聞之立馳入汀州調兵應援兵既四集驥單騎徑詣賊壘賊見御史猝至皆擐甲露刃驥從容立馬諭以禍福賊見其至誠感悟泣下歸附者千七百餘戶驥給以牛種俾復故業惟

賊首李宗政爲固不服遂與泉率兵深入破之泉力戰爲賊所害驥乃弔死恤傷激以忠義復與賊戰連破十八砦俘斬八百餘人四境悉平而驥冒犯瘴癘遂成疾班師至上杭卒軍民哀之如父母旦夕臨者數千人爭出財立祠成化中知縣蕭宏請載諸祀典詔與泉並祀賜祠名褒忠驥子希閔從子希淵希濟皆進士希閔歷官福建僉事兩平上杭寇民德之村祀驥祠希淵廣西布政使希濟黃州推官希淵子符亦舉進士歷寧波知府有善政歲旱令民下海捕魚置舟夫小入粟賑濟巡海副使張鸞惡令非已出劫符運禁下巡按御史覈之部民恐失符相率赴愬御史以聞詔免罪再遷四川右布政使通松潘道築垣墻五十里改福建左布政使鎮守中官羅籥貪橫假修城撤取銀三千兩符僅予六之一籥大恨會符遷光祿卿將行籥嗾軍士索月餉譖爲變執符子寤辱之籥復爲解散而上疏歸罪於符時符已遷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未之任即家逮下詔獄踰年黃緣復職改撫保定諸府其秋武宗南征駐蹕保定張宴於府聽事符侍宴帝知其善飲與爲藏闈之戲符偶勝帝不憚投闈於地令符拾之罰以數大統符頽然帝

乃大突世宗立罷歸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五年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司轄錦衣衛衛卒伺察百官陰事以片紙入奏即獲罪公卿大臣咸惴恐於是公行請屬狎侮官司即以罪下刑部者亦莫敢播捷吉獨執法不撓有犯必重懲之其長門達怙寵肆虐氣焰熾灼百官道遇率避焉吉獨舉鞭拱手而過達怒甚日伺其過一日吉以疾失朝下錦衣獄達大喜簡健卒用巨挺撈之內潰見骨幸不死而吉執操愈堅天順五年擢廣東僉事分巡惠潮二府痛抑豪右武斷蕪并之弊民大

悅及期當代相率保留之程鄉賊楊輝者故劇賊羅劉寧黨也已撫復叛與其黨曹玉謝瑩分據寶龍石坑諸洞為聲援陷江西安遠剽廣東興寧長樂龍川及福建上杭武平諸縣遠近震動已而欲攻程鄉吉先其未至募壯士合官軍得七百人將之直抵賊巢先破石坑斬玉次及瑩賊之復生擒輝諸洞悉破凡俘斬千四百人捷聞憲宗進吉副使璽書嘉勞移巡高雷廉三府時民遭賊躪數百里間無烟火諸將悉閉城自守或以賊告反被捷有自賊中逸歸者輒誣以通賊撲殺之吉不勝憤殺然以平賊為己任按部

雷州見海康知縣王麒者雲南太和人也日以義激其民賊至輒奮擊吉壯其勇節獎勵之適報賊掠郡聚吉即與麒各率所部直抵賊所擊敗之斬首百餘級獲被掠人畜無算吉薦麒於朝遷雷州通判未聞命戰死贈同知陰其子為國子生成化元年二月新會告急吉率指揮閩華掌縣事同知陶魯合軍萬人至火礮與賊遇破之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已乙夜召諸將分三哨期黎明進兵會陰晦衆失期及進戰賊棄營走上山吉命潘百戶者據其營棄輿取財物賊復馳下刺殺百戶軍士從營門擁出賊進之與華遇命魯往援魯不赴華為環騰賊所殺諸軍遂潰吉勒馬大呼止軍不得從吏勸吉姑避吉慷慨曰吾誓不與賊俱生今衆多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若去毋顧我言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吉吉且罵且戰手劍一入斷其臂力繼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又八日始得屍貌如生事聞贈按察使錄其子科入國子監尋登進士終雲南副使方吉出軍時費千金統犒委驛丞余文司出冰已爾時之三吉既死家窶其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使持歸治喪是夜僕婦愁出坐中堂作吉語顧左右曰請憂

憲是來舉家大驚走若按察使憂頤頓至疑其言即
告受國恩不韋死於賊國無憾今余又所遺官銀也
付諸家雖無文簿可考吉員垢地下矣願亟還官毋
污我言畢仆地頃之始甦於是歸金於官吉死時年
四十四後賜諡忠襄

孔鑄字韶文長洲人父友諒自有傳鑄少孤力學督
學御史孫開置教本籍聽諸生德行首列鑄名用是
益刻厲登景泰五年進士為都昌知縣分戶九等以
定役設倉賑災便收斂民甚賴之以弟銘尚寧府知
府

在轉徙接之望其皆驚走既而炊飯民會留錢償其
直民乃漸親鑄相率還鑄慰勞賑恤俾復故業教以
耕織戰守道路漸通縣治遂復業盛征廣西以鑄從
所至招徠賊多降附諸將妄殺者鑄輒力爭多所全
活成化元年用盛等薦擢高州試知府先是鄉民挈
家避徭賊赴城知府劉海閉不納還則戕於賊間有
入者海輒繫之徵其夙負城外積屍數里犬食之而
肥海自殺天啖之時語曰城中人食犬城外犬食人
海又疑民陰為賊用妄加戮害蔓延賊緣是激
怒其衆外攻內應城遂陷鑄至開門納來者加意撫

摩為義塚瘞暴骸及民疫死者自是流亡但歸城不
能容別築城東北居焉時賊屯境內者凡十餘部而
鄧公長馮曉為之魁公長屯茅峒去城僅十里曉屯
化州皆屢招不從鑄一日屏騎從以羸卒四人控轡
出城直抵茅峒道遇賊徒告曰我新太守也爾當導
行漸入箐間卒二人逸去公長驟聞知府至不知所
為亟呼其黨探甲出迎鑄至下馬公坐庭中公長見
鑄坦易從者止二人與其徒皆弛甲羅拜鑄使前諭
曰我知汝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守動欲兵汝我今
奉命為汝父母汝我子也信我送我歸養汝粟帛不

信則殺我大軍即至無留種矣公長猶豫其黨感懼
皆泣下鑄自餒矣當食我公長為跪止酒饌既食曰
爾且暮當止宿夜解衣酣寢賊相顧駭服再宿將返
為長遣數十騎送之道傍見裸而懸於樹者累累詢
之皆諸生也言於公長而釋之既歸城下城中人大
驚謂太守見執來始降也盡登陴鑄止騎城外獨與
羸卒入城取穀帛使載歸公長益感泣遂焚其巢率
黨數千人來降公長既降諸賊次第納款獨曉恃險
未服鑄選死士二百人乘夜抵化州曉不意兵運倉
臺走匿獲其妻子以歸撫恤甚厚曉亦以其黨五百

人降已與僉事陶魯敗賊廖婆保他賊犯境者先後多敗去境內大定上官交章論薦五年擢按察副使分巡高雷二府鑄益招徠劇賊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等處之內地分田與耕遂為官備他盜廣西賊犯信宜岑溪諸縣皆擊敗之治績聞賜誥命旌異遭喪服除改廣西徭徭間鑄名相率遠適十四年兵部上其績輯功資銀幣尋進按察使荔浦賊來寇總督朱英以兵屬鑄賊聞驚曰此故高州孔副使耶亟遁走鑄追擊平之進食二品祿已遷左布政使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清平部苗阿溪者桀驁多智其養子

阿蘭有勇力橫行諸部中守臣皆納溪賂驕不可制鑄以問中官及守帥皆為溪解鑄乃行部至清平聞指揮王通曉大義優禮之詢以時事通條對甚悉獨不及溪鑄曰此中事阿溪為大若不言何也通默然鑄曰吾以若能辦吾事今庸人耳通曰公毋以溪為也通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否則公將損威而通且赤族矣鑄固問通乃言溪所昵者指揮王會總旗陳瑞公必欲致溪先得此二人溪乃可圖也翼日鑄大會將校曰吾欲擇一人堪巡撫者因熟視會曰可衆出會獨留鑄謂會曰汝何得與賊通會大驚辨

不記鑄曰阿溪歲賂上官皆汝導之不服斬矣會即頭謝鑄曰吾於貴汝欲取溪計安出會曰溪不易致也願更得陳瑞謀之鑄曰汝為我呼入瑞入鑄詰之瑞股栗垂額會曰都堂已知之矣第當盡力耳二以存以計擒溪刺磔之境上群蠻震懾有鷄荷苗特險為亂鑄亦討平焉鑄居官廉先自廣東還僕私携計與名既至舟見之怒而投之水中歷仕三十餘年皆在邊陲羈瘁成疾疏乞骸骨不許弘治二年召為工部右侍郎道卒年六十三卒時日正中忽白氣自

與鑄共平徭亂以功遷知化州粵以並稱孔李林錦字彥章連江人景泰初由鄉貢授合浦訓導時徭寇充斥內外無備錦條具方畧悉中機宜巡撫葉盛異之檄署靈山縣事時城毀於賊錦因形便為柵以守廣設戰具賊不敢逼滿秩去官民曰公去賊復至誰當禦者悉逃之由盛以狀聞詔即以錦為知縣馳驛之官民聞之復來歸適歲饑諸徭益肆剽掠無慮日錦單騎詣壘譬以禍福徭感悟附縣二十五都咸聽命其不服者則討之天順六年賊羅永承再

懷宗之世矣

破之黃姜嶺，又破之新莊，先後斬首千餘，級運所掠人口賊悉平，乃去柵築土城，盛及監司屢薦其才，成化改元會廉州為賊所陷，乃以錦為試知府，歲獲大饑賊四出劫掠，錦諭降數千餘人，誅梗化者而緝輯其流，移境內悉平。四年，上官復交薦，請改授憲職，給備欵，庶群盜乃以為按察僉事，益勤於政。十年，賜勅旌異，久之，進副使。錦以所部屢有盜警，思為經久之計，乃設團河營於西，設新寮營於南，而別設洪崖營以杜諸寇出沒，路寇遂屏息。念靈山土城不可久，遂築之，高墻更五百丈，卒為岩邑。十四年，兵部上其撫軍功，被發錦前後雖在兵間，未嘗不以教化為務。靈山尚鬼，則禁淫祠，修學校，勸農桑，治庶欵，皆大飭學宮，振起文教，為人誠實，洞見肺腑，蠻莫不愛信。其行軍與士卒同甘苦，有功輒推以與人，以故士多効死，所在祠祀之。

論曰：士大夫多置武事不講，一旦遇有緩急，遂惶遽無所措，以致盜賊勢益張而禍且流於天下者，往往然也。楊陶諸人皆文墨吏，乃能辦賊立功，即殞身無悔，而孔鏞、林錦子身入賊壘，諭降其眾，威信感乎邊疆，赤子於是乎有賴焉。不然，恐流寇之亦不待於

朱鑑

羅亨信

張惠

馬拯

李儀

張同

馬恭

李全

羅綺

王守

朱鑑字用湖壽州人童時父疾到牀以進舉鄉試授蒲圻縣諭宣德初擢御史巡按湖廣時勅梅花洞賊蕭武寧等乘無功鑑諭降之請復舊制命副使僉事按行所部問民疾苦明俗男女婚嫁多後時年踰三十尚無室家鑑申明禮志旬月聞嫁娶者萬餘人專有遺骸政奔流聞留三載始代歸正統初復按廣

東下命錄囚多所平反招撫通叛甚衆還朝請天下按察司僉事一人專理屯田遂為定制用荐擢山西左叅政鑑居官廉直氣節善斷吏民畏愛居數年進右布政使景帝監國就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鑑上言車駕北轅古今異變奸邪竊弄遂至於斯今也先奸說百端殺掠已數十萬往假和親往來現伺蓋以送駕為由則必開關延接稍示抗拒彼即有辭其謀既深或慮宜速夫和親不已必索歲幣歲幣不已必求割地要請無厭長此安窮為今之計宜慎簡將帥重其責權監軍中官悉行停罷重賞敢之兵廣

募智勇嚴法懲奸邪之私積發庫庾之陳繼懸賞格鼓勵義旅徵勦逆之兵數道並進戮力獲麟無火駕可驅敵兵自退如欲送駕結好安知虛實實本不善虛蓋禦防勿謂寇不足憂勿謂和議可信苟偷安於一時必貽禍於他日竊見王根濁亂天下震驚神若江高冠於甘以誅振為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官官則亂則始喪位失國多由於此昔高皇帝與群臣議事必屏去左右必以手機乞念祖宗開創之勞舉世日委寄忠貞開直諫之路杜權倖之門凡軍國重事屬任大臣必當有濟苟初倚中官保竊國柄外寇

不至內警必生欲以重耻復仇未見其可帝嘉納之時寇日窺塞下人心震驚鑑築城浚隍練兵市馬為守禦計景泰元年九月萬騎攻雁門都指揮李端榮却之寇復侵閩南端力拒寇不得還尋以數十騎犯河曲殺掠人畜殆盡又犯義井堡盡殺守卒及指揮二人其攻圍所代諸州者衆至五六萬武清侯石亨等不能禦遂長驅南掠直抵太原山西大震於是命鑑移鎮雁門而別遣署都督僉事王良鎮太原既而後兵漸集寇亦飽掠既厭乃引去三年詔遣大臣行天下燕陲有伺侍卸卸幹盜山西多劫繼富州

蘇氏多遭爾課有司不免鞭朴旬幹至 又嘗受罰者日事并新政長吏喪氣不敢催課請召幹還幹固極論蘇樹獲帝是幹言召鑑佐院事未幾致仕歸景帝易儲鑑貽大學士陳循等言其不可且曰陛下於上皇當避在然全火義奈何反為幽閉循省覽驚駭英宗獲位鑑詣闕上表賀親復用帝曰鑑既老疾致任何乃為表其速令還家居二十餘年卒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工科給事專劾視浙江水災奏請嘉興海鹽崇德三縣免稅五十餘萬石是吏科右給事中坐累謫交趾

為吏居九年仁宗嗣位用沈馬張瑄薦召為御史叢通州倉儲舉按畿內清軍山西皆有聲有為其才堪方面者命食按察三公事俸特遷英宗立起權右僉都御史練兵平涼西寧諸處時武將私遣人輒乘驛或質鹽擅起率牛致驛遞煩費舊制以官茶易西番馬私鬻者有禁後許商運茶甘州西寧償以淮浙鹽由是私茶盛行官課大墜達衛軍餘所墜田舊不賦納至是谷計畝而輸邊軍成怨亨信以為言帝悉嘉納正統二年阿台朵而只恒擾邊命倫都督蔣貴等率師往討貴等至捕魚海逗留不進亨信謀之向公

等受國屬恩致臨敵退縮耶且公等皆畏死毋死法孰與死嚴責等色變竟以芻餉不繼為辭引還亨信以聞請治其罪帝以章示尚書王驥并下責等責感愧明年進兵遂大破之亨信以奉贊功進秩一等先是遭父喪帝特起事至是始令歸葬葬畢還朝改命巡撫宣府大同奉詔汰諸衛冗官老弱罷退者四百八十餘人軍衛以清恭將石亨請開大同四州七縣民丁三分之一為軍丁信奏止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時達霍慶五鎮軍由一軍八十畝之外悉徵稅

其牛項信上言文皇帝時詔邊軍盡力墾田毋徵稅陛下嗣位復申命之今奈何忽為此舉北諸軍防邊勞苦其餘守無他生業惟事田作每歲自冬徂春進送瓦剌使臣三月始得就田七月又復刈草八月以後修治閘梁計一歲中曾無休暇况邊地硠瘠霜早收薄若一徵稅則人不復耕必致氣逸軍心搖二誰與共守帝納其言及土木變作人情恟懼有議棄宣府城者官史軍民紛然就道亨信仗劍坐城下令曰敢出城者斬又進諸將誓之曰朝廷付亨信此城亨信以死守之願諸君無懷他志由是人心始定頃之也先率眾駕城南傳命啟門亨信登城語曰奉命

守城不無獲勝則也先乃去賊之而犯也亦城鴟鷂
據未永軍保安諸守將以棄城遁守信並按舉其深
常是時決乎魏北將寇自薄城下圍門左右皆戰場
積骸徧山谷將士多愕眙咸踊守信與總兵楊洪以
孤城當其衝決死入衛又與朱謙共守外禦強寇內
屏京師卒能全城報天子時人莫不多其功朝議亦
以守信守邊勞進左副都御史景泰元年年踰七十
乞致仕不許是秋入京陛見辭益力免冠叩首帝見
其耆光整履顧髮皆盡乃許焉歸八年卒守信明敏
有才邊事敢任歷鎮西北二邊所措置咸得宜而持

守項不換或不能無議云

張惠字迪吉德州人永樂中舉於鄉授都察院司務
有清操歷事監生八十餘人常考試必惠銀幣惠不
納委之而去惠因奏聞諸生悉誦違吏宣德初權陝
西道御史出按雲南大理主官楊琳王貴跋扈為民
害惠行部至結發送之安寧飲之酒而縛之遂正其
罪所部黑白五蓋并奸弊積叢為更立法禁人大稱
便改按浙法悉以農民為各練察吏斷獄公明不私
苞苴路絕進南京光祿少卿守丞董正等久為奸利
惠舉奏免歸都御史吳訥按問成誼等四十四人先

諫馮清等去職官屬墜橋夫數百以乞歸詔起復
視事用為權四川左布政使正統十三年重慶大旱
惠憂之詢之軍民有未葬者八百柩不能嫁娶者百
餘人立解佩帶湯資以給貧者由是士民爭出錢救
使助不致自斃後舉奉天遂兩歲以有秋惠無嗜好
日奉惟蔬菜嘗作墨菜團寄南都故人魏驥陳敬宗
兩公皆作詩美之景泰三年以江洲為召拜南京禮
部尚書英宗復位南京大臣悉罷惠亦罷歸踰年卒
惠有行誼與祖墓嘗遣兵毀屍柩暴露家人感術士
言不修葬惠既預鄉荐不擇期日身親舂鍊蓋棺

惠亦恭被髮徒跣如初衣後官遊過里不歸家寢食

悉於蒸廬親致飲死者就之且席地而食曰吾祖父
皆在地下吾安忍易革自恣哉其制行如此
馬謹字守禮新樂人性至孝宣德二年舉進士遭父
母憂居喪毀瘠親負土以葬服闋授御史正統中按
浙江貪猾屏跡絕興寧波台州金華諸府鐵請奉朝
服之時吏部驗封印中缺且數年御史以為言帝令
推擇會該九載滿部臣屬其廉直通用之居數年以
薦權湖廣右布政使正統末湖廣群苗叛掠靖州命
謹同御史張壽柱撫諭奏將張善整兵繼之謹等至

招納數千衣履業其內撤浦出掠者督軍擊賊之辱
 與善破俱漢諸寨凡斬首三百級景泰元年復與善
 火發騰婆豬圍獲首功四百已合恭將秀震擊香龍
 渡楊山諸賊大敗之追奔至鷄心嶺先後斬首千四
 百有奇師還塘泖賊復出掠平師揚其巢斬獲如前
 明年春武岡城漢諸賊結廣西蠻據青肺山為患復
 借宸政破之獲賊楊光奉等五百六十人斬首倍之
 扶城諸姑開亂歸諸出人行間三賊街冒鋒鏑與
 諸將同而運籌轉輸功尤多三年轉左布政使錄
 參高吏去留悉當撫安流民三萬一千餘戶天順初

廢巡撫官謹亦罷歸久之卒謹素廉介楊士奇嘗曰
 馬御史如水霜餘西其為老成推許如此成化初都
 御史葉威請錄先朝大臣子孫詔許其家自陳命吏
 部疏操行尤異者乃列顧佐軒親狀九疇王士嘉沈
 翼王瑛王宇及謹凡八人以上詔去瑛字不錄謹及
 佐等俱尋錄一人入國學翼山陽人仕至南京戶部
 尚書居官無過火者以其子瑤方為都給事事獲得
 與謹等並列云
 李儀派人承襲間以蔣舉授戶部主事宣宗親手漢

王高煦儀王奏曰趙王高燧素有異志今雖於高
 煦之禽亦通增其怨耳我務姑息彼蓄危疑其為變
 也不難矣莫若去其護衛抑其威權則恩義兼盡骨
 月保全否則終為後患明日帝以語侍臣張本本曰
 性孟賢謀逆趙王未必不知即高煦亦謂與趙合謀
 儀言良是望聖斷勿疑夏原吉等亦曰陛下欲保全
 趙王甚善儀言亦保全之道也帝領之遣使諭王如
 儀指王即獻獲權趙王無事儀尋出九江府有患政
 英宗即位之歲燧發諸遣巡撫權儀右余都御史巡
 撫南河宣府儀至威有所建置疏令一新時建北諸

郡悉歸而朝議欲遣方汝揚洪等出塞追襲儀上言
 四裔為中國患自古有之特在併禦有方耳昔漢文
 帝時匈奴入寇擊之出塞即止後命三將軍屯朔上
 棘門細柳止防其來非事進擊也今和寧殘部窮無
 所歸年臣年叛小為遺寇此情之常為遣將者謹所
 堪練士馬付賊將自遁何必窮兵遠涉幸一勝哉萬
 一賊偵知無侮乘虛襲我少有失傷適足為外夷笑
 乞初政等持重無窮遠不納督餉奉政劉健不職為
 儀所劾建因誣儀淫亂事通恭將石亨欲奏鎮守中
 官郭敬罪先答儀儀誤被答標於核餉主事宋春中

戶部以聞數等致相... 許帝怒命儀... 日陳布初責... 數等建... 斬陳不實... 命御史責取死罪... 狀停俸... 三歲... 儀雖引罪... 謂其... 直... 謂... 激... 遂... 被... 劾... 下... 吏... 瘦... 死... 儀... 居... 蘇... 謹... 違... 人... 素... 德... 之... 開... 儀... 死... 曾... 泣... 為... 建... 昭... 德... 祠... 祀... 之... 張... 同... 字... 公... 正... 新... 俞... 大... 宣... 德... 八... 年... 進... 士... 正... 統... 初... 授... 刑... 科... 給... 事... 中... 政... 吏... 科... 吏... 部... 侍... 郎... 趙... 新... 扶... 私... 與... 部... 中... 張... 琛... 忽... 魏... 大... 理... 卿... 俞... 士... 悅... 擅... 擬... 評... 事... 馬... 豫... 為... 守... 副... 浙... 江... 按... 察... 使... 柯... 運... 既... 告... 老... 儀... 薦... 起... 官... 都... 御... 史... 陳... 鍾... 侍... 郎... 丁... 鉉... 通... 政... 使... 李... 錫... 各... 舉... 為... 官... 為... 知... 府... 而... 出... 身... 皆... 掾... 吏... 固... 悉... 勸... 導... 帝... 為... 切... 責... 新... 等... 自... 是... 掾... 吏... 不... 得... 皆... 知... 府... 著... 為... 例...

帝將北征... 周... 偕... 同... 官... 疏... 諫... 不... 從... 遂... 有... 土... 木... 之... 禍... 尋... 進... 吏... 科... 都... 給... 事... 中... 平... 江... 伯... 陳... 豫... 擅... 起... 復... 訓... 導... 陳... 冕... 從... 軍... 固... 勸... 其... 拘... 私... 廢... 法... 承... 陽... 侯... 陳... 懋... 尚... 書... 金... 謙... 等... 討... 賊... 無... 功... 同... 偕... 同... 官... 極... 論... 其... 罪... 俄... 奉... 命... 撫... 河... 南... 裕... 州... 流... 民... 且... 召... 募... 民... 壯... 措... 置... 有... 方... 民... 安... 事... 集... 景... 泰... 改... 元... 遷... 大... 理... 右... 少... 卿... 鎮... 守... 四... 州... 建... 昌... 有... 政... 績... 三... 年... 遷... 理... 寺... 事... 尋... 以... 山... 東... 歲... 饑... 盜... 起... 遷... 周... 督... 捕... 特... 霖... 雨... 為... 災... 流... 人... 載... 道... 周... 盡... 心... 賑... 恤... 盜... 賊... 殄... 數... 明... 年... 召... 還... 久... 之... 卒... 周... 在... 諫... 職... 號... 敢... 言... 又有... 故事... 才... 所... 至... 謹... 於... 其... 職... 為... 一... 時... 能... 臣... 英... 宗... 獲... 辟... 遂... 合... 周... 嘗... 諫... 北... 征... 遂... 使... 諭... 祭... 官... 其... 一... 子... 子... 亦... 於...

進士為御史... 廣... 西... 攝... 察... 使... 同... 時... 有... 唐... 縣... 馬... 恭... 甫... 鄉... 舉... 入... 國... 學... 餘... 杭州... 府... 推... 官... 徵... 授... 御... 史... 正... 統... 八... 年... 巡... 視... 陝... 西... 邊... 防... 尋... 賜... 贊... 廷... 給... 軍... 務... 公... 廉... 不... 擾... 將... 吏... 畏... 服... 以... 窮... 遠... 無... 醫... 藥... 入... 多... 病... 死... 請... 於... 遣... 城... 十... 五... 所... 各... 設... 醫... 一... 人... 官... 給... 藥... 餅... 車... 錢... 額... 之... 后... 數... 年... 部... 卒... 三... 千... 人... 狀... 其... 治... 行... 請... 加... 秩... 次... 任... 帝... 初... 不... 許... 鎮... 守... 都... 御... 史... 王... 文... 等... 為... 言... 乃... 權... 方... 會... 都... 御... 史... 楊... 贊... 如... 故... 都... 指... 揮... 陳... 聚... 等... 侵... 奪... 民... 地... 奏... 還... 之... 民... 實... 繁... 滋... 益... 崇... 泰... 初... 擊... 賊... 打... 浪... 山... 有... 功... 進... 右... 副... 都... 御... 史... 屢... 疏... 乞... 休... 朝... 議... 以... 恭... 習... 邊... 務... 不... 聽... 其... 請... 遂... 卒... 於... 家...

國子監... 掌... 錄... 正... 統... 三... 年... 陞... 為... 推... 授... 御... 史... 出... 視... 浙... 江... 海... 防... 倭... 犯... 桃... 渚... 為... 賊... 據... 督... 部... 主... 渝... 所... 劾... 奎... 亦... 奏... 渝... 擅... 銅... 盤... 石... 術... 狼... 携... 其... 孫... 魁... 行... 解... 縣... 失... 大... 臣... 體... 詔... 俱... 令... 自... 陳... 奎... 引... 罪... 論... 不... 即... 輸... 服... 乃... 罷... 論... 魁... 極... 停... 奎... 俸... 半... 年... 改... 授... 蘇... 松... 諸... 府... 政... 廉... 趙... 剛... 去... 職... 甚... 衆... 九... 年... 蘇... 松... 常... 鎮... 太... 水... 壞... 廩... 倉... 劫... 木... 民... 溺... 死... 者... 千... 數... 奎... 奏... 乞... 賜... 貸... 湖... 海... 衛... 所... 將... 校... 多... 侵... 漁... 軍... 餉... 疏... 請... 嚴... 禁... 又... 言... 外... 府... 諸... 王... 家... 例... 免... 二... 人... 繼... 後... 而... 兩... 京... 太... 學... 獨... 否... 士... 多... 艱... 困... 宜... 和... 例... 優... 免... 帝... 皆... 報... 可... 以... 楊... 士... 濟... 為... 移... 督... 宗... 嚴... 禁... 改... 奎... 有... 專... 行...

其五徵務崇實無浮囂高才生胡柱等五十餘米分
 經授業出風為振權大理寺左丞十四年巡撫河南
 及京西西衛塞宮頃巡歷廣平順德見居民十九逃
 竄由遊寇者就言敵騎未退驚疑若此亦有官軍降
 人為作賊裝象數劫寇志初隣境巡撫官極收難民
 積倉運遺嚴捕劫盜以安未竄之民帝悉從之己請
 編畿內軍需三稅十免大名順德廣平戶口益鈔而
 發臨清倉以康畿西歲甚德焉南陽流民至數十萬
 幾生變金善經舉火封安堵以復妖賊史普明進石
 門

傳歸天順初平奎好學工屬文居官廉勤多所建白
 于玘登進士亦為御史陝西按察副使
 羅綺磁州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御史有能名正統中
 奉齊寧夏軍務階年當代還從軍民請命復任尋權
 大理右寺丞奏贊如故指揮任信先以軍千人役於
 總兵官黃真家騎劾之信遂計綺不法事詔召綺還
 下按臣勘驗無實而中官王振勢方熾真乃復計綺
 且言綺嘗置宦官為老奴以激怒振振果大怒言官
 承風交劾法司論贖從還職振不從再下錦張衛指
 揮馬順銀鍊炭鐵逆瀾成違東溟帝立綺新苑不聽

再用金濂瀟為權故竊未幾進右少卿劉李費使克
 制止望駕還以勞擢刑部左侍郎己代寇深禦禦松
 潘賊首車勢解洛他盜可免結等類為冠紳捕斬之
 蜀首王來與主官高茂林董敬輝殺成茂林族屬五
 百餘人殺子孫名字餘人守將不能制綺進兵揚其
 衆遂誅永父致黑虎三姐諸番斬敵三百五十在鎮
 七年歲名甚震天順初召為左副都御史御史張鵬
 楊桓之劾石亨也亨獨將與右都御史耿九疇資使
 之弄下獄降廣南奉此綺時其才頗鞅鞅留家未赴
 門

劉濤沐馮玉振彬似算綺歸也微笑謂曰爾蓋來陳
 致吾輩降熱怨家王使綺歸也帝大怒立捕下吏
 籍其家陳所籍財賄繁夥門以示百官遂坐綺犯家
 為成邊婦女強入浣衣局憲宋並救為民運其資產
 其家宗仲宏祥符人臺外時日記滿言巡撫侍郎行
 謙奇之補邑坊處登其疏中齊進出從南京元都且
 崇善釐禁煎煎能登九氣秩滿當轉却中吏部以宋
 才特用為蘇州知府表士吳興弼及時不至城府守
 潛詣與劉知宗督先送獨張致亮日出曰真善也
 尋為改簡韓為勤強履所深亦不聽

其亦諸人之力也夫

山中多虎為害於神虎一虎盡去金穀民聚舉劾
際守曰此逆機寒耳開倉賑之皆感泣復為良民天
順元年所過其治行詔賜誥命獎異頃之大臣會
為起擢山東右布政使守初赴官所携止律令數卷
朝祭服一笥及去一物無增者既至山東會歲大侵
民多流移議委監司一人賑恤衆推守特降璽書命
之守盡心撫輯全活數十萬人明年遷右副都御史
巡撫宣府中官嚴順都督張林等令家人承納芻糧
守卒即劾奏都御史寇深為解帝初責深尋命兼撫
深遂及從子彪恃勢驕恣而大同其舊鎮地微

索飽橫守抗疏論其奸乞寘之法以銷患未形疏雖
不行聞者莫不敬憚督餉中楊益不能保芻藜為
守所劾戶部庇之守并劾尚書沈同等皆輸罪遭喪
歸起復為大理卿固辭不許守剛介所至有威名及
居大理精研庶獄平反為多七年卒貧不能斂帝聞
為慨息久之云

翰曰朱鑑羅守信李儀張固李奎侃侃建白俱闕大
對抑諒矣哉張惠為謹並古道自將不佞居官廉奉
而已羅綺玉宇東剛火之氣視責幸如小兒非歸然
一時之望與當國是紛紜之際而清議卒以不取者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列傳七十四

陳汝言

字

越

陳汝言

字

越

陳汝言字訥之，澶州衛軍家子也。為人強悍，有口習。

險部之行，既而折節讀書，舉正統七年進士，授戶部

主事。進部中，嘗出勅災傷，數盜課所至，凌轡官吏，巧

獲財賄，益事者為斯責不覺也。然汝言負氣，敢任難

尚書，亦才之景泰五年，有邊警，請遣汝言與

刑部郎中陳金佐守倒馬關，御史李琮等劾二人挾

韓黨，事聞，并劾琮，尋權家蔽，引用親故，吳寧項文曜

鄒幹，其偉蔣琳，嚴謙，布列要職，請按治，帝宥謙，因諭

戒之，而汝言金上章，辨力，詆御史御史復疏，訐並下

所司，覈無驗，乃已。英宗優辟，深結曹吉祥，石亨，冒進

駕，初起，推本部右侍郎，歷錦衣世襲，制千戶，未幾，又

以吉祥等言，調兵部，汝言既得志，意氣奮厲，凌尚書

汪驥，出其上，驥畏避，之著，抵同列，其承吉謂驥私，

驥不自安，奏調承吉南京，無何，驥謝政，即代為尚書

汝言雖即署，僅半歲，驥掌中樞，自此益恣肆，遇事輒

擢臂，汝言有所施設，恐眾不從，即委稱詔，旨文武大

臣，端端趨承，惟謹，屢於帝前，歷說公卿，朝士附已者

引之忻者，必斥逐，乃已。朝野為之側目，而汝言揚揚

自謂得意，納賄市權，一時偵帥，編門下有吏為汝

言所杖，死於獄，吏妻伺汝言出朝，欲訴冤，誤舉尚書

王翱與翱，詢知狀，送之，汝言所汝言因奏，臣為國竭

忠，不恤患害，恐有扼潛，行刺，擊乃命京營軍一隊，獲

其出入，寄以輕直，押貢駙馬都尉，井源宅，詭奏石亨

張軌見臣居，欲隘為臣市井，氏廢宅，俱欺詐如此，始

善徐有負，後與曹石革共構之，復相與逆，岳正既又

慮力能害已者，惟曹石乃害陳兩人，適惡兩人聞而

決怒，力對，協攻帝，亦漸覺其奸，命言官彈劾，於是六

科十三道，奏其受賂，結黨，事下廷，詢初汝言用事者

於帝前，說尚書趙榮不學無術，及是，榮詰之，曰汝有

學術，乃如是，耶汝言不能應，遂諭斬，詔籍其家，先是

于謙被籍，上賜外，無他物，至是，籍汝言家，金帛充叔

帝命陳大為，廡下召大臣入視，曰景泰時，任于謙久

家無贏蓄，汝言未期年，何得賂之多也，帝怒甚，色變

石亨等俯首，無以對，後曹石相，繼收汝言，猶望帝赦

已已，而竟死於獄，天下快之，同時附石亨進用者，有

渭南孫弘，咸寧盧彬，甘肅同卿也，弘由鄉舉，歷洛陽

知縣，景泰初，秩滿，尋為營於吏部，得大僕丞，冒進，為

幼權工部右侍郎志儀黃緣政吏部帝知其奸佞會
遭畏恐其謀奪情即詔令守制未終喪而卒敗賊大
理通判彬由進世案官貴州參議坐貶下吏斥為民
論事亨奏言亨憐臣被誣得罪館臣於家數與臣密
謀進駕乞錄用帝以問亨亨為實之遂命還故官彬
不欲赴貴州朝夕營願報亨亦屢為彬入間輔政既
後求為兵部侍郎皆不許汝言紫兄弟彬而畏其強
鸞陰佞恐佐兵部不利已請帝出之乃以為山西左
叅議亨敗復斥為民又有武進王謙者以善書積官
依帶少卿供事文淵閣為人輕狡善潛洩機密市權

年賊入塞督將士禦却之其秋兼巡撫宣府五年冬
賊入河套延綏巡撫王銳請濟師詔越率師赴之河
套者周之朔方秦河南地土沃盡水草東距山西偏
頭關西距寧夏可二千里三面阻河北附榆林之背
唐三受降城在河外城內地明阻河為守延綏亦無
事自天順間毛里孩等三部始入為門庭寇然時出
沒不敢出駐至是始屯牧其中時內侵為志越至榆
林遣游擊將軍許寧出西路覘賊出東路而自與中
官泰剛按中路為聲援寧戰於家澗瑾戰崖窩川皆
捷泰將神英又破賊於鎮羗賊乃退明年正月越亦
還甯平道延綏警報復至兵部劾越擅還詔弗罪命
仍赴援賊萬餘騎五路入掠越令寧等擊退之進左
副都御史朝廷以寇擾不止辭寧侯朱永為將軍
與越共圖賊遂破賊于開荒川諸將過奔不令至牛
家寨阿羅出中流天走論功進右都御史又明年越
以方事而征辭大同巡撫詔聽之加總督軍務身辦
而賊然時賊數萬在邊而官軍堪戰者僅萬人又
分散防守勢不敵永越乃條上戰守二策尚書白圭
亦難之請初諸將且守其年賊復連入懷遠諸堡永
越禦却之士復請大舉捷奏明年遣侍郎葉盛生軍

越時永已召還越以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羊請盡
休兵北京師議事於是與威偕還而廷議以套賊不
滅三邊無寧歲先所調諸軍已踰八萬而將權不一
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諸軍乃拜武靖伯趙輔
為平南將軍勅陝西寧夏延綏三鎮兵皆受節制仍
命越總督軍務此至賊方深入環慶固原飽掠軍竟
無功越輔以滿都魯李羅忽兒加恩蘭方強盛勢未
可破乃奏言欲窮搜河套非能精兵十五萬不可但
今魏訥煩勞公私困竭重加科歛內蒙可虞苟念艱
難姑事違守宜即散遣士馬量留精銳就糧庫近沿
邊軍民悉令內徙其寇所出沒之所多置烽燧鑿整
築塹以為保障賊自不敢懸軍深入奏上廷議亦不
敢堅決越等又奏賊知我軍集移營近河沿謀北
渡殆不戰自屈但今荒早易糧缺供邊地早寒凍餒
相繼以時度之攻取實難請從防守之策臣等亦暫
還朝於是部科諸臣劾越輔欺誣會輔有疾召還以
寧晉伯劉聚代輔為平南將軍越與聚敗賊漫天嶺
進左都御史是時三邊大將皆以越總督軍務竟不
能破賊賊每入小擊去軍罷即復來率一歲數入
諸將士益玩寇而賊轉熾其年九月滿都魯及李羅

忽兒加恩蘭留妻子老弱於紅藍池大舉深入直趨
秦州安定諸州縣越策賊盡銳而行不俾東偏乃命
延綏總兵官許寧游擊將軍周玉各將五千騎為左
右哨出榆林踰紅兒山涉白賊灘兩晝夜行八百里
將至暴風起塵翳日來感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
也去而風使賊不覺歸而遇賊還處我下風擊之蔑
不勝矣越遂下馬拜之擢為千戶乃分兵千人為十
覆而身率率王張兩翼薄其營大破之擒斬三百五
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虛帳而還及三首飽掠歸
則妻子盡廢心蕩盡相顧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敢
復居河套而邊患肩者數年十年春廷議設總制府
於固原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而下並
聽節制即以越任之三邊之賊總制自此始已而論
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級越自以功大賞薄而紀功
即中張謹兵科給事中郭鏗等論劉聚等濫殺冒功
并劾越妄奏越怏怏不悅稱疾還朝明年與李賓全
掌院事兼督十二團營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士行既
為朝議所劾益破名檢有奸人韋瑛者以宦官家奴
從征延綏冒功得百戶越素識之及汪直掌西廠用
事任瑛為爪牙越遂由瑛自結於直他日為閹論劾

而嚴越過大學士劉吉劾珣於朝頭謂之曰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不能斥去且南萬左事久是非多故有忌憚二公入閣幾日何亦為此珣曰吾輩所言非為身謀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何為越不能對既而兵部尚書項忠罷越自謂當遷而朝命予陝西巡撫余子俊越彌不平請解營務優詔不許因自陳揭業功為故尚書士所抑從征將士多未錄乞移所加官職之兵部亦言越實不酬功乃進兵部尚書仍掌院事尋加太子太保越急功名汪直初意征越意望督師而為陳誠所沮不果得及見誠驟爾寵心益艷之十六年春鎮守延綏太監張遜奏賊衆潛渡河巡按御史徐舟亦言賊入靖虜越乃說直出師詔拜保國侯永為平南將軍汪直監督軍務越提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榆林越至大同聞賊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自孤店潛行至貓兒庄分數道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威寧賊猶不覺縱兵掩擊大破之斬首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永所出道不見敵無功由是封越威寧伯世襲歲祿千二百石

越既受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越意不欲就西班御史軒進等頌其功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提督團營從之明年復與直永帥師出大同適寇入境剽掠進擊至黑石崖擒斬百二十餘人獲馬七百匹進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明制文臣不得封公侯越至是復親望侯爵遂從勳臣例改掌前軍都督府總兵軍營兵營團營如故越自是真為武人矣其年五月宣府告警命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復以直監督軍務率京軍萬人赴之北至寇已去因留屯其地至冬而直歸其儼所聞寵已衰越等再請班師不許陳誠時居京亦代直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有懼色已而大同總兵官孫毓卒即命越代之而以直總鎮大同宣府其京營將士悉召還明年寇犯延綏越等調兵援之頗有新獲益祿五十石帝是時益知兩人交結狀兩人憂莫知所出大學士萬安等以越有智計恐誘直復圖進用乃請調越延綏以離之兩人勢益衰明年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詔奪爵除名謫居安陸三子以功廢得官者皆削籍且使使賫勅諭之越聞使至欲自殺既見勅有從輕語乃稍安越既破名檢為禮法士所疾願自負素餐驚然自如飲食

供奉擬王者射獵肆樂自恣雖至備從不少表故其
 得罪時議頗謂太過而竟無白之者孝宗立赦還職
 治七年越屢疏乞免下廷議議者不能執乃列上其
 功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仕時越年七十老矣聞中官
 李廣最用事復深結之謀起故官累以中旨召掌都
 察院事給事中李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極論乃寢
 十年冬冠祀甘肅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復會舉七人
 不稱旨吏部尚書屠浦以越為上乃詔起原官加太
 子及保總制甘肅邊務兼巡撫越言甘鎮兵弱非藉
 庭宇兩鎮兵難以充敵請兼制兩鎮解巡撫事從之

明年越以賊入賀蘭山後數擾邊乃分兵三路進勦
 皆破走之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遂條土制置哈密事
 宜未報而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附及越越
 聞憂恨而卒贈太傅謚襄毅越妻衣青倬議論罷舉
 父歷遷陞周知敵情偽及將士勇怯出奇制勝動有
 成算獎拔士類驅使材勇財絀未若流水以故人樂
 為用嘗西行謁秦王孟湖宴美伎越語王下官為其
 吹火久矣寧無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以歸其
 大雪方圍爐飲諸伎擁琵琶侍小校詞敵遠矚
 敵情甚悉越大喜曰秦兵亦助金危飲之命彈琵琶

備酒以舍危賜之既歸畢蓋喜指使半老虎者曰
 向若得此何如故皇恐謝越大笑立予之自是校新
 兵為盡死力始越在時人多咎其貪功及死而將後
 卒情其胃功廉餉滋甚遺臣竟未有如越者人亦更
 思之

陳敏字廷威獻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歲祀時累遷本科左給事中先祿柳買帶物敏付同
 官極諫其弊此言官掖室索過多宜崇儉約紓民力
 尋擢光祿少卿七年奉星見應詔言事請放鷹犬罷
 齋醮帝頗悅敏以同官不署名降旨詰責未幾敏復

有陳奏劾劉景先歸不備國勦敏遠詔敏亦許奏
 等俱下吏調外敏得吉安同知屬夫秦蜀吏部尚書
 批變為之請得還任已起拜山東左布政使敏
 有心計第至敏為外示強直而實實部按始猶敏
 取名譽既以言事左官營求復入遂不復自檢存
 山東貪殘險詐為巡撫年俸所押不待歸居常執
 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將核為其下所
 報罰馬馬價翔貴而下愈玩敏願盡移身自善歸
 物如彭道得執治都指揮以下官為兵部所敗帝
 皆責之會遼東都人深入清河敏歸半僅敏恐得

乃建議請討帝許之通近塞土著也傷格等十八族皆遣使入貢聞將興師恐誤羅兵禍乃走撫順自則鐵方圖掩罪與副將韓斌謀盡繫之獄而夜襲屠其家始盡以搗粟大捷聞於是諸部並憤大掠不可禦當是時中官汪直弄權屢興大獄結怨朝士思立邊功自固通事王英者揣知直意說直曰運東世修職貢烏有背叛祇以禁彼市易故懷怨今鐵不務招輯而欲進討非計也公宜自行遣察鐵功罪直喜請於帝命中官懷恩至問議之皆言宜別遣大臣乃以帝特却焉鐵升選升未至鐵兵已失利頗頻奏捷

升俸者之皆得罪又揣知直好兵為直言遠東可破故暨直還朝鐵即上言敵復犯境請搗其巢以部鐵不可而止十五年直復與尚書林聰等出劾遠東失事狀總兵官歐信等俱下獄被斥而直死鐵居職如故其年冬鐵復希直意言遠東伏加當將入犯詔撫軍侯朱永為總兵官直監督軍務討之而不及鐵鐵失望垂自請於朝乃命鐵奏贖軍務罪釋騎掩擊俘斬千餘人而還進右都御史居數日召為戶部尚書自是直益好兵竊附者爭言邊事以邀爵賞而王越西征之師總兵劉燾鐵師甫還敵復入掠清河穀陽以獲譽為名鐵懼慮不以聞為巡按御史強珍所發但停俸一歲言官論不已南京御史徐完給事中章玄應等數劾新罪三帝怒切責俱奪俸而珍反為鐵所陷朝論益不平十七年代余子俊為兵部尚書明年直寵衰都督馬儀奏鐵撫邊時奸貪欺罔剋軍資數十萬又詐殺蕃使奪其貢物隱匿傳獲子女于澗冒功官錦衣千戶恃勢作奸乃劾鐵致仕儀亦罷職及直敗言官劾鐵以既斥歸不問鐵家居橫行鄉里持官吏短長又虐其寡嫂奪兄子財產嫂潛赴京訟其撫邊不法事東廠以聞逮鐵及其子下詔赦子共

服罪鉞揚揚無懼色大言曰諸侵盜財物子女獄有之但爾時已分遣要人舊籍故在也諸要人聞之相與力解其事削籍歸卒

戴縉字子容南海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性機警遇事奮前不避出按浙江以擊豪強扶善類為名再按蘇松奏徙常熟草職忝議章表於邊表素恣橫民快之然縉為人強而多詐素無行以是滿九歲不得遷久之蓋無聊會西廠罷汪直罷不報帝猶寄腹心詞外事縉探知之與錦衣千戶吳綬謀復西廠先以疏草示直乃縉疏以此以災異諭大臣共修省曾不聞進一諫言縉一終故惟太監汪直摘發奸貪疏釋寬宥深協公論乞令兩京大臣自陳而推誠任直使及時修改則宿弊可革天意可回因條上四事帝喜優旨答之先是楊輩之獄直謀大學士商輅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受賄帝銜之而未發至是縉欲令大臣自陳深合帝意由是輅等先後去位而西

廠復立直偵事益苛動毀人家族勢焰薰天下其禍實縉成之也直既深德縉詔吏部超擢縉亦自意可得都御史會按湖廣還還尚寶司少卿縉意不滿遂與王越吳綬此而詣事直明年遂超遷右僉都御史

又明年遷右副都御史十七年擢右都御史代王越掌院事皆出中旨不由廷推臺中紀綱掃地越二年五寵既衰調南京工部尚書亡何直敗言官交劾斥為民同時附直驟顯者有太原張順長垣胡濬順天順中進士為庶吉士授檢討成化四年以禁星見條上八事語皆切直杖滿進修撰順有才氣而急功名黃縉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直行邊經其地順曲意承媚傾府藏餽之直悅還即用為工部右侍郎直敗劾罷廢由進士歷平陽知府以善政聞賜誥旌異遷江西右叅政入為順天府尹民微負所貸官廉虐

奏歸之又以縉與新發帑賑賑民甚德焉然素無特操見直勢盛與相結且令其子父事之由是得為工部右侍郎未幾中旨改左先是直未敗時又有王德者銅梁人舉進士與縉同為御史見縉通類亦上言直所建白不但一時可行足垂後世直大喜吏部承指權湖廣副使

論曰名節之於人也不禁重與汝言傾險邪佞殊無足道以王越之才不惜飯命刑餘以干進取營營詭遇乃至垂老而不悔又其怪欲縉之早早者乎夫士苟仕宦熱衷便可無所不至脫有一朝之獲亦大難

以行檢論兵鳴乎可勿慎哉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

列傳七十五

李賢

薛瑄

岳正

彭時

呂原

商辂

劉定之

李賢字原德鄞人舉鄉試第一宣德八年成進士奉命察河津蝗災還授驗封主事時賢有威名少師楊士奇欲邀一見賢曰無故造門足干進也竟不往正統初並言自遷北京以來太學日廢守觀日新舉措如此可謂大料請移其費修舉太學又言塞外降人落京師者不下萬又令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實支僅一石降人及實支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俸食者求後將難繼况平時怙恩驕縱萬一邊陲有警勢必乘機而動不如漸出之於外既省虛費且可消患未萌帝皆不能用時知文武臣誥勅非九年不給賢言限以九年或官不能秩滿或親老不待不得者十常八九無以勸臣下請仍三年使從之十年遷考功郎中改文選扈從北征師獲脫還景泰二年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篤歲華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責近振士風結民心認付所司給事中李侃等稱賢疏志雖多中時弊乃

帝翰林寫置左右倫有覽賢薦千戶王選有將才大
屢陳車戰火器之利帝頗採納起推兵部右侍郎明
年考察四川官吏選轉戶部時也先數育馬賢謂賜
民膏血擊送金帛校寇日強中國日敵持此悠悠實
非長策因陳邊備廢弛狀尚書于謙壯之請下其章
編屬諸將四年轉吏部採古二十二名行事可法者
曰鑑古錄上之英宗復位命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
閣未幾進尚書賢氣度端凝善奏對帝深眷之景帝
崩將以汪后殉葬用賢言而止山東徵發帑銀三萬
餘之不足帝復召徐有貞與賢議有貞謂發銀使中
飽賢曰天下事何一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慮中飽而
不貸是因嗟廢食坐視民死也帝遂命增銀四萬兩
景泰十三歲一度僧以萬計賢言此皆游手之民盡
國損食請改十年一度著為例時石亨嘗言祥與有
貞爭權不協并忌賢已諸御史交章論亨等亨等疑
出有貞賢意諧之帝帝為俞意言官劾二人謀擅權排
斥勳舊下之獄會有風雷之變得釋賢為福建泰
政未行吏部尚書王翱言賢淳謹可大用宜變改南
京帝遂留為吏部左侍郎月復尚書直內閣如然
亨和帝之嚮賢也則怒然無可奈何乃陽與賢交驩

賢亦深自稱遜非宜召不入而帝頗益親賢顧問無
虛日時建文帝少子幽居大內六十年兵燹欲盡
之以問賢賢頓首曰陛下此舉堯舜之用心也天地
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決先是于謙分遣降人南征
至是兵部尚書陳汝言希宦官指畫召之還賢力言
不可帝曰吾亦悔之然今皆就道後當聽其願去者
從言大同宣府秋熟宜預儲芻糧備警左通政劉文
翔習違事宜令整飭沿邊墩堡皆從之李米嘗近塞
觀亨言傳聞墮在彼可命將掩而取也帝色動賢言
舉不可舉墮不足賢事遂寢吉祥亨侍功驕橫帝厭
之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凡四方奏事者先過其門
朕今一斷之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之
以漸幸甚當吉祥亨等用事時賢雖顧忌不敢盡言
而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及亨得罪帝復問
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
下固有奪印非順爾時亦幸而成功耳萬一事機先
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乃知此輩
非為社稷計且自圖富貴而已賢曰時亦有要臣者
臣不敢從若卿王果不起群臣自表請陛下復位燕
相擾攘乃爾陛下正位之後此輩雖欲違性實以何

為功老成者舊依然在職何致有殺降黜之事哉
千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今天下太平氣象為此
革刑損過半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
帝曰然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併議革冒功者四
千餘人帝初慮搖衆心賢言宜令自首改正不坐罪
及廷議連奪其俸賢復持不可人心始安賢嘗燕見
帝謂卿王在位時不與大臣相接賢曰自古明君未
嘗一日不與大臣講論所以天下又安先儒謂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則君德益就是也帝是軍官支俸多
歲入不給賢請簡汰老弱出之於外以安靜行之則
費省而人不覺帝深納焉時歲有違警天下大水江
南北尤甚賢外籌邊計內請寬恤百姓罷一切徵求
所言皆見聽五年七月曹欽反執擊賢於東朝房傷
首又執至東長安門令呼衛士開門不得將殺之賴
王翹解獲欽復逼賢代草疏釋已罪始得免賢密疏
請擒賊黨帝得奏知賢無恙甚喜乃賢嘗傷入見慰
勞之特加太子少保固辭不允賢言賊既誅宜急詔
天下停不急務頃奸臣用事排斥諫官言路閉塞事
墜上聞非求直言不可帝皆從之七年二月空中有
聲帝欲復之賢曰讓之何如修省乃上疏言若不恤

民天下怨叛厥有鼓妖宜行寬政以消此異因陳輕
刑也責竊遺罷曠等九事行之又請罷江南織造漕
錦衣獄止違法貢獻停內外採買帝難之賢執事數
四終不從同列皆懼賢遂曰大臣當知無不言可獲
吾偷位耶嘗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或指賢有私
人之瑜至人謂且擬待即賢不可曰以尚書薦而以
待即用之或不自信何由取信人主及瑜為尚書果
稱職他所薦引若年富軒輊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
姚夔在茶李紹甘名臣初賢以錦衣官校出偵事及
逮捕罪人為惠殊劇系為帝言請禁止帝召指揮門
達械輸之而達方有威寵每朝帝左顧則問賢右顧
則問達達怙勢多撓法賢憂之乘間言今中外無事
惟一害未除耳具陳達罪帝召達又以賢意戒之達
怒賢次骨欲囚袁彬獄陷賢賢幾不免語具達傳賢
懼上疏力求退不許終天順之世賢為首輔呂原彭
時煥恭佐之然賢委寄最專初御史劉潯劾安遠侯
柳溥敗軍罪觸帝怒賢言御史耳目官不宜見諱石
字遂得賢由獲文臣帝然之浸疎賢尋悔悟待之如
初每獨對良久方出遇事必召問可否方決或違書
官疏問賢亦竭誠奉公務從大體尤以惜人者聞書

路為意時勸帝延見大臣有所推為必先與之兵二部論定及入對帝訪文臣則請問王翺武臣則請問馮昂兩人亦同心左右之故言無不行而人不病其帝不豫卧文華殿會有問東宮於帝者帝頗惑之密告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予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帝足泣帝亦泣跪竟不得行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三月日無光賢偕同官上言日為君象君德明則日光誠惟陛下故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

帝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英宗嘗祭山川壇以夜出未便欲遣官代祀賢引祖訓爭之卒至齋宮成禮而還淨慈仙師胡氏宣宗故后也賢請復位號遂得追謚錦衣衛誣訐臨川忠陽二王陰事無左證帝嘆曰觀此枉死者多矣賢曰法司明知其枉畏比革不敢申理乞明詔諸司平展毋畏勢引嫌又常言內帑餘財不以賑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侈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以故頻請發帑賑貧郵遞前後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宗官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舉五

帝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英宗嘗祭山川壇以夜出未便欲遣官代祀賢引祖訓爭之卒至齋宮成禮而還淨慈仙師胡氏宣宗故后也賢請復位號遂得追謚錦衣衛誣訐臨川忠陽二王陰事無左證帝嘆曰觀此枉死者多矣賢曰法司明知其枉畏比革不敢申理乞明詔諸司平展毋畏勢引嫌又常言內帑餘財不以賑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侈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以故頻請發帑賑貧郵遞前後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宗官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舉五

帝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英宗嘗祭山川壇以夜出未便欲遣官代祀賢引祖訓爭之卒至齋宮成禮而還淨慈仙師胡氏宣宗故后也賢請復位號遂得追謚錦衣衛誣訐臨川忠陽二王陰事無左證帝嘆曰觀此枉死者多矣賢曰法司明知其枉畏比革不敢申理乞明詔諸司平展毋畏勢引嫌又常言內帑餘財不以賑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侈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以故頻請發帑賑貧郵遞前後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宗官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舉五

人請帝簡用並推之創始此自三楊以來得賢者然自鄧署結知景帝起權侍郎而所著者景帝荒淫多過其實其抑素威攝岳正不救羅倫尤為世所惜云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生時肌如水晶洞見五內其母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止之曰此兒體清而聲宏必異人也乃舉之性穎敏年十二能為詩賦父貞任玉田教諭瑄侍行時永嘉徐懷玉高容魏希文濟南王素宗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者儒滿成北土貞並禮為瑄師由是得聞洛閩之學乃盡然所作詩賦寓意

講求後貞改官驛陵瑄諸生多構陷國制教官歷九年諸生無登鄉薦者教官滿成貞大以為憂乃命瑄補驛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慕瑄欲見之瑄謝不往士監湖廣銀場潔身任事日探玩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吏部尚書郭健舉為小東提學僉事首布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廷見諸生親為講授雖片長不忌棄其熱汰者者進其所食原由是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

不自勵是時王振竊柄語執政曰吾鄉人亦不索卿者乎士奇等以瑄對乃召為大理左少卿三楊先請之不值私其僕曰而主人之權王太監力也朝當往謝瑄不可三楊遣人語之瑄執不可一日乘至間問切不見薛少卿士奇等曰問將來也知李瑄與瑄善令賢諭意瑄正色曰李君亦為是言耶拜請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知其為瑄也趨前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為振所銜八年指彈某死妾有邑振從子山啟勳之妻不肯妻遂斬妻妾殺其夫下都察院訊

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某某且承振風旨誣瑄及左少卿賀祖嗣石少卿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誣言官劾瑄等受賄故縱乃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未減有差已而廷訊瑄斥文曰若安得訊我若為御史長自當引進文怒奏囚不服獄問詔禁獄待決瑄請書自如略無愠色子三人願請予代死二子克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下振問故則並泣言與瑄同里聞其當死是以泣爾倫述瑄賢行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律亦申謀為免刑然之釋還景帝嗣位用格



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
 貴州軍餉事竣即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
 權南京大理寺卿有需索殺人獄久不決瑄執置廷
 法明斷之譽溢於民謠四年召改北寺蘇州大饑食
 民掠富豪東火其居因陷海避罪去文時以聞臣出
 巡視執為謀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志
 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
 獲辟用楊善為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
 預機務王文于謙既下獄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
 言於帝獲減等帝數召見瑄所陳計聞君德已見石
 亨專恣詳亂政徐有貞李賢並得罪嘆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作終日吾可久居此地乎遂疏乞骸骨帝心
 重瑄而微嫌其老又嘗於帝前誤稱學生乃許之歸
 瑄所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為主充養遠
 察言動咸可法則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
 煩著作五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
 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偶賦詩曰七十
 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未幾得疾衣冠危坐
 正寢悠然而逝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弘治時給事中
 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

瑄者錄於國學伴六館誦習且請利名詔賜正學
 隆慶六年允廷臣請從祀宣聖廟度
 岳正字季方灤縣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賜進士
 及第授編修進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教小內監書
 閣臣徐有貞李賢下獄帝既用呂原入預政頃之薛
 瑄又致仕帝謀代者王翱以正薦遂召見文華殿正
 身長美鬚髯帝遙見色喜既登陛連稱善問年幾何
 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對優大喜曰爾年正強壯吾
 北火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許彬老
 與策足恃矣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軌遇之左順
 門愕然曰何自至此此入帝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
 甚佳兩人問為誰帝曰岳正兩人陽賀帝曰但官小
 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曰陛下既得人保
 稱職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以原官入閣正素豪邁
 負氣敢言及為帝所拔推蓋感激思報効掌欽天監
 侍郎湯序者亨黨也嘗奏災異言勸奸臣未盡去致
 然帝以問正正言奸臣無指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
 序術淺何足信也乃止有僧為妖言錦衣官校遞得
 之坐以謀反中官牛玉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
 過坐妖言誅邏者給賞而已不宜與官僧黨

皆得免或為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
 賄捕帝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豈
 賊責兵部姦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賄募者秦始皇數
 排誇妖言律不聞其過卒以亡國願陛下以為戒且
 事竣之則自露亞之則愈匿此人情也帝是其言不
 問穿從子彪鎮大同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
 無算不能悉致皆棄置林木間正按地圖指詰之曰
 某地豈某地四面皆沙漠故棄置何所其人語塞時
 穿吉祥恣橫甚正從容言二人權太甚恐久不可制
 臣請以計間之使各懷疑去之猶反掌耳帝許之正
 出即往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濟來此何為者吉
 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欲觀公所為
 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解兵柄復詣穿諭令勿敢且云
 上使我告公如此兩人揣知正意怒吉祥見帝免冠
 泣請死帝內愧慰諭之召責正滿言歡承天門災正
 極言穿將為不軌且言陳汝言小人今既為尚書可
 用盧彬為侍郎二人者俱譎悍若同事必相齟齬乘
 其隙可並去之徐有貞再下獄復云用有貞則天變
 可弭帝皆不納及勅諭廷臣命正視草正歷數弊政
 無所隱避天下傳誦之而二人遂構蜚語指

帝怒命仍授內侍者明日滿欽州周知而都
 季輝遂奏奪其居第時入閣僅二十八日也進謝以
 毋老舅旬日汝言令巡按言狀且言正嘗奪公主
 進違禁詔杖百成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奉憲
 氣奔欲死涿人楊四懶之醉卒酒灌既正奉且厚賂
 卒乃得至成所此案吉祥既誅帝謂傳賢曰岳正固
 寄言之賢對曰正有老母可念乃釋歸為民憲宗立
 御史呂洪等請復正官詔以原官直經筵纂修英宗
 實錄勅還正故第正既還朝自謂當大用賢欲出為
 南京祭酒正未悅有忌者為正劾賢疏草賢嫌之
 及廷推兵部侍郎清軍職黃以正名上詔責其出
 正為興化知府至官築堤溉田數千頃節縮浮費經
 理預備倉政有條理御士大夫不利其所為騰謗言
 正亦厭吏職成化五年入覲遂致仕又五年卒年五
 十五無子大學士李東陽御史李經邦等也正博學
 能文章自號蒙泉學者稱蒙泉先生素高自期行氣
 屹屹不能下人既輔政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
 帝衣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正慨然曰上顧我厚懼
 必報稱予余何以諫官處我英宗亦悉其忠其成
 所崇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直聞遂自

向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我必當有感
汝再敢不敬任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其自信不如此然竟廣才疏欲以縱橫之術報稱
權倖反為所壅人皆迂而惜之嘉靖中進階太常寺
卿謚文肅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
明年鄭王監國令同商輅入閣預機務時聞繼母憂
立辭不允乃拜命釋褐踰年即東政前此未有也尋
進侍讀景泰元年以兵事稍息得請終制然由此忤
者服除獲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遷易儲擢左

春坊大學士蒙宇通志成遷太常少卿俱兼侍讀天
順元年徐有貞李賢下獄有要人揚言曰彭純道第
見我當為令入閣或以語時勸之往時不可曰往猶
人迎駕有沈司歷者三未邀我即中蕭聰言從之有
後福我終不往蒙不敢希非分福今識依人求進耶
既而岳正許彬相繼罷帝坐文華殿召見時曰汝非
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曰然帝喜明日命仍入閣預
機務兼翰林學士閣臣自三楊後進退禮甚輕為障
斯親權者唯時與岳正二人而帝方獨用李賢數召
賢獨對然賢雖重時退必咨之時殊義不阿

否至夫色賢初或小忤久之心折向彭公真
賢欲置座文淵閣南向時曰不可宣宗幸臨跡猶在
也賢曰東閣何獨正坐時曰東閣西向非正坐也賢
猶不聽曰假使為文淵閣大學士亦旁坐乎時曰信
如公言則為筆蓋護身文筆武英殿大學士亦將正
坐耶賢詰塞乃寢慈壽皇太后上尊履詔告天下時
欲推恩賢謂一宗不宜再赦時曰非為赦也謂宜行
優老之典朝臣父母年七十與誥勅百姓八十給冠
帶是則老耆老以及人之老也賢稱善即奏行之帝
雅愛時風度四年遷庶吉士命賢盡用北人南人必

若時者方可與選賢出以攝時時曰生賢無亦得分
南北俄中官牛玉宣旨如賢所述時謂玉曰南士出
時上者不少何可抑之玉笑而入已而與選者十五
人南人居其六時之力也錦衣門達構賢於帝帝感
之曰去賢行專用時矣中責以告時懇然曰李公有
經濟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苟辱公去時不得獨
留語頗聞帝意遂解及帝大漸口占遺命付閣臣
問色中言定后妃名分時讀竟不覺涕下中官復傳
曰彭時尤悲愴帝亦預涕憲宗即位議上兩宮尊號
中官長時欲獨尊所坐母周貴妃賢曰遺詔

事多言時曰李公書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
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小項之中官傳貴妃旨曰予為
皇帝母當為太后室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自
有故事賢色變日時時曰今日事與宣德間不同期
后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尊今名分固
在安得為此中官曰既如是何不竟讓表時曰先
帝存時所未嘗行今日誰敢擅革若人臣阿意順從
是萬世罪人也於是中官厲聲牀以危語時拱手而
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欽太后無子
何所規利而為之爭所以不忌惡者欲全主上聖德
升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亦極言之議
定及將上寶冊時又以兩宮同稱則無別言欽太后
宜加二字中官曰既並尊何復別為時曰加之以便
稱謂非有低昂也乃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為
皇太后數日中官單包至閣曰上意厭如是但迫於
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立爭義誤大事時問臣陳文
嘿無語聞包言甚愧禮成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同
知經筵成化改元進兵部尚書兼官如故明年秋包
歸省會李賢卒手詔趣還朝英宗寶錄成加太子少
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四年慈懿太后崩詔議

及高拱劉定之言太后作配先帝在位中官
為太后詔示天下是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盡母子
之愛於義俱得今梓宮當合葬裕陵王當祔廟此不
易之禮無可議者此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懷疑懼
竊謂皇上所以遷疑者必以今皇太后萬壽後當與
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非祖宗制賦之於古漢文
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祔長陵宗仁宗追尊
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稍有
未合則有幸前美貽譏來葉帝復猶豫時俯朝臣伏
乞聖門泣請帝與太后皆感動始從時議華見三台
時等既乞修省因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
尤為至意諺云子出多母令嬪嬙衆多惟熊無兆必
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
正名分均恩愛用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點
涉宜斷自宸衷或集群臣會議不可委臣下使大
權旁落帝雖不能從而心嘉其忠都御史項忠討滿
四兵初不利朝議再發京軍命撫寧侯朱永將以往
永故難其行多所邀請時惡其張大且度軍可無行
兼令且整軍裝待急報而是時忠聞朝議亦馳奏已
圍石城帝遣中官懷恩黃賜偕兵部尚書白

等赴間議信曰事急矣師不可緩時曰賊若
刺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守甚固此用
戰易擒耳獨商終然其言信曰安知項忠不逼師必
謂其固耶時曰彼分布已定何故自退且今出師度
何時可到信曰未春時曰如此益發不反事事之成
敗決於冬月安能待未歲信怒出危厲曰忠軍若敗
必新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危之間時不發兵何見曰
觀志既曲折知其必能辦賊若聞別遣禁軍將遠避
不敢自任賊不可知矣至冬賊果平人乃大服改吏
部尚書五年得疾在告踰三月帝起赴間視事免朝
恭是冬無雪疏言自古早災皆由天怒感及近日先
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掊剋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
倍倍增直漁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疏入帝優
詔褒納明年獲捕山東河南早請免夏稅鹽鈔及太
僕寺追賠謀馬其冬京師歲祿米責糶發倉儲五市
萬石平糶並從之時以舊臣見倚重還事爭執無所
避而是時帝急於政大臣希得見又萬安同在內閣
連結中官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七年疾復作乞
致仕而帝慰留之不得去冬暮復見時言政本七事
一崇正道毋惑佛事廩金錢二傳教專委司

令他人以防詐偽三退朝之暇延見大臣議
近幸賜予太多工匠胥官無紀而重囚死徙者法不
獲罪宜戒淫刑借賞五虛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戒廷
臣勿依違凡政令失當宜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革
地減退勢要莊田皆切中時弊明年察晉伯劉聚為
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謚且乞祠額禮部言封謚無故
事祠額惟王振有之亦非常例帝特賜額曰展功命
內閣擬封謚時等言即予永誠將未守邊內臣皆獲
此諫乞是變祖宗之法自今日始臣等不敢奉詔乃
遂其秋又因災傷請寬夏稅弛山澤之禁止今年印
馬免令賠償廢皇莊聽民耕種山東河南民轉餉陝
西者請停止使得蘇息時每因災變上言或留中或
下有司多阻隔悒悒不得志五年以後凡七在告帝
輒命醫視道內臣賜賚者凡九十一年以言不見
用力懇放還田里不許進少保踰月某年六十贈太
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正存大體公
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不使其人知燕居無
惰容服御儉約無聲色之奉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父嗣芳萬衆教諭兄本景州制
導嗣芳既致仕就養景州與本相繼卒貧不能

或勅火堊原號哭不從權居於景時時至墓慟哭
之奉母南歸家蓋貧知府黃懋得原文奇之召試其
又甚工問經史輒應口誦懋大喜原衣藍縷懋與也
新衣謝不受會葬學舍有餘材以與原原又同辭懋
益大奇之時知府得補諸生因遣原歸學是秋舉鄉
試第一明年為正統七年賜進士及第授編修為楊
士奇楊溥所器十二年與侍講裴綸等十人同選入
東閣肄業五經筵景泰初進侍講與同官倪謙授小
內侍書於采筆殿東廡一日帝至命謙講國風原講
堯典侍稱尚何官時二人並以中允兼侍講既具
對又問中允講讀品級對曰正六品帝曰品同身
何相兼為命取官制視之乃進二人侍講學士兼中
允他日帝再至見二人進坐旁壁下問之對曰至尊
臨坐臣等避不敢當帝喜曰有是乎後至輒立語或
東西行不獲坐尋進左春坊大學士景順初改通政
司右叅議兼侍講徐有貞李賢下獄入內閣時石
崇嘗言祥用事最倨願獨啟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
曰行為先生易之原遂絕不答尋同岳正列上亨言
祥罪狀疏留中二人怒乃摘勅諭中語謂閣臣誘誑
帝大怒坐便殿召對遂臣厲聲曰五大膽固敢誑

法恭謹報所至何也正既罷去原得留佐李賢
賢通達遇事立斷原守正勤慎濟以持重而是時彭
時亦入叅機密三人相得甚歡庶政稱理其年冬進
翰林學士六年遭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詔葬畢即
起視事原志終制不允乃之景州居以兄瑣歸葬舟
中寢苦致哀毀體素豐至是羸瘠抵家甫裹事而卒
年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內剛外和與物
無競性儉約身無統綺歸裝惟賜衣數襲分祿恤宗
姻流東致猶好學不絕于憲守東之以陰補國子生
庶事翰林選中書舍人常憲曰先公室以任子期我
哉說志慮試所司執故事不許憲宗特許之遂舉順
天鄉試禮部不第仍為中書舍人舍人得赴試自憲
始累遷禮部郎中憲好學能文諳習掌故琉球請歲
一入貢曰曰貢使乞道廣東歸國憲皆以非制格之
以薦進南京太僕少卿故事太僕馬數不令他官知
以是文籍厯城登耗無稽憲曰他官其與聞是也太
僕職此而可質質耶議請三年一校勘著為例累遷
南京太常卿輯典故因革若干卷正德初為言官憲
論憲不辨再疏致仕歸
商格字弘載淳安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

試符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惟格一人而格
 修撰等與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格平安瓌偉其宗
 親簡為展書官却王監國以陳循高穀薦命入內閣
 恭機務當是時无刺憑陵福建浙江廣東盜大起責
 州湖廣鑿復叛秦情填委閣臣皆戴罪出入格悉心
 參佐勞効為多其冬進侍請景泰元年遣迎上皇於
 居庸進學士三年錦衣指揮盧忠與尚衣太監高平
 密謀令校尉上變告上皇與少監阮浪內使王瑤圖
 復位帝震怒捕二人下詔獄窮治之忠至於術者全
 實實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太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
 狂以美免格及中官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
 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并下忠獄坐忠他
 罪降為事官立功殺瑤錮浪於獄事得不竟帝將易
 太子格曰此國大事皇太后在上臣子誰敢輕議然
 竟不能止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太學士學士如
 故賜第南薰里時塞上腴田平為勢勳侵據格請遣
 官為覈還之屯軍開封鳳陽諸府饑貧民流入濟寧
 臨清者成為有司驅逐輟憂其為變請檄畿內八府
 開田召流民耕墾給以種種事多議行五年鍾同奉
 諭建言下獄格力保得無死寰宇通志成加第

御景帝不豫廷臣請建東宮不許將繼奏執權而
 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之孫聞者感動
 以日暮奏未及入而石亨輩已迎復上皇王文亦
 等被收召格與高穀入便殿溫旨諭之命革復位詔
 石亨密與格曰今歲赦文不須別具條款格曰舊制
 也不敢易亨輩不悅諷言官劾格朋奸黨惡遂下獄
 上書自怨言復儲既在禮部可覆驗不省中官與安
 稍解之帝愈怒安曰向者此輩創議南遷不審置陸
 下何地帝意漸釋乃斥為民然帝每獨念格朕所取
 士嘗與姚夔効力東宮最多不忍棄之然以忌者竟
 不復用成化三年驛召至京復以故官入閣首陳勸
 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宣聖疏廣造法
 法凡八事帝嘉納之其言納諫請召復元年以後建
 言貶斥者於是羅倫孔公珣等悉復官明年等果見
 給事中董昇御史胡深等劾不職大臣并及格御史
 林誠執格魯與劾儲不宜用格力奏罷帝曰昔屠太
 宗用王珪魏徵朕今用格何不可乃下言者獄欲
 重建格奏曰臣嘗請優容言官幸蒙未納今因輪
 而反責之如公論何帝悅是等得不問尋進兵部尚
 書時皇莊厲民甚仁壽太后莊戶與民爭田

民置塞外輅曰室有細民敢與朝廷抗者且元
天下為家何以莊為事遂寢八年四方多災傷山
尤甚輅等請勅廷臣廣求救荒之策寬田租緩力
發官廩貸富民粟召商中鹽納粟許授冠帶帝悉報
可明年進戶部尚書十一年宋元通鑑綱目成改兼
天淵閣大學士乾清宮門災工部請遣官採木四川
湖廣輅言上天示戒宜少緩之以存警畏從之先是
禱恭太子薨帝以儲位為憂時紀妃生皇子已六歲
矣左右畏萬貴妃莫敢言久之稍聞於帝帝喜立召
見皇子遂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宮輅恐有他患思
為保護計而難於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
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
者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
為未順宜令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接見而皇子仍
藉貴妃撫育宗社幸甚於是紀妃遷永壽宮輅又請
皇子出見羣臣勅禮部擬名以聞越數日帝御文華
門皇子侍羣臣進見輅趨御座前頓首曰陛下踐祚
十年儲位尚虛天下臣民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
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曰朕知卿意逾月紀妃薨輅
請如宋李宸妃故事殯葬謹跪悉如禮是冬皇太子

立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帝將復御王位疏下廷
議輅極言主有社稷功位疏當復帝意遂決明年帝
建玉皇閣於宮北命內廷執事禮與郊祀等輅等言
玉皇之說本於道家不足信惟天至尊禮不可噴者
傳說告高宗曰熈於祭祀時謂弗致願陛下毋惑異
教一循正禮帝即毀祠黑青見疏弭災八事曰者傳
國師法王母濫賜印章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勿
許諸人直言曰分遣部使慮因省寬獄曰停不急營
造曰賈三邊軍儲曰守沿邊閑隘曰設雲南巡撫帝
優詔褒餉牛巡年進謹身殿大學士中官汪直督西
廠數與大輅輅率同官條直十罪言近日詞黨私煩
刑網太密人情洶洶疑畏由陛下委聽斷於直一人
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親承密旨得
類刑殺於是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植奸榮
寵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怙然無事且曹欽之
變皆由逞果利事激成可為懲鑑自願用事士大夫
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
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愠曰用一內監何遽危天下
雖賈至比奏者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正色
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連問直敢擅抄送罪

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職項不可缺五
年日擒械數以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敢擅
自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且不去天下安
得不危時萬安劉瑯劉吉亦俱直前對引義慷慨恩
等屈服格願同列謝曰諸公皆為國如此格復何憂
曾九卿項忠等亦劾直是日遂罷兩廠然直雖不視
獄事而寵幸如故格嘗納指揮楊景賄欲脫其罪
格不自安而御史戴緒復訟直功請復而廠格遂力
求去詔加少保賜勅歸格既去士大夫益僥苟
事直無敢與抗者矣格為人質直有容常以違官抑
鐵濤濤為禿婦傳譏之高瑄請復景帝位號黎濤疏
駁極言該格皆不為較待之如平日至其臨大事
決大議毅然莫能奪初萬貴妃重格名士父像屬為
費遺金帛甚厚格力辭使者告以妃意格曰非上命
不敢承也貴妃不悅格終不顧及謝政劉吉過之見
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
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也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
太傅謚文毅子良臣成化初進士翰林侍講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幼有異稟父老舉於鄉不樂
仕日按定之書數千言不令作文一日偶見所為祝

寘文大異之謂其婦曰此子才一第不足多也舉正
統元年會試第一殿試及第授編修四年京城大水
應詔陳十事言號令宜出大公裁以至正俾久而無
弊不可苟且數易公卿侍從當時召見賜清問察其
才能心術而進退之降人散處京畿者宜漸移之南
方郡縣之職以京朝官補之使迭相出入內外無時
重囑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上可做唐制朝臣遷秩
舉一人自代吏部籍其名而簡用之武臣子孫教以
翰墨守令收養為先必詳考核毋徒取幹辦群臣造
表乞求罷起復之令僧尼盜廟害民當嚴為遏絕富
民輸粟授官者本非好義有犯竄違奪疏入留中第
寅之與鄉人相訐辭連定之下獄得白杖滿進侍講
景帝即位復上言十事曰臣惟自古中國喪氣若晉
懷愍宋徽欽之蒙塵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
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
萬之師奏上皇於漠北委以興冠者也至於晉宋既
遭禍亂皆棄故土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於既衰以禦
方張之敵今也先東勝長驅直抵都城舉數十萬之
衆宜可殲此朝食然既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
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尚謂國有人哉蓋國勢

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所以自強之術哉
愚故畧陳所見以俟採擇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
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
不隨謂宜倣宋吳玠吳玠三疊陣法設為犄角之勢
使得互相應援出奇無窮至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
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
墻而進韓世忠破兀朮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如
搗人胸下砍馬足此其明驗也臣觀紫荆居庸二關
名為關塞實則坦途敵騎北來若風驅霧蓋兵士寡
弱牽陣缺散漢隄疎漏非朝敵心合宜增兵士繕亭
障塞路隨陸則掘地為塹隨水則濬渠為溝
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
官軍此古人之已事尚可舉行者也若夫奉使之臣
往往充以驛人駟夫招募成或職此之故今宜擇西
疆忠愍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
選庶不至失辭辱國臣於上皇之朝乞從漢北降人
知謀短淺未蒙採納比來國有警奔歸故土寇掠畿
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之時遣之南方使與
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不惟潛消大患
又省餼給減漕挽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

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
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
不習進退之宜茅轉貨為商執杖為工而以工商所
得補納月錢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
志奸宄矣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
也除血痛革其弊一新操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
之剛毅則兵威振矣至於守令之廢民猶將帥之制
兵也宜嚴糾考慎黜陟有犯賊者舉主與其罰然後
貪墨者寡為舉者慎貪寡舉慎則民安而邦本以固
也去者取者皆狗之夫俱及馳成帝業苟非其人則
趙括以奢之子預首於白起廉頗以藹之孫繫頸於
項羽將軍必拘世類哉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
宜令廷臣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庶搜羅既廣樂侮有
人舉者漢周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之樂全所恃
者張燧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
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也
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推簡強寇但選為勝負互殺
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乃石亨則自伯進侯
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
不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秩勿躐新階也

日勛名著而爵賞加焉未為晚也夫既與而不思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止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復不行夫入內常態攬威權親法機務凡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又書於簡以示懲勸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奏入中旨傳出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然行是數者又有其要在陛下勤學而已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群生雷震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為言即中庸所謂智仁勇也智仁勇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於君也既知焉湯文惠趙所以興及知蔡紂幽厲之所以替而退避審矣於取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志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取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於知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鴛者儒臣進講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指穿剛刃

而過之其不至於冥行顛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太創尚如金甌之未缺陛下誠能本之聖學以見之政治良見國勢可強譬取可靈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亦何憚而不為此書奏帝優詔褒答三年遷洗馬也先使者之乞遣報使也帝堅不許定之疏引故帝請帝下之廷議竟不果遠久之遷右庶子天順元元調通政司左叅議仍兼侍講尋進翰林學士憲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直經筵成化二年以本官入直文淵閣明年進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陞西湖廣災有司方徵民賦定之書今國儲克積念庚至不能容而此張口待遺之疏乃責其租課恐非聖主恤下之意帝感其言即命停徵四年進吏部左侍郎時萬貴妃專寵皇后希得見儲嗣未兆邸王女薨已及笄猶未下嫁其年五月定之因久旱並輪及此疏請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書駁斥異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財帝留其疏不下五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却立以候定之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策不停書有賀宋及名字者定之就到其世次若諸系然人服其敏博故

事經筵講畢辭退帝曰宣曰先生輩吃酒飯去閣臣
請官並承旨叩頭出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王音自是
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翰林相傳以定之異順為過
云寅之湖廣恭議

論曰自三楊淪謝閣振用事朝常濁亂已極天順改
阮汝復李賢得政紀綱粗立者舊成列可謂救時良
相賢當羣小交紅能委蛇以濟大事而岳正果終
用壯遂至頽頽豈非識有疎密因之成敗亦殊與薛
瑄立朝未久見幾早去真修實政誠一代醇儒也呂
原莊慮勸恭叱贊殊有足憂勸時藏藏商路蹇蹇劉
定之風樂見於章疏三臣柄國皆在成化間而憲宗
玩愒宮中抑耽嬖倖大臣經年罕得進見嗣是相沿
堂簾之勢寢隔矣諸臣雖欲協心輔政如仁宣之朝
又豈可得哉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 列傳七十六

陳文 萬安 彭 華 劉 珊
劉吉 尹直

陳文字安簡廬陵人鄉試舉第一正統元年進士及
第授編修尋命進學東閣秩滿遷侍講景泰二年閣
臣滿殿薦文才任卿佐外除可二司長官遂擢雲南
右叅政使貴州叱歲用兵資餉雲南民困轉輸文建
議令商賈代輸而民倍償其費符稱使境內稅課額
鈔七十餘萬吏俸所取給為典者侵蝕吏或累歲不
請俸使悉按治如法課日羨萬雲南產銀民間用銀
銀幣權地三倍由是錄在案者免稅納銀亦如之
而納者不為病文曰雖如是得無傷廉乎其損之復
令減隸額視舊三之一名譽日起遷廣東左布政使
毋憂未赴英宗既復位一日謂左右曰向侍朕編修
督兩廣者安在左右以文對即召為詹事乞終制不
允侍東宮講讀六年學士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
者曰柯潛可出告吏部尚書王翱翱曰陳文以改當
及奈何抑之即已舉潛宜再入請明日賢入見因請
用文遂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內閣文既入椒懷
恩每事撓賢曰吾非若所為也侍講學士戴時與文

此合交甚雅濟嘗授內侍書其徒多責本編來謁必
邀文其飲英宗大漸東宮內侍王綸稱請濟計事濟
不召文文密使人現之綸言帝不豫東宮納妃如何
濟謂當奉道詔行事已而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
無庸已有革者因言綸傳定計欲逐賢以溥代之而
以某即侍却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而是時
綸謂常得司禮氣張甚大監牛玉恐其軋已傾述
綸得罪逐去溥誦知順德縣雍浙江參政詞所連順
天府尹王福通政參議趙榮南寧伯毛榮都督馬良
高舉劉聚錦衣都指揮俞事已連等皆坐誦雍亦文

者也憲宗即位改選都左侍部同知經筵
事再進禮部尚書時修撰羅倫疏論賢奪情文內魏
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所鄙英宗實錄成加太子少
保兼文淵閣大學士成化四年卒贈少傅諡莊靖文素
以才能自許其在外頗著績效士大夫多冀其進用
及居宮端行事多鄙猥既參大政無所建明朝退則
引賓客故人置酒為曲宴專務請屬性下急遇疑毗
懇必報及賢卒文益恣意徑行名節大喪後禮部
主事陸洲之疏曰故大學士文徵德彰聞汗風流屬
繼子為惡滅裂義方生既逃於顯珠死又竊美謚

送之還直曰窮未歸我若驅使遠國也
遣大臣叩詢量宜處置詔從之命都御史屠輔性責
州鎮巡官奏苗兵請發兵廷議將從之直言起蒙繼
功不可信命官往勸無警韓王內使李祐等竊入
京師為錦衣捕獲出懷書奏許王所司請休劫五以
祐等不安王府越關逃還朝治小過負大罪
聽其虛言以勸王是重有罪者治輕宗室不可弗為
拘祐等還之王未幾改戶部兼翰林學士入為閣諭
月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直為人矜忌不自檢飭
即尚書才是不善直初親禮部侍郎而更更焉

曰公所謂簡在帝心者自是怨蓋深後在南都八年
鬱鬱不得志屬其黨為安彭舉其內召其輒持不可
是時諸朝臣亦皆畏直其治已及推兵部侍郎若
侍部吏部列上通政使何治八 詔獨用琮而
以安革及李汝省力中皆名選至是修怨與汝省等
陷果父子又構罷江西巡撫聞珪物論喧然不示刑
部員外郎袁清治浙江按察諸大夫吏吏部尚書
務惡之此還即除錫與知府清治亦章求改格極論
其罪下清詔治清故安之私人又章於治

吉歸瑜年太盜入其室怖死贈太師議大...
尹直字正言泰和人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成化初充經筵講官與修英宗實錄總裁欽革去
景泰帝號引漢昌邑更始為比直辨曰實錄中有初
為大臣後為軍又者方為官時必稱其官其既罷去
而後改稱如漢府以謀逆降庶...未反時書王
叔如故也豈有逆計其反而...從庶人之號者哉
蓋實錄載當時事直書而善惡自見非若春秋綱目
以義例為予奪者也且昌邑號立後廢景泰帝則為
...七年更始無所受命景泰帝則策命於
...時定傾於危難之中微帝則京師非國家有
雖易儲失德然能不惑於虛忠徐叔之言卒全兩宮
以至今日其功過足以相準末宜去帝號時不能難
既成進侍讀權侍講學士...遠禮部右侍郎嚴
當度僧屢疏奏者之又請...陽生之說籍
數百人明年丁父憂先...禮部建議朝臣輩乞父母
祭葬者一切裁損行之數年濫乞者頗止至是直
止封學士例不祭葬直...得之自是陳請紛然矣
版除起南京吏部右侍郎改禮部左侍郎久之恐佐
兵部占城王古米為安南所逼棄國...者欲

十一月星變又言通者妖星出天津歷...
其占為兵為饑為水旱今兩畿河南山西陝西旱蝗
四川湖廣歲不登倘明年復然恐盜賊竊發禍亂將
作願陛下兢兢業為心節用度罷宴游屏讒言斥異教
留懷經史講求治道則天意自回乃者工役繁興如
沙河修橋江西造瓷器南海子...塙俱非急務
悉停止帝嘉納之四年帝惑近...言願崇祈禱事發
經樞令閣臣作贊又令擬神符紫疏吉等極言邪說
當斥帝報聞先是帝即位進吉少侍系太子太師吏
...是實錄成以進少師兼益殿大學士吉柄
...火種勢熾赫帝初傾心聽信後漸覺其奸恩亦
頗衰而吉終無去志五年帝欲封...弟伯壽命吉撰
誥券吉言必盡封二太后...弟方可帝不悅遣中
官至其家風令致仕始上...賜勅馳驛如故
事吉為人陰譎多智數所...使小人有異
者輒毀言官劾去之...營私善附會自飾飾然終
以此敗居內閣十八年人...之為劉錦花以其射彈
也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試不第者不
得復會試而是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集聚都下禮
部為請詔姑許入試後如...已而吉罷...行

與中官蔣琮此南京御史姜紹等至空屋...
 中外側目而言者亦少衰矣初吉在成化時帝失德
 初無規正至是見孝宗仁明同列徐濟劉健付正以
 多所論建吉干闕臣居首遂連署名弘治二年二月
 早帝令儒臣撰文禱雨吉等上言邇者奸佞襲李孜
 省鄧常恩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於兩遂奏請祈禱
 觀幸一驗以希進用謹按詩云月維于畢俾滂沱矣
 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今月宿在畢雨降之徵也
 臣恐侍門一聞爭言祈禱要寵召禍實基於此祝文
 陳獻不引帝意悟遂已之五月以災異請帝修德防

機...始八月又以災異陳七事代王獻海青吉
 等言登極詔書已却四方有獻乞勿受明年三月偕
 同列上言陛下聖質清羸與先帝不同凡宴樂游觀
 一切嗜好之事宜悉減者左右近且有請如先帝故
 事者陛下當以太祖太宗典故斥之蓋祖宗合行
 晏游皆有時陛下取法祖宗可也土魯番使者貢獅
 子還帝令內閣草勅遣中官送之吉等言不宜優寵
 太過使蕃戎輕中國事遂寢既入言獅子諸獸日朝
 二羊歲當用七百六十又守視救尉日五十人解額
 資宜絕諸數食飽自斃千載下將為美談

子祁錫及弟溥陽王祁統以罪徵至京命...
 教之吉等撰拜世宗及王皆答拜帝聞心善之因遣
 歸藩而以吉持講讀於東宮母喪歸憲宗即位起復
 修英宗實錄進侍讀實錄成遣侍讀學士直經筵累
 遷禮部左侍郎成化十一年命兼翰林學士入文淵
 閣預機務尋進禮部尚書孝宗少時加太子太保兼
 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遭父喪起復吉三疏懇辭
 而陰屬責戚萬善為之地得不允遂緋衣視事對客
 談笑無戚容人始惡之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進
 試漢殿...之進戶部尚書授身殿尋加少保兼太子

太傅...即位庶吉士鄒智御史姜洪力說萬安...
 直及吉皆小人當斥吉深銜之已而安直皆去吉獨
 留委寄愈專吉慮言者攻不已乃建議起選科道官
 處以不次之位命詔起廢滯給事中賀欽御史張珍
 華十人吏部已次第擬擢吉復上...之部曹預...
 者惟林俊一人而已美以此龍終言路又昏夜款門
 甘言結納於是御史魏璋給事中韓重等皆指附之
 而言者猶未息庶子張昇御史曹璘歐陽旦南京給
 事中方向御史陳嵩等彈章相繼至吉憤甚乃尋端
 中昇逐之數與大獄智向被囚繫速取洪...官復

必壞大事安等保薦曰此匿名書也上何
以村臣等且事曖昧不可知昌曰昨誅官劾直疏江
已訝無珊名令聖意堅殆難回也安請令珊以親老
乞林昌曰此正上意次日珊具疏乞致仕而不及養
親帝復令問安安曰珊欲去久草疏未上適聞上譴
訶不及致耳昌還奏許之仍令馳驛賜月廩歲祿旬
金縉帶慈厚其實排珊使之去者安吉兩人謀也雙
時內閣三人安貪狡吉陰刻珊稱稍優然喜談論人
目為狂躁其於君德闕失政事汗濁三人者皆無一
語數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語珊初
遭母憂嘉三年北歸侍父盡子道父沒復廬於墓
弘治三年卒諡文和嘉靖初以言官請賜祠額曰昭
賢仍遣官祭之予欽守汝中八歲時憲宗召見愛其
聰敏且拜起如禮即命為中書舍人宮殿門闕高闊
官楊一清常提之出入帝慮牙牌疊損命易以銀歷
官五十餘年至嘉靖中積資至太常卿兼五經博士
仍供事內閣誥勅房欽博學有行誼與長洲劉棻並
淹貫故實時稱二劉兄子澄甫進士御史歷官僉事
劉吉字祐之博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充經筵官寰宇通志成進修撰天順

編修天順中歷右中允侍講求言憲宗即
條屢遷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直經筵日講成化十年
進吏部左侍郎充講官如故珊每進講反覆開導詞
氣侃侃聞者為悚學士劉定之稱為講官第一憲宗
亦愛重之明年詔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預
機務帝每呼東劉先生賜印章一文曰嘉猷贊壽
進戶部尚書再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殿
訓成加太子太保進謹身殿初商輅之劾汪直也珊
與萬安劉吉助之爭遂罷西廠他日珊又折王越於
朝越漸，遂及西廠獲錢珊卒為越所誘頗與直通

十八年一欲諫罷西廠邀珊同奏珊曰西廠亦無害
辭不肯著奏安遂獨疏上之而珊素輕安常為安負
國無耻安積憤無所發時員外郎林俊以劾梁方繼
曉下獄惟珊力為帝解釋故人李汝省革左道亂政
欲動搖東宮珊獨密疏諫謀少阻於是帝亦銜之會
珊子鉅縱誕日邀妓狎飲里人趙賓者戲傳其事為
劉公子曲或增飾其辭穢語及珊謀教坊院本奏之
帝前帝大怒決意去珊道中官章昌至問居安吉赴
西角門出帝手封書一函曰劉珊嗜酒好色結姻太
監納王越賄謀為復爵且縱子狎妓朝廷若不去珊

為庶吉士除御史帝在東宮嘗聞之至是於宮中但
疏一小篋則皆論房中術者未嘗曰臣安進帝命太
監懷恩持至問曰此大臣所為耶安媿汗伏地不能
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下之閣令恩就安請之安數
跪起求哀無去意思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始惶
遽索馬歸第乞休去時年已七十餘尚於道上望三
台星冀復用也居一年卒贈太師謚文憲初孝穆皇
太后之薨內廷藉藉言謀出萬貴妃孝宗立魚臺縣
丞徐頊上書發其事廷臣議逮劾萬氏戚屬曾出入
宮掖者一驚懼不知所為曰我久不與萬氏往來矣

而對言 與萬氏姻亦自危賴其黨尹直尚在閣共
擬旨寢之而孝宗亦仁厚置不問安吉得無事安子
翼南京禮部侍郎翼子弘璧翰林編修安得勢時每
遇試必令其門生為考官交關請屬故其子孫甥姪
無不登第者性嗜貨無厭木邦夫婦輩罕弄據寶井
以叛木邦欲自立為宣撫朝議不許安納其重賂連
眾議從之自是昭惠者二十年家積貲鉅萬萬始去
遺其養兒則銀也安死無幾翼弘璧相繼縱淫死妻
賤分挾其賄以奔皆立盡安竟無後
劉翔字叔溫壽光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

印板可中外頗以是稱安實安之巧於迎時也文華
天訓成進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復進少傅太子太師
再進少師當是時朝多秕政四方災傷日見告安等
一無匡救嘗因山西陝西饑饉荒政十事民頗利之
而請入乘授武職職吏調成者得還為民終為議者
所譏帝崇信道教封金闕玉皇真君為上帝遣安祭
於靈濟宮而李孜省御常恩方進用安因彭華潛與
交結藉以排斥異己於是璫及王恕馬文升秦紘耿
祿諸大臣相繼被逐而華遂由詹事遷吏部左侍郎
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一時朝臣無敢與安較者時

人謠曰 百憲臺升李祿三千館閣為彭華華舉景
泰五年會試第一大學士時之族弟劉深多計數善
陰伺人短長人莫能測與安攸省此等族蕭彥莊攻
李東又逐尹吳羅環人皆惡而畏之論年得風疾
孝宗嗣位安革登極詔書禁言官假風聞挾私奏
中外詳然通御史湯鼎以事請問安從容語以故曰
此內意也鼎即以其語奏聞謂安抑塞言路歸過於
君無人臣禮於是庶吉士鄒智御史文貢姜洪等來
章列其罪狀先是有欲入配進賢者粗知書無行端
帝亦日與諸庶中術益甚暱之因念就試

學士彭時商輅固力請司禮中官乃約以朝服見帝對且曰初見情未洽姑俟他日勿多言也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文臣自無言武臣不免缺望乞如舊使帝可之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呼叩頭退中官戲語朝士曰若輩嘗言不足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四方傳笑謂之萬歲朝老帝自是遂不復召見大臣人皆歸咎於安而安與中官相表裏顧自謂得計時等遂為所困兵其後尹道入朝頃許見帝計事安止之曰惟彭公請召對一

語不合叩頭呼萬歲以此貽笑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其容悅不識大體且善歸過於人如此九年進禮部尚書久之改戶部十三年加太子少保俄改文淵閣大學士繼時時已沒商輅忤汪直去安蓋得志孝宗出閣進東部尚書謹身殿尋加太子太保時內閣無正人安得彭華華南人相黨附而劉珝與尹旻王越又以北人為黨互相傾軋安日與珝爭權其門下士至不敢相往來然珝疎淺而安深鷙故珝卒不能勝安十分帝汪直寵衰言官指罷而廢帝不許去其疏再請之帝

非所以明勸懲示後世乞初廷臣議更不為如恐傷禮過則罷其易名於義亦可御史謝文祥亦言是帝以事已施行不許

萬安字備吉眉人長身魁鬚眉目如刻畫為人外寬而深中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遷禮部左侍郎五年命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奏機務安初與同年生居事李泰善泰中官永昌子也蓋少於安安顧危事之得其驩時議問臣有欲用泰者泰推安曰予先之我不志不至故安得入閣安

也自稱子姪行妃嘗自愧無門閭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其妻王氏有母至則時與王謂其母曰傷家之時以妹為人婦今安在也曰茅憶為四川萬編修者通心疑是安訪之果妻小婦姊弟兩人相見悲喜由是兩家甥日往來安復與通為姻姪矣通妻著籍禁內恣出入安以是得倚知宮中動靜蓋自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與安同年不相能安遂構獄除兩人名七年廢禁見天四紀表儀廷臣多言君臣否隔上下不交宜時召大臣議政表

人以屬五五。於政者取中旨款之。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於衆以為能聞者皆掩口。考宗三進士李文祥御史
 湯鼎姜洪舉標。舉士斷智等連章劾直給事中味
 琮及御史許斌言五。為侍部以至入閣黃綠舉
 附皆取中旨。帝於是薄其為人。令致仕。五以教博學
 練習朝章。嘗請修大明會典。元。 鑑綱目成見。
 納以琮於進取。與羣小交。 論所部考宗十一
 年太子出閣。上承筆聖德。請引先朝。保黃淮
 事。得召對。帝却之。正德中卒。諡文和。

檢者矣。文筆與。此。時。名。照
 檢者矣。文筆與。此。時。名。照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列傳 十七

王 翔 李 東 崔 恭
 姚 夔 吳 是 李 格

王翔字孔。人。永樂十三年。初試貢士於北京。
 成祖。恩得北士用之。先。北人。登第者。率居後。至是。
 親。武。皆高列。成祖。大。時。召見。賜食。改庶吉士。授
 大理左寺正。坐。註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楊士奇。為
 權御史。時有詔。官吏有罪。不問重輕。許運。還職。朝
 言如此。則貪污。免廉潔者。罪非所以澄吏治也。請
 自。今。賦吏。坐死。但許贖罪。不得復官。流。徒。敗其秩。帝

從之。巡行四川。時。松。變。冠。類。發。而。都督。陳。懷。駐。成
 都。相。去。八。百。餘。里。不。能。控。制。朝。奏。乞。移。懷。鎮。松。潘。而
 於。州。縣。及。土。司。遍。設。社。學。以。興。教。化。並。報。可。英。宗。嗣
 位。廷。議。遣。文。武。大。臣。出。鎮。守。乃。擢。翔。右。僉。都。御。史。侍
 都。督。武。興。鎮。江。西。懲。貪。抑。奸。吏。民。畏。愛。正。統。二。年。召
 還。院。四。年。浙。江。處。州。賊。流。劫。江。西。廣。信。者。命。翔。往
 捕。之。盡。俘。以。還。公。滿。國。師。高。已。與。都。指。揮。趙。掠。有。陳
 諒。誘。執。已。掠。其。財。與。同。官。趙。得。誣。以。叛。其。弟。小。商。已
 怒。聚。眾。剽。掠。得。等。懼。請。濟。師。命。翔。及。都。督。李。安。發。軍
 二。萬。征。之。而。巡。將。御。上。白。其。枉。詔。翔。若。機。進。止。翔。至

出商已於微道人招我弟即聽命因撫定其餘黨一
 十八寨而劫掠等罪帝命誅諒遠得成復商已圖師
 松滿遂平六年代陳猛鎮陝西伍歲殺諸氏賊七種
 俱免十之五而寬其餘以俟秋成從之明年遠東將
 士屢失機詔翔往督軍以翔以軍令久弛將士驕玩
 賊氣不肯力戰因諸將更賜責以失律罪將行法
 懼恐叩頭祈免願効死贖由是軍中股肱莫敢不用
 命翔乃躬行邊自山海關抵朔原緝城垣濟濤整五
 里為堡十里為屯使烽燧相接簡練將士恤鰥寡者
 俾有家室軍民大悅又敗邊塞孤遠軍輿輟虞餉置
 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指揮孫璟以成平關出關
 鞭之至死其妻女哭之亦死他卒斬璟殺一家五
 人翔曰卒死法妻死夫死女死父非殺也命璟償其家
 葬費璟感激後參將遠東破毛憐賊追之出塞三百
 里又隨李東破建州卒為總將四品九載滿進右副
 都御史十二年與總兵曹義等出塞擊兀良哈賊擒
 斬百餘人獲畜產四千六百進右都御史十四年請
 將破賊廣平山進左都御史其秋賊脫不花大舉犯
 廣寧殺掠萬三千餘人帝乘輿北狩塞上方用兵止
 停翔俸半歲景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未嘗改建加太

寺太保會澤格諸府攝寇亂而廣總兵官董興武致
 推委不任事兵部尚書于謙請以翁信陳壯勇之而
 特遣一大臣總督軍務乃以命翔兩廣之有總督自
 翔始也翔素有威望至鎮將吏整服翔乃推誠撫諭
 得人嚮化部內遂無事以年入為吏部尚書先是何
 文淵協玉五掌銓政多私為言官攻去至是翔代文
 淵一循成憲時無異言天順改元辭官保直致仕朝
 始寺部事石亨欲去翔翔乞致仕已得請李賢力言
 翔不可去乃見留及賢為亨所逐亦以翔言得復入
 閣由是兩人相得甚歡帝每用人必咨賢賢以推翔
 以是翔得行其志一時推舉號稱得人帝眷翔厚時
 召對便殿稱先生不名而翔年幾八十易忘嘗令部
 議倫隨入帝問故翔頓首曰臣老矣所聆聖諭恐遺
 誤故令此却代識之且其人誠謹可信也帝喜吏部
 主事曹恂已遷江西春議過疾復入都翔以聞命仍
 以主事回籍恂怒同翔入朝梓其面摑其胸大聲詬
 罵事聞下詔獄嚴鞠翔具言恂實病得斥歸時服其
 量五年加太子少保宗立進太子太保兩雲免朝
 奉屢疏乞歸輒慰賜教遣醫視疾三年疾甚乃許致
 仕未出都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諡忠肅翔剛明廉

直憂國奉公由首如一在銓部謝絕請謁公餘恒宿
 直廬非歲時期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論薦不使人
 知忘情恩怨白吏部宣快心思怨地即自奉儉素景
 帝知其貧詔為治茅鹽山孫以廕入太學不使應舉
 曰汝幸得門廕勿妨寒士路婿賈傑官於近畿翹夫
 入數道迎女傑恚曰若爾與錢移我官京師反手爾
 何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置酒詭請翹翹怒
 推案擊夫人傷面其自遠東還朝也中官同事者重
 翹持明珠數顆為贖直千金翹固辭其人曰公鄙絕
 或我死而已不得已納而藏焉中官死召其從子還
 之李贊常語人曰卓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敵
 擾而教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然性頗執嘗有詔
 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及山林隱逸士至者率下部
 試翹最為黠落百不取一二性不喜南士會英宗嘗
 有言北人文雅藻飾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
 得力翹承帝指尤多引南人時議以此隘之子孫
 世官錦衣千戶
 李東宗執中曹州人少孤力學舉正統元年進士授
 延平推官沙縣豪誣執良民數人為盜而淫其室府
 縣莫敢再東捕林豪罪於是豪誣東受賂乘坐下獄

副使侯執白之論豪如法由是知名徵入都察院理
 刑將授御史都御史王文奇其才薦為本院經歷母
 憂歸服除改戶部主事宣府屯田為權豪占據詔東
 往視東歸由於軍而請罷科率遣人頽之兩淮鹽課
 弊覺官吏及商繫數百人逮東往覈東疑印有詐搜
 奸人得其偽印逮者得白景帝立進部中景泰二年
 宣府督餉侍郎劉健病不任事命東往佐之至則發
 健侵牟狀帝即擢東右僉都御史代健兼參贊軍務
 先是宣府數遭寇軍民牛具被掠無遺朝廷遣官市
 牛萬五千分給屯卒又人予直令市穀種健盡以界
 京軍出守者一不給屯卒顧傳其月餉追徵屯糧悉
 急東盡反健政厚恤屯軍於是發帑市牛種士卒自
 城守外悉令屯作凡使者至及宦官鎮守營舊出衛
 所科歛者皆奏罷之以官錢給費故事軍有家需月
 餉一石無者減十四而軍要死雖有父母兄弟兼有司
 縣以無家論東力言其非請優給之歲饑屯停饋通
 貸且增設養濟院悉報可而帝方加意遣軍覓宣府
 德萬庫所上財物數悉令東給散諸軍軍食感悅三
 年冬命兼理巡撫事項之又命提督軍務東益盡心
 邊計不恤操怨都指揮楊文揚繼都督江福會繼勅

罪之守獨石內官弓勝日田獵擾民請徹還置之理
又劾總兵官紀廣副總兵楊能罪廣許東自解帝召
東還而言官文章言東未嘗去乃復命科道二人往
廉之卒留東東既留則易守帥練精兵興學校給醫
藥經久之策緬大罕舉先是寇亂邊地民悉流道內
郡東廣行招徠奏給月廩瘞土木鷄兒崩暴骸萬五
千乞推行於諸塞軍為寇殺掠家屬無依者請官為
養贖或資遣還鄉所條奏無慮百十章帝及大臣皆
知其賢朝奏夕下由是禁政悉釐邊關千里間此戶
樂業而文教並興謀報寇近邊駐收廷議遣都督楊
俊率師三千會宣府兵出塞勦之東曰塞外收諸部
收地非犯邊也若掩殺之是俸功開塞非臣敢開乃
止諸部質所掠男婦求易米朝議成予一石劫者
半之諸部縣乞一石鎮將不可東曰是重東而輕人
也如其言予之而自請專擅罪帝以東為機體都督
通興代紀廣來鎮令每所出滑車三兩諸城門並積
磚五千寇至則磚塞門車輓人上東論與恒怯與校
錫切責巡狩御史賈恪與東不相能因奏東與不協
東亦軒恪縱傲此勘至置東不問召恪還論罪交順
初罷巡撫官改東督江南糧儲先是陳泰為總撫以

曠松賦額不均令民田五升者倍征官田重者無增
耗由是賦均而額不虧東至一守其法東之巡撫宣
府也巡按御史張鵬以事與之忤至是鵬與御史楊
瑄言事得罪俱戍贛表楷甚嚴過南畿瀕死瑄咻鵬
曰若昔時稍下李公李公今日事不一相爾耶俄聞
呵者至急問兩御史舟安在下與直入舟則東也見
兩人用手格持之足不能起欲釋之兩人不可曰死
非其敢累公時錦衣林千戶者監行東前訪千戶流
涕力請且曰有事吾自當之林感其義竟釋兩人格
於還安行至戍所無恙太平缺知府東薦刑部員外
郎歐陽熙瑞州通判史宗義堪任廷臣勅東違例有
詔逮之既而帝念東過微令復任歲饑發庫賑貸又
請許整閩稅悉徵米併荒內官金保監淮安倉大使
科索東發其罪帝宥之令盡革其禁初御史李周等
六人請原籍分俸養親所司劾私事不當用印俱左
遷知縣東疏救之帝怒召還將議罪會廷議復設巡
撫太使薦東才遂命巡撫大同東素剛正執節不撓
屢遭讒構幾罷官者數矣而東操持愈堅有都指揮
孫英者先以罪敗杖還衛而總兵高陽伯李文安引
紹書令獲職東至即斥之裨將徐旺領騎卒操練東

以旺不勝任亦解其官於是謗議紛起會天城守備中官陳例久病東請易以羅付帝遂責東專擅撤下詔撤指揮門達並以前保舉知府疏救御史及斥孫英等為東罪法司希旨不以常律處竟斥為民居三年用閩臣薦起故官淮南京師察院憲宗辛進右副都御史復撫宣府軍民聞其來夫道歡迎甫數月召拜左都御史先是御史有所彈擊必先白都御史都御史恐忤權貴多阻抑之東一聽御史所為成化改元當計吏黜罷貪殘倍於其舊明年秋以毛里孩為寇令東自遼東抵大同整飭邊備既至遼即劾鎮守

中官李良總兵官武安侯鄭宏失律都指揮張顯驍勇坐事繫獄指揮崔勝傅海等十人有將才皆舉用之由是將士競奮時建州毛憐海西諸衛入貢遣臣驗方物不稱報却之東言懷遠之道來則受之不宣計物厚薄亡何毛憐請衛入犯東禦之過於鳳皇山寇據山上東軍陣山下鋒始接指揮徐英都東提劍欲斬之英躍馬大呼遂入陣曰李公手劍在後不前者斬於是眾軍爭上山衝冠軍為二力戰破走之俘斬三百有奇捷聞盡書嘉勞東遂往建州府火同東將帥中軍命而還奏後以建州諸衛擾邊命東為

總督與武靖伯趙輔帥師討之已而都督董山入朝兵且止矣會山還至遼東詔東等覓之館令其屬還告都落歸所掠毋再犯始遣山還其人既去東等召山至軍門宣勅告戒山怒肆惡言拔刀刺傷通事其在館者亦擊仆守卒俱被執縛事聞詔誅山決策征討東等乃分軍為左右哨掖而親統中軍出撫順關道遇敵連敗之行十二日抵其巢又數戰皆勝二哨二掖亦各破敵俘斬合九百餘人焚其廬帳收其高產而還帝大喜勞以羊酒賜麒麟服加太子少保先是吏部尚書王翱致仕廷推代者帝留以待東至是遂擢任之東銳意澄清仕路念監生需次吏部至八千餘人中多庸劣請分別考核由是黜者數百忝成怨東左侍郎崔恭以久次當得尚書而東願得之頗不平右侍郎尹旻常受學於東東初嘗屈意從之既而有言吏部權盡歸兩侍郎者東自是不聽兩人言兩人亦頗嫌之侍讀彭華者大學士時從弟也有康從及故人子求京秩當道中貢又欲用其鄉人於善地東皆不聽由是內外胥怨先是御史戴用請兩京堂上官及方面正佐如正統間例會廷臣保舉帶劄其言且令兩京四品以上吏部具缺取上裁於是御

史劉璧吳遠馮徽廉之言陛下高處九重馬能盡知
臣下短長今欲悉歸宸斷則臺諫不敢言其非而陛
下必且詢諸左右賄路倖門自此而啓竊謂仍歸吏
部使其語頗侵內閣帝怒方詰責言者會朝覲考察
斥逐者衆又多大臣鄉故於是衆怨交集而大理卿
王禕亦欲去東代其位乃與華謀吸同鄉給事中蕭
彥莊勸東言東子為縣令不職不能黜而私庇布政
五陵孫遇泰政張穆僉事李齡陰結年深御史使助
已並羅織其十三罪私署同列二人名上之帝怒下
廷議恭叟又助彥莊言吾兩人實諫之如不聽何刑
部尚書陸瑜等遂奏東銜五沽名頗例銓政乃落東
太子少保致仕罷陵等四人官而命彥莊持東所結
御史久之不能對則以璧等三人名上遂俱下獄出
之外陵等實當世良吏有名至是以讒言罷黜衆議
不平陵尤不服連章許彥莊詔廷訊陵詞果直帝惡
彥莊誣罔誦大軍驛丞方東被劫勢洶洶且遠東東
謂人曰為我謝彭先生東罪惟上所命第毋令入獄
入則東必不出恐傷國體固具疏引咎畧不自辯是
時天下舉子方會試集都下奮馬曰李公天下正人
為奸邪所誣若罪齊公願罷我等試以贖及見帝薄

責東乃已東行官屬為送皆欷歔有泣下者東慷慨
揖諸人泣登車去東去而恭叟為尚書東誠心直道
夷險一節與王誥並負重望林居二十年中外薦既
十餘上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弘治初年贈太子太
保後謚襄敏子聰明智孫邦直皆舉鄉試聰南宮知
縣以彥莊勸罷賜明建寧同知智南陽知府邦直守
汝府同知彥莊之誦丞也署大年縣以科歛為盜所
殺並其家見成云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除戶部主事轉
翰林編修有能聲以楊溥薦擢萊州知府循行屬邑獎
善良去貪暴增繕學宮勸諸生訓課又善辨冤獄改
舉日起先是內地所輸遼東布悉貯郡庫歲久朽敝
守者多破家恭別構屋三十楹貯之請約計歲輸外
餘以充本府軍餉遂放遼守者八百人歲大半禮恭
親督補苴燼畧盡乃發倉勸分賑貸奏免逋租金沽
悉衆也先犯京師集民數千遣入援廷議咸稱清
檄發後夫恭以方春民乏食請俟秋成始赴役各府
六年萊人歌頌至此漢楊震以震嘗守是郡也景泰
中起遼湖廣布政使先是諸司供給率取之民恭
與僚佐約悉罷之命安監利流民糧相徵恭為勿惠

惠之且生變乃下念願附籍者聽否則違秋遣歸衆
遂定尋遷江西左布政使司有廣濟庫官吏乾沒至
五十萬恭白其狀於巡撫韓雍請與守者成獲罪定
均徭法酌輕重十年一役遂為定例初弋陽王奠壘
斬率王奠培不法景帝遣官案之成其教按漢堅王
由是怨待三司官復係恭不能堪王嘗屬增造宮殿
乞南昌城內東西二湖改派歲祿於近縣恭皆執不
從護衛軍有犯持之不少貸王愈怒疏許恭劾御史
張綱往覈無驗王復奏綱私庇恭於是恭與按察使
廉傑巡按御史周一清連章論王私獻惠二王所遣
宮人護衛軍生女長不令嫁輟收之通內官熊壁自
殺其護衛橫甚不削奪慮有變帝遣中官懷忠偕錦
衣官勸之共如恭等言遂削其護衛王自是稍戢天
順二年遷右副都御史代李東巡撫蘇松諸府按部
進省老令各言利病為興革佐都督徐恭浚儀真漕
河又浚甯鎮河避江險已又大治吳淞江起虎山至
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自白鶴江至嘉定下家渡迄
於莊家涇凡浚萬四千二百餘丈又浚曹家港蒲匯
塘新涇諸水民賴其利因日曹家港為都堂浦先是
周忱奏定耗羨則例時頗稱便李東改定以賦稅

重連為盈縮其例甚平而難於稽算吏末勝煩擾恭
乃罷去悉如忱舊四年蘇松旱饑奏蠲秋糧四亦餘
萬石其年冬吏部缺右侍郎李賢王翱奉恭遂召用
恭置勸懲簿有闕皆職之以佐黜陟翱亦倚之不
疑帝嘗與賢評論大臣因稱恭及左侍郎姚夔等曰
二人才能異日皆尚書選也七年轉左遣父憂起復
視事成化五年尚書李東罷內閣商路欲用姚夔彭
時欲用王傑而北人居言路者謂時實逐東宣誘於
朝時不自安稱病不出侍讀尹直以時傑皆已鄉人
慈因此得罪急言於終以恭代東由是誘議漸息恭
為尚書甫五月以母喪歸喪畢起南京吏部勅罷諸
司不職者數人故事南園子生歷事滿必赴闕引奏
註籍貧者若往復率多淹滯恭請得改註南部人便
之尋奉勅恭贊機務居三年致仕又二年卒贈太子
少保諡莊敏恭為人廉靖自守不為矯飾在吏部尤
知大體能愛惜人才一時善類歸心焉初蘇州知府
楊貢嘗以御史巡按蘇松諸府有弊悉天下富民輸
粟併荒得旌廬者多創三門中懸高榜杜人出入建
御書樓刻畫龍鳳與馬導從橫鄉里特奏禁之及守
郡而常熟甯民錢舉橫甚遂收考掠得其借用器物

奏之畢亦誣貢酷暴時恭方為巡撫詔遣官會恭按
治恭憤貢不先白已劾貢如恭言貢亦許恭術法東
遣使往按恭以計脫遂械貢京師都御史寇深言貢
慘刻不可以常律處斥為民人願以議恭貢乃書按
貴州枉入巡撫蔣琳罪者也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孝子伯華孫也鄉會試皆第一
正統八年授吏科給事中陳時政八事又言預備倉
本以賑貧民乃官司發廩時里甲慮貧民不能償報
隱不報致轉貧富室倍稱還之收穫甫畢遂至之絕
是貧民遇去年國饑過豐年亦饑也乞勅天下有司

每歲再發廩必躬親勘察先給最貧者然後及其餘
帝立命行之已奏古人立議法非為死者加美號蓋
欲表微惡示勸戒也請自今大臣無賢不肖並依古
法加謚先令太常博士議之翰林院正之然後吏部
奏請朝而施行馬章下禮部胡濙言非故事遂寢毋
憂歸服闋還任也先薄京城憂請急徵宣府遼東兵
入衛景帝從之景泰元年用廷臣薦起擢南京刑部
右侍郎尋就改禮部奉勅考察雲南官吏四年還朝
留任禮部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憂強起之倚摩
臣疏請立太子帝不允明日憂歿率百官伏闕哭請

而石亨輩已奉上皇復位出獲南京禮部英宗雖若
獲又微聞復儲議驛召還進左侍郎天順二帝政吏
部有知府以貪敗賄石亨求復全列附亨者已許之
嚴執不可曰我寧失官不能媚人也事遂止七年代
石瑄為禮部尚書知貢舉會試院火貢士死相籍喪
請輸於郊祭畢自謂執事不謹致災及野俊拜於
地痛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及再知貢舉見主司
偶遺名士極力薦之至赴已再拜必得乃已或謂此
非外薦所預獲曰為國得賢安分內外其愛惜人才
如此歲化二年帝從尚書李賓言令南畿及浙江江

西福建諸生納米濟荒得入監變以非政體奏罷之
五月率羣臣請帝戒飲樂減遊幸省齋醮以禮蘇家
以儉制用官爵毋濫授土木毋妄興存念百姓留心
萬幾四年以災異屢見復率同列上言陛下春秋賜
歲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廣增嗣此在陛下
轉發問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乞罷西山新建塔院
并遠阿叱哩之徒勤視經筵裁減庶政親君子遠小
人節用度愛名器服食言動悉遵祖宗成憲以回天
意又言今日災沴不在他求惟守成化初政足英帝
俱優答之他新請收京師乞丐入養濟院禁禮部

勳成建寺觀却朝鮮貢海青白鵲登萃嚮政十事等
立報可慈懿太后崩中旨議別聖閣臣持不可下廷
議獲等言太后作配先帝二十餘年今日合葬升祔
典禮具在一有不慎違先帝之心損母后之德綱常
大事他日必有憾禮而議政者如陛下孝德何說三
上又率群臣伏哭文華門聲徹大內帝為感動因請
周太后竟得如禮是秋彗星見言官連章劾獲誣其
納賄變不勝憤亦連章求去帝慰留不允時帝崇信
番僧有封法王佛子者服用僭擬無度京師奸人慕
之競為其徒以希富貴護力請裁汰詔曾給牒者已
之無者不得濫冒非僧官而食糧者停之由是其徒
稍減五年代崔恭為吏部尚書明年春以雨雪失時
率九卿陳時災二十事因言天下水旱災傷盜賊遺
患無日無之而賢人未用小人未遠正道未修邪術
未屏此皆今日之至憂乞令內閣諸臣每五日一奏
天下事陛下時御便殿咨謀可否而行之若乃宮禁
之內處后妃則思恩愛之均馭羣下則思仁惠之濟
宴樂必思其節賜予必思其宜是在陛下加之意而
已帝多採納六月京師大水請給賑貧民傷人壞屋
者米二石不傷者半之又以順天河間嘉定保寧災

饑請遣官賑恤帝並從之七年加太子少保其慈懿
星見復借文武群臣陳二十八事明年九月夔以兩
畿浙江大水壞城郭廬舍溺人畜沒田禾上言自曩
者妖星示警四方漸覺多故水旱災傷無歲不告加
之北寇猖獗暴骨千里兵疫於奔命民困於轉輸萬
一奸人乘機禍將不測而近日廟堂行政往往不計
深遠不知自古禍亂常起於饑饉之餘毋謂天道渺
茫有象無應請命廷臣共求安民弭盜之術帝下其
章於是被災州縣多所寬恤夔每遇災異輒憂形於
色一時大臣誠心體國者夔稱首明年卒贈少保謚
文敏夔才遠若宏表裏洞達練時識變朝端大政眾
議未定者夔一言立決莫不心服初佐吏部即留意
人才及掌銓黜陟平允先是王翱為吏部專抑南人
故北人最善之至夔則深為北人所疾至為謠言曰
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翱墓而夔故豪俊慷慨間通魏
謝故論者以唐杜黃裳目之子璧由進士歷官兵部
郎中頃忠劾汪直璧預其謀直既搆忠微詞連璧遂
下獄捕按廣西思明同知璧以瘴癘不敢往居他府
數年謝病歸夔從弟龍與夔同舉進士除刑部主事
累官福建左布政使善治劇然之清操雖若布被獲

劉讓今年不納能讓租暴無禮成化初龍人魏務可
獲去讓而讓乃吏部尚書王翱鄉人翱遂兩罷之
尹是字同仁歷城人泉州知府宏子也舉正統十三
年進士改庶吉士景帝立授刑科給事中時國家多
故災連白多傳正議大陸福寺成帝將建齋刑部尚
書俞士悅因請收所集賊首釋罪人荷校者以溥惠
澤吳上言士悅身為大臣苟體陛下好生之仁欲加
恩有罪自當援引古誼何乃因建寺設齋扶異端以
要君猜真之法為大臣逢迎者戒不從天順中遷左
給事中寄奏事殿內英宗偉其貌欲大用之遂擢通
政奉議五年陝西用兵命往督餉明年春上書於廷
寇已遁而我師八萬餘人日供芻粟悉取之民間且
軍民轉輸動數百里牛斃車摧道途嗟嘆今來作方
輿豈可捨耒耜而供輸稅近聞平涼之民漸致逃竄
倘軍興不息必至轉而為盜恐寇患未除隱憂方天
帝以為然詔遣臣聖畫裁守是獲條上安遣十策以
毋喪歸尋起復驛召至京權吏部右侍郎成化五年
轉左先是李東奉詔考察流需次者三百五十餘
人迨罷東舉遂連舉許家求獲異群聚野號不止天
帝惡之請會御史院覆考於是復留者十一人

明魏亦才歷主朝李東崔恭妣獲四尚書成見備摺
元年獲卒遷及太理卿王傑謀代之內閣彭時素右
蔡商務悉是嘗擢獲亦屬意蔡是乃潛通中官東絡
在告內外竭力遂得代獲為尚書是欲收物情兼採
南北人銓拔無滯賢愚皆悅十一年以兩京災異偕
文武大臣陳時弊十八事帝多採納汪直之開西廠
也吳潛附之兵部尚書項忠將偕九卿劾直具奏率
令紳士批壁持籍吳籍署名是曰疏出兵部即當為
首登曰公九卿長也吳怖然曰今日亦知為九卿長
雖為強署之而遣使報直私人韋瑛曰疏出項尚書

吾但以此居首耳由是直遂逐忠而與是交益固當
是時帝惑於近侍異端曲藝成中旨授官是等頻詣
左順門候中官宣旨冀曰仍依故事御前獲奏既而
中官亦厭其煩密屬勿獲奏且令得官者毋廷謝自
是遂廢舊制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尋以直言加太子
少保二十年又以中旨加太子太傅初是與劉珝王
越深相結又善於智數寵絡人故與銓雖久謗議不
及惟大學士萬安學士彭華以干請不遂際疾是安
屢欲排之輒為珝所阻既而越珝相繼去是勢漸孤
而方士李孜者賈幸數干是是亦不能廢於是與

故者此惡類天會兵部郎中鄒聚生事謫官指標
既等百餘人奏劾之下部議其請可其奏改省遂從
宋緒之言襲為吳鄉人吳子侍講龍與友善等疏
實龍主謀故帝雖從其請而詔詞詰責甚厲未幾安
使還卒刺得交通狀俱下詔獄於是吳及侍即賜格
恭淳却中鄭宏等皆被劾詔速却中以下於獄責吳
等對狀吳等服罪乃落吳太子太傅仍為太子少保
任職如故降宏等官而襲斥為民踰月東廠官校獲
銅龍諸陰事下龍詔獄言官遂劾龍竊盜父柄大開
廟門且極言詆吳帝怒命報龍及行賄少卿張燧等
並訊於午門後逮及郎中劉紳等六人乃削吳太子
少保以尚書致仕龍除名燧等降調有差裕淳俱停
俸吳父子既逐安等欲盡逐山東人在朝者於是侍
和信鍾泰絃等十三人皆坐貶斥吳有才智而急功
名又附麗中人故雖為安革所逐而時議無惜之者
弘治十八年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李裕字濟德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中
巡按陝西上安邊八事時石彪滋報首功詔裕覈實
其從父等以書求庇裕焚其書以實聞帝亦旋赦由
是有強直聲都御史寇深過僚屬嚴惟裕不為

才堪山東按察使重囚二百餘人或經十餘年未
裕亟為鞫鞠旬月間決遣殆盡青州大峴山有賊寨
七十餘裕捕獲其魁縱脅從除其逋負亂遂平成化
初治行聞獲賜封誥遷陝西左布政使俄入為順天
府尹覓征需羊和買招流移貸牛種教樹畜城惜薪
司夫禁奸民獻田土政聲大著九年進右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濟白塔孟濟二河以便
漕張秋南旺及淮安西湖舊編木捍衝激勞費無已
時裕與郎中楊恭等謀易之以石遂為永利淮安鳳
陽民饑而太僕徵預備馬至二萬匹裕以為言得罷
在淮六歲每歲入都計事所陳利病多見施行父憂
歸服除留任院事十九年代載緒為右都御史繕匪
人憲紀不立裕欲振之御史有過或遭蜚語由是侍
諸汪直敗裕偕副都御史屠濬請雪諸臣行直得罪
者帝不悅責陳狀裕等引罪帝怒其不輸情下經歷
李歲詔獄而奪裕等俸行人司副張瑾封占城國王
而王已死妄以勅印授其國人提婆苦為安南偽立
者生下都察院獄論死瑾屢祈免命侍占城使至與
質已而使者至瑾遣人榮登聞鼓言狀帝以所聞
言命裕等覈實裕以罪御史于璧乃下璧獄獄

裕南京都察院久之考績赴都留為工部尚書先選吏部尚書尹旻罷耿裕代之以特正不為萬安所喜而李汝者方貴幸用事欲引進鄉人乃協謀去耿裕以裕代之裕本廉介負時望至是以汝者故名頗損然其益叙亦稱平故事考察之日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不謹裕言人材質不同偏執類酷逆純類軟乞並才力不及一遠以需愛惜人才之意帝善之遂著為令孝宗立言官交章謂裕進由汝者不宜居位裕不平為辨錄錄連疏乞休去正德中卒年八

裕曰自永樂至景泰間六十載為餘部者塞義郭璉王直三人而已成化二十餘年而冢臣已經七易抑何更代之驟耶耿裕類名自在孝宗之世若王翱李東崔恭姚夔皆閥偉足任大事而東以忤時莫盡其用恭亦致疏未能竟足誠可惜者也夫李裕之才不克識議何况于尹旻士大夫立身操行良非細故矣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

列傳七十八

年 富 耿九疇

軒 魏 傑

王 璠 林 聰

蔡 威

朱 英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後訛為年以會試到榜授德平訓導時年甫踰冠其善教老師宿儒莫及也宣德三年秋滿課最權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六年帝以六科任重命科擇二人掌其事乃以富與賈銓並掌刑科都御史顧佐等失入十七人死罪富勸之帝詰佐等叩頭謝乃免英宗嗣位上言

自永樂以來招納降人屢以官爵雜處宗邑不惟坐耗國帑養亂招危將在於此宜遣還故土以消業變府軍前衛幼軍本選民間子弟隨侍青宮今死亡殘疾余補為擾請於二十五所內以一所調補勿更累民軍民之家規免稅徭為僧道者以累萬計不織不耕坐享溫飽甚或擁妻妾育子孫敗俗傷化莫此為甚宜悉遣未度者復業議多施行以大臣薦出為陝西左叅政身命總理糧儲初陝西歲織綾絹錢九百餘疋至永樂時令增織錢五十疋遂以為常又官吏諸生衛卒祿原以遺餉急率就賦削富以民

力方散而倉粟足支十年乃請罷馳騁復原祿如其
故帝並從之時諸達將校占墾腴田有至三四十頃
者富奏每頃輸賦十二石都督王禎以為過重疏爭
之廷議減三之二遂為定額富又言臣所部歲收二
稅百八十九萬石屯糧七十餘萬石其間水旱流移
蠲除逋負大率三分減一而會計歲用乃至百八十
餘萬入少出多今鎮守諸臣不量國計競請益兵餉
何由給乞初諸將咸冗卒汰鶩馬杜侵耗之弊帝可
其奏先是三達士馬泉盛供億浩繁軍民疲於遠輸
而豪穢因緣為奸利遺儲多乏自富為政量地遠近
以定徵科出入慎鈎考宿弊遂革民因大蘇性又累
殺遇事敢為權勢莫能撓莽震聞中然執法過嚴僥
倖者多不悅以是屢遭誣謗初指揮馬興奏言全官
趙恕為軍士請賑遭富笞辱而王禎助興抵富尤力
甘肅巡撫曹翼以富不赴遠議事亦論富專擅事皆
得白久之小校王聚証奏富捶其子百戶墮至死富
怒言聚奏乃指揮胡昇等唆之而昇等實不知御史
因言富妄奏中文武將吏恐失富威上章伸理或陳
其勞乃得停俸九載秩滿遷河南右布政使會有言
富居官苛虐者帝命覈舉王將坐之吏部言舉富勞

少傅楊溥也帝意乃解富至河南會歲饑山陝流徙
至者二十餘萬公詳剝歛巡撫于謙委富撫輯之會
定土木敗後部檄富轉饒饋遺民悉德富爭趨令建
錄以足景泰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提督軍
務時喪亂之餘瘡痍未復而最禁如增富一意拊循
軍民奏免秋賦罷諸州縣稅課局停太原民之轉餉
大同者保恤甚至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鄭宏武進伯
朱瑛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賈違而故都御史沈
周聰之多所乾沒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
時亨慮及兩壞閩城潛遣卒十餘人行視卒遂越閩
抵大同富獲劾亨專擅亨輸罪已削襄垣王府兼戶
杖其厨役之屠教授事者已又劾分守中官韋力轉
參將石彪及山西參政林厚罪由是豪家愈側目襄
垣王遜輝連章訴富帝察其誣切責王然計者未已
軍卒吳淮受權責指言富與總兵官郭登並坐事于
謙越于謙謂富受命為提督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
此固典也淮妄言阻軍令遂下淮獄厚亦極言報富
且言富嘗遜輝為異種簡力轉死地凌中官張雷馬
慶坐其上受泰將都督跪拜查紅日於坐屏借撥玉
者韋下都察院請命官殺之帝曰此必厚恐富而讒

之朕以遺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輕易竟除厚名力
轉亦劾富貪淫巡撫御史白其証遂不問當是時富
威名重天下亦頗當事大臣保持之故得行其志遭
母憂詔乘傳奔喪起復視事七年富上言往時諸邊
雖設鎮守監鎗內官其數猶少自土木變後諸邊悉
增如陽和天城諸處一城之內而中官二人擾民殊
甚今邊務稍寧請從減汰事格不行又言高皇帝定
制軍官犯私罪附過收贖惟笞則然杖即降授徒流
俱充軍律載之明甚近屢變更犯贖者輕皆復職重
雖立功刑不足懲更無顧憚此皆法官之過也於是
廷議流徒贖贖如故然行本術差標不得領軍兵其
國公張懋及鄭宏各置田庄於邊境歲役軍耕種富
劾之還軍於伍天順元年革巡撫官富亦罷歸頃之
右彪以前憾証劾逮下詔赦帝問李賢賢稱富能祛
弊帝曰此必彪為富裁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
聖諭宜早雪之帝遂諭指揮門達令從公推問事果
無驗乃令致仕明年以廷臣薦起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即未幾改戶部巡撫山東道聞順天河間濟南屬邑
蝗馳疏以聞詔令所司捕瘞已改左副都御史巡撫
如故官吏憚富威名皆繫服素楮屏跡東昌多降史

頑橫弗率奏徙之南方四年春戶部缺尚書李賢奉
富左右不悅者巧阻之帝語賢曰戶部非富不可人
多斷斷不喜富此富所以為賢也竟召任之乃酌贏
縮謹出納躬親會計吏不能欺事關利害僚屬或不
敢任富曰茅行之吾當其責若革毋署名可也由是
部事大理丁父憂奪哀如初憲宗立富以陝西頻歲
用兵高治餉者非人請點左布政孫毓而用右布政
楊瑋參政婁良西安知府余子俊吏部尚書王翱論
富侵官請下於理富力辨為賢為國非有所私因乞
骸骨帝不許竟點毓然富性素剛以辨賢者乃劾已
發憤病疽卒帝震悼謚恭定富廉正強直始終不渝
節疏稱名臣然頗好疑為人所窺屬吏黠者欲事行
故言不可富報反其言而用之多為所責云
朕九疇字為範虞氏人永樂末進士宣德六年授禮
科給事中議論持大體有清譽正統初大臣言兩淮
鹽政久壞宜得重名檢者治之於是推擇為鹽運司
同知痛革宿弊嘗條奏便宜五事多著為令毋喪去
官場民數千人詣闕乞富中官王振亦聞其廉乃罷
為都轉運使廉聲益振雖樞密皆知其名嘗坐秋房
一童子白此水清不若使君清也十四年以事罷

逮下吏已而得白即留為刑部右侍郎屢辨疑獄無所撓居禮部侍郎章瑾之下獄也九疇等議張其官瑾塔給事中王鉉以為過銜之與同官葉盛張固等論刑部不公九疇遂劾盛等且言鉉父永和已死土木而鉉嬉笑自如不宜居職帝置鉉等不問瑾竟如奏其冬鳳陽歲凶盜且起初往巡視奏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招徠流民七萬戶境內以安自九疇去兩淮鹽政復弛崇泰元年仍命兼理尋劾錄諸府重囚九疇悉心平反多所原釋旋兼撫江北諸府代還改撫陝西都指揮楊得青等私役操卒九疇劾之詔按治且命諸邊如得青者具劾以聞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九疇言邊城士卒非乏苟將帥能嚴紀律精訓練勤撫卹絕侵漁蒿粟銳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乃不增戍邊民春夏出作田秋冬輟徙入塞九疇言邊將所以禦寇衛民也今使民避寇失業安用將帥因禁民入徙有被寇者治守帥罪四年布政使許資言侍郎出鎮與巡撫御史不相統事多拘滯請改授憲職使乃轉右副都御史自是大臣鎮守巡撫皆授都御史自九疇始會有旨市羊角為燈九疇奏言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

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事遂寢及災異求言請帝延儒碩以廣聰明公賞罰以別忠佞擇守令以惠黎元簡將帥以固邊疆優詔報馬天順初議事宗師帝顧侍臣曰九疇廉正人也留為右都御史時罪人繫都察院獄者不給米九疇為言乃日給一升遂為令已陳時弊五事曰崇廉耻清刑獄勸農桑節軍費任風憲帝皆嘉納未幾御史張鵬等劾石亨曹吉祥等謂九疇實使之遂并下獄謫江西右布政使尋調四川明年禮部缺尚書帝問李賢誰可者賢曰老成清介無如九疇乃召還既至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卒謚清惠九疇性孝友親歿過忌日悲慟如劾喪本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遇事斷斷論是非於人材邪正之辨尤嚴天下賢之子孫自有傳

軒親字惟行鹿邑人永樂末年進士未除官起漕淮未冬月墮水既出擁被坐有司亟進衣不受徐侯致衣乾衣之授行人司副宣德六年用薦改御史巡按福建劾盡錮奸風裁甚峻憂歸起復清軍浙江劾不職官四十餘人還朝言祖宗設御史官為職恭重今內外諸司有事事擅違御史非憲綱也請禁之帝奉

報可正統五年起權浙江按察使司前使魯汝觀方
矯之寒暑一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織
婦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觔僚屬多
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鷄黍則驚以為異簡
廉威重聲震郡邑時鎮守監丞阮隨布政孫原貞杭
州知府陳履仁和知縣許璞居官皆廉一方稱治溫
陵二府故有銀場永樂間增額至八萬二千兩帝即
位罷之民大獲息至是恭政俞士悅請復開之謂利
歸於上則曠盜自息下三司議稅等乃持不可乃止
罷而給事中陳博復請朝廷遽從之遂至葉宗留之

變人由是蓋思執言會稽人趙伯泰者宋苗裔也泰
孝宗理宗及福王陵墓俱為豪民侵奪肆耕牧詔御
史王琳等核之謂福王降於元北去山陰安從得葬
伯泰再新之下稅覆核稅奏福王蓋衣冠之藏伯泰
言非誣乃成豪民于違停琳等俸再聞親計越宿即
行復奪情起之親奏陳四事言明詔屢降求懷才抱
德賢良方正經明行修之士乃所奏非權要親故則
其子弟經歲不指太僕莫曉狗十指之私塞才俊之
路四方豪民勢強取息至奪其產奴其子女森集
莫能詰守宜重為之禁其二事請禁曠官明律念孫

切時弊帝悉從之景帝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浙
澤恭元年命兼理兩浙監課福建賊吳金八等流
青田諸縣稅與原貞討平之已而賊首羅丕廖寧八
等復自福建尤溪浙抵浙境稅等遣兵防邊有功進
秩一等明年改督南京糧儲尋復改左副都御史掌
南院事奉命考察御史貶熱者七人天順元年召拜
刑部尚書居數月引疾乞歸帝召見問曰青浙江廉
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篋乃卿耶親頓首謝遂賜白金
慰遣之明年南京督理糧儲缺人帝問李賢大臣中
誰可居此職者賢以觀對且亟稱其廉乃命為左都

御史以往八年夏以老乞骸骨不待報徑歸抵家
具浴浴畢問天早晚家人曰午矣久仰而平稅為人
孤峭過人無賢否拒不與接為按察使嘗飲同僚家
歸撫其腹曰此中皆贓物也在南都都御史張統置
酒延客觀惡其必獨不往徹銀道之亦不納歲時請
禮部科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端坐事竣竟歸未嘗
與僚友一語僚友聞其未亦輒避去不樂與之處置
頗偏隘掌南院御史有計人陰私者輒舉其能嘗令
御史劾南京祭酒吳節節亦發稅私事表頭不直觀
然清操聞天下與歐九蝶蝶名天下語廉吏必曰

耿復福建懷安人親今年進士由戶部主事知杭州
廉靜無私獄訟大省日端坐堂皇與曹掾講律
而已正統中遷兵部民乞歸起復未幾卒親倡條
屬助之乃克殲吏民相率致勝其子盡却之稱賢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坐事戍河州遂著
藉竑登正統四年進士十一年授戶科給事中蒙道
負氣節正色敢言英宗北狩邸王攝朝午門群臣勸
王振誤國請彈文畢王使出待命衆皆哭伏地不起
諸夷振族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厲聲叱言者去
竑悲奮臂起梓順髮嚙其面罵曰若曹致天子蒙塵
罪當誅今尚敢爾耶與衆共擊之立斃王恐遽起入
竑率群臣隨之王使中官金英問所欲言曰內官毛
貴王長隨亦振黨請寘於法遂出二人衆又擣殺之
曳三尺長安門外籍振家當是時竑名震天下而振
黨列禁廷咸不自安王欲諭解諸諫官令衛士宣召
外廷不知詳言欲有所行鍾衆恐竑與妻訣曰我死
汝當從所遺幼穉無好義者收恤之耶及與同列
見王王好言慰諭甚至由是內外釋然竑亦遂受知
於王王即位會也先入犯命竑與王通楊善守禦京
城權右僉都御史督毛福壽高禮軍寇退詔竑偕都

指揮夏忠等鎮守居庸竑簡士馬騶既塞劫將帥不
職者壁壘一新景泰元年五月浙江鎮守中官李德
上言馬順等縱有罪當請命行誅諸臣乃敢擅殺時
非內官擁護危矣是皆犯闕賊臣宜任用可任用
者莫若內官章下廷議于謙等奏曰上皇蒙塵禍由
賊振順等實振腹心陛下監國群臣共請行殺而順
猶敢呵叱是以在廷文武以及宿衛軍士忠憤奮發
不暇顧忌擗死三人此正春秋誅亂賊之大義也向
使東與捕獲逆奸索猶在國之安危殆未可知臣等以
為不足聞帝曰誅賊臣所以安衆志廷臣忠義朕已
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竑尋以疾還朝明年尚書
司檢順牙牌不得順子振言宜責之竑帝許之言官
交章言順黨奸罪重廷臣共除之以安宗社違問牙
牌且非竑一人事若責之竑忠臣懼矣乃寢前旨是
年出督漕運尋命兼巡撫江北四府及徐和滁三州
漕運之有總督大臣自竑始又明年淮安大水壞廩
倉由是竑既發乘賑貸請免通租及科買雜物已又
請停徵夏稅帝多從之尋命考察屬吏兼理兩淮鹽
課巡河御史孟珉淫穢竑劾成之羣吏莫不振驚劫
年正月上言去歲自東昌開封南抵徐淮災傷疊見

適獲風雨，泣寒天，意難測。易內陽外陰，為泰。君子建長內陰，外陽為否。小人道長，今方春陽長，侯類窮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小人多也。望陛下念宗廟社稷之重，上天告戒之切，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進君子，遠小人，省刑罰，薄稅斂，罷無益之費，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而陛下益日親儒臣，講道論德，以清出治之原，庶人事修而天意可回也。因引罪乞罷，帝納其言，遂下詔修省。求直言。是年夏，鳳陽淮安徐州大水，民饑道殍相望，絕不待報，御開倉發賑。已而山東河南饑民咸未就食，原不能給。惟徐州廣運倉尚有餘積，茲欲發之，而與崇中官不可。茲往告之曰：民窮至此，旦夕且為盜，違情倉儲，那若不吾從，脫有樂當先斬。若然後自請死。升中官憚茲威名，不得已從之。茲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從其議。後命侍郎鄭幹責帑金三萬兩，馳赴淮徐聽茲便宜。調度茲乃躬自巡行，散賑不足，則念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百八十五萬人。勸諭富民得米六十五萬石，給饑民五十五萬石。家賦牛種流徙萬四千餘家，復業者五千五百家。地境流徙安輯者

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棺，鬻子女則贖而歸。巡還籍者予道里費，由是人忘其饑，頌聲大作。輯其事為救荒錄，以傳。初，茲奏淮揚饑，帝大驚，曰：奈何！吾民其死矣！及得茲自劾疏，喜曰：賢哉！都御史于是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頌茲功，就進左副都御史時濟、李亦饑、帝遣尚書沈翼、帑金三萬兩往賑。翼散給僅五千餘緡，之京庫。茲因劾翼奉使無狀，請仍為未滿賑從之。明年二月上言：頃冬春之交，淮河水漲，海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予強者肆劫。數民困極矣。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何由見之？使日犂其狀，未有不流涕太息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饑民窮，特甚者。恐聖德雖修而未至，人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勅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止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已頒而尚有更張，賦稅已免而仍或率制，生是平和，遂召災變。臣所望者在陛下修厥德，新厥治，而正修德則必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圖治則必進忠良，遠邪佞，必賞罰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斯圖

治有其弊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約也
初內外臣工同加修省六年霍山民趙玉山自稱宋
裔以妖術惑眾為亂茲捕獲之英宗復辟羊巡撫嘗
改茲浙江恭政石亨張軌進諭茲擊馬順事除名編
管江夏居半歲帝於宮中得茲疏見正倫理為恩義
語因感悟命遣官送歸里初有司善視之天順五年
李未寇莊浪都督馮宗等出討乃用李賢為起茲故
官與兵部侍郎白圭奏贊軍務茲與宗遇賊於紅崖
子州擊走之師還帝慰勞備至仍令督漕撫淮揚淮
水關茲再至遠近歡呼老穉雲雲迎拜道中數百里
不絕憲宗即位六科給事中蕭斌張寧十三道御史
呂洪等薦茲及宣府巡撫李秉堪大用帝乃召茲為
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慶將將用兵南
廣茲奉韓雍為總督因言將帥任討毋得奏携私人
妄冒首功又請復京營舊額禁勢家豪帥擅募軍
於是命茲同給事御史六人簡閱十二營軍士茲等
以擇兵不若擇將奏罷營職八十餘人而慎簡材武
補之戎改為肅兵部將黃缺官茲借諸大臣奉修鑿
岳正都給事中張寧等贊沮之士二於外并罷會
舉例茲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即引疾求退帝亦賜

因茲優給慰勞且遣醫視疾茲請益切卒罷去茲去
而海蓋雲熱帝頗不悅中外薦章百十上並報寢茲
剛方正直京朝未決咸違以道不合去天下惜之初
茲疏其善曰慧既歸政休養居之杜門謝客鄉人希
得見時李秉亦罷官歸日出八里閉與故舊博奕諧
誕茲聞之曰李公大臣胡不自重乃爾東聞亦笑曰
所為大臣者豈責其立異鄉曲尚矯激哉世兩稱之
茲家食二十餘年至弘治初卒年七十五正德間贈
太子少保茲在穀淮人立祠祭饗不絕
獻應亨季聰事德人正統四年進士久之授刑科給
事中景帝嗣位進都給事中當是時四方多故聰燥
慨論天下事無所諱中官金英家人犯法都御史陳
鑑王文治之罪不及英聰率同列劾鑑文畏勢縱奸
并及御史宋瑛謝瑤皆下獄頃之獲職聰又言瑛瑤
不可任風紀二人竟調外而京多災英聰等言太常
不職所致於是卿徐初等賜罷汪后父都督朱繼家
人占民田六十萬頃聰等劾之詔下家人獄還田於
民中官善增督京營有寵宮室與馬如王公朝士稍
詐取遺書辱家奴白晝殺人奪民產使商稅大臣至
亦持廉歸賀其生日者聰等白發其奸請急治之杜

禮附之漸帝遂下增詔獄雖獲宥然自是不敢肆業
泰三年春既嘗臣職在糾察刑獄竊見妖僧趙才興
殊謀百口律不當坐而抄提至京班人王英之兄律
不當違家屬而俱配流所雖終得見原然其始受害
之不堪矣湖廣巡撫蔡錫以劾副使刑端為端所奸
繫獄經年而端猶居職如故侍印劉璉督餉侵隱不
為無罪然殺之沈周周忱乾沒萬計孰為重輕今璉
下獄追徵而周忱不問犯人徐南與予中書舍人順
俱坐王振黨當斬乃刑部論南大辟都察院止坐順
際焉此甘刑罰之失平者乞一一釐正帝是其言於
趙端下獄璉得釋南亦減死除名東宮改選以聽初
有異論特選春坊司直印明年春學士商辂言聰素
號敢言不宜置散地乃改吏科都給事中上言奪情
非令與請自今永除其令帝納之初正統中福建銀
場額重民不能堪聰恐生變請輕之時弗能用已而
果大亂及是復極言銀場之害竟得減免五年三月
以災異偕同官陳八事曰昔楚莊王以天不見妖禱
於山川曰天其棄余與是能求過於天安不忘危者
必願陛下側身修行玩好不以動心墳樹不使懈志
用度戒其奢佚樂防其過壽必當功罰必當罪邪佞

雖說而必斥惡五難忤而必容將聖德既修天心
順近河南諸地積雪連旬春分後京師風雪大作此
皆陰威陽微意者有小人伴進而君子遠退者乎夫
居變理之任者大臣也今大臣不務悔過修職徒循
默因仍引年乞退如此何以消咎徵我唐虞三代初
無釋道而享國久長後世有捨身施佛自號道君者
反立致禍敗佛老不足信明矣今京師寺觀賜糧飯
僧給燈供佛齋一月而數修醮一旬而費設甚且行
之禁中費及千萬雖曰內帑其實民脂本為國祿定
點豈忍災愈速又僧道以請度牒至者聚集萬計耗

盡民財實甚昔偁妖言之趙才興造數書之淨慶則
僧也其他詐偽奸盜難可悉數米於國何益哉陛
下改元之二年已度僧三萬今宜罷給度之令命有
司驅遣亦所以正風俗節財用也近內外權要多奏
求田地因而倚勢虐人侵占數倍如武清侯石家華
世然而減里唐興多至一千二百餘頃豈可不為之
限乞者令無過十頃多者悉以還民庶豪強不得逞
欲而小民保衣食之源也祖制禁軍士私役今各營
總兵官有占役責放至二千三百人者一聞違官制規
率在奏以應行伍刑罰軍餉虛糜余之何不早禁也

刑獄者民命所關冷法司或務深刻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拘成案虛實罔稽惟務迎合如奉旨詳盡者雖罪必宥下部知之者雖杜莫伸致囹圄常滿案牘不清積債含冤傷和召變亟宜警務使刑罰得中天下輸班工匠萬里赴役多累子女具裝此至京師率被私占資納月錢實在工者百無一二今營造已少乞改三年更番者為四年其他悉寬其限亦發政施仁之一也帝多採納之內府油楸石磨諸物歲一更易有司以事屬上供不分道里遠近務責之民間物微而費實廣聽言此等皆非易壞之物不宜數易帝是之命五年始更先是吏部除副使羅麓為糧察使參政李幹僉事陳永為布政使聽疏爭之并言山西布政使王瑛年老宜罷麓等遂還守故官瑛致仕御史白仲賢以久次權廣東按察使聽言仲賢奔競不當起雖乃遷鎮江知府至是兵部主事吳誠黃緣得吏部聽劾之遂改工部當是時諸司憚聽風裁聽所言無敢不奉行吏部尤甚而內實疾之內閣及諸御史亦並以聽好論建弗善也其年冬聽賜陳和為教官欲得近地便養聽為言於吏部十三道御史等得遂劾聽專制吏部不廷訊坐專擅還法論斬高穀

胡浚力救帝亦自知聽止貶國子學正天順初起拜左僉都御史出版山東畿民聽巡行所部盡蠲賑款發粟三十五萬餘石銀錢鈔布各鉅萬計活畿民百四十五萬給牛種者亦數萬英籍荒田租二十餘萬石還進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盜指揮吳欽等五人奏盜賄案籍其家捕獲盜魁數人餘悉解散三年母喪去官詔起復視事聽再辭不許書欽反將士妄數報功於是都下乞兒多失其首市人不敢出戶聽時署院事急下令獲賊者必止致滋殺為止錦衣官杖懲欽殺指揮遠果凡欽姻識悉捕繫千戶龔遂崇欽亦勇實三亦在繫中人難知其寃聽敢直聽悉辨出之其他滯雪者甚眾成化二年淮南北畿聽出巡視貨漕糧及江南餘糧數十萬石賑濟又奏行寬郵數事民德之如山東馬明年進右都御史七年代王越巡撫大同歲餘遇疾致仕給事中虞瑤等言宜留聽朝端勿聽其去不納十年以故官起淮南院先是為都御史者多不樂御史言事聽獨獎勵之曰已不能言大禁他人言可乎久之召拜刑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聽以篤德居用持大體秉公論為政不屬聽時望益峻十五年春遷東巡撫陳斌鎮守中官葉遷

總兵官歐信等屢以失事被劾詔聽與中官葉達
直定為保將統按之直時欲庇而保聽方
禮聽以視其意聽亦稍委蛇不與查忤比其獄遂達
信及副將韓斌等十七人並貶秩奪俸而賊曷逃罪
時論深為聽惜之十八年乞歸不得卒於位年六十
為贈少保謚莊敏聽為諫官獲獄敢言人疑其嚴重
不可犯而實恂恂和易不為新絕之行以故不肖者
畏之賢者率樂就焉當景泰時士大夫敢激昂論事
朝多直臣由聽倡之之力也

葉達等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平四年土木師獲諸將多遁還威率同列請先正危
從失律者罪然後選將練兵為復讐計郅王即位例
有賞賚盛以君父蒙屢辭不許也先迫都城請罷內
府軍匠志遣征保又請令有司熟糧料以給戰士遣
散卒迎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三日間章七八上
多中機宜寇退進都給事中言賊以送駕為名志在
索賂急我士氣誤我軍謀不可不察昔金兵南下宋
人紐和議遂成靖康之禍可為炯鑒又言勸懲之道
在明賞罰敢戰如孫鏗死事如謝澤韓青當其
守禦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大臣陳循等議召還

鎮守居庸都御史羅通并留宣府都督楊洪掌京營
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
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塞馬何以薄都城
是知邊關不固則塞馬立薄都城嚴守京師不過保
九門而已如陵寢郊壇圻甸生靈何臣謂宜固守宣
府居庸使時不能從出安集陳州流民景泰元年還
朝言流民幸成編戶然人謀五方其情不一聞爭鬪
殺時時有之宜專官緝撫又言畿輔八府旱蝗相仍
請加寬恤帝多採納四月盛以京師多災異率同官
等天方降災咎由人事文武大臣及臣等臺諫之官

並乞降秩停俸俾各修省而陛下亦側身修德於上
庶天意可回於是大臣俱請罪帝慰諭馬京衛武臣
及其子弟多賜墮不習兵盛請簡拔精壯併操守京
城市虛志勲戚所置月徵其稅盛以國用不給請將
之於官以其稅佐軍餉皆從之明年上殫災防患八
事帝以兵革稍息頗事宴游盛請復千朝故事立報
可當是時帝虛懷納諫凡六科聯署建請率盛與林
聰為之倡廷臣議事盛每先發言性復論難與議夫
臣或不悅曰彼豈少保耶而若是固乎為葉少保然
一時物論皆推盛以才推右叅政督餉宣府尋以專

東為協贊都督兼事孫安軍務初安嘗領獨石馬營龍門衛所四城倚禦英宗既蒙慶安以四城孤懸塞外勢難得全奏棄之內徙至是廷議修復仍以命安逆與威關草萊葺廬舍庀器具招流移為行旅置燒舖積幣金買牛千頭以賦乞平立社學置義塚療疾扶傷兩歲間四城及赤城鵬鷄諸堡次第修復甘肅完城安遂進副總兵而守併中官弓勝不相能奏安疾宜代帝以問威威言安為勝所持故病今諸將無踰安者帝乃遣醫視安疾已而威又劾勝帝雖宥不聞威卒謂之他鎮蓋見信如此七年遣父憂詔命喪

師起倭英宗素知威名天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威乞終制不許明年灕水糧賊鳳弟吉糾黨肆掠威督諸將分道進兵生擒弟吉俘斬三百五十人時兩廣寇盜叢起所至破城殺將州邑為墟諸將素怯懦不敢戰甚者殺平民買切民相率從賊賊益張威乃與鎮守中官朱詳言蠻賊出沒不常有司撤潰聖聽自今請攻劫城地者始以聞餘止類奏既至為兵部所駁不行明年海康民唐子汪作亂討斬之尋與總兵雷顯慶破賊若而彪亦滋殺首勦賊不能盡禁也於華命吳祖撫廣西而威專撫廣東

宗立議事入都給事張率等欲薦之入閣以御史呂洪言而止初編修丘濬與威有卻既而大學士李賢入濬言願不悅威及韓雍代威贛草雍初曰毋若業威之殺降也稍遷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復奉官牛官田之法墾田四千餘頃以其餘積市戰馬千八百匹修屯堡七百餘所邊塞益寧獨石鎮守內官進保資恭楷御史展毓劾之保遂被責成化三年秋入為禮部右侍郎明年偕給事中毛弘按事南京還改吏部去縣其定保定畿輔清莊田分養民間種馬置倉豫州天津積粟備荒皆切時計滿都魯李羅出此加

思簡驅牧河套肆侵掠兵部尚書白圭劾以卡萬歲大舉逐之沿河築城抵東勝徙民耕守帝壯其議公年春初威往會總督王越巡撫馬文升余子俊徐廷璋詳議其事初威為諫官喜言兵嘗多論建既往來三邊知時無良將邊備參虛轉運復艱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諸臣上疏言守為長策如必決計用戰亦宜堅壁清野伺其情歸擊之今一遭創庶可通其再來又或乘彼入掠分遣精卒持其策彼將反顧內外夾擊足以有功然必守固而後戰可議也帝善其言而兵部橫王復奏議師出竟無功人以是服

盛之先見再轉左侍郎十年卒年五十五謚文莊
清修積學尚名檢簿嗜好家居出入常徒步巡撫
未獨留之飯盤殮菜肉各一某出嘆曰葉公一清至
此哉生平慕范仲淹為人堂寢皆設其像志在君民
不為身計有古大臣風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五歲而孤力自奮於學舉正統
中進士授御史浙閩盜起簡御史十三人與中官
分守諸府英守處州而葉宗留黨四出剽掠處州
梗英間道馳至撫降甚衆以計獲賊首周明松等數
改賊之賊散去乃還景泰初借給事中林聰等文章
劾外戚汪象宗特劾儲召內閣江淵議英前籍湖南
湯太子天下失望公當國不可不爭給事中李侃亦
言象宗幼無失德已而議定英與聰侃皆灑泣先是
御史王豪以劾陳循事地事忤循為所訐至是循策
詔言風憲官被訐者雖經赦宥悉與外除于是豪當
改知縣英言新風憲官者宜必守實若如詔書則凡
違御史抨擊之人皆將挾擊誣訐而御史愈緘默不
事英輩下法司請知英官乃復豪職未幾出為廣東
右叅議過家省毋索中惟賜金十兩母喜曰吾黨
矣抵任撫凋瘵流亡寬刑獄三均徭法十歲一更

氏稱便五年平賊劉三仔等既獲獲討于大
帥欲悉誅脅從者英固爭殺首惡而止天順初兩廣
賊愈熾將多滋殺冒功巡撫葉盛屬英督察奏將
范信用師廉橫聞証朱泰永平二鄉民為賊屠戮
盡又欲屠進城鄉英聞馳往訊悉縱去信怒留師不
還英密請於盛檄信班師一方始靖五年潮州賊羅
劉寧等流劫遠近屢挫官軍英會師破賊之還所掠
人口數千為別置一營以處婦女人莫敢犯官恭議
十年蔡績盛著進右叅政遭母憂成化初服闋補陝
西大軍討滿回英主饋餉有功陞福建陝西左右布
政使皆推行均徭法民並稱便十年以右副都御史
巡撫甘肅先後陳安邊二十八事大要以練兵積粟
興屯墾蓄為務其請徙右戎安流離簡貢使於府計
尤切明年冬兩廣總督吳琛卒廷議以英前在廣東
有威信遂以代琛自韓雍大征以來公私耗竭將師
喜邀功利在俘掠名為勦勦英至鎮以寧靜大者募
府供億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乃揭榜
招撫即獲種能如願亦定為編戶給復三年於是馮
平陽朔蒼梧諸縣蠻悉聞風來歸而荔波賊李叢生
有衆數萬參負恩即遣子詣軍門納款為置永安州

處之俾其子孫世吏日自是歸附日衆凡為戶四萬三十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廣西鎮守中官黃沁奪靖江王府草場使者畏沁按不實英借總鎮中官顧恆等廢穀坐沁罪御時總府坐次恆居中英居左總兵官陳政居右既而政以伯壽欲抑英居右英不可恆奏乞裁定兵部尚書余子俊等請如舊帝不許命解英總督止為巡撫居政下子俊等又言英招徠功多方當增秩褒賞乃反削其事權恐無以鎮諸蠻復生反側帝乃擢英右都御史仍總督位次如故田州酋黃明悉其知府本得祖母欲殺得濟得走出思恩明因大肆屠戮英聚兵將進討而徵得族人恩城知州欽令殺明雪耻欽遂誅明并其族屬傳首軍門英性淳厚然持法無所假借與市舶中官韋春忤春遂撫奏英專權玩賊潯州知府史芳以事見責亦訐英奸貪欺罔遣官按之皆無驗乃錫芳二官輸春協和此事十六年交趾攻老撾議者恐其內寇詔問英策置之宜對言彼不過爭既脫斤輸之當自悔懼帝從其言果上表謝其冬得梧高廉瑤賊群起英偕政等分道擊之再戰俘斬二千七百有奇十九年桂林平樂蠻賊然城殺將英政分兵十二道進擊以徵

之俘斬二千一百人明年入掌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少保又明年正月星變疏陳八事請禁違將御且獻馮鎮守中官武將不得私立莊田侵奪官地扶鸞燒丹符呪左道之人當置重典四方分守監倉內官勿進貢品物罷撤倉場馬房上林苑增設內侍召選建言得罪諸臣清內府收白糧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及責戚受獻者罪皆不便於權倖者執政多持之不行英聞即造內閣力伸前說竟不能盡從也時流民集京師者多英請人給月米三斗幼者半之報訐其半秋半贈太子太保英為總督承韓雍吳琛後雍維大有功願為人恢復自奉贈遺過侈有司因供億而琛務為謹廉至英益持清節謹携一蒼頭之官先後屢賜璽書及金帛英受藏璽書貯金幣於庫自言吾蒞官苟為民省一錢即神氣開爽其威望雖不及雍而惠澤過之在甘肅積軍備三十萬兩廣四十餘萬皆不以聞或問之答曰此邊臣常分何足言人謂英知大體正德中進謚恭簡子守字進士刑部郎中論曰年朕而下諸臣並具有偉畧臣時濟變動中機竅而敏歷中外實有裨補於民與區區剛介自將法激一時者大弗侔矣然魏富九時辰轉群皆之口微

大臣調獲未必得盡其幹用而竑聰與懋英則崎嶇
憂患且見忤於執政動多齟齬嗚呼直道之難容也
顧如是哉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

列傳七十九

陸瑜、王綬

楊鼎

鄒幹

張鵬

劉政

張璉

潘榮

陳俊

陸瑜字廷玉邗人宣德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為部
中仲閔所器語之曰子他日必大就不可不習朝家
典故因時舉累朝法令沿革告之瑜自是多所諳練
嘗核內庫貨幣勾稽精密中官無所售其欺正統九
年以員外郎恤刑南畿出重囚三百餘人輕罪減免
者又千餘人尚書金濂嘆服景泰二年由部中出為
山東右叅政佐徐有貞治水有功就遷左布政使能
聲蓋著天順二年用周賢薦召拜刑部尚書瑜官法
曹久刑名其所素習至是每有疑獄屬吏以質瑜瑜
白濬年某事類此退索故牘閱之無少差失錦衣指
揮門達侍寵作威弘農衛卒告指揮李斌兄弟謀反
事下達訊酷刑鍛鍊謂反狀已具請付法司定罪衆
相顧莫敢異議瑜獨白其誣達怒譴瑜故縱反者英
宗知其無他曰彼法官欲慎重耳及奏上誅斌斌死
弟他株連獲釋都督甚衆曹欽反希功者執其個人為

逆黨多至數千瑜從容語都御史李賓曰欽倉卒起事何人相去遠安得預謀奈何使無辜駢首就戮且籍其家耶賓以為然何人得不坐門達素不喜瑜及憲宗嗣位達下吏眾欲寘之死瑜語李賢曰達典制微任情出入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乃獲赦死瑜為人端亮有容屬吏賢者禮之如賓有不可其意者馭之甚嚴及其政過則坦懷如初先是都御史寇深暴戾自用每會鞠深文巧詆同列莫敢違瑜徐一言辨析深不覺自咎成化九年致仕歸卒贈太子太保謚康僖從孫偁偁子鈞鈞欽皆進士偁歷御史福建副使鈞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鈞廣東右布政使欽以殿試第二人授編修張璁用事出翰林為外僚欽得山東提學副使與兄鈞並以文名王傑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景泰初遷湖廣右叅政調河南縣為邁負氣習於刑名每行劾立決疑獄轉按察使時囚多繫繫鞠審累日微為之空天順初帝甚重封誥長吏非政績著聞未嘗濫予惟傑與布政使胡本惠得之朝覲入都校尉發其納屬官賄下詔獄既有奏維子恠索賄者遣官按問皆無驗初傑之在湖廣也襄憲王才

之至是王入朝帝問所過長吏賢否對曰臣道出河南百姓數千遮道言王廉使寬幸奏天子還我王廉使帝聞喜立命傑復任有弘農千戶陳安者與同僚爭殿所於指揮李斌斌不問安銜之欲奏陷斌斌文致安罪縶之獄中安家新寃下巡按御史邢宥訊治斌懼辱賂石亨通傑考滿至京亨屬傑言於宥薄斌罪已而事露傑以憂去達下詔獄會赦得釋六年起復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閩中浣鐵盜賊竊發傑督所司發庫賑貸流移復業召為大理卿成化初奏言舊制天下訟獄無不由州縣近法司每寬越新者致獄蓋煩請仍禁之使詔可久之奏行處置條例十事傑居大理十年多所平反審駁奏當會文切理獄獄者傳為式九年代陸瑜為刑部尚書明年卒謚恭毅傑好汲引屬吏有與為同列者然則優積忌於已做物人亦不能堪蕭彥莊之劾李東或謂傑為屬革其遷刑部賈營得之左侍郎曾榮傑御人以資望在前不服抗疏引去士論以此薄傑子臣成化五年進士歷春坊庶子終廣西叅政楊昂字宗器陝西咸寧人家貧力學舉鄉試第十試禮部不第嘗入闕于監聞南祭酒陳敬宗賢乃就南

監撫董僕躬自執爨為教宗所器其知府聞其才將妻以女以不告父母辭乃屬島鄉人尚書徐璘謂教宗曰楊生貧得婦家資給維父母聞必喜何辭為教宗亦勸之出終不可聞者重焉正統四年奉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有琴館閣間久之與侍講杜寧等十人簡入東閣肄業以維后侍從雅欲以功名自見不屑文辭嘗建言修飾武備通漕三邊二事同輩皆謂其迂出益自信也先將寇京師詔行監察御史事募兵兗州還進侍講兼中允景泰三年以廷臣薦免講官五年超擢戶部右侍郎天順初轉左侍郎兵部尚書陳汝言謬之帝知其賢不聽奪命中官牛玉諭旨欲取江南折糧銀實內帑而以他稅物充武臣俸出從容陳其不可牛馬芻之議徵什二又以民艱力沮之皆報罷三年以陪祀陵寢不謹與都督楊旺俱下詔獄旺自刎出罰一歲俸成化四年代馬昂為戶部尚書時延綏用兵久廷議預徵芻餉昂上疏曰寇為邊患三年矣國家耗費數百萬一切權宜補救之策亦既盡行而軍興之乏如故蓋無有為國家久長計者也夫千里餽糧陸運則艱舟運則易今之黃河即漢唐漕運故道其間雖有三門折津之險然蓋

艘木筏往往未絕三門而上故有小河可達延綏若令芻粟分貯水次溯流徐運何憂不濟舟楫既通不惟民困得蘇且可歲帶解池鹽數十萬以益淮課資國用此萬世利也又請身督其事竟沮眾議不果行六年疏言今陝西之患有二巨寇也流民也然巨寇猶害止邊塞流民則疾在腹心漢中僻居萬山襟喉川蜀而四方流民不下數萬急之恐生變置之且有後憂請暫設監司一人專領其事其願附籍者聽之不願者資遣毋致失所兼與守臣練士馬修城池以防不測庶可弭他日患詔報從之湖廣頻歲饑發廩已盡及是有秋用昂言發庫貯銀布易米俵災淮徐臨德四倉舊積糧至百餘萬石後餉乏民饑賑請移用粟且置昂乃議上贖罪中鹽折鈔徵逋六事行之由是諸倉有儲蓄十二年山東水災請免田租昂恐有司妄報致蠲貸多而軍餉乏請凡州縣告災按臣同三司躬行者視詔可毋加太子太保昂居戶部能持廉然性頗拘滯僚屬多不厭服十五年給事中張海御史李介等劾昂才非經國再疏求去賜勅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後四人終其身大臣致仕有給賜自此始也昂為於行誼初拜侍郎時慮

不勝任者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惡勞
思先功思讓氣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
退思早及家居常謂人曰吾生平無可取者惟廉恥
二字耳卒贈太子太傅謚莊敏子時暢進士官侍講
學多識典故有用世才時教領鄉薦廬墓被旌後官
兵部司務與尚同官戶部者有薛遠翁世資皆正統
七年進士遠祖尚書祥高帝時得罪自廬州徙家海
南遂為瓊山人景泰初遠以戶部郎中出覈南畿逋
稅督大同軍儲並有能奉天順元年起擢本部右侍
郎改工部五年河決開封奉詔往塞且行賑恤還復
改戶部成化初用兵兩廣出督軍儲諭衆能破賊者
以其資予之於是將士爭奮賊平轉左侍郎三年進
尚書總督倉場久之劾罷起南京兵部尚書再破輪
皆不見省而汪直必欲去之諷言官更劾遠及禮工
二部尚書鄒幹王復乃傳旨并賜罷世資首四人除
戶部主事遠艱歸尚書金濂重其才請起復固辭得
終制歷郎中典諸司章奏天順元年起拜工部右侍
郎四年命中官杜蘇松杭嘉湖五府增織彩幣七十
疋世資以東南水潦民方艱食議減其半尚書趙榮
左侍郎霍瑄難之世資請身任其咎乃連署進諫帝

采起結主議者榮等委之世資遂下詔獄誦衡州知
府有政績成化初擢江西左布政使坐事下吏尋得
白大軍征兩廣轉江西餉需十萬人世資議蘇直就
易嶺南米民得不擾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八年歲饑發預備倉儲五十餘萬石賑之招樞流亡
凡一百六十二萬人召為戶部左侍郎久之代遠總
督倉場進尚書十七年還理部事閏二年致仕遠與
世資皆通敏有才遠練習舊章嘗美正曹司條例繕
者取為式仕官四十年家無長物然初罷倉場既辭
朝猶潛留京師以得起用而世資頗事侈靡不飭小
節且嘗結鄉里中貴故皆不為士論所多
鄒幹字宗盛少居事濟子也濟卒幹尚幼時仁宗監
國命為應天府學生賜鈔二千貫月給米二石廉之
幹感奮力學登正統四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歷郎中
景帝嗣統起擢兵部右侍郎時兵務倥傯幹數於才
能倉猝應變尚書于謙甚倚之也先入寇鄉民萬餘
號呼城下求入守者難之幹以鄉民急而拒之馬用
城為遂皆納之景泰二年調禮部明年兼奉坊左庶
子出考察山西官吏奏黜不職布政使侯復以下五
十餘人又明年河南及鳳陽諸府大水命幹巡視寒

免田租與巡撫王竑請發淮安倉儲十五萬石以賑
饑民賴之臨清諸生伍銘等願輸米八百石入監贖
書幹為之請納粟入監自此始既還督理易州小廠
請設主事一人核綜而身總大綱各三年宿弊為清
還治部事遷左侍郎天順初尚書楊善去位幹領其
事居職甚稱一日帝召問幹掩口對帝不悅故久不
遷七年知貢舉會試火下獄尋見釋成化二年巡視
畿內民獲發粟二十六萬餘石賑饑民七十二萬餘
人又以牛具三萬九千種一萬三千石貸貧民還朝
遷南京禮部尚書越二年禮部尚書姚夔調吏部召
幹代為海西諸部以海青鴉兔未獻幹等言陛下
極詔書命天下毋獻花木鳥獸今宜諭曉諸番常貢
毋勿進異物帝納之八年淮揚饑巡撫張鵬請蠲歲
課一萬張以賑幹言成化初已度僧道十三萬今未
減十年不宜更行遂止十三年災異屢見極陳妄費
濫賞及修苑囿設齋醮之弊明年加太子少保又明
年被劾乞休命馳驛歸弘治五年浙江饑幹手疏以
聞孝宗嘉之如奏賑恤且命有司勞以羊酒絲幣此
蓋而幹已卒贈太子太保諡康靖先幹為禮部者有
蘇和蕭恒應州毛瑄皆進士恒歷官湖廣右布政使

馬順四年舉治行卓異召拜禮部尚書先是兩京
書缺多用布政使為之自恒後遂無拜尚書者恒為
人重厚廉靜歷方尚盛有時譽及居禮部疎于政體
又不善奏對帝不悅調南京尋平瑄授禮科給事中
出為金華知府正統末嘗擊斬逆昌賊蘇牙俞伯通
遺母喪以盜寇未寧奪情視事既而上官將以罷軟
黜之奏未至已權福建右布政使居八年數被論去
官去將黜之通拜南京吏部侍郎以李賢荐數月遷
校核為尚書此至則才望遠不逮恒帝嘗語賢曰今
舉無幾得人惟瑄稍弱耳一日召見瑄趨走失節
帝不悅欲其自引退賢以諷瑄瑄遂乞休及疏入帝
念其謹篤復不令居位如故久之卒官
王復字初陽固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以聲容宏偉善敷奏權通政奏議也先犯京師邀大
臣出迎上皇求憚行復請往乃遷右通政假禮部待
郎與中書舍人趙榮偕敵露刃夾之復等不為憚還
仍理通政事天順中歷兵部左右侍郎成化元年進
尚書錦衣千戶陳珪者本畫工及卒從子錫請襲百
戶復言襲難先帝命然非軍功不可許遂止明年毛
出核棧造出視陝西邊務自延綏抵甘肅相度形勢

上言延綏東起黃河岸西至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
綏州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內地而境外乃無屏障止
憑墩堡以守軍反居內民顧居外敵一入境官軍未
行民遭掠已盡矣又西南抵慶陽相去五六百里烽
火不接寇至民猶不知其逃北墩墩率皆曠遠非禦
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
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接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
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為溝塹庶息禦相聞易于守
禦其經畧寧夏則言中路靈州以南本無亭燧東西
中路營堡相去遠聲聞不屬致敵每深入亦請建
置墩堡如延綏計為臺五十有八其經畧甘肅則言
永昌西平鎮番莊浪俱有險可守惟涼州四際平曠
賊最易入又水草便利輒經年宿留遠調援軍兵疲
銳挫急何能濟請招集甘州五衛餘丁四五百人置
涼州中衛保之屯田且耕且練斯戰守有資兵威自
振又言洪武間建東勝衛其西路直達寧夏皆列烽
墩自永樂初北寇遠遁因移軍延綏棄河不守誠使
兵強糧足仍準祖制據守黃河萬全計也今河套未
靖豈能驟復然亦宜因時損益延綏將校視他鎮為
少調遣不足請增制泰將三人統軍九千使駐要地

互相接援實今日急務奏上皆從之復在邊建置
令機宜及還朝言者乃謂治兵非復所長特命白圭
代之改優于工部既領將作謹守法制聲名更顯于
為兵部時中官請修皇城內西北迴廊將以漁利復
等議緩其役給事中高斐亦言穴沴頻仍不宜日役
萬人供作無益帝皆不許中官領騰驤四衛軍者請
給肝襖鞋袴復執不可兵部余于俊詢其故復曰朝
廷制此本給征行之士使其刻日戒途無勞縫紉京
軍則歲終冬衣布棉此成憲也今奈何踰之且使恩
陞此輩如國體何于俊嘆服憲宗素寵信者借賞賜
稠疊封疏有加至三十餘字者十年大應法王剽竄
已預刻死期至期不驗其徒以為耻潛繼殺之帝不
知也命如大慈法王例官為營葬中官因請造寺建
塔復言大慈法王但建塔未嘗造寺今不宜逾此制
且此僧平日受賜過多宜出其資財以給貧無賴當
帝乃止命建塔猶發軍四千供役十四年加太子
少保復好古嗜學守廉約與人無城府嘗官議大體
不為苟且居工部十二年會災異給事中張海勅復
衰老復乞休不許居二月言官復有言為令致仕老
之卒贈太子少保謹莊簡

張鵬字騰霄涿水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四年陳
時政四事言今雖天下無虞而怠荒可慮持教以乘
天命不可不加之意望陛下憫生民之疾苦念稼穡
之艱難公賞罰謹用舍絕耳目之好罷不經之費而
後可以庶幾也太子天下本自冊立以來師保雜備
而養正之教未聞夫富貴者侈之階安佚者驕之府
不及今懲學他日必勞聖慮請即命出閣妙簡儒臣
日侍講讀然後聖功可成懷利事君人臣所戒此每
遇聖節或進羊馬或獻錦綺交錯殿廷夫人臣所得
升豈之祿糊口取給而已自非貪賄雖高位亦無奇
贏安有餘財堪充進奉且陛下富有四海亦豈藉費
以足國哉自今惟親藩土官如故餘宜一切停罷以
塞諂諛奔競之途祖宗以來用人最慎九卿或缺未
嘗即補豈人才不足欲精以擇之也今或庶官未兩
考即擢侍御侍御未數載即進尚書加官保公論未
協人望不諧請慎重名器痛革其弊既奏帝頗採用
出按大同宣府奏言兩鎮軍士散衣菲食苟事聊生
土室蓬門不堪安體病則無藥死亦無棺往往委棄
溝壑為烏鳶虎豺所食於皇仁不能無傷乞官給賜
藥兼賜棺槨設義塚俾饗屬祭死者露恩則生者有

勸帝立報可且命諸遺孽行之七年奉使江南還奏
臣頃歷雅揚見東作將興民無牛種老稚相携河畔
拾草為食而有司追租膏不少假恐流庸益眾且致
糧變帝即命停征賦給牛種天順元年同官楊瑄劾
石亨鵬亦劾劉春魏瀚康驥論劾俱下詔獄諸御史
多調官而鵬瑄謫戍遼東頃之赦免復戍南丹語具
極傳憲宗立廷臣交荐召復原官尋起擢福建按察
使成化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明年督軍造
勦蠻寇獲首功二百三十尋復分道進討俘斬五百
甯有還所掠人口稱是其冬罷巡撫官命還理南京
都察院事七年改督漕運兼巡撫淮揚四府明年解
漕務專理巡撫事居四年復還南院無何進副都御
史巡撫寧夏久之召還歷兵部左右侍郎十八年代
陳鉞為兵部尚書守珠池宦官韋助乞往未高榮璉
廉四府會守巡諸臣督兵捕寇鵬執不可帝竟許之
故事南北印馬率遣勅臣內侍後以災傷止遣御史
時以為便是年帝復欲遣內侍鵬等言南北水患甚
於往時資產蕩然富收何有縱遣內外重臣徒勞無
益止為窮民供億之累帝勉從之命嗣後仍如故事
明年鎮守大同中官汪直言小玉子將大舉入寇請

發京兵應援鵬等言時方盛夏師難久駐計大同士馬數及四萬苟諸臣戮力兵亦足用所請宜勿許且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方必養銳平時臨事方能禦侮通者困於營造精力銷沮祿有警急何以作威厲氣請悉停其役詔可尋加太子少保鵬初為御史剛直尚氣節有盛名後敏歷中外惟事安靜至是帝多失德羣小竊柄閭臣萬安劉吉革壽務營私鵬於其間循職而已不能有所匡救二十一年星變鵬偕僚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閒住俟缺取用

○今非軍功毋濫授又言四方鎮守監槍守備內官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召還廷臣亦交以為請衆謂事且行矣及下兵部覆鵬畏中官勢盛不能堅其議謂諸所遣皆因事設自天順前所置難以輕罷後增益者惟上裁定帝遂留之時論莫不咎鵬有奸民章瑾者以獻珍寶蒙帝眷得為錦衣鎮撫後理刑缺鵬所上不允知帝所屬瑾即推用焉於是臺諫劾大臣不職者皆及鵬帝雖特留之而鵬力求去遂賜勅給驛以歸月米歲夫皆視楊昂例弘治中卒謹然簡鵬性儉朴雖責盛自奉若寒素云

劉孜字顯孜萬安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出按遼

東脫脫不花入寇百戶施帶兒被獲以軍情輸之且數為之使張其聲勢鎮守中官亦失哈者海西人也賊犯廣寧戒將士勿出擊帶兒又為寇通意遣人疑之比寇退帶兒未歸孜收鞠論斬因劾亦失哈罪且言其收養義子家人動數百計反狀顯露乞正典刑都御史王翱都督曹義等不能禦寇致飽掠去孜並論劾皆不問景帝既即位猶有建南遷議者孜馳奏乞新言者以定人心期滿當代朝議邊務方嚴孜能攝服將吏復留一歲景泰二年追治廣通王徽煤獄盡得其反狀徽煤論死再按畿輔時方築治滄州城孜言正糧食不宜重困以速其窳乃罷權山東按察使屬吏飲跡不敢肆天順四年吏部舉天下治行卓異者按察使孜一人而已俄遷左布政使明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十府蘇松財賦自周忱立法後代者多紛更孜首訪忱遺跡斟酌行之民稱便毋災起復七年應天鎮江常州蘇州太平池州大水傷稼孜奏免其秋賦成化元年應天饑方事賑貸而江南饑民就食者衆乘不給孜請發諸縣庫由是全活無算時民間多積困如濱江官田久廢沒仍責還輸賦蘇杭嘉湖諸府食捕富戶南京廊房既傾地微

鈔如故上元江寧農民代河泊所網戶採蝦魚存新
應天都稅宣課諸司額外增稅江陰諸縣民戶償納
荒租六合江浦官牛歲徵犢牧皆疏言狀多所除貸
拜南京刑部尚書德南部法弛矯之以嚴官吏皆憚
之四年致仕道卒後居官廉慎治事精審號一時能
臣兼法不少假或頗議其劾殺云繼牧撫蘇松者宋
傑為人長者居二年罷去而刑宥代之宥文昌人正
統十年進士授御史出巡福建有民十人被誣為盜
當刑呼冤宥為緩其刑果得真盜十人獲免天順中
出為呂州知府有治績坐前按河南失舉奏酷虐吏
遠下詔撤捕晉江丞憲宗登祚詔降諸官非犯賊者
俱復職乃授蘇州知府有奸民攬納秋賦捕置之法
得其賊萬緡以隄沙河甃官道一府利之大水民儼
不待奏報發米二十萬斛以賑宥素廉介及治蘇以
儒學飭吏治嚴而不苛傑荐於朝詔加浙江左叅政
仍理府事賜之璽書居半載遂以右僉都御史代傑
巡撫開丹陽河築弁牛欄省兌運冗費民以為便尋
兼理兩浙鹽政考察屬吏奏熟不職者百七十餘人
居數載引疾歸

生事善治獄帝北征即中當扈從者多托疾瑄請行
六師覆沒瑄被劾歸擢署郎中有杖尉受賕縱盜必
擊人代瑄辨雪之抵杖尉罪外郎送囚一日至八百
人瑄慮其觸熱三日決遣之殆盡景泰元年以吏部
尚書王直荐起拜刑部右侍郎順天河間饑命瑄賑
濟未竣而英宗復位復勅瑄便宜撫恤由是適歷所
部大舉荒政先後發粟二十四萬餘石賑饑民二十
六萬五千給牛種各萬餘又奏行吏民八事兩府軍
民深德之還朝轉左侍郎帝方任錦衣門達達果數
興大獄瑄委曲開諭多所救正復銜戒諸部毋觀望
避禍以故移部定罪者不至寃濫官刑部既災籍焚
法比屬吏不敢欺而意主寬恕未嘗深文巧詆嘗與
瑄同佐刑部者安化孔文英起家進士初以御史按
黃巖妖言獄當坐者三千人文英皆白其誣獨械首
從二人赴京師論罪與瑄並稱長者瑄性恬靜不急
榮利歷成化改元為侍郎十六年矣始遷右都御史
督理南京糧儲至則捕作奸者數輩懲以重法宿弊
為清明年鳳陽淮安徐州饑以瑄言發粟四十萬石
賑貸久之遷南京刑部尚書下令諸司事非須勘者
毋出五日獄無滯囚嘗暑疾悉縱遣輕繫者云召然

即來因歡呼而去竟無違令者為尚書九載屢疏乞
休久之乃得請故鄉無田園遂卜居南京卒贈太子
少保諡莊懿長子經尚書自有傳次子紘成化中進
士為南京吏科給事中十七年四月以災異偕同官
劾南京侍郎劉俊馬顯李本等六人二十年又以地
震請黜兩京大臣不職者弘治元年閏正月南京雷
電交作大雷連朝紘以為陽失節而陰太盛乃疏言
高皇帝貽謀家法著在祖訓首章之要曰人之奸良
固難測識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懼
禍自此始持守之要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當施
行一人偏辭未可執信或燕閒之際一人私言尤宜
審察陛下試思所以察奸良謹持守者果有合於祖
訓懃慎國之要曰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閉而通
下情御內官之要曰內監各有職司不過供飲食具
器用毋干他事陛下試思所以慎國政御內官者果
不違於祖訓與且元首朕肱本為一體今軒輊之間
邀若秦越朝對之頃常不踰時常恭謹舉舊儀而奏
止及細事其得奉清燕侍左右委寄腹心謀議憚性
不過近習便佞而已竊聞祖宗之時或召對便殿燕
容賜坐或同游內苑相與賦詩陛下何不微而行送

萬幾之暇令大臣侍從更番上直咨訪時政與之
決不惟無偏聽專蔽之患舉群臣心術不能逃于
照矣其秋復以災異請修省求言帝並嘉納未幾與
御史張昂聞軍為中官蔣忠誣奏貶南京光祿署丞
仕終山東參議
張瑄字廷璽江浦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
郎中有能聲景泰時賜勅為吉安知府俗尚巫迎神
無休日瑄禁之未已一日遇諸途叱使像水中罪首
事者無何瑄遭危疾父老守言神為祟請復之瑄怒
業許瑄亦逾愈歲大饑陳牒上官不俟報輒發粟賑
貸府多奸豪難治瑄折獄懲奸既明且斷吏民
懾服居八年用薦擢廣東右布政使廣西流賊莫文
章等越境陷連山瑄督將士擊斬之又破威陽江賊
周公輔新興賊鄧季保等既而大藤峽賊頻陷屬邑
瑄坐停俸成化初韓雍平賊錄瑄轉餉勞賜銀幣給
俸如初瑄勤于恤民按行所部督建預備倉六十二
修塘堰圩岸四千六百增築湖廣新會諸城垣一十
二民德瑄惟恐其去既轉左布政使會滿九載當赴
京軍民相率乞留巡撫陳濂等為之請乃仍故任公
年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討賊山賊林奇六親

據三等福安壽年諸縣地隣江浙賊首葉旺葉春等
負險嘯聚琮捕誅之餘盡解散朝廷以為能降初英
勞十年改撫河南會大饑發廩勸分貧民獲濟趙王
見滯與南樂王祁鈺臨漳王祁登湯陰王祁錡皆滋
虐無道為州縣害琮悉舉革冠服停祿有差人心
快之議事入都陳撫流民振滯才十八事所司多議
行馬十三年黃河水溢沒民田廬琮請賑恤且移王
府祿米於他所留應輸榆林餉濟荒石取直八錢輸
榆林民大稱便還理院事尋遷南京刑部侍郎久之
進尚書瑄性恬靜居官務守故事晚節衰老政頗寬

緝二十年是變見劾為帝所留居三年科道王質陳
寬復劾之遂落職孝宗立復官致仕
滿榮字尊用龍溪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奉命攝師廣
東還除吏科給事中景泰初疏論停起復抑奔競數
事帝納之尋進右給事中四年九月上言致治之要
莫切于納諫比以言者觸忤聖意諭禮部凡遇建言
務要審察或假以報復其奏罪之此令一下廷臣喪
氣以言為諱即國家有利害生民有得失大臣有奸
慝何由而知况今巨寇陸梁塞上多事求言圖治正
在斯時未可反塞言者路也望明詔臺諫知無不當

依阿誠默者治其失職罪并初聞部大臣勿搜求恭
駁虧傷治體疏入報聞天順中使琉球還還都給事
申成化六年三月侍同官上言近兩雪愆期災異迭
見陛下降詔自責躬行祈禱詔大臣盡言是宜上天
感格而今乃風霾晝晦沴氣赤而復黑豈非應天之
道有所未盡與夫人君一身動與天準欲應之以實
在亦救天盡其道不在齋戒祈禱而已凡政令乖宜
下民失所非救天也貴濫施于職工賞妄及于非分
非救天也願陛下于前數者時加省察日御便殿召
臺諫極陳缺失而釐革之庶災變可弭時萬貴妃專

寵羣小黃綠進寶玩官賞冗濫故榮等懇言之帝不
能用也榮性恬淡為給事二十餘年不調不以屑意
足年始遷南京太常少卿又七年擢南京戶部右侍郎
尋改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出納惟謹積奇
羨數萬石以脩荒十七年召為戶部左侍郎尋署部
事英國公張懋等四十三人自陳先世以大勳錫爵
子孫承繼所司輒減歲祿非祖宗報功之意請復其
故榮等言爵祿天子之大權今懋等於無事時妄請
增祿若有功之日何以勸賞况頻年水旱國用未充
所請寔宜辭事乃寔中官趙陽等奏乞兩淮鹽十萬

引帝已許之榮等言近禁勢家中鹽詔旨甫頒而陽
等輒敢違犯宜正其罪帝是榮言為切責陽等未幾
南京戶部尚書黃錫罷以榮代之榮謹厚能職守為
尚書三載遇孝宗嗣位謝政賜月廩歲夫如制久
之卒贈太子少保錫字叔高侯官人由進士授御史
正統四年出按貴州時羣苗盡叛道路梗塞靖遠伯
玉麟等自麓川還師無紀律苗賊襲其後官軍大敗
由是賊勢益熾錫率孤軍赴平越遇賊失利幾死夜
跳身入城賊遂圍之議者欲棄城出走錫曰平越貴
州咽喉無平越是無貴州也乃偕諸將固守密疏置
竹筒中募土人間行乞援于朝且勸驥等復師狀景
帝為改命保定伯梁瑄等合四川湖廣軍救之圍始
解時城被困已九月食盡掘草根煮弩鏝而食之死
者相枕籍然城卒全錫功為多復留按一年久之遷
廣東僉事改浙江成化初以大臣會荐擢廣東左叅
政高雷廉三府負海多盜錫討平之再遷廣西左布
政使八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歷吏部左
右侍郎十六年拜南京戶部尚書錫有才識敏吏事
特論稱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有忠政擢御史疏陳時弊八事父艱歸景帝即位詔
科道憂居者悉起復拱辰至屢疏請簡將帥修德弭
災多見採納出為貴州左叅政行部按莊衛至白水
堡北控頭目沈時保素梗化至是出謁大言所部多
豪惡願得一疏令為約束拱辰厲聲叱之曰但斬爾
頭籍爾財此即號令也時保股栗不敢仰視衆為請
命乃已還以告總兵官方瑛遣將往禽之一方遂寧
過赤水衛女土官奢貴驕悍戒之至畢節平宣慰
龍雷亂威行遠徼毋憂去巡按御史伍會星追劾其
受賂事下浙江按臣執訊事白調廣東歷廣西四川
左右布政使皆有平寇功成化八年拜南京右副都
御史提督操江尋改南京兵部侍郎時儲位久虛與
尚書崔恭等疏請冊立言甚激切復改南京左副都
御史總理糧儲二十年就進工部尚書節財省事人
皆便之久之以年至乞歸拱辰歷官務興民利性恭
儉仕宦五十年非大節慶不衣緋纈非賓祭無兼饌
先世室廬無所增飾弘治中巡按御史陳銓言拱辰
還守十餘年生平清操如一日乞加異禮以勵臣節
詔有司月給廩二石歲隸四人正德初年九十遣行
人存問齎綵幣羊酒加賜原隸又三年卒贈太子

傅謹莊懿

魏

陳俊字時英莆田人舉鄉試第一登正統十三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嘗督天津諸衛軍採草減新增額三十五萬未蘇松諸府改折銀為豪猾所侵者七十餘萬兩俊奉命往督不數月畢輸尚書金濂以為能俾典諸曹章奏歷部中天順五年兩廣用兵俊督餉時州縣殘破帑藏殫虛俊多方區畫弛鹽商越境禁令引加米二斗軍以無乏毋喪不聽歸明年鑿平始還初俊為主事奔父喪賻者皆却之至是文武將吏輸金滿賻亦不納成化初擢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拜戶部右侍郎俊練習錢穀屬四方災傷遣鎮總督餉奏請還至俊計度裁決曲折咸當尚書楊鼎深倚之六年京師大饑先後發太倉粟八十萬石平糶石為值六錢豪猾乘時射利俊請糶以升斗為率過一石勿與饑民獲濟尋議用兵河套初俊馳赴河南山西陝西會巡撫諸臣規畫易餉發帑金二十萬助之俊以邊陲空竭歲又不登而榆林道險遠轉輸難乃發金于內地市易修西安鞏城同官徑道以利飛輓還朝進俸一級歷吏部左右侍郎三品九載滿拜南京戶部尚書十五年改兵部參贊機務憲是參贊之

任不專屬兵部自薛遠後繼以俊遂為定制久之俊統政吏部二十一年星變率九卿陳時弊二十事如曲藝邪術傳奉得官南京龍江大勝榷閩內侍各增六七人皇城諸門至十餘人內府九庫庫至十三四人兩京私親寺觀視舊數倍咸請賜額中官梁方乞淮鹽五萬引令私人乘傳橫支州縣大擾妖僧繼曉以蠱惑拜國師員外郎林俊直言貶秩皆極論及之帝多採用而權倖所不便者終格不行明年乞致仕詔加太子少保賜勅馳傳還卒謚康懿俊屬清節持犒嚴難責服御如寒士歷官兩都誠心體國識大體

負德望稱一時名臣

論曰天順間李賢柄政帝每進退大臣必與商略以故六卿濟濟倚一時之選成化中季事勢浸殊矣然三事大夫恪恭其職者兩都多有自陸王而下得十有二人不可以無紀云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

列傳第十

程信 子敏 政 白 圭 子 敏 項 忠

韓雍 余子俊 阮 勤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其先洪武中謫戍河間因家焉
 信舉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景帝嗣位為起
 除名少卿薛瑄等三人也先犯京師信與王通楊善
 同督軍守禦賊退上言兵備五事景泰元年奉使四
 川還請賑畿輔饑民復河間府學官生徒因用兵罷
 遣者皆報可進左給事中明年以天變上中興因本
 十事首以救天為言請帝教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三
 年出為山東右叅政督餉遼東巡撫寇深奏盜糧一
 石以上者死又置新斛視舊加大屬信鈞考信立取
 碎之曰彼真盜耶死固當余何為此斛納人于死深
 由是不悅尋以憂去六年起故官四川理松潘餉借
 侍却羅綺破黑虎諸寨番賊天順初錄景泰間進言
 者信時入賀擢太僕卿時京衛馬多耗信定期徵之
 三營大將石亨孫鐘曹欽等庇諸武臣言於帝請改
 隸兵部信言高皇帝令太僕馬數勿令人知若改隸
 兵部馬發耗太僕不得聞脫有警而馬不給誰任其
 弊事乃止明年改左倉都御史巡撫遼寧建州董山

潛謁朝鮮王受中樞院使制信廉得其剽弊奏請先
 發以伐其謀帝遣使詰之匿不肯承使署示之制辭
 付驚愕乞貢馬謝罪謀遂解三年倉事胡濙發都指
 揮夏霖四十罪信以聞下霖錦衣獄指揮門達言信
 不當代奏帝責令陳狀信疏辨而寇深方掌都察院
 修前卻遂劾信不輸罪徵下詔獄謫降南京太僕少
 卿五年召為刑部右侍郎久之以母憂歸成化元年起
 復淮兵部辭疏不許尋轉左時四川戎縣山都掌蠻
 叛叛三年改簡合江等九縣廷議發大軍討之以襄
 城伯李瑾充總兵官太監劉恒為監督而進信尚書
 提督軍務信等擬承軍分道進討所向克捷又討平
 九姓土獠積年巨寇皆盡帝悅降璽書嘉勞語詳瑾
 傳錄功進兼大理寺卿與白圭同淮兵部言官劾信
 上首功不實信四疏乞休不許信志欲有為而沮于
 圭不得遲六年春早應詔言兵事宜更張者四兵弊
 宜申理者五語多侵圭圭奏寢之改南京兵部奏贊
 機務應城伯孫繼先有罪下信等治或欲寬之信不
 可繼先生免業與皆遣戍八年星變與文武大臣合
 疏陳十餘事帝多採納惟請召還給事中王徽等罪
 不行十一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信性豪放

強慢好勝所至與人忤然有才力識大體征南蠻時
許便宜從事迄班師未嘗擅賞發一人何利貴人主
大柄不得已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報自專非人臣
宜在南京守備臣欲預錢穀訟獄事信曰守備重臣
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職也論者趨之于敏政字
克勤侍父官四川巡撫羅綺以神童薦英宗召試悅
之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饌學士李賢彭時呂原中
乞劉瑚成就之講授賢尤愛重之以女妻焉成化二
年舉進士及第授編修歷左諭德直講東宮是時翰
林中學問該博稱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真
純稱陳音各為一時魁孝宗嗣位以官僚恩擢少詹
事兼侍讀學士五經筵敏政名臣子才高負文學嘗
俯視其儕偶又頗嗜進取以此為人所疾弘治元年
冬御史王嵩等以兩災奏敏政惟簿不修請罷免塞
天變因勒致仕五年錦衣千戶葉通訴敏政及左庶
子張昇侍講學士焦芳皆以文學氣節為當路所不
容宜還其職詔復起之尋遷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掌
院事母喪除進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入內閣尚典
詰勅有言其交通李廣者帝不問十二并與李東陽
至會試舉人徐經唐寅皆與敏政有素嘗作文適與

敏政題合給事中筆最遜劾敏政需題時榜未發詔敏
政母聞卷其所錄者全東陽會同考官權校而二人
卷皆不在所取中東陽以聞言者猶不已於是敏政
累經寅俱下獄及置對敏政不服乃坐經嘗贊見敏
政寅嘗從敏政乞文點為吏敏政致仕而累以言事
不實調南太僕主簿時盛暑敏政出獄四日憤恚發
癰卒或言敏政之獄由傅瀚欲奪其位故令累上奏
事秘莫能明也敏政後贈禮部尚書
白圭字宗玉南宮人正統七年進士除御史監朱勇
陣討兀良哈有功出巡按山西辨疑獄百餘部檄刑
州課鈔益三分之一圭疏事獲三十取一之舊案
陷土木圭脫還景帝命往澤州募兵尋遷陝西按察
副使擢浙江布政使福建賊鄭懷冒流劫處州協諸
將平之歲饑奏蠲其賦天順二年貴州東苗千把豬
等聚眾僭號攻劫都勻諸處詔南和侯方瑛討之進
圭右副都御史督理軍務圭以各種諸夷為東苗朋
黨先分兵勦之破百四十七峯遂會兵青崖連戰獲
燬四百七十餘峯千把豬勢從退據六美山諸將未
勝破禽之是役也斬首獲生至一萬八千有奇諸苗
震恐全師而還尋以湖廣災就命圭巡撫將勅將進

戰艦甚患衆議賦材於民去不可請於楚王以抽分
木代之四年召為兵部右侍郎李來寇蘇州去與都
御史王竑分兵巡邊去遇賊固原川擊敗之竑亦敗
賊紅崖子川詔書褒美還進工部尚書成化元年荆
襄賊劉通等作亂初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都督喜
信總政為左右叅將中官唐慎林責奉監之而以去
提督軍務發京軍及諸道兵會討通河南西華人縣
門有後稅重千斤通隻手舉之號千斤劉正統中錫
妖言潛之房縣謀亂至天順末有石龍號石和尚者
聚黨肆劫通遣子聰約龍舉事招集流民衆至四
萬遂偽稱漢王改元德勝勢甚張明年三月崇等軍
至南漳賊迎戰敗之俘斬千三百有奇永勝通其巢
通懼奔壽陽謀走陝西去遣兵死其道通乃退保太
市與其黨苗龍軍合閏月官軍敗賊於雁坪追至古
路山斬偽太子聰及其黨苗虎等百餘人賊退保後
巖山據險拒守下水石如雨諸軍四面合攻去往來
督戰甚力士皆攀緣鐵附而上呼聲震山谷賊遂大
敗禽通及其衆二千五百餘人斬首如之獲賊子女
萬一千有奇焚其廬舍夷險阻而還石龍與其黨劉
漢子等逃去轉掠四川連陷巫山太昌去等分兵城

之賊數敗勢窮劉長子縛龍以降餘寇悉平去因奏
善後事宜悉報可遣父喪命歸葬畢即遷禮部尚書
辭不許明年錄功加太子少保贈俸一級尋改兵部
尚書兼督十二團營六年去以四方災傷而畿輔河
南四川浙江福建江西久不置巡撫官請遣大臣巡
視問民疾苦旌廉黜貪以弭禍變帝稱善命去偕吏
部推舉遂奉侍部原傑等以聞帝即遣之時阿羅士
等駐牧河套陝西數被寇軍民交困去言此由鎮巡
官偷肆宜按治於是延綏巡撫王鏡鎮守太監慕剛
總兵官房能俱獲罪去又議大舉搜河套乃發京兵
及他鎮兵合十萬屯延綏而以翰餉資河南山西陝
西民不給則預征明年賦于是內地騷然而前後所
遣三大將朱永趙輔劉聚皆畏怯不任戰卒以無功
議者病焉九年丁繼母憂奪情如初辭不答明年卒
官年五十六贈少傅謚恭敏去有器局歷官中外多
勞加性簡重公退即閉門卧請獨嘗不得通故時有
酣睡不事之謗有中貴欲以事屬不遂令邏卒偵察
去聞召曹即令戒飭群吏而已終不細其請在貴州
時有憤中官虐欲刺之者誤入去所去雖察問之其
人驚曰乃我公耶即有刺不殊仆於地去呼燭起視

傳以善藥達之入服其量次子誠字東德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誠習儒典故以詞翰見稱為尚書時值劉瑾用事雖不能抗然亦不失節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裕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從英宗陷北庭令飼馬未間挾二馬南奔馬疲棄之徒洗行七晝夜始達宣府景泰中由郎中遷廣東副使按行高州謀賊擄男女數百剽村落忠戒諸將曰賊無據家理勿妄殺已獲俘訊之果良民被掠者盡釋之明年從征灤水糧有功增俸一秩天

順初歷陝西按察使歲饑發粟不待報毋憂歸部民千餘人詣闕乞留詔起復七年以大理卿召民乞留如前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羗叛忠言羗志在劫掠而已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聽臣便宜從事報可乃發兵據險揚聲進討率降其衆而還西安水泉鹵不可飲為開龍首渠三十里又疏鄭白二渠以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民祠祀之陝西數苦兵成化元年忠上言三邊大將遇敵運糧無一人當前去雖云才怯亦由委任致然今天

將矣委政每戰無功苟假之威柄嚴退怯之誅機既熟知進則可生退則必死豈有胃必然死而不求身存一戰者哉至廟堂舉將才已踰一年不聞有一人應召者豈獨無聞習騎射慄勇絕倫者哉獨格于陳能答策耳今天下學校生徒求其善答策者百不能一二奈何以責之武人耶帝善其言而所司守故常竟不能用毛里孩冠延綏詔忠偕彰武伯楊信樂之無功明年信儀大舉搜河套勅忠提督軍務忠方赴延綏而寇復陷開州深入靜寧隆德六州縣大掠

平君理院事四年滿俊反滿俊者亦名滿四其祖把丹為元萬戶國初授千戶所部七百人散處開城諸縣耕牧仍其故俗無科徭俊橫悍無賴聚眾七盤小行劫監司遣其任指揮瑋捕之俊遂殺其從者叔瑋與叛自稱招督王有眾數千都指揮邢端等遇之賊績乃命忠總督軍務與監督軍太監劉祥總兵官都督劉玉率京營及陝西四鎮兵討之師未行而巡撫陳价等恣募夏兵三萬進討復大敗初賊無兵甲持械擬開既建敗官軍多持軍械來至二萬餘蓋張蘭傑震為朝議錄蓋兵忠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

是以賊賊今秋際早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遣軍不能久留蓋兵不便從之徒聞大兵至退保石城志遂與巡撫馬文昇分軍七道入抵石城下與賊斬獲多伏羗伯毛志來勝奪其西北山賊火級幾破之而毛志忽中流矢死王亦被圍諸軍欲退志斬一千戶以徇衆懼而止王亦得出乃列圍困之適有星孛于北斗或言占在秦分不祥志曰昔李晟封朱泚熒惑守歲此何害日出兵擾其城下且焚其薪草賊馬死殆盡文升又絕其汲道賊益窘詐乞降志怒督相見志偕劉玉二騎赴之呼俊琦語良久賊精卒數百遠城外又邀見巡撫文升從數十騎往叱散其卒賊所寃志等折之令速降賊皆拜遂直前挾琦以歸俊氣沮還壁不出城外濠深且十丈不可渡時天寒恐水合而北寇入犯賊突圍出與之聯勢志益大乃用文升計縛木橋置諸濠人負土囊填之進逼其城賊恟懼多出降者俊心腹楊虎狸夜出汲被禽將斬伏地乞効死俊初專守城不親臨戰志乃勸虎狸金鈞縱遣之使誘俊出戰已而俊果出官軍俘北誘之來遣仗兵禽馬石城賊蓋潰追而殲之時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志在行間大小三百餘戰

每戰親當矢石不少退文升勸志持重志慨然曰受命討賊久無成功死固甘心衆咸嘆服石城者即唐吐蕃石堡城舊稱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山上石砦四面峭壁削立中鑿五石井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故賊得據之為亂至是夫其險阻鑿石紀功而還請于固原西北西安廢城增設一衛留兵戍之論功進右都御史與林聰協掌院事六年畿輔大水志奉命大發庫賑貸府縣積粟多者令減價糶之又奏停諸府徵馬儀民獲濟初白圭既平劉通而流賊毛黠如故通黨李原復糾聚作亂偽稱平王與王洪王彪等肆掠南漳房內鄉渭南諸縣詔志總督軍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志至襄陽見流民附賊且百萬非兵威不能散遣而見力甚弱乃奏調永順保靖土兵未至先分軍到山口要害多設旌旗鉦鼓遣人持榜入山招諭流民扶老攜幼出小晝夜不絕明年三月降者已四十餘萬彪亦就擒時白圭為兵部遣錦衣百戶吳綬贊泰將王信軍綬因說信曰一招石賊瓦解如是我輩何功欲沮敗其事遂縱流言圭信之謂土兵宜毋調志疏爭之且劾綬罪帝為屈綬還而聽調土兵如故四月兵大集合二十五萬分

八道通之流民降者又數萬賊潛伏山岩伺間出劫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遇之于竹山乘暴雨漲半渡截擊之賊相枕藉溺溪中死遂禽原洪忠等獲移軍竹山捕獲餘孽復招出流民四五十萬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忠乃戶選一丁充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於是民有洪武中占籍者有司乘兵威一切驅逼不前即草薶之優什滿山谷其發戍者舟行多疫死棄屍江邊給事中梁璟因勅忠去殺白圭亦言流民既成業者宜隨所在著籍大數忠所上功次前後互異帝皆不聽進忠左都御史廢子授錦衣千戶諸將錄功有差忠上疏劾列言臣新得首惡今諸臣皆言良家子不知前屢奏獨假者為誰且圭亦嘗身任其事矣濫殺至數十萬人今日之舉又圭之道也昔馬援蒼頭家誇鄧艾推車被徵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使臣為馬鄧之續帝溫詔答之忠復列上善後十事悉允行八年召還與李賓協掌院事十年拜刑部尚書明年代圭為兵部時汪直開西廠志橫忠亦屢遭辱侮不能堪會大學士商輅等具疏劾直忠亦偪死卿勅之奏留中而西廠遂罷直深恨之未幾西廠復

設直以吳綾為腹心綾挾前憾伺忠益急忠不自安乞歸攝疾未行而綾喉偵事者証忠受司禮太監黃賜請屬用劉江為江西都指揮使給事中郭鏞御史馮賈等亦交章劾忠詞連其子經及興寧伯李震彰武伯楊信等十三人詔法司會錦衣衛廷鞠忠抗辨不少在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為之直者竟斥為民賜興震等亦得罪朝野皆不平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至弘治十五年乃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忠徇僕多大畧練戎務強直不阿敏于政事故所在著稱子經經子錫錫子治元皆舉進士經江西

參政錫南京光祿寺卿治元員外郎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年二十舉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負氣果敢以才略見稱出巡河道東昌通判傳寬為副使王裕所點許祿受賂下雍及巡按御史計澄治之澄與裕同鄉嘗薦裕乘雍未至先按問白裕無罪雍怒劾之兩人皆下詔獄澄坐謫官裕落職已巡按江西踰屬風發辨疑獄劾奸豪糾貪墨吏五十人入廬陵泰和嚴鐵盜起獲伏捕誅之巡撫侍郎楊寧見報自失曰韓御史年少而老于吏雖百寧何可當由是益待發許鄧茂七及巡按福建御史江澄牒

隣境會計俄以賊議降止兵勿進雍曰賊多詐果降
退師未晚也趣進兵賊果復叛澄坐得罪死人以是
蓋服雍景泰二年擢廣東副使居半歲大學士陳循
薦為右僉都御史代寧巡撫江西明年吉安諸府旱
禾新地裂雍撫循軍民蠲除糧稅既而安福亦地裂
雍引罪乞罷不許七年南昌等十府大旱復請免秋
糧二百三十二萬餘石以宋文天祥謝枋得未有謚
請示朝詔謚天祥忠烈枋得文節時雍年甫及三十
赫然有才望所規畫措置咸可為後法天順初罷天
下巡撫官改雍山西副使寧王劾其擅乘肩輿諸事
下獄奪官二年起大理少卿尋復為右僉都御史佐
寇深理院事深剛愎用法深獨心敬雍囚二人有寃
狀雍強深鞠之既其死石亨既誅錦衣指揮劉敬坐
嘗邀亨飯耳所用朋黨律論死雍言律重朋黨者謂
阿比亂朝政也今以一飯當之豈律意哉且亨盛時
大臣固有朝夕趨門為宴會飲洽者今不坐獨坐故
何也深嘆服出之遣母憂起復四年巡撫宣府大同
召見文華殿賜勞而遣之雍悉心振刷邊備大飭議
事入親帝壯其貌留為兵部右侍郎憲宗立坐學士
錢溥累貶浙江左叅政時廣西徭擾為寇流剽至廣

東殘破府縣殆遍道路斷絕村落丘墟廣州城門盡
閉巡按御史王朝遠告急成化元年大發兵拜都督
趙輔為總兵官以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討之兵部
尚書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者乃改
雍左僉都御史兼理軍務雍馳至南京集諸將議方
畧先是編修丘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
宜驅在廣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跡其
未稼期一二年盡賊贖善之獻于朝詔錄示諸將至
是諸將多主其說請令游擊將軍和勇率騎趨廣東
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
而所至與戰是旬敵也今賊據大藤峽而以修仁荔
浦為羽翼計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大軍直搗其巢
勢無不克業既傾餘旬逆刃解平何煩追逐舍此不
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所謂救火而噬
之也衆曰善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于雍雍等
遂倍道馳全州遇陽洞苗賊掠興安進擊破之軍聲
大震既至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拘于軍
將士股栗乃督兵十萬萬人分五道先破修仁城竊
進至力山禽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
定十月至潯州巡問父老亦言峽天險不可攻宜必

計因雍曰峽延廣六百餘里安能困之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有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曰小民苦賊久矣願為嚮道雍見即罵曰賊敢給我以左右縛斬之左右皆錯愕既縛而袖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乃悉走解剝腸胃分桂林等中累系相屬賊大驚曰韓公真天神也雍下令分總兵官歐信等兵為五哨自袁州武宣攻其北身與輔都指揮白金等兵為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叅將孫震等二軍從水路入而別遣裨將分兵守諸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大懼先移其累重于桂州橫石塘而立柵山南多置深水礮石礮槍藥弩以拒官軍十二月朔雍等督諸軍水陸齊進號令嚴明將士無不踴躍遂擁圍牌登山屢戰連破石門林洞沙田古營諸寨縱火焚其廬舍積聚賊皆奔潰於是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柵數重憑高據拒雍等設計誘賊發矢石度且盡躬督諸軍緣木板藤而上別遣壯士從間道直上山頂舉砲賊不能走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峯生禽火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峽有大藤如虹橫亘兩崖間雍乃斡

斷之名為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分兵擊餘黨蕪蘇陽江洛容博白次茅甘定帝大喜賜勅嘉勞召輔等還遷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以省餽餉而道孽侯鄭昂等遂乘虛陷梧州及洛容北流二縣雍被劾引罪帝宥之雍益發兵撲討時諸賊所在蜂起思思潯州賓州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賴雍兵鋒銳皆應時破珍四年春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命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而雍專理軍事尋以憂歸明年兩廣盜復起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犯廣而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此賊益無所憚乞仍命大臣總督使會僉事林錦巡按御史龔晟亦以為請乃罷兩巡撫而起復雍右都御史總督如故雍遣叅將張壽游擊馮昇等分道討賊忻州八峯蠻及諸小寨種出掠州縣者皆摧破之蠻兵素憚雍威名寇益蓋希九年柳潯諸蠻復叛叅將楊廣等俘斬九百人方更進兵賊突破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實廣西鎮守中官黃沁索憾雍抑已因計雍且言其貪欲縱酒濫賞妄費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政何宜副使張敬

卿雍素輕已遂共醞釀成其罪謀還奏事虛實交半
竟命致仕去雍洞達開爽有雄畧善斷勅中事機每
戰常躬親矢石不日擢他日與僚屬論兵棘門提傳
入雍手斬數人探心腦噉之至盡見者莫不失色雍
談笑自若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
數十儀節詳密裨將以下絕押無所假貸即兩地鎮
守宦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肆惟疾惡大嚴誅戮過
差又揮斥財帛不少惜故雖令行禁止民得安堵而
謗議亦易起然為中官請訖以罷公論皆不平兩廣
大懲雍功尤惜其去為立祠祀馮家居五年卒年五
十七正德間謚襄毅初以軍功予一子錦衣百戶雍
以授其弟睦至是錄一子國子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戶部郎中子俊舉景泰
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五年冬上言光祿供億官吏
屬夫侵盜不貸寺觀齋醮所費無紀僧道賞賚動以
萬計一醮既竣主之者或遂至富此何可不節也不
然倘國家意外有急豈修齋鋪經所能免哉帝頗納
之進員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幹稱出為西安知府歲
饑發庫十萬石賑貸復區畫償之官不損而民濟感
化初所司上治行當進者知府凡十人而子俊為首

都御史林聰薦為陝西右叅政歲餘權右布政使六
年轉浙江布政司甯平歲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先是王銳為巡撫請沿邊築塼堡為久遠計工未興
而銳罷至是子俊復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
以故賊屢來犯獲邊人為導知河套所在入屯畜牧
自此寇顧居內戎反屯外宿留重兵所費鉅萬猶未
寧甚莫若于沿邊築塼置立堡砦今舊界石所在多
高山斗屋依山形隨地勢或剝削或壘築或挑整綿
引相接以成邊塼於計為便兵部尚書白圭以陝西
民困秦隄侵既而寇入孤山堡復犯榆林先後興未
永許寧隳敗之是時賊據河套歲發大軍征討卒無
功八年秋子俊復言今因征套延綏屯士馬八萬易
芟之供遠煩內地若今冬賊不北去又須格米歲軍
資姑以今年之數約之未至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
萬每人運米五不過六斗草不過四束應用四百七
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
不思變計臣前請築塼建堡詔令事寧舉行請于明
年春夏賊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
期兩月畢事疏至兵部猶持前議阻之帝不從命子
俊遂舉子俊先用軍功進左副都御史明年又恩紅

鹽池搗巢功進右都御史時賊以搗巢故遠徙不敢
獲居套內地稍息于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
營西起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或鑿崖築牆掘
整其下連續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皆為巡警之
所又于崖皆空處築牆垣橫一斜二如箕狀以勝敵
遊射凡築城堡十一造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皆八
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城內之地悉分軍
屯壘歲得糧六萬石十年閏六月子俊具上其事因
以母老乞歸帝方任子俊慰勞初延綏鎮治德
德州屬縣米脂吳堡悉在其外寇每輕騎入掠比鎮

兵覺而追之已不及故往往得利去自子俊從鎮榆
林增衛蓋兵拓城置戍攻守器詳具遂為重鎮寇抄
漸稀軍民得安耕牧焉明年移巡撫陝西先是子俊
知西安時以居民志水泉鹹苦鑿渠引城西滿河入
灌民利之久而水溢無所洩至是乃于城西北開渠
洩水使經漢古城達于渭公私並便號為余公渠又
于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通南山道直抵漢中
以便行旅學校公署記者新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
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戍戍者六十有奇就
以成本土十三年岷州東林苑為寇子俊潛師直抵

其所倚山設伏寇覺而遁伏兵起追之寇大潰斬首
一百七十重賞獎勞召為兵部尚書奏上申明條例
十事又列上軍功賞格由是中外有所遵守緬甸首
卜利浪欲奪思洪發貢掌地設詞請于朝于俊言不
宜許乃諭止之貴州巡撫陳儼等言播州苗賊竊發
請調湖廣廣西四川兵五萬合貴州兵會勦于俊曰
賊在四川而貴州請討是邀功也募寢其事初遼東
巡撫陳鉞掩殺貢夷于俊極論其罪鉞懼請事汪直
請發兵征建州于俊復持不可帝不從竟遣直往後
鉞為御史強珍劾于俊助珍言鉞屢犯死罪不宜

再擬帝方以直故擢鉞置不罪而鉞多方構于俊于
直必欲害之于俊亦自危會母憂歸乃得免初于俊
之築邊牆也或疑沙土易傾賊騎長驅牆未必可恃
至十八年賊擁眾入犯諸將許寧等逐之賊扼于場
整散漫不得出遂至大敗由是邊人蓋思于俊功服
闕召拜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命兼左副
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其冬還朝明年正月星
變陳時弊八事帝多採納未幾復出行遣先是于俊
巡歷宣大以延綏邊牆獲利請以其法行之兩鎮因
歲敵而止至是銳氣欲行之言東起四海沿而抵黃

河延袤千三百餘里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詔明年四月即工然是時歲比不登公私耗散驟興大役上下難之于俊又欲責成於邊臣而已不觀其事由是謗議紛起至冬疏請還京帝入蜚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無何延綏鎮守中官韋故凌侮巡撫呂雲總兵官岳嵩日構私怨于俊恐悞邊計請調之帝為調故于軍憂故怒遣使賂其同類璫于俊假修邊多所侵耗帝疑之會于俊上兩年軍費數帝遂詰責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給事中吳道寧御史鄧祥往勘故又劾于俊以私情調副總兵周璽總兵周玉以私恩保舉總兵岳嵩帝下兵部核及侍郎阮勳等具引成案言事非由乎俊帝怒責謙勳等命謙等并按問而戶科都給事中劉昂御史朱欽等復交章劾于俊當是時中朝多欲傾于俊者于俊危甚賴謙等平情按之還奏易置將帥如勳等言所費無私故然為銀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十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時二十二年二月也明年正月兵部缺尚書帝悟于俊無罪復召任之仍加太子太保尋宗嗣位以先朝老臣待之彌厚弘治元年魏陳

四事已又上邊防二事帝多允行后父張瑄封壽寧伯于俊以封爵太驟上疏爭之報聞明年疾亟稱手劄奏稿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毅于俊沉毅寡言有偉畧凡奏疏必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害豈得速怨市恩為自全計耶故榆林始事怨讎紛起于俊持之愈堅竟以成功為數世利性孝友居母憂時令于真母會試六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當蔭于移以廢弟子震後家舉進士終戶部員外郎實就武蔭為錦隊千戶終指揮同知曾孫承勳承業皆進士承勳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阮勳字必成本文趾人其父內徙占籍長于勳舉景泰末進士歷台州知府循慎有惠政賜詔旌異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嘗築墩臺十四所治垣墉三十餘里歲饑奏免七府租四十餘萬石民甚賴之入為侍郎調南京刑部鑿邦人著聲中國者勳為最論曰明白正統以來戎馬外紅搖種內煽紛然多事兵且苗獮橫悍出沒箬笠崖壑間叛服靡常訖無寧歲之數臣者入也効心替出也奏庸功許所稱顯允方叔文武吉甫斯其人與然幸臣宦豎往往從而斷

訖之即功成之。諂橫生黑白顛倒勞臣義士每
扼腕而長歎聖人有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信
哉

明史卷二百三十

列傳八十一

陳泰孫曰良 霍瑄 曾榮

邢簡李頌 范理子嗣 陳嘉猷

新 銓徐榮 彭誼曾 蔣能張必

茶 郁 楊璿 夏時正許景隆

杜 鷄 黃孔昭

陳泰字吉亨光澤人幼從外家曹姓既貴乃復故舉
鄉試第一除安慶府學訓導正統初廷臣交薦擢御
史巡按貴州大軍征麓川歲取土兵二千為鄉導戰
失利輒殺以冒功泰奏罷之再按山西時百官俸薄
泰上言書稱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夫衣食缺雖父母
不能保其子饑寒迫雖夷齊不能固其操今羣臣祿
入厚者月不過三石薄者一二石而已所折鈔又不
能即得其於仰事俯育往來道路及親故遺問之需
均不能贍不免移其所守官常日乖犯罪益衆乞量
增祿俸足養庶然後創治肅汙則貪風自息事格
不行六年夏以災異請勅言官糾彈大臣去其尤不
職者而後所司各考覈其屬帝從之於是泰同官馬
謹及都給事中胡濬等交章劾尚書郭進兵中副都
御史李濬石通政李錫祭酒月泰太常少卿崔奎都

督陳懷蕭授衰疾妨政侍郎李庸洪興陳瑞會都御史程富通政使李道順天府尹姜壽司業趙琬太常少卿得守約寺丞戴慶祖王一居新建伯李玉都督沈清等皆奉職無狀由是賜罷者數人已復出按山東素勵行好得擊三為巡按懲奸去貪威殺甚峻九年超擢四川按察使巡撫都御史寇深忌其能叅議陳敏希深指劾奏擅杖武職殿典夫至死遂逮下刑部獄坐斬奏辨大理卿俞士悅亦具狀以聞皆不聽耶王監國赦復官于謙薦守紫荆關也先入犯關門不能守復逮下獄論死景帝宥之命充為寧官從軍自劾景泰元年以大理右少卿守備白羊口未幾遷右僉都御史鎮易州節制紫荆關馬諸關三年命兼巡撫保定六府尋進左僉都御史督治河道自儀真至淮安濬渠百八十里塞決口九築壩三役六萬人數月而畢七年移撫蘇松天順改元罷巡撫官改添廣東副使以憂去久之四川盜起有言恭嘗泣其庭有威名乃復故官往巡撫父老聞恭至呼作相慶貪墨吏有免去者八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水災民饑奏請寬恤停進課馬從之恭有才力居官砥節奉公蒞下嚴而不苛吏不

能欺所至民皆德之涖淮三年年甫踰六十即謝政歸久之寧同恭時為巡撫著稱者有孫曰良李崇曰良豈城人永樂九年進士除御史時交趾初定欲得老成有才力者安輯之乃以為交州知府地既都會民傑鐵處最抗難治曰良耐勞勞徼甚有聲績及大交趾還詢重慶建言四事皆便民權廣西右布政使景帝嗣位以臨清地要重議遣大臣鎮之遂選曰良右副都御史以往在鎮二年為軍民所戴引疾弗許乃舉都御史韓雍李匡等十人自代章三上始得請曰良器遠有雅度薄自奉而急於義施及親故家食二十餘年不入城府鄉人高之崇婦雲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為尚書魏源所器後金濂代源以剛嚴攝下多欺跼不敢忤獨崇與辨論謹訥不避而濂亦器之歷郎中錄囚南畿平反為諸郎最景帝嗣統起權本部右侍郎未幾巡撫廣西所部多寇以次討平之整己率下今行政舉後治黃珪獄珪請廢太子驛權都督索齋齋不得志累疏謝病歸不携荷表一物以清節顯

霍瑄字廷璧鳳翔人由鄉舉入國學校大同通判清九載用薦就權知府也先擁上皇至城下瑄與侍郎

純固等出謁奉命括金帛充衛固志斷有獻之已而
獲至都郭登郭登戒嚴弗應瑄號泣不白勝從水竇匍
匍再出中馬鳴咽衆露亦叱之不為動因獻上皇服
物出金帛備也先軍上皇嘉歎密諭堅守瑄恸哭而
返是時賊衆數出沒大同渾源伺軍民樵採輒見驅
掠或幸脫還半殘傷肢體村落遺民遂收聚入城然
無所棲息又乏食環聚泣告願就內地避兵瑄具為
奏之于是老弱聽警徙乃發粟賑貸饑民而所留城
守丁壯亦得除七年秩滿當遷鎮巡諸臣聯章
乞留詔加山西參政仍治府事英宗復位德瑄及

固徵拜瑄工部右侍郎而固亦以石亨薦起家為戶
部尚書既而巡撫上瑄治行賜誥旌異初瑄在大同
巡撫年冨被逮瑄資其家還里由是為鎮守太監韋
力轉所惡獲之十餘至是瑄以聞且言力轉每宴輒
用妓樂服御僭侈如王者又強取部民女為妾帝怒
速力轉下詔獄力轉因許瑄遣法事都察院請收瑄
貨訊帝兩釋焉其年轉左侍郎賜二品服成化初坐
貸子錢於領運千戶屬督漕總兵官代徵被劫奪俸
已而即何何經以事抗瑄奏經毀署經亦許瑄擅
耕官地建煖閣諸事言官交劾帝以瑄先朝有勞但

停半載俸而調經南京未幾改督易州山其秋雷
震午門意意乃致仕久之不歸竟卒於京師瑄初治
郡有聲不敦晚節以艱危時見知天子遂久都顯位
云

曾蒙學時升泰和人宣德八年進士治泰府永興王
墓却有司能遺還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尚書金謙
器之伴典奏贖有重獄諸郎不能決者輒以屬蒙泰
王以私憾誣巡撫陳鑑狎妓舉朝疑蒙蒙按得其情
劾藩府不當汗誣大臣朝論傳之進郎中以侍郎何
文淵薦推廣西右參政思明土官知府黃瑄既致仕

子鈞代瑄庶兄都指揮使珙時守潯州欲殺鈞而銜
其子灝說辭徵兵於鈞令灝結寨思明城外而得以
數十騎入城破城瑄鈞家灝復歸寨偽使人報他盜
為亂伴哭仆地入城發哀鈞察得免者懇於官府
中人亦皆知殺瑄者珙父子也於是巡撫李棠檄蒙
及副使劉仁宅治其事珙使人持千金賄於道且約
灝得官營府藏以報而父子各擁精兵挾之二人陽
許諾蒙留於潯州而仁宅詣南寧灝及弟瀚來迓仁
宅伏壯執之聲亦誘執珙以歸下之獄棠以聞珙
害則遣使去書請帝廢太子立己子帝大喜曰萬里外

乃有此孤忠耶。擢珙都督同知。出願圻。第于獄。事盡群輩等。息而已。尋以憂去。制滿起官。河南御史清軍者。利得軍多。枉及民。輦為辨。釋甚。衆南陽諸府。多流戶。衆議驅逐。人情惶急。輦與巡撫協謀止之。衆乃安。天順五年。遷山東右布政使。民墾田無賦者。奸民指為閒田。獻諸戚。晚部使者來。勗輦曰。祖制民墾荒田。永不科稅。奈何以為閒田。併奪之。使者奏如其言。乃免。成化初。轉河南左布政使。歲饑。輦計開封積粟。多奏請平糶。貧民賴之。四年。召拜刑部左侍郎。仍食從二品俸。尋視浙江考察官吏。奏罷不職者百餘人。他弊政多所釐革。還朝久之。謝病去。輦謹操行。所至有聲。及歸。生計蕭然。絕跡公府。鄉人以為賢。景帝既擢珙都督。心念之。驛召至京。命泣事。前府賜居第。寵錫甚厚。復遣使齎勅。取其家。輦在資遣。踰二年。珙死。願請嗣。兵部言。願嘗弒從父。珙不宜嗣。乃令瀚嗣。指揮。食事英宗。復佐有術。卒。願送京師。下詔。獄成。遣。

謀紛。宜簡處之。有方。上下恣安。以其間。修學校。清賦。役。討求。諸弊。而廢置之。治績稱最。成化中。賜諡。旌異。居七年。遷浙江右叅政。召為順天府尹。京邑供億繁。民多缺產。簡為裁節。十五六。改南京大理卿。十三年。徵拜戶部右侍郎。明年。端午。扈駕。閱武。萬歲山暴疾。卒。簡為人。燕介。謹明。與人交。坦然無矯言飾行。卒之日。囊無餘貲。士大夫莫不賢。簡。坐時。博羅李願。正統元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福建。僉事。右叅政。廉靜。有威。簡田。豪游。益網。侍中官勢。橫鄉里。長吏莫敢詰。願至。立除之。系遷山東右布政使。天順四年。舉治行卓異。成化初。由浙江左布政使。召拜工部右侍郎。六年。出治。盧溝。天津。河道。明年。錢瘡。江溢。壞田。盧。餘。願往治。長堤五千餘丈。謝病歸。卒。

范理字道濟。天台人。舉鄉試。登宣德五年進士。帝召諸進士。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理稱。旨賜白金。寶鈔。英宗初。授江陵知縣。民氣。逋租十四萬石。上官徵之。急不能償。時將卒。家墾田。立戶。號曰。畸零。不共役。理定其等。諭令各出。依役。米。因以償租。民。逋畢。完。甫七月。薨。政甚著。以前令。還任。當群去。民。逋。留之。會。少保。楊。溥。子。自其鄉。來省。溥。問以道中。所見。對言。所

過官司率有賄遺惟江陵令獨無溥心賢之薦為德安知府遠州民田為楚府護衛所奪者數百家猶令輸府理具奏盡還其田歲再滋墾邑省耕牧庶疾苦而去中歷十四年擢福建右布政使大軍討賊理司饋餉有勞奏檄贖還卷服闋起貴州左布政使布政舊寄治於驛理奏從貴州前衛而建解馬土官貧不能襲者悉令之襲吏無所漁利楚蜀轉餉貴州艱甚理俾以銀代遠近稱便遂列上其紳有司賢否請行黜陟為吏科所劾下法司論罪已而得釋天順七年召為南京工部右侍郎修葺郊廟宮殿廨宇城樓千百楹戰艦數百軍器數萬皆需蘆場抽分局羨材內庫既惡布帛以給費不足則請贖繼公私不耗而事集外轉漕南京者自求次入倉石費至三斗理令軍就船支三月餉歲省米可十萬石因藉以備荒成化四年星變為南京御史所劾下侍郎葉盛等劾奏以經款不同明年就改吏部左侍郎理清勤優吏幹善符文學滿九載考績赴京道卒子綱進士歷兵部郎中坐事出知濱州有惠政比卒州人祀之龔遂祠

陳嘉猷字世用餘姚人父贊舉經明行修仕終太常

少卿嘉猷登景泰二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有利導陳冕以治沙灣決河遷教授及河復決冕自詭能治工部以為妄將罪之嘉猷疏爭曰朝廷常降詔求治河而冕有應者冕故有勞劾奈何族之置諸有罪之地冕不足惜自他大者城口繫足國體甚重乞令冕協同巡撫諸臣設策修築帝從之五年戶部以鈔法不通議令兩京塌房果園蔬園及大小市廛月輸鈔於是人情洶洶幾罷市是時遠近苦旱澇流殍塞途嘉猷率同官言兩京根本也不宜當凶歉之秋為擾民之事且云欲足財用在陛下躬行節儉去冗

官汰冗兵省無益之費罷無功之賞俾不急之務禁游食之民則賦自充安在頌會其欽絕小民衣食之源以為國利帝感其言於是國圍及市廛小者得免徵天順三年以刑科使剡縣責其王李乘與建州董山私購事殊惶恐稽首謝罪還偕行人彭盛冊封滿刺加遇颶風舟激漂蕩六日返至海南衛遇救免幣物皆壞者之以行嘉猷再使外蕃皆却其重饋還權通政左恭議成化初進右通政遭父憂詔奔喪畢起視事力辭不許乃赴官退食輒衰麻衰慕毀瘠未終喪而卒

賈銓字秉鈞邯鄲人永樂末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尋掌科事屢有劾奏英宗踐祚既肆赦復命獄在京重囚赦所不及者多所原宥銓請推行之南京報可扶耄實大理知府王驥征麓川軍馬驛騷銓外供師旅內撫士民臣查驥才之乞與食事徐觀楚唯知府馮郁同賜優推吏部尚書郭璉等請如驥言帝曰銓等誠有勞但征南將帥未速行賞不宜先賞饋運官朕非吝爵祿俟功成議叙未晚也璉等頓首謝不及暨麓川平權雲南左叅政仍知府事再以驥薦遷治司事居數年政績益顯會左布政使闕軍民數萬人頌登善政乞以命銓巡撫侯璉等亦疏請銓遂得推土官十餘部歲當貢馬輸差發銀及海肥八府民歲當輸食鹽米鈔至景泰初皆積逋不能償銓等為言除之民感悅治行聞賜誥旌異九滿入都軍民恐其遷去相率乞留臣命遷任天順四年舉政績卓異先是戶部決吏部尚書王翔欲推銓帝以問李賢賢曰聞其名未見其人也及是來覲帝命賢覘之還奏貌不稱乃以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尋兼撫河南山東歲後請召還清軍御史河南饑請停徵課馬皆許之成化初左都御史李彙督師遼東召

銓署院事中官唐慎等從征荆襄還聽從人諧杖死淮安知事谷淵自奏丐免銓等請罪之乃付慎等於司禮監而命法司罪其從人未幾卒官益泰靖銓為人謹廉臣雲南政績為一時冠此為巡撫政尚清靜不自表祿吏民臣銓全以布政舉卓異者有泰和梁榮光山徐璟皆進士榮為刑部主事善辨冤獄有時譽用薦擢廣西副使進右布政使將士禦賊多殺良民報功榮諭其帥在教民一人準功一級全活無算田州土官岑鑑兄弟相讐榮為解之却其厚饋撫諭梗化女土官稽首遵約束民夷服其信義遷浙江左布政使益能其官璟正統中為四川督糧奏議遭父憂御史及布按二司頌其賢因奪哀還任累官福建左布政使久之致仕前後善政皆為人所稱彭誼字景宜東莞人正統中由鄉舉除工部司務嘗與尚書辨事曲臣所稱阿景帝立用薦改御史從尚書石璞塞沙考進秩二等已而復決再往塞之時賢諷夫淺夫無廉食以誼言人給米月三斗已從大學士王文復賊許道師權大理丞諫官言誼治河甫遷秩河堤隨壞已為冒進今又以微勞遷恩寵過濫帝不聽尋推右舍都御史提督茶刑例馬諸

關都指揮胡璽約賄縱軍劫而罪也。順初罷巡撫。官會中朝有不悅璽者。下遷紹興。知府歲饑。賑發廩。賑貸更白。嘗俟朝命。璽曰。民方急。安得循故事。吾何愛十萬。活萬人。命耶。明年秋。民爭輸納。不失故額。築白馬橋。漳海。湖。府。額。馬。歷。九。載。多。惠。政。超。推。山東左布政使。入為工部左侍郎。成化四年。遼東巡撫。多不稱命於大臣。中求之。乃改璽右副都御史。以往鎮守中官。橫徵諸屬。衛。璽。下。令。凡。文。牒。不。經。巡。撫。審定者。所司毋輒行。虐。熖。為。息。六。年。寇。度。遼。河。入。犯。璽督軍擊敗之。十年。戶部徵所司。開。黑。山。金。場。璽。奏。言。永。樂。中。太。監。王。諤。嘗。開。是。山。督。夫。六。千。三。百。月。得。金。八。兩。不。足。償。費。請。罷。之。璽。好。古。博。學。通。律。曆。占。象。水利兵法之屬。平居謙厚。商。然。若。無。能。者。而。臨。事。毅。然。有。斷。鎮。遼。八。年。軍。令。振。肅。所。建。立。多。可。經。久。年。未。老。四。疏。告。歸。家。居。二十餘年。卒。人。服。其。勇。退。同。時。雷。復。字。景。陽。湖。廣。寧。遠。人。正。統。初。進。士。改。庶。吉。士。授。行。人。邊。御。出。為。廣。西。副。使。藤。縣。民。胡。趙。成。構。徭。賦。攻。陷。縣。治。與。泰。將。范。信。討。斬。之。成。化。初。以。大。臣。會。薦。權。山。東。右。布。政。使。七。年。徵。拜。禮。部。右。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九。年。春。賊。入。紅。沙。煙。督。將。士。擊。敗。之。

再追敗之。煙寺溝石人村。賜。粉。英。滋。是。時。山。西。大。獲。而。進。議。以。陝。西。用。兵。令。預。徵。窮。餉。轉。輸。榆。林。後。上。言。自。山。西。至。榆。林。道。路。險。絕。民。費。銀。往。易。價。既。翔。踊。不。免。轉。索。為。其。債。責。多。至。破。產。私。兩。雪。怨。遺。畿。民。疾。病。流。離。因。俸。萬。狀。而。應。輸。錢。帛。藥。果。諸。物。又。不。下。萬。計。乞。依。山。東。例。蠲。除。仍。發。帑。賑。贖。帝。從。之。及。發。金。三。萬。不。足。又。請。粥。鹽。四。十。萬。引。并。令。民。入。粟。授。散。官。皆。報。可。復。瑞。恪。謹。法。度。所。至。將。軍。民。心。卒。官。蔚。能。朝。邑。人。初。為。吏。以。能。授。光。祿。寺。典。簿。性。勤。慎。盡。心。職。守。正。統。中。秩。滿。當。遷。四。署。官。聯。章。乞。留。鄉。祭。亨。

亦以為言。乃超擢本寺丞。景泰元年。進少卿。凡祭祀。燕饗。及。犒。四。裔。貢。使。降。人。辨。名。物。量。出。入。察。其。豐。約。美。惡。親。視。而。品。嘗。之。稍。不。謀。取。召。所。司。飭。責。由。是。大。官。無。竄。事。三。年。遷。本。寺。卿。无。刺。貢。使。將。至。供。億。不。足。請。停。內。官。曹。吉。祥。等。及。國。師。佛。子。禪。師。酒。醴。以。資。用。從。之。天。順。元。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寺。事。四。年。秋。大。烹。炒。肉。水。言。者。以。罪。能。等。黨。訪。聞。先。是。有。旨。西。天。佛。子。劉。南。釋。刺。口。給。酒。饌。至。是。死。能。等。援。故。事。終。百。日。停。給。帝。怒。執。能。下。詔。獄。已。而。釋。之。大。內。供。奉。器。皿。為。中。官。私。鬻。能。與。同。列。奏。之。且。請。稽。覈。帝。入。中。官。言。大。

怒復下詔獄詰所由能謂少嫌都鐸劉璉等曰上怒不可測吾老矣當身任之諸君方駸駸以向用不相累也遂自引服於是璉等但奪俸而能坐贖徒特刑侍郎謝南京成化初卒於家璉雖起刀筆而有操執知大體官光祿四十年未私禁鬻先是永樂時潁州張泌為卿最有名吏部每除光祿官成祖必問其人得如張泌否自泌沒續者罕及至是能與之埒龍既卒後為卿者皆自以清流不辱親細務任廚吏使冒饑且粗惡為外商所笑及增造龍鳳窰器不復恤國用於是戶部尚書年富奏物料歲增請治光祿侵剋罪士大夫益追思能賢能之先以謀流為光祿者有并泉郝郁奈亨泉起廚役永樂中積官至光祿監事嘗與卿張泌發中官陰事成祖嘉之並賜詔免二死泌卒遂起推泉代之泉傾除無行仁宗在東宮與膳局故有廚役二十人一日成祖疑東宮擅遣之歸下寺詰問且命法司逮治而二十人者實皆在乃已泉並進入光祿寺自是東宮與膳二膳泉矯上旨他有宣索一物不得給太子莫究所自不敢自言成祖恒有疾或竟月不朝亦未知典膳無人及仁宗嗣位聞宮中故贖始知事本泉及整蕭成所奏大怒未發

泉奏故事成遣光祿正官採鹽而程於南詔帝責曰朕方詔傳不急務爾欲以飲食細故失大信耶叱之下會御史劾泉成及署丞王羅等赦後盜內府物法當斬帝乃并出前奏示泉等頓首請死帝赦之曰爾聞吾父子幾枉殺二十人又矯詔乃立誅成羅以嘗書奏遂并誅而泉有免死詔斥為民以丞撫寧郝郁代之郁初為永平府吏堵難兵起預守城功授光祿簿積資至丞當泉之無禮於東宮也郁獨不與其謀且素行無過故見推為卿其能不及必然奉職勤慎及郁卒而香河奈亨更以吏顯亨亦以堵難守城功除修武丞召為吏部文選主事進員外郎亨有才諳而無操行善事尚書郭進進喜其便習奏加正四品秩再遷遂代郁為卿時王振用事亨諂附之矯旨日給牲醴品物以為常振喜得加戶部左侍郎仍掌光祿事嘗與吏部郎中趙敏構陳辭連尚書王直俱下獄幾為所害由是朝士益惡之當景泰初亨年七十餘傳美猶染其髭鬚自鬻其下有竊笑者亨怒獲之其人遂發亨奸贓罪下獄坐死以老得原但令致仕越二年而能為卿能之後更無復有為光祿者矣楊濟字叔璣無錫人正統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遷

郎中有能譽景泰中權山西總政尋行州縣檢覈民戶立三等法以均徭役上下稱便遷陝西右布政使居五年調河南左布政使未上以母憂歸成化三年召拜戶部右侍郎甫入京俄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流民時賊首劉通石和尚等雖誅餘黨尚竄伏山谷流屯聚者不下百萬瘠命留者著籍去者資遣之奏點屬吏不職者百餘人折內鄉地置浙州縣周行賑恤區畫有方六年朝議修京畿八府荒政乃命瑋巡撫其地時所部官廩俱置墜多方措置有司急事者繩以法而巨室不樂捐輸怨謗紛起瑋行之不顧由是府縣有儲蓄嘗建言京師東南諸州縣屢被水患良由地勢平坦水易積積而上流渟沔白溝唐河堤岸不修每霖雨輒決溢為下流患間有長吏欲為民興利者又以此種使界智力難施不過與諸東西以鄰為壑遂致地利咸失歲比不登小民艱食仰口待賑而已夫儲積有限請給無窮殊非經久之計請特遣使尋河渠故道相度或隨宜疏濬復增高上流三河堤岸庶水患可息帝即命瑋督理工既竣畿民賴之八年改撫河南訪民瘼祛吏弊奸宄屏跡十年卒於官瑋通敏有操家素澁而自奉甚約治官如

治家惟其是不擇利害而趨樹士大夫語政事才者必推瑋

夏時正字季壽仁和人正統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父憂歸為鄉人誣許逮下獄尋白得釋景泰六年以郎中錄囚福建出死罪六十餘人中有減死詔充所在濱海衛軍者時正慮其入海島為變釋發之山東然後以聞因言凡福建減死囚俱宜戍之此方法司是其言而請治違詔罪帝特宥之時正又言通番及劫盜諸獄以待會獄淹引時月囚多瘐死請自今即令所司斷決詔從之且推行之天下天順初擢大理寺丞久之以便養遷南京大理少卿成化五年再遷本寺卿明年春命巡視江西災傷至則興發勸分除無名稅十餘萬石汰諸苛冗役數萬奏罷不職吏二百餘人增築南昌濱江堤及豐城諸縣破岸民賴其利然時正性改革易嘗上奏不具實奏人姓名吏科論其簡恣帝宥其罪令錄彈章示之時正遂乞休歸俄居民舍布政司張瓚為某湖書院居之家食三十年年近九十而卒時正雅好學既閑居久益留心簡籍多所著述於稽古禮文尤詳東南學士推重之其考察江西官吏也某知府許聰與馬聰初

除吉安言府多強宗豪右難測請勅以往遂一切用
威嚴絕下死於獄者五十餘人性復矜傲副使夏寅
行部至府聽屢抗拒寅不能堪按察使牟傑勸寅奏
發其凶戾及乾沒官錢事未及勅報適時正至入寅
等言考點聽而千戶蔣慶者復許聽陰事時正遂執
聽下獄具以聞巡按御史俞蓋以寅與聽有卻難盡
信亦奏於朝詔刑部員外郎李廷美會蓋復訊還奏
五十人者多病死非疎勸先是吉安有僧與司禮王
高善怒聽嘗辱其徒譖於高高雅佞佛備為帝言
聽酷虐狀帝信之疑廷美蓋有私下之吏而別遣錦

衣官覆按報如時正等言械聽至京廷美論斬詔即
弃市毋覆奏遂於夜半戮之請廷美蓋有差而以吉
安同知黃景隆代聽景隆故與聽不協聽之死景隆
有力焉及為知府酷暴過於聽巡按御史沃類奏狀
帝命刑部郎中屠劬往治聞囚籍死者凡四百十七
人而無罪故劬者百有六人遂逮下法司論斬竟死
於獄屍久之不收蟲流於地云
林鷄字一鷄浙江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嘗
監京畿鄉試內閣陳循等以子不得舉許考官而鷄
邑子林挺預薦疑鷄有私逮滋考訊將中鷄而挺實

無他事得白英宗復辟做先諱故事簡廷臣出知府
事鷄得鎮江召其賜膳及道里費諭所以用意鷄感
激比至革弊舉廢治甚有聲清故經孟漬險甚巡撫
崔恭讓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之鷄
言道里遠多石且壞民廬墓請按京口脩甘露壩故
迹薄之令通舟春夏啟牖秋冬度壩功力者便恭從
議遂為永利居五年以才任治剽調蘇州鷄為政務
簡靜遇事必審義教四蘇人始重鷄名意旦暮有建
幸願見謂廷緩鷄守之如故民亦安之成化初起遷
江西按察使獄獄必麗情法不妄拘人有犯大肆賄
連官求生者鷄執之愈堅廣東寇行剽至贛州境急
調兵禦之遂遁廣信妖賊妄稱天神惑眾旁近邑盡
驚鷄捕戮其魁立解嚴左右布政使歲饑奏減民
租十五萬石成化六年擢南京刑部右侍郎明年以
母憂去服除召為刑部右侍郎執法不撓名出諸卿
之右十二年得疾遽卒鷄秉禮義交遊不苟諧對妻
子無惰容公餘輒危坐讀書事生母孝謹母性嚴色
稍不怡必跪請其惟乃已歿之日不能具棺斂友人
為經紀其喪鷄始在鎮江又焦先廟見像用冕旒侍
衛如王者曰先隱士也胡可謂為易去蘇州先聖像

歲久剥落，鴉曰：「塑像非古也。」等太祖於國學，用木主命，改從之。或以毀聖像為疑，鴉曰：「此土偶耳，豈真聖像耶？况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此。聞者莫服，嘉靖中御史趙大佑上其節，行贈刑部尚書，諡恭肅。」

黃孔昭，黃岩人，初名權，後以字行，改字世顯。父瑜進士，兵部主事。孔昭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毀骨立。既長，父友建寧知府賀汝知其賢，舉為松溪訓導，不果。嘆曰：「丈夫不能自致，通顯為藉人薦，引耶？」日鍵戶讀書，至忘寢食。遂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屯田主事，奉使江南，鄉人仕其地者，以束帛餽，郤弗受。司多積弊，孔昭

欲振刷為全列所忌，使點吏榜之事，竟得直。全列坐罷官，進都水員外郎。成化五年，文選郎中陳雲等為吏所訐，盡下獄。賤官高書姚夔知孔昭廉，乃調之文選。九年，進郎中。故事，選郎率閉門謝客，孔昭獨否。曰：「國家用才，猶富家積粟，粟不素積，豈足瞻饑才不預儲安能濟用？苟以深居絕客為高，何由知天下才俊公？退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於冊。他日除官，以其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叙平允。以其私干者悉拒之，雖貴要不顧也。嘗與高書尹曼爭事，至推案，盛怒，孔昭拱立不去，徐俟其怒止，復言之，曼雖不盡

從，然亦信其諒，直是暱通政，諱倫欲用為工部侍郎。孔昭執不可，是卒用之。後倫果敗，是有故人為布政，屢欲推為巡撫，孔昭不應。其人入都求謁，不覺屈膝。孔昭益鄙之。他日，是令推舉孔昭，曰：「彼所少者大臣體耳。」是詢知其故，謂其人曰：「黃岩不離銓曹，汝還不可望也。其守正不撓如此，為郎中滿九載始擢右通政，勝武職黃久之，遷南京工部右侍郎，有官地十餘所，為勢家所侵，奏復，奉詔薦舉方面，以知府樊瑩

僉事章懋應，後皆為名臣。即官主藏者，以羨銀數千進，斥還之。極地得古鼎，急命工鑄文廟二字，送之廟中。俄中貴欲獻詩，朝見錫字而止。孔昭嗜學，政行與全府陳選林鸚謝鐸友善，並為士類所宗。弘治四年卒。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子備亦舉進士，為文選郎中，備子館以議大禮，至禮部尚書，自有傳。

論曰：明白開國以來，往往動飭吏治，綜課實功，馴至英景而後，中外庶績，猶班班可考。若陳恭以下諸臣，是矣。夫人才甚非乏也，惟朝廷有責實之意，斯委任咸當，慶賞不虛。凡偽術浮名，無所於用，其以破玩愒之習，收振舉之效，不難矣。然則轉移風氣，豈不在人與。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列傳八十二

原傑

徐廷璋

李綱

張綱

陳濬

夏埏

張璜

盧祥

李侃

高明

牟偉

楊繼宗

王詔

謝士元

原傑字子英陽城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南院御史尋改北巡按江西捕誅劇盜數百人奸宄斂跡再按順天諸府近畿州縣大水民率流亡而牧官馬者之易業焉多斃有司責償甚峻傑極陳其困請免償且移

牧他縣而閉中鹽引入米賑饑既入為所司所格景帝卒從傑議傑又以入米例重請輕之亦報可起權江西按察使御史胡鍊家居請屬有司劾劾罪之發寧王奠培淫亂事革其護衛治行聞賜誥旌異遷山東左布政使成化二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歲凶資傑賑救民無流移召為戶部左侍郎六年春察吏河南考黜公當時黃河遷決不常彼陷則此於軍民就淤墾種以給口食償賦稅而奸徒指為園場屯地授獻王府徵賞王府輒據有之民不聊生傑請自今獻者請成受獻并罪從之其年冬順天永平河

間保定四府饑詔發帑賑濟命傑督之傑計口給三月食至麥秋乃罷得羨銀二萬有奇請於朝令有司若粟備賑詔可還遭母喪去九年江西盜起以傑嘗再蒞江西能得民詔起復往治傑設方畧捕獲六百餘人餘悉解散明年改左副都御史遷佐院事荆襄流民復聚至數十萬人朝廷憂之祭酒周洪謨等若流民圖說謂當增置府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鄖戶口俾數百年無患都御史李瓚採之以聞帝善之十二年遂命傑出撫傑至徧歷山谿宣朝廷德意延問諸流民無不忻然願附籍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

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平時頑梗者驅逐其鄉凡萬六千餘戶而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房上津南谷諸縣中道路四達去襄五百餘里山林阻深將吏鮮至伴有盜賊府難遠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且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谿析鄖置鄖西析漢中之均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成隸新府又於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舊府制既定薦知鄖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縣皆

擇隣境良吏為之由是流人得所四境又安將遂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自代詔即擢道宏大理少卿撫治鄧陽襄陽荊州南陽而安漢中六府鄧陽之有撫治大臣自此始也傑以功進右都御史先是傑數啟歷於外既居內臺不欲出俄得剝裘之命非其意也事竣急請還朝帝已許之而左都御史王越忌傑剛正不欲與共事謀之內閣劉珣會南京兵部缺尚書珣遂以傑任之傑時以積勞成疾聞命益鬱鬱疏辭不許遂卒於南陽年六十一耶襄民間之流涕為立祠詔贈太子太保錄其子宗敬為國子生

徐廷璋字公器羅山人性豪邁有才畧景泰初舉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四年上言七事畧謂師保之官非賢不授今每部增尚書一人都察院增副僉都御史三十餘人且徧加官銜名器猥濫天下教職多用歲貢監生山林儒士素無積學問難茫然宜專用副榜舉人以重其選鄉舉舊有定額今陝西山西皆增至百名及會試無一中者歲貢亦四倍於昔請仍如正統前例天子綏來萬方不貴異物近蠻方屢貢金銀寶石火鷄白鹿之屬未足為珍徒擾道路請一切停罷

河南山東湖廣浙江省內地可省巡撫官其撫邊方者不宜久任致法玩不行京師天下所取則今當節序男女雜集焚香寺觀大壞風俗宜嚴為禁制春秋之法誅奸邪必先誅黨附今尚書何文淵既罷其黨許資王魏汪廷訓何澄輩亦宜斥逐既入帝嘉之下所司議遂省四巡撫天順中歷兵科都給事中憲宗明位錦衣都指門達有罪廷臣會鞠猶畏達不敢言廷璋怒叱加刑達乃服辜尋擢右舍都御史巡撫延綏勅總兵官張傑貪淫傑亦疏許廷璋詔遣官往劾言傑所犯有跡廷璋事多虛詔俱逮問及廷訊如劾者

言乃請傑戍邊廷璋停一歲俸改撫甘肅教條上遵務且請設肅州學校諸山丹涼州莊浪西寧已建學者諸生得食廩克貢如中土帝多之在鎮七年武備整飭調撫寧夏大葉邊播墜山堙谷亘數百里邊人賴以保障是時余子俊撫延綏馬文升撫陝西並貢物望而廷璋名與之埒稱關中三巡撫九年兵部尚書白圭言廷璋剛方有為未嫻軍旅請與湖廣巡撫吳琛更調以盡其才帝不允明年平虜將軍劉聚等妄奏鞏州之捷言官因劾及廷璋已而給事中韓文濬報白廷璋無罪乃免尋坐事罷歸久之卒

李綱字廷張長清人紹從父入都墜車下車櫟體橫度竟不傷人或異之登天順元年進士授御史綱為人員器局有操執歷按南畿浙江舉廉能仲克抑去浙江賊吏至四百餘人奉命編集延綏土兵邊人畏服遷遷太僕少卿巡畿輔馬政先時視馬者至有司率飲錢饋道至是弊絕按行冀州遇盜奪其篋將啓之問隸人曰乃太僕李公耶是何從得金不啓篋而去成化十三年遷右僉都御史佐院事明年轉左出督漕運與平江伯陳銳共事運艘遭風失糧者請免逮問從之踰年卒銳見筭中惟弊衣數襲揮涕曰真

君子也為具棺斂聞其清節於朝帝特命賜葬不為令同邑張綱者字大振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中官曹吉祥欲庇一指揮廢塌立庶綱執不可成化初遷江西副使轉湖廣按察使七年以薦入為左僉都御史廷議畿輔八府增設巡撫一人乃命綱巡撫順天永平兼振飭山海薊州邊務綱謹愿盡心吏事為巡撫數年引疾致仕卒其名蹟與李綱相亞云
陳濂字德清鄞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鎮海衛卒誣許指揮以下數十人株連逮繫甚衆濂訊得其情抵卒罪進員外郎景泰三年遷廣東僉事

轉副使巡視海道海賊多大盜奸民又陰與通令倚濱海圍山為窟濂率兵攻之而密遣水軍扼海上鋒既交值大雷雨賊困度不可勝欲就舟趨外洋濂與水上軍夾擊之賊大潰自相蹂踐斬溺無算成化二年詔九卿舉堪任兩司正佐者尚書姚夔等會舉五十二人以濂為首就擢左布政使久之兩廣分設巡撫詔濂以右副都御史撫廣東時頻歲軍興供億勞費濂久居嶺表深悉閩閩利病盡心附循軍民藉以稍息明年改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會考察奏罷知府以下至一百七人疏請禁南京進貢內官侍勢啓牖洩水阻運又以中官都留守穆成倚法為人害奏乞按治皆報可以毋憂去八年起復撫河南辭不允至則改撫畿南居數月復改督漕運濂篤實不欺所至有惠愛軍民宜之踰年卒官
夏頃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巡按廣西福建有風裁天順初清軍江西鎮守中官葉達恣橫三司大吏莫敢抗頃奏發其姦達為飲威不敢肆六年以薦起擢廣東按察使時用師歲久兵不足從民守城頃至悉遣之民皆感泣曰夏公活我成化初奏言糧糧弗靖用兵無功此如醫之治疾必先察其

根源乃可衆不樂餌鮮有司失政撫字乖方賊因得
逼誘良民使為徒黨劇寇不踰數百脇從無力萬千
進則驅之當前退則殺以抒憤是害常在我而利常
在彼矣况用兵不已供歛日增以易搖之人心責無
窮之軍費恐外患未除內變先作請慎選監司守令
善用撫綏俾子遺之民咸懷恩固守彼被脇之衆自
聞風來歸兩廣藥石端在於此帝深納其言都御史
韓雍既破賊將置酒高會頃曰師出為民乃病民可
乎雍改容謝尋遷右布政使調江西左布政使八年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多苗獠時為寇頃立互
知會捕法賊為之戢古州苗萬餘人徙爛土居已久
時議逐之頃謂獲之非計松潘恭將堯或謂益戍兵
三千又力陳不可事皆得寢已奏言所部將校多犯
法若必待奏請動輸時月輒至適逸請先逮繫然後
奏聞帝可之頃剛介廉潔不屈意於人善聽斷所至
民不寃在蜀三年民夷畏服然性頗高亢厭繁劇與
時多齟齬故年未五十即求退章凡四上乃得請既
歸杜門養親不接賓客又五年卒子錄自有傳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
尚書石璞嘗劾山西傳即趙榮治沙灣決河瓚皆從

遷郎中歷勳本原字勳二府有善政成化初市舶中
官福住貪恣日役工匠千計橫取公私財賄不嘗瓚
頗禁戢其下住怒誣瓚於朝瓚遂列上住罪下布按
二司察覈布政使李願等具實以聞住被責讓其黨
多抵法由是瓚名震一時尋以大臣會薦遷廣西叅
政轉浙江左布政使十年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
川十二年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天壩干灣溪
諸寨及重安長官司為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瓚
宣諭俾還侵地不服則征之已而瓚奏苗不恭命臣
等用致天討破寨十六斬首五百招撫復業者九千
八百有奇請設安寧宣撫司即授輝子友為宣撫以
鎮之詔可賜杖焚帶瓚以母老謁歸至則母已卒會
松茂番賊寇邊西鄙驛驛詔起復視事先是食事林
壁建言松茂在叢時為大鎮都御史寇深侍郎羅綺
嘗假便宜專制其地故有功今惟設兩叅將以副使
居中調度事權既輕臨敵進止率稟令制府千里請
戰謀洩機緩未有能獲利者宜別置重臣資彈壓或
即命瓚兼領專其責成計尤便部議然之乃命瓚兼
督松茂安綿建昌軍務及是瓚至軍審度形勢令副
總兵堯或深松潘恭將孫景軍威疊為夾攻計而瓚

乘間修河應路作壩梁治月城避備橋棧道由是
軍獲安行轉餉無阻十四年六月進攻白草壩西坡
禪定教大若斬獲亡算後師徇茂州疊溪所過望風
降附抵曲山三岩皆負險自保奮兵攻破之再討平
白草壩餘寇先後破城五十二若斬首千餘級賊魁
撒哈等皆被殲其他一百五若悉詣軍門獻馬納款
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增置墩堡乃班師帝嘉其功
徵拜戶部左侍郎辭弗就遂歸終制十五年起左副
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十八年歲大穰
疏請賑濟得發銀五萬兩已後勅瓚移淮安倉糧分
賑而瓚已卒瓚才氣過人功名著於西蜀惟天壩干
之役或言楊輝溺愛庶長子友欲官之詐言生苗為
亂瓚信之因而興師其功不無矯飾云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年三十始習舉子業省其兄全
州訓導寬遂領廣西鄉薦登正統七年進士授南京
禮科給事中數有論建常坐事徵下吏事白留為吏
科給事中景泰四年秋以災傷卞詔寬恤凡謀逆殺
人及盜並許自首除罪祥上言此皆巨惡常赦不原
往者陛下登作因廣東寇亂偶沛曠恩不可為例且
使此而免罪彼受害家終銜寬憤好惡既戾人心

感召寧回意欲知吳反恐召變帝感其言乃下
所司再議時鎮守福建中官戴細保貪恣為辦事吏
丁昇所奏帝不問祥言往交趾既平以一中人肆虐
遂喪師失地今細保違法害民恐復激鄧茂七之變
不可不察光事未上聞彼猶心畏今知而不罪復何
顧忘哉乞賜推驗明正刑章并勅天下鎮守內臣惟
理機密毋侵有司應貢品物責自耕納毋為民擾隨
從役人府縣歲一易勿令久據庶上不失國體下不
失人心帝不能用吏部尚書王直請老帝不許祥言
直懇懇辭宜從其請必人望見留當免朝奏弗煩
以政俾之就第有大議召而咨之於優崇老臣庶為
得禮祥好議論識大體雅以風節自矜全官中獨與
林聰厚善凡有獻納多協成之故名稱亦相埒既十
年不調意不能無望乃勅吏部左侍郎項文雅儉請
專擅選法詔廷臣按狀文雅言祥求遷官不得故見
誣遂并執祥治之蒲蒲州判官天順初召為禮科都
給事中八年屢遷會都御史代徐廷璋巡撫延綏祥
留心邊務教上封事多合機宜以商人不樂久處邊
地上章乞罷為鎮守諸臣疏留不果去成化三年秋
震午門御樂勅老乃致仕

李侃字希憲，東行人司副。侃舉正統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景帝監國，陳簡將才募民壯，用戰車三事也。先通京師議者，欲焚城外馬草，侃亟言賊性輕剽，無持久心，乞勿焚毀，免他日復歎為民累。皆報許。時父母在容城，侃晝夜悲泣，乞假省，白刃迎之。遂過寇幾殆，景泰初，議錄扈從死事諸臣，侃言避難偷生者宜加嚴譴，以厲臣節。上皇將還，與全官劉福等言禮宜從厚，忤旨被詰。尚書胡濙為解，乃已。再遷都給事中，星變求言，請如于謙議罷給僧道度牒，且指切時政。先是軍興，減天下學校師儒俸，廉至是侃以為言，詔復之。戶部尚書金濂違詔徵租，侃連章論列，濂竟下吏武清侯石亨，縱從子都督彪侵民業，侃請置之重典，并嚴禁勦戚中官，不得豪奪細民。有司容隱者，與全罪。帝宥亨彪，餘如其請。時給事中耿言者林聰稱首，而侃亦矯矯有直聲。廷議若儲諸大臣唯唯，侃瀟泣言東宮無失德，聰與御史朱英亦言不可事，雖不能止。然時議壯之，旋擢侃詹事府丞。預修宋元通鑑綱目五年，順天饑，催科方急，侃疏請得停緩。英宗復位，改太常丞，居父憂，以毀聞服闋，改太僕。進少卿。憲宗初，諫激勸四事，請設武科，擇武將。

募沿邊土，募購蠻夷，自攻擊事多議行。成化二年，復設山西巡撫，遷侃右僉都御史，任之。奏言塞上之地與窮荒無異，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自是生長其間者未有能寧居而狎敵者也。今南人戍西北，遣者怯於風寒，聞賊腹粟而北，人南戍亦不耐暑，暑至即潛逸，宜令南北清勾之軍各就本土補伍，庶人情交便，而戎備得修。時不能從。首小石愛子被禽，以馳馬來贖，侃請歸之，以結其心。巡按御史李傑抑取所部物，不予直，侃發其事，傑亦許侃他罪。遣官按之，傑事有驗，遂被逮。除名而許侃不已。再遣給事中蕭彥莊按之，得侃薦舉不避親故，擅提都指揮官場諸事。帝以侃無賊罪，宥之。六年，考察屬吏，奏罷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百六十人。因言諸臣中有年與臣相若，不堪任事者，臣悉退之。則如臣庸劣，亦當罷黜。敢乞骸骨，詔不許。侃性剛方，尚義節，力振風紀，墨吏屏迹，以其暇，周積粟，選將練兵，封守晏然。遂專以興教化為務。又念吏多奸，應欲令冠儒冠，以革其心。人頗迂，之其年冬，以母喪歸。軍民擁泣，至不得行。服除，遂不出。家居十餘年，卒。侃事親孝，好學，安貧，沒幾不能殮。弘治初，國寧生江紀，得言前祭酒，劾儀都御史高明。

李侃學行重功章著異日並乞賜諡寢不行侃二子
德恢嚴州知府德仁河東鹽運使皆進士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幼時嘗到股愈母疾登景泰二
年進士授御史聞內苑造龍舟抗疏切諫有指揮為大
臣所陷論死辨出之徐州民苦有司貪暴訴於朝時
例越訴者戍邊明年戍邊之例防誣訴也今訴不誣
法止當杖民有為妖言者吏貪功誣以謀反明按問
無反杖止坐妖言律帝皆報許巡按河南黜屬吏不
職者六十人黃河南徙居民占耕新墾或欲復舊增
稅明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異日復為巨浸民何堪

耶事遂寢再按畿輔入總諸道章奏天順初尚書陳
汝言有罪借諸御史劾之汝言遂下獄四年御史趙
明等劾天下朝覲官語觸帝怒詰革疏主名衆大懼
明獨自承都御史冠深素重明言頻年章疏盡出明
手幸弗以細故加罪帝意解顧反稱明能石亨既誅
僮僕皆見杖明言亨誠有罪然僮僕不宜坐免者百
人吏部擬遷山東按察司詔留之京師乃推大理寺
丞憲宗立拜南京右僉都御史上言留都自春徂秋
淫雨過節此陰氣太盛之故也夫君為陽臣為陰今
豈威權下嚙敷朝廷馬陽宮禁為陰今豈女謁衆威

歟君子為陽小人為陰豈邪佞乘進歟外官為陽內
侍為陰豈養待竊歟歟有一於此不可不戒聞春暮
時揚州民無故驚疑扶老携幼渡江而南而且方止
此亦變異之大者乞修人事以回天意時納馬入監
者多至萬餘人明奏請區別又薦郎中孫瓊陳鴻新
梅倫何宜主事宋瑛皆端方嚴潔恬於進取宜加顯
擢以風有位疏入下之所司成化三年揚州鹽寇起
守兵失利詔明討之明造巨艦名曰壽亭往來江上
督戰賊已歛跡而中官王允中錦衣指揮馮瑤復奉
命率折板五十來籍首惡者家明慮激變館殺之母

令出戶而投方暴於御史顧以山戴統擒賊九百餘
人並江首通堡來高侯望賊踪跡無所匿江海為清
盜平命借允中看理鹽課內官有帶私鹽者據法沒
入之鹽政大釐奏言自正統以來戶部與遼東撫臣
柯秦勢要及邊鎮中貴滋派准鹽致其家人交雜官
吏額外倍支宜嚴為禁革因條上利病十餘事多議
行仍還原任以親老乞終養歸十四年上抗盜發時
明親沒免喪久矣詔起明巡撫福建督兵往討先後
擒獲四百有奇誅首惡三十六人餘皆城死遣戍
池上抗地接池西廣東盜易聚奏請折置永定縣

我疾徑歸久之卒明清介絕俗不樂仕進常言孔戣
三宜去司空濶生宜休吾無才一宜去有病二宜去
親老無兄弟宜去以治盜宜再起盜平宜再去因
自號五宜居士惜其規模頗隘不能容物晚年女已
聘人後改適宗室為鄉人所議云

年俸已入景泰初進士授御史巡按雲南南寧伯毛
勝鎮金齒行事多違縱俸列其罪上之將吏皆聲
出為福建僉事成化初三司及士民合詞舉奏進秩
副使久之遷江西按察使政尚嚴厲入為太僕卿八
年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歲被請發濟南倉儲十
萬石減價以糶臨清關稅令收米麥濟賑皆從之時
山東大饑雖已獲賑恤而饑民日衆轉徙益多俸言
昔宋仁宗聞契丹流民入境命分送諸州給曠土耕
牧富弼守青州撫輯河北流民無異土著今轉徙之
衆皆陛下赤子何聞彼此請勅隣境撫按隨所在安
輯給舍投簾秋成資遣復業又乞關中淮浙鹽百萬
引盡蠲州縣逋負租課詔如其請更命移臨清倉粟
十萬石賑之至七月俸又言公私因竭救荒靡策乞
開納粟例令胥吏得就還富民授散官且截留漕糧
備賑亦因獲上言令救荒者止救其饑不謀其寒縱

使得食終不免僂凍以死茲嚴冬已屆乞貸貧民布
帛帑皆嘉納俸又檄發東昌濟寧倉粟十餘萬石為
軍士月糧而以德州臨清寄庫銀易米賑濟奏請伏
專覆罪帝特宥之已後以俸奏免柴夫折價銀移河
南輸運粟濟山東而別給銀為邊餉山東輸京租二
十萬石給本地用十年又饑請發臨清德州倉儲出
貸詔許發六萬石俸撫山東五年盡心克政治饑民
不可勝數軍民咸愛之以右副都御史改撫蕪松俸
性素嚴以所部多巨室故推抑之乃禁索私租勸
富家出穀備賑動千計由是怨謗紛然中官汪直有

事南京有謬俸者直歸尚未發也俸初在山東與布政
陳鉞各負氣不相下鉞恨之後鉞巡撫遼東竭事直
因從容言俸短直信之十四年八月俸議事至京直
亦自遼東還遂請執俸下詔獄先是俸所親侍讀學
士江朝宗除服還朝俸送之九江聯舟並下所至有
司供張頗盛直因謂朝宗有所關說弄下獄朝宗與
事具瑞等十餘人俱被逮指揮兵校希直意榜掠恣
酷俸不承獨承嘗受糧長銀詔徵入官俸繫獄半歲
不能辨連坐者代輸其半詔免徵滿成湖廣制京朝
外復瑞等官俸在江西時共成許應獄人多議其深

交至是被禍皆知為直誣陷而無直其寃者喻年竟卒於戍所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初舉進士授刑部主事
惻然因多庾死而特具食飲令三日一柳沐全活者
甚衆又善辨疑獄河間獲盜遣里民張文郭禮送京
師中途盜逸文謂禮曰縱盜者抵盜罪吾二人並當
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鮮兄弟以我代盜庶全汝母
予命禮泣謝從之文遂自如極枯詣部繼宗察其言
貌疑非盜竟辨出之成化初用吏部尚書王翔薦推
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若僧舍剛廉孤峭

人莫敢犯而時時集父老問所疾苦為祛除之大興
社學民間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孝子節婦
旌厲恐不及過學官以賓禮賓與宴推之上坐曰吾
為民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屬師友豈可與
屬吏班哉其訓課急者亦嚴加譴讓自是師儒競勸
文教大興有富民坐盜官絹繫獄論死御史張敷行
郵至即日入獄閱囚指問曰此無失主繼宗曰朝廷
即失主敷曰此無告者曰知府即告者敷語塞御史
孔儒清軍里老多被捷有死者繼宗榜通衢曰御史
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為治有體

公但當別奸剋勸懲官吏若此戶稽核則有司事
非憲體也儒不能難而心甚銜之頻行突入府署將
窺其隙繼宗引入卧內發篋示之弊衣數襲而已儒
慙而出中官過者索賄繼宗但遺以菱芡及歷籍中
官曰我無需此幸昇我金錢繼宗曰諾即發牒取庫
金語之曰金具在請與我印券他日得執以磨勘中
官昨古不敢受人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
覲官執奏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
元載扶滿超遷浙江按察使繼宗素知鎮守及諸司
胥吏舞文甫至即揭榜教其罪戒後母犯居教日尚

有倚鎮守作奸者即縛之曰此輩但知自為利不顧
壞官司名節我當代掃除之鎮守亦憚繼宗方艱不
敢出氣由是奸究斂跡異時諸大吏供億率責辦民
間鎮守中官日費萬錢繼宗悉裁罷之又教與中官
張慶忤慶積不能平有元敏在司禮每與帝前毀繼
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錢者楊繼宗乎敏懼道書慶
曰善遇之上已知其入矣聞母喪泣解印徒就號哭
出止驛亭下盡籍廨中器物付有司惟携一僕律書
數卷而還二十年服除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義畿
內多權貴莊田有侵民業者繼宗輒奪還之按行關

塞武備大飭明年星變應詔陳言歷指中官及文武諸臣貪殘狀且請召還中官出鎮者益為權貴所疾會治中陳翼屢上謁繼宗不見翼怒疏訐其過權貴因中之左遷雲南副使繼宗單軍之任并不以僕隨值洞徭數官軍數萬不能下繼宗親往諭之即遵約束不復為亂孝宗立遷湖廣按察使既至命汲水百斛洗滌廳事三日而後視事曰吾以除穢也由是人警飭不敢肆居無何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雲南時主司多舊僚相見歡然既而出位揖之曰明日有公事諸君幸相諒遂劾罷不職者八人未幾卒繼宗力持風節而居心慈厚自處必以禮為知府謁上官必衣繡服朝覲謁吏部亦然或言不可則笑曰此朝廷法服也此而不服將安用之為浙江按察時有倉官十餘人坐缺糧繫獄至鬻子女以償繼宗欲寬之而無由一日送月俸至命量之則溢原數較他司亦然因悟倉吏缺糧之由將其實以聞衆懼請於繼宗願損俸代償由是十人者獲釋且復官嘗監鄉試得二卷即具朝服焚香再拜全事者問故曰二子當大魁天下吾為朝廷得人賀耳及拆卷乃王華李曼也後二人果相繼為狀元人由是服其識鑑夫欺初蓋貞

實

王詔字文振趙人生有異姿學士曹魯見而奇之妻以女天順末登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直諫敢言睿皇后崩值秋享太廟時議謂不當以早廢尊詔言禮有喪不祭無則移日後擇服議雖不行議者趨焉奉命勅收馬草場勅會昌侯孫繼宗撫寧侯朱永侵占罪還草場於官時有詔方面官缺京卿三品保舉詔言此令若行即奔競者得志害治非淺帝不聽魯遷都給事中八年七月勅修隆善寺工竣命授工匠三十人為文忠院副使尚寶少卿任道遜等以書碑皆進秩詔上言陛下紹承私業於茲九載天變於上而星妖見地變於下而江海溢或盛夏霜降或平地成阜強寇侵邊將士暴露兼水旱沴臻屬疫交作軍民疾苦日甚急為之汰冗官去浮費以節用救荒循慮不及於事乃因一寺之成濫授官爵彼西征北伐隕軀捐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營葺伊始臣失論諫固已獲罪此又不言知祖宗設官意何疏入不省已偕同官韓文梁璟等薦致仕尚書王廷李秉都御史高明而劾都御史王越且及宮闈密事帝大怒召廷文華殿而詰詔仰而呼曰臣等言雖不當然區區犬馬之

誠知為國而已乃杖而釋之出為湖廣右叅政都御
史原係經畧劄議諱貨理功為多嘉治元年起貴州
左布政使其冬以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土官好爭襲
所司入其賄變亂由直多生邊患詔不通苞苴一斷
以法且去弊政之不便者由是諸夷歸命邊徼寧戢
鎮守中官王舉聚斂為金寶玩具將獻之會卒詔言
舉不遵明詔造作珍巧以充私貢本非聖主所宜受况
如屏風石林之類重大難致諸貯之雲南庫藏而金
銀器及寶珠象牙諸物宜付戶工二部備用象不堪
充儀衛者付土官易馬給驛庶昭明王不貴異物之
意帝不能用雲南有政官不能歸者妻子多鬻為奴
詔為資給得歸者甚眾四年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
未上卒詔為人端方直亮進止有常度雖登庶仕室
無長物卒之日沐浴衣冠以候
謝士元字仲仁長樂人景泰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督通州倉陳四弊屢與監倉宦官忤宦官忿求其罪
無所得天順七年擢建昌知府地多竊盜為軍將所
庇不可詰士元得其狀以他事持軍將皆收粟奸無
所伏有發輒得乃大新學宮作禮樂器立觀德亭行
射禮購書萬餘卷資學者誦習建祠祀宋李觀表孝

子節婦倦倦務化民成俗凡公署却驛壇城珠悉
新之府中事細大無不舉先是民習蓄訟士元至羣
懷偽券訟田宅一人甫出券士元疾叱之去曰券偽
也固今式而所訟乃二十年事非偽耶皆驚服訟為
衰止歲饑勸富民開廩延糴民賴以濟成化八年治
行聞賜誥旌異秩滿民詣闕請留詔增秩准事尋改
知廣信永豐有銀欠久困處州民常盜發動至數千
人將士憚其驍獷不敢議勅時士元當遷秩或勸先
去避之士元不可勒兵趨之賊伴遁兵亦休且炊賊
突至遮刺士元傷左股血流至足有巡檢疾呼曰此
謝公也賊何敢傷命更賊亦愕相視不敢逼士元乃
盡利力戰獲其魁俘斬甚眾卒塞其穴而還入覲改
永平遭喪不赴服闋起四川右叅政東鄉縣盜發盜
况三入城莫能制士元督兵討之斬獲多眾議徙縣
士元曰盜畏徒乎檄所司覓舊城或以土兵遂無患
進右布政使弘治元年就擢副都御史土番有大小
娃者將肅亂士元託行邊馳詣其地指揮部署壁壘
為一變賊大恐私率其未發獻羊豕羅拜道曰乃今
得幸免公去元塞難徐行慰道之畏邊備得應米計
三萬石有奇會大疫流民趨就食士元為廣堂計餘

巨煮糜食之瘵疾痊死給歸者符使傳食還其處全活數萬人明年坐事下獄事白遂致仕士元性孝友家居行義甚備治官事如其家遇事不顧利害必達其志世以此賢之

論曰明制遣大臣巡撫四方猶漢州牧唐節度使宋制遣使之職其權甚重故其時才智之士得奮於功名垂聲後世如原傑諸臣或績在封守或澤被生民皆表表足稱述雖張瑄盧祥年俸頗招物議然勞於其職一方資賴之不可謂非良牧也故採其行事著之

明史卷三十三十二

列傳八十三

許貴字子玉

何小洪字子玉

彭倫

許貴字用和江都人永新伯成子也襲職為羽林衛指揮使正統九年安鄉伯張安舉貴將才武騎射及策皆最擢署都指揮同知尋以武進伯朱冕薦命淮

山西行都司督孫大同諸衛士馬久之守備大同西路也先入寇從石亨戰陽河後口收績貴力戰得還

已而英宗北狩遣城悉殘而貴所守地最當敵衝人心尤恟懼貴拊循戰士教以忠義士感奮賊騎來逼擊敗之進都指揮使景泰元年充右叅將守西路如故賊寇威遠貴追敗於蒲州營奪還所掠人畜未幾賊以萬餘騎直逼城下貴帥將士禦却之再遷都督同知貴善撫士卒御下信大同嘗之馬命求之民間既得馬八百餘匹所司不給直貴為之請乃予之嘗募敢死士入賊壘剽馬百餘悉以畀戰士士皆樂為用分守中官輩力轉肆淫虐街部卒妻不待覆杖殺其卒與養子妻淫射殺養子又妄報家奴首功冒官

職衆莫敢言貴獨劾奏遣官覆按有驗而力釋多內
援竟不罪三年得疾還京英宗復辟命理左府事尋
調南京松潘地雜蕃苗密邇董卜韓胡舊設恭將一
人天順五年守臣告警廷議設副總兵以貴慎守
未抵鎮而戎縣山都掌蠻叛詔便道先剪之明年
夏貴分軍為兩哨直抵其巢連破四十餘砦斬首
千一百級生禽八十餘人餘賊遠遁貴亦感嵐氣
未至松潘卒帝為輟朝一日賜賻及祭葬如制子
寧字宗道正統末自以軍功為錦衣千戶貴沒嗣持
揮使用薦推署都指揮僉事守禦柴溝成化初充大
同遊擊將軍賊入犯與全官秦傑等禦之小龍州洞
擒其右丞把禿等十一人四年改督宣府操練尋移
延綏延綏外逼河套賊數入寇盜其冬鎮兵方征固
原而賊入掠孤山堡寧提孤軍奮擊三戰皆捷賊渡
河北去明年正月賊三千騎入沙河寧與總兵官
房能禦之賊退未幾復掠康家岔寧出塞百五十里
追及之賊益兵反戰守備隨能繼至獲馬牛羊千餘
而還當是時房能無將畧巡撫王銳請濟師詔大同
巡撫副都御史王越率衆赴之越道寧出西路破賊
黎家洞進都指揮同知又明年復遣寧與都指揮陳

輝追賊獲馬騾六百朝廷以阿羅出入河套頻擾遣
命王越督平虜將軍朱永軍往禦而以寧才任大將
八月罷房能提寧都督僉事佩靖虜副將軍印充總
兵官鎮守延綏寧起世曾不十年至大將同列皆自
必為不及其父時僚友多隸寧都下不以寧為驟也
十一月賊騎大入永道寧及遊擊孫越禦之至波羅堡
為賊所遮相持三日夜賊乃解去亡失多然以寧血
戰得出卒被賞至冬賊入寧塞安邊寧追擊奪還所
掠人畜七年又與諸將孫鉞祝雅等敗賊於洗忽都
河重壽獲英迤北開元王把哈李羅屢欲降內懼朝
廷見罪外畏阿羅見禦方彷徨不決寧請撫慰以因
其心卒降之明年正月恭將錢亮敗績於師婆洞士
卒死者十三四寧與王越等俱被劾帝不罪時滿都
魯等屢犯延綏寧率鎮兵力戰賊雖不大創亦不
得利乃擁衆出西路直犯環慶固原寧乘間率輕騎
出塞夜襲賊營於鳴子湖殺傷甚衆頗奪馬畜而還
又明年秋賊入榆林洞寧與巡撫余子俊督兵敗之
未幾滿都魯等復大舉寇西路留家紅鹽池總兵王
越因乘間次東與寧及宣府將周玉襲破賊巢賊散
北渡進寧署都督同知寧又與子俊劾築邊牆增置

營堡寇患益稀至十八年賊分數道入寇大同山西各有斬獲其犯延綏者寧督諸將戚之邊塘獲級百二十予寶授時王越方鎮大同命寧與易鎮寧至大同與鎮守太監汪直不協明年巡撫郭鏗以為言詔調直南京小王子大舉入寇寧與鏗及太監蔡新欽兵城守別遣將劉寧董昇營於西山周璽屯懷仁相犄角賊入塞大掠寧故伺隙邀擊堅壁不出賊焚代王別墅王數起戰令人哭於轅門軍中訛言校尉且至寧怒與鏗等出營城外賊預伏精銳遣十餘騎前去營五里解鞍牧馬以誘之新麾下望見馳騎掩捕寧將士欲爭功揚旗鼓謀出寧不能止前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寧奔夏米莊鏗斬疾馳入城會周璽等乘援賊乃退寧還陣亡家婦女號呼詈擲以瓦礫寧自是喪氣威名大損賊去復入麾下劉寧宋澄莊鑑等禦之七戰賊始退寧等掩其敗更以捷聞巡按御史程春震發之明年與鏗新俱徵下獄鏗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寧降指揮同知寄俸羽林左衛弘治初言官多薦寧久之錦衣百戶全鑾應詔言事復為寧言最後兵科給事中楊瑛等復薦寧典京營乃詔署都指揮使分領操練踰年卒贈都督僉事寧東

髮從軍大小百十餘戰身被二十七創威名聞於異域性沉毅守官廉待士有恩不肯隨俗干進一時名將劉寧神英李杲皆出麾下子泰自有傳

周賢滁人襲職為宣府前衛千戶景泰初累功至都指揮僉事守備西猫兒峪五年助副總兵孫安守備獨石八城尋充右叅將代安鎮守六年兀良哈賊入寇總兵官過與令宣府副將楊信及賢會兵合擊賢不俟信至徑進擊敗之兵科劾信畏縮事下都御史李秉秉言信固緩師賢亦棄約均宜治罪帝兩宥之大順初總兵官楊能奏推都督僉事明年能以寇駐

塞下檄賢率所部巡哨與大軍會而賢失期不至徵還下詔獄以故官赴寧夏從定遠伯石彪征討三年賊二萬騎入安邊營彪率賢等擊之連戰皆捷追至野馬澗半渡敗賊獲大敗而賢力疾進擊不已中流矢卒詔贈都督同知賢初下吏目以不獲叙用及釋罪從軍感激誓以死報竟如其志子玉宇廷璧當嗣指揮使以父死事起二官為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督理屯田進都指揮使充宣府遊擊將軍九年會昌侯孫繼宗等奉詔舉將才玉為首詔玉率所部援延綏從都御史王越襲破紅鹽池賊巢進

署都督倉事遷都宣府明年賊入馮營赤城王擊敗
休兵都言宣府頻被寇警總兵諸大帥初無斬藪王
所部不過三千顧能追賊出境請加一秩副其勞乃
予實授明年改宣府副總兵十三年佩鎮朔將軍印
鎮守久之以紅崖兒破賊功進署都督同知十七年
五月賊復入犯恭將兵儼少監催榮進之出塞至赤
都都為賊所逃兵分為三皆被圍儼榮走據北山周
甚進擊劉寧運邈不援守備張澄聞之即率兵進至
梁溝遇賊力戰敗之且戰且前緣道解二圍抵北山
亦儼榮已棄士卒潛遁澄至救其衆而衆死者過半
澄所部七百人亦多戰死詔錄澄功治儼等罪王先
以葛谷堡赤城頻受掠凡三被論至是復以節制不
嚴并見劫帝皆置不問十九年小王子犯大同敗總
兵官許寧長驅入順聖川大掠而北以六千騎寇宣
府至將二千人前行巡撫秦紘兵繼進至白腰山遇
賊合擊敗之指揮曹洪邀擊至西陽河都指揮孫成
亦敗賊七馬房時賊乘勝氣銳竟為王等所挫一時
稱其功未幾賊復入王遣諸將按伏賊至各有斬獲
指揮丁銘進之奪所掠而還鎮朔大將軍朱永至大
同復會王軍擊賊敗之鴉鴿谷進署右都督時尚書

余子俊築宣大邊牆王不為勸力且與巡撫紘不相
能子俊惡之奏與寧夏神英易鎮王甫去宣府致仕
指揮胡觀奏其違法事坐停俸久之復移鎮甘肅孝
宗嗣位實授右都督王修築邊牆督工峻急部卒張
代興等道期懼罪擁衆乞展期王不許以瓦石投王
兵部言甘肅悍卒先嘗用石擊都御史今復擊總兵
官斷不可長遂戮代興成其黨賊嶺所部指揮亦錫
秩土魯番遣使御子云願獻還哈密城及金印以贖
先所留使者王奏之帝命與巡撫王繼經畫既而番
人悔禍果以金印城堡來歸王等以功受賚七年病
歸卒諡武僖王初為偏裨及鎮宣府甚有時名後
淮甘肅與中官傳惠巡撫馮嶺不協致部下屢失事
又侵占屯田王死後事發于襲職降二等
劉玉字仲重磁州人生有膂力給侍中官曹吉祥家
從吉祥征麓川授副千戶積功至都指揮倉事天順
元年以奪門功進都督倉事尋充右恭將守備涿州
明年柳州慶遠蠻攻剽博白及廣東之寧州玉偕左
恭將范信謀伏邀擊斬首三百還被掠男女六百有
奇俄命分守貴州三年從總兵官方瑛討東苗剽苑
谷種諸寨遂滅賊首千把豬五年討西堡苗賊軍至

阿果生繫其魁楚得連戰大破之先後斬首千級毀其巢而還旋改右副總兵鎮守貴州吉祥謀反誅王下吏當斬以道遠不與謀免死謫海南副千戶明年帝將以都指揮谷登為甘肅副總兵李賢言登才未任大將王老成可用乃復以為都督僉事右副總兵鎮守京州八年替咥篋番人叛會兵平之進都督同知成化四年固原賊滿俊作亂兵部尚書白圭舉王為總兵官統左右叅將夏正劉清討之兵分為七王與總督項忠自金佛溝直抵石城下賊已數敗會毛忠死王亦被圍中流矢力戰得出相持兩月大小百

十戰竟平之進左都督掌右府事王自入懇前西堡功未錄命增俸百石掌羅武營六年充左右副總兵從朱朱出師延綏逾年卒贈同原伯諡毅敏王雖起僕隸而勇決過人善撫士所至奏功未嘗挫衄滿俊之叛據石城天險屢敗官軍關中震動識者以為憂及論王功祇賜秩一級時惜其薄子文襲指揮使何洪全椒人嗣世職為成都前衛指揮使正統中從征麓川景泰末從征天柱銅鼓皆有功屢遷都指揮使掌四川都司事與平東苗憲宗即位論功權都督僉事巡撫汪浩乞留洪四川討賊許之德陽人趙鐸

素無賴家貧稱貸大戶賄長吏求為陰陽剽術久之不得自度不能償責益無聊會怨家告其匿盜官捕之急鐸遂反自稱趙王漢州諸賊皆歸之又連合者衆四出剽掠數陷城殺將吏鐸遣其黨何文讓及僧悟昇掠安岳諸縣洪督兵擊之斬悟昇生擒文讓鐸將逼城都官軍分三路進討洪偕都指揮率用率兵三千趨彰明賊聞引去疾追至梓潼朱家河合兵力戰賊少却洪乘勝陷陣後軍不繼為賊所圍洪左右跳盪擊殺賊甚衆力竭而死洪素勇敢善撫士號令嚴明蜀中諸將無能及之者既死官軍奪氣與洪同

時死事者四川都指揮僉事臨淮劉雅為人剛勁遇敵輒奮前嘗捕賊漢州生擒七十餘人及鐸亂起率兵追至羅山大水河手戮數人賊連敗奔遁會千戶周昇被傷雅前救之徑奔賊陣為賊叢殺而死事聞詔贈洪都督同知予祭葬予節製都指揮僉事雅贈都指揮同知賜祭命子襲職超二官鐸敗洪軍綿竹典史蕭讓率鄉兵擊破之其黨稍稍散去鐸勢孤率餘賊趨彰明千戶田儀等設伏梓潼道間而叅將周貴統兵直搗其巢賊大敗夜奔石子嶺儀麾兵亟進遂斬鐸賊盡平時成化元年五月也鐸軀幹偉大好事

者稱其首重可平八軌

王璽者太原左衛指揮同知也成化初用薦推署都指揮僉事守禦黃河七堡巡撫李侃才之薦於朝六年阿羅出寇延綏命璽充遊擊將軍率兵赴援敗賊孤山堡九年正月賊入寇偕恭將神英敗之漫天嶺已偕副將孫鉞再敗之劉家塢追至漫塔水磨川復連敗之都指揮同知元副總兵鎮守寧夏會昌侯孫繼宗等奉詔舉璽將才十三年擢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甘肅黃河以西自在浪抵肅州南山其外番人阿吉等二十九族所居也洪武間立石畫界約推收毋越疆歲九湮廢諸番往往闌入而中國無賴奸人又潛與交通為內地患璽請復畫疆域召集諸番諭以界石竊恐官軍欺陵諸部今復立之聽界外駐牧互市則入關如此番人必聽命可潛消異日憂帝稱善從之十七年進署都督同知時璽以都督僉事為總兵官而署都督同知魯鑑為恭將璽以難於節制乞解兵柄故有是命初哈密為土魯番所據使其將牙蘭守之都督罕慎寄居苦峪谷近赤斤罕東數攻擊相仇罕慎孤窮無援朝議恐其不能自立勅璽築城苦峪別立哈密漸居之璽乃遣使以計問牙

蘭牙蘭不聽得其所羈酋及被掠者九十餘人以歸具悉其虛實十七年乃召赤斤罕東將士犒以牛酒令助罕慎於是罕慎合二衛兵夜襲哈密破之牙蘭走其部下多死遂復哈密及刺木等八城仍令罕慎居之事聞獎勞資金幣已而罕東入寇將士禦却之璽請興師往討帝念其嘗助罕慎第遣使責諭明年北寇殺哨卒於境外萊伏山璽率恭將李俊及赤斤兵擊之狼心山黑河西賊敗多所斬獲二十年移鎮夫同璽以己有克復哈密功而官不進陳於朝乃實授都督同知璽習韜畧諳文事為將勇而有謀廷臣

多稱之在遣二十餘年為番人所憚弘治元年卒賜祭墓及齋糧麻布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生半歲而父忠征北戰沒母岳氏苦節撫育之後俱獲旌正統中信製寬河衛千戶成化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守備荆襄劉千斤反信以房縣地險進據之時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突至圍其城信拒戰四十餘日選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炮賊擬援兵至驚走追敗之己白圭統大軍至以信為右恭將分道進擊直抵後岩山賊遂破城論功進都指揮同知賊璽石龍後陷巫山信被劫尋與諸將

共平賊詔許贖罪時劇賊雖平而流民嘯聚荆襄南陽時有警報信為憂言於朝即命信兼督南陽軍務既而賊首李原等果作亂與項忠討平之八年擢署都督僉事鎮守臨清十三年以本官佩平蠻將軍印移鎮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相警殺信諭以禍福兵即解靖州及武岡蠻久不戢守臣議勦之信親詣其境犒以牛酒責其無狀衆遂稽顙服罪十七年疏言湖廣諸蠻雖腹心蠢實無能為所以久不靖由我將士奸黠者利其竊發以邀功也今但選精銳慎隄防其患自息荆襄流遁本避徭役誅恐傷天和而畝之氓成無蓄積收穫未竟餓殍已空機杼方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加意撫綏濫殺冗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察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綏猷禦侮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為郡邑師表而其本原則在朝廷而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有智勇力薦於朝且云英雄之士處心剛正安肯俯首曲躬奔走求媚若不加意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淪朝廷安得而用之其持論正大類如此嘗以選制理訟為巡撫劉教所劾信服罪得宥二十一年巡撫馬訓等言劉總兵周賢恭將彭倫官皆都督僉

事而信反止署職宜量避一秩以重其權兵部言信無軍功不當進秩帝特擢為都督同知頃之改總督漕運信慷慨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滌肺腸少盡區區耳帥府舊有湖前帥擅為己利信聞通以洶漕艘勢要奪水病運者一裁以法漕務修舉明年卒信沉毅簡重平居好觀書被服儒雅歷火鎮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所遺多矣過故人婚喪則傾資助之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總信總漕運者寧津都勝合肥郭鉉勝襲職南京羽林左衛指揮僉事鉉襲彭城衛指揮使成化初勝推署都指揮僉事而鉉亦以從征蕩浦功進都指揮僉事遷同知勝嘗備倭揚州鹽徒駕巨艦數百擬犯江陰督兵擊敗之十四年吏部尚書尹旻南京戶部尚書陳俊舉勝將才鉉亦為英國公張雅所舉乃命勝充恭將協同漕運而鉉代之備倭二十一年陝西大饑信奉詔輸米百萬石往賑信卒遂遷署都指揮使充總兵官代之而鉉又代為恭將弘治中勝以都督僉事帶俸南京前府時鉉已以鎮守廣西副總兵討破府江獲賊遂以時望權總漕運鉉沈毅有將畧而勝無汗馮勳徒以居官廉潔務鎮靜故

頗有任使入仕五十餘年所處皆膏腴地而自奉簡
淡日食止豆腐時因以為號銘累進都督同知凡軍
民利病多陳之於朝罷行乃已嘗添通州河二十里
置壩令淺舡般運歲省白金數萬當孝宗時期政整
肅文武大臣率得人故銘寔清十三年不易正德初
始召佐後府尋卒銘父震都督同知大同總兵官
歐信嗣世職金吾右衛指揮使景泰三年以廣東破
賊功擢都指揮同知己命守備白羊口遷大寧都指
揮使天順初以都督僉事充恭將守備廣東雷廉諸
府明年廣西徭賊流劫永安信擊敗之斬首百五十

巡撫葉盛薦信廉勇進都督同知代副總兵翁信三
年兩廣徭徭賊攻陷開建殺官吏帝切責信趣進兵
滅賊自贖信破賊化州之馬里村再破之石城所部
卒擊斬海南衛反者邵瑄然所在盜賊羣起將吏不
能定時署都指揮使范信恭將廣西守潯梧二府徭
賊盡在境內范信見賊勢盛乃陰納其將縱使越境
約母犯己於是雷廉高肇諸府悉被寇帝責信及廣
西總兵官陳涇等合劾請將雖時有新賊而賊勢不
衰朝廷猶欲倚范信辦賊會涇以罪微乃擢范信都督
僉事充副總兵鎮廣東湯命信佩征蠻將軍印代涇

鎮廣西成化元年賊掠英德諸縣信討斬五百餘人
擢遷以韓雍募督師令信等分築甬甌攻大藤峽
北遂夷賊之屯而餘賊復入潯州被劫獲宥四年召
遷理前府事七年春充總兵官鎮守遠東前淮鎮敗
賊軍還賜勅獎諭九年福餘三衛結海西諸部寇義
州廣寧信令副總兵韓斌禦之與中賊敗出塞追之
至小孤山及泰州又連敗之而都指揮崔勝等亦敗
賊南塔兜山獎勞如前時言者謂信雖衰然已老請
召還巡撫彭誼奏官軍者老五千餘人皆言信忠謹
有謀勇累立戰功威著邊垂年雖六旬騎射猶勝壯

士探真盜回乃留鎮如故久之陳誠代誼巡撫貪功
生事信不能違十四年與誠共襲建州破之自是敵
人修怨教犯邊為巡按御史王崇之所劾其冬乃召
還尋遣中官汪直等往按直石誠但歸罪信等下獄
錮一官問住信歷鎮南北雖無大功而當時論將者
頗稱之晚為誠所累故恨卒時議惜焉范信既徙廣
東賊勢已不可制奴掠自如信語人曰今賊仍犯廣
東亦我遣之耶聞者惡之而是時都督顏彪佩征夷
將軍印討賊久無功滋殺良民報捷嶺南人疾二人
極譽云

彭倫初嗣職為湖廣永定衛指揮使累功至都指揮同知成化初從趙輔平大藤峽賊進都指揮使守備貴州清浪諸處討破茅坪銅鼓叛苗五年賊入乾溪肆掠倫督軍討之賊方聯舟洪江聞官軍至大驚請還所掠與盟而退倫以邛水諸峒不即邀遏乃下令賊入境能生致予重賞縱者置諸法由是諸司各約所屬凡生苗賊入即擒之送帳下者累累倫大會所部目把縛俘囚譯訊得實寘之高竿令卒亂射殺之復割裂肢體烹而嚼諸壯士繼引罪輕者截耳鼻使去旬似此為讖再犯不赦矣因令諸峒樹牌為界自此羣苗股衆不敢犯明年充右叅將仍鎮清浪益盡心邊計築關堡修城垣積倉儲足軍伍得甲仗戎車畢舉十一年妖賊石全州潛入蛟洞召古州苗為亂洪江甘霖諸苗咸應之倫偵知全州魁日入鬼農若誓衆即遣兵伏要路獲之并搜捕其妻子以歸未幾古州洪坪甘霖諸苗聲言為全州報警連兵將攻鎮遠倫分軍屯要害而親率師駐關口以當賊衝大敗之斬首及墮崖死者無算無何邛水十四峒苗糾法法生苗為逆倫分軍並有赴之甫行而如法倫均賊求虞我意趨之可得志也諸軍競進夾攻生繫其魁傳

其餘靈賊盡平時靖州苗亂湖廣總兵官李震微倫會討軍至邛水諸熟苗驚疑欲竄倫與金事李晃計曰苗竄必助賊乃急撫定之又導道降天堂小坪諸苗既抵靖州倫將右哨出賊背布營賊走據高山倫揮仰攻之賊敗走遂渡江搗其巢大獲乘勝攻白崖瘡崖萬仞下臨深淵得絕險倫會左哨軍全進得獲者知徑路夜攀而登賊倉皇奔潰追斬二千餘級俘獲如之盡其若初臻剗六洞苗侵熟苗田不輸賦又不供驛馬有司莫敢誰何至是倫知群苗震悚遣人諭之苗首頓首願輸賦供馬如制錄功進都督

愈事久之御史鄧序員外郎費瑄勸事貴州總兵官吳經等皆被劾願獨薦倫智謀老成堪重任弘治初經論罷即以倫代之倫有勇畧凡用師先計後戰故多奏功四年以老致仕卒于邸如制
魯鑑其先西大通人祖阿失都鞏卜失加明初率部落歸附太祖授為百夫長俾統所部居莊浪傳子失和累官莊浪衛指揮同知正統末鑑嗣父職久之擢署都指揮食事守備紅城子天順中以鎮番破賊功進同知再以功進署都督食事成化四年同原滿四友鑑以土兵千人從征諸軍既圍石城日挑戰鑑出

則先驅入則殺後最為賊所憚賊平論功進署都督同知尋充左叅將分守莊浪命其子麟為百戶統治土軍十七年坐賊入境戴罪立功尋充左副總兵協守甘肅二十二年賊犯永昌被劾鑿疏辨臣承調禦寇即遣部將分道並進頗有斬獲臣率所部繼之出塞百里賊去始還未嘗逗撓帝乃宥之第停俸兩月俄命充總兵官鎮守迤綏以自陳往功予資授孝宗盡得疾致仕弘治初命麟襲指揮使加都指揮僉事已而進同知充甘肅遊擊將軍魯氏世守西陲有捍禦功遂鑑官益顯其世業益大而所部土軍生齒日盛麟既移甘肅帝以為土軍非鑑不能治特起潛之且命有司建坊旌其世績鑑於是條上邊務四事多議行鑑為人有材勇過敵輒躬冒矢石身數被傷不為阻故能積功至大將十五年以舊創疾發卒贈右都督賜卹如制時麟已由甘肅左叅將擢左副總兵豪健如其父而恭順不如先為遊擊時賊入永昌麟失律委罪副將陶頑下巡按御史逮問罪當戍邊詔但贖下秩遊擊如故暨為副將調常州禦賊賊大入不能擊遣都指揮楊琳邀之孔壩薄琳大敗又不能救連被劾麟自懸止停俸二月時帝已授麟子經官

今約束土軍而麟奏言經幼不更事土人無所受要束乞歸治之不俟報徑歸帝用劉大夏言從其請武宗立甘肅巡撫畢亨薦麟及經謀勇可用令率所部土軍協力戡守正德二年經既襲指揮使自陳嘗隨父報効有功乃以為都指揮僉事未幾麟卒贈都督僉事賜祭墓故事都指揮無卹典以經具疏陳乞破例予之經積戰功再遷都指揮使充左叅將分守莊浪八年復自陳功聞乞進秩兵部執不可帝特命為署都督僉事世宗立引疾乞休巡按御史許鳳翔言經力戰被創疾行愈且世將敢戰知名異域今遣患孔棘不宜聽其去帝乃諭留且勞以金幣尋充副總兵分守如故嘉靖三年再疏謝病皆不許六年冬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鎮守迤綏大學士楊一清上言經守莊浪二十餘載屢立戰功其部下土軍非他人能制雖其子瞻已為指揮僉事奉命統轄然年尚少今陝西總兵官張鳳乃迤綏世將若調鳳迤綏而改經陝西自可彈壓莊浪無西顧患帝從之居二年竟以疾致仕久之命瞻以本官守備山丹經奏言自臣高祖歸附後世守茲土今臣既抱疾家居瞻又接守他鎮土軍皇皇不欲別附若因此或生他患是隳先人

之業而負世恩也乞令守故業為便報可二十二年
宣大有警詔經簡壯士五千赴援兵既至而邊患已
息乃遣還以輕力疾趨召厚養之明年瞻卒經以次
子及孫皆幼請得自轄土軍詔許之經驍勇奉職寡
過繼祖父為大帥克保功名稱良將三十五年卒賜
卹如制

劉寧字世安其先山陽人襲世職為永寧衛指揮使
勇敢善戰自以身處冗散鬱鬱無所見會延綏用兵
疏請效死於邊兵部尚書白圭嘉而許之屢以功遷
都指揮使充宣府遊擊將軍周璽字廷玉遷安人嗣
職為開平衛指揮使負氣習兵善騎射以征北功權
署都指揮僉事充右叅將分守陽和勅部兵三千訓
肆聽調成化十六年從王越征威寧海子乘進都指
揮使時賊寇遺無虛歲十八年分道入掠璽與遊擊董
昇戰黑石崖寧戰塔兒山皆有功璽進署都督僉事
遷大同副總兵寧進都督僉事改左叅將分守陽和
十九年秋賊酋亦思馬因大舉入犯大同總兵官許
寧分遣璽守懷仁寧與董昇營西山自將中軍擊賊
夏末莊敗績賊圍寧昇救重幾陷寧昇亟發巨砲擊
之賊多死圍乃解璽聞中軍失利亟還兵援夜遇賊

乘勝前銳甚璽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退即敗
道類矣大呼陷陳衆爭奮賊少却良久復突前短兵
接璽臂中流矢呼左右拔鏃進戰益急與子鵬及麾
下壯士擊殺數十人會寧兵至合為一軍中軍潰卒
亦稍稍集相與共擊賊賊乃退許寧等亦還無何賊
復入掠寧將兵三千遇之聚落站西連戰敗之後敗
之白登柳林又追敗之小鴉鵝谷而大同西路叅將
莊鑑亦邀其歸路戰於牛心山賊遂遁是時諸將多
失利總兵官許寧以下多獲罪而璽以功予實授寧
超遷都督同知莊鑑以所部無亡失亦賚銀幣鑑遼

東人初襲定遠右衛指揮使驍猛有膽畧遇賊輒奮
數有功後鎮宣府以才優與大同總兵官張俊易鎮
官至都督同知璽尋以右副總兵分守代州兼督偏
頭諸關而改寧左副總兵協守大同二人並時著功
北邊稱名將璽以偏頭去太原遠請改分守為鎮守
又以鎮守不當聽節制乞易衛總兵憲宗皆曲從之
弘治初移鎮陝西討平扶風諸縣附籍回回三年佩
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甫一歲卒且死召諸子曰吾
佩印分間分已定獨未嘗大破賊抱恨入地矣連呼
殺賊而瞑子鵬累官錦衣衛指揮僉事璽沒後三年

而寧佩平寇將軍印鎮守甘肅其冬寇犯京州寧與
戰於抹山敵擒斬五十餘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
復來襲擒其首一人明日恭將顏玉來接犄角夫擊
副將陶碩兵亦至賊望見塵起乃遁俘其推弱獲馬
駝牛羊二千進右都督明年冬巡撫許進襲破哈密
進左都督增俸百石以疾還京十三年大同告警命
寧為副總兵從平江伯陳銳禦之銳無將畧又與寧
不協止寧毋戰賊遂得志去坐停半俸閏任明年以
恭將贊畫朱輝軍務亦無功寧自陳哈密功乞封伯
詔還全俸寧有膽智為大同副將時賊撲救萬人入
貢陰懷異志寧知之率二十騎直抵其營賊衆駭愕
有首勒馬引弓出寧前下馬與諸酋坐舉策指畫宣
天子威德一首語不遜寧捫其面奮臂而起其長叱
之退寧復坐與語呼酒歡飲賊感悟卒如約嘗釋古
番上法以五十人為隊隊五重為陣建五色幟又各
建五巨幟於中軍中幟起五陣各視其色應之循環
無端每戰用是取勝晚年再赴大同時已老病而主
帥又怯懦相掣肘故無成功然孝宗朝語良將必稱
寧十七年卒贈廣昌伯

彭清字源潔榆林人初襲綏德衛指揮使以功擢都

指揮參事弘治初充右恭將分守肅州賊入犯平涼
驛之獲馬駝器仗及所掠人畜而還尋與巡撫王繼
低復哈密有功清雖位偏校而好謀有勇畧名聞中
朝先為兵部尚書馬文升所器清嘗引疾乞休文升
力言於朝慰留之八年甘肅有警文升奏擢清左副
總兵仍守肅州未幾巡撫許進乞獲清涼州而是時
哈密復為土魯番所據文升方密圖恢復倚清成功
用言肅州多故而清名著西域不可輕易乃寢文升
既得務者策銳意欲直搗哈密襲斬牙蘭乃發罕東
赤斤暨哈密兵令清統之為前鋒從巡撫許進等潛
往行半月抵其城下攻克之牙蘭已先遁乃撫安哈
衆遣糧全師而還是役也文升初授台畧擬從間道
往而進仍由故道故牙蘭得逸去斬獲無幾然番人
素輕中國謂不能涉其地至是千里遠襲兵不挫刃
番人始畏清功為多稍遷都指揮使十年總兵官劉
寧勳擢清都督參事代之其冬土魯番歸哈密忠順
王陝已且乞通貢西域復定屢辭疾請解兵柄不允
十五年卒清御士有恩久鎮西陲威名甚著番夷悍
之為人廉潔不事生產在鎮遺母及妻妹四喪皆以
貧故不能歸葬卒之日將士及庶民婦登皆為流涕

遺命其子不得受賜贈故其表亦不能即歸帝聞之特命撫臣發帑資送歸里賜祭墓如制

敗警除人襲世職指揮使成化中權廣東都指揮金事屢勦蠻寇有功十四年用總督朱英薦充廣西右叅將分守柳州慶遠與左叅將馬義進討融縣八峒徭賊克之師旋而餘賊復出掠為御史戴中所劾帝欲奪等功但卹錄死事者家無何兵部以徭首方公強為亂勦總鎮中官顧恒等并及警有詔逮治當誦成於是總督諸臣奏曰警所守乃徭種出沒地反側不常警前募死士夜入賊巢斬其酋胡公返威震群蠻他勞績多可紀乞論功贖罪帝曰使功不如使過警既有功可贖宜從守臣言乃宥之還故任二十三年鬱林陸川賊黃公定胡公明等獨據警偕按察使陶魯等分五道進攻大破之進都指揮同知私治初謝病解職總督秦紘乞起警詔令還任八年府江及永安諸徭賊肆亂總督閔珪調兵六萬分四哨進討警自象州修仁直搗陸州所向摧破已偕諸軍連破峇寨一百八十斬首六千有奇進都指揮使遷廣西副總兵思恩土官岑濠築石城於丹良莊屯兵千餘截江括南利帥府令毀之不聽警自田州還督兵將

毀城洛率眾來拒擊敗之卒夷其城都御史鄧廷瓚等以警先後征鬱林諸賊功多未賞頌于朝進都督會事十五年命佩平蠻將軍印鎮守湖廣警為將屢能得士久鎮南邦蠻人畏服十八年請老尋卒祭墓如制

論曰明初武臣之權特重故諸邊帥率佩大將印以行其後增設鎮守中官又屢遣重望文臣巡撫贊畫而將權乃頗輕矣加之承平日久戎事不修中外師武臣又率起世胄罕諳畧則欲求國威之振豈可得哉然許周以下諸人雖未有殊勳偉伐比蹟前賢在當時介冑之班固自佼佼而魯氏世守西陲悍禦甚力亦有足多者焉故並著之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列傳八十四

錢習禮

周叙劉

蘇楊 蕭俞 山

俞綱

李紹子

孔公恂 司馬恂

邢讓

張業

柯潛 吳希賢 張天瑞

羅璟

劉載

潘辰

錢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少好學敏於為文中永樂七年會試時帝出征九年始殿試選庶吉士尋授檢討習禮與練子寧姻戚既而鄉人以姦黨持之恒惴惴不自保習禮以告楊榮榮乘間言於帝帝笑曰使子寧在朕猶當用之况習禮乎仁宗即位遷侍讀

知制誥宣德中預修成祖仁宗實錄進侍讀學士英宗開經筵為講官宣宗實錄成推學士掌院事正統九年乞致仕不許禮部右侍郎缺廷議當用苗衷特旨命習禮習禮性蕭散官翰林以文史諷議為職每遇佳時携賓朋選勝出遊長篇短章倡和為樂繁劇職務雅非所好既被推或往賀之習禮曰吾且為有司矣何賀為拜表力辭不允王振用事達官多造其門習禮恥為之屈十二年復上章乞骸骨許之出都日公卿祖道酒闌執爵長歌歸去來辭時論高之家居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九謚文肅

周敘字功敏吉水人年十一能詩舉永樂十六年廷試選庶吉士承詔作黃鸚鵡賦稱旨授編修預修太宗仁宗宣宗實錄歷修撰侍讀直經筵正統六年疏言國子生習經義外宜兼習一事如治民治兵書算之類月考時試隨才任用在京武臣二品以上應襲子孫文職七品以上子弟通舉業者宜並遵簡入監先儒程端禮所編讀書日程有益學者乞頒行以訓多士今有司多急簿書少留心民事自今考課請以農桑學校為殿最山林川澤當如古制加厲禁民動其剝芻之罰末作者庶教養善舉民裕可期帝嘉納焉八年夏又上言比天旱陛下責躬虔禱而臣下不聞劾志補過之言徒見陳情乞用掌銓選者用論賢否第循資格司國計者不問耕桑惟勤賦歛軍士困役作刑罰失重輕風憲無激揚言官惟緘默僧道累至數萬日耗戶口京畿山東流民衆多莫為矜恤臣思守令撫字之奇風憲耳目之司為職並重然風憲得人而後守令盡職則風憲又守令之綱領也帝以章示諸大臣於是吏部尚書王直等皆引罪求罷帝慰留之十一年奉命祭衡山事竣枉道過家為怨家所訐待旨省之尋推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敘以

連金三史體例多未嘗疏請重修詔許自撰敘力疾
益次不少擬耶王監國地疏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
陛下宜卧薪嘗胆如越之報吳使智者獻謀勇者勅
功務掃北庭期雪國耻而先遣辨士早詞重幣乞還
鑾輿暫為君父屈因條上勵剛明親經史修軍政選
賢安民心廣言路謹微漸修庶政八事其謹微漸
言臣忝班行自永樂之世見列聖每早朝罷百官即
門下奏事而確可否故庶績成庶事機不泄自王振
竊柄獨立輔座之旁群臣不得面對即有宣召亦畏
振莫敢盡言致今日之禍望殿下率由舊典以達下
情王榮泰之景泰二年又請復午朝日按大臣皆取
治道經筵之餘召文學侍從臣講論政事并詔天下
臣民得直言時政缺失帝善之因詔禮部許臣民盡
言無隱敘負氣節篤行誼初永樂時南京有婦焦奉
真以幻術惑眾太宗召入宮因官其舅馮中葵為太
常丞仲葵卒奉真又乞錄其孫必政亦屢遷如祖官
朝士多往賀敘曰人之為妖遠之不服可賀乎人服
其持正生平志在宋史竟不克就而卒同邑劉儼字
宣化自幼端介不凡永樂中舉於鄉不第益潛究經
史砥名行至正統七年始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務窮

朝家典故有聲館閣歷右春坊大學士進太常少卿
兼侍讀掌主順天鄉試以黜落柄臣子幾得危禍天
順初改掌翰林院事卒官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儼
立朝正直居鄉有惠澤嘗預修五倫書歷代君鑑又
總裁寰宇通志宋元通鑑綱目其卒也人以未及大
用惜之

楊翁字仲舉吳人少孤貧隨兄戍武昌授徒邗壑有
嘗之者或以告翁曰豈無同姓名者耶人服其長者
楊士奇微時流寄寓之邂逅翁有報解館舍讓之而
已教授他所日往還十餘里士奇深德之既得志薦
翁經明行修宣宗召試吏部稱旨授翰林檢討與修
三朝實錄歷修撰正統中詔簡邨王府寮諸翰林皆
不欲行乃出侍講儀銘及翁為左右長史久之翁引
年歸王即大位翁入朝拜禮部右侍郎景泰三年再
入朝進尚書皆給祿致仕翁每入覲輒陳軍國計帝
嘉其忠賜齋祠查明年卒年八十五翁篤行絕俗邨
人築室擔溜入翁家家人不平翁曰兩時少何必較
也邨人生子恐驢鳴驚之即鬻其驢一時得紳厚德
者翁為最士奇落新第亟邀登堂曰舍初成願得善
人長德首臨之其見重如此既沒景帝念之召其子

肆入覲問欲何官曰願得本邑主簿遂命之同時以
潛邸恩登用者秀水俞山嘉興俞綱山由鄉舉歷崑
山宜興訓導選邸府伴讀綱以諸生繕寫宣宗實錄
試中書舍人改邸府審理正王永大統權山鴻臚少
卿綱太僕少卿景泰元年山起拜吏部右侍郎而綱
以兵部右侍郎入內閣恭預機務居三日因辭還守
本官尋俱轉左易東宮如山太子少傅綱太子少保
二人皆醇謹不與物忤英宗復辟削邸邸舊僚官山
時已致仕得免而綱當景泰時能周旋二帝間故獨
得不廢調南京禮部成化初致仕卒又有臨安章文

以進士晉江楊興以國子生皆為伴讀南昌余儼以
舉人歷評事御史改審理副文至禮部尚書掌詹事
府與至南京戶部侍郎儼至右食都御史天順初文
除名與儼請知府

李紹字克述安福人宣德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
討以判員次歸尋用楊士奇薦召充經筵講官三遷
右庶子英宗復辟改尚寶卿兼侍讀尋掌翰林院事
進學士皇太子出閣侍講讀天順二年禮部缺右侍
郎有郎中李和者結權貴求擢帝以問李賢賢對不
知更訪之王翔翽亦不許他日翔以紹薦帝喜曰朕

亦知其人遂命之而權貴不悅毀紹奏事多操鄉音
帝曰大臣以德選此何足論比祭酒缺吏部請紹兼
領帝命別選曰禮部不可無此人也翔退語人曰我
不意李侍郎是重於上如此成化初以疾告歸紹刻
志同學至老不倦聞四方有異書及古今金石刻必
多方購置故藏書為富居官剛正有器局好獎勵後
進士多歸心焉祭酒陳鑑得罪吏部尚書姚夔言欲
隆師道非宿德重望不可授洪武間召致仕尚書劉
松暑司業故事請起紹遣使馳勅往召而紹已卒帝
深惜之子瑤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
十庫上言四川儀隴縣貢藥品及漆僅十餘觔而聞
聞道路四圍月始達費且十倍請自今四方上貢有
物微道遠若此比者悉送布政司類解從之終廣東
左布政使

孔公恂字宗文曲阜人先聖五十八世孫也景泰五
年舉會試聞母疾不赴廷對帝以問禮部具言其故
乃遣使召之於時日且午矣不及備試卷命翰林院
給以筆札既登第即丁母憂歸行聖公孔彥縉卒妻
江氏訴孫私結幼弱為族人所侵詔遣禮部即治喪
公恂理其家事天順初授禮科給事中時私結已襲

封大學士李賢妻以女公恂因得交於賢久之賢言於帝謂公恂大聖之後贊善司馬恂裔出宋溫國公元大賢人後可輔導太子帝喜同日起拜少詹事侍東宮請請入語帝帝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為子傳孝肅皇后考憲宗生母是時方以皇貴妃有寵於帝於是具冠服拜謝宮中謹傳以為盛事憲宗則往如恩宮僚政公恂大理左少卿公恂快快上言臣世儒家不通法律乞還舊職乃復以少詹事兼左諭德成化二年上言京師天下根本京師固則四方安全邊疆多事內政不修將老兵疲何以應變毛里孩數為邊患其志巨剛近兵部務論郡縣招募壯勇火朝廷養兵百年一遇少警輒欲募兵萬一敵窺虛實擁衆南下不知誰可禦之頃命京營總兵官朱永南征荆襄臣思荆襄一隅與京師執為輕重如永威望今武臣中一人而已宜留鎮京師別遣代者總督湯書白圭請晚邊事宜與司馬之職假以便宜使與代永者分守要害斷賊出入招徠撫綏不戰而功倍矣臣又見京師以南德州臨清東昌濟寧徐州皆南北襟要而守城疲卒不踰千三百人甚有空城無一卒堵請集民壯備官訓練用備不虞疏入諸武臣詳

不平給事中袁愷御史陳律等交章駁之謂永雖有威重豈遂無匹蓋既督軍務節制自專何事改任民壯無異壯勇既以招募為非何為又欲起集帝乃下公恂獄罪當輸贖滿漢陽知府未至丁父憂服闋會大學士高棅請復建言得罪者官乃還故秩莊南京詹事府久之帝公恂自以聖裔舉科第頗尚氣凌物然能高自標置於孔氏子孫號最賢恂字恂如浙江山陰人正德末由舉人權刑科給事中天順元年改贊善待憲集於東宮既遷少詹事仍侍講讀踰年憲宗立命妻國子祭酒省親歸未幾卒久之贈禮部左

侍郎恂善彊記通篆隸為人敦厚與物無忤及權官楊遂懷柄用情態頗異士論以是少之邢讓字遜之襄陵人年十八舉於鄉入國子監為祭酒李時勉所器與劉珝齊名登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檢檢討景泰初李實還自瓦剌請再遣使迎上皇景帝不許讓疏曰迄李實還也先使借至以前物未及迎接為辭在廷累請陛下不許豈不以賊情難變未足信歟然以為不足信則前此已不必與講矣且我之所以講者為上皇也不迎上皇而與之講將安圖也君子之於事不必其皆成惟其所當為正

皇之於陛下君也况也有君之義有况之恩陛下安得而不迎及今弗圖賊將假大義以問我因而入寇臣未敢知孰為曲直也若從群臣請仍命實齋勅以往具宣迎復之指雖上皇還否未可必而陛下恩義之篤昭然於天下矣苟迎而不許則我得責直於彼以與問罪之師不亦善乎疏入帝委曲諭解之天順末父憂歸未終喪起修英宗實錄進修撰成化二年起遷國子祭酒慈懿太后崩議祔廟禮讓率僚屬上疏諫先是兩京國學教官例不得遷推讓等以為言吏部議發身科目者滿考得銓叙其由薦舉者不許

讓等後疏論卒見格讓好功名欲聲譽出前人上修辟雍通志督諸生誦小學以及諸經痛懲錫告之弊時以此見稱而騰謗者亦衆又為人矜忍狹中意所輕重輒形詞色名位相軋者多忌之五年擢禮部右侍郎越二年得罪初國子監會饌錢頗有贏積相循為公費讓在監時有興作不復移牒有司即取其錢濟用而不為著籍陳鑑代讓亦然於是典籍王允多所乾沒掌助教事檢討葉時惡允發其事乃下讓鑑校司業張業於獄皆論死讓從獄中上書言學士為安李恭素與臣有陳實陷臣而諸生亦訴閣下請代

乃復詔廷臣雜治卒死贖為民而允遣戍居數月讓遂卒鑑字緝熙長洲人父坐罪戍邊素鑑神樂觀為道士性穎敏習舉子業輒工遂舉進士高等授編修成化中由侍讀學士代讓為祭酒鑑與讓為同年生而甲第官資實先之至是反承其後頗志饌錢事發鑑自以居職未久所用無幾方幸其收不為辨及均得罪方悔恨鑑工文筆有時譽而喜許人陰私恒傳誦無名子詩以譏切朝貴時都下有陸三千之謡刑部尚書陸瑜疑鑑所為而問官又多受主使故於鑑無所庇惜業字振烈安福人敦重寡言通經有造詣景泰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秩滿遷司業嘗署監事於饌錢未嘗有所用其被鞠讓力為辨而卒并坐人尤寃之柯潛字孟時莆田人敦成能詩景泰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預修歷代君鑑案字通志歷中允洗馬典應天鄉試抵揚州有舉子行賄執付有司天順初遷尚寶少卿兼修撰憲宗即位以舊官僚擢翰林學士潛修舉廢墜再教習庶吉士多所造就英宗實錄成進少詹事慈懿太后之喪潛率僚屬上章請祔墓裕陵廷臣相繼爭奏報潛曰朝廷大事臣子大節舍是

莫所用心再疏復之竟得如禮連遭父母喪銘起為
祭酒潛同乞終制言辭懇摯帝為感動許之未幾卒
潛遠於文學性高介負名譽為學士時即院中後園
構清風亭亭下鑿池蒔芙蓉嘗宴息其中植栢二株
於後堂人稱其亭為柯亭栢為學士栢云同邑吳希
賢少稱神童天順末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預修
英宗實錄進修撰歷侍講學士平生豪邁為文章奇
氣尤工詩每僚友燕集數百言立就時服其敏其後
有張天瑞者清平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亦姿敏絕人客有難之者勉期命賦律詩百首如期
而成云

羅璟字明仲泰和人同知子理曹孫也天順末進士
及第授編修英宗實錄成進修撰成化四年陳勵聖
志求聖學接羣臣別賢否容臺諫崇節儉六事帝頗
嘉納預修宋元通鑑綱目直經進進洗馬孝宗為太
子出閣簡侍讀講母喪歸璟與侍講尹龍同娶於孔
氏學士彭華尹直欲因璟以交於龍吏部尚書吳璟
性坦直持議必以正遂同拒之二人由是銜璟侍講
王臣謀侍東宮講讀恐璟服闋且至乃謀於華直以
時方議是罪令錄政省密奏於帝指璟為是黨會吏

部奏選璟故官錄遂責部懸缺令對狀而調璟南京
禮部員外郎故事坊局官不入常選缺不當補華等
特借是傾璟時論為不平孝宗嗣位吏部尚書王恕
等言璟有才識乃授福建提學副使弘治五年召為
南京祭酒考績入都過疾遂乞休久之卒同時鄭環
字瑤夫仁和人天順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再遷洗
馬直講東宮終南京太常少卿環方毅好規人過同
列每不樂之然知璟直諫亦無怨之者而名賢多推
服馬魏驥常貽書誡子曰汝曹能取法鄭公庶乎可
以為人矣

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進侍講孝宗嗣位頒詔外番而安南方侵占城緬甸
桀驁甚廷議擇剛方才辨者往使乃命戩戩考圖志
取道南寧徑抵其國交人大驚曰往天使率從水道
攜估客高楊巨艦蔽海而來今豈自天降耶於是郊
迎館侯禮加於前陪臣拜跪戩立受之不交一語越
宿即行其王恐悚金珠犀象饋遺錯路戩一不顧王
獲使使還諸邊戩麾之而去還修憲宗實錄進右諭
德戩博學尤熟朝章國典守正嫉邪意氣豪邁疾已
華聞內閣劉吉錄壽寧侯張繼死大喜索筆賦詩而

卒
潘辰字時用景寧人少孤從父車駕即中流澄攜至京師教之書遂以文學知名於時凡四應鄉試皆以疾弗克終試遂自屏不復應舉弘治六年詔天下舉懷才抱德隱於山林者府尹唐珣舉辰吏部以辰生長京師寢之珣復奏辰清修苦節無異巖棲其文學亦少此終格不用已而給事中王綸夏昂交薦乃以翰林待詔尋用大學士徐溥等言供事內閣詔勅考覈之溥等以閣中書多淆亂請命辰掌典籍事整理之溥考始實授翰年預修會典成進五經博士正德中劉瑾惡諸翰林不附己摘會典小疵盡奪纂修官所進秩亦還為典籍俄以孝宗實錄成復授博士諭月南京缺祭酒時翰林盡外補吏部乃疏學士石瑄及辰名上帝以祭酒命瑄而推辰編修翰林自天順以來頗拘資格編修馬昇檢討傅宗不由科目大學士李賢皆出之為忝議自後無以布衣入館聞者辰獨用才望得之一時詫為異數諸縉紳議論亦莫不以為當也居九年具疏乞休內閣大臣重辰上其拜勞特推太常少卿辰以非常調固辭不拜優詔慰留始就職歲餘三疏致仕去未幾卒特賜祭葬辰

居官晨入夜歸為地切禁近雖隆冬不敢置爐火入仕十年無纖芥之過典誥勅最久有以幣酬者堅却不納顧獨好振窮恤患士大夫重其學行稱為南屏先生嘗有蘇州估客至京執贄上謁曰某不知學但欲一見德容為鄉人道之耳其為世信嚮如此論曰明制翰林多迴翔禁近罕試以政故其事蹟少有傳者然清忠儒雅固不乏人若錢習禮柯潛之風藥周叔那讓之達白皆磊磊可用稱述而楊肅潘辰劉文淵修懋德足表式士林者也夫論思之職自古為重矣正統時宦官用事其子弟遂有登科甲官侍從如李泰其人者而司禮牛玉子綸通籍景帝之世至為憲宗講臣豈不羞朝廷而重辱當世之士哉是誠可為冷嘆者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六

列傳八十五

張寧

王

薇

李鈞

毛弘

丘弘

李森

謝文祥

毛志

邵有良

魏元

康永韶

鄭巴

章鎰

從兄銳

胡深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夏帝從南給事中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寧言京師尤根本地不當獨免又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或多至二千餘人通計不下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并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人既無職事徒抱虛名今天下都司衛所多缺官莫若簡可者補之而悉汰其餘則外無曠官內無冗費議格不行帝得疾適遇星變詔罷明年元會百官朝參如朔望寧言今四方來覲不得一覩天顏疑似之際必至訛言驚異願勉循舊典用慰人心帝不從果有奪門之變天順中曹石竊柄事關禮科者寧輒為裁損英宗以是知寧朝鮮警殺毛憐詔遣寧偕都指揮武忠往解既行復勅使臣便宜進止寧時已至遼陽曰

然本事也敢自低乎竟行達朝鮮寧既辭義慷慨而忠又疏健善射朝鮮人請閱兵因奉弓矢忠挽數弓報嫌其弱乃并張兩弓折之俄雁過一發而墜朝鮮人大驚服竟解警釋兵而還中官覃包重寧遣人邀與相見寧卒不往四年春有事於南郊時帝益嚴祀事聞有出入西天小門者率不下與馬密遣使者伺察得學士呂原彭時等十九人乃諭寧等劾奏仍切責而宥之自是過者必下有請以天縱字加孔子號者寧言孔子道大德尊非微稱所能盡今第當遵其道不然即加至百字何益事遂寢尋擢都給事中憲宗初御經筵請以大學衍義進講皇太后生辰禮部尚書姚夔等請設齋建醮百官赴壇行香寧偕同官止言釋老之教非真能降福錫祉也禮臣儒者願為此言是自失其守矣夫臣子於君願其福也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當勸以去逸欲今徒假辦香尺楮宣揚朱偶之前曰為朝廷祈福祝壽天下後世謂何先帝復位之初屬有足疾一二大臣不察古人行禱之意嘗舉行此事益出臣子迫切之情非祖宗舊章也臣等君猶子事父使齋醮可以助國殺身亦所不辭其如無益徒傷大體書之於冊適以滋玷疏入乃

此寧願志節持正議聲稱籍甚然不爲大臣所喜英宗嘗有意重用之弗果憲宗立給事中王徽以言事得罪寧率六科論救由是更與內閣忤會尚書王竑等薦寧堪僉都御史清軍職黃得旨會舉多私寧可予外任乃出爲汀州知府寧先教化後刑罰表節義勵學校期年善政具舉然寧固才高既出守鬱鬱不得志竟致仕而去家居三十年言者屢薦終不復召無子有二妾寧沒剪髮誓死棲居不下者四十年詔旌爲雙節武忠女真人宣宗時嘗奉使迤東諸部成化五年海西嘔罕河兀者肥河三衛數結鄰部爲邊

患命忠齋勅撫安之忠遂并撫考即兀等四十五衛咸順命余官都督同知忠益始終以奉使者稱者也王徽字尚文應天人天順四年進士除南京刑科給事中徽諸生時自力問學慨然有當世志及是益奮憲宗即位數月與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上言四事謂近者臣僚進諫事下所司者多叅駁不行於是言者皆謂言既不用不如弗言而奸邪在位於進言之人尤多方鉗制或指爲輕薄或挾其瑕疵凡有更張即謂變亂成法凡有薦舉即謂專擅銓政凡有彈劾即謂挾私排陷坐以數者往往得罪言者則又皆

白非徒於國無益實足自禍其身此言路所以不開也請自今言有當理者立賜施行即或不當亦宏天地之量寬斧鉞之誅則明目達聰事無壅蔽夫爲治之道必敬大臣比見大臣犯公罪者輒繫縲下獄裸體受刑已而復其位夫大臣群僚之表也陛下誠重大臣要使勿輕進而已既已登用顧乃屈辱之如此彼何顏立人止乎自今小罪宜置弗問大罪或罷斥或聽自裁非元惡巨奸不得輒加刑僇此所以尊朝喪而屬臣節也內外總兵官軍之司命近者或起勳職或由賄賂率多鄙夫不勝重任致士卒內怨寇戎外侵推原其故由兵部非其人也尚書馬昂素不讀書怙寵嫉能張威作福遣方守臣便宜奏請妄行沮駁而懦帥冒功則輒爲叙論俾奸僞得售將帥之任不預求其材惟任情塞責本兵如此國何賴焉乞速罷昂別簡忠良以代其任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權致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愛之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願法高皇帝之制自今毋許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爲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惟厚其賞資使得富足無復他望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帝頗納之其冬中官降

遂以罪謫南京藏復率淵等劾之曰陛下冊立中宮此何等事而職臣并王乃大肆奸欺中宮既退人情咸謂臣必萬死顧僅存陪京猶全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何所忌憚哉內閣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太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王欺肆之初婚禮未成乃禮官畏權輒為阿附及王事發之後國法難貸乃刑官忿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為甚請并罪賢等為大臣不忠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宦官正欲防患於未萌乃防患未聞宦官之禍果作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

引請以進事微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預防安之後不有甚於王者哉然預防之道無他不過臣等嚮所言三事而已請為陛下極言之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慎預聞國政即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責之以為已功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已勢迨趨附自眾威權日隆而宦官之禍作矣此所以不可預聞國政也內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恥者多與交結醜獻稱倚倡優取媚內官即以為賢而朝夕稱譽迄有方正不阿者即為不肖而朝夕譏謗之日加

浸潤未免致疑由是稱譽者獲顯譏謗者被斥思慮盡出於其手而宦官之禍作矣此所以不可許其交結也內官弟姪授職任事倚勢怙權聚奸養惡廣營財利願指將帥凌壓官司作奸犯科之輩奔走而為其爪身由是徒黨日盛表裏交通而宦官之禍作矣此所以不可使其子姪在外任職營立家產也臣等有棟欲吐雖死不悔惟陛下裁察帝大怒欲加罪諸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并謫州判官徽得貴州普安洲茂州寬澶川翔寧州鈞緞德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不納最後御史楊琅言尤切幾得罪徽至

普安與擊勸教士始有舉於鄉者却土官隴暢及白千戶賄治甚有聲居七年棄官歸言者屢薦終以宦官惡之不復錄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薦起陝西左叅議踰年謝病還卒年八十三徽論治每誦張栻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晚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恥不錫奔趨日下為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為刻怠緩為寬學者以持正為滯恬軟為通為文以典雅為膚淺怪刻為古健我所不解儲懋林俊皆服其言子韋克文克傳淵浙江山陰人天順元年進士除南京吏科給事中素伉直終順天府治中寬莆田人翔大足

父皆湘同年進士鈞求新人景泰中進士寬為南京禮科給事中翔兵科鈞工科既被謫寬進表入京道卒翔鈞皆以判官終

毛弘字士廣鄞人幼警敏有大志讀書談天下事輒抵掌自負登天順初進士六年授刑科給事中成化二年嘗決囚帝以期迫長至命至後行刑弘等請俟來年報可明年憂偕六科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厲精圖治之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遊逸施聲教聞於外非禁城所宜有况災變頻仍風

五震此皆陽微不能制陰故也兼兩畿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倉廩多虛公私交困陛下當側身修行豈可逸樂為事願從儉約致憂勤省遊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筵講求正學更勅大小臣工同加修省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以爲言皆嘉納時帝從學士商輅請自改元後建言罷官者悉錄用弘請斷自踐阼以後召還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等不許時嚴禁博徒荷校通衢有死者弘等乞區別輕重以廣好生帝納其言然猶令荷校一月論罪如制慈懿太后崩詔別葬弘等抗

疏諫曰太后作配先帝爲天下母慈祔裕陵主祔太廟此萬世定禮陛下生事兩宮如一今奈何獨議別葬即皇太后不從當幾諫以合於道毋使得罪祖宗遺譏萬世時舉朝爭之不得朝罷弘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諫請合大小群工伏闕固爭期得請後已衆許諾有躊躇不前者給事中張賓呼之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何爲首鼠兩端及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弘遇事有不可輒偕同官執奏所論列最多聲震朝宇雖宮闈無不知有毛給事中者而帝頗厭苦之嘗曰朕知毛弘今日毛弘前後所陳或不見聽而

弘慷慨論議無所屈欽天監正谷濱受賕濫舉當除名帝命輸贖貶秩弘等爭之不從正一真人張元吉有罪論死詔繫獄弘等言元吉於十惡犯五宜立肆市朝明年朝審詔減元吉死弘等復固爭終不聽弘在刑科十年三遷至都給事中一時稱敢言者無出其右得疾暴卒朝野惜焉子驥以鄉舉爲光山知縣有惠政民爲立祠

弘字寬叔上杭人天順末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成化初上言乃者水旱相仍天變屢見必非無故或征斂苛急流移未輯或土木漸興財用不節或賞罰過

當請屬肆行凶孽鮮恭順之節左右無正直之人謹言莫復忠鯁見斥致蓋臣喪氣說夫日昌有一於此即足召災願陛下痛加修省如成湯六事自責盡反前政不必設齋醮祈鬼神自可弭禍致祥因條上時務十一事帝頗納之時京師士民居喪率張筵陳戲樂民間婦女多淫佚弘疏乞嚴禁又請勅兵部簡汰諸遺將校於是罷黜者數人三年以寧夏地震條上修德弭災七事明年春偕同官上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間墾永不科稅通者權豪結勢率指為閒田朦朧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安諸縣地西天佛子劉寶巴求靜海縣地多至數十百頃部臣受請屬初無執勘官畏勢務依違其辭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之產也豈可徇一人私請而奪百家之恒產哉望收成命歸地於民勅所司痛除徃弊示以重典生民之幸亦國家之利也帝納其言詔自今請乞皆不許著為令已而劉寶巴所乞地竟還之民弘再遷至都給事中六年夏山東河南大旱民饑請出臨清德州倉儲賑濟詔發五萬石其河南民及道遠者所在發廩弘以四方告災部臣拘成例必覆實始免上雖蠲租下鮮實惠乃請自今遇災撫按

官勸績即舉蠲除從之是時萬貴妃有寵服用器物窮極奢麗中官梁芳陳喜爭進淫巧悅其意奸人屠宗順輩貪緣方日獻奇異寶石輒厚酬之直糜帑藏百萬計有因以得官者遂致都人做做競尚侈靡備擬無度弘偕同官疏論宗順等罪請追還帑金而嚴禁侈俗事下刑部尚書陸瑜因請寘宗順等於理沒其貲以賑饑民帝不許但命僭侈者罪無赦然竟不嚴禁也時京師歲歉米貴而四方游僧聚食者萬數弘請驅逐以省冗食又請發太倉米三十萬石減價以糶廣發十萬石給貧民最甚者帝悉從之復言在

京百獸房及清河寺諸處所育珍禽野獸日飼魚肉米菽所費不貲今小民多道殣而禽獸厭梁肉誠所謂率獸食人也乞並縱放以省冗費報聞明年使琉球道卒弘糾違補闕風節與毛弘相頡頏人稱二弘法
李森字時茂歷城人天順六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森負氣節敢直言憲宗初請禁朝覲官糾劾徵求為民害者頃之言爵位天下之公器國家之大柄近有無功而晉侯伯都督者有涼德薄才位九列者有以富奕彈琴醫卜技能得官職者名爵日輕官方日雜

是玩公器棄大柄也今宜擇人而授毋令匪才夤緣
競進已又請嚴軍官黜陟嚴邊伍虛糧多報可時大
臣子孫許入監森言貴族世胄鮮克由禮肄業非久
遽令入官未能操刀馬任宰割請罷之便帝責其不
達古制失朝廷忠厚之意不聽然自是大臣非歷年
次政績顯著者不許濫及矣御史謝文祥以劾尚書
姚夔下獄森偕同官上言文祥愚懇其心不過欲盡
言職而已乃以忤旨得罪臣於此竊見陛下有杜絕
言路之意矣近明詔下頌惓惓以求言為急今言方
關而遽塞之從此大臣不職誰復敢為陛下言者帝

惡森等續奏不納明年夏日食瓊山縣地震森陳正
心講學親賢無逸納諫重民恤軍用賢選將抑奢十
事未幾以貴倖侵奪民產率諸給事奏言昔奉先帝
勅皇親強占軍民田者罪毋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
戚莫敢犯比給事中丘弘等奏絕權貴請乞陛下亦
既俯從乃外戚錦衣指揮周或求武強武邑田六百
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詔皆
許之何其與前勅悖也彼谿壑難厭而畿內膏腴有
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且本朝
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為奏

求實豪奪而已望陛下令出必行勅有司還之民間
自今投獻及奏求者悉遵先帝勅諭從事庶豪強怵
威小民蒙惠帝善其言但已賜者仍不問六年山西
被災明年山東及杭州紹興嘉興湖州大水沒田禾
廩舍森等請蠲租且發庫賑貸帝並從之先是萬貴
妃專寵后宮莫得進御致儲嗣未兆言者每勸上普
恩澤然未敢顯言妃妬也惟森抗章為言帝心愠欲
假事斥之時森已再遷左給事中會戶科都給事中
缺吏部列森名上詔予外任部擬興化知府猶不允
乃出為懷慶通判未幾投劾歸不復出

謝文祥字元吉朱陽人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御史為人彊直尚氣首劾南京兵部尚書李賓而薦
致仕尚書王竑堪代帝惡其妄進退大臣下六科叅
議都給事中沈理等謂文祥當罪會帝意解宥之大
學士陳文卒賜諡莊靖文祥以文居官貪墨疏爭之
忤旨切責無何與同官鄭己張誥劾尚書姚夔濫舉
副都御史張岐帝曰文祥初言陳文舉岐今復以為
夔罪何自矛盾耶其皆陳狀於是三人引罪詔宥已
誥下文祥獄夔疏辨且詆文祥陳文子璵亦言文祥
初為庶吉士臣父薄其為人出之他曹因懷私妄詆

章並下所司給事中白昂等聯章論救不納已而獄
具請南陵丞御史楊琅復申抹被旨詰責時文祥入
臺未決歲也既請官竟不復起子訥亦登進士官工
科都給事中琅序朝重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授御史
初憲宗嗣位已罷四方貢獻撤還內地鎮守中官及
明年郊祀還宮頗傳中官有進獻求出鎮者琅即抗
諸倖罔不可再故內臣不可與兵及羅倫請官琅言
天亦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通陛下繼統之初廣開
言路是以朝野之士樂獻其愚未幾而王徽等以直
言速竄士氣為之一阻今倫又重責是再阻也恐從

此諛佞成風聰明日墜非朝廷福乞復嚴倫等官作
直士之氣帝切責之尋請召還王竑亦不納琅在臺
與陳選齊名二人危言讜論一時大臣知畏清議然
頗見忌於時一按浙江即出為山東僉事改督學校
卒官

毛志字尚忠陽武人天順末進士除吏科給事中好
直諫不憚權勢成化四年上言頃陛下因星變命大
臣各考所屬豈知諸臣朋欺不恤公議如郎中遺未
以老罷而年過於永素行不端如員外郎蕭繼者尚
蓄郎中鍾成以疾斥而久病曠職清譽無聞如郎中

彰登耆耄在公論謂何且主事陳禮行人馬極賈外
郎歐賢徐敏皆素違物議何緣得番乞明正諸臣欺
罔罪更勃銓司憲府從公簡汰帝以事既前決寢其
奏明年陳講學納諫任賢三事語多規切又言會昌
侯孫繼宗老且病宜解營務不從志既屢忤貴臣貴
臣多怨之惟帝亦以志為好事弗善也會志疏請處
置刑裏流民詔即令志招撫經年未有奏報而都御
史項忠往甫半歲流民多復業諸貴臣遂以為志罪
帝命執下吏刑科給事中虞璠等言志非無招撫功
但視忠差少耳况志權位遠出忠下志止以招復為

名忠則有征討之柄且其績效不同若加之罪流聞
四方不謂責其息事而謂惡其進言非所以全國體
昭聖德也帝責璠等朋比竟除志名同時諫官獲罪
者有桐城方佑餘姚邵有良龍谿沈源佑字建輔天
順初進士擢御史巡按畿輔錦衣官校恣肆虐民憚
佑風裁為斂戢巡兩浙鹽改按廣西蠻逼桂林城中
兵少佑命兵出東門入南門買甲易械如是數四蠻
相顧錯愕遂遁時賊攻梧州鬱林諸處巡撫吳楨
坐視不救且隱賊情佑疏發其狀楨竟獲罪成化二
年冬還朝適刑官致人死罪二帝命戮之毋覆奏

佑白其寃帝怒杖之謫攸縣知縣有政績終桂林知府有良成化初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時光祿多積弊費出無經有良巡視責吏具實吏遲之為有良所校中官因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索報各官日用數涉不敬帝大怒令陳狀有良具道所以帝終惑中官言杖之闕下謫蒲江知縣源由進士授南京御史成化六年疏陳勤聖學慎守成勤修省敷德澤優諫詩謹用舍去冗濫恤刑獄節財力清屯田十事多指切時弊帝覽之不悅奉詔閱南京諸衛軍隊長受賂軍伍多缺守備役占尤多源欲清其弊吟諸衛具

臺至近又彗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微之證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也傳聞宮中乃有盛寵匹耦中官尚書姚夔等向嘗言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裁置屏息傾聽將及半載而昭德宮進膳未聞少減中官未聞少增夫官闈雖遠而視聽猶之咫尺衽席之微謫見懸象不可不懼且陛下言荷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宗社大計一付之愛專情盡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願明仇儼之義嚴嫡妾之防俾尊卑較然各安其分本支百世之基廣在於此今者四方旱潦相仍民困日棘盜賊日滋荆襄流民所在告變夫子有疾苦父母必為之深憂今陛下作民父母聞民饑寒初無怵惕僅循故事付部施行是猶人子號訴不見省於父母也而戶部尚書馬昂凡有奏報遇上意喜則曰移所司處置遇上意怒則曰事窒難行微有利害即乞聖裁首鼠依違以為經濟之策生民更何望乎今民間無可為計惟亟罷征稅發內帑遣官賑贖庶可以慰人心陛下崇信異教每遇生愆之辰輒重糜費財廣建齋醮而西僧劉實巴等至加法王諸號賜予駙蕃出乘搜輿專用金吾仗播神為之避道奉養過於親王悖理

亂紀孰甚於此乞革奪名號遣還其國追錄橫賜用
賑饑民仍勅寺觀永不得再請齋醮以蠶國用天下
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賚
無節或營立塔寺或購市珍奇一物之微累價鉅萬
國帑安得不絀願屏絕淫巧停罷宴游諸銀場及不
急務悉爲禁止至於兩京文武大臣不乏奸貪爭爲
蒙蔽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其舊臣而
姑且寬容宜令各自陳免用全大體其貪位不去者
則官官糾劾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
焉不職戒帝優詔褒答之然竟不能用元累遷都給

事中出爲福壽右恭政巡視海道嚴禁越海私販有
巨商以重寶行賂元怒曰吾爲諸生猶不爲非義動
今乃以金汙我耶叱出之毋憂歸廬墓三年復除江
西恭政卒

康永韶字用和初門人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史成
化初巡按畿輔劾尚書馬昂抑市民地昂奏辨遣官
往覈還奏地非抑市但昂自行其鄉有司勘問罪當
治帝特宥之四年偕同官四十一人疏爭慈懿太后
幽陵事伏哭文華門彗星見復偕同官上疏曰比者
雷震殿門風拔陵木海內旱澇中外地震星象垂異

漚過三垣加以西兵失利南北存儲以益人事遇茲
天時誠可懼之甚也顧災異之來必有所召竊見大
本未立異端太盛進還賞罰未公財用工役未省賑
濟無策備禦無方天心譴告端在於是陛下自奮剛
斷力行更革則天災可弭太業可安若復因循苟且
視鴻災常竊恐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夫太子者天下
之本古者天子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也今前星未
耀海內臣民實切憂惶伏望均六宮之愛協冝家之
祥燕壺斯綏而大本立矣佛自漢明以來始入中
國天子多亂似治梁武事之甚謹得禍尤慘今朝廷

寵過番僧有佛子國師法王之號儀衛過王侯服玩
擬供御錦衣玉食竭民脂膏中外莫不切齒惟朝廷
未知耳又况其間多中國奸人習爲番教以圖寵貴
夫真者尚無益於治况欺詐之徒哉宜令有司審覈
真者資遣還國僞者勒爲編氓庶不蠶食吾民而異
端斥矣人材用舍關天下安危近內外群臣鮮効忠
勤多挾奸詐宜勅所司嚴加考覈兩京大臣許令自
陳或懷祿固寵則言官劾奏其有庶能屈下僚者命
大臣推舉如此則賢否不淆矣賞罰者國之大柄違
將失機律有定罪今或薄示降罰或帶罪立功進戰

則死退走則生孰肯用命哉臣謂將帥失機必宜依律治罪有冒功妄報者正其欺罔之誅則賞罰公而人樂効死矣祖宗以儉立國頓笑不輕近賞既過濫用復太奢一美珠而償金數百一寶石而索直鉅千傾府庫之財易無益之物設有緩急何以備用况後宮供奉倍增光祿常費不給則又和買於外如唐之宮帑民心惶惶怨言盈路伏望節珠寶之費減宮闈之供則民心悅矣陛下即位之初放鷹犬罷土木海內欣睦近日以來漸興工作預建鰲山勞民傷財亦足召變宜痛自損抑罷不急之務採辦銀鑲印馬內官已出者召還未去者勿遣則民困舒矣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惟備之於先乃不為患近年旱傷幾徧天下荆襄南畿尤甚人民流竄盜賊縱橫而所司方急征輸不加存撫萬一弄兵潢池必至興師動衆其視蠲賑所費孰多不如早沛德音以弭意外之變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近邊將率多庸流惟知拮克紀律不肅疏令不明今西師失利其明驗也乞疏遣臣姓名罷其不勝任者簡智勇代之優恤軍伍盡心戎事則邊備饒矣凡此八者願陛下斷而行之以回天譴因引罪乞罷帝優詔答焉乃命兩京大臣

考察庶僚而去留多不當未詔等復勅大臣行私且捕刑部主事余志等十二人罪請并奪職帝不從但命不稱任者考滿日奏黜既而志秩滿懼失官上章自辨且許未詔及御史馮徽吳遠奸利事未詔等亦許辨不已俱下詔徽先是徽遠語給事中蕭彥莊聞上欲自除兩京大臣我輩將言其不便請仍歸吏部彥莊勅尚書李秉遂以其語入疏帝銜之至是獄具言諸所許皆虛惟徽遠語實乃詢未詔志外任貶徽遠州判官未詔得順昌知縣再詢福清惠安久之有言其知表文者中旨召選授欽天監正進太常少卿掌監事未詔初為御史有直聲及是見帝惑於左道權倖用事乃更迎合取寵占候多隱諱甚者以灾為祥二十一年陝西大饑未詔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類秦中民饑多死足以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方憂天戒聞未詔言甚悅未幾吏部有密獲之者遂以中書擢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時給事御史多遷諫未詔頗日出送為緝事者所發被詔切責明年坐曆多訛字落職歸

鄭已字克修山海衛人家貧好學冬夜燃薪讀書達旦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擢御史偕同官爭慈

鍾太后葬禮甚星見又借康永韶等陳時政八事居
二日復與同官胡深陳宏何純方昇張進祿上言甚
呈示儆陛下兢惕不違臣等亦不勝戰慄既已畧陳
憑衷陛下不以爲妄詔議行之仍慰臣等勉盡言職
遷盛德也敢不披瀝肝胆期副聖意竊惟應天以實
不以文今雖上下協修亦徒虛文而已若夫弭災之
實當深維其故有所更革今上天垂戒意者由乾綱
邪移奸邪未去故耶夫乾綱者人君馭世之大柄近
無功者或請托得官有罪者或夤緣進死恩歸私門
怒集朝野人心恚憤衆論黃騰陛下宜重自奮勵總
攬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必召內閣大臣面決可否
然後斷自宸衷毋令左右近習得竊以市恩則威權
總於一人而天災可弭若奸邪者國家之醜毒也醜
毒不去而能治安者幾希如學士商輅乃先帝所親
擢恩倖無比當陛下正位青宮邸邸家謀廢立彼居
內閣初無一言方且徇其邪謀苟圖富貴是賣國之
奸陛下罪人也兵部尚書程信督師四川權豪子弟
多報首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減公貪財贖貨比因
度僧受金鉅萬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
納餽送之女結勢要之權四方水旱賑救無策三邊

軍餉調度無方凡此數人足致譴變乞賜顯黜用回
天怒帝以全才難得不納其言明日給事中董曼陳
鶴胡智亦具疏劾諸臣於御前呈進帝不悅曰大臣
黜選自有體曼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姑宥之故
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於內未有不讀而
獨呈進者故帝責之輅等遂乞休不許惟昂致仕夔
素以才自負至是憤甚連疏求去且詆言者曼及已
等復合詞攻之而攻夔尤甚帝怒曰憲綱凡糾劾百
官予奪生殺聽上裁既有命無再劾此曹何敢輒爭
勝遂下曼等九人獄廷訊之時御史林誠亦劾輅并
命執訊會都給事中毛弘等上疏論救輅亦爲言乃
各杖二十復其官六年已巡按陝西疏言臨鞏甘涼
民艱兵弱當今急務莫先於裕民而強兵今州縣之
民大率轉徙過半所遺田賦責之見戶催科轉輸不
勝擾困將見亡者不返而存者又亡請盡蠲逋戶之
賦勿令代輸遣鎮之兵老弱居半而所給衣廩強弱
均施人已不平加之屯田則步卒在野畜牧則騎兵
在場猝有警急臣知弱者無足用而強者亦不及用
矣宜別其年力俾壯者一於戰守而優以衣食弱者
一於耕牧而供其糧芻庶強弱各收其用此其責在

文武將吏而擇任將吏又在部臣誠使吏兵二部得人則用之違忤者自皆得人矣然其本實繫於陛下十身願親儒臣以講學廷大臣以謀政進正臣以召諫將見聖德日廣知人安民太平可立奏也章下所司已有風力然頗矜傲時定西侯將琬鎮甘肅已移牒有總兵官一體遵守語琬大怒及已聞軍以琬與中官顏義多役占將按其事未發而語洩琬遂奏已受所屬賄飲酒儀賓高嵩所伎樂滿前帝怒械至京廷鞠之罪當除名特命戍宣府琬所奏實証雖遣官推勘卒不竟其事蓋琬有內援而已又烏大臣所忌故連得禍云深定遠衛人天順末進士授御史出按陝西薦致仕尚書王竑及諸御史論劾大臣深烏之倡遂見惡於帝尋坐按陝時杖死訴寃者事已經赦特謫黔陽丞移鬱林知州卒是樂平人已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有李希安者以樂舞生積官至禮部左侍郎掌太常寺又賈綠加尚書經筵侍班是言經筵講道之所不可以羽流參之遂寢其命十四年冊封琉球還進吏科都給事中吏王冠請減辦事歲月如監生例是惡之送法司治冠遂爲奏許是與給事中王瑞等皆役吏卒令其子賈詣通政司又奏通政

何琮等遷雷不進帝怒下是詔獄謫石印知縣瑞等傳傳有差孝宗立起雲南參議改四川卒漳鑑字元益鄞人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彈劾無所避與同邑毛弘齊名時人爲之語曰毛黃門口章黃門手毛章在朝神驚鬼走七年延綏鎮守中官秦剛巡撫都御史王銳坐失律徵而總兵官房能以病獲免鑑等言能主戎務托疾求歸其罪尤重請并按能御史揚守隨等亦以爲言遂下吏會昌侯孫繼宗以外戚總兵柄幾二十年至是老矣事敗益此鑑請解其職又言修武伯沈煜鎮寧夏都督同知顏彪鎮宣府並無統馭才冠賊內侵擁兵自衛賈綠還京復與營府懷奸避難是不忠也都督芮成彙鎮四川與巡撫汪浩違忿不協屬有警浩規畫戰守而成但束手及互訐浩坐戍邊成僅降秩既已失平矣乃浩竟死戍所而成復得任事國典謂何乞奪三人職以警其餘於是解繼宗兵柄止理府事武靖侯趙輔請世伯爵而流侯如故鑑等奏名爵至重流侯世伯不宜并存且輔奏保據史陳經得除吏目執視朝章且視經職杜僥倖而輔有內援竟弗問十年再進都給事中命與兵部侍郎滕昭簡五軍三

所營宿衛軍鎡上奏曰賊酋亂加思蘭始侵河套既
退處沙漠合滿都魯之衆攻破朶顏諸衛及朶顏請
和又運其所掠結之以思其志非小若朶顏爲彼嚮
導突犯邊境將何以禦之土魯番遠擅阿力陰通哈
密叛臣吞滅其國雖嘗遣使經畧訖無成功哈密遺
種寄附邊土脫有不逞之徒招引作惡爲患非細選
將練兵莫急今日因劾總兵官甘肅鮑政違東歐信
及懷來守將周賢巨罷又言十二團營初選精銳備
警患有故則次撥選補自二年以來少者壯壯者老
亦有餘黠之徒托故退居次撥規免征調者其次撥
之兵初選十三萬有奇今私役者多一聞差撥多方
委避奸弊日滋乞勅大臣再閱團營簡練精銳復覈
實次撥軍痛革虛冒庶幾弭患未形至於諸邊戎事
豈無得失可講求者而邊臣乃無一人言及且命大
臣巡行便宜區畫章下兵部惟解政任勅邊臣整戎
備而已鎡等力爭信年老且退并劾鎮守永平都督
馮宗等五人其四人皆罷而信宗任事如故鎡在兵
垣久遇事輒言一時將帥無敢倖進而當事者多忌
之時汪直任奸人吳綬爲心腹綬兄經方以都指揮
同知充貴州總兵官嫌秩輕詛宣慰揚輝等奏已得

違衷心乞進都督久任爲鎡等參駁事竟寢綬由是
大憾會考察遂與忌者協謀罷鎡官久之卒鎡從兄
銳以進士官刑部主事進郎中善剖滯獄遷鳳陽知
府成化末洵羅水旱陳救災備患十六事民困大獲
弘治時奏蠲田租三之二居鳳陽數年省修陵浮費
數萬遷湖廣叅政撫流移罷苛政禁詰岐府官校不
得橫擢市貨錫田苗種反山多瘴癘當事者憚不行
銳獨蒙犯霧露以孤軍深入平之竟感疾卒
論曰昔周昌之於漢高劉毅之於晉武至比之祭封
桓靈而不以爲忤彼誠遇虛衷納諫之主也自非然
者逆鱗示批即稱忠立至然則劇初君父不亦難乎
歷觀諸臣並骨鯁奇士號稱敢言然率皆遠謫謹焉
惴惴莫保即幸免獲罪者亦沉淪淹蹇罕至大官若
康永韶一經屈挫遂淪素節雖其操行不固未始非
殉正壞之也夫古之賢君類能鼓舞忠良作興士氣
成國家昌明光大之治是豈偶而已哉

明史卷二百三十五

列傳八十六

高瑤黎淳孫博強珍王崇之

于大節蔣昂趙良劉昂王坦霍貴

李應禎袁慶祥王瑞張捷李俊

汪奎從子舜民崔陞蘇章彭綱

李旦盧瑀等周軫王純

高瑤字庭堅閬縣人由鄉舉為荆門州學訓導成化三年五月陳十事其一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邸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鑿與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

謚元元樂業厥功不細迨先帝復辟彼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濟祀未稱典禮人心猶鬱天意可知昔周公被流言避位居東天為動威以彰公德成王警悟遂親逆之出郊反風感應如嚮今灾異迭見無乃天亦以彰邸王之功歟望特勅禮官集議追加廟號蓋親親之恩以厚倫紀回天心章下廷議顧久不決至十二月始奏追崇廟號非臣下敢擅議惟陛下裁決於是左庶子黎淳奏曰陛下先時既立為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者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群臣又立一親王為天子則前時所立之

皇太子將何為哉在當時雖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然周成王之時周公何不遂取天位共和之際周召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故不敢耳今若誤聽瑤言一加邸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主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啟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為不明一陷陛下於不孝陛下昔為皇太子邸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自邸王所自為也當時大臣陳循等貪狗富貴從與為之也至於邸王有疾固宜請迎先帝復位乃率群臣奏乞早選元良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先帝終於幽閉矣但此迎駕之人又皆氣盈志滿驕奢淫佚靡所不為故先帝加之刑戮耳陛下即位之初邸王時人潛謀起用陛下一切沮絕群邪破膽及見召還商輅然後欣然共以為得計希求進用臣以謂瑤此舉非欲尊邸王特為群邪進用階也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惑陛下聽哉帝曰景泰往過朕未嘗介意豈臣子所當言淳為此奏欲獻詭希恩耶議遂寢然帝終感

璠言久之竟獲卿王帝號璠後知番禺縣多異政市
舶中官韋眷私造巨舟通番璠發其事沒其貲鉅萬
為布政使陳選所獎眷憾甚誣奏於朝璠及選俱被
逮士民泣送者塞道璠竟謫戍永州釋選卒淳字大
撲華容人天順元年進士第一積官至南京禮部尚
書為人狷介寡合患流俗奢靡凡婚喪燕飲皆有節
度有門生知華亭遺以紅雲布淳却之題其緘曰古
之為令植桑拔荼今之為令織布添花時服其操其
爭卿王廟號為士論所薄卒謚文僖

孫搏字約之景州人成化中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汪

直設西廠伺察臣僚中外仄目不敢言十六年正月
搏陳數事請令文學諸臣編輯前代賢君納諫事進
之御覽用啟聖聰令法司刊布累朝所增條例輔律
令而行不使鞠獄者得意為出入監司郡守宜於歲
首籍屬吏賢否聞之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或不公
過加點罰而末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
中傷大臣信廝役之言疑股肱之佐縱使所訪皆公
亦傷大體一或失實為損實多望立賜禁革昭聖朝
寬大之治疏入帝以浮詞責之直大怒召搏厲聲詰
讓搏不為屈時直方大舉北征遂請令搏隨軍紀功

欲以困辱之類王越調護搏亦委蛇不敢抗直意始
解已而越搗威寧海子大獲搏紀功一如直指越直
既蒙上賞搏亦擢山西僉事未幾失上官指致仕歸
搏個儻好讀書家居環堵蕭然日手一編弗輟遇里
黨不平事輒奮前直之弘治末知州馬馭貪虐博規
之不釋反以事相侵博發憤詣京師論其十罪得旨
逮問馭度不可解陽為謝罪置酒毒殺之馭亦論死
強珍字度黃滄州人成化二年進士除涇縣知縣奏
減賦額民為立祠擢御史初遼東巡撫陳鉞啓蒙召
寇寇至又務為欺蔽巡按御史王崇之劾鉞并及總

兵官毆信中官葉達鉞大恐謀之汪直直遂誣奏崇
之罪逮下詔獄當輸贖詔輸單調外乃以為延安推
官及直鉞征東部還寇入穀陽清河掠五百餘人畜
產無算時鉞等方論功中官韋朗總兵官繼謙等匿
不以聞鉞遂入為戶部尚書珍往巡按請正鉞罪彰
國典兵部尚書余子俊等奏鉞累犯重辟不當更貸
帝弗從但停鉞謙俸一歲朗食米半歲而已未幾指
揮王全等誘殺朵顏衛人珍發其狀全等俱獲罪遣
吏皆聳時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則怒適巡邊還
鉞如迎五十里訴珍誣已直益怒即奏珍所劾皆誣

妄詔遣錦衣千戶蕭聚往勸械珍赴京比至直先自榜掠然後奏聞下廷訊生奏事不實當輸贖詔特請戍遼東而責兵部及言官先嘗劾者皆停俸廷臣咸憤然畏直無敢言者居三年直敗復珍官致仕弘治初起山東副使擢大理少卿明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緝諫已罷珍奏謙才力尚可用請留之於邊給事中言謙數失機珍不應奏保遂改南京右通政尋以母老乞歸久之卒珍性強鯁爲政嚴所至有聞惜未竟其用崇之涇縣人由進士爲上海知縣徵授御史素有風力既請延安亦以強直稱

于大節字守正進賢人徒任丘天順末舉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畿輔寇掠永平鎮守中官龔榮等懼罪謾言追擊出境大節劾其罔賜詔詰責再按湖廣並以彊直聞成化十七年南京山東河南地震大節馳疏陳時政缺失八事詞甚切至帝銜之暨還朝密諭吏部出之外乃以爲鶴慶推官其俗素不知學大節選秀民爲學官弟子親爲訓授士多興起孝宗立遷四川僉事尋用大理卿馮貫薦超拜浙江按察使擿伏剽奸甚有威望給事中鄭窩論大臣保舉之失誤及大節吏部已議留大節聞即抗疏引疾去弘治

七年巡按御史周瑛武爵交薦大節固不欲出吏部強起之以故官泄山東烏治如浙江大節素矜名檢簿嗜好仕宦三十年始終一操遇疾卒官士民號送塞道同時有蕭顯者字文明山海衛人成化八年進士擢兵科給事中武臣中官賁綠干恩澤顯多駁正時帝崇信異教有巫自涿州來京師士女爭負土爲築祠沅聞禁內顯抗疏請逐之并及时獎帝不悅命外轉吏部擬隴州同知不許命改貴州而貴州適無缺則令鎮寧添注同知授之終福建僉事故事給事御史還叙無爲府州佐貳者憲宗厭直諫必諭令外

除名爲遷秩實以困之先後斥逐言官率用是術而其時以言事得罪者又有晉江楊智確山李鸞永康趙昆丘縣蔣昂海豐劉昂五人者皆進士智爲南京御史成化四年冬以星變偕同官上疏請帝求直言華獎政進君子退小人因論守備成國公朱儀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不職遂爲儀等所陷下獄貶廣西布政司昭磨移知化州卒鸞爲南京給事中疏言南京歲造舟糜帑侵及中貴貶秦州判官終廬州通判以清操聞良爲刑科給事中嘗因災異陳謹天戒重國本恤民艱飭邊備四事忤旨被杖秩滿進都給事

中請召用言事貶斥諸臣薦致仕尚書王竑李秉又
劾都御史王越越怒譖之汪直直遂奏良輕浮謫廣
山知縣孝宗立擢江西僉事進副使卒官禹以御史
巡視居庸時汪直恣橫謁見者多長跪禹獨不屈及
將代還條數事馳奏緝事者聞其封章甚多密跡之
見禹還京不朝見即家執之以聞帝乃下禹章責其
煩瀆真詔獄罪當贖徒特謫四川建昌衛知事弘治
初移長洲知縣有善政終湖廣僉事昂歷戶科都給
事中掌太醫院左通政蔣宗武乞原籍官地爲業帝
已許之昂抗章執不可弗聽時帝多失德諫者輒獲

罪昂與同官張雄劉清以爲言帝怒謫昂姚州判官
雄烏蒙府經歷清石阡府經歷弘治初擢昂叙州知
府移慶陽卒雄范縣人清益都人皆進士雄終應天
治中

王坦字彥平原人成化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十年大應法王劄實已死詔厚葬之坦上言陛下待
番僧以殊禮豈真謂其有道德哉特假此以撫其種
族使不爲患耳生既無補死循例葬亦足矣乃祭
祀之品竟逾王者造塔之費且擬山陵彼何功而恩
寵至此今畿輔災傷游跡流殍塞道使移其費以振

業貧民功德豈不盛哉帝謂劄實已葬儀視大慈法
王已損三之二責坦妄言寢其奏累遷刑科都給事
中十六年偕同官陳四事言秋後會審重囚不當於
尋刻之間遽求畢事宜從容詳讞務令得情畿內八
府皇莊及戚畹莊田侵奪民產累興大獄請遣官詳
勘運產於民自今嚴禁請乞御史張進祿鄭已熊繡
給事中李鸞毛志本無大故或除名或謫戍請召還
叙用畿輔山東河南歲稔民窮盜起請蠲稅糧量爲
賑貸疏入帝寢殿莊田還諫官二議餘報可錦衣指
揮汪源者后兄也侵靜海民地其家人倚勢虐民詔

遣郎中張積叔按之具得其實帝以后故欲予之坦
借諸給事疏言源所受賜地實二十七頃乃侵至千
二百二十餘頃比因民訴下御史劉喬覆按喬徇情
妄奏致源益無畏憚今既得實願陛下毋牽私昵原
賜之外盡歸之民仍治喬欺罔罪帝以部議未定而
坦等先瀆奏下旨詰讓尋坐庇知縣蔣惠謫坦北流
主簿程賊出沒民多流移坦策防禦練民兵協守寇
遂屏息弘治中累遷揚州知府以老罷歸憲宗朝諫
官言事可稱者有真定霍貴天順元年進士歷禮科
都結事中八年言命令人主大柄近詔旨甫下或行

未逾月輒爾變更民何取信自今務熟思詳審必萬全無悔然後施行其臣民上言利害者下大臣集議誠計足經久則采而行之若止濟一時之變小有異同非盡政害民甚者不得數有違革如此則國有常憲臣民易遵已而太醫院使方賢乞令其子入監駙馬都尉馬誠亦爲兄請帝並許之貴等力言非故事不納擢太僕少卿久之罷

李應禎字貞伯長洲人性峭介與衆寡合好面折人過景泰中由鄉舉入國學中官牛玉知其名欲使教小內豎要祭酒必致之應禎避匿不赴成化改元以

善楷書選爲中書舍人時雜流藝術多傳奉入官應禎耻與同列乞改教職外除不許有謀直文華殿者引應禎共事以掩清議應禎益不樂一日帝命書佛經辭不應且上章曰臣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佛經也帝大怒挫於廷因罷殿直時流民聚荆襄朝議恐爲亂欲散遣之應禎言民既墾田築室爲定居計逐之祇益亂不若因而撫之後卒增置府縣如其言秩滿遷兵部員外郎進郎中弘治初歷太僕少卿俱在南京乞休歸應禎爲人尚義善文詞爲時所重治中祝允明其壻也時有國子生袁慶祥者寧都

人以父次歷事內承運庫見憲宗崇異教任宦官用財無度帑藏虛耗而進寶石擢高價者月無虛日乃上章極言其弊忤旨杖五十遣還國學後二年舉進士仕至廣東僉事又有虎臣者麟遊人爲諸生慷慨負氣節與人寡合成化中貢入太學上言天下士大夫過先聖廟宜下輿馬爲著令帝稱善從之省親歸會陝西大饑巡撫鄭時將請賑臣請齋奏以行既至京師詣部具陳饑狀情詞激切聞者感動大獲賑貸已上言臣鄉比歲災傷人至相食由長吏貪殘剝民奉私賦役失均而上下蒙蔽廟堂不聞以至此請勅有司審民戶編爲三等以定科徭從之孝宗踐阼將建棕棚萬歲山備登眺臣抗疏切諫祭酒費閭閻禍及銀鐺繫臣堂樹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旨慰諭曰若言是棕棚已毀矣聞大慚臣名遂聞都下頃之帝命授臣七品官乃以爲雲南鄂嘉知縣卒官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個儻敢言嘗於文華殿抗言內寵滋甚詞氣鯁直帝震怒同列戰慄瑞無懼色十五年疏請令天下進表官各陳地方利病帝悉其紛擾杖之明年湖廣江西撫按官以所部災傷盜起請免有司朝覲瑞等言歲

視民困由有司不職致然正當加罪示警顧乃爲之請留恐自此因仍遂成定制且正官既留則人才進退何由審辨是朝覲考察兩大典皆從此廢壞不可之甚者也帝然其言既命吏部禁之又明年進都給事中言三載黜陟朝廷大典今布按二司賢否祇憑撫按牒報其餘則憑布按評覈任情毀譽多至失真自今舉劾繆者請連坐帝亦嘉納十九年冬瑞以傳奉冗員淆亂仕路率同官奏曰祖宗設官有定員擇才而授初無倖進之路也近始有納粟冠帶之制然止榮其身不任以職今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內降始止加於工藝今則適及吏胥矣武階陞叙始止加於功閥今則下及蕃人白丁矣或選期未至超越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遷京職以至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攀緣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伏觀英廟復辟懲景泰倖用者多率皆黜罷陛下臨御察天順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之以爲盛事乞斷自宸衷悉加斥汰以存國體御史張稷等亦上言比來末流賤技妄廁公卿屠狗販繒濫居清要文職有不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閭閻類遷或父子並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匠逃匿易姓

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罷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陛下試考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也帝得疏意頗動居三日貶李孜省凌中等四人秩奪黃謙錢通等九人官一時人心快之明年正月太監尚銘罷斥而其黨李榮蕭敬猶用事瑞等復奏曰比尚銘寘法臣民怵然不去其黨遺患未艾銘得入東廠實由汪直近又爲李榮蕭敬引居司禮機密之重同惡是濟昔榮使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遂致召寇敬使湖廣貪殘無厭數千里蒙其患榮等既黨直壞事於前又黨銘壞事於後祖宗大業豈容屢壞耶望并斥榮等以清奸黨不從瑞居諫垣十餘年疏稱職稍遷湖廣右叅議謝病歸卒弟瑠從子材皆進士

李俊字子英岐山人成化五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累遷都給事中十五年帝以奸人李孜省爲太常寺丞俊偕同官言孜省本賊吏不宜任用况可玷清班奉如廟百神之祀會御史亦有言乃改上林監副時汪直竊柄陷馬文升牟俸至遣戍帝反責言官不糾令陳狀於是俊及同官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引罪詔杖之闕下人二十當是時帝耽於

燕崇群小亂政屢致災謹至二十一年正月朔申刻有星西流化白氣聲如雷帝頗懼詔求直言後率六科諸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參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援引儉邪或交通中外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賁賂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債事者逃罪如梁方韋與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於外者悉爲召還用事於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內臣則不得其既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安此以財賈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尚書殷謙張鵬李本侍郎艾福杜銘劉俊皆既老且懦尚書張瑩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賜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祈雨雪者得規美官

進金寶者交射厚利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則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脉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活饑民而今棄之以資冗食之徒誠可惜也其間方士道流如左通政李孜者太常少卿鄧常思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汙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今都城佛刹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尤中外所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財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一畫圖製一替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洞燭此弊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之境赤地千里屍骸枕藉流亡日多荏苒可慮願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責幸墮課暫假造寺資財移賑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夫天下譬之人身人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郡軀幹也使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痺矣諫官緘

默則耳目塗塞矣京師不戢則腹心受病矣藩郡灾
荒則軀幹削弱矣人而至於腹心受病軀幹削弱耳
目塗塞手足痿痺元首豈能晏然而安哉伏望陛下
聽言必行事天以寶跡斥群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
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代方書以文學之
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學謹論足以究天
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軀幹強健元首
於是乎大明矣帝優詔答之於是降攷省上林丞常
思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爲民令巡按御史追其誥勅
制下舉朝大悅而帝心甚嘆之尋以事出俊於外弘

治中累官山西叅政卒

汪奎字文燦婺源人成化初進士爲秀水知縣考最
擢御史二十一年星變偕同官疏陳十事言先時建
言貶謫諸臣宜令吏部究察果効忠於國不爲身謀
者悉復其職妖僧繼曉結中官梁方大興佛寺耗竭
內藏乞速停罷治方罪斬繼曉都市以謝天下近亡
命負販之徒與夫技藝方術傳奉得官不可勝數如
顧賢等五人皆中官恒從子何功而冒錦衣李攷省
緣事小吏何能而授通政且盡斥遣以清仕路兩京
尚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皆素乏清譽尚書張

鵬張瑩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
巡撫都御史魯能馬馴皆老懦無能侍郎談倫奔競
無耻巡撫趙文博粗鄙妄爲大理卿田景賜素行不
謹並宜令自陳致仕近年增設鎮守守備內官視天
順間逾數倍所在作威福凌虐有司民不堪命而浙
江張慶四川蔡用俱濫受詞訟得逮治四品以下官
尤傷國體宜悉撤還以革弊政內外坐營監鎗內官
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納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
致武將效尤亦皆占役健丁率入私門行伍惟存老
弱武備弛廢職此之由乞察正統前例量留數人餘

悉歸伍勲戚內官之家奏乞鹽利滿載南行所至張
欽賜黃旗官司莫敢何問致商旅不前遺儲虧損宜
嚴爲禁革陝西山西河南頻年水旱死徙大半今山
陝雖徵稅三分然其民戶亦僅存十三與全徵無異
宜核被災郡縣槩與蠲除都給事中張善吉先生罪
謫官及考績至京昏夜乞憐得授茲職實玷清班宜
速行罷黜山陝河洛饑民多流入卽襄草樹根皮充
食已盡至骨肉相啜請大發帑庾賑濟救垂絕之命
銷弭他變疏奏多見採納當是時帝以灾變求言故
廷臣建白類不加謹而心甚嘆之無何有御史失儀

奎當面糾而退朝乃奏遂命杖之於廷居數月復論吏部出之外乃以爲夔州通判雲陽有劇賊討平之孝宗立量移叙州同知巡撫謝士元等薦其才擢成都知府歲饑多盜奎弛役緩徵大發廩賑救流移多復業三遷廣西左布政使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未決歲會普安賊婦米魯作亂被劾致仕久之卒從子舜民字從仁成化中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甘肅劾中官將帥失事敷陳邊計章數十上先是奎杖闕下舜民扶掖之帝聞而怒至是奏上獄情帝怒摘其片詞貶蒙化衛經歷弘治初遷知東莞未上擢江西僉事善獄剖析如流其清軍法後人遵守之改雲南屯田副使田爲勢要所奪者釐而歸之官麓川遺孽思祿渡金沙江據孟密承檄撫定之以憂歸服除入都適淮陽大饑以故官奉命賑濟用便宜發粟奏停不急務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冗復業者八千餘戶進福建按察使盜竊福清縣庫或誣其怨家已成獄舜民廉得真盜脫三十人於死抵誣者罪歲旱禱之不應乃窮泣福州獄疏釋枉繫及輕罪者所部有司聞風皆清獄遂大兩歷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甫一月

罷天下巡撫官改涖南京都察院道卒奎性簡靜不苟取與以篤實見稱而舜民好學砥行矯矯持風節尤負時望焉
崔陞字廷進本樂安人父爲彰德庫大使因家焉陞幼而好學家貧日或一殮屬志不懈母屢令業賈不聽登成化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禮部外蕃入貢賂當道請乞踰制陞持不可蕃使夜遺以奇玩陞叱出之旦聲其事遂寢以憂去補武選員外郎二十一年陞變與主事蘇章上言奄豎放恣妖僧蠱惑援庇僉壬斥逐忠良致上天垂戒宜亟誅竄以回災變又言兵部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忤旨不報而他進言者多及宮闈秘事帝愠甚書六十字姓名於屏俟吏部奏遷則貶之遠惡地部臣見遠謫者多有應遷者輒故違之以是陞得免陞守官廉居常止服布袍家僮拾馬矢給糞歷卽署二十年始遷延安知府所轄州縣凡十九地大而政弛奸弊蠹集陞盡除其蠹事細大畢舉尤疾貪吏嘗見宜川知縣鞍美問知其直百金怒曰此寧廉吏耶遂按其他賊罪斥之居九年遷四川叅政督建壽王宮室工費大省行部務詢疾苦約已惠民與僉事曲銳齊名遇

疾告歸家居三十年年八十八卒子銑自有傳章餘
姚人舉進士爲武選主事既與陞指斥時政帝惡之
明年春坐吏盜劾賜外蕃故勅與郎中鄒襲員外
郎彭綱等並下吏當輸贖還職帝銜前疏特貶姚安
通判再遷延平知府有政績終浙江叅政綱清江人
由進士歷武選員外郎呈變求言綱極陳李孜省繼
曉誘惑罪請誅之以謝天下疏留中至是謫永寧知
州改汝州鑿渠溉田數千畝爲民利再遷雲南提學
副使家居以文行勉後進鄉邦師之同時莆田副使
周操從子軫第進士爲戶部主事求言詔下軫以變
由梁方李孜省疏請誅之并陳汰內豎罷方書親儒
臣重臺諫杜僥倖數事帝不悅以方修省得不罷久
之進郎中終山東鹽運使軫持身耿介疾革授子遺
範端坐而逝時又有王純者仙居人舉進士爲工部
主事成化末詔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純抗章言恕
不宜罷被杖闕下論思南推官純爲人踔厲任真而
內行修謹弘治中用薦累遷湖廣提學僉事
李旦字啟東獻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爲人聲落負奇氣二十一年呈變求言旦陳十事首
言正君心以培治體謂陛下欲求正理辟邪心如神

仙佛老之說燒煉修養之方及外戚女謁聲色貨利
奇技淫巧之屬皆陛下素所溺惑者也加左右近習
交相導誘務蕩上心以物交物以非遂非心能正者
幾何請自今務養心以正制心以理斥異端罷修煉
聲色不通貨利不殖外戚不私女謁不行奇技不尚
淫巧不作便辟發倖悉遠而逐之日進儒臣講求治
道大開言路延納忠良然後此心不爲邪慝所動而
正大光明之體不失矣其他親宗室制宦官惜名器
絕珍玩別賢否撫流移恤畿甸慎邊防納諫諍諸事
並切直帝惡之留其章不下居數月密諭吏部尚書
尹旻出之外遂調旦鎮遠通判未幾卒時與旦同日
被謫者盧瑀秦昇童稅瑀字希玉郵人成化五年進
士授刑科給事中疏劾淮陽逋課十餘萬清西北勒
市戰馬宿弊有指揮戴勛以遺孤爲庶長所媒藥當
路多爲之地瑀言於兵部竟直之勛不知也後知其
事以白金二百兩賄瑀毋喪固却之十七年兵科都
給事中張鐸以言事出爲漢陽通判瑀時爲右給事
中當署印適有封事用印以上帝惡其不奏請令陳
狀瑀授故事對帝怒不釋竟杖之後遷工科都給事
中會呈變劾中官梁方等盡惑帝心引用奸僧繼曉

妖術罔上宜正國典帝銜之至是出瑞為長沙通判再遷廣平知府致仕卒昇南昌人祝蘭谿人皆進士昇為刑科給事中祝工科給事中俱以呈變指斥時政缺失謫州同知昇廣安祝興國祝終袁州知府論曰憲宗不以景帝廢已為怨感高瑤之言卒復其位號可謂賢矣乃一時宦寺弄權嬖倖競進諸諫爭者多得罪以去至以呈變求言而拒懷猶不改又何其惑也彼孫博強珍諸人職居臺諫即犯顏直諍固亦宜矣若瑤一教諭耳李應禎崔陞之屬皆小臣無言責而並矯矯不屈可不謂豪傑之士哉惜乎帝之未能以虛受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六

列傳八十七

江玘子澗 澗子曉 暉曉子圻

錢真子璜 璜立孫敬忠 啓忠

陳壯段正 項麒 李山如 李茂弘 張清

夏寅劉昌 彭珣 王鉉 陳璉 莊觀

趙敵 舒清 劉俊

曹時中兄泰 陸容 李崙

費瑄

江玘字用良仁和人景泰初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嘗陳六事皆關時弊已諫濫度僧道訟按察使陳璘寬

劾武清侯石亨罪天順時李賢柄政衆爭趨其門玘獨曰吾為諫官何敢自托時宰居掖垣十年出為山東左叅議成化中巡按御史上其治狀詔賜封誥旌

之九載滿遷叅政玘當官涖政一守成憲不煩威而

事集致政歸囊篋蕭然而世業悉以讓兄弟未嘗請

託入公府子澗字文淵性孝友成化中舉進士選庶

吉士正德初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

文昭子曉字景熙正德中進士歷吏部郎中應天府

尹嘉靖中遷工部右侍郎歷官以清慎稱世宗幸承

天命曉先出置頓為御史胡守中所劾下詔撤除名

暉字景孚後晚十年舉進士選庶吉出行修潔有文名武宗將南巡與同館舒芬等抗疏諫受杖闕下既教習滿猶以前言事出爲廣德知州爲治廉正吏民畏服世宗立召爲編修尋進修撰張璉斥諸翰林爲外僚暉得河南僉事未赴卒暉子圻字子望隆慶二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決獄平允請託不行擢廣西提學僉事雖瘴鄉必親詣不以牒召試曰吾不忍逸已以勞人也力折營競品數公當屬有侵其官者即投劾去圻性純孝父母疾嘗藥紙糞衣不解帶行不正涉居喪廬於外哀毀泣血寢苫食淡三年經寢室必俯其首目不流視妻化之經夫廬亦然當事欲奏聞於朝力辭曰奈何因父死爲名高家世貴顯而圻被服如寒士親故雖至貧賤亦卑身屈下之以是賢聲溢於鄉里雖野夫村婦無不知圻爲君子也既卒門人私謚爲孝端先生子鐸僉都御史自有傳

給軍一軍皆惟竟獲勝景泰改元富川賊合湖廣江華賊爲亂群帥謀奏請會討真曰待公等議定民無噍類矣獨率軍進且撫且戰擒其渠解散餘黨而還已而象州賊韋萬秀聚衆八千向陽朔與時已散遣諸軍聞報單車趨赴集縣中民兵於城西爲虎落百餘丈具蘭石布渠答禦賊而夜走桂林簡精卒二百以益軍別令數百人駐白竹旦還陽朔賊大至真盡開柵門須賊入而趨白竹兵使前賊聞遁去明年西涎賊窺興安又明年趙普旺掠瀧水真皆計平之增俸一級七年大藤賊老藍擁兵數萬寇潯州平樂諸府叅將范信觀望不敢前真慷慨往諭之賊羅拜散去信喜迎謂曰公一言乃抵我十萬兵行部及貴縣忽傳柳慶蠻千餘將來攻真曰寄語蠻酋錢叅政在此可來一戰也寇竟不至泗城知州岑豹劫那地知州羅文宇而困之文字求救真使者七返豹不聽乃親往責以大義文字遂得出天順四年考最擢湖廣左布政使遭憂服除補廣西父老交相賀曰錢公來吾屬獲福矣成化初都御史韓雍等征大藤峽真主供饋時獲俘者悉畀真訊之真爲剖晰縱舍者數百人滿九載致仕歸卒子瓚弘治中進士爲潛山知縣

以才調青陽皆有清惠聲前後御史行縣無一民訴
枉者御史第齋宿謁廟而行累官廣西副使子崑舉
人知縣鎡進士徐州兵備副使崑孫若賡進士臨江
知府坐重辟繫獄三十年萬曆末子敬忠會試中式
不就殿試囚服伏闕下請代父死若賡竟得釋歸敬
忠字孝直後官寧國知府從弟啟忠字沃心崇禎元
年釋褐即上書請復魏忠賢所毀天下書院授南康
推官歷刑部郎中服闋赴都見山東流殍載道疏請
糴米十萬石賑之及遷山東叅議兼僉事提督學政
行汝善州遇流寇甚窘既知爲啓忠相率拜謝去蓋

皆所活饑民也敬忠兄子肅樂自有傳

陳壯字直夫其先浙江山陰人祖坐事謫戍交趾後
調京衛遂家焉壯舉天順末進士授南京御史編修
章懋等建言得罪抗疏救之帝遣中官抹取花木復
疏諫南京戶部尚書陳翌請以馬豆代百官俸壯言
飼馬之物不可以養士大夫行之恐貽笑將來事乃
寢壯家素饗奉親務養志常祿外一無所取父沒歸
葬山陰廬於墓側居喪一循古禮母憂亦然起歷江
西僉事持法甚謹尋致仕歸家居十餘年弘治中南
涼吏部尚書張悅薦壯可大用乃以故官祿福建居

二年又乞致仕時倪岳爲吏部素知壯賢不允其去
擢河南副使歲荒賑饑民懷其惠僉都御史林俊謝
病舉以自代未及遷而壯又乞致仕巡撫孫需奏留
之又二年竟致仕去壯孤介寡合不與物浮沉自非
節義士無有能邀其盼者親既沒遂無意仕進雖數
強之起終非其意清修嫖節海內莫不重之同時段
正字以中亦京衛人七歲能詩舉成化二年進士除
元城知縣課最徵授御史歷按河南江西爲政嚴肅
善激揚屬吏聞風自飭遷浙江副使坐累貶柳州同
知改汝寧民苦科率正力爭於主者得損十三四擢
荊州知府逮府宗人橫甚正舉發之將軍以下多抵
罪再遷江西左叅政入賀赴京卒正精吏事敏聰斷
點猶無所容奸嚴於律身自奉簡淡未仕時僦屋以
居入仕三十載猶不能成室其風節與壯相似
項騏字文祥仁和人景泰七年舉於鄉授南京禮部
司務憲宗即位詔求直言騏陳務正學納諫諍崇節
義遠近習弭天變五事其言崇節義謂李賢王翱當
曹欽作亂不能奮身死義乃甘屈膝圖苟免廉耻謂
何宜顯正刑章用訓有位遠近習則請鑿王振曹吉
祥之禍收攬威權復內豎掃除之役毋使干政皆入

所不敢言者歷南京刑部郎中久之謝病歸寄居於人甘貧屢空巡按御史高其節爲築室居之家食三十年無疾而終御史唐鳳儀以騏及僉事王琦與唐褚遂良先後同里表其里曰忠清附享遂良廟嘉靖時提學副使孔天循又別建揚清祠祀之先是庶僚以清操著者有瑞安韓偉浙江太平李茂弘巴張清節李山如豐慶錢塘周子良偉字英仲永樂中貢入國學選授御史宣德時捕畿輔妖賊有功改按河南廉靜知大體中州人謂前此巡按者或嚴苛或柔緩並下胥病若寬猛得中惟偉一人繼者亦皆自謂莫及也正統初察廉掇河東鹽運使勅學宮簡師儒文教以興性至孝以母老乞歸不許卒於官茂弘永樂中進士除刑部主事正統時調考功員外郎皆以公廉稱爲人恬淡寡營與不苟合嘗嘆時事可憂謂上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豈能久安年未老即謝事去已而其言果驗清宣德五年進士歷官浙江布政使雅尚風素非客至不御酒肉人稱之曰青萊張山如永樂中以稅戶人才授序班積資至兵部郎中嘗同石亨紀功大同剛正不阿邊將畏服還進秩一級後忤尚書陳汝言遂乞歸家貧無廝養躬操

井曰鄉人疏曰搆殺即慶正統中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河南右布政使嘗行部有知縣餉巨燭至夜取然則曰金也立還之語之曰所遺燭不可然後勿復爾其人愧自劾去慶亦終不言其事子良正統間爲職方郎苦節自持恆粥產以給嘗出一千戶於獄其人持白金三百兩爲謝子良大駭欲暴於衆其人稽首請罪乃已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末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杜門力學爲文以宏奧稱進郎中成化初考滿入御史言臣頃歷徐州見旱澇之後民不聊生此州壤接山東素產豪傑今饑饉切身必爲盜賊乞特遣大臣鎮撫蠲其田租發廩賑貸又見沿途貢船丁夫不足役及老稚而所載官物僅一箱餘皆私齎乞嚴行禁絕淮安徐州濟寧實兩京咽喉宜各設文武官鎮守訓兵屯田常使兩京聲勢聯絡則倉猝可以制變章下所司惟不設文武官餘皆議行遷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其教務先德行士經激勸者後多爲聞人進浙江右叅政思信大孚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應曰須要公來吾屬乃歸耳寅檄至衆果解散久之進山東右布政使弘治改元言官或言其

老遂致仕歸寅清直無黨援爲郎官二十年副使十年始進秩未嘗以淹屈介意嘗語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世傳爲名言初在南曹與工部主事吳人劉昌並有詩名昌幼穎悟絕人嘗避雨染肆閱其簿籍已而染肆火書以畀之不失毫髮年十九舉鄉試第一登進士博學工詩寅每見其作累月不下筆必求勝之昌後歷廣東左叅政彭珣字毓敬安福人幼勤學有志操舉永樂十六年進士時營建方急大臣以珣才命董應天諸府民夫吏受賕立置於法夫多道亡珣以誠感之令曰能自首勿辜於是首者十九尋以山東夫運木緩復委督之期甚迫珣如期而返已授政和知縣御史李宋巡銀場其家人爲奸利珣禁之宋乃撫劾珣枉道還家謫徙沛中洪熙時用薦授臨清教諭造士有程法遠近聞其名聘考鄉試者三揚士奇薦爲翰林編修預修五倫書宣廟寶錄正統初簡儒臣十三人督天下學校珣以按察僉事涖廣東乃峻規條杜請謁考課先德行後文藝增修黌舍士風爲振嘗陳崇節義厚俸祿舉祀典均鹽利儲載籍五事帝多議行尋兼督

農桑黜陟官吏秩滿進山西副使仍理學事景泰初罷提學官改任湖廣贊理廣西軍務踰年引疾歸珣生平寡嗜欲甘勞苦動以古人自期廉名直節表著一時全時以督學著聲者王鈺陳璉莊觀鈺諸暨人永樂十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進修撰以僉事督江西學校鈺淹貫經史言行有矩矱每以古誼訓厲諸生皆翕然向信楊士奇深器之五年考滿入都謁都御史陳智長揖不拜智怒叱之鈺遂抗章引疾去璉臨海人永樂六年鄉試明年會試皆第一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乞假歸杜門誦讀越十五年始應聘全考會試事竣復乞歸執政不許以爲廣西提學僉事居五月遭母喪哀毀骨立廬於墓側喪除代鈺視江西學政其造士一如鈺士並稱之滿三載謝病歸璉家貧而急於行義嘗誡子弟隨力周急曰若施惠必待富而後爲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矣縣令孫振以璉屋敝欲葺之且時繼以肉皆峻却之觀歎人舉於鄉歷義烏訓導辰溪教諭國子學正皆以善教稱用薦爲陝西提學僉事視諸生若子弟文藝之外勉以實行由是士尚廉恥文教以興所造士若楊鼎黃諫劉俊相繼取上第前後未有也滿九載師生

相率乞留詔進副使還任又三載歸

趙敵字叔成武進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石亨惡諸給事御史出之外敵與馬已不果調成化改元詔御史出巡毋擅提軍職敵言軍職作奸者多若必待奏請行罰則彼益無畏忌請輕罪得自治如故事報可頃之爲于謙訟寬乞復官遣祭又言郎中吳節御史葉淇等所犯皆輕均宜復職帝並從之出按河南時荆襄盜起擾南陽敵賑荒弭變治甚有聲帝從司禮監請將遣中官造紙浙江敵以歲歉民困奏止之三年改按江西值南昌九江南康諸府大饑敵盡心賑救奏蠲逋負免鹽鈔停漕運一年以所徵糧十九萬石留賑民賴以濟江西俗好訟有司風憲官不察往往逮繫敵言監司以激揚爲職當先廉訪得實然後收鞠若不論誠僞槩加摧辱本欲懲弊反至長姦請禁之由是訟稍息敵周知利弊所設施咸當吏民畏愛之秩滿當代民上章乞留詔就遷按察使專撫饑民六年敵奏所部年穀已登豪強戢服無事可理乞還朝戶科諸給事劾敵欺罔詔巡按御史核實始召還改按山西陳刑獄六事皆允行敵優吏能然好任情通行在山西功名頗減十四年

入觀中浮言罷歸

舒清字本直德興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出權杭州竹木適有水患築堤捍之民號舒公堤進員外郎有事於徽府適鈞州發地得錢十八萬緡奏籍之官進營繕郎中力損浮費忤宦官不顧出爲河南叅議黃河溢灌開封城全列多具舟自濟清獨率吏民防禦二日水降城卒無虞歲饑請輸漕米數十萬石賑恤全活多遷四川叅政進右布政使立遞減法以便民弘治八年改廣西左布政使爲政平恕事苟病民必去之後已徭撞反側不常清御以思信皆警服田州土官襲職酬金幣甚厚清召集屬吏示以義章而歸其賄於公帑先是清在四川憲宗遣中使取銅鼓諸物及是孝宗亦索古槩清皆抗疏切諫尋以疾乞歸不復出村居十餘年嵩以簡籍自娛正德中姚源賊起過其里相戒曰此廉吏家也不可犯歛兵而去廣東布政使吳廷舉頌於朝言清故廉吏遺愛在民今養志丘園家徒壁立乞量授一京官或勅有司月給廩以勵士風敦薄俗寢不行劉俊字君佐深州人成化八年進士授青州推官每行縣布衣匹馬不列驛從獄明決強梗懼伏時稱

廉平傲授御史坐事請光澤知縣擢河南僉事已遷副使有重獄同列不能決者多推俊俊發伏鈎隱盡法乃止前後巡大梁河內所至弊絕及代去姦吏酌酒相慶時仕途特重進士其出任州縣者上官禮之加等其人亦自謂行當被召往往爲急政立聲名或傲肆自恣俊曰凡州縣皆吾屬也勸懲當以政他何恤焉故其御屬吏不少寬假後有去爲要路者遂騰謗言會臺諫將劾諸方面官竟注名貪虐章下九卿評議戶部尚書侶鍾識俊名昌言於朝曰此故青州廉吏也頗聞其節愈勵奈何有此事遂得寢俊性慙直不飾遺幅在官終日閉門不通一謁獨好飲酒所與爲酒人者至輒開閣延之所設蔬果而已相與飲極歡然終不能有所干也任滿致仕終於家

曹時中名節華亭人嫌與漢中常侍同名遂以字行

成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遷浙江僉事性廉介遭喪廬墓有芝產焉起故官改雲南所知或言遠方夷獠不可繩以法宜稍變故捺時中曰彼地遠吾道無遠吾知守道而已單車之官以治行聞弘治初王怒爲吏部見時中名語僚屬曰如此人奈何棄之竟齋乃遷浙江副使緣海衛所官以苞苴進問何物曰

歲例時中曰賊也何例之有叱出之威令大行與同列議事不合遂乞休歸時中端謹和易待人雖與隸一接以誠至析義理臨事機權衡可否確然不能易隣有悍生惡其方嚴常對其僕呼名詬之僕以告時中徐曰彼詈我而汝述之是再詈也置之若弗聞生無以難則伺時中獨立門屏使人前獻嬖書時中笑曰若主必無好語不須啓視也取火焚之生愧而止

有貴公子挾妓遊夫馬山歌吹過其門時中使人召而撻之曰若父居官清儉若顧淫蕩至此吾於若大矣行也義不當坐視故代若父教之其人自此折節

烏端士時中平詩及書家居三十年聲望益重都御史林俊常舉以自代年九十餘卒兄泰景泰五年進士僕竊其貲狎妓泰訟之刑部攝妓拷訊妓反誣泰坐是廢於時英宗復位或白其寃帝惡其名同景泰年號遂不用俄有投匿名書毀曹吉祥者或以誣泰帝曰此怨我不用故耳即遣使遠治不勝榜掠自誣服坐死既而得白乃釋歸以詞翰自娛與時中齊名

陸容字文量崑山人少與同縣陸欽張泰齊名號婁江三鳳容舉成化初進士除南京吏部主事外艱服除留爲兵部主事竟考稱職再遷郎中撤馬兒罕貢

獅子至嘉峪關乞遣大臣往迎且發兵防護兵部尚書陳鉞將從之命容草奏容言進貢禮部事鉞不從趣之急容乃具奏蒙言明王不貴異物若遣大臣往迎慮貽笑四方鉞恐忤帝意始移禮部尚書周洪護亦言大臣不可遣宦官迎馬十八年行人王勉自安南還言其王黎灝僭稱年號擅侵鄰邦宜興師往討容言安南臣中國久未聞叛謀勉妄言啓釁宜罪會大臣亦多惡勉乃下詔撤諭官都指揮昌佐本塞外降人黃綠中官求為金齒叅將帝令兵部上其名容持不可俄召容至左順門諭意容曰既出上意安用推為且金齒遠徼要地佐凡才不勝任他日誰執其咎事竟寢弘治初都指揮梁宏王欽以典御廐李良請得擢都督僉事容言都督重任不宜授無功良招權市恩當按問會言官亦力爭乃命二人還守故已陳時政八事言比者內閣必用翰林是今日之庶吉士乃他日宰輔也頃年選館多出要人援引少及寒素請慎選擇於先嚴去留於後毋限以地其留者今日講求實學養成公輔之器而九列大臣有才堪經國者亦令相叅推舉庶幾丞弼得人又日者言官糾劾都御史賈真等四十餘人陛下獨出宸斷悉行罷

黜吏部職司其事乃不預聞其間豈無柱押自今請付之吏部評其素行而進退之其他言久任巡撫經理京衛教勸威練禁兵均鈔法慎會議於時弊為切帝多採納馬出為浙江右叅政嘗條列便民十事及以公事入都又論漕渠利害觸權要尋假大計免歸踰年卒容好學居官手不釋卷家藏萬餘帙皆躬自警勸性孝友母卒時容且老執喪過禮弟天撫諸孤有恩其歿也皆持三年服鈔字鼎儀天順八年會試第一殿試及第授編修歷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充講官得疾給驛歸卒泰字亨父鈔同年進士選庶吉

士官終修撰二人並以詩名李東陽極稱之李崙字世瞻陝西咸寧人為諸生受業全邑李錦以學行聞知府余子俊器之舉成化五年進士除知屯留有奸民持官府短長指使據史橫於一縣號為主文崙廉得十餘輩立捶殺之吏民大驚諸豪猾皆股慄乃興學校正風俗時婚娶平徭賦治行為山西最稱遷戶部主事歷郎中曹司弊盡革出為廬州知府崙初治屯留嚴至是濟以寬歲早悉心賑救蝗不入境立俵馬法定鹽鈔價紉河橋廣儲蓄善政具興遷河南左叅政士民泣送載道遺艱歸卒崙制行甚高

且優經濟許進嘗稱之曰人知李世瞻有伯夷之清不知其才固管仲傳也時論以爲當既沒妻子不能自存延綏副總兵曹雄上書頌崙及長安孔琦清節請優恤其家乃命有司月給米各一石琦由進士仕至刑部員外郎亦以清操聞

論曰明代人材大率取之學校當其盛時所以儲養甚厚士得以沐浴於詩書故出而服官往往能善於其職若江玘諸人位不至甚通顯要其所自命皆不苟此可以見當時教育之隆也有國家者豈可不以養賢爲急務哉

費瑄鉛山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歷工部主事徐州呂梁二洪堤數潰歲費民不貲瑄往治改用石而築壩於其西使穀湍悍其東復甃長衝以便輓省工費歲三十萬尋遇饑疫賑荒給藥全活無算民深德之爲立生祠後遷兵部員外郎貴州巡撫謝朶總兵官吳經等貪功屢奏爛土苗反僭稱王乞發大軍征討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請遣老成有識者往勘乃以命瑄及御史鄧庠二人至遍歷清平都勻按視苗實無反狀第稍侵民土田守臣慮妄奏獲譴輒危語脅二人不爲動下令招撫苗知中朝無征討意群出聽命竟不煩兵而定二人乃劾朶經及鎮守中官張成等罪詔宥之而所奏招撫善後事皆報可瑄尋遷貴州右叅議以終瑄誠篤出天性所至有建立嘉靖初知徐州張淮言州人思瑄不忘而所建祠未著祀典請令有司歲祭詔可庠宜章人仕至南京戶部尚書

徐溥

劉健

李東陽

謝遷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瓊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天順初兼司經局校書侍東宮講讀憲宗立擢左庶子兼侍講直經筵再遷太常卿兼學士成化十五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久之改吏部孝宗嗣位兼文淵閣大學士參與機務旋進禮部尚書弘治初為給事中方向御史曹璘等所劾帝嘗不問恆年劉吉罷溥為首輔欽天監輩職監正

李華為昌國公張巒擇塾地中旨復官溥與同列立言陛下即位以來遷除悉由疏擬別無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不聽八年太皇太后思見崇王召入朝溥等與尚書倪岳等各上疏諫帝為請於太后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擾請遣大臣往解帝欲從之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馳檄諭之足矣若遣使往萬一抗令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則坐耗中國非計之得也於是罷不遣使其年十二月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天至尊無偶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况三清乃道家誕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其一以

周柱下史李耳當之是以入鬼列天神矯誣甚矣陛下紹天明命不當以贖禮事天臣等誦習五經亦不敢以非道事陛下且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謀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匡弼缺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邪說得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能每事獻規為陛下保其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不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忤情實忠愛願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得竭駑鈍以裨益非但崇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納之明年言

官廨泮等六十人以言事下獄溥等救之得釋帝自八年後視朝漸晏溥等常以為言帝雖納之已復如故中官李廣又以燒煉齋醮被罷十年二月溥等上疏極論曰自洪武迄天順朝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所恃以通下情者惟在章奏又不時斷決或指數月或竟不施行妨政體不較初政大有不同夫人君一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正必繫於邪近聞有以齋醮修煉之說進者昔宋徽宗崇尚道教科儀符籙一時最盛卒至乘輿播遷社稷

傾覆至若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害百端唐憲宗信用柳泌以至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殿皆焚燬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於妖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天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歛百出土馬罷疲閭閻窮困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熒火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不復言誰復有爲陛下言之者哉帝感其言三月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中

溥累加至少傅太子太傅年七十遇疾乞休優詔不允命風雨寒暑免朝及東宮出閣復加少師太子太師進華蓋殿以目青三疏乞休始許之恩賚視常典有加踰年卒贈太師諡文靖溥儀度詳雅溫易可親性至孝常再廬墓自奉甚薄而好施予置義田八百畝贖宗族請籍記於官以垂永久帝爲復其徭役酷嗜古書畫奇玩有獻者或爲之薦引而二子緣輸粟得官時論少病之然承劉吉恣睢之後鎮以安靜論事務守成法斥異端抑權倖汲引人士不爲矜恃卒稱賢相焉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教諭有學行健端重好學與同邑閻禹錫白良輔遊從事伊洛之學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謝交遊鍵戶讀書人以木強目之然益練習典故有經濟之志成化初修英宗實錄健從憂中起復固辭不許書成進修撰三遷至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受知於孝宗既即位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弘治四年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太子太保十一年代徐溥爲首輔是時太監李廣已死而清寧宮及軍器庫番經殿相繼災健與同列李東陽謝遷疏言古

之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乃比來奸邪熒惑聖聽或謂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或謂天下久太平無可憂患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皆慢天欺君誣妄亂政之言罪不容死且災異之積由奸人得志貨賂公行賞罰失平紀綱弛廢工役繁興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群臣被其脅制結舌不言怨歎之聲上千和氣今幸元惡殄喪聖心開悟而餘慝未盡除宿弊未盡革望乘修省之際進賢斥姦明示賞罰凡所當行之事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大患帝方嘉納其言而廣之黨蔡昭等旋取旨予廣祭墓祠額健等言內臣祠卹非制廣死而姦露人謂陛下當追正其罪暴之天下乃復厚其卹典何以懲勸祠額遂寢時南北言官指陳時政頗有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生江瑑因劾健東陽杜抑言路二人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而下瑑於獄二人力救瑑得釋清寧宮成命灌頂國師那卜堅叅等設壇作慶贊事健等極諫尚書屠濬等亦言之皆不納十二年四月大同告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帝乃召健及東陽遷至平臺出英國公張懋等自陳跪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而召鎮遠侯顧溥督團營

是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爲言頷之而已十四年秋帝以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健等上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所貴先時樽節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爲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而且土木日興科歛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大施乾斷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群臣得畢獻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居數日詔遣中官王瑞賫真武像及幡幢之屬建醮武當山令閣臣撰勅及祝辭健等言今四方災傷洊至湖廣叛苗肆亂方甚今乃糜財動衆用舡六十餘艘輓舟役夫動至千萬非徒迫之逃亡抑恐激成禍變臣等平時無格心之學不能上啓聖聰斥遠邪妄固已失職何敢又爲阿諛以重其罪吏部尚書倪岳等亦切諫不從明年詔擬釋迦啞塔像贊健等疏謂王言天下所取法豈可施於番僧曩英宗冲齡踐祚嘗御製佛子像贊時大臣不能引義固爭臣竊恥之今若復製贊詞流播四方損國體不

細帝納之而止先是五月以災異陳勤朝講節財用
罷齋醮公賞罰數事及冬南京颶陽大水廷臣多言
時政缺失久之不下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請勵精
圖治章至數上竟不能盡從健累加至少師兼太子
太師十六年與東陽遷同賜蟒衣閣臣賜蟒自此始
一品滿九載命兼支大學士俸帝事兩宮太后甚謹
而兩宮皆素好佛老以故宮中多設齋醮又數遣中
使進神袍於泰山或白晝散燈市上健等言天子所
當祭者不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而已其禮有時而
其用有節若釋老之教不然罷僧道則尊賢之禮疎
耗帑藏則愛民之意闕以方便爲仁厚則冒進者得
蒙濫恩以慈悲爲寬容則蠹法者得逃重罰事之弊
無過此者明年二月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健等諫
曰頃聞建塔之命中心驚惶夜不能寐今寺觀相望
齋醮不時謂可祈福弭災庇民護國也乃近年以來
災祲迭見寇盜縱橫不知所祈何福所弭何災護國
庇民其效安在苟罷寺塔之費以之濟賑可活饑民
無算陛下即欲祈福延壽計無過此者會尚書馬文
升亦偕文武大臣力爭事得寢先是帝除道士杜永
祺等五人爲真人令內閣撰誥健等疏諫不聽久之

不進帝趣之健等復諫曰竊惟封誥之典朝廷所以
勵賢能師保大臣至尊顯矣必待三年秩滿無過然
後予之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而此輩妖妄賤品
封號乃更益焉傳之天下後世謂此陛下所賜臣等
所撰如辱國何疏入亦得罷夏小玉子謀犯大同帝
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須曾經戰陣者帝曰將
貴謀畧非必定經戰陣東陽曰兩者兼用爲宜因言
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
健等退條上防邊事宜悉報允未幾遣警狎至帝惑
中宿苗遠言銳意欲出師健與東陽遷委曲阻之帝
意猶未回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京軍不可動乃止
帝自十二年召對健等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
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
嘗論及理財東陽極言鹽法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
私販數倍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
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赦如倫事孰敢爲陛下言者
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議以
聞當是時健等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不爲嫌阿
每進見帝輒屏左右不得聞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
數稱善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而帝晚年德益進諸進退文武大臣釐飭屯田鹽馬諸政悉召閣臣面議健於時翊贊爲多而馬文升劉大夏韓文戴珊諸人布在要地天下想望太平馬帝疾大漸召健等入乾清宮受顧命帝力疾起坐自叙即位始末甚詳令近侍書之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良苦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好逸樂先生輩常勸之讀書輔爲賢主健等欬歎頓首受命而出翊日帝崩初孝宗以近習亂政與健等言嘗有意削近侍權復高皇帝舊然仁慈未能決健等亦見帝素清癯太子未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却慮遠顧亦未敢輕發及

武宗嗣位東宮舊暨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丘聚高鳳羅祥等八人用事時謂之八黨日導帝遊戲由是怠於政事健等釐諸弊政凡孝宗所欲興罷者悉以遺詔行之而久廢格不舉京師淫雨自六月至於八月健等乃上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今兩月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若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之曠職備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

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內承運庫歲支銀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勾校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宮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帝雖溫詔答之而狎近群小左右宦豎日恣增益亦日衆享祀郊廟帶刀被甲簇擁駕後侈踰舊制內府諸監局僉書多者至百數十人光祿日供膳益數倍蟒衣玉帶內府乘馬者難以悉數健等極陳其弊報聞而已正德元年二月帝納戶部言畿甸皇莊令有司徵課而每莊仍留宦官一人主之健等言皇莊既以進奉

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不省時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爭職掌而近習撓之傳示帝意令閣臣誦旨健等不奉命別擬以奏帝不聽健等力諫謂奸商譚景清之壞亂鹽政北征將士之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監書篆之濫用匪人皆宜痛加阻抑今陛下不信大臣而信群小欲以一二人私思壞百年之定制臣等豈敢苟從哉通者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內賊縱橫外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而中外臣僕方且乘機作奸排忠直猶仇讐保姦回如骨肉日復一日

愈甚於前禍變之來恐當不遠臣等受知先帝叨任
腹心乃邇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
易職既曠矣若復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罔上悞國
死有餘辜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
居數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臨終顧命以陛下爲託
刻骨銘心誓以死報通者群災疊異併萃一時天變
於上人怨於下京師白晝殺人遠塞巨寇犯順戰則
無兵守則無食軍民困敝政務替弛名器濫猥風俗
頹敗歷觀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方且耽溺晏
安恬不覺悟建言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謂之漬擾
釐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
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徇小人之佞詞排舉
朝之公論臣等心知不可義當盡言比爲鹽法賞功
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聞玉音若以臣等言是
且賜施行所言非耶亦當明加斥責乃留中不報視
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
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
一日立乎其位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
留之疏仍不下又數日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
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

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章乞骸骨帝不許既而所
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
齒初孝宗山陵甫畢健等即請開經筵及是帝失德
滋甚每當日講率云朝謁兩宮或云擇日乘馬軍國
大政悉委近昵中外莫不失望健等深以爲憂三月
丁亥上疏極陳怠學之失且具述先帝彌留惓惓屬
以勸學詞甚哀切真用感動帝而帝竟不報六月復
因災異上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遊戲漸廣經筵日
講直命停止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
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
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鬪
之衆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
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勝憂惑帝曰
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卿等言是朕當行之健
等乃錄廷臣所陳時政尤要者請置之坐隅朝夕省
覽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內侍供食疏入報聞至
八月帝既大婚健等請開講筵命俟九月至期又命
停午講健等言先帝時每日必二講今不可廢不從
當是時健等懇切疏諫者屢矣帝終不能改既而遭

中官崔果等督織造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奏健等亦言不可帝召至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對帝不能難最後正色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因言鹽引務依果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竟俞使等所奏於是中外咸悅以帝庶幾改過時健等謀去八黨會言官交章請除之健等持其章甚力帝遣司禮詣閣曰朕將改矣其爲朕曲赦若曹健等不可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乞付法司未報復上言曰人君之於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於亂亡不已且邪正無並立今舉朝欲決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非特朝臣疑懼此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禍亂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去就爭永成等寤甚相對涕泣而尚書韓文等疏又入於是帝命司禮八人皆詣閣議一日三至欲安置之南京遷欲遂誅之謂處之未盡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東陽語少緩而兩人聲色俱厲八人中有王岳者素剛厲疾邪慨

然曰閣議是健乃密屬岳令與其儕范亨徐智助已明日帝召諸大臣於左順門健逆謂之曰事且濟公第堅持既而韓文抗聲數八人罪而岳等復爲帝言如健指帝不得已許之會暮期明旦逮捕頃之事變收岳等下詔獄而瑾入司禮健速遂乞致仕賜勅給驛月廩歲夫猶如故事健去而瑾憾之不已尋矯旨列五十三人爲奸黨榜示朝堂以健爲首又二年前籍爲民追奪誥命健家居杜門謝客親知罕見其面瑾誅復官致仕後聞帝數巡遊輒嘆息不食曰吾員堯帝世宗立命行人賞勅存問以司馬光文彥博爲比賜賚有加及年躋九十詔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官其孫成學爲中書舍人嘉靖五年卒年九十四遺表數千言勸帝正身勤學親賢遠佞帝震悼賜卹甚厚贈太師諡文靖健器局嚴整正色率下無黨無偏朝退寮家私謁不交一言不喜爲詞藻時東陽以詩文汲引後進海內士皆搢腕抵掌談文學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爲明世輔臣第一孫望之進士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輒成誦家貧無書嘗跋涉數百里借書於人必得乃已

以是淹貫羣籍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學問知名館閣成化中秩滿進侍講與修英宗實錄進侍讀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學士遷國子祭酒是時經生作文尚險怪濬先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尤諄諄爲諸生告誡文體復返於正尋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止述修身齊家事而於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採羣書以補之書成適孝宗嗣位表上之帝稱善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賚金幣下詔刊行修憲宗實錄克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叅與機務尚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平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我太祖開基建元歲在戊申今陛下登極之歲違符之天意殆欲陛下紹休太祖也竊觀漢唐宋之世往往中微政務日敝風俗日薄民生日促馴至敗亡而不可救此無他繼體之君生長宮闈之中險阻不歷憂患不更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正用度無節信任非人苟且因循而

無奮發之志故也向使當時人主預知國勢之將衰汲汲焉反躬修省爲祈天永命之計其國祚寧止是哉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無慮五六百震通者彗星出天津地震天鳴異鳥三鳴於禁中考諸春秋歷年二百四十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餘年之間變不虛生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承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政務使天下曉然知上之所好在於王道而不在於邪妄則夫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事未幾又疏請訪購遺書帝並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叅濬在位常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顧獨任性褊隘少益藉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多面折之折陳獻章莊昶又與吏部尚書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計羣吏恕所奏罷幾二千人濬言此非唐虞三考黜陟之法又非太祖察吏舊章請未及三載者且復任雖經一考非貪暴跡顯者勿斥於是得留者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會太醫院判劉文泰訐

怒怒坐罷而濬實主其謀以是人多不直濬南京給事中毛珵御史朱惠周津等交章劾濬愴不可居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諱文莊濬廉介所居即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恒偏激亦能以博辯濟其說如論范仲淹譏其生事謂岳飛未必能恢復而秦檜有再造功聞者駭焉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謝遷字子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復第一授修撰累遷左庶子弘治元年春中官郭

鏞請豫選妃嬪備六宮遷上言三年之憂豈容頽忘祥禱之期歲亦不遠請俟諒陰既終徐議未晚尚書周洪謨等具如遷議從之帝居東宮時遷已爲講官及是復與日講務積誠以開帝意前夕必正衣冠習誦及進講敷詞詳切帝教稱善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八年詔同李東陽入內閣參預機務遷時居憂力辭不許服除始拜命進詹事兼官如故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帝嘉之尚書馬文升以大同邊警餉饋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遷曰先朝以

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今若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苟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會尚書倪岳亦爭之議遂寢孝宗晚年慨然欲釐弊政而內府諸庫及倉場馬坊中官作奸軌法不可究詰御馬監騰驥四衛勇士自以禁軍不隸兵部率空名支餉其弊尤甚遷承間言之帝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也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聞奏然後嚴立條約以禁之有犯必誅庶積蠹可去帝悅如其言行之遷議觀俊偉秉節直亮與劉健東陽同志相得於時成就君德匡救時政三人皆共之而遷見事尤明敏天下稱爲賢相武宗嗣位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既數諫弗見聽因天變求去甚力帝輒慰留及請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頒勅禮數俱如健而瑾怨遷未已焦芳既附瑾亦憾遷先嘗舉王鏊自代不及已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編修丕爲民遣使四出偵察無所得則據遷前爲內閣時浙江應詔舉懷才抱德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爲罪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隱士之多耶遂下禮等詔獄屬主者詞連健遷瑾持至閣欲逮二人且籍其

家賴東陽力解瑾意少釋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既而旨下果如方言禮等咸戍邊吏部尚書劉宇又阿瑾意劾兩司以下訪舉失實皆得罪坐罰米有削籍者且詔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著爲令未幾給事中李憲御史顏正等請奪健遷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爲奸回小人戒於是奪者六百七十五人當是時人皆爲遷危而遷與客圍棋賦詩自若瑾誅復職致仕世宗即位遣使存問起廸叅議丕復官翰林遷乃遣子正入謝勸帝勤學法祖聽諫優旨答之嘉靖二年復詔有司存問六年大學士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舉遷帝乃遣行人賫手勅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時遷年七十九矣不得已拜命比至而璁已入閣一清以官尊於遷無相下意遷居位數月見同列難與共事力求去帝待遷愈厚以天寒免朝叅除夕賜御製詩及以病告則遣醫賜藥餌先祿致酒餼使者相望於道遷竟以次年正月辭歸十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諡文正廸仕至廣東布政使丕鄉試第一進士及第歷官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能徑尺

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還其家後兩召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六年年十六舉順天鄉試遂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克東宮講官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進太常少卿兼官如故東陽盛有文名而不爲當軸所喜至五年始得供事講筵明年夏旱災求言東陽乃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又明年閣臣徐溥等以誥勅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勅八年以本官直文淵閣叅預機務與謝遷同日登用時政闕失輒借溥等盡言極諫東陽長於古文辭閣中疏草必屬之疏出多爲人傳誦十一年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燕文淵閣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關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適行適遇亢旱見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臨清安平諸處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淮揚諸府流亡載道人至掘齒而食江南浙東方數千里戶口凋耗軍伍虛空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夫以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皆蕞素無積聚

今秋再歎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言及於斯可爲痛哭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者耶臣訪之道路詢之官吏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托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之所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今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培擊牌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是皆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勅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過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因再疏自劾求退不許明年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立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數諫帝失德不見省及劉瑾入司禮與健等

即日辭位而東陽獨留恥之再疏懇請不許健等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爲使當日肯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是時中外大權皆歸瑾務摧抑縉紳而焦芳既入閣又助之虐老成忠直之士放逐殆盡東陽悒悒不得志然遇傳免日講日晏視朝猶拜疏切諫瑾雖兇暴日甚無所不訕侮顧於東陽猶陽加禮敬凡瑾所爲亂政彌縫其間時亦有所補救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覈邊餉失瑾意皆荷重校幾死東陽先後偕同列救之璿等謫戍奎或得釋三年六月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令大僚及翰林皆出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於是都下人情恟駭次日東陽等論救未報而瑾廉知乃同類所爲衆遂獲宥東陽又疏言陛下勵精圖治威令大行然霜雪之後必有陽春此固天道人君所當法今略舉數事如逃軍拐馬既謫違矣窩主隣伍亦謫戍近衛罪無差等各司坐罪追究及於僉書以一事而窮數十年之案以一人而累數十人之命情實可原諸違糧革自有主者今虧損汜爛槩坐巡撫至倍數追償似爲過重四方奉

差官校真偽莫分公私紛擾自今外吏有犯請責撫按問擬毋輒遣官以林詐冒章下所司覆奏所司具如閣臣指有所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驚嘆瑾患盜賊日滋欲戍其家屬東陽爭之謂為盜之人猝動於惡雖其父兄有不及知若果行之恐乖罪人不孥之義有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叙功者所司乞詰舍藏及隣伍將以新例處之東陽言如是則百年之案皆可追論也由是俱得免先是東陽既求去不得務為委蛇以避禍而焦芳疾東陽位已上日多構間瑾乃令人捕通鑑纂要小疵為東陽等罪而除膳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度勢不能爭急款於芳芳與張誅為解乃已自是益謹事瑾瑾建元明宮為撰碑頌德每遇瑾有所奏請必擬優旨褒答四方上奏即大事令吏抱牘詣瑾第問可否然後擬旨瑾又亦安之故當其威震烜赫時東陽婉言曉譬或雜以詆調屢見聽從如劉大夏楊一清劉健謝遷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亦陰受其庇而氣節之士多非之至有投詩於門以嘲者侍郎羅紀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之籍東陽得書俛首長嘆而已

時焦芳既與中人為一而王鏊雖持正亦不能與瑾抗東陽乃搜揚廷和共事差倚以自強已而鏊辭位劉宇代之未幾去繼以曹元皆瑾黨也以故東陽勢益孤東陽前已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後瑾欲加芳官詔東陽食正一品祿久之摘會典中譌奪所加祿居數日以孝宗實錄成旋復之蓋東陽亦不免狎侮矣五年春帝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以詔書所未及者數條上請帝悉從之已而法司劉璟等畏瑾賊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誅東陽乃上疏自列曰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職撰勅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膳黃逼令落稿真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以平寘錡加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為御史張芹所劾帝怒奪芹俸東陽亦乞休辭廕不許時焦芳曹元已罷而劉忠梁儲入典機密政事一新然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等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於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上章切諫不報霸州盜劉六等亂起侍郎陸完方出師涿州而賊已至固安京師震動帝乃

召對東陽廷和儲於左順門欲召還完軍東陽稱善因言賊本烏合但朝廷賞罰明信使諸將効力賊自不足平帝曰然遂慰勞賜羊酒而退時帝久不接大臣及是但答問數言無所獻替人益責望東陽七年東陽等以京師及山西陝西雲南福建相繼地震而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門出入無慶谷大用仍開西殿屢上疏極諫帝亦終不聽也九載秩滿兼支大學士俸河南賊平庵子世錦衣千戶再疏力辭改歷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臺諫皆以爲言中官旁午索輦帝坐乾清宮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自是江彬等以遣兵入衛豹房小人愈得志矣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十上至是始許賜乘傳月廩歲祿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東陽事父淳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酒至夜深父不就寢恐寒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於外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照耀四裔獎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率掣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揚士奇之

後東陽而已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既罷政家居購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紫無魚菜耶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故與楊一清善及疾亟一清視之東陽以謚烏憂一清曰本朝無謚文正者請以奉公東陽自床上頓首謝後竟得之

論曰弘治間政府前後五人和衷協力弼成化理庶幾哉泰交之風可謂克稱其職矣乃薄以寬厚見稱濬以褊急被誚則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健遷尤疏方正及乎易世政歸閣尹太阿倒執事機一失禍發如矢當斯時也律以古大臣翰旋之道如數公者不亦疎乎東陽預馮几之託未遂遠引降心曲濟不爲無益然隱忍浮沉固難辭於賢者之責矣嗚乎公孤輔導寧異人任也哉

明史卷二百三十八

列傳八十九

王 恕 子承祿 耿 裕

屠 瀟

倪 岳 馬文升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恕為學專本經術究極當世之務弗尚詞翰以是不得為翰林出為大理左評事進左寺副時武職坐攘竊及盜官畜產者止輸贖恕奏宜奪官遂著為令遷揚州知府再發粟賑饑不待報作資政書院延師教其髦士文教大興天順四年以治行最超遷江西右布政使平嶺寇贛州憲宗嗣位詔大臣評數天下方面

官乃黜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而以恕代臣成化初南陽襄陽荊州流民嘯聚為亂擢恕右副都御史撫治之軍府草創恕方次第經畫遽丁母憂詔奔喪兩月即起視事恕辭不許與尚書白圭共平大盜劉通復討破其黨石龍嚴束所部毋濫殺流民皆復業民繪像祀之移撫河南錄功進左副都御史四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終父喪以原官總督河道歲高郵邵伯諸湖修甯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牒九年四月奏言自京師抵揚州水旱頻仍民皆艱食乃三月甲午山東晝晦災譴非常乞命廷臣講求弭災

之策帝為賜山東租一年畿輔亦多減免旋改南京戶部左侍郎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議遣大臣為巡撫鎮壓之以恕素有威望乃改左副都御史以行就進右都御史先是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言安南捕盜兵有越入雲南境者宜遣使責勅戒約之帝即以命景能因以玉帶寶纒蟒衣珍奇諸物遺其王黎灝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灝大駭已見能所遺物則又喜報以生金通犀象齒及諸奇異物甚厚因遣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結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揚言寇至關吏戒嚴邊民洶洶欲走進黔國公沐連遣人諭其帥兵始返而諸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頻遣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于屋蓋密諸土官納其金寶無算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繫安等獄悉沒其財貨騰章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遣使乘驛進黃鸚鵡恕奏請禁絕因盡發能貪贖暴橫狀且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數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徵能益懼急走人黃緣近責請召恕還而

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汪直罷逐改憩掌南
京都察院叅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已著勸上得實
竟置能不問但抵安等罪恕居雲南僅九月威行徼
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當是時安南納江西叛人王姓者為謀主潛遣謀入
臨安市銅鑄兵器啟伺間襲雲南微恕事且不測還
南京數月遣兵部尚書叅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
托同事者咸不悅而錢能屢譖恕於帝帝亦銜恕數
直言遂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舊制應天鎮江
太平寧國廣德官田徵半租民田全免其後民田率
歸豪右而官田累貧民怨乃量減官田耗稍增之民
田常州時有羨米乃奏以六萬餘石補夏稅又補他
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便焉十七年所部水災
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賑貸全活至二百餘萬
口是時江南歲輸白糧民多至破產而光祿聚以給
庖人賤工又中官暴橫四方輸上供物監收者率要
羨入織造繒絲株花卉禽鳥者絡繹道路有杜福者
奉命至常州取刻絲觀音羅漢又取香名截江綱者
怒先後論列且言帝王要道在典謨訓誥無逸旅獒
諸篇何瑣瑣截江綱也皆不納妖人王臣者初為南

京勲舊家人以無行屢易主凡物寓目輒以術竊去
被搯至傷足及是黃緣得見帝授錦衣千戶命隨中
官王敬南行採藥物珍玩所至張皇聲勢搜括財寶
公私騷然於江南尤虐長吏忤之輒被辱又勒蘇州
諸生繕寫妖書諸生王順等不勝憤率眾擊之敬南
皆走匿殿其從者敬南奏諸生抗命一郡怕懼怒亟
疏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昔唐
太宗遣使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褶子
進琵琶捍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元亮蘇頌不奉詔臣
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畫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怒并

及常州知府孫仁仁遂被逮仁新陰人由進士歷知
府為人方峻用公廉為治敬至不為禮以是見忤恕
抗章救仁再劾敬帝不得已召敬還敬後滯徐州漁
利恕復劾之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
併其黨十九人皆謫戍而案臣市傳首南京仁亦得
釋歸後積官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上林苑錄事
邵義以中旨除蘇州府通判恕言錄事通判驟躡
六官既害選法且前此傳奉官未有任郡縣職者今
特授義恐將來益為天下害不從二十年復改南京
兵部尚書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

吾惟敬事而已恕亦坦懷待之能卒斂戢林俊之下
獄也恕言京師祀天地止一壇享祖宗止一廟而奉
佛多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
且數十萬此外也後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懌而恕
益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
者三十九大率皆力阻權幸天下莫不傾心慕之過
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
矣已恕既果至時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
於是責近皆側目而帝亦心厭之二十二年起用傳
奉官恕以政令失信上疏諫尤切直帝愈不懌恕先
加太子少保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因附批其
疏曰南京米貴民饑恕焚機務胡為坐視可落官保
致仕制下朝野大駭恕數為巡撫歷侍郎至尚書皆
在留都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孝宗即位始用廷臣
薦召入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中外劾內
閣劉吉者必薦恕吉以是失惠凡恕所推舉必陰統
之弘治元年閏正月言官劾兩廣總督宋冕漕運總
督丘壽陝西山西山東遼東巡撫賈與左鈺吳節劉
璠兩京府尹吳紀于冕及布政使夏寅周瑛盧雍秦
葵等三十七人宜降熱中多素有時望者皆極從中

取旨允之章不下吏部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
許二月陝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楨認別推
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任臣銓部倘所舉不
効臣之罪也今陛下安知楨之不才而拒之是必左
右近臣別有所主臣不能承順風指以圖祿位且陛
下既以楨為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
卒用楨時言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
閣叅大政最後南京御史吳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
泰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
閣也恕既為物情所屬於是受責亦重嘗侍經筵見
帝困於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仍進講義於宮
中玩繹進士董傑御史湯壽給事中韓重等遂交章
論數恕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恕上言臣蒙國厚恩
日夕思報而外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
臣盡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
不及光即今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有攸司臣
豈敢越而謀之此所以不滿人望也但傑等責臣良
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恕感激
眷遇蓋以身任國事其年七月以疾在告聞帝頗懼
用宦官且有蟒衣莊田之賜即具疏切諫中官黃順

請起復臣官滿俊等供復恕言不可以小人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劉吉既憾恕而吉所陷言官若周紘張昂湯壽晏綰等恕又抗章力救以是益恨乃令私人魏璋等共排之恕先後推用羅明熊懷強珍陳壽丘昂白思明等咸諷璋等糾駁恕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輒慰留且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並早朝亦免二年秋徽王見沛乞歸德州田已得吉恕言王國之懿親不當爭尺寸地使小民失業帝婉辭報焉三年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進文思院副使滿俊等官恕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前此未之聞也成化之季乃始有之陛下初政既已革汰今奈何復行帝納其言乃止已而修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將有所除授恕等執奏帝不從竟授四人官許五人冠帶恕等爭之曰臣等職掌銓選義當盡言豈意再疏之陳莫回九重之聽以為業已許之不可更易夫天下事必當而後已設有未當雖十易之何害不然木流之弊將有不可救者望陛下慎之戒之報聞先是寄以災異條上七事其冬復以星變陳二十事咸切時弊明年壽寧伯張懋請勅疏詰券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還封壽今皇后立

甫三年懋已封伯又遽有此請恐累聖德不可許通政經歷高祿懋林塔也趙遷本司叅議恕又言天下之官原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坊公議皆不納中旨以御醫徐生補院判而生前考校在次等恕請選之上考者而治生黃緣罪得旨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及御藥房太監推擇恕言餘法臣部職也會中官非制帝命罷選竟用生言官交劾生不聽無何文華殿中書舍人杜昌等黃緣遷秩恕等力爭寢之既而御醫王玉復自陳乞進官恕等請置之理帝命進玉二秩後有如王者速之恕等復力爭事亦竟寢是時劉

吉已罷而丘濬入閣亦與恕不相能初濬以禮部尚書掌庶事府事與恕同為太子太保而恕長六鄉位濬上及濬入閣恕猶自以吏部弗讓也由是濬不悅明年考察天下庶官吏部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以求遷官為恕所阻銜恕故往朱濬家知濬快恕因劾恕變亂選法且言恕里居日為人作傳錢板行之歷數先帝之失於奏疏留中者蔡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恕知文泰受旨於濬乃言臣傳傳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

也且傳中所載皆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文
恭無賴小人逞此機深文巧之辭必有老於文學而
多陰謀者主之乞賜廷鞠遂下文恭錦衣獄獄上文
恭奏草實除名都御史吳禎為潤色而濬亦力慫慂
之疏首所云沽直諫君則濬筆也因請逮濬怒及禎
對簿帝心不悅怒乃貶文恭御醫責怒沽名令焚所
錄版而置濬不問怒再疏請辨理不從遂連章求去
聽馳驛歸而不賜勅初月原歲隸亦頗減怒敷歷中外
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一時正人及賢才久
廢草澤者汲引之恐後弘治二十年間象正盈朝職
業修理號為極盛者怒之力也天下稱名臣必首怒
而濬顧尼之濬由是不為衆論所許又二年濬卒文
恭往弔濬夫人叱之出曰以若故使我公弔王公負
不義名何弔為聞者快之武宗嗣位遣行人賫手勅
存問賚羊酒益康隸且諭以謹論無隱怒陳國家大
政數事帝優詔報之正德三年卒年九十三平居食
噉兼人卒之日少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自氣
瀾漫爛之暎矣訃聞輟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
毅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少子承裕字天宇七歲能
持弱冠著太極動靜圖說為人傳誦怒官吏部命承

裕以接賓客以是周知天下賢才選用無不得人舉
弘治六年進士怒嘗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而人才
難得何也清曰上之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而下
又售之急既得官或無暇於學或自謂無所用學識
見既卑踐履必薄雖有美質各能成材怒深然之會
致政即令承裕告歸侍養怒晚益究問學著石渠意
見多前賢未發四方問業者日造其門多令承裕傳
語而承裕亦篤志不懈學益進起授兵科給事上
言京師風俗競尚華靡小民效庶官庶官效貴戚而
貴戚且上效天子不可不嚴禁帝下之所司出理山
東河南屯田減登萊糧額三畝徵一斗還青州彰德
軍田先賜王府者三百六十餘頃武宗立累遷吏科
都給事中以言事忤劉瑾罰米輸塞上再遷太僕卿
盡心牧政馬大蕃息會大閱有詔需馬二萬匹大臣
慮其不給而承裕如詔應之尚有餘馬成歡異焉嘉
靖六年累官南京戶部尚書清逋稅一百七十萬石
積羨銀四萬八千餘兩世宗手書清平正直褒之在
部三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康僖承裕為於內行
居官廉平無私不愧其父人以范純仁比之
耿裕字好問尚書九疇子也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

士檢戶科給事中轉工科天順初以九疇方為右都御史改裕檢討九疇坐劾石亨敗裕亦謫泗州判官終父喪補定州成化初用御史白侃言召復檢討與修英宗實錄進修撰歷國子司業祭酒時侯伯年幼者皆肄業監中裕類古諸侯責戚言行可法者為書授之帝聞而稱善歷吏部左右侍郎坐尚書尹旻累停俸者再已代旻為尚書時大學士萬安與裕不協而李孜省私其同鄉李裕欲使代裕相與謀中之會進士陸獻按鎮江推官而獻先世本蘇州人乞改除裕等不為奏戶部郎中汪洪宣府督餉還未復命即擢參議並為東廠所發獻洪皆下獄侍郎黎淳坐調南京而裕奪俸兩月言官交劾復宥之裕入謝既出帝怒曰吾再寬裕罪宜申謝今一謝遽出豈以奪俸故意不足耶孜省等因而傾之遂調南京禮部踰年孝宗嗣位轉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改元召拜禮部尚書時公私侈靡耗費日廣裕隨事救正或因災異條上時事或申理言官論列先後陳言甚衆大要歸於節儉給事中鄭宗仁請節光祿供應裕等言四時令節宴賞及齋醮諸費日增於前宜納宗仁奏巡視光祿御史田翰以供費不足累行戶部請借太

倉銀償之裕等言軍國經費豈可移用今半歲間已再借疑有侵盜弊請勅所司禁防帝皆從之南京守備中官請增奉先殿日供品物裕等言德懿僖仁四廟品物定自太祖高廟品物定自太宗孰敢增損若謂祀先宜豐雖竭天下之力亦何物不可致而乃止供鷄鵝餅者蓋欲以儉德示子孫保守之為家法也所請宜勿許乃命間日增鵝一鷄二帝之方踐祚也斥番僧還本土止留乳奴班丹等十五人其後多者匿京師轉相招引齋醮復與言官以為言裕等因力請驅斥帝乃留百八十二人餘悉逐之四年禮部公廨火裕及侍郎倪岳周經等請罪詔問火所由對言積米鬱蒸所致遂被劾下獄已而釋之但停俸切撤馬兒罕及土魯番皆貢獅子甘肅鎮守太監傅惠先圖形以進巡按御史陳瑤請却之裕等乞從瑤請而治惠遠詔罪帝不從後番使再至留之京師頗有宣召裕等言番人數為不道繼因朝貢許其自新賜齋踰等而後旋復僭稱可汗與兵犯順恃逆如此陛下乃過優假其使宣召至再被以厚賜適遇強之時忽有加禮彼將謂天朝畏之且益增其桀驁况番人狡黠難信不宜令出入內廷獅子野獸無足珍異

何至上煩鑿與頻加臨視帝即遣其使還尋代王怒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御用監匠人李倫等以內降得官裕言先有詔文官不由臣部推舉傳乞除授者恭送法司按治今除用倫等不信前詔不可給事中呂獻可等論奏裕亦再疏力爭終不聽裕為人坦夷諒直諳習朝章秉銓數年既無愛憎亦不徇人毀譽謝干獨抑奔競獎才賢銓政稱平自奉澆泊兩世責盛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

著滿守朝宗鄭人成化二年進士久之授御史明習

法律善折獄裁軍備巡按湖廣四川並有能譽都御史王越使掌諸道章奏尋以越薦起權右僉都御史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已代朱英為右都御史掌院事歲餘李孜者竊權欲引用其鄉人劉敷乃調滿而京安南侵占城遂其王古來奔廣州詔遣滿往處置滿乃檄安南罷兵而募健卒千人以舟二十艘獲古來歸國事遂定古來深德滿弘治二年滿由兩廣總督復入掌都察院古來遣使入朝遺滿寶器名香帝命滿受之滿辭不許上言臣昔權宜制置寶器成算臣無力焉今臣領職臺端納小邦魏謝播之天下不

足為臣禁通賂朝廷羞臣不敢奉詔帝乃聽其辭時占城使者已發追界之尋以疾歸母喪除召拜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九年代耿裕為吏部尚書其秋偕九卿言先皇帝有詔勅戚家不得侵據閩津陂澤設市肆與民爭業令勅戚周遵約束縱家奴因利自都城至天津小民生計所資悉見年奪伏覩永樂間榜王公僕從母過二十人一品母過十二人今多者以百數賈幸舊章其間多市井無賴附勢託名觀漁利者利歸群小怨及朝廷通者長寧伯周成與壽寧侯致在齡兩家爭利至聚眾擊鬪足駭觀聽願陛下峻

為之禁庶萬民安業帝納之十一年加太子太保尋進太子太傅滿以前尚書王恕負重望請如王直王翱故事與並典銓衡又以兵部尚書馬文升資歷先已請班讓文升而下之咸為時議所稱初滿為御史以水旱併同官言事論傳奉冗員甚切十二年九月因御史燕忠等言乃復上疏言天下素詩書躬恭積者積數十年不得一官而白身之人或奔競乞憐或杖藝蒙幸取官秩如捨芥昔漢有兩郎之爵唐有斜封之官宋有內降之職今之傳奉何以異此七何又既言近日傳奉官及詔許冠帶者多至七百九十餘

人乞盡行澄汰明年又因給事中張弘至疏諫復爭之帝終不納言官有欲開納馬例者瀟抗言朝廷蓄積尚多奈何為此萬一聞於塞外示中國虛耗將降寇心議遂格瀟有才畧亦善典時俯仰先是李廣死言官交章劾瀟交通帝不問至是彗星見諸大臣自陳尚書四人已致仕而瀟獨得留居數日因對便殿為奏言官多挾私頃劾周經去不以罪因自辨見枉狀帝不悅以瀟言責給事御史令置對於是瀟惶恐謝給事中魏江御史郭鏞等交章抵瀟且自劾瀟乃再疏求去許之賜勅乘傳及康隸如故事正德二年

劉瑾竊權悉斥諸大臣守正者乃召瀟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掌院事瀟雖為瑾所引然明達政體義所不可亦不肯苟從先是劉宇為都御史嘗撻御史以悅瑾至是瑾亦以諷瀟瀟卒不可宇與焦芳助瑾為惡瀟亦時有調護居二年見瑾威虐愈熾乃引疾歸卒贈太保謚襄惠子徑進士即中瀟性寬厚在吏部注選至烟瘴地輒停判為擇風土相近者每自謂手持此筆論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嘗有辦事官誤傾墨汁汙瀟衣建遽叩頭瀟笑揮之曰去此何罪吾方惡其太新一鄉人冒稱瀟子亦獨有

司其怨家發之瀟呼至但戒曰汝甘為吾子置而翁何地國法可畏慎勿復然其雅量人不及也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奉命祀北岳母夢緋衣神人入室生岳遂以為名謙終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傳岳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進侍讀充經筵講官久之進侍讀學士直講東宮二十二年權禮部右侍郎仍直經筵弘治初改左侍郎岳好學文章敏捷博綜經世之務時尚書耿裕方正持大體至禮文制度率待岳而決六年裕改吏部岳遂代為尚書有詔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岳言此僧往獻頂

帶數珠獨獲法益遂其邪誕得冒法王陛下新政立加降斥中外稱聖奈何忽枉命召疑駭遠邇况當時全遼者不下二百餘人律門一開必相率黃緣而起實損聖德帝不從命自備資力來京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積等爭之曰邪教進退乃治亂攸關禮臣進諫宜止為國家計小費哉而陛下乃令其自備資力臣竊未喻既而言者不已事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宏麗大逾永樂宣德之舊岳請頒成式又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率為具文乃詳次其月日博引經史微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

黠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
採納馬左侍郎徐瓊者與后家有連謀代岳九年南
京吏部缺尚書廷推瓊詔加岳太子太保往任之而
瓊果代岳尋改岳南京兵部叅贊機務還代屠濬為
吏部尚書岳前在禮部以修省與文武大臣條上三
十二事及往南京再陳時政二十事清寧宮災又陳
二十八事入吏部復以修省偕廷臣陳三十二事軍
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岳貌魁岸有文
武才善斷大事當盈廷聚議往往決以片言既秉銓
請寄不得行尤嚴邪正之辨或謂別白太過且召怨
笑曰吾職當如何恤馬同列中最推進馬文升然
論事亦不肯苟同時天下方想望其風采乃踰年遽
卒年僅五十八朝野莫不惜之詔贈少保諡文毅明
世父子官翰林俱得諡文自岳始岳疏議甚多論西
北用兵之害尤切其畧云近歲毛里孩阿羅忽李羅
出亂思加蘭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
於屯牧故賊頻據彼地擁衆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
自守苟或遇敵輒至挫衄既莫敢折其前鋒又不能
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致兵鋒不靖遠患
靡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

安行以返析去據爵優遊朝行鞶帶與金充徇私室
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委
殺平民謬稱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為辭及
考功籍所載賞格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厮養而
什伍之卒特餉之民則委骨荒塵膏血野草天怒人
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疏冗怯留鎮京師猶
恐未壯根本願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
驟遣軍之功為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
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楯
之虞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
一萬併力以接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遠
人心若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軼夫奔擊西者賊寇
之奸態也樹虛扼冗者兵家之長策也稍銳既盡乎
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
銜決遠近坐困其可為得計哉至於延綏士馬屯集
糧糗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使徒
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親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
虛幸而得至未易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且斃
其他尚何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
徵水旱不可先知豈款未能遂卜徵如何其可預也

甚不得已令民輸芻粟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
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合之入至若輸粟給鹽則悉
右請托率占虛名鬻之而費費且倍擬官爵日輕鹽
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完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
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
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
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租之術或以茶鹽
或以銀布名為準折糧價實則侵剋軍需故朝廷有
糜廩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
付石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

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我而與守者巧為竊據
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夫固上行私莫此為甚及訪
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紛有謂後受降之故除守東
勝之舊城使犂援交接特用易制然欲復城河北即
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糧重為累饋
餉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
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犂威大損矣又有謂
統十萬之衆襄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盪窟穴使河
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
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觀

萬一之倖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
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
往來遠徙罷我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為敵所困既失
坐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
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
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震動
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愈
近而禍愈大矣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墾募民壯
去客兵明賞罰嚴問謀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
方王用兵不能盡用也

馮文升字負圖鉤州人貌瓌奇多膂力幼與諸兒戲
群十數角之靡不仆登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歷按
山西湖廣風裁甚著還領諸道章奏毋喪除超遷福
建按察使鎮守中官馮讓貪虐抑之俾不敢肆坐公
疏署名先都司被逮得釋成化初召為南京大理卿
以父喪歸滿四之亂陝西巡撫陳价下吏即家起文
升右副都御史代价文升馳至軍與總督項忠討平
之事具忠傳錄功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文升數
條奏便宜務選將練兵盡財設險為守邊計剪除劇
賊西固番族不即命者悉滅之修茶政易番馬八千

有奇以給士卒賑糈易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效甚著而是時宇羅忽滿都魯札加思蘭比歲犯邊至九年冬深入西路剽劫將吏不能禦賊遣諸將邀其餘騎及民遭難者殺之得首一百五十搃制王越以大捷奏而文升亦遣子瑋報功已而為廷臣所論坐停俸三月十二年春代越搃制三邊軍務尋入為兵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整飭遼東軍務時巡撫陳鉞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價騰踊文升上遣計十五事因請禁之鉞由是與文升有隙十四年春建州海西入掠鉞懼罪掩殺保塞貢夷屠其族以復聞於是諸部憤益肆掠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禮太監懷恩等七人詣內閣會兵部議僉言彼既遣使貢又屠其家何以外舉或請以大官斬之文升曰宋以李繼遷為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此何足釋患也恩曰然則遣大臣往撫耳恩意蓋欲以沮直衆咸稱善恩入白帝帝即命文升往直聞之不悅欲令其私人王英與俱文升又謝絕之疾馳至鎮宣諭書撫慰被屠者家賜以布粟而海西亦未聽撫文升察其非誠集兵為備身往開原節制之數日果入寇官軍分擊之斬首二百餘酋長懼乞降先是也先之亂海西諸部被

侵掠多失朝廷授官盟誓子孫不得襲報入貢茅名令人宴賚皆薄文升乃請於朝得襲官者十餘革事方定而直欲據其功請於帝馳至開原再下令招撫諸部聞直聲勢多畏不敢出而文升所招兀者衛三百人者至直又不與樓成怒欲去直知事未易了乃邀文升於撫順至則諸人復就撫文升推功與直然直內慚文升又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善而陳鉞諂事直得直懼日夜譖文升直由是思中之而未有以發也文升還賜年醴明年春以遼東屢失事復遣直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等按之而余子俊通劾鉞鉞疑出文升意傾之蓋急初海西建州朵顏三衛入貢輒私市弓材箭鐵器文升初至遼東請嚴為之禁貢使還遣行人伴送覓察直因還奏文升行事未方禁遣人市農器遂致怨叛乃下文升詔獄文升奏辨所禁乃鐵器非農器也竟請成重慶衛天下聞而寬之直既傾文升則與鉞大發兵破諸部鉞以是驟遷至尚書未久皆敗而文升尋復起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是時文升凡三渡遼矣軍民聞其未嘗鼓舞而文升益禁柳中官搃兵使不得戕削衆益大喜二十一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安徐和

織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賑之旋召為兵部尚書時李汝省有寵文升輒有言汝省遂摺於帝謂之南京孝宗即位召拜左都御史先是中官陳喜方士鄧常恩熒惑憲宗于岳鎮海濱諸廟甘置石巫周以符篆中貯金書道經金銀錢諸色寶石及五穀為厭勝具至是以文升言毀之帝耕藉田畢置宴教坊以雜戲進文升正色曰新天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為者即斥去時車駕初出觀者塞道御史徐瑄賀霖劾奏之有旨捕治而二人失承旨遂下詔獄文升言初政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弘治二年代余子俊為兵部尚書兼督十二團營時承平既久兵政日弛滋冒既多而工作滋起而北部落時伺塞下文升乃嚴覈諸將校點貪懦者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緝捕而給騎士十二衛文升出入文安因乞休優詔不許明年小王子以數萬騎收大同塞下勢洶洶文升以疾在告帝使中官挾醫往視咽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為也請參為備而揚聲逼之彼將徙去已而果然又明年遭繼母憂詔起復再疏辭不許五年山東久旱浙江及蘇松諸府水災文升請

命所司加意賑恤練士卒以戒不虞帝褒納之七年畫工張璉等三十四人皆傳奉進秩文升據祖制爭之且曰百工職技其勞甚微指揮三品其秩甚崇今溢昇之恐諸邊將士聞而解體不聽其後復命世襲文升等極言不可亦不納詔發京軍萬人修萬壽寺安諸宮文升力諫帝卒發之明年西北別部野乜克力其首曰亦剌思王曰滿哥王曰亦剌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巡撫許進總兵官劉寧為請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却之土魯番既襲執忠順王陝巴令所部牙蘭據哈密守之遂僭稱可汗侵掠沙州迨罕東諸部附已文升議此賊桀驁不戢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察知指揮楊翥熟暗番情乃召詢以方畧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諸調罕東兵三十為前鋒漢兵三十繼之持數日糧間道兼程而進必可得志文升喜遂請於帝初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往討果克之語詳進傳文升子玠坐殺人為徽王所奏罪當死帝特宥之文升再引玠乞歸不許十二年文升以團營軍不足請於錦衣及騰驤四衛中選補已得請矣中官竇瑾阻之詔令後清理戎務不得

以五衛況列文升及兵科蔚春等力言詔旨宜信不納十四年陝西地大震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今大節方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兵弱紀綱未振法令久弛宜側身修省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國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閒地日視二朝以勤庶政且撤還陝西織造內臣賑恤被災者家帝納其言為臣立召還文升為兵部十三年盡心戎務數條上便宜率報可一時兵事甚饒而職守外所當言者亦侃侃盡言常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勸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鰲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至於佛老之教尤不宜使之知恐惑眩心志又以風俗日流請修社學帝皆深納之時小民困賦役文升極陳其害謂今之民田十稅四五其輸遺塞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若絲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尤難往往所費之數過於輸納之數而南方轉漕通州者費亦自倍至有三四石而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而近者修塞決口發山東河南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衛

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近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民之供餽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陛下宜嚴勅內外諸司省其繁費寬其力役毋擅有科舉王府之工宜速取竣勿窮極壯麗以耗民財而其本尤在陛下崇正學抑邪術節財用省工作然後民得休息邦本可固詔下所司詳議文升他所論奏甚衆在班列中最為者頌帝亦推心任之自太子少保累加至少保兼太子太傅歲時賜齋諸大臣莫敢望也先是吏部尚書耿裕卒文升當代之而為屠瀟所得文升頗不平及瀟罷廷推文升而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為然乃命倪岳代瀟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至是岳卒始以文升代文升以從子天祿選為殿府儀賓例當迴避乞致仕不許詔王府勿選以留之明年南京鳳陽大風雨壞屋柱木文升請帝減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絕游宴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賑饑民捕盜賊已又上吏部職掌十事帝悉褒納十六年累修詩海珠璣成詔進文華殿辦事少卿周憲時等二十一人官文升言詩韻少道無補於治苟輟進官秩恐醫卜技藝之流援以為例末

流何所止極帝不許既而其中張駿等十三人自以
傳陞非美事具奏辭免文升請聽之詔可一品九載
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八月帝以將考察特召
文升及都御史戴珊史琳至煖閣諭以東公黜陟又
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而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迨
孝宗崩文升哭之慟送梓宮徒步號哭二十餘里承
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卿李綸
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正德元年中官王瑞以大婚禮
為須書篆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不奉詔而給事中
安奎刺得瑞納賄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廷
議皆是文升帝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是時朝政
已移於中官而文升在位久年踰八十日懷去志會
兩廣缺總督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怏怏不欲出
有後言其鄉人御史何天衢遂劾文升銓選涉私文
升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祿有加居三
年劉瑾亂政坐文升前用雍泰為朋黨除其名五年
六月卒年八十五瑾誅後官贈太傅謚端肅文升兼
贊文武尤長於應變朝端大議往往行之而決功在
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尤重氣節勵廉隅于總以鄉貢
士待選吏部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

外者其介操如此卒前數日州西大劉山忽崩後逾
年大盜趙燧等流剽河南至鈞州以文升家在馬捨
之去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
論曰明制文臣極於尚書而吏部為之首其職任尤
重弘治之世王恕等五人皆能澄叙流品甄拔賢能
以弼成盛治與宋慶曆元祐比隆可不謂盛焉恕剛
方正大匪躬之節著在兩朝議者擬諸韓范良不為
過裕和粹守正岳弘毅多通文升恢奇英果成一代
人傑也若瀟風節不勁未足比跡諸賢然當世亦稱
為長者云

明史卷二百三十九

列傳九十

何喬新

彭 韶

周 經

劉大夏

何喬新字廷秀吏部尚書文淵子也年十一侍父京師修撰周旋過之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問之曰書法何如綱目對曰呂文煥降元不害叛張世傑溺海不害死節義軒多誕妄於義殆未安也旋大驚異及遷巡按御史韓雍欲見之辭不赴景泰五年登進士奉使淮西文淵門人知巢縣者以白金文綺贈力郵之運授南京禮部主事父喪歸里人揭稽者為侍

詔誦官家居嘗受素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淵死實諸子迫之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訐為巡撫時寄薦黃珙且代草易儲疏於是喬新與兩兄及稽皆被徵此對簿父妾斷指為諸部訟寃獄得少解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服除改刑部主事歷郎中繕衣衛衛卒恃勢屢犯法喬新捕治不少貸都指揮袁彬有所為執不從彬怒使人搥撫無所得由是名大起成化四年遷福建副使浙寇千餘人盜掠壽寧銀礦所過剽掠喬新募兵擊之斬首數百擒其魁福寧豪尤氏積暴殺人出入隨兵甲非捕者二十年福

清薛氏居瀕海時出諸番互市事覺謀作亂喬新嘗設方畧捕殺之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課民多賦產喬新以為言減三之二興化民自洪武初受牛於官至是猶嚴課其祖喬新奏免之清流歸化里界將樂沙縣間民恃險僻不共徭賦喬新白都御史滕昭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遼河南按察使歲大饑故事賑貸迄秋而止喬新曰所以止於秋者謂秋成可仰也今無秋可但已乎賑至明年麥熟乃止河南知府薛昌虎邑知縣胡宏杞縣知縣李文中恃強援貪殘無忌喬新悉按點之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

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先是項忠驅逐流民過當民間傑至則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遼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漂溺千餘家喬新躬自捐餉發粟積食養其虛舍民得奠居荆州民苦徭役乃驗丁口貧富列為九等民稱便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造地軍民往往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革苟過賦見執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初諸違毋聽關出犯者罪及守將詔可賊騎犯塞借參將走王伏兵反濬營遊擊之斬獲甚眾進左副都御史歲歲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尋奉勅賑濟全活

為多劫僉事尚敬劉源稽獄請勅天下斷獄官淹半
載以上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
小王子入大同紫荆居庸諸關告警詔喬新行視會
賊遁乃還二十一年進左侍郎山西復大饑人相食
命喬新往賑請蠲租賦發內帑及鹽課銀數萬兩
又設法勸輸得粟數十萬石擇有司分賑死者繼而
瘞之又募民疏溝渠償以粟所活三十餘萬人還流
冗十四萬戶山西人尸祝之還朝會安寧宣撫使楊
友欲奪嫡弟播州宣慰使爰壽誣爰有異謀命喬新
往勸喬新言楊氏有播六百餘年群蠻所戴一旦繫
繫恐所部震驚乞召二人而質弗真獄從之友富而
驕行賂中外莫實其訟喬新執法不撓與巡撫劉璋
卒共白爰誣友奪官安置他府播人遂安孝宗嗣位
萬安劉吉等忌喬新剛正出為南京刑部尚書沿江
蘆洲率為中官占奪有訟者輒託言備進奉賈喬新
謂貢獻既罷安得復假為辭悉奏還之民初喬新之
出中官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問言新若踐祚當用
正人胡為出何公於外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書杜
銘罷群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之不
補明年弘治改元用王恕薦始召喬新代銘喬新奏

言舊制違官勸事及逮捕必齋稍傲批文赴所在官
司比號乃行近止用駕帖初不合符設有矯詐雖敢
拒之臣以為復舊制使帝立報許喬新清修直節素
負當世重望至是與王恕馬文升耿裕賈俊劉健倪
岳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閔珪並都顯位天下想望
太平惟吉仇視正人頗興大獄喬新率據法直之坐
是益憾嫉他事奪俸者數矣至二年夏京城大水喬
新既請恤被災者家又慮刑獄失平條上律文當更
議者數事吉悉格不行却中魏紳者喬新所素重薦
為大理丞而御史鄒魯親選以喬新薦紳恨之會喬
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即誣喬新受賂曲庇吉取中旨
下諸人詔獄或勸之懇喬新曰何懇為吾有去耳乃
拜疏乞歸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
後魯誦知蕭山以殘虐為仇家贖兩日罪至遣戍士
論快馬喬新自服官即自天不營私不阿權要不以
愛憎為予奪守之終身在福建市舶中官死鎮守者
分其貨遺三司喬新獨固辭不得則輸之於庫在河
南都指揮武成感薦權恩賂以犀帶銀器喬新不納
成慚而退揚愛德喬新甚既家居遣使厚致贈且獻
良材可為觀者喬新曰戒之在得正斯時也堅却之

生平宗濂洛之學好古博覽富著述開異書報借鈔積至三萬餘帙皆手自較讐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則友丘濬而已既罷歸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十五年卒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為彭韶及喬新請議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奄遊士類咨嗟今考當日致仕之故不知陛下欲與洗雪前枉耶亦聖意別有在耶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魯拱私誣劾一辭不辯恬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後魯楨死人謂天道有知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鉉嘗誣奏朱熹矣未聞當時人主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年廣西知縣張潔復以為言乃贈太子太傅予蔭明年賜謚文肅喬新五世孫源萬曆初為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濬舉鄉試第一授安慶府推官到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濬擊威曰非我能即棄官去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初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部成化二年疏論僉都御史張岐儉邪不稱風紀宜召還王竑李秉葉盛以副人望忤旨下詔撤給事

中毛弘等救之不聽卒輸贖尋遷郎中錦衣指揮周或太后弟也奏乞武強武邑二縣閒田命韶侍御史李琮查勘韶等至循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為驩收責於薛驩顧折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未許民墾闢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戚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等不思奪小民衣食附蓋責成請伏奉使無狀之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方命復下詔獄言官爭論救得釋當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並有重名一時稱何彭六年遷四川利使安岳危氏焚滅劉姓家二十一人定遠魯氏殺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以為疑獄久不決韶一訊得實成伏辜進按察使悉撤境內淫祠署前有廟祀五顯神韶毀其像改祀宋趙抃王府祭葬舊道內官公私煩費韶奏罷之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頻貢獻擾道路及是又進金燈韶劾之不報十四年遷廣東左布政使時中官奉使紛運鎮守則顧恒市舶則韋春珠池則黃福皆以進奉為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韶先後論奏最後梁方彛錦衣鎮撫德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木進獻為害尤酷韶抗疏極諫語侵方方大怒搆于帝帝亦怒命調之貴州士民追送

疏泣于道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薦致仕
尚書項忠宜召用不納明年正月星變上言臣伏見
彗星示災見于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
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臣
見陛下嗣位之初宮闈肅肅名位秩然家禮正矣內
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周矣禁止貢獻儉德昭矣愛
惜名器用人慎矣乃邇年以來則不然宮中進奉貴
妃加于嫡后廢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
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
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

中官爭獻珍異動稱勅旨科擾小民夫古人遇災必
減膳撤樂今乃轉增宣索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
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塔及予告而歸康食與夫濫
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
陛下翻然覺悟慎終如始天下幸甚時方召為大理
卿帝得疏不悅命仍故官巡撫順天永平于是均大
興宛平昌平諸縣徭役劾奏鎮守中官陶弘罪孝宗
即位召為刑部右侍郎嘉興百戶陳輔坐事落職遂
為亂攻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事聞遣韶巡視浙江
韶至而賊已破滅乃命兼詹都御史整理鹽法尋進

左侍郎韶以商人苦榨配為定折價額蠲其宿負憫
憲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因繪為八圖以獻因條上利
病六事悉允行弘治二年秋還朝上言頃以災變下
詔求言臣刑官也請以刑罰失平數事言之彭城伯
張信與沙門宗昂相訐皆以無驗論贖既而信解任
以置不問罪同罰異何以服人中官劉玉與奸人孫
泰交通外戚謀復親藩此莫大之罪宜服上刑乃付
泰法司而玉留中處置縱惡長奸何以立國罪因罰
輸作所以儆營繕急務乃令浚池隍飾館宇以待游
觀是適滋侈心也罪人納贖贖本以給諸司公費乃

以養浮圖朋士是尚左道也如是何以消災異致太
平疏入報聞明年改吏部與尚書王恕甄人才獲功
實仕路為清其冬彗星見上言宦官日侍輔座言成
禍福故其勢日重而陛下又優假之兵馬錢穀營繕
諸務盡出其手凡請乞之章無不先允後下六部奉
行不復更議甚有毆人至死竟不詰問問下所司獄
成後宥遂致無所忌憚既傷政體復失刑威也盡財
耗國不惟不禁而又助之死者供葬存者建祠第宅
踰制服食爭奇聲勢移人望而生畏宦官之威極矣
不可不亟思裁損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應具文

明言春又言斧鏡之徒多黃綠請謁濫授千百戶官至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文職亦然修城則權工匠傳奉輒授良醫又或中書考滿驟遷三級望陛下慎惜名器勿謂小官可輕勿謂雜流無害嚴杜倖門痛為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其秋代喬新為刑部尚書故安遠侯柳景賦致金數千兩徵僅十一以其母訴還免詔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賊非負租之比而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媿于澳也且賊可倖免則他日爵位征鎮何求不得

奸回藉口法吏仄心非國家之利帝竟不從御史彭程以論皇壇器下獄詔疏救之因極陳光祿冗食濫費狀請帝樽節乃命其歲辦數以聞六年南京衛士犯罪刑部主事郭珠執而鞠之為成國公朱儀所劾韶奏珠所守乃故事帝卒從儀言命旬後毋擅執時荆王見瀟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內官王簡劾通高永殺人滅死遣戍昌國公張繼建墳宏侈踰節役軍至數萬畿內點民冑克陵廟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亡日衆韶皆抗疏極論帝但下所司而已韶蒞部三年昌言正色秉節無私與王恕及喬

新稱三大老而為貴戚近習所疾大學士劉吉徐溥亦不善之韶知志不能盡行連章乞休乃命乘傳歸月廩歲祿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言韶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又明年年六十六時溥猶當國僅予謚惠安贈太子少保韶嗜學公暇手不釋書盛有著述正德初林俊言韶議不副行乞如魏驥吳訥葉盛改謚文事竟不行周經字伯常刑部尚書璫子也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成化中歷侍讀中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太子起立拱聽聞臣以為勞謚請太子坐經與諸講官皆不可乃己六品十餘年不調或諷使干進峻却之孝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弘治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中官請修黃村尼寺奉祀孝穆太后土魯番貢獅子不由甘肅假道滿刺加浮海至廣東經皆侶僚長疏爭竟毀其寺却其貢四年調吏部尋進左侍郎通政經歷沈祿者張后姑壻也一日尚書王恕在告中官傳旨權祿本司參議經言非而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再與恕具疏爭之事雖不能止朝論建馬靈壽奸民獻地于中官李廣戶部持之不得經偈九卿疏爭卒罪獻地者寄上言外戚家無功求遷

無勞乞賞兼齋醮游宴濫費無紀致帑藏殫虛宜大為樽節近例預備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訪勅不次遷官遂致剝下干進請如洪武間例悉出官帑平糶毋奪民財考績勿專以積粟為能庶備荒課吏兩皆得之至清軍之弊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弊在旗校者版籍猶存若里胥則並版籍而清亂之清理之官畏罹譴罰往往亂似為真指絕戶為見戶小民含冤曷可勝道宜考較宣德間故冊一洗奸弊災傷之後民不聊生乞察惜薪司薪炭約丈數年則災荒郡縣盡與停免其四方顏料雜辦亦然此救民之急務也帝多採納之八年文武大臣以災異陳時政經為具奏革而奏中斥戲樂一事深中帝諱密令中官廉草奏者尚書耿裕曰疏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手即有罪罪經世兩賢之明年代葉洪為戶部尚書時孝宗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扶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行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通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恒勗以節愛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為乘十年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為東宮莊經等劾瑄違制下詔獄而帝復從鎮撫同官達官

勘實經等復爭之云太祖太宗定制開田任民間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于官是土田予奪盡出奸人之口小民無以為生矣既而勘者及巡撫高銓言開田止七十頃悉與民田錯于是從經言仍賦之民治墾非中官何勘劾外戚張鶴齡下獄經疏救之忤旨切責明年加太子少保雍王祐檮乞衡州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為永業經言此國家經費所出不可許帝納之命自今四方額辦課稅王府不得請乞著為令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二萬引經等言鹽筴本以佐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染諸局供御有常數若曰取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若曰工匠不足則仰食工家不下千餘人所為何事足知供用未必缺而徒隳陛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為常再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千引先有者倉場監督內官毋增設至是復黃緣先後增遣四人經等皆力爭設自今止設總督二人京通監督三人十二年帝從內壘壘請令錦衣撥餘丁百人供洒掃經等諫不納經又上言曰祖宗設內壘不惟欲知災異亦以防外蔽欺其地至密今一旦增入百人將未必有漏洩妄言者與其他日違諭倡議之人

而治之苟若絕之于初與其愛惜一時成命苟若慎成憲于萬世帝悟立己之禁王見澤乞河南退灘地二十餘里經言此軍民輸賦地不宜予興王祐杭乞近湖地千三百五十頃經言見有居民千七百家分耕貧民資資衣食余何奪之莫若畝徵糧二升可得二千七百餘石以予王庶幾兩便三疏爭之竟不許帝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寧侯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勳戚莊田畝例徵銀三分獨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灘地經抗章執奏命侍郎許進俗太監朱秀覆核經言地已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膏田賦畝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后作配聖躬正宜恤民賦賦俾世世戴德何乃登其地重其徵願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柏權及民恆產不可奪帝竟予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類于是經等復諫曰東宮親王莊田徵稅自有例而鶴齡獨踰之夫鶴齡陛下外戚不恤赤子權先帝妃家亦戚玩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之人又將謂陛下惟厚

椒房不念先帝若果行之為威德累不少非徒無以服親王外戚之心也帝終不納經剛介方正能守職大同缺戰馬兵部尚書馬文升請太倉銀市馬既得旨兵經言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毋相壓今兵部侵戶部權非祖訓帝為改撥太僕銀給之給事中魯昂請盡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度支不足宜儉於國不宜賦民今不節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費乃欲括天下財盡歸宗師給事言非是內官傳旨宣索銀三萬兩為燈費經曰小民膏血豈當供耳目玩持不與性好強諫難重忤旨不恤一時宦官貴戚皆憚而疾之先是李廣死言官劾大臣等通饋遺者誤及經經不勝憤抗章極辨且力諷言官言官亦自以風聞之誤不敢再劾經而帝素知經守正慰留之不罪也至是連章驟諫帝不能無厭而左右不悅經者從而間之會星變經自陳乞休帝即報許命賜勅馳驛加太子太保制下舉朝失色爭上章乞留而中外論薦者至八十餘疏咸報寢武宗即位言官復薦召為南京戶部尚書遭繼母憂未任正德三年服闋經塔兵部尚書曹元方善劉瑾言經雖老尚可用瑾亦重經名德乃召為禮部尚書經固辭不許遣官即其家起

之經不得已就道至則止郊外復以疾辭帝遣使慰問喬王帶經乃彊起受事數月即謝病去五年卒年七十一贈太保謚文端子曾進士浙江右叅政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仁宅由鄉舉知瑞昌縣有流民千餘家匿山中邇者素賂不得誣民反衆議加兵仁宅單騎招之民爭出訴遂罷兵權廣西副使大夏年二十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乃除職方主事再遷郎中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督釐革弊稱籍甚時汪直好邀功以安南黎瀨侵占城殘八百敗于老撾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亟置之吏不能得尚書余子俊數榜吏大夏徐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兵籍有無不足詰也子俊悟事得寢朝鮮入貢道經鴉鵲關既行迴又若建州邀截請改由鴨綠江有朝鮮人為中官陰為之地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道經祖宗朝豈不知顧紆迴數大鎮此殆有微意不可許乃止中官阿九者其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為大夏所笞憲宗入其謀捕繫詔獄令東廠偵之無所得會懷恩力救乃杖二十而釋之有中貴知大夏欲薦為兵部右侍郎遣人通意其一見大夏巽

詞謝之吏部議擢京卿大夏語人曰吾為諸生時每見有司政事失平必曰使或為之當不如是今幸通籍而不得一親民事奈素志何況却中出非監司則却守體貌崇重何為不可第恐人負官耳乃以為福建右叅政至官累以政績聞聞父計一宿即行弘治二年服闋赴部戶部尚書李敏薦其才堪都御史往謁鈐司見冠履不飾日笑之乃遷廣東右布政使因州泗城不靖大夏往諭遂順命後山賊起承檄討之下令獲賊必生致驗實乃坐得生者過半改浙江左布政使六年春河決張秋詔博選才臣往治吏部尚書王恕等以太夏薦乃權右副都御史以行議於孫家渡四府營疏上流以分水勢而築長堤捍之堤起作城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功垂就中人有謬其糜費者遂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共事且密察大夏所為興至簿籍較然乃服明年決口既塞更修築黃陵岡水乃大治工鉅而費甚省孝宗嘉之賜璽書褒美語詳河渠志八年召為左副都御史歷戶部左侍郎十年命兼左倉都御史往理宣府兵餉尚書周經謂曰塞上軍糧率勢家子弟為政公素不與此輩合恐剛以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

國之異時塞上糧買必乘千石芻萬束乃聽以故中
官武臣家得標利權大夏至下令有芻粟者自百束
十石以上皆得告納勢家即欲收市牟利無所得不
兩月儲積充羨而遣人蒙其利皆德之明年三疏移
疾歸築草堂東山下讀書其中天下固稱東山先生
越二年廷臣交薦起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勅使
及門携二僮遂行廣人故思大夏數拜稱慶大夏為
清吏治捐俸億禁內外鎮守官私役軍士法嚴令其
盜賊為衰止十五年召拜兵部尚書蚤辭乃拜命既
召見帝曰朕數用卿而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
老且病竊見今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
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時南京鳳陽大風拔木
河南湖廣大水京師又苦雨沉陰大夏乞勅廷臣講
求殫災之道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登
羊陛下亦宜慎厥身修蓋崇德帝善其言而不能
用十七年二月大夏又言今江南北災傷而陝西困
用兵浙江諸處多事為擾乞命所司蠲減賦役務務
養民凡織造土木齋醮傳奉之屬亟宜罷省帝乃命
事當與羊者所司其實以聞既而大夏會廷臣條上
十六事中請停傳奉官月俸汰內府劬匠減光祿供

應者廚役罷皇城倉場馬房海子及內府諸監局增
設中官清膳驛四衛勇士撤職造內庫損借薪司徒
失督權律所未便者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下再議
于是大夏等上言前所奏實時政積弊今事屬外廷
者悉蒙允行稍涉權責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
以乞俯賜採納斷在必行幸上久之乃得旨傳奉官
疏名以請劾匠廚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
裁茶四衛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於是織
造齋醮皆停罷光祿省浮費鉅萬計而勇士虛冒之
弊亦大減制下舉朝歡悅先是外戚近侍多干恩澤
帝一無所拒故盡焚叢積至是帝亦深知其害政奮
然欲振之因時多災異復宣諭群臣令各陳缺失大
夏乃復上數事其年六月再陳兵政十害且言臣不
能為朝廷分憂致人怨上騰天怒不解乞放歸田里
帝不許令樊瑞宜羊者更詳具以聞于是大夏舉南
北軍精習蓄上之苦及邊軍困弊遣將侵剋之狀極
言之帝乃召見大夏于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
財盡祖宗以來徵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
常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
計他可知矣大問天下軍若何對曰窮與民等帝曰

后有月糧出甬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剋止過半
安得無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
何以為人主遂下詔嚴禁帝方銳意太平察知大夏
方嚴且練事委寄益重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
知每有宣召或尋及大夏或與珊同召諸大臣不能
與也中官苗達好武貪功大同小警帝將從達言出
師內閣劉健等力諫帝猶疑之召問大夏曰卿在廣
知苗達延綏搗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稚十數
身賴朝建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
民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對曰陛下神武
固不後太宗而特領士馬遠不逮且其時洪國公小
遠節制舉數十萬眾悉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
策惟守耳時珊亦從旁贊決帝遂曰微卿曹朕幾誤
由是師不果出莊浪土帥普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
不得又不樂守邊恃其部眾強徑歸莊浪廷臣懼生
變欲授以大帥欲召還京處之散地帝問大夏對曰
皆不可請獎其先世忠順而聽彼說聞彼素貪虐夫
衆心今兵柄已去無能為也麟既失官竟怏怏病死
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大夏言今宗師保定獨該
一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

為西衛納京東兵密雲剌州為東衛帝報可而中官
監宗營者悉失兵造飛語揭之宮門帝以示大夏曰
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夫兵耳由是間不得
行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
常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不敢帝問故對
曰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揭帖徒
滋弊不可為後世法帝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
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
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大夏嘗乘閒言四方鎮守中
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
不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但祖宗未設此
已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可
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
帝左右顧近侍輒引進帝對久憊不能興帝呼司禮
太監李榮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而帝偶未
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邪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大夏
與珊受帝春既深所資金幣上尊歲時不絕而大夏
賜玉帶麒麟服諸臣莫敢望焉未幾孝宗崩大夏入
臨愴足不能起武宗嗣位大夏承詔請撤四方鎮守
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均州齊元餘令再議大夏僅

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城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項之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教等四十八人先以傳奉為錦衣千百戶至是亦當奪官福教等故不入侍以激帝怒于是領大漢將軍駙馬都尉樊凱為之請帝遽命復之而責兵部對狀大夏等自劾帝欲罪之中官竊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者不宜罪帝意乃解中官韋興者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忽責緣起守均州言官交諫不納大夏等再三爭之終深聽正德元年春又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劉州劉珣陝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是時帝溺意近人大夏自知言不見用乃數上帝乞骸骨詔加太子太保賜勅馳驛歸大夏忠誠慷慨遇知孝宗忘身殉國于權倖多所裁抑由是深為小人所疾迨劉瑾用事思修却劉宇亦憾大夏遂與焦芳譖于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遣費十二遂假田州岑猛素遠繫詔獄瑾欲坐以激變都御史屠浦言檢律劉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為婉辭而瑾使詞大夏家資貲乃命戍極邊兵部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徒步荷戈至

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塞路嘆息泣下父老携筐進食所至為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此至戍所諸用憐瑾絕饋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過園採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携止一僕或問何不孿子姓曰吾官時不為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恐令同死戍所耶大夏既遠戍瑾猶撫他事罰米輸塞上者二五年夏赦歸八年瑾誅復官致仕清軍御史王相見大夏居貧請復原隸錄其子孫中官用事者終嘆之不許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稍贏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為擴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嘗與妻夫夫並棺論定一日木死即一日憂去未已十一年五月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所居東山草堂僅數楹性不飲酒客至舉觴相勸而已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携數百錢跨小驢就道已家居有門下生為巡撫枉百里謂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為尚書家扶犁者引之登堂即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尚書戍邊今安否其為外國所重如此

論曰何彭周劇四人遭遇賢主皆侃侃建議剛正不阿豈不誠一代偉人哉顧往往見扼於時宰受困於官俸遭迎次且白首投荒君臣之契合有終甚矣其難也吁衡當世蓋感慨係之云

明史卷二百四十

列傳 十一

秦 絃 賈 俊 閔 珪

戴 珊 張 敦 華

楊 守 隨 從 弟 守 陽

秦絃字世纓華縣人景泰初進士授南京御史劾治內官傅鎖兒罪誅止江南採翠毛魚鮫等使權貴忌之有蜚語聞會詔考察御史都御史軒輓坐絃擅受民訟謫湖廣驛丞天順初以薦遷雄縣知縣奉御杜堅以捕天鵝至從人暴橫絃執而杖之坐下詔獄民五千人詣闕訟絃乃調知府谷巡撫徐廷璋薦其廉能遷葭州知州尋舉能治劇調秦州毋喪去官州人思之詣京乞借絃巡撫馬文升亦言之服闋遂還絃故任尋擢鞏昌知府改西安遷陝西右叅政除奸去蠹赫然有聲岷州番寇亂提兵三千破之進俸一級成化十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十六年絃奏鎮國將軍奇澗等十一人貪淫肆虐帝遣中官尚亨刑部郎中張錦按得其實而奇澗父慶成王鍾錕為奏辯且誣絃諸違法事帝重違王意遂絃下法司治事皆無驗于是奪奇澗等三人爵餘皆停祿王亦坐削祿三之一而改絃撫河南尋復調宣府絃練兵積粟繕器甲別斥塚為戢守計十九年 小王子數

萬騎寇大同敗總兵官許寧長驅入順 川掠宣府
境蘇那標甲冑與總兵官周玉等邀擊賊遁去尋獲
入掠興寧口連戰却之追還所掠鹽書勞馬進左僉
都御史巡撫如故時諸邊鎮守內臣每以官舍自隨
專營私弊絃奏請革之詔鎮守予五人分守以下三
人著為例餘悉罷還明年冬召為戶部右侍郎內閣
萬安等遷吏部尚書尹吳誣絃吳黨責降廣西右叅
政進福建左布政使弘治元年以左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明年進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奏言中官武
將總鎮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高居私家擅理公
率賊殺不辜交通土官為奸利而天下鎮守官皆得
擅執軍職受民訟非制請嚴行禁絕總鎮府故有賞
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費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勾稽廣
湖南韶四府多盜當設社學編保甲教誨而要末之
俾絕盜源帝悉從之恩城知州岑欽攻逐田州知府
本濤與泗城知州岑應分其地據之絃親督師入田
洲逐走欽還濤于府而留官軍戍之亂遂定又分遣
叅將姚英按察使陶魯等討黎賊陵水徭賊德慶皆
平絃威望素著行軍賞罰明信故將士効命所向有
功絃之初涖鎮也勅總兵官安遠侯柳 貧暴帝速

景下獄景乃誣許絃詔給事中屈伸等 劾其得景
罪狀而景所許無左証法司當景死景連姻周太后
家有與援許絃不已有詔并逮絃諫官趙瑛等爭之
不聽北廷鞠絃卒無罪詔宥景死奪爵閑住而絃亦
罷歸大臣王恕等請留絃不納絃既歸廷臣復連章
頌絃且言可大用居數月起為南京戶部尚書引疾
去十四年秋寇大入花馬池敗官軍扎壩溝直抵平
涼言者謂絃有威名雖老可用詔起戶部尚書兼右
副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絃馳至固原按行敗所躬
祭禱七將士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昂等五人恤
軍士戰沒者家勅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
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初賊未入河套
平涼固原皆為內地無寇患自李未住牧後固原當
兵衝為平慶臨鞏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賈
不至絃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為州而身留節
制之奏言固原主客兵止萬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
四勢分力弱宜益兵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涼備
禦及他方有警又調兵甘涼或發京軍征討夫京師
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輒請京軍非強
幹弱枝之道也請自今京兵無輕發臨 甘涼諸軍

亦宜各還本鎮但選知兵宿將一二人守其地則人以成為家軍以將為命自樂趨役而有戰心計之得者也絃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閒田無慮數十萬頃但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後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稅米五石歲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劉憲意多不同絃乃奏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稍強寧夏怯弱矣然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軍既怯弱又墩臺疎遠賊騎得長驅深入故當增築墩堡葺州豫望城諸處亦然今固原迤南修築將畢惟花馬池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衆且廢棄成之功乞令憲制三邊而政臣撫寧夏俾得終邊防於事為便於是帝下詔責憲引罪卒行絃策修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垣墼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為重鎮絃又以意作戰車試之便名曰金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絃在事三年四鎮晏然前後經畧西陲者莫及十七年召還視部事以年老連章力辭乞致仕詔賜勅乘傳歸月廩歲隸如制明年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絃康絕俗妻擊

朱美奏飯常菜得飽性剛果勇於除害自顧慮士夫無識與不機為偉人在兩廣被逮時絃方議討獲出職治軍事果從容就道儀衛騎從畧不取損既踰嶺始因服執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遠就拘執恐損國威今既踰嶺真因矣其自處嚴重如此後劉瑾亂政絃家奴憾絃婦弟楊瑾以絃所遺火砲投緝事校尉誣瑾畜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於絃籍其家言官張九叙徐汝等復希旨劾絃士類嗾之

賈俊字廷杰東鹿人以鄉舉入國學天順中選授御史歷巡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南畿所至著風采再遷山東副使時倭年方五十餘而鬚髮皆白清軍御史以為老欲退之已知其治行乃已內閣劉吉素器俊延譽於朝成化十三年起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單車就遠不攜家既至肅憲度中軍令將吏畏其威莫不自振厲在鎮七年軍民樂業召為工部右侍郎二十一年奉勅賑饑河南活數十萬人尋轉左數月拜尚書當是時用人專重進士舉人無有至六卿者俊獨以重望得之及孝宗踐祚登崇賢俊尚書則王恕李敏周洪謀余子俊何喬新都御史馬文升皆

一時民譽而後以老成碩德參其間協 毗贊政以
大和先是天下王府自郡王以降府第瑩瑩悉官手
之直而諸王府儀仗又時時繕修內官監奄暨欲肆
濫獵頻興大工致公私耗費後言王府既有祿米莊
田請自今給半直儀仗非甚敝壞不得煩有司公家
營繕惟倉庫城池之屬方許興作餘皆停罷帝悉報
可弘治四年中官奏修沙河橋請發軍宗二萬五千
及長陵五衛軍助役內府寶鈔司乞增工匠浙江及
蘇松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疋後皆執
奏並得寢已而惜薪司以歲辦木炭不足乞益二百
萬斤後力言不可得減半工部政務與內府監局相
表裏而內官監專董工役職尤相閹持法稍緩即耗
費無紀及後為政惜財愛民工必信度弗為權倖所
撓而官官亦憚其方嚴不敢妄請興作自是工役大
省太廟後殿成加太子少保久之得足疾累疏乞致
仕詔許乘傳歸給大廩如制踰年卒後歷事三朝終
始廉慎退食則閉門却掃未嘗輕與人往來居工部
八年望字朝野前後罕能及之

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南贛諸府多盜
率強宗家僕構結無賴為之事發則匿或交關請贖
以免珪請自今獲盜連坐其主法司議從之於是諸
強宗人人惴恐而尹直謝一獲革慮禍及已急謀之
李汝省取中旨責珪不能弭盜請遣廣西按察使孝
崇嗣位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入為刑部右侍郎
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與總兵官毛銳督兵討
苗田撞賊副總兵馬傑參議馬鉉自臨桂深入賊死
軍遂退詔停俸討賊珪復進兵連破七寨俘斬四百
甯奇他賊悉就撫帝乃滿其前過弘治七年永安反
府江種賊為亂珪調兵六萬討之部署已定會遠南
京刑部尚書乃以軍屬代者唐珣珣因其資大破賊
珪亦賜金幣尋召為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代白昂
為刑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以災異與都御史戴珊
共陳時政八事又陳刑獄四事多報可珪久為法官
議獄皆會情比律歸於仁恕宣府故人李道明聚眾
燒香事覺巡撫劉聰令千戶黃珍鞠之株連數十家
謂道明將引北寇攻宣府聰信之張大其事聞於朝
輒籍諸人產廣行捕逐遠近騷然及逮赴京師會訊
事皆無驗珪乃止坐道明一人餘悉得釋而抵珍罪

聰亦下獄取官時議快之帝之親鞠吳一貫也將寘大辟珪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戴珊從旁解之帝乃霽威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帝不悅召語劉大夏大夏對曰刑官執法乃其職未可深罪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執斥卒如珪議及劉瑾用事九卿伏闕固諫已而韓文被斥珪亦連章乞休詔加少保賜勅馳傳歸珪敦朴直亮器宇博大立朝不激不隨有古大臣風卒贈太保謚莊懿從孫如霖南京禮部尚書如霖曾孫洪學吏部尚書洪學群從夢得兵部戎政尚書其他為庶僚者復數人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暉由鄉舉官嘉興教授有學行富人數輩遺其奴子入學暉不可則賂上官強之暉執愈堅遂見忤坐他事去珊幼嗜學天順末與劉大夏同舉進士久之推御史督南畿學政成化十四年遷陝西副使仍督學政珊正身率教敦實抑浮修古聖賢祠墓增秩祀典旌節孝為風俗勸士皆愛慕之歷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終任不攜一土物弘治二年王恕薦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豪右多納亡命為奸利珊刻期令自首簡練卒伍自製營

陣法授之蜀盜野王剛流叔竹山平利諸縣珊合川陝兵檄副使朱漢等分道進討之禽其魁釋脅從者千餘人入歷刑部左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韶先後協心共事晉府寧化王鍾鈞淫虐不孝遣官往劾不得實再遣珊等劾之鍾鈞遂奪爵禁錮進南京刑部尚書久之召為左都御史十七年考察京官給事中吳奔王蓋自疑見黜連疏詆吏部尚書馬文升并言珊縱妻子納賄珊等乞罷帝慰留之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詞廢計典乃下奔蓋詔獄命文升珊即舉察事珊等言兩人

逆計當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挾私也苟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詐譌者得志惟陛下處分帝命上兩人事績皆黜之已劉健等因召對力言蓋罪輕宜調用帝方嚮用文升珊卒不納帝晚年時召對大臣珊與大夏造膝要見允數一日與大夏倚坐帝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容何害袖出白金齎之曰少佐而廉且屬勿廷謝曰恐為他人忌也珊以老疾數求還輒優詔勉留遣醫賜食慰諭有加珊感激泣下一日私語大夏曰珊老病子幼恐一旦先朝露託公同年好友何惜為珊一言予大

妻唯唯後大妻對罪帝問珊病狀大妻具言珊實病乞賜憫憐聽其歸帝曰彼屬卿言耶主人留客堅客則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華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忌言歸大妻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帝既崩珊以新君嗣位不思言去乃疾視事疾作遂卒于位陝人之官於京及為國子生者數十人頌珊教育功請褒贈乃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德性和粹洞達無城府顧取取不苟合奉職矯然不可奪然意常近厚通籍四十餘年家無長物珊卒而張教華繼之與珊齊名

張教華字公賁安福人父洪為御史死土木難教華少負氣節年七歲里有社樹為祟鹿群兒盡伐之崇竟除景泰初錄死事後入國學舉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解館與劉大夏領執部曹乃除兵部主事歷郎中廉重不抗與大夏齊名遷浙江泰護監溫處二府銀錢景寧鎮盜起至數千人守臣欲剿之教華曰此可撫而弭也從數騎馳往諭賊皆聽命執其魁十二人餘悉解散居浙十餘年歷右叅政右布政使廉惠之聲聞遠邇弘治初遷湖廣左布政使嘗因歲饑令府縣大修學宮以備直資餒者所活甚衆荆王見

滿故騎恣費守臣請新州公廨為府第教華獨不署泰四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中道奔母喪服闋遷故官部內賦輸大同困于折價教華請太原以北利轉運者仍輸米民便之八年改撫陝西為製婚娶喪葬之式以納民於禮妖僧張金峰聚徒終南山裂帛為旂以嬰孩祭剋日為諸天會用妖術誘脅男女不從則殺之遠近駭懼廷議且用兵兵部尚書馬文升獨曰張都御史在必能辦此教華授計山中父老果得金峰以歸明年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十二年改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漕弁通糧者例得貸太倉銀稍寬其息明年償前負又貸如初前後相踵積負滋多數華曰上利下擾漕坐是因國弊取息非政體也峻為之禁高郵湖堤圯浚深濬以救水勢又募寶應堤民利賴焉十四年改掌南京都察院與吏部尚書林瀚會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稱南都四君子會考察翰欲大行清汰教華多保持之嘗曰軍夫不明毋為不仁瀚亦不能奪也十七年以四方多災異疏乞修省且言諸司所陳民間利病往往中格宜申錄以課實劾帝嘉納之尋遷南京刑部尚書正德元年召為左都御史教華素負重望遂是入

掌為臺天下想望其風采時馬文升劉大夏相繼去
國武宗不親政權歸閣寺教華以為憂其冬大臣與
言官請去劉瑾等八人內閣力主之帝猶豫未忍教
華乃上言先帝至德深仁懋勤治理而龍馭忽升繼
序不忘實在陛下乃自春夏以來宴樂逸遊日狎愴
壬政令與詔旨相背行事與成憲交乖致天變上千
人心下拂今給事中劉藻御史朱廷聲徐鉉等連章
論列陛下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陛
下但云朕自處置臣竊嘆惑請畧言時政之弊如四
十萬庫藏已竭而取用不已六七歲童子何知而招
為勇士織造已停傳奉已革尋獲如故鹽法莊田方
道官清覈而奏乞之疏隨聞中官監督京營鎮守四
方者一時累有更易政令紛拏弊端滋蔓未見有如
此而成政體者夫國家大事百人爭之不足數人壞
之有餘願陛下審察疏入不報既而朝事大變宦官
勢益張至除夕朝罷思中旨令致仕教華即日買車
就道至徐州洪坐小艇觸石幾溺死瑾恨未已欲借
湖廣倉儲浥爛坐贓罪修撰廉海知之過瑾曰吾秦
人愛張公如父母公秦人也思相薄耶瑾意乃解然
猶坐奸黨榜之朝堂家居一年病且革衣冠拆家廟

祀榻而卒瑾誅後二年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教華性
剛介為慈潛時嘗議事入都中官用事者慕其名因
其同年李東陽傳翰魏名香為壽其姓報獨教華重
違東陽等意各報以幣使者出復反之曰幾誤矣吾
生平無內交顧一旦自取耶其後劉大夏薦教華帝
曰教華誠佳但太峻身為部郎奉使遇盜探其囊得
七金而已使隸市肉屠者訟隸易金或曰安知非張
公奩者曰張公止用俸金無息金也其為小人信服
如此孫薰小進士御史
揚守隨字維貞邠人侍御守陳從弟也舉成化二年
進士授御史巡視漕運嚴大同軍餉巡狩江西所至
以風采見憚六年疏陳六事言邸王受命于艱危之
時削平禍亂其功甚大而沒乃益之以度人心不平
此非先帝意乃權奸逞私憾者為之也亟宜改易以
彰陛下親親之仁尚書李東效忠勤職實一時良臣
乃為給事蕭彥莊所逐乞即召還俾盡其才用律令
犯公罪者不至罷職近御史朱賢妻芳等並以公罪
除名此從來所未有由法司予奏當之外希旨妄劾
致有此失乞復賢等官戒所司自今一循律令毋法
外加罪兩廷之從以數萬甲兵而封出沒不常之寇

千里轉輸曠日持久恐外患未平內地先敝乞速令班師但戒遠征慎固封守近例軍官犯罪未結正者還赦即原致此曹遷延不就速治以希倖免長惡級奸莫甚於此自今雖未就逮而衆証明白者即據律定案毋使奸人逃罪在外官俸兵餉有踰年不給者由郡縣蓄積少也請于起運外量加存留以濟乏匱疏奏時不能從太常少卿孫廣安母喪起復守隨等言祖制每祭祀齋戒日百官不得吊喪問疾有喪者不得預祭夫吊喪且不可則居喪者可知陪祀且不可則典祀者可知廣安出身異教固不足責其如祖制何時終事中和等亦以為言乃令守制八年冬以災異陳時政九事明年廷議四方多災傷停遣劄卷御史會昌侯孫繼宗因請并在京停止守隨言在京劄卷何病于軍民而欲停之此由繼宗等平日任情作奸多無柔贖恐一旦罪戾及身故假此祈免乞明正其罪帝置繼宗不問而劄卷如故山東饑廷議吏納銀者免考授冠帶守隨極言不可帝即罷之十六年擢應天府丞未上母憂歸服除還官初李汝省以邪術進授大常寺丞因守隨論列改上林監副憾之至是譖於帝中旨責守隨不當添注賑南寧知府

時守隨嘗非添注也弘治初廷臣交薦召為應天府尹勅南京守備中官蔣琮罪無所假借琮恨之族其黨鄒備勸守隨按給事方向獄不公責遷廣西右叅政久之進按察使八年召為南京右叅都御史提督操江歷兩京大理卿九載滿進工部尚書仍掌大理寺守隨素精法比有所駁正悉協情罪嘗條上革弊九事多允行時刑部所具獄送大理覆讞者多加刑主事朱塗以為非上疏論之守隨言大理號法司自永樂間已設刑具部所送囚多有未得情實者安得不更訊因言塗司奏當失實二事帝乃寢塗奏孝宗崩中官張瑜等以誤用御藥下獄守隨會訊獨抗衆杖之中官李興以擅伐陵木下獄論興語家人曰我有銀四十萬兩留十萬養我餘任若等所為期必活我其家人為營救百方守隨持之益堅獄卒不得解廷臣之爭餘鹽也中旨詰責是何大事乃爾力爭守隨語尚書韓文曰事誠有大於是者今八黨弄權反可置之不論乎文遂奮然偕守隨等伏闕力諫文等跪被逐朝政大變守隨憤甚獨上章極論之曰數月以來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而更張之盡誣先朝頌輔而刻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

致天鳴地震五星凌犯彗見紫微太陽蝕歲首季秋
桃李華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之內陛下獨不思
其故乎今內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丘聚
羅祥魏彬等八人奸險佞巧人目為八虎而瑾尤甚
陛下乃親信而愛護之遂日以荒縱之事專陛下或
在西海擎鷹搏兔或于南城躡峻登高禁內鼓鈺震
于遠適宮中大砲不聞宵晨滄雜尊卑陵夷貴賤引
車騎而供執鞭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為致陛下
日高未朝漏盡不寢此數人者方且竊攬威權詐傳
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封章廣納貨賂傳奉
冗員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紫綬金貂盡與爪
牙之士蟒衣玉帶濫授心腹之人附己者進官忤意
者褫秩內外臣僚但知畏瑾而不知畏陛下向也二
三大臣受顧托遺令則有潛支默附漏泄事機者矣
向也南北羣僚失心痛疾今則有畫策主文依阿時
勢者矣而且數易邊境將帥之臣大更四方鎮守之
職志欲何為夫太阿之柄不可授人今陛下于兵刑
財賦之區機務根本之地悉以委之或掌團營或主
兩廠或典司禮或督倉場大權在手彼擬何憚乎是
大行殺戮廣肆誅求府藏竭于上財力置于下武勇

疲於逸上下胥譏神人共憤而陛下猶不覺悟方且
謂委任得人何其舛也伏望大奮乾剛立憲此曹重
典速懲延熹之失毋使臣蹈蕃武已覆之轍天下幸
甚宗社幸甚疏入帝不省而瑾革深銜之除夕朝罷
忽傳旨與張敦華俱致仕守隨去而李興以中旨免
死吳昇與敦華等五十二人列於奸黨瑾憾未釋坐
廢獄失出遠赴京繫獄罰米千石輸塞上復坐死卿
忝重獄除其名追毀謫命再罰米二百石守隨家立
破瑾誅復官又十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少保謚康
簡從弟守隨由進士歷官江西左叅政有政績先是
寧府祿米石徵銀一兩後漸增計之五守隨入告王
曰屬郡災傷王宜矜念今巡撫議裁減如舊而不即
請者欲使恩出于王也若待其請而從之恩不歸他
人乎王立許之瑾惡守隨并罷守隨官瑾死起官四
川終廣西布政使守隨為人端謹事有不可義形於
色與守隨孫守陳守社兄弟自相師友其名行亦相
類云
論曰所責大臣表率群倫首重風節區區事功猶非
新論也如秦賈諸臣方嚴正節廉潔然猶所謂老
成者願為國之坊表者與然諸賢秉建建茹盡恭維

在弘治巡世正德政元即立見斥逐正類一空是則
孝武二宗優劣懸遠亦大可想見矣

明史卷三百四十一

列傳九十二

周洪謨

李敏

葉洪

劉璋

傅瀚

侶鍾

張昇

李傑

曾鑑

徐賈

周洪謨字克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為人博聞強記善文詞熟國朝典故好談經濟景泰
元年疏勸帝親經筵勤聽政因陳時務十二事再遷
侍讀憲宗嗣位復陳時務言人君保國之道有三曰
力聖學曰修內治曰探外侮力聖學之日一曰正心
修內治之日五曰求真才去不肖獲忠良罷冗職恤

漕運攘外侮之日六曰選將帥練士卒講陳法治兵
器足饋餉靖邊陸帝嘉納馬成化改元廷議討四川
都掌蠻洪謨上方畧六事詔付軍帥行之尋出為南
京祭酒慨然以修舉廢墜為事上言先朝有會饌之
制景泰中以國用不足暫罷今宜還其舊又言南監
有紅板倉二十間乃高皇后積粟以養監生妻孥者
宜修復帝納其後奏而會饌格不行再為北監祭酒
請復洪武中學規二十八條列榜戒諭會崇信伯賈
准以幼入監習禮久不至洪謨劾之詔奪冠帶以儒
巾赴監得歲祿之半由是學政肅然賈子弟皆敏

載洪謨又奏天下文廟丁祭多有禮無樂乞初禮部
頒樂歌之詞僧舞之數至臣庶祠堂之制悉本朱子
家禮王皆而上者之神道尚右古無其說我朝太廟
之制允合古昭穆之義宜令品官止立一廟但以高
卑廣狹為敘主則高曾祖考左右序列于禮為宜在
外諸司歲時朝賀當與致仕官依品叙列章下禮部
致仕官品叙如奏并祖父受封者亦如之餘皆報罷
十二年洪謨以先聖像用冕旒十二而舞佾豆蓮之
數不稱宜脩天子之制又古者鳴球琴瑟為堂上之
樂笙鏞祝敔為堂下之樂而于羽則舞於兩階今舞

羽居上樂器頗居下非古制當改尚書鄒幹駁止之
洪謨再疏爭帝竟俞其議自是文廟禮樂燦然矣其
各遷禮部右侍郎十五年轉左初洪謨為祭酒與諸
生講論經義嘗以宋儒之說有未當為辨疑錄三卷
遷禮部後進之于朝請刊行而當事者詆其偏見報
罷又以蔡傳所釋瓊瓊玉衡後人遵用其制考驗多
不合宜改製帝即以屬洪謨衆謂必不成洪謨易以
木規制精巧旬日而就久之進尚書加太子少保二
十一年星變率僚屬上言近來寺觀日盛十七年以
前京城內外勅賜者已六百四十所後復日增朱碧

相望光祿牲數正統間止四萬陛下初元增至十萬
近又倍之顧猶不足至以鷄鵠易豕民力莫堪大能
仁大慈恩大隆善三寺番僧千餘人法王七人國師
禪師多至數十耗費不貲國師以上例給金印供奉
擬王者而其間又多中國人冒為之奈何以小民脂
膏養此誕妄之徒予僧官自善世以下九十六人道
官自真人以下百三十餘人死皆賜祭而真人又例
給銀印教坊司官亦多至五十餘人徒污辱名器凡
此皆不可不大為釐汰者也疏入帝多採納弘治元
年四月天壽山震雷風雹樓殿瓦數多跌洪謨復率

同列上言災不於他所而於陵寢不於他時而於先
帝陵工甫竣之日甚可畏也願延訪碩德講求治理
究致災之由求弭變之術且勅兩京群臣同加修省
帝深納之五日宴廷臣於午門禮部郎中張祥言山
陵甫畢不宜宴樂帝聞之悚然以詰禮臣洪謨等言
五日之舉非慶成大宴比然臣等自不能無罪帝切
責而宥之洪謨矜莊寡合然先是萬安居政府以同
卿故頗與之善至是言官方向曹璘王嵩等先後論
奏乃令致仕乘傳歸又三年平謹文安洪謨好建白
嘗言士人出仕或去鄉數千里大拂人情不若就近

選除王府官終身不遷殊承祖制當稍變更都掌鑾及白羅羅昇于數叛宜特設長官司就擇其人任之庶無後患將波猶上安中國定四裔十事時論稱之李敏字公勉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明習法律有能名天順初奉勅撫定貴州鑿還巡按畿內以薊州餉道經海口多遭覆溺建議別開三河達薊州以避其險軍民利之成化初用薦超遷浙江按察使再任湖廣歷山西四川左右布政使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敵騎出沒塞下掩殺墩軍敏仗壯士突擒之修治垣墼敏不敢私居三年召為兵部右侍郎與尚書余于俊協心共濟部事稱理既而陳誠代于俊怙江直勢多行非義敏守正不為撓以久病罷歸二十一年河南大饑敏條上救荒數事詔以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旋改督漕運上言漕政之弊由京通二倉官吏積取羨餘致虧正額而擬轉守候費復不貲以故運卒逃亡大誤漕計請嚴禁革尋召拜戶部尚書孝宗嗣位將耕籍田敏言農夫耕稼之苦非目睹何由知請增置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賜酒食及布而遣之帝稱善從焉先是敏在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

至者道遠多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使之至是并請畿輔山西陝西州縣歲輸糧各遣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輸邊依時值折軍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帝從之自是北方二稅皆折銀由敏始也以災異乞罷因勸帝修德任賢優詔答之崇文門宣課司稅多為勢要所侵漁敏因馬文升言請增設御史主事監視御史陳瑤遂斥敏聚斂敏再疏求去帝慰留之視湖廣四川饑敏奏發帑賑濟弘治二年河間永平大水復請遣官往賑戶給米一石溺死者倍之無主者官為瘞貧不能自存者葺其廬舍免二稅帝悉從之并命給畿內貧民二麥種各一石時貴戚有請隙地及厲房收馬場千頃者敏謂畿內地先朝屢有禁令不許勢要請乞厲房收場止二百餘頃餘皆民產不可奪事並得寢當憲宗之末中官佞倖多賜莊田既而得罪率辭且奪帝不以賦民令人守視敏請召佃畝科銀三分帝從之然他莊田如故也會京師大水敏乃極陳其害言今畿輔之內皇莊有五為地萬二千八百餘頃中官之莊三百三十有二為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此未嘗莊官校率招集無賴號

為莊須徃往豪奪畜產甚者戕殺人汚人婦女民心
痛傷赴訴無所此災異所由生也且祖宗之世初無
皇莊正統間以諸王未封供費浩大又爾時民稀土
廣因相閒地立莊資用王既之園地仍歸官其後循
襲遂有皇莊之名不知晉天之下莫非王土若以此
地為皇莊則其餘獨非王土乎請盡革管莊之人賦
民耕種畝粟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如此無皇莊之
名而有足用之效至權要莊田亦請盡革莊役別擇
佃戶高年有行者領之有司收其課聽諸家領取悅
民心而感和氣無切於此時不能用南京御史之與
蔣琮相訐也咸被逮謫官而琮居職如故敏不平再
疏力争皆不聽四年得疾乞休帝為遣醫視療已獲
力請詔乘傳歸未抵家卒贈太子少保諡恭靖敏生
平篤行誼所得祿賜悉以分昆弟故人無餘財親
喪里居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講習又
市地數十畝以供康給及巡撫大同時具疏籍之於
官且請額詔賜名紫雲書院大同居極遠孔廟舊無
雅樂敏奏得頒賜令諸生以時肄習少受業長洲顧
昌後昌以同知致仕敏援分俸養親例請於長洲月
分二石以養昌事雖不行人多其義

葉洪字本清山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
以事忤石亨亨請之下吏考訊無驗乃出為武陟知
縣歷清江寶坻上政皆治成化中用薦擢廣西僉事
南丹上官侵掠麟境洪撫定之城柳城洛容以遏賊
衝荔浦賊熾承總督朱英檄進討不踰時平歷河南
按察使二十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歲大饑平
陽民逃移者五萬八千餘戶安邑倚氏餓而死者六
千七百餘人洪既多方賑濟復疏請帑金得三萬金
山西故多宗室諸吉凶禮儀費皆取之民間民不勝
困洪以為言遂命停止明年平陽澤潞又旱奏蠲秋
種九十萬石於是民得蘇息尋移撫大同孝宗立召
為戶部右侍郎弘治二年轉左四年代李敏為尚書
洪為人直亮有守所至著能聲及居戶部專務惜財
節用貴州苗賊也富架作亂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守
臣請議用兵洪言道遠險遠輸輓為難大兵未可輕
動文升爭之強帝卒從文升議哈密為土魯番所陷
守臣請給其遺民康食處之內地洪曰是自貽禍也
寢其奏奸民有獻大名地為皇莊者貴幸臣主之洪
用眾議卒歸之有司六年久旱求言洪先後陳八事
山東災請停徵夏稅承運庫內官龍綬奏供用不足

請開銀礦洪以開礦害多議移他銀應用帝多從之
已後請丈長蘆鹽三萬引粥於兩淮以供織造費洪
等力言不可議以兩淮餘鹽銀易之帝既報允而秦
文代綾掌庫復請從後初議洪執前者力爭竟不納
洪與國計六年純稱職惟聽內閣徐溥言令鹽商以
銀代粟始變開中之制議者病之語詳食貨志初以
特旨加太子少保九年殿試當請卷洪力疾供事久
跪力疲仆於帝前帝遣中官問之愈洪必引罪而竟
不謝帝怒停俸三月遂再疏乞休馳傳歸久之卒贈
太子少保從子贊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以清操聞

劉璋字廷信延平人天順初進士除戶部主事進郎
中會計精核吏不能欺成化中擢山東右叅政歲出
疫大起同官五人染疫死者三矣璋不為阻過走州
邑賑饑療疾民既得蘇璋名亦盛著遷浙江右布政
使再轉左叅亦不坐軍餉缺幾為變璋先移他銀給
之而後以聞扶別吏弊庶政為清二十年以右副都
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河南大饑憲宗納
主事張倫言詔輸漕米二十七萬石賑之璋念江淮
舟楫不入河汴乃募巨艘與習河勢者運以往明年
淮揚亦饑奏停田租蠲雜派做富弼范仲淹救荒法

行之多所全活御史謝文等劾督漕總兵官陳統因
及璋乃調撫鄧陽又改四川嚴核有司贖罪殺積至
百餘萬後此歲告凶賴以賑貸猶不足更請借粟湖
廣民乃得濟刁農鵠兒諸番負險絕餉道督諸將討
平之增秩一級弘治初召為工部右侍郎已改戶部
建左侍郎擢南京禮部尚書七年工部尚書賈俊罷
召璋代之時有詔訪求善造銅鼓及能擊者璋等言
銅鼓去蠻方非宮掖所宜用今四方告災正撤樂減
膳之時豈宜為此非法之器駭人心而累聖德又言
此四方水旱相仍河決地震不宜輒興大工動大衆

徵歛財賄乞停止不意以倭歲豐帝皆納之初永樂
間因徵沙漠獲羊萬餘令近京州縣分牧歲納羊毛
價銀九百餘兩謂之長生羊毛及是以府尹黃傑言
有詔除免而中官復請徵之璋執奏乃已璋廉靜持
大體繼後為工部制節謹度名與之亞而給事中胡
易等劾不職大臣誤及璋璋憤連章乞休乃加太子
少保承傳還敬屋蕭然衣食僅給闌十六年卒
傳瀚字曰川新喻人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除檢
討授內侍書瀚嗜學強記善詩文憲宗得殘帖百餘
字屬瀚編次瀚即綴成二律詩以進憲宗悅資酒俱

再遷左諭德直講東宮孝宗嗣位擢太常少卿兼侍讀歷禮部左右侍郎時議楊時從祀文廟言者因并及羅從彦李侗瀚言二子著述視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孰優若二子從祀則三人亦不可遺學統所繫豈可濫及乃止尋命兼學士入東閣尚典誥勅兼掌禮部事弘治十三年代徐璣為禮部尚書保定獻白鶴疏斥之陝西巡撫熊鼎以鄜縣民所得白玉璽來獻色微青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背有螭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二寸鼎等以為秦璽復出也瀚率同則主官秦璽完毀其載簡冊今所進璽其篆紐皆不類與宋元所得之璽色又各殊蓋秦璽燬已久今所進與昔宋元所得皆後人做倣為之非其真也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太祖以聖德開基製為六璽隨事而施列聖相承百有三十餘載而天休滋至知受命之符不在秦璽明矣請姑藏之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其秋瀚以京師星變地震雨雹四方亦多變異請勅中外文武臣工共加修省條上軍民所不便者因請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明年陝西元日地震壞廬舍五千餘民死傷無算瀚等請賑恤被災者家勅遣臣整戎備下詔修省詔許群臣直言關失帝並

珠璣之光祿寺通行戶物價至四萬餘兩給事中王益等請勅部處置瀚等因言光祿歲辦諸牲已至十萬而用猶不足則供億之監可知願陛下敦崇儉素講求今日財匱之故取法先朝制用之經務俾宴賞有節冗費不生帝報聞瀚處事縝密所條奏率傳正義時論稱之十四年平贈太子太保謚文穆弟瀚子元皆進士湖工部郎中元御史
詔鍾宇大器鄆城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巡鹽兩淮中使過其地拒不見按浙江大旱民饑賑救甚力表至日需馳疏請修省還京諸道章奏注直欲陷馬文升劾鍾勅之鍾不可被摺杖闕下以都御史王越薦擢大理寺丞再遷右少卿十九年寇入大同畿輔民心恟懼廷議遣大臣巡視保定諸府乃以命鍾居數月即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河間瀕海民地為勢家所據鍾奪還之大名廣平順德三府饑奏發賑濟倉儲以賑踰年召為刑部右侍郎丁內艱繼連艘載母柩南還督漕總兵官王信奏之逮下吏會當路方逐尹旻黨而鍾與旻為同鄉乃貶二秩為曲靖知府改徽州後入為大理左少卿弘治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首擢廉幹吏去倉庾使漁禁絕

明年所部災奏免歲辦織造諸物改折漕糧五十萬石石徵銀七錢許軍民輸粟贖罪授散官且留浙鹽關稅兩年皆報許時方遣使費帑金賑杭嘉湖三府以鍾言蘇松待并賑又奏設高淳縣分治溧水六年召為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尋改吏部進左侍郎三品九載滿遷右都御史十三年代周經為戶部尚書時官中用財無藝先後取太倉銀至一百五十萬帝性寬厚近習干請無不從于是倉場牛馬房及皇城京城守視內侍增至三百餘人近京閒地多畀勲戚為莊田天下王府許給食鹽千引阻壞鹽政廷臣屢以為言鍾力請採納帝竟不能從也十五年以災異言九門商稅宜專委部郎監收內官勿預諸王既有歲祿毋許復求莊田山場湖泊先祿供億無紀宜罷齋醮省燕費報聞其冬上天下會計之數言常入之賦以蠲免浙城常出之費以請乞漸增一歲之入不足備出在正統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往往額外科率如河南山東之違餉浙江雲南廣東之雜辦皆昔日所無者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造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有司猶得藉歲之積制一歲之用今太倉無儲白

帑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丁前、後誠可寒心朕不第遭水旱動師旅將何以應之願陛下憫民物之凋殘念度支之乏匱惕然者憂厚加節損且初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術天下幸甚帝乃下廷臣議已而議上十二事其罷傳奉冗官汰內府濫收軍匠清膳驛四衛勇士停寺觀齋醮省內侍畫工番僧供應禁王府及織造濫乞鹽引令有司徵莊田租皆權倖所不便者故疏留數月不下鍾復上章言之及得旨他皆報可而事聞權倖者終格不行有奸商枝外戚張鶴齡竊為報乞以長蘆舊引十七萬免進鹽課每引納價五分別用價買各場餘鹽如其數聽其鬻販帝許之于是奸民倚貴戚援例乞兩淮舊引至百六十萬鍾等前後力持皆不聽自此鹽法大壞奸人得橫行江湖官司無如何矣已而東廠偵事者發鍾子瑞受金幣于是兩京言官劉蕙等彈章踵至鍾亦屢疏乞休久之始命馳驛歸正德時劉瑾撫鍾在部時事至罰米者三又數年卒

張昇字啟昭南城人成化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翰林弘治改元遷庶子大學士劉吉當國昇因天變上疏言陛下即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為言

與直被斥惟吉獨存吉乃負身所倚取悅言官私
款門祈免糾劾許以起遂由是諫官鹹口奸計始遂
責成萬喜依憑宮壺凶焰熾張吉與之締姻及喜下
獄猶為營謀父存則異居各費父沒則奪情起官談
笑對客無復戚容威納艷姬恣為淫蹟且歷數其納
賄縱子等十罪吉憤甚使同鄉編修徐鵬風科道韓
重魏璋等交章劾昇經侍春宮因轉官不滿所望遂
致誣詆調南京工部員外郎吉罷後故官歷禮部左
右侍郎十五年代傅瀚為尚書孝宗崩真人陳應禎
西蕃灌頂大國師那卜堅叅等以被除率其徒入乾
清宮几筵前濫設齋醮昇與其僚切諫請執應禎等
寘法于是設奪真人國師高士等三十餘人名號斥
逐之昇在部五年善因事納諫遇災異輒直言指切
無所忌數為言者所攻然自守謹飭人亦莫得而害
也正德初劉瑾竊柄秦府鎮國將軍誠澈賄瑾請襲
封保安王昇上言祖訓無郡王庶子襲封例誠澈往
以為請臣部奏先帝寢其事今復請陳宜勿許不從
昇因謝病詔加太子太保未傳歸月米歲夫如制而
召南京吏部尚書李傑代之傑字世賢常熟人成化
二年進士入翰林弘治中召遷至太常少卿兼守諫

學士掌院事正德初歷禮部左右侍郎常與昇共事
既代為尚書會劉瑾勢益張晉府鎮國將軍表傑等
賄瑾請進爵為郡王傑言表傑父請主由世子進封
與實封者之子不同不宜許詔下廷臣議議者多阿
瑾意言父既進封其子亦應進爵詔許表傑兄弟四
人進封而切責傑等詰前議者主名傑言前寢周悼
王庶子睦株等加封者故尚書昇也乃奪昇散官及
歲夫月米而責傑委罪前官復令具狀傑言昇主議
時臣及今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實為侍郎與司官張
琮等皆有罪詔傑華致仕琮等降誦有差傑持已矜
嚴在部踰年遠以忤權奄去時論惜之昇與傑皆歸
十年卒昇謚文僖傑贈太子少保謚文安
曾鑑字克明其先桂陽人以成籍居京師天順末年
進士授刑部主事通州民十餘人被誣為盜獄已成
鑑辨其寃後果得真盜歷吏部驗封郎中權右通政
清武職黃弘治初累遷工部左右侍郎十三年代徐
賈為尚書時孝宗在位久海內承平民生樂業而內
府供奉亦漸廣司設監請改造龍毯素毯一百有奇
鑑等言毯雖一物然微毛毳于山西陝西採綿紗諸
料于河南召工匠于蘇松動經累歲勞費百端所賜

停止不聽未幾內府針工司乞收幼匠千人鑄錢
往年尚衣監收匠千人而兵仗局效之收至二千人
軍器局司設監又效之各收千人禁源一開其流無
已耗盡國儲遂為永害于是命減其半十五年太監
李興請辦元夕烟火有詔裁省鑼乞盡罷之報可明
年帝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無何中官鄧塔又
以為請帝又許之鑼等極言天變可畏民命宜卹大
恩不可虛大信不可失乃命減三之一鑼復言織造
既不肯停乞自今凡供御及賜賚幣帛量為樽節俟
時和歲豐別議處置其冬言兩廣雲南貴州四川福
建方用兵江西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繕及明年烟
火龍虎山上消宮工作帝皆報從焉正德元年雷震
南京報恩寺塔守備中官傅容請修之鑼等言天方
示威不可復興土木事乃寢內織染局請開蘇杭諸
府織造上供錦綺為數二萬四千有奇鑼以公私方
匱力請停罷得減三分之一其秋復遣中官往南京
織造鑼等力爭不納孝宗未聞都大臣皆極一時之
選鑼于其間未能速過然亦能持正及與韓文等伏
闕請誅宦官不勝諸大臣留者率與順避禍而鑼獨
守其故操時有詔賜皇親友儒第將已得兵而帝嫌

其隘欲拓之鑼以宅本宗院毋煩改作况遠遷乞民
必與怨讎借其僚力爭不從明年春中官黃準守備
鳳陽從其請命賜旗牌鑼等言大將出征及諸邊守
將乃有旗牌內地守備無故事乃寢鑼雖數有論執
然時諸正人悉被斥逐鑼勢益孤將將不得志遂
病乞休命甫下而卒贈太子太保先鑼所代者徐貴
字原一淳安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歷
福建右布政使有常官譽弘治初再遷右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入歷工部左右侍郎七年出治蘇松水志
數月工成會蘇松及嘉興湖州饑就命貴與巡撫何
鑼賑之發粟四十五萬石給饑民百三十餘萬九年
代劉璋為尚書嘗以湖廣災傷緩徵上供紙百五十
餘萬又以兩廣陝西邊事未靖鳳陽盜賊又起請止
造元夕烟火詔減三之一中貴李廣誘帝頻齋醮于
內殿請建蠶竿貫以非故事奏止之十三年詔改織
紵羅綺萬計工未訖又頒新式令織千五百餘疋
疋為直至白金累鑼西天佛子著札領占死命建塔
貴皆力爭不納先是李廣死言官大臣附廣者輒及
貴帝悉不問及是彗星見自陳乞罷由太子太保加
太子太傅賜勅馳驛歸卒贈太保謚康懿

論曰國事而下諸臣指陳時政將奮發有為不守和
於權倖平讞讞以老甚矣夫行得志之難也或曰太
剛則折諸臣實亦犯之夫剛固美德也苟獲其時惟
浩然常伸而已何挫折之與有哉嗚乎此猶衰世之
論耳矣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九十三

童軒 吳黃 綬

鄭時

張悅 張登 梁璟

樊瑩

鄧廷瓚 唐珣 王軾

王繼

秦民悅 熊縝

童軒字士昂鄱陽人父精天官學永樂初為天文生
遷家南京軒習父業績學工文舉景泰二年進士授
南京吏科給事中嘗請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
儒杜倖進恤京民多見採納六年詔南京守備內官
錄單毛魚鮑諸物萬計軒極言止之天順二年與同
官句昂等劾南京戶部尚書張鳳反坐下獄已而得
釋毋憂服除留為戶科給事中憲宗嗣位上言帝王
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
備五者本也簿書刑名特其末耳條疏五事甚晰帝
優詔答之四川盜趙鐸作亂刑部司務朱資請遣使
招撫廷議舉軒命與資往至則逆賊業曉以禍
福賊多就撫軒召與飲食遣還復業而賊素亮殺言
或言乃聽撫官賊誰敢難或背負撫安榜及免死
帖公行剽劫而貧民亦效之勢益熾軒奏聞即督守
臣進討斬獲頗衆會都督何洪等陳發軒不以時公

被劾帝置不問未幾還朝且進露布自叙功伐四奇
臣又以賊告於是言者踵至遂下吏當除名時軒已
進都給事中帝薄其罪命外除以為壽昌知縣居四
年入覲上疏自理尚書姚夔復薦之擢雲南提學僉
事枝士公明撫按官屢薦廷議以欽天監不得人而
軒素諳曆法召拜太常少卿掌監事嚴核陰陽天文
諸生杜倖進樊閔六載進鄉仍掌監事言天下陰陽
官納粟免考非制遂罷之軒有志事功掌曆非其好
也素稱病歸弘治改元用監正吳昊薦復以原官掌
監事六月朔日有食之軒言日食紀元之初又當歲
夏火旺之候宜反身修德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
帝嘉納焉其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值歲
饑開倉賑貸煮糜以食餓者資遺流移還業為禁令
三十餘條軍民稱便南路鎮番素苦變賊出沒歲減
軍餉充犒致軍多逃亡軒易以官帑銀布軍乃無乏
四年召為南京吏部右侍郎久之進南京禮部尚書
奏言朝端大政陛下付之廷議而廷臣但立談闕左
門下片時即決果足以盡利害而垂久遠乎况甲以
為可乙亦從而可之名雜會議實二人私言耳乞自
今令三品以上大臣各跪所見而四品以下有願建

議者聽然後集衆論而折其衷庶幾古者謀及卿士
之意時不能從未幾又言今東南因歲辦西北因差
徭臣以為歲辦差徭用難悉罷然如烏頭牽牛諸藥
黃腰木狗諸皮成非急需何必多取糶稿棉薑諸物
盆罌束榻諸器禁下可辨何必南京至於清軍則有
司物集審勘動以萬數春夏妨耕耘秋冬奪斂獲尤
不勝擾散當急為變計者也疏入下之所司十年諸
老各數月卒年七十四無子軒強學好問至老不倦
居官廉介寡合而罵於內行南都播紳以為儀表焉
後贈太子少保吳字仁甫臨川人用世業補天文生
軒初領監事器昊薦為五官保章正弘治初累遷監
正昊言選擇時日當遵用大統曆及洪武年所定曆
書他雜書宜燬觀象臺渾儀簡儀宜修改天文書籍
當考訂是正曰曰天文生陰陽人等多怠玩請今日
晝卯酉簿簡立班長稽術業精疎量勞逸差具斗食
且復其身詔悉從之四年京城火諭旬不息昊據占書
言此名熾火乃政事不修之證又以示時俗虛偽侈
靡之戒請帝勤加修省八年八月奏月食不驗昊謂
據曰曰曆則不當食大統曆則當食臣監但守大統
法以是致誤乃奪俸九年秩滿進太常少卿昊請訪

取精通天官曆法陰陽地理之人及士進者龜演禽
占課諸數學有明驗者以禮資遣又言高皇帝特選
世業子孫習文藝者送監肄業至天順初天文陰陽
生秦北醫士盤生得應科舉四十餘年科不乏人後
為給事中趙竑奏罷官生子弟由之沮抑近科臣葉
紳奏欲如重軒例擇文臣中學術通明者改官專掌
其事今以讀書為他業而錮之何其與擇人之意違
也乞如故事仍令科舉便議格不行武宗初立自五
月至八月恆雨為災吳言此上侵下暴疏令無時戢
弊不恭又天子居喪不哀弋獵無度奢侈繁興百姓
愁苦之應帝不省正德初進為鄉四年卒吳居官盡
職每因乾象示變進直言指切時政親有所感悟以
故縉紳間多重之
黃綬字用章其先封丘人曾祖坐事戍平越遂家焉
綬登正統十三年進士除行人歷南京刑部郎中為
人剛廉遇事馳發忤時貴弗恤人率笑其愚然亦以
是獲名大猾諱千戶者善事上官占民虛場他司莫
敢問綬奪而還之民咸化九年出為四川左叅議督
松潘餉久之進左叅政嘗按部崇慶忽旋風起與前
擁不得行綬曰豈有冤乎吾為若埋風遂散至州亦沐

禱城隍神夢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
為巢後臨巨塘僧夜殺技宿者沉之塘下分其貨或
得婦女藏窟中長吏無知者綬發吏兵圍之窮詰得
其狀遂誅僧燬其寺倉吏倚王親乾沒官糧巨萬綬
追論如法威行郅中歷四川湖廣左右布政使奏開
建昌銀鑛兩京工興湖廣當輸銀二萬例徵之民綬
以庫之羨充之荆王奏徒先釐綬恐為民擾執不可
二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綬劾罪叅將郭鏞
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等計捕奸豪張綱中軍令修
警備增置墩堡邊政一新出見士卒妻衣不蔽體使
首嘆曰嗟乎健兒家貧至是哉我何而日臨其上亟
令豫給三月餉親為相循軍中無不感悅會有詔燬
庵寺綬因盡汰諸尼以給壯士無妻者及綬去多攜
子女拜送于道弘治三年王恕為吏部索知綬起拜
南京戶部尚書言官以綬進用頗驟頗有言類大臣
保持得已明年改南京左都御史嚴鏡所屬量能委
任火其差歷簿于庭曰事責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
官者意哉綬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有建樹而性嚴急
不能容物時議頗病之然至其操履潔白雖毀者不
能掩也六年乞休未行卒

鄭時字宗良舒城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上言四方多災宜罷諸濫賞及不急務量發內府金錢并乘與服御可節者以充軍費俟年豐復故又言諸將多後營卒昨閱視缺伍以萬計陛下不加之刑反厚有賜賚及再閱獎倍于前陛下猶不加誅但停其俸尋又獲之姑息如此彼何畏而不犯請自今嚴行軍令毋為近倖阻撓曩因寇警召募義勇民壯赴京操練後烽火少息雖令更番歸休而為限過急甫還即迫嚴程致踰期坐罪乞定令正月遣還九月赴操帝多採納出按湖廣南寧伯毛勝妄為部將報功時劾奏之改按江西故事外官及吏犯罪無大小咸械致京師部送為擾時請雜犯死罪以下咸本地發遣從之時為御史八年號稱職至天順中從父南京吏部侍郎泰平賜祭葬時當謝恩而誤入常朝班不行禮遂自劾下獄謫知內鄉興水利敦教化邑中稱治成化初用薦權知延平府有善政禱雨輒應民為立應雨亭遭喪歸廬墓三年自免馴墓側所司上其事時進止之起補福州累遷湖廣左布政使十九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歲比不登民多死徙鳳翔平涼諸府又地震時不俟報發倉儲及庫帑三萬兩督所

為分行賑恤屢奏請得蠲運租停雜派聽納粟入監而饑民轉多死者氣未絕已為人割噉是時閩中公私皆竭時請取濟隣境帝憫之詔湖廣輸糧十萬石銀二十萬兩往賑由是饑民獲蘇時歷官清慎至是蓋盡心荒政每朔望必謁文廟進士民講書人問故曰方今人心洶洶易搖吾既賑之復做以大義欲遏其亂萌耳衆嘆服而饑民中已有乘機為盜者時捕獲其魁脅從解散二十二年時以帝惑左道冗官濫賜不知紀極乃陳利國保民五事曰盡誠故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甚切直帝怒留中思中言責時曠職命速取遂除貴州左叅政弘治元年復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荆襄流民屬至時恐其為患奏發米五萬石銀五萬兩賑之督有司悉諭願占籍者給優三年不願者資遣所部晏然尋移撫湖廣值歲饑請所派上供物料以官錢辦納從之入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四年拜南京刑部尚書時已七十連疏乞休至七年始得又數年卒贈太子少保張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悅自為諸生為舉力行有鄉曲譽既服官並

有蔡郛署開成化中出為江西僉事改督浙江學校力拒請托校士不糊名曰我取自信而已諸所品第衆皆服無後言遷四川副使進按察使遭喪服闋補湖廣王府承奉張通怙勢縱恣悅繩以法無所假借及入覲中官尚銘督東廠善羅織衆競趨其門悅獨不往銘銜甚命邏卒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悅名益彰召拜右僉都御史孝宗立遷工部右侍郎歷吏部左侍郎時王恕為尚書負重望悅左右之銓叙甚公嘗兩攝選事衆議翕然弘治六年夏大旱求言陳遵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

圖治二疏並嘉納俄遷南京右都御史覈改吏部尚書九年復改兵部奏贊機務善持大體嚴重不撓守節中官陳祖生素驕恣至是飲悅酒獨寢之上坐于弟問更召何容曰他人豈可共此席耶其為人敬憚如此以年至屢疏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悅淹賈羣籍制行清謹嘗語人曰古聖賢皆大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後偉今之人去古聖賢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吏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既歸杜門謝客見風俗奢靡力從節儉書箴於屏為薦紳倡世傳誦之卒贈太

子太保謚莊簡悅同縣張鑿字廷若正統末舉進士擢御史察雲執言有不執者鑿受命往察因撫定之出按宣府大同時方用兵諸將多不遵法鑿隨事糾劾風紀肅然歷江西副使按察使陝西左布政使成化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城背土築營始覽以執繩修墻整二萬二千餘丈開靈州屯田七百餘頃遣人賴之父喪除起撫河間諸府改大同寇入犯督參將李錫等擊退之賜勅獎諭歷刑部左右侍郎江西安福民計虐事彭華及故大學士彭時子順達引幾千人營按問得實罪奸民數人華等亦論罪有甚十九年擢本部尚書星變求言鑿奏陳六事多抑損貴近尋加太子少保再以憂歸弘治元年起南京兵部尚書卒官贈太子太保謚莊懿鑿與悅同里閉並以厚德重于鄉鄉人因其所居稱為東西張鑿從曾孫鵬字世調萬曆中舉進士擢庶吉士授檢討遷司業陳太學端本六事神宗晚年多疾太子稀得進見再言陛下今日允宜靜攝皇太子執禮之餘宜令時親左右即皇長孫亦宜令娛樂庭除既足寬懷亦稱聚順不報語多斥近習魏忠賢惡之及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上疏引疾忠賢責以詐疾要名削其籍

崇禎初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旋改吏部右侍郎未上
平陽砥礪名行文章通達國體為時所稱
梁璟字廷美崞縣人性至孝正統末邊寇亂父資從
征軍潰璟聞被髮號哭奔求父所在值歸乃已舉天
順末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成化時累遷都給事中項
忠之征荆襄也急驅流民復業璟率同官言寇盜漸
息流民附籍者宜聽安居未附者資遣還本籍今忠
乃偏信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等言彙行迫逐如房縣
編戶初止四里後流移占籍至四十餘里而忠等逐
之十不存一又總兵張通類連載道較之寇賊侵擾
慘酷過之乃者禁出早暵為災未必非忠等所致且
寬奸邪潔貪墨當並論罪疏雖不行時論避焉時延
綏此歲用兵率令山西預征芻粟轉輸以供民不能
堪相率逃亡太原一縣五日而逃者至三百八十餘
家璟上疏極陳其困頗得寬減幾輔八府舊止設巡
撫一人而劉州外禦邊寇多不能兼顧璟請順天永
平二府設一巡撫以劉州邊務屬之而令巡撫陳濂
專撫保定六府兼督紫荆諸關于計為便朝議從之
遂為定制已與同官韓文王詔等劾都御史王越荐
致仕尚書王竑都御史高明并及官閣隱事帝怒逮

王文華殿校之武靖伯趙輔而征畏賊不敢戰稱病
求還復謀典營府事璟等極論其罪乃令養疾歸第
九載秩滿擢陝西左叅政分守洮岷西番入寇督兵
禦之斬其魁民復業者千計內艱服闋還原任歷左
右布政使先後在陝十五年多政績孝宗嗣位遷右
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弘治二年民饑請免徵兩京漕
糧八十九萬餘石從之湖廣舊不進魚鮮成化七年
中官鎮守者始貢二千五百斤自後漸加至八倍璟
等為言乃減從初數帝登極詔書已罷四方額外貢
獻而中官提督武當山者乃復貢黃精梅笋茶芽諸
物大為民擾武當道士先止四百人至是倍之所度
道童更倍咸衣食于官月給油蠟香楮費不肯而酒
掃夫役以千計中官陳喜又携道士三十餘人各領
護持教而米所至張威虐為公私害璟皆力請停免
乃命洒掃夫役月給三百五十進還道士領勅者悉
罷貢獻其他亦多裁損軍民大悅永洲盜起討平之
鎮守中官毆殺王府姻戚下璟劾力拒請屬論其罪
外艱服除再撫四川成都舉人徐禎養親不仕行誼
著聞璟請崇以官秩詔授夷陵判官居于家七年召
拜南京吏部右侍郎久之進南京戶部尚書璟居官

務循矩度清修五節迄老不逾十三年致仕歸卒
與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末舉進士引疾歸養久之
授行人奉使四川不受贈遺土官作金亭識之成化
八年擢御史山東盜起奉命追捕獲其渠魁清軍江
北所條奏多著為例改按雲南交趾誘邊氓為寇馳
檄諭之謀遂寢鎮守中官多抗令瑩開誠與語部下
犯者痛絕之曰吾為爾息諍也出知松江府前知府
王衡廉明有威惠瑩操行與之並而酌劑賦役祛奸
蠹過之二載頌聲翕然改平陽弘治初許大臣保舉
方面官侍郎黃孔昭以瑩應尚書王恕亦器之權河
南按察使時黃河為患民多流移瑩巡行賑恤全活
甚衆河南田賦多巡撫徐恪考見本末衆難之以
問瑩瑩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耳夫何難恪以屬瑩
瑩于是部吏鈎考旬日間宿盡一清尋遷應天府尹
守備中官蔣琮恣肆數排陷言官南京大臣咸畏之
至是犯罪瑩預推鞠初若不與異者琮現知之不為
意後入其傷孝陵小脉事琮遂下獄充淨軍衆議稱
快遂南京工部右侍郎八年改右副都御史巡撫湖
廣錦田賊結兩廣徭種為寇瑩知賊脅從多下令不
問餘黨賊遂解散乃計誘首惡十八人戮之遂定時

浙鄞多水旱而諸王府繕修不息公私交困瑩籍遷
廣東鹽賈收其利助工減襄府琉璃瓦止興府所並
餘地停綾紗紙價銀數萬兩由是民力稍蘇歲餘以
疾乞休家居七年中外交荐起故官撫治鄖陽旋改
南京刑部右侍郎十六年廷議雲南景東衛查晦七
日而宜良地震如需曲靖大火數發貴州亦多災異
皆官吏失職所致宜遣大臣巡視乃以命瑩時瑩年
幾七十單車按行不避炎瘴所至延問父老謀求利
病盡得諸將吏賢不肖狀乃劾奏鎮守及巡撫官罪
罷黜文武不職者千七百人遂徵聲然有新土官改
牛者瑩廷其牒曰汝茅蹄彼即還汝牛矣已而果然
他土官聚兵相仇殺瑩曰我在敢爾耶語聞兵立解
其威震蠻俗如此既竣事廉知景東之變乃指揮吳
勇侵盜官帑圖脫罪因其時雲霧晦冥遂虛張其事
瑩劾罪之遷進本部尚書武宗踐阼致仕歸後劉瑾
亂政以會勘隆平侯爭襲事連及瑩削籍又坐減松
江官布罰米五百石輸邊瑩素貧至是益罄且卒瑤
家人曰吾生平所為無不可告鬼神者時論以為信
瑾既誅贈太子少保諡清惠瑩性果介課子孫以素
業農月嘗坐籃輿戴笠命界行田間曰非徒聽稼秋

子孫習勞也故其後人率敏無不慮朴力學者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知淳安縣政
務惠民不求赫赫名滿九載無知者廣西巡撫張鵬
獨知之欲荐知梧州府會丁適母憂不果服除遷太
僕寺丞久之貴州新設程番府地在萬山中蠻獠雜
居吏部難其人特擢廷瓚為知府廷瓚悉心規畫凡
城郭衛巷學校壇廟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僚使受
約束政平令和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無二價
四境晏然與于禮讓巡撫陳儼上其治行請久任九
載秩滿始遷山東左叅政踰年進左布政使弘治二
年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廷瓚自知縣至府港
常調者踰三十年至是而程番之績大著遂屢得擢
去知府時纔三歲耳尋以生母憂歸服闋還原任時
都勻苗七富架長脚等作亂勅廷瓚提督軍務同湖
廣總兵官顏濬貴州總兵官王通等討之制使吳俸
遣熟苗詐降富架誘令入寇伏兵擒之并獲其二子
賊失勢官軍乘勝深入直抵其巢連破百餘寨斬首
六千俘獲二千有奇生繫長脚以歸群蠻震懼廷瓚
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其人皆世祿驕
恣殘虐激變苗民致生亂四十餘年今幸元亮就除

非大吏張不可請改為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因
條上善後十一事帝悉從之遂設都勻府一獨山麻
哈州二清平縣一自是苗患益稀論功進右都御史
八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甫數月命提督兩廣軍務
兼巡撫廷瓚性寬厚所至以簡靜為治及蒞廣結群
蠻以恩信不輕用兵其于吏治但總大綱而已屬吏
賢者推荐之或不職特去一二大甚者上下安之十
年進左都御史總督如故鬱林雲鏞大桂諸蠻及四
會儼民作亂以次討平兩廣遂無事十三年復召掌
南院未行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廷瓚有雅量待人
不疑世多稱其長者至所設施勳中機宜人莫能測
也其在貴州平苗功甚偉然不能嚴號令致部下多
妄殺時不能無譏焉先廷瓚督兩廣者唐珣字廷貴
華亭人天順初進士知合州遷福州知府有奸人冒
為中書承傳而未勢張甚至笞辱僉事以下官珣獨
疑其非是壁人于浴室窺之得其詐即執而寘諸法
歷湖廣布政使入為順天府尹善治劇豪強載服以
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府江盜
起督副將歐磐等討之斬首六千級賜勅嘉勞卒于
鎮廣東人久而思之不衰

王執字用敬公安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大理右評事再遷右寺正錄因四川平反百餘人尋擢四川副使歲凶發廩賑貸請官銀十萬兩為糴費後按嘉定同知盛崇仁賊罪崇仁逃赴京使其弟呼寃遂械執至京與崇仁俱下吏崇仁賈官執還職改陝西弘治初擢四川按察使疏釋滯囚千人三年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蜀民攀留不恐釋久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旋命巡撫貴州黔方而不職者數人土官于成令就學歲餘入為大理卿執素精法比鞫鞠悉當嘗與刑部裁定問刑條例頒之天下十三年拜南京戶部尚書初貴州番安賊婦米魯與其黨福佑等作亂鎮守中官楊友總兵官曹愷巡撫錢敏發兵討之大敗于阿馬坡都指揮吳達被執番安夷簡友等請濟師乃命執兼右副都御史往督軍務執未至友等遣人招之賊揚言欲降而擁眾攻圍普安安南城斷盤江道勢益甚張又來間劫官軍營友被執右布政使閔鉅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達等死馬遠近大震至以貴州兵力不足用便宜調發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土兵八萬人合貴州兵分八道進而使致仕都督王通將一軍

十五年正月參將趙晟攻破六墜谷賊遁過盤江都指揮張泰等渡江擊敗之指揮劉棟等遂進解安南圍而愷通友都指揮李政亦各攻破賊砦賊使轉遁走至馬尾龍寨官軍聚攻之米魯福祐出戰土官鳳英等臨陣格殺二人餘黨遂平是役也用兵五月破賊砦千餘斬首四千八百有奇俘獲一千二百提聞帝大喜嘉勞召還京賜賚有加錄功加太子少保已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連章乞休不允武宗立執以南京馬快缸歲運上供諸物為軍民患疏陳其狀由是火城已而遇疾復請致仕詔加太子太保賜勅乘傳歸未幾卒贈太保謚襄簡

王繼字述之祥符人咸化二年進士授御史巡鹽兩淮改按山西王府有侵民居者繼揚聲懾之遂止出為陝西僉事督屯田尋兼督甘肅水利家有遺水者奪而均之民轉困原兵併副使進山西按察使有言紫碧山產石膽可以益壽帝遣中官鑿山採之經年不獲民告病繼請罷之中官怒曰石膽古書所載安得云無繼曰麒麟鳳凰非古書所載耶今于何求之中官語塞繼上章言狀事遂寢家艱服除起官福建遷山西右布政使命甫下福建汀漳盜起即改右副都

御史巡視其地弘治二年盜平移撫宣府未幾改甘肅涼州星隕如月指揮徐廉不以聞繼劾奏之廉遂被逮先是哈密志慎王為土魯番所擄遂據其城繼選將練兵示以威德番人悔禍尋入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坐不舉郎中妾性罪下吏已而釋之九年召拜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尋進尚書督儲如故中貴李廣死言者請治其黨于是五部尚書咸被劾有詔宥之明日早朝諸臣出班謝罪惟繼與兵部尚書馬文升居列如故時議禁馬十四年改南京刑部尚書旋調兵部參贊機務越二年卒贈太子少保繼為人清慎誠懇有才識遇事敢為數歷中外垂四十載皆議皆不及

秦民悅字崇化舒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行人遷工部員外郎性好學雅有器度成化中出為廣平知府雪死囚十九人清牧馬地三千餘頃招集流亡六千戶考績為畿內冠任民立生祠祀之歷江西參政左右布政使懲奸吏抑強豪均賦役大得民和弘治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奏城莊田租課歲幾有司方徵民間種馬既停之增密雲古北口戍卒募土兵資違為戡守計甚備歲中召為戶部右侍郎總督倉

場還理部事用清望改佐吏部父喪除起故官尋加右都御史視左侍郎事十二年拜南京吏部尚書明年星變求言偕九卿陳時弊二十三事多議行尋改兵部參贊機務以繼母憂歸服將闋馳疏請致仕帝優詔答之給事中吳奔因言民悅喪服未終忘哀具奏名雖請老意在要君宜除名帝不問已起官南京戶部正德改元致仕卒年七十九謚莊簡熊繡字汝明道州人其先以成籍自豐城徙馬繡舉成化三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楚府巡茶四川力拒餽遺擢御史巡按陝西大振風紀左布政干璠以官帑銀覬覦馬卿劾進繡發其罪璠懼遁赴京訴繡徑行秦府東門臣因詰問扶憤傾陷帝怒并繡逮下吏璠進除名而繡謫知清豐久之鳳翔關知府吏部知繡有惠政擢任之清豐民遮道泣留曰奈何奪我慈母時鳳翔大旱繡至三日大雨歲以有秋弘治初遷山東左參政進右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榆林僅一小堡屯兵備冬景泰中始移巡撫總兵官居之遂為西北巨鎮而城隘弗能容乃徙千數百家于城外至是繡請展築遂增廣千二百餘丈濶鎮數年練兵積粟造政修舉歷兵部左右侍郎與尚書

劉大夏深相得大夏甚倚信之初騰驤四衛勇士類三四萬人率虛籍歲糜錢數十萬多入奄人家廷臣屢請稽核奄人輒抗之至十八年二月命繡清蹇未竟而孝宗崩朝政漸變繡力持不顧得詔冑者萬四千人御馬太監寧瑾等疏請復舊于是給事中艾洪御史劉玉等交章劾瑾而大夏亦力爭不可武宗不得已從之而瑾等亦不罪也時吏部尚書馬文升與大夏不協以繡與大夏厚善欲遠之乃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繡資深不當出外頗快快有後言既抵鎮則盡裁幕府供億自厚米外秋毫無所取賀縣種寇為亂付總兵官毛銳等討之俘斬三千二百人而劉瑾以前汰勇士事深疾繡遣使伺察無所得乃居掌南京都察院事明年以中旨罷之己復撫延綏倉儲泥爛為繡罪罰米五百石責繡躬輸于達繡家遂破久之卒無子巡撫秦金頌其清節于朝贈刑部尚書太僕少卿何孟春以繡承繼孫幼且貧無以為養請如王事張鳳翔孔琦例賜月廩且乞予謚遂謚莊簡給其孫月米一石

論曰明之人物至孝宗朝盛矣當其時張正蒙登不特朝墟執政濟濟皆賢即散在留都者亦一時凡舉

也今觀童斬以下諸人或學足經邦或才優堪亂表表乎文武具備卓犖不群者矣惜皆投閒置散未盡經綸之用而樊莖熊繡晚歲為權閹所厄至坎壈以終豈不重可嘆也哉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列傳九十四

楊守陳弟守陔

茂仁

劉宣子東監

陳音

吳寬

張元頊

羅玘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祖範有學行鄉人稱柯菴先生嘗誨守陳曰聖賢之學以精思實踐為要博聞強記輔此而已守陳受教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舉景泰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尋遭父喪祖父母繼歿居廬七年服除授編修成化初充經筵講官進侍講英宗寶錄成遷洗馬嘗進講武成篇因曰魯論稱舜無為而

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逸也然秦二世深居禁中委政內侍乃召望夷之禍明皇高居無為肆情嬖寵卒廢祿山之變是何也蓋二聖能舉相除凶信明義憂勞於先故速安於後後世人主則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耳此聖狂治亂之分惟陛下留意左右聽者莫不悚尋進侍講學士同修宋元通鑑綱目母憂闋起故官守陳官五品十六年泊然退處初嘗教習小內侍至是多責幸者欲援之謝曰嬰婦守節顧老而改志耶孝宗出閣為東宮講官時編文華六訓事涉宦官者皆

不錄守陳以為非備列其善惡亦失者成進少居事孝宗嗣位宮僚悉遷秩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右侍郎帝舉筆去南京字左右言劉宣見為右侍郎帝乃改宣左而以守陳代之修憲宗寶錄充副總裁弘治改元正月上疏曰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何敢望孟子然敬君一念異世同心臣請陳之而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何道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也詢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也臣昔忝官

僚伏觀陛下儼然端拱胡讀經書未嘗降一扇閣以窮究聖賢之具旨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誥未嘗進一詳說以極論帝王之要道如此理欲之辨何由明知行之功何由盡是陛下之得於內者未深也今陛下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之平采而已至君子小人之情狀小臣遠臣之才行何由識之退朝所披閱者百官之題奏而已至諸司之典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所聽信者內臣之語言而已至千官之正議萬姓之繁言何由聞之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博也所得未深所資未博他日銳志少懈欲心漸萌今日

所行之善政安保其守而不變。願遵祖宗舊例，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其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可矣。若小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苟有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萬而無獎，若夫前朝經籍祖宗典訓，百官奏章，皆當貯之文華殿。後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陛下退朝未御，悉加披覽。有疑則詢，必洞晰而後已。大抵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陛下之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跪者用揭帖，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未親，俾條列地方事，口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陞辭赴任者，隨其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不當則許言官駁正。陛下審擇而行焉。其他其疏進者，召閣臣面議，然後批答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假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如此別視聽不偏，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陛下之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臣言迂濶，但如近日之經筵常朝，祇循故事，凡百題本皆付內臣，詞旨批

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且今之積弊不可勝數，姑舉其一二。若官鮮廉耻之風，士多浮競之習，教化凌夷，刑禁弛廢，俗侈而財滋乏，民困而盜日繁，刑衛之域池不修，諸郡之倉庫鮮積，甲兵朽鈍，行伍空虛，將驕惰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習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此臣所以朝夕憂思，至或廢寢忘食者也。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願陛下垂聽而力行之，帝深嘉納。後果復午朝，召大臣面議政事。由守陳啓之也。尋以史事煩冗，解部務。章三上乃以本官兼詹事府。奏專事史館，守陳嘗言積弊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死事諸臣皆闕。卷無傳及今，蒐採猶可成書。景帝已復位，疏而英宗實錄猶書附邸慶年。宜改正。留中疏多忠言，正議當宣付史館。疏其病不果。上二年卒。謚文懿。贈禮部尚書。初守陳居喪時，作禮記周禮儀禮私鈔，總見羣經傳註多不合己意，及作易書詩春秋孝經大學中庸論語私鈔多先儒所未發。弟守趾，字茂元。茂仁守趾，字維立。成化初舉鄉試。第一入國學，祭酒邢讓下獄，再舉。六館生伏闕訟冤。時論議之。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秩滿故事，梁遷。降京者會從。老守隨為李牧者，所遷欲革守趾

乃以為南京侍讀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五經筵再遷侍講學士給事御史以救知州劉遜憲下獄吏部尚書屠滸奏遣他官攝之守陞言當力救使還職若遜遣代則出獄無時貽書於滸極言其失人爭傳誦之十年大計京官守陞時掌院事上言臣與掌院事府學士王整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而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將坐於堂上退而聽考于吏部又當候於階下一人之身做項易位我朝優假學士慶成待宴班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考察不應學士乃僥首聽考况臣等所職講讀撰述而已其稱與否俱在聖鑒苟非其人立當黜黜有不待於考察者望特加優異示右文重儒之意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守陞始修會典充副總裁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嘗署兵部陳時弊五事改署國子監考績入都時會典猶未成嚴議守陞纂輯精當仍留為總裁事竣遷左侍郎遷任進士秩十七年以災異復俗九卿陳五事多施行武宗立引年乞休不待報竟歸詔加尚書致仕劉瑾亂政奪其加官瑾敗乃復久之卒守陞為人篤實博極羣書師事兄守陳文學行誼相符其為解元學士侍郎

守與兄同又對掌兩京翰林院人尤艷稱之守陳卒守陞為位哭奠者三年予茂清以父任歷清陽知州有異政茂元字志仁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為人強直不撓善辨冤獄汪直之陷楊士偉也急徵其贓僚友莫敢近茂元獨助之輸且署名其上出為湖廣副使改山東弘治七年河決張秋詔都御史劉大夏治之復遣中官李興平江伯陳銳繼往興大張威虐繫辱按察使茂元攝司事奏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百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燃久之而所焚之餘死然人向其耳日見異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大豈偶然乞召還興銳尚委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戚之家威權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異盡工藝士宜悉放遣山東既有內臣鎮守無庸復令李全鎮臨清宜撤還疏入帝下山東撫按劾奏言焚帛之異誠有之所奏供億多過其實于是興銳連章劾茂元妄而帝又入外戚張氏言遂遣錦衣百戶胡節逮之父老遮道懇節乞歸奏天子還我楊副使此陞見茂先長跪不伏帝益怒置之詔獄罪將不測節乃通郎中官僞言父老懇免狀中官多感動會言

著交論救刑部擬贖杖還獄特請長沙同知謝病歸
中外交荐甘不納久之始起安慶知府歲被奏留漕
糧四萬石賑貸民德之遷廣西左叅政正德四年劉
瑾遣御史孫迪核勘錢穀因索賄茂元不予瑾又惡
茂元從父守隨遂勒致仕瑾誅起官江西俄遷雲南
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居數月改
陝南京都察院終刑部右侍郎于美瑣以廢官南京
中府經歷武宗駐驛南京江彬有異志遣校平分守
諸城門且索門鑰於中府美瑣堅拒彬怒誣以他事
遂守吏世宗立都給事中劉穆等白其狀詔復官茂

仁字志道六歲入小學家有指銅爐令賦者應聲曰
範金以為體然火以為用容大異之成化末舉進士
歷刑部郎中遷東巡撫韓重勅鎮守中官梁紀貪暴
倚給事中鄒文盛往按之盡發其罪茂仁居官廉慎
如其父元終四川按察使

劉宣字紹和安福人父坐罪謫戍虛龍平宣時八歲
能自奮於學暨長有司勾補父役雖在行伍誦讀不
輟遙地無師徒步詣京師問業值大寒暑再頌絕道
上並遺絛得不死或勸止休宣憤然曰吾不自力料
第安所既軍籍年正統末也先假貢獻窺伺宣上書

言敵不可信宜預為倚居數月果有土木之變從部
將守天津密贊戎事或誘之遊或欲留之妻以女皆
拒不聽崇泰改元事定還獻文於巡撫鄒永學永學
大奇之曰子必為解元聞者咸笑其秋應試果首選
此折卷或以軍士欲抑之主司劉鎰不可竟置第一
由是名歛起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震宇通
志成進修撰成化初直經筵秩滿進右諭德憲宗實
錄成進右庶子彭華私憾李東屬蕭彥莊誣劾宣不
平詣華叩而斥之曰李公正人君為此世且謂吉安
然對若君華何而日對士大夫華不能答宣坐是忤

當道出為南京太常少卿條上禮儀缺佚者十二事
多允行宣以侍從出外至十年不調無怨色十八年
始遷本寺卿掌南京園子監事教立恩洽士類悅服
玩球遺子承學或言蠻夷子不足教宣曰彼慕中國
而來烏可負也且不令輕中國耶撫之加厚生初以
勢見却不納生請於朝得命乃受之居五年召為吏
部右侍郎孝宗立轉左弘治三年擢南京工部尚書
嚴出納剗奸獎償官通數千而羨倍之部事修舉明
年卒宣事母孝性耿介守禮熟本朝典故自奉至薄
食不重味一衣四十年不棄準與李汝省同江西人

致省容存之而宣實不知卒未嘗通問以是孝宗更化凡經改省存者多劾罷而宣獨進秩正德舉賜誥文懸于東監守遵教正德初進士歷刑部員外都錦衣千戶王注殺人督錢寧死之莫敢問會東監代署司事欲竟其獄再攝之不至遂據衆證定罪寧怒尚書張子麟及侍郎金獻民胡韶咸充東監東監稱疾不出論者由是重之尋擢大名兵備僉事改副使嘉靖三年司禮中官賴義迎獻帝神主於安陸東監與之爭公館義歸奏之逮下詔獄踰年滿韶州通判梁遷臨安知府未至卒東監守正疾邪在大名改注祠千數及被逮寓書條長曰梁祠傷害民俗司教者之責也東監以罪行奸人必為報應之說以惑衆願力持之其末道不挽如此家居喜講學嘗受業於湛若水郡中多講學之會每襟被往來風雨不報其年也年未五十同邑劉陽稱之曰先進有言名節一變而至於道印山早勵名節至臨死不惑宜其變而正道無難也印山者東監別號也

政略言養德莫先於講學講學莫先於好問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嚴絕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陳欲望進益難矣願退朝之暇引儒臣有學行者賜坐便殿從容諮論庶幾仰發聖聰有所裨贊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今所號法王佛子真人初無寸長而名位隆峻賞予濫溢宜一切罷遣有請營寺觀者悉置於法則妖妄可絕正道以明國家養士百年得賢不易既已得之願復棄置如致仕尚書李東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當世以望宜召還東等而置獻章於臺諫朝廷難致言官顧多絀然以有損斥之辱也願召選判官王瓚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司禮太監黃賜毋死廷臣皆往弔獨翰林不往侍講徐璣恐忤時謀於衆音大怒曰天子侍從臣相率拜內豎之室若清議何詞氣憤激璣為愧阻秋滿進侍講直經筵汪直勢烜赫其黨章瑛夜叩運卒入兵部郎中楊士偉家收縛士偉考掠及其妻子音與比隣並求傭呼曰爾何人敢擅辱朝臣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不畏西廠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瑛為少戢久之遷南京太常少卿大學士劉吉有父喪詔起復音貽書勸其固

辭言不悅後吏部擬用音吉輒阻之曰腐儒以故十年不得調嘗與守備中官爭事為所劾事卒得直弘治五年吉罷始進本寺卿越二年卒音優經術士多潛其門者然性健忘凡世故環屑及諸穢薄事皆不解故世多以不慧事附之以為笑然不虛實也子舉舉人舉進士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博學工文有聲諸生間屢試不利貢入太學鄉試不欲應提學御史陳選惜其才教勸就試遂得奉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授修撰增奉宗末宮每進講閱雅詳明意存規諫至理亂邪

正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也宦豎多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其僚上疏曰竊惟末宮講樂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不多於報講之日也豈容復以他事更妨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哉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講明正道所得為多也帝嘉納之秋滿進右諭德孝宗即位以舊學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成進少詹事兼侍講孝宗弘治九年權吏部右侍郎丁繼母憂吏部員

缺命虛位待之服滿遷任轉左改掌詹事府入東閣專典誥勅十六年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先是孝莊錢太后崩廷臣議孝廟周太后萬歲後並葬裕陵祔祿廟禮皆如適至是孝廟崩將祔廟帝欲從舊議終以並祔為疑下禮官集議寬言嘗頌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亦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繼室作配天子非子孫嗣位尊崇所出也惟孝宸祀致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為法會大臣亦多主別廟帝乃從之時詞臣望重者寬為最謝遷次七遷既入閣嘗為劉健言欲引寬共政使固不

從他日又言且爭之曰吳公科第年齒開望皆先於遠而遠越資居此資自愧豈有私於吳公耶及遷引退舉寬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為之惜而寬甚安之曰吾始願不及此也年七十數引疾輒被旨勉留寬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授長子與中書舍人次子與補國子生異數也寬行履高潔不為激矯而自守以正寵利所在退避若有所畏於書無不讀詩文通雅兼工書法生平重倫理篤恩義有曰數頃嘗以租入周親故之貧者友人負恩遘疾京師遂至卹且必親之思死為殯衣素一月鄉人教官某家死其子

稱貸歸喪寬命還所貸自賻之一時稱為長者必推寬卒之日士大夫莫不惋惜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五歲能詩寧靖王召見異之命名元微既而為巡撫韓雍所器曰人瑞也乃易元禎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憲宗嗣位疏請行三年喪屆數月上勤學德政用賢厚俗四事略言經筵之外宜日御文筆殿召詞臣分番進講於馬因而驗之身心推之政事以立為治之大原而午後則披覽章疏次日召大臣面議而親決之清晏之暇并召庶僚速訪時政俾各據所懷如此則下情畢通

事無蔽壅今之大臣多不勝任請令廷臣雜陳其賢否陛下令公議而去留之然後命留者甄察其屬吏而監司郡守付之內閣吏部審其進退則百司庶職庶幾得人至于給事御史官秩雖卑權寄實重今吏部選授但取言貌一何輕也乞令兩京科道互相彈論以俟退黜而博選內外剛正敢言者以補之然不宜委之大臣蓋大臣恐剛正者指其瑕疵必將荐引側媚柔輒之人人情既感其恩孰肯復言其失此正古者大臣不舉墨鍊之意也疏奏不省預修英宗實錄與執政議不令引疾家居營建一莊以其租濟族

黨貸鄉民而官紀其籍講求性命之學四方多從游者聞二十年中外交荐皆不赴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言人君不以行王道為心雖有為也而非大有為之主也臣伏在田里側聞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為之望乃適者頗聞崇異端鑿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為矣臣願陛下力行者有三曰定聖志一聖學廣聖智而已其疏反覆累萬言帝頗納之四年齊錄成還南京侍講學士尋以養母歸十六年修會典召為副總裁帝重其名至則進學士充經筵日講官意甚傾向元禎體清癯長不踰中人帝特設低几聽之數月以母憂去服闋還南京太常卿已修通鑑纂要復召為副總裁以故官兼學士仍先日講官兼侍東宮講讀十七年改革詹事府帝晚年德益進元禎因請讀通書高銘諸書帝亟取觀之書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有意大用之無幾要駕武宗立擢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東閣專典誥勅元禎素有盛譽家舍既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悉其後輩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為迥異常人又召名位相軋進其策已止遂騰謗議兩京言官不察交章論劾元

預亦屢疏乞休賴大學士劉健力保持之已而健去
侯元積亦卒天啓初進謚文裕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博學好古文務為奇奧年四十
尚困諸生輸粟入國學時丘濬為祭酒議南人不得
歸北玘固請至三受扑猶不已濬嘗之曰若玘幾
字岷璽乃爾玘仰對曰惟中秘書未請耳濬乃姑留
之玘其名堂柱他日試以文大驚異命作長安賦益
嗟美自是更為知已成化未領京闈鄉試第一明年
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並肄力古文每有作或據
高齋或閉坐一室瞑目隱度客有竊窺者見其形容

反稿有死人氣為却走然自此文益奇變出流輩玘
亦厚自負顧尤矜尚節義臺諫以救知州劉遜盡下
獄玘言當復容以全國體中官李廣死遺一籍其識
大臣之以明交者帝怒命言官指名劾奏玘上言曰
大臣者所以表正百僚風厲天下者也今若此固宜
悉真重典然其人多尊官顯位自天下及四裔皆仰
望之一旦指其名而暴其惡將辱遠人慢易朝廷之
心此大可憂也人情寤急則必思所以自免又將乞
哀責戚近習之門是一李廣既往而數李廣復生更
大可慮也言官未見籍記憑臆而論安辨玉石一經

攻揭且玷終身臣愚請陛下免令持名惟降勅密諭
使稱疾引退或斥以他事庶不為朝廷羞而仕路亦

清於是南京科道楊廉洪遠等文章劾玘妄言亂聽
且言尚書屠浦白昂必不可不去帝不問其後以天
變黜汰大臣竟如玘言秩滿進侍讀李夢陽下獄玘
當壽卒侯托肺脯陛下當有以保全之夢陽萬一不
保蘇為侯累帝深納焉正德初遷南京太常少卿劉
瑾亂政李東陽依違不能正救玘東陽所舉士也賜
書責以大義且請削門籍示絕其提節不挽如此進
奉壽卿擢南京吏部右侍郎尋署國學及通政司却

堂隸免役銀斤公費創吏舍新庫閭閻遇事嚴謹僚屬
畏憚時畿輔羣盜縱橫而皇儲未建玘疏論激切且
侵及執政者七年冬考績赴都遂引疾致仕歸寧王宸
濠慕其名遣使致餽玘避之深山及宸濠叛玘已病
猶馳書守臣約討賊事未舉而卒嘉靖初賜諡文肅
學者稱圭峰先生
論曰儒者之言每踴於迂濶為所厭聞然講筵啓沃
陳善格非非其道莫敢以進也楊陳吳張諸子其殆
庶幾乎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 列傳九十五

徐恪 潘 朱瑄 羅 明王 沂

張昂 王 森 楊 峻

李介 子昆 張錦 楊 周益 中 劉果

徐鏞 李 張璋 韓 錫 朱 欽

林元甫 子有 有祿 從 子有年 張 賓 秦 崇

徐恪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

中官欲出領抽分廠恪與同列疏爭中官怒請即遣

恪等往將撫其罪既而無所得乃已出為湖廣左叅

議遷河南右叅政陝西饑嘗轉粟數萬石恪以道遠

請輸直上下稱便弘治初歷遷左右布政使歲王府

承奉司違制置吏恪草之王怒奏恪侵侮孝宗五恪

貽書誠王河徙開封有議遷藩府諸司許州者恪陳

其非便遂寢四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自

昔有天下者常輕東南重西北不知秦項梁唐龐勳

元方國珍輩往往起東南遂成大患今東南民力已

竭加水旱將臻去冬禁掃天津五吳越之地陛下可

不體天心寬民力哉伏見近遣內臣往司織造乘輿

服御所用幾何而工役科歛勞費無紀禁闈近侍地

勢尊嚴有司趨承惟恐或後一切供億悉出民膏陛

下春秋鼎盛方當躬節儉以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

故困東南之赤子乞召還內臣并勅撫按諸臣加意

拊循庶變異可弭帝不從故事王府有大喪遣中官

致祭所過為民患成化末始就遣王府承奉及帝即

位又復之恪請如先帝制并條上汰冗官清賦稅禁

科擾定贖例革抽分數事多議行其年冬光州商城

羅山星變恪引咎自責因言河南海饑之餘民困未

蘇今開封十四州縣有河決兩窻之災地又數震方

其省刑薄稅經靖斯民而督逋之命遽下所做千萬

餘石其間多有已被恩詔者不知艱難待盡之民何

以堪此帝感其言多所蠲豁御史李興請于耶陽別

設三司剝南陽荊州襄陽漢中保寧夔州隸之恪力

陳五不可乃止恪素剛正所至抑豪右祛奸弊及為

巡撫以所部多王府持法尤嚴于是宗人多不悅平

樂義寧二王遂計恪減祿米改校尉諸事帝遣給事

中李漢等劾之無驗坐恪入王府誤行端禮門欲以

平二王之忿帝知恪無他而以二王幼降勅切責命

湖廣巡撫韓文與恪易任吏民間恪當去為之罷市

泣而送者夾道數十里不絕屬吏以羨金三千為贖

恪揮去且自責曰吾乃不為人所信如此既抵湖廣

值興王就國安陸其中使携鹽數百艘押費于民民大擾恪捕治其爪牙鹽阻不行其黨遂密構于帝居一歲中旨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雖不肖生平未嘗有所攀援今日恩命出臣意表臣義不敢干清議速官請請賜罷黜帝慰留乃拜命勢要家濫索工匠者悉執不予怨言屢聞不為動久之考績入都得疾遂致仕止卒戒其子勿請卹曰吾受國恩深未有以報勿重吾過朝廷聞賜卹如制恪性嗜學居官砥節奉公苟利于民必信其志屢條列利病每一疏出播紳傳誦焉

朱瑄字廷璧邠人成化五年舉進士即奔祖母喪三年不至城市既終制謁選知府璫以白金瑄辭曰筮仕方始公宜有所教奈何橫賜及此知府為改容授工部主事督通州倉糧蕪湖閩積羨皆無所私以兵部郎中分賑陝西鳳翔活饑民數萬出為河南左叅議轉右叅政撫輯流庸復業甚衆瑄以河南地多平陸踰時不雨即赤地千里因考求古蹟河南伊洛彰德高平萬金南陽召公許州秦祇諸渠懷慶方口汝州魏陂諸堰及他舊陂皆可濬治白巡撫徐恪以聞

初瑄專董其事瑄乃隨在置旆藩州豪右兼并者悉釐正水利大興進右布政使河決張秋承都御史劉大夏檄共築塞黃陵岡口河患遂息弘治八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濬三江下流以殺湖水疏孟漬諸河通漕自蘇州至崑山經沙湖舟多覆溺盜賊出沒瑄為甃石作長堤樹柳其上太倉鎮海二衛軍民雜處難治建議置太倉州嘗上言蘇松常杭嘉湖六府祖當天下百四十府賦額宜倍加寬恤減歲辦雜徭使盡力南畝供租稅瑄與利除害實心幹濟所至皆有功德于民性貞介有守有執政者索夫船運土

築堤治丘壠瑄拒之曰歲饑民困難朝命猶將爭之吾能竭人耶居三年得風疾醫言須鹿血和藥有獻者瑄破耳取血僅足即運之病愈懇乞致仕生平不言財利歸之日饗殮不給都御史王璟以賑荒至魏未四十石瑄謝曰方賑饑民寧及饑官乎固予卒不受有司欲為樹坊瑄恐煩民力辭之市兒剪紙錢為戲旁一兒曰朱都堂不愛真錢何事假錢耶家居七年中外交荐而瑄遽卒家人不能具殮至稱貸舉事馬孝宗朝大臣清節最著有歸德潘禮賢鷲張撫禮字嘉會天順四年進士由戶科給事中累遷太僕寺

卿進工部左侍郎督易州山廠薪炭故有贏利禮
一無所私朝議嘉其廉故領廠事最久比解任敝衣
之外圖書數卷而已家居盜入其室僅粟數升盜驚
顧叩頭曰使在官者皆若公我輩敢為盜耶禮飲之
酒皆太息而去正德初巡撫韓邦問奏其清節有詔
慰問有司月給米三石撫字世安成化中進士歷刑
部郎中凡大吏有犯他曹莫敢決者以屬撫無不立
剖弘治時積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武宗立乃罷撫
持身清苦終身布衣蔬食所得月俸嘗寄之公帑一
室蕭然妻子不免寒餒撫亦不顧也頗尚矯激行事
或不情李東陽稱為一節之士云

羅明字文昭南平人成化初進士授御史巡鹽兩浙
改按廣西時密詔鎮守中貴黃沁貢禽鳥明抗疏請
止之還掌河南道事帝嘗範白金為真武像遣中官
送武當山奉祀明率全列疏諫又以災異陳修省事
宜言饗與游幸南城西苑賜齋無度非放天弭災之
道禮部侍郎倪謙侍讀學士錢溥得罪久廢中旨起
官南京明等與六科交章言不可帝不納遷陝西副
使撫治漢中地多深山茂林為逋逃藪明奏設白河
縣安輯之內艱去民遞道泣送服闋起故官權按察

使歲饑列上救荒十二事多允明遷雲南右布政使
踰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弘治初明言近鎮守
分守中官競尚貢獻名為採辦實剋軍資或巧奪者
人犬馬珍玩萬里遠輸公私重擾陛下登極詔書盡
已停罷而此曹貢納如故乞嚴禁止帝即從之甘州
城北有湖數千頃多草舊聽軍士採取後盡為中官
武將所據軍無所得利則多逃亡於是逋馬價及草
束皆累見戶代償明請量給諸臣餘歸之官募人採
草以其銀償逋許之明官陝久熟知利病所張弛及
進退遷將甘協輿論又請增貢士額製古樂舞器以
易文廟俗樂遠人益善之二年冬召拜工部右侍郎
未聞命卒全時為巡撫者邢表字居正文安人天順
初進士知獲嘉縣民狡獪多盜表專尚德教均徭賦
復流民千七百家建社學訓子弟久之盜賊衰息治
行開賜初命尋擢知彰德府坐典王府爭事調衛輝
並有善政歷四川左布政使歲災大發廉賑貸全活
數萬人茶課逋者三百餘萬斤表言宿逋難追請斤
徵銀一分充松潘餉從之弘治三年就拜右副都御
史巡撫其地時屯卒患凶年追呼率棄田不耕表與
卒約沿道開地任開墾課耕不課稅行之二年得羨

乘數萬石尋卒家無贏貨王沂字希魯武進人父傑南京吏部尚書謚文肅沂登成化十一年進士歷禮部郎中西域貢獅子希重賚又有貢刀劍數至二萬者沂言是求且無厭宜損其賜直因定數以上帝悉從之累遷山東左布政使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時賦徒繁重沂力為裁損潯沱河溢壞真定民田廬築堤捍之奏免雜辦二年民賴其利而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袁城張淮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弋陽鄭欽皆起進士有政績聞於時張昺字大器陝西咸寧人早有志尚從河津薛瑄游以學行聞鄉里奉成化二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見其鄉邊事日殷水旱繼作因建言八事多採納遷太原知府大得民和賜誥旌異秩滿巡撫邊鎮請增秩留任乃進右叅政治府如故又三載改左遷治司事旋擢河南按察使弘治改元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尚操行潔素所至務惠民在廷咸知其賢故浹歲再遷遂為巡撫既抵任以所部多盜難制下令府縣沿塗築牆禦盜使不得入即入亦易獲由是版築大興民頗怨讟中官蔣琮出守南京道其地以聞乃召為戶部右侍郎後遷罷居三年謝病歸卒

築墻之役當時見煩擾後行旅由其中者盜果不敢犯繼者因而修之而蒙其利云

王霖字景明上海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屢辨疑獄為侍郎王恕所知有能聲出為黃州知府俗健訟霖善斷決訟為衰息境素有火災及虎患江水常暴溢壞民廬至是成不為害民爰信之居九年賜誥旌異累遷江西按察使弘治初恕掌吏部用霖太僕寺卿霖以馬政廢弛條上十事行之宿弊悉釐馬漸蕃息畿輔山東河南積逋課馬至萬餘匹民艱于得馬久不能償霖請令折價公私便之尋用荐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歲旱大饑霖屢疏乞免薄糧臨清閭稅請改徵米濟賑又請募隣境富民輸粟授冠帶及散官聽臨清德州旁近民赴倉受米先賑貸而後平糶帝多報可霖簡廉能吏計口分給流聚城郭者煮糜食之病予之藥死者給棺自五年至六年秋先後發米二百七十六萬石銀三十七萬四千兩有奇活饑民二百六十三萬餘人流移獲業者萬三千八百餘戶召拜大理寺卿毋憂以毀車霖為人務和厚所與交無不歡洽難與隸亦鮮有怨之者故劾歷三十餘年所至皆得美譽焉

楊峻字惟高進賢人成化二年進士除丹徒知縣有治行徵授御史清軍湖廣摘奸發弊吏莫能欺先是天下衛所有三戶充一軍者軍既積功授官復勾貼戶補其役民間苦之以峻言除其制權廣東僉事歷浙江按察使有報父讐論死者峻嘉其孝辨出之進左布政使浙江舊不制巡撫總兵官凡軍民大事率布政使任之峻盡心規畫庶政舉鎮守中官恣橫峻面數其罪取鐵鉞欲與駢鎖詣京師乃稍斂戢巡按御史屢荐稍遷南京光祿卿上供器物定制外悉從減省故事歲進酒十萬畧軍民轉運稽程屬吏多獲罪峻請命巡倉者監之宿累始除嘗建言請做唐宋之制令宗室將軍中尉子得充諸生應舉登進士者除王府長史卿奉除授審理吏部謂非祖宗立法意格不行峻性端嚴未嘗悅人以辭色人亦多不悅之以此不獲大用弘治十六年致仕去所居與縣治鄰家居十年足未嘗一涉其庭親終廬墓至老生日不舉宴服食儉素有人所不堪者篤於故舊感衰如一卿邦重之子二和四川提學副使

李介字守貞高密人成化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巡鹽兩浙力祛宿蠹豪猾歛手還掌河南道事司諸道章奏十五年以四方災傷率全列陳時政請蠲兩畿山東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川福建逋租及所貸錢穀申禁權豪家毋侵奪民產違官清天下刑獄因劾尚書楊鼎玉復薛遠侍郎錢濬宜罷帝多採用之介疏敢言遇事不可輒率全列論奏忤帝意兩棬于廷卒不悔九載滿權大理丞進少卿弘治改元遷右僉都御史代張錦巡撫宣府尋召佐院事四年以母憂歸帝虛其位以待終喪還任歷兵部左右侍郎十年夏北寇謀犯大同連營三十里邊臣告急命介兼左僉都御史往督軍餉且經畧之此至寇已退乃大修戎備清軍士為私家占役者得萬二千人復召募萬五千別為營伍選將訓練大同舊有官田萬餘頃分軍墾種收其租謂之牛具錢至盡為勢要所據而軍以追賠馬價鞭笞甚苦介悉還之軍以其資為馬價費邊人感悅先後條上便宜二十事邊備漸飭而得疾遽卒贈尚書介通達政體處事嚴密慎取予其卒也家無餘資士論以為賢于昆字承裕弘治初舉進士歷禮部主事中官何昂建言下獄臺諫救之成被責昆上言頃言官論救何昂陛下非惟不聽其言反詰所從聞臣竊以為過矣夫昂近臣也而直言

之禍如此况疎遠者乎科進言官也而不得其言如此况他官乎當求言之日而進言之難如此况平日乎苟言官喪氣萬一有事闕廟社誰復履危為陛下言者乞納其言宥不罪弗聽父憂歸起改兵部帝將建延壽塔於城外昆又疏諫正德初羣小用事昆請黜邪枉進忠直杜宦戚請乞節中外侈費皆不報進員外郎吏得庫中遺篋密以送昆昆不受會表啓之有金四百餘兩即移付公帑素鄙尚書劉宇以事見忤宇踏于劉瑾遂貶知解州慶遠陝西左布政使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與總督彭澤經畧哈

參兵部尚書王瓊劾澤處置失宜語連昆坐微下吏法司言昆數効力設謀力過強寇功不可掩帝不從謫浙江副使世宗立瓊得罪復官巡撫順天尋召為兵部右侍郎嘉靖初改左大同軍亂殺巡撫張文錦昆承制曲赦之還請收卹文錦帝方惡其激變不從過疾歸久之卒昆居官廉靜其位與父同名行亦相似

張錦字尚綱岷州衛人初為僧已為道士久之請書始易儒冠習舉子業邊人皆笑之錦力學不怠教孝友重廉節儉然儒也舉成化五年進士岷州之有進

士自錦始試政刑部有富民生法當死權貴為之地錦不可已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勤敏強幹尤精法比隸囚山東疏理冤滯號平允進郎中出賑真定諸府饑平糶勸分蠲逋負舉婚嫁給牛種掩道瑾尤不給者焚糜食之築行唐隄千二百丈以禦水災寧棗強武邑民之被誣為盜者時論翕然稱焉奉命偕中官尚亨勘方山慶成二王府大獄其實論報不為勢抗權大理寺丞再出治岷襄二王府獄累遷右少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中官張成楊聰參將繩律等不職劾而寘之法嘗登陴見一武弁家亭臺甚虎

怪問之其家立撤去邊報稱至守將請發禁軍孝宗遣中使就議錦言寇騎出入無常但堅約束嚴斥堪寇自無志禁軍不必遣帝從之竟亦無他請定天下武舉歲貢額著為例父憂歸弘治四年起撫保定未任政刑部左侍郎安遠侯柳景為都御史秦紘所劾賊鉅萬屬責俸祈免錦卒論如律久之以繼母喪去服闋遇疾請告卒於家錦後為侍郎有聲者有儀封楊謚豐城熊懷曲阜魏紳謚字文舉錦同年進士知崑山縣治最徵拜御史歷大理右少卿弘治初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謚持身端慎為政務嚴肅下不

敢欺勢豪侵據屯田廢而還之軍者十有餘項在鎮
五載遣倂修舉召選賢臺事廷臣推謚佐工部為諸
御史奏留已進左副都御史十一年遷兵部右侍郎
卒懷字性安天順初進士由刑部主事知廣平府擢
蒙強興水利賑饑荒治為畿輔冠此去民為立祠歷
廣東左布政使懷嚴重察言笑簿嗜欲言論侃侃所
至號稱職為吏部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刑部缺左
侍郎恕再以懷名上又屢推為巡撫皆不用恕怪詢
其故常輔者應曰我素不識懷何如人蓋懷篤行自
守未嘗通問政府也久之始遷南京光祿卿尋進南
京刑部右侍郎致仕紳字廷佩事母孝母沒廬墓三
年成化中舉進士歷刑部郎中雅有器局尚書何喬
新薦之擢南京大理寺丞繼擢善教正十一年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歲稔奏減田租四之一築偏頭
關迤西邊牆四十里增墩堡五十餘又拓寧武關城
創營舍二千楹募土兵實之久之進右副都御史改
撫蘇松歲大饑議止織造省力役督有司力賑濟武
宗立召為刑部右侍郎卒

下第歸提學僉事潮陽李齡茸白鹿洞書院延主教
事取朱子學規程端蒙董銖學則嚴課之士知信嚮
五年舉進士授南京文選主事聚徒授學為尚書崔
恭所重過考察多所咨決權福建提學僉事弘治初
歷陝西提學副使孟中兩督學政以正學取士士皆
嚮風就拜按察使貞憲飭紀嚴而不苛南京給事中
楊廉御史李情等交薦遷浙江右布政使未幾改廣
東左布政使中官採珠者歲僉大戶解納輒肆腹削
盡籠商賈之利孟中曰我在敢復爾耶即移牒詰之
曰珠誠難解者可送司附貢物以行吾民不堪侵虐
即不獲命當具以實聞中官氣沮而止民嫁娶後期
喪葬不舉者皆有禁風俗為變治行冠當時十五年
入覲吏部特請旌權而孟中堅乞骸骨帝嘉之命以
右副都御史致仕卒於家孟中之學本於主敬以朱
子晚年謂數字之義惟畏字近之因號畏齋生平落
落寡交游所與全志者羅倫陳獻章胡居仁周瑛張
元禎數人而已全時長洲劉果字世照由進士累官
四川僉事修都江堰興水利遷湖廣副使朝議括流
民戍邊所在沟壟果急白上官驗文引及生業以定
去留民乃安三遷江西左布政使天下朝覲官劉瑾

學於鄉先生王純慨然有求道志舉成化元年鄉試

皆要重賄果故無所費力拒不應士論稱其剛正瑾
誅果以時望當遷擢力丐罷吏部言果歷職廉勤甘
於恬退宜褒以風世詔進秩如孟中

徐鏞字用和興國人成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巡通州倉念漕卒固括魁為定收納常則奏之著為
例時潘大通河鏞獨疏言不便既而漕舟果不達巡
按福建振肅風紀上疏言所部星變地震歲旱海溢
災變非常而歲貢魚鳥花木大擾民間請賜減免福
州建寧二府歲徵礦銀萬三千餘兩民力絀不能辦
乞停罷福建僧田一寺或至萬畝而貧民無立錫地

請自五百畝以上收其半以業貧民鹽場諸使舊獨
不給俸宜如例均給詔貢物如故銀課汰十之三餘
從其請十九年與全官劾罷兵部侍郎李敏遠未巡
撫王宗彞太僕卿楊樞少卿霍貴頃之復與同官劾
汪直八罪並及其黨王越陳鉞戴縉張頤吳綾等諸
人遂得罪明年正月帝以京師地震下詔修省旋復
舉慶成宴鏞以為非上下交修之義與全官何瑄請
罷之帝怒命錦衣衛執訊鏞鎮原縣歲饑言於上官
移民就食又禱於神請罰止其身勿為民咎修倉舍
得窖錢數十萬緡籍之以賙貧乏代流亡輸遺課多

獲業者調煩臨潼父老泣送之弘治初用存權淮安
知府歲侵民饑鏞亟修糶賑法循行鄉邑勸課農桑
歲轉粟給窮民無告者勸富室助其婚葬學校圯葺
而大之淮故有廣盈倉歲收糧止四五萬石而設監
收內官二人鏞疏乞召還不許歷遷河南左右布政
使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四
府鏞守淮時素知漕政之弊於是劾貪墨懲奸蠹軍
民胥悅僅數月卒准人祀之先鏞督漕運者仁和李
昂崇州張璋昂字文舉景泰中進士歷青州知府壘
田五千七百餘頃賑饑民百二十萬人流亡獲業者

五萬三千家秩將滿民狀其善政三十四事請御史
乞留已遷福建參政去民思之不置生為立祠歷山
東河南左右布政使成化末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
西境內盜起立營堡練民兵數有斬獲惠屬吏政弛概
以法痛繩之頗興謗議弘治二年改督漕運踰年罷
璋字汝器成化初進士擢御史屢遷陝西左布政使
弘治改元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中官武將多侵
據屯田私使健卒璋奪田歸軍勒私使者還伍部內
肅然尋代昂督運生平端謹自守不求人知獨為王
恕所器重歷官清苦不殖生產致政歸卒

韓錫字民瞻盧氏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吏科左給事中弘治初遷浙江右叅議歲饑金華衢州尤甚貧民奪富家粟盜乘之肆掠錫聞即拔義烏招之知縣諫毋輕脫錫曰吾等之熟矣遂夜行先遣人諭之曰汝輩苦饑耳何罪吾來將賑汝宜速解散否則且剽滅不分饑民與盜也聞者感悟此明悉遁去錫乃命發粟賑濟嚴立保伍相司察所部晏然進左叅政率紹台溫四府濱海歲輸粟數十萬石於海下倉而郵縣糧長作奸詭稱出洋遭風覆沒還徵之民弊已積年錫廉得實痛懲之遂絕進右布政使海鹽捍海塘崩者數十丈衆議築之患無所得費錫曰此易辦也塘雖圯石固在今糧長應追餘價銀數千兩令修塘一丈準銀若干田當其衝者亦令若干項修塘一丈糧長若輸銀誠得修築則粟帛雜貨咸足雇役半歲可塞也乃以屬錫不三月而塘成改湖廣左布政使中使往來者多携私鹽抑責行戶索厚直或至破家錫下令和買民賴不擾十五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命甫下遽卒錫有膽識敢任事所歷有能替時語政事者必推之

朱欽字懋恭邵武人早師事吳興弼以學行稱於鄉舉成化八年進士授寧波推官治行最徵授御史出督漕運巡按河南清軍廣西並著風節弘治中遷山東副使歷浙江按察使欽清望夙孚屬吏聞聲斂戢十五年入覲吏部舉天下治行卓異者僅六人而欽與馬僉都御史林俊又舉欽自代乃稍遷湖廣左布政使武宗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中官王岳被摘道死欽上言岳謫守祖陵罪狀未暴賜死道路不厭人心臣知岳為劉瑾輩所惡必瑾得毀以至此望陛下察岳非辜懲瑾讒賊既至瑾屏不奏銜之時欽以山東民俗好酒淫酷嚴禁市酷令濟南推官張元魁察之犯者罪及鄰比有懼而自縊者其母欲奏訴元魁與知府趙璜賄之乃已會有中使入境不得酒歸言於瑾瑾使偵事校尉發之欽等三人俱被逮下詔徵勅欽致仕璜除名元魁誦成而瑾憾欽未已撫前湖廣時小故下巡按御史遠問俄坐山東勘地事斥為民又坐修曲阜先聖廟會計數多罰輸米六百石塞下又坐撫山東時以民夫給事尚書秦紘家下巡按御史遠問璜誅乃復官久之卒與璜之門以官學顯者欽為稱首

林元甫莆田人初名善長後以字行更字東仁舉成

平御史張淮行部至民狀賓善政將入陳遣為賓所見取而裂之御史疑民訟賓召訊故始嘆異稱其賢改補金壇歲亦大水以全災報巡撫怒遣他官驗之言災及九分坐誤報罰粟可容有冤獄久不決因訴於上官願下賓治上官曰彼非我屬也因頷首言非張金壇誰不愛錢者上官為轉檄他司下之果得直課最徵為御史數寧夏餉巡山海關按真定諸府咸有風概弘治初南京御史與中官蔣琮互相訐諸御史皆下吏譴賓率全列極言刑政失平因劾琮帝不聽尋出為湖廣僉事有知縣以佞得巡撫歡後被訟巡撫下賓治屬曰此賢吏訟者宜罪賓竟寘之法改山西僉事太原城北廣袤百里無水賓為相地掘井王府人暴橫制之始不得逞民咸德之遷浙江副使代其長入覲全列言君無所責何以見朝責有鄉人為所部知府因有所獻賓不納垂索而行擢江西按察使巡按御史喬恕方嚴能斷三司畏之早詣過甚賓獨以勇服見或止之賓曰此命服也如親天子又當何如耶每見御史諸事必坐而盡詞御史不悅或以為言賓曰吾向亦為御史文數盈監司體當如是可枉心求竭我布政司林泮謁御史而趨賓急止之

曰公滿伯也何可效驛吏其仇直不回皆此類也正德初入為南京光祿卿大理卿缺廷推賓劉瑾惡賓不通問遣中旨罷歸家素貧及卒不能舉殯全邑秦崇字智崇天順中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憲宗嗣位上官今南京及邊鎮皆有文臣參贊軍務何京嘗獨委武臣宜簡大臣一人共事格不行又陳傑後失均鹽鈔為民病及諸邊文武不和教事並見採納成化元年戎縣小都掌蠻叛四川貴州守將互奏失機遣宗及御史吳瑄往勸之諸將懼罪并力四川鎮將芮成進自納賂貴州副將李安進自永寧皆會于江門合擊敗之錄功宗及瑄俱增俸二級再遣都給事中崇在兵科十年隨事論駁外戚會昌侯孫繼宗既總京營兵復勅其子錦衣指揮贊理衛事崇言不可使兵權萃于一門帝為寢前命督漕總兵官楊茂泰將表佑無功進秩劉聚求伯爵崇皆疏爭不納又奏言遣軍最勞苦而月餉給鈔皆散惡僧道齋醮願賜金帛此所謂外也請捐祈禳費以厚邊卒內府工匠及四衛勇士濫授職官武官輸粟者寵以世襲且令授任皆非制宜罷京師及四方新造寺觀宜盡撤燬士女毋聽出家章下所司惟令輸粟者止襲二輩餘不

能從也累遷南京太僕卿弘治初言揚州廬州舊養
官牛二萬頭請止留十之一餘悉易貨輸官民以為
便改應天府尹崇直勁有執微傷粗厲然慎持清節
卒之日遺柩蕭然僚屬賻之始克殮
論曰當孝宗朝士風醇茂一時縉紳大夫咸尚廉恥
矜道義彬彬乎有虞曆元祐之風焉如徐恪以下諸
人大率或列曹撫藩服其才猷操行並表著當時蓋
儼然王國之楨矣可不謂盛歟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

列傳九十六

張堅

劉禹錫

白良輔

羅倫

莊杲

黃仲昭

宋端儀

陳選

賀欽

陳茂烈

周瑛

張吉

丁璣

段堅字可大蘭州人早歲受書即有志聖學舉於鄉
辛業國子監景泰元年上書言王振以刀鋸小人竊
國大柄幸蒙天誅已赤其族彼同惡之人散在四方
肆虐猶故不悉正刑章志何由止且奄侍預政國命
必危况可授之兵柄如改尚天下重鎮西寧蕃族雜

居今悉令宦者鎮之臣恐軍民蒙害將帥掣肘將來
西北多事必自此始竊見宦官用事每著譏前史臣
不欲後之觀史者亦猶今之掩卷太息也請悉徵還
四方監軍復闡聞之役近異教盛行竭民膏血以祀
寺觀不知梁武佞佛餒死臺城宋徽好道隕身沙漠
果何益哉請罷天下佛老之宮選天下僧道以資軍
伍即以天下尼師女冠配之戶口既蕃武備亦足陞
下何憚而不為此章下禮部革不行五年舉進士授
福山知縣崇中五教以德化民刊布小學俾士民誦
誦福山谷素樸至是一變窮馭僻淫皆有誦聲成

化初勅賜旌異尋起擢萊州知府期年化亦大行以憂去服除改知南陽慨近世風教衰歇父兄訓督子弟及有司御里所推尚率取科舉業無有明經飭行者致風俗日偷乃召州縣學官共告以古人為學之指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院聚秀民講說五經要義及濂洛諸儒遺書又建節義祠祀古先烈女由是士奮於學里俗亦淳堅不以煦煦為仁去豪強貪墨必盡而訟獄控賦務底於平居數年頌聲大作然堅自知道不合時竟引疾去士民號泣送者踰境不絕及聞其卒祀之志學書院又別立祠春秋祀之堅之學私淑於河東薛瑄務致知而踐其實不以設聞取譽故能以儒術飭吏治其門人王鴻儒曰使南陽人士知有正學而羞功利知有二南之化而耻滌荒蓋自吾師始予是進士翰林檢討諱附焦芳劉瑾預修孝宗實錄徇芳意願倒是非全列反目不敢爭瑾敗落職質其家琴馬

學者如市州人士化之有不平輒慚曰吾無以見聞先生天順初李賢薦為國子學正疏言國學教化之源禮教所自出近諸生多懷倖進廉恥道喪其甚者爭蹴取出身而樸者終淹皓首請遵國初學規務責實行置通知文簿併書入學歲月俾先後甲乙輩然可較然後撥送之序明躁競之塗塞尋遷監丞七年試院災舉子多死者錫言被難之士多懷才願試之人一旦無辜忽罹灼爛致士子踰垣而出咸有反心環視而嘆多換去志請悉賜為進士以慰其魂給事中何琛等劾錫形容過情奏對失實遂下詔獄謫徽州府經歷諸生伏闕乞留至再皆不聽尋遷南京國子助教初錫為學正嘗請復設京衛武學憲宗立始行其議召錫為國子丞掌其事遂嚴立條約奏請入學二年以上學無成效者做文生例追其月廩尚是人人自勵服習其教吏部尚書姚夔知其賢擬監祭御史督畿內學政錫於是屬名檢柳淳萃取濂洛諸儒遺書為士子講說士多興感疏請鑿塲生諸禁皆報可其官始終以教士為職所成就人才甚衆成化十二年無疾卒文武門人相與殮而歸其喪錫學有師承躬行深造以明道淑人為務瓊臨

浚之歲為錫方從侍為手編其請書錄及河汾詩文
至今薛氏之學稱為錫高第弟子良輔字充佐景泰
初進士為御史出按山西有風采劾按察司俞本不
職為所計俱被徵貶連城知縣成化中以廉能擢太
僕丞

羅倫字彞正吉安永豐人五歲嘗隨母入園收果長
幼競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使樵收則挾書誦不
綴年十四即授徒以資親養暨為諸生勵志聖賢之
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年知府張瑄賢之
憫其貧命知縣周之乘謝不受居父母喪甚謹踰大

祥始食鹽酪成化二年廷試答策萬餘言五斤時弊
名震都下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踰二月大學士
李賢奔喪舉奉詔還朝倫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曰
臣聞朝廷接楊溥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
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震陛下制策有曰朕
風反奉奉欽正大綱奉萬日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
行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國非此無以為
國家非此無以為家人非此則禽獸而已其在禮子
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許其門子夏間三年之喪金
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

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金革之事
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
見也夫為人君當奉先王之禮教其臣為人臣當守
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
不敢違故事以違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
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
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冠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
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
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為盛事
而木夫傳之為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

移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
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
流禍當時遺真後代無他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
移于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
躬口實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于
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
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
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
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水之方圓孟實
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君之陛下誠于退朝之暇親直

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念獨信之偏見納逆丹之苦言則衆賢羣策萃於朝又何待達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夫賢之起復猶可諉曰負天之重也此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播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跡踰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闕耶且婦子舅姑喪亦三年孫子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難三又重子臣知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恐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既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士大夫法則群臣

故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既入忤旨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尚書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竟不能用亡何賢卒明年以學士商賚言召復原職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當倫為提舉時御史豐城涂鼎巡按福建司禮中官黃賜延平人也請見鼎不可銜之此至發泉州知府李宗學受賕狀宗學許鼎賜從中主其奏兩人俱被徵詞連倫當并逮詔獄主者曰羅先生可至此乎即日鞠成上之倫得免鼎亦復官其見重於人如此倫為人剛正奇偉嚴於律已義所在毅然必為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租稅或遺之衣見道強解以覆之欲置田贖犍力不足有司助以堂食錢不納晨留客飯妻子貧粟隣家及午方炊不為意以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十四年卒年四十八陳獻章嘗稱其志如青天白日莊景亦曰高風直節當冷一人而已嘉靖初從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德給文毅學士稱一峰先生崇天順四年進士成化中嘗言祖宗朝政事必與大臣面議自先帝幼冲未能裁決於是柄國者慮

其缺遺假簡易之辭以便宣布凡視朝奏事諭旨輒曰
所司知之此一時權宜非可循為定制况批答多參以
中官內閣或不與允奉祖制已復而議杜蔽壅之弊憲
宗不能用終廣東副使

莊永字孔錫江浦人自幼豪邁不群嗜古博學舉成化
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黃仲昭
疏鍊內廷張燈忤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先是修
撰羅倫亦以言事被黜時稱翰林四諫尋以給事中毛
弘御史陳壯等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以母憂
去繼丁父憂居喪哀毀喪除不復出卜居定山餘二十

年甘貧樂道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葺其廬
辭之永持身嚴伊川接人則慕明道生平不尚著述有
自得輒見之於詩中外論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之俱
不赴大學士丘濬素惡永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
永也弘治七年有薦永者奉詔起用永念前此部檄耳
今既奉詔而濬又當國不出且得罪乃強起入都此謂
吏部別長揖不拜尚書耿裕延接甚恭或謂永過俗永曰
第求不失己足矣大學士徐溥重永語部中郎寶曰定山
故翰林復之乃協與情濬聞之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
復以為行人司副俄遷南京吏部郎中未幾得風疾明年

乞身遂歸而部臣不為奏又明年京察尚書倪岳以
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年六十三與羅倫陳獻章友善
獻章嘗曰定山灑落有壁立萬仞之志他日足擔負
斯道天啓初追諡文節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性端謹年十五六即有
志正學登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章懋
莊永全以五諫被杖謫湘潭知縣在道用鍊宦言改
南京大理評事兩京諸司隸卒率放還而取其月錢
為故事惟仲昭與羅倫不取每獄獄不為勢屈一御
史報子弟取賂刑部曲為地仲昭平政正之有羣掠

民婦持鬻者却止坐首惡一人仲昭請皆坐遂正其
罪連遭父母喪不離苦塊者四年服除以親不待養
遂不出弘治改元御史姜洪疏薦吏部尚書王恕檄
有司敦趣比至部恕逆之大門外揖讓升堂相向再
拜世兩高之除江西提學僉事釐明無所假借誨士
必以正學士莫不率服其教久之再疏乞休日事著
述學者稱為朱軒先生卒年七十四仲昭祖壽生翰
林簡討有學行父嘉禾鹿和縣多善政兄深御史深
子乾亨行人使滿刺加沒於海乾亨子如金廣西提
學副使希雍蘇州同知仲昭孫懋富南京戶部侍郎

同邑朱端儀字孔時為人疑重嗜學舉成化十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雲南缺提學官部議屬端儀偶為吏所洩端儀曰啓事未登已喧傳衆口人其謂或干乞乎力辭之已進主客員外即貢使以勢見悉却不納先是端儀在國學為祭酒丘濬所知及濬柄政端儀未嘗一造其門濬憾焉會廣東提學復缺部以端儀名上濬竟阻之後濬卒始以按察僉事督廣東學校力祛積弊抑奔競時望鬱然卒官端儀富著述嘗慨建文朝忠臣多湮沒乃搜輯遺事為革除錄建文忠臣之有錄自端儀始也端儀祖勸休陽訓導父汝勤國子助教並以善教聞子元翰湖陽知縣有善政為奸人陳光所陷下獄除名邑人為立祠奉祀陳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籍宣德五年進士授江西新城知縣以才調繁永新權御史出按四川黜貪獎廉雪死囚四十餘人番寇肆剽掠撫之立散正統末大軍征鄧茂七命員籍往撫其民民被誣為賊者立辨釋之得全者千餘家都指揮蔣賁妻所部賄都督范雄病不起治軍守劾罷之遷擢廣東右叅政遷福建右布政使廣東值黃蕭養亂後而福建亦寇盜甫息員籍守村循僻至得士民心選自幼端慈寡言笑

烈聖賢自期天順四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風紀大振貪殘吏屏斥殆盡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有陳選然選務持大體監司或以素服見選曰悅不以道選不願也人臣親君服必視其品獨殺於御史前乎廣東寇亂入贛州奏聞不待報遣兵平之憲宗即位兵部尚書馬昂坐擅使官軍修祖墓曰奏不實工部侍郎吳復既得請致仕復令所督柴夫奏留鴻臚卿齊政當帝召儒臣於御屏後有所顧問輒傳呼退班而侍班御史不舉奏選俱劾之修撰羅倫以言事謫官學士倪謙錢溥以中旨召用亦皆抗章論列言雖不盡行一時憚其風采已而督學南興憲士習浮夸欲範以古禮先頒冠婚祭射儀於學宮令歲時肄習選每按部至諸生相率行禮於前周旋恭折絃管立登洋洋翼翼數十年未嘗有也作小學集註以教諸生欲令措之踐履常止宿學宮夜巡行兩廡察其誦讀由是諸生兢兢文教大興除試牘糊名之陋曰己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惟職三年夏楚不用而人畏之若神明成化六年遷河南副使尋以選為教政督學政立教一如南興學者咸慶得師時汪道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獨徐入長揖直

曰君何官選曰提學副使直曰能大於都御史耶選
曰提學何可此都御史也業忝人師不敢先自詘辱
選詞氣嚴正而諸生亦羣集署外直氣懾遂好語遣
之次之進按察使既上明日即決遣輕繫數百人重
囚多所平反囹圄為空治尚簡易獨於賦吏無所假
然受賂百金以上者坐六七鑊而止或問之曰奸人
惜財亦惜命若盡挈所賂以貨要人即法撓矣歷廣
東左右布政使嶺南若鎮守中官擾民選嚴條約革
和買賦役俾舉慶大水具狀不待報報發粟賑之二
十一年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索養奏乞均徭餘
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送持詔書爭之帝命與其半春
由是怒選會番禺知縣高瑤沒春通番貨鉅萬都御
史宋吳等不敢詰選獨檄獎之且聞於朝番人馬
刀麻私來市易詭稱蘇門答刺使臣欲入貢春利其
厚賄將許之選發其偽立逐之去春益怒檄馬兒罕
使者曰甘肅貢獅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欲往滿
刺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適笑外番輕中國
帝維納其言然心銜之春憾選甚又知選失帝意亟
奏選朋比貪墨諸事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
御史徐同愛訊之同愛畏春不敢真選有所點吏張

聚意其怨選引令誣証聚堅不從同愛執裝拷掠無
異辭竟坐選如春奏遂與瑤俱被劾士民數萬號泣
撫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行至南昌病作行阻其醫藥
竟卒年五十八編修張元禎家居為選治喪殮以疏
給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儉絕俗殮以時服公
志也聚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周公四國之誥
上疑於君魯參三至之言內搖其母豈成王不明曹
母不親哉口能鑠金毀足銷骨也竊見故罪人選風
禁正學雅抱孤忠才處群邪之中獨立衆情之地太
監春通番賄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弊借以激介
憫因賢監司事也吳及同愛怯勢養奸致春橫行胸
臆穢蟻清流勘官行順指銀鍊竟無左証臣本小吏
註誤觸法被選點罷選無他心臣甘沒盡春意臣憾
選厚賄臣臣難不役敢昧素志春知臣不可誘噉
行等遠臣致理拷掠彌日臣思死節天終無異口行
等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必如所云是毀共妻為妾
媒詬伯夷為莊躄也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
嬰疾而殞行幸其殞身阻其醫藥斃命之日每養報
春小人佞毒一至於此朝廷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
暴亦安用此輩為也臣擯斥罪人東來田野百無所

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為聖明累也不報負鞠父子皆持操甚潔而負鞠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菴過物亦稍峻人謂負鞠德性四時皆備選則得其秋馬嘗割田百四十畝贖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選子戴貧還之戴不可而止弘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還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益忠愍賀欽字克恭廣寧後屯衛人少端敏讀近思錄有悟遂志聖學成化二年舉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四年四月以旱糴極言天變可畏民命將絕請帝省躬求諫絕宴遊止濫賞嚴邪正之別通上下之情傳澤宮闈勤御經筵申戒廷臣共新庶政疏入未報會欽乞官胡智董吳亦以為言帝不悅命自今言官上章務參衆議毋執己見於是欽等遂引罪乞罷不許會陳獻章會試入都欽聆其言論嘆曰至性不顯賢藏猶獲世即用我而我莫以為用即日辭官師事獻章既別肖其像歸奉之家食二十年學益淵邃中外交薦皆不起弘治改元用薦起陝西參議以老病懇辭且陳四事一資真儒以講聖學經筵之官等於師友當博訪真儒籍之終沃不宜濫廁俗學徒應故常二薦賢才以輔治道檢討陳獻章學術醇正誠當世大賢宜

待以非常之禮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侍經筵使養君德其他山林下位但有格君之德經世之才如獻章者令群臣廣行薦舉以禮敦聘做程子養賢之法置延英院處之俾討訂典禮參議政務三遵祖制以處內官祖訓內官之職不過供灑掃司啟閉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年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汝直尚銘梁芳陳喜輩陷君悞國盡敗民宜深鑒其弊內不可使預政事外不可使握兵權四興禮樂以化天下今僧道寺觀相望非說惑世民間乘喪嫁娶顯用鼓吹家廟之祭不設木主崇信巫覡身尚禱祠妖聲艷詞壞人心術徒隸娼優被服錦繡士鮮廉恥民習驕侈乞申明祖宗之法舉行家禮之儀書奏帝不能用聽其辭正德四年劉瑾括遼東田軍民驚恐謀亂遂肆剝掠相戒毋入東街驚賀給事欽聞之急往開諭令毋殺人衆頗從其言已而鎮城發兵將至衆懼趨跪欽里門乞救欽曰吾固知有是也雖然汝不殺人誰則殺汝是在我而已衆散去遂定欽學務為己踐履篤實初歸闔戶不出有來學者輒辭之曰己之不治何以治人既而從遊者甚衆惟敬以躬行小學率循白鹿洞學規由是鄉人多興於行義此卒相率祠之

凌溪釣臺其所居在醫無閭山之西學者稱醫閭先生子士誥舉於鄉能傳父學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其身不任天啓初進益欽恭靖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本軍家子也幼孤代父役勵志讀書每至夜分祖母憫其弱憐止之乃惟燈點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曰省非切務擬作省克錄自致祖母平易所居營莽莽其父躬負土石墳成越日一視尺畫哀舉弘治九年進士出使廣東師事陳獻章獻章誨以靜一茂烈退作靜思錄為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

誠不事鞭朴民自不犯時知府政嚴茂烈輔以寬上下胥悅赴京至淮之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裘獲免十六年授御史衣食陋菲即舍蕭然若寒士而風裁特峭戶部尚書侶鍾子受賂禮部尚書掌太常寺崔志端以道士進不協人望茂烈督劾之鍾竟罷去尋以母老乞終養歸力供甘旨短牀敗席夏不能具惟帳身治吐妻子操井臼知府遣二力助之茂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日坐一室究極聖賢遺書旨趣以自體驗有得即錄常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上直耳正德五年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貧奏

權授晉江教諭資其祿茂烈辭不赴既而布政使陳珂接侍即滿禮例奏給月廩詔月給米三石復跪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饜殮儉薄故臣母以臣家食為安而臣亦易以給養非誠有及人之慮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備負米甘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俯至臣難免勉未報涓埃且臣母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之竭力尚恐不及何敢上煩官帑詔不許茂烈以母老未有嗣息日夜為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

遂卒年五十八同邑林俊為治喪置後十一年以清軍御史王應鵬言詔樹坊表宅里祀之鄉賢祠郵其家周瑛字梁石莆田人好讀書期年過四十始仕已登成化五年進士知廣德州自謂所志不遂乃以儒術見之政事念民感鬼神不知葬祭法又好溺女甘若論說之民多從其化居九年以善政聞賜勅旌異遷南京禮部郎中出為撫州知府興水利均征輸行保甲民胥便之而豪宗有不悅者乃調知鎮遠秩滿省親歸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賢瑛起四川參政久之

進右布政使威有善績充屬清節布被瓦器處之怡然南京給事中楊濂御史李清等交章薦大臣亦多知瑛而瑛以母喪歸服除遂引年乞致仕孝宗嘉之詔進一階正德中卒年八十七瑛始與陳獻章友獻章之學主於靜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為主致則心存然後可以窮理自六經之興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窮積累既多則能通貫而於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謂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也學者稱翠渠先生子大璞登進士未仕卒

張吉字克修餘千人幼有異質入家塾見諸生各治

一經慨然曰士當五經並習聖人之言豈亦有去取耶乃盡購諸經讀之舉成化十七年進士除工部主事並勸名檢二十一年星變疏請親賢圖治修德遠奸末極言李孜者繼曉之罪請顯斥以回天意帝怒留其疏不下居數月密諭吏部速誦之乃以為景東通判景東雲南絕傲土官陶氏世為知府俗鄙戾古教以禮義又有罪者薄責之約無再犯陶氏見吉不揚家欲為置妾不聽適以銀器復不受心敬吉遺其牛茶就學茶聞教即能善事其不遇母忌日輒不食酒肉由是夷民嚮慕漸有中土之化而吉亦益自厲

俾堪獨窮理改過求仁四箴置座右忘其身之在蠻也弘治初移榮慶同知地當蒼梧下流歲仍苦滂沱孫長隄三載內成甚為民利總督秦紘為總兵官柳景所誣被逮吉抗疏辨折時議壯馬奏表入都吏部尚書王恕待以賓禮遷梧州知府府為文武大吏駐師地民苦供億多轉徙吉籍植鹽羨利悉歸之公以佐費且均其役之所重者由是流庸漸復轉廣西副使防邊府江羣賊方畧甚併正德初進按察使踰年改山東右布政使吏部尚書許進重吉屢上吉名欲用為巡撫輒為劉瑾所沮會巡按御史胡節將代還

無以賄瑾微示意諸司吉乃借他銀二千兩貯之德州以助節事竟節被逮吉責還兩浙鹽運使移河南秦政尋以大計不及改廣西再遷貴州左布政使辭不赴卒於家吉孝友廉約當官治事不懈嘗謂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竄傲頗營陸氏學為陸學訂疑曉歲暮養益粹疾甚猶衣冠正坐學者稱為古城先生下瑛字坐夫丹旄人父元吉有學行鄉人稱為易洞先生瑛幼承父訓弱冠舉成化十四年進士乞假歸隱辱除中書舍人並肆力於學陳獻章入都瑛日與接論瑛曰陳子克己功至克養甚粹然吾儒當內外

勤靜交養五發乃為無弊而陳子之學頗類象山是可惜也二十一年星變應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大要以正君心為本以教束宮振紀綱正風俗慎用舍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併為務而末言李汝者總統左道亂政宜速屏絕以清朝廷疏入帝怒欲因事罪之明年坐誥勅用璽數不令與全官徐莊等十九人俱下詔獄罪當贖全詔莊等許贖特贖璣貴州普安州判官地處遠徼非人所居璣獨携一僕之官土酋例以黃金贄每飲必先之亦無他璣曰何事不相信耶為先舉爵而却其弊蠻人感悅悉遵約束奉表入賀道聞憲宗上賓北向長號三日不食至京師值王恕為吏部重璣延見坐語竟日詰朝更召辭不赴奏記言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可攻第舉起疑其言將引為己屬竟為忌者所沮量移廣信通判多患政歷南京儀制郎中尋擢廣東提學副使屬諸生以正學崇尚文藝士多感發歲餘入賀至清遠峽水暴漲舟覆舉家溺馬惟一子附他舟獲免璣謹踐履涉養深憂崇正聞邪獨立不懼居喪哀毀骨立動循古

禮沒時年四十有七遠近莫不悼之
論曰段堅間為錫得河津之傳制行矯矯質欽陳茂烈師事白沙觀其造詣亦多所自得而羅倫莊渠周瑛丁璣則踐履峻毅然正學者也黃仲昭宋端儀陳選張吉皆東德不曰抗顏師席又何愧焉張聚小吏亦義不廢公豈其有儒行歟視李行徐同爰相去遠矣

明史卷二百四十六

列傳九十七

鄒智 李文祥

湯 勇 劉 傑

張 昂 方 向

楊 亨 周 傑

武 衡 王 雄 姜 綰 繆 樛 余 濬

林 劉 進

彭 程 李 興 胡 獻 胡 易

易 進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家貧請書焚木葉
繼尋如是三年至成化二十二年遂舉鄉試第一時
帝益倦於政而萬安劉吉尹直以奸邪居政府智憤
之道出三原往見致仕尚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
維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痛四海而公顧屏

棄田里智此行非為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極
斯民於塗炭耳怒奇其言笑而不答明年登進士改
庶吉士遂出既而陛下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
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
津肯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
夫陛下豈策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私
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心
心視視若有所不敢及不知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
陛下所為疑也臣竊以為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
詐則熟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

仲淹富弼才若堪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而
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
孰為疎孰為夷簡而熟思容之孰為衍琦仲淹弼而
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
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諫官得言諫官雖卑
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偉為美以應對捷
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言或
以忠義激之則曰非吾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
聽鳴呼既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
心者如是乎臣願罷斥濬元廣求風節之臣令伏下

糾彈入聞奏議或請對或輪流或非時召對露色接
之溫言導之使得果敢盡蘊則天聽開矣臣又聞及
其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
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伸之哉乃小人巧
為讒間以中傷之身今願德如王恕忠鯁如強珍亮
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實皆一時人望亦宜取納
以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
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天聞高皇帝置閣寺
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傳章日榮都德淵閣不主
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勢倚之

為鎮撫令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辯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智既慷慨負奇其時御史湯鼎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並負意氣智皆與之善因相與品覈公卿裁量人物互相題拂未幾而孝宗嗣位于弊政多所更易智喜以為其志且得行乃復因星變上書曰伏讀明詔云天

本源何在間使是已少師安持祿位寵少保吉附下周上太子少保直扶詐懷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明朝政肅清此利所當興者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于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焜矣卒間于陳源甘昇李林育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

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係此書之盛衰願陛下鑒已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利臣不可委信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心發于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發于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杖簡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初欲進君子退小人與天下之利萃天下之弊盡可得哉幸得疏領之君無何安直遂相繼罷斥而

書任寄如故時為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時
御史侍班得而陳政務得失取進止後惟退而具
疏此君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盡做先
朝故事行之機不可失及起赴召至京智往謁曰後
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苟且願公且弗受官
先請朝見取時政不善者力陳之歷請除革而後拜
命庶其有濟若先受官無復見天子之日矣二人皆
善其言而不能用吉既憾智甚思傾之適與及劉聚
獄起使其黨魏璋入智名遂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
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綴講午朝以
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違倫空虛
私竊以為憂與魯等往來議論誠有之不知其他獄
者承吉意竟誦廣東石城所吏目總督秦紘檄召修
者乃居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
粹其父米視怒其不以祿養養之智泣而受責弘治
四年十月得疾遽卒年二十六同年生吳廷舉時為
順德知縣為險而歸其喪天啓初建德志介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山西布政使父灝陝
西參政時進士文祥自幼俊異弱冠舉于鄉成化末
登進士內閣萬安重其才欲鈞致之以其孫弘璧與

周榜令廷致于家屬題畫楊文祥素鄙安朝令諷刺
安深銜之未幾孝宗嗣位即止封事曰祖宗設內閣
六部贊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在位多匪人權
務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公
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巧譴遠竄朝野寒
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舉劾明彰國憲擇謹厚者
俾供使令吏傳選大臣措撫治理推心委任不復標
疑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違
宜頒法司尚徇已私不恤國典豪強者雖重必寬貧
弱者雖輕必罪惠及奸宄養成頹俗兼之風尚奢靡
禮制蕩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奇技
淫巧上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務遵律令
臣庶各守等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
無其人誰與共理臣竊聞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孤忠
自許盡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
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觀其議論必有裨
益可翺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為教習俗移人豪傑
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愧即屬名流樂其
免焉乃為擢品願陛下明察群倫其因下營私違及
違物者罷之餘則勉以自新庶補成運之路必多遠

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王懸鼓
設木自來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何害
予國遠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
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
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
人之利諸問倘及必群中傷如有所疑請賜面對疏
奏宜官及執政咸悉之數日不下忽召詣左順門以
疏內有中興再造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辨析而出
遂謫陝西咸寧丞南京主事夏宗文論救不納既至
遂官有欲門見之者文祥却立不前曰庭參禮也此
非其所其自守如此既而安等罷去廷臣多薦文祥
者弘治二年召為兵部主事監司以下覬覦皆不納
列官未踰月復以言人事下獄貶貴州興隆衛經歷
立法禁輿文教苗民齊悅都御史鄧廷瓚奉命征苗
皆以兵事大奇之欲薦為監司文祥曰昔以言出今
以軍功進不可同辭未得乃請貴表入都因圖告歸
疏再上不許遂經南城涉冰而渡冰陷死焉年僅三
十

湯壽字用之壽州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美孝宗嗣位首劾大學士萬安周上悞國明月宣

左順門中官森列金馬跪賜曰金馬跪者皆耶押太
監意耶曰有旨賜姑跪及宣旨言跪已留中壽大言
曰臣所論皆國家大事奈何留中若等理蔽聖聰是
何姓名吾將為天子言之中官多咋舌退已而安斤
湯壽出義補印馬馳跪言陛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
擇侍臣端方謹厚若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
講學論道以為出治之本至如內閣尹直尚書李裕
御史劉敷侍郎黃景紆刑無耻或黃綠中官進用
或依附佞幸行私不早舉斥必累聖明司禮中官李
樂蕭數輩為言官劾罷尋黃綠復入遂撫言官道敗

寔始盡致士氣委靡宜亟正典刑勿為姑息諸傳奉
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因薦致仕尚書王
恕王瑄都御史彭韶余事章懋等而請召還建言得
罪諸臣以扇風節帝報聞弘治元年正月壽又劾禮
部尚書周洪謀侍御倪岳張悅南京兵部尚書馬文
升因言少傅劉吉與萬安尹直姦貪等并直安斤而
由獨進官亦以為耻請大中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
榮蕭散而為爾降進士李天祥堪壘謀皆不納六月
尚書王恕以職署請縱經筵房上疏極言不可請使
恕歸是時帝更新庶政雲路火閣一時斯進帝欲以

功名自見封章旁午頗傷激訐而為意氣尤銳其所
抨擊間及海內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尤不能
堪使人詣御史魏璋曰君能去為行僉院事矣璋欣
然為日夜伺為會壽州知州劉蔡遣為書備以金幣
為受之璋欲以是為罪遠四川畿帝已遣部中江
漢杜賑而中書舍人吉人言漢不勝任宜精選四使
分道賑濟又擇才能御史為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
給事中采琮陳瑒韓昂曹瑛部中王沂洪鍾員外郎
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及蔡可使而巡按
則為定任之璋遂草疏偽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人
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詔獄令自引其黨人
以為瑛思誠蔡福對璋又嘆御史陳瑩等言瑛福思
誠非其黨其黨則為蔡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
知州董傑是也蔡常魏為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人
騎牛幾墜幸為手挽之得不仆又見為手執五色石
引牛就大道因解之曰人騎牛為朱乃國姓意者爾
當傾軛為扶之而引君當道也為蔡等自相標榜故
致時政請弄文祥智傑遠治疏上吉從中主之悉下
詔獄且欲盡置之死而刑部尚書何喬新侍郎彭程
等持之外議亦洶洶不平乃坐蔡故言律斬為受賄

成肅州人歎周削籍而智文祥傑皆誦官吏部尚書
王恕奏曰蔡言詞難去不過見為數言事不避利害
以為一時人豪因推諷之耳昔秦之時以忠諫為排
諍深計為妖言天下至今非之陛下奈何以一蔡累
平明之治設有如造亡秦識者不知更何以罪之帝
得疏意動命姑繫獄繼而熟審喬新等言蔡本不應
妖言律且聞蔡五歲而孤無他兄弟母孫氏守節三
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貧蔡死母必不全祈聖恩矜恤
乃減死成海州為既成無援之者至謝遣柩政始釋
韓蔡濟寧人舉進士除壽州知州廉明果毅摘發如
神毀境內淫祠幾盡五義塚興社學四鄉各建預備
倉養老恤孤崇獎風節三年政教大行弘治初上書
四事謂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為女子小人
強臣外戚所操竊者由此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
信輒墮計中愛者秉君之喜而游言以揚之惡者秉
君之怒而微言以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曖昧而去
卿相缺人則遷延糾引待有交通請屬較美易制之
人然後為用其剛正不阿者輒謀辱而放棄之俟其
氣衰慮易不至大立異同乃更收錄巧計罷行而刑
賞予奪維名人主獨操實一出於其所擬弄進密法

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
其君孤立于上耳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至身
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必由大臣奏請臺諫
集議而後行或有矯誣窮治不輕貸則讒佞莫能間
而權不下移矣其他郵大體動經筵開言路語皆刻
弊以考績赴都遂遇禍竟卒於戍所傑涇縣人性豪
邁矜氣節與之論者月數講也傑時以進士謁選亦
抗疏爭且疏王恕以為欺罔言難過然傑亦由是知
君已授河陽知州甫數月遂繫詔獄謫四川行都司
知事歷遷河南左布政使所在盡職業為民所懷至

正德六年江西盜起巡撫王哲兵敗召還擢傑右副
都御史代之未幾卒璋既為吉心腹後果擢大理左
寺丞坐事下獄王恕熱之為九江同知怏怏死
張昂字仲明慈谿人都御史格孫也舉成化八年進
士授鉛山知縣立規條事必求民利性剛明不惑神
怪有嫁女者及婿門而夫女兩家互訐前官不能決
昂至行邑界見大樹蔽野妨稼欲伐之從者交諫樹
有神不可伐昂不聽戒期率眾往有衣冠三人拜道
左若乃免者昂叱之忽不見此運斤血泣眾懼欲止
昂怒手持斧倡之卒仆其樹樹有巨果墮三婦人絕

為蘇有言為柱風吹至樓上與三少年俱不知在樹
巢其一即前所嫁女也有巫能隱形淫人婦女昂執
而擯杖之無所苦已并其人夫之昂徑馳詣其家縛
以歸以印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有寡婦
惟一子為虎噬少年欲難昂代婦書牒請得虎抵罪
昂與婦期五日乃齋戒祀城隍神約繫虎至及期二
虎果伏庭下若有守之者叱誰食吾民法當死無罪
者先一虎起斂尾去其一伏不動昂射殺之以昇節
婦一縣稱為神若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有病未死
輒洗受聘供湯藥者昂欲變其俗乃令寡婦皆其牒

受列立二木于庭一署曰羞願嫁者跪之一署曰節
願守者跪之民傳四妻視氏不欲嫁弟姑不能強則
給受願嫁牒令跪羞木下昂判從之視氏遂投後園
池中死弟姑以上填其池無知者自是邑中大旱禱
不應昂意有寃獄乃齋宿神祠夢婦人衣縞素泣拜
覺而識其里居姓氏駕而往則烈婦家也詰得其狀
命殺土龍如生昂哭之恸曰殺婦者我也撰文以祭
天連失雨乃罪其男姑為政葬焉諸異政多此類權
南京御史弘治元年七月倭同官上憲頃陛下以克
決違官告者後將祭陰雲忽變暴風大作室室祖神

軍以是啓悟陛下俾益謹嚴霜之戒與詩書陳之通
 臺謀交章論事矣而尾隸科儀者不克錦衣挂楚之
 卷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而封章累進卒
 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息之漸也內侍雖
 斥梁方而賜祭仍及使辟是後廢寵倖之漸也外戚
 既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也左
 道雖斥而符書尚揭于宮禁者僧放復于京師是異
 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干戶復除張質通政不
 去張苗是傳奉復起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
 并牛之織造巧其漸作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
 時之賜珍玩其漸尚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頷
 陛下以為戒帝嘉納之先是南京御史黎丹等以雷
 震孝陵柏樹與易劾大學士劉吉等十餘人給事中
 周絃亦與全官方向等劾吉吉銜之其冬易結奉命
 閱軍軍多缺伍兩人欲奏之守備中官蔣琮怒反劾
 兩人擅威福章下內閣吉修隙擬點之外尚書王恕
 抗章曰天下大政惟賞與罰今不治失伍之罪而反
 罪執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帝不聽怒再疏爭言官亦
 論救乃調滿南京通政司經歷久之用薦遷四川倉
 事有雷豪殺人屢以賄免死者家復訟之御史請檄

馬按治御史言易理鹽法非典獄其人叩首白豪察
 皆巨萬非張翁輩不為所動者乃標為訊果得其
 情尋進劾使術士周慧者善黃白術守備中官將進
 之朝易聞即擄慧諭罪徒之極遣歲餘引疾歸環堵
 蕭然擁經史自娛都御史王燦以賑濟至覲易百金
 堅拒不得則受下戶錢民粟以答其意知縣丁洪故
 易錫山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居為其蔬食易曰吾誠
 不自給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烟屢絕處之怡
 然及卒命歛不具洪為經紀其喪
 方向字與義桐城人桂林知府祐從子也舉成化十
 七年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時兩京言官多不振
 向獨矯矯為尚書王恕所器弘治元年春南京內閣
 火有狂夫叩長安門大呼語悖慢向舉全列條擢等
 陳狀因劾守備成國公朱儀南京伯毛文中官陳祖
 生鄭強不職并及兵部尚書耿裕無何又以雷震孝
 陵柏樹疏論大索如劉吉依阿固寵徐濟巧圖進用尚
 書周洪謨善進迎因及侍郎倪岳呂實都御史邊備
 等十一人而詆祖生強儀文中人尤力疏奏奉朝堂
 味帝為斥通政張苗等三人而祖生強恨之攻骨與
 反伺其短時向監後湖黃冊倉南京御史余壽皆

倚內臣擅於後湖建制壑由致湖為之淤於是勸
議起而戶部主事盧錦亦嘗以事忤祖生祖生遂繫
向家人牧羊湖灘錦盜湖為田詔其二人考訊錦坐
除名向還職祖生蓋怒其僭郭備追論向事且言
府尹楊守隨等死向按問不公詔勘事少卿楊滋等
嘗內外守倚官更訊再下向獄事卒無驗而劉吉從
中主之竟誦雲南多羅驛丞多羅在群蠻中非人所
堪向處之泰然尋署縣事有憲政用薦擢資陽知縣
一新弊盜有坐殺人十年不決者立辨釋之歷安陸
知州不携妻子止一僕自隨戶不扁舖廢城坊直吏

民畏憚遂瓊州知府歲旱徒步數十里禱雨而立應
管珠池內官橫索民財向禁勿與威為少戢人觀不
携一物登舟時聞其僕私市一珠索而投諸海其清
操如此竟卒於京師

楊亨字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長垣知縣
有治行徵拜御史巡鹽兩淮苞苴不敢入改按浙江
時歲饑有司於督造綾紗紙供御亨奏罷之奉命考
察官吏奏免百五十餘人弘治元年二月廣州景寧
縣屏風山有異物萬計狀類馬色白大如羊首尾相
銜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驚懼言正統間嘗

建此災府境大亂亨因上彈災事宜謂溫處二府銀
課歲額二萬三千有奇小民率鬻手賣產以輸官
通迫有因而自經散為賊盜者宜急停免增設監
府縣佐司銀場者亦宜召還鎮守中官張慶以進貢
為名廣行徵斂金玉珍寶奇禽異卉充滿第中又擅
作威福滋受民詞公私咸被其害請寘之法籍其財
佐經費章下所司銀課得減損慶但責陳狀而已既
而慶自陳且詰亨考察不公帝遂宥慶下亨事于巡
視特却彭韶韶為亨辨給事中龐泮亦抗疏直亨命
停亨俸二月慶既無所洩怒益思中之會亨劾餘事

鄒濬濬亦許亨自解遂遠亨亨過止輸贖還職而廉
黨排之遂謫涇陽知縣遣妻歸卒宦官自成化以來
氣張甚帝即位雖間有罷然而勢積重不能驟還凡
忤之者必結黨構陷不勝不止前後被構者甚眾自
亨外又有戶部員外郎周時從御史閻中任儀沂水
武備行人永清王維御史山西永寧車梁弘治九年
夏時從疏言先朝遺奸汪直錢能蔡用革宜置之重
典籍其產濟邊而京內臣及鎮守四方者察其弊
否而進退之疏入諸宦官皆怒捕其奏中宗社宇不
越格遂命法司速治已而釋之三年秋詔修齋於太

興隆寺理刑知縣王嶽騎而過之中使梓屏徽使器於寺前儀不畢劫中使罪而姓名偶誤乃并儀下吏用官武清等救之不從竟出為中部知縣廷臣多論薦並報廢儀由庶吉士改御史治中部有聲士民頌之終山丙泰政十一年備巡視中城寄以事忤尋舉集張鶴齡東廠中官楊鵬鵬等怒發其隸受賄事下東訊當輸贖帝不許調雲南通海王濤終汾州知州十三年秋大同有警命保國公朱暉帥師禦之雄極官暉不足任請擇邊將智勇者往禦而罷中官監督改重將權時苗逆方督暉軍蒙帝眷聞之怒謂雄妄言阻軍機乃下詔獄調雲南浪字丞十五年梁條列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衛所獲盜先嚴刑具成素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而主東廠者言梁從父即中寔先以罪為未服所發赦杖私棄南還下梁詔獄給事中徐昂御史金洪等論赦乃得釋終漢陽知府

姜綰字玉卿弋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景陵知縣擢南京御史弘治初陞治道十事又言午朝宜論太故毋泛陳細故皆報聞先是中官黃賜守備南京沿淮蘆場致為軍民累及他官地數區賦居民輸課者

婦人志以獻賜賜愛之盡收其料而征稅始致軍民不勝病及帝登極賜高凡後獻者歸其手於是始得奏于朝帝命贈等慶勳而是時蔣琛為守備方強罷慈離甚屬屬給使勳歸已歸等不從遂連章劾琛數其十罪言以內廷使官職罪一如審夫法妄請辭御史秦紘罪二楊河關官失連送獄奏罷之罪三受民詞不由通政罪四分遣廢心使源國琛罪五接奉受班班工銀罪六擅收用罷關都事罪七官條悖憲擬肆中傷罪八妄奏主事周琦罪欺罔朝廷罪九保濬罷職內廷竊天子威柄罪十章下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請移南京法司會勘琛疏辨請將者雷勳許衣李汝省及守南京又寄發諸司過惡以此多舉致遠謀傾構且喬新及主事曹望宏皆致有同鄉新黨雖亦江西人故喬新報附和者招併勳而是時南京諸司方于後湖會勘盧錦使由事官郭備道南京因乘舟過湖視之館同官孫紅等遂以擅游禁地知備備憤還原自辨力減御史阮錦于是命于官何穆起理少卿楊繼復治之并按琛事還奏琛罪多有驗辨許皆証而錦等劾琛疏亦聞有不實請并遠後會傳聞劉吉素銜南京御史劾已惡報之而孫靈為參佐

要地乃相與合謀速縮及其同官繆標余濟孫餘劉
進金章龍傑曹玉譚肅徐禮赴京論劾而置琮不問
喬新及都御史屠鏞等請并速訊琮帝不許已而繼
興誦諸御史為州判官而琮守備如故於是朝論大
譁言官及尚書李敏王恕力爭之疏凡十餘上終不
聽縮既誦判桂陽量移寧國同知有治績遷慶遠知
府劇賊韋七旋常萬妙等久擁眾為亂督府不能赤
縮先後討斬之其黨憤令諸洞賊數萬未攻城縮部
署吏民堅守而撤四鄉民兵自外夾擊破走之諸蠻
震懼東蘭諸州咸歸侵地總督劉大夏奇其才薦為
右江兵備副使思思知府岑濬擅興兵襲破田州遂
其知府岑猛放兵四掠縮策總督潘蕃請討之與
都指揮金堂由上林進合諸路兵大破賊寨自殺思
恩遂平縮條列二府形勢請設流官比中土廷議
從之縮遂引疾還俄起河南按察使尋復以疾歸卒
於家子清進士太僕少卿擢守全之溧陽人舉進士
知東陽縣民田多詭寄徭賦失平擢復弘清文編疏
繪圖整邊絕召為南京御史孝宗立偕同官陳時讓
八事因劾內閣尹直刑部尚書杜銘右都御史劉敷
禮部侍郎黃景兵部侍郎萬翼及掌國子監太常卿

徐瓊等九人不職一時疏敢言竟為琮所簡貶吉州
判官卒濟慈給人舉進士歷南京御史弘治初疏請
永除納粟入監令文言浙江鎮守中官張慶廣東鎮
守中官韋春皆貪虐恣睢久為民患乞召還論罪因
為吏部尚書王恕堪任內閣都御史馬文升侍郎彭
韶張悅阮勣黃孔昭堪任吏部報聞其冬又言南京
守備內臣擅于後湖灘遠制墾田致湖為淤塞請遣
官嚴祭由是勘田之議起中官陳祖生等遂構成虛
錦方向獄而海亦坐琮事貶平度判官稍達兗州同
知奏言天下清軍御史多取道還家及期將代始赴
官造冊報滿乞下詔嚴禁從之官終知府絃字文冕
邠人由進士除鎮江推官徵授南京御史有豪家奪
民田萬計久不得直絃勾稽版籍卒還之民稱膠州
判官遠廣德知州有異政屢致祥異士民為立石頌
德卒于官絃少貧母病思肉不得乃為人傭書以資
養既通籍遂終身不食肉避安福人舉進士為永嘉
知縣徵授南京御史誦澧州判官擢武崗知州州為
岷王封地其下頗橫遂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祿王怒
奏於朝徵下詔徵貶四川行都司斷事歷湖廣副使
劉瑾徵賄不得坐軍備失額復被逮已而釋之再生

斷獄稽延罰米百石先是崇王乙辰州常德二府田至二千頃山場園八百里民舍市廛千餘間避與巡撫韓重等持勿與至是王重賄瑾悉予之反以罪遣會裁冗員需次于家吏部擬補瓊州兵備副使瑾令上進歷官得罪之由見其書劾中官遂勒致仕瑾株起歷福建按察使謝事歸卒遜有氣節雖數遭挫辱志不少屈云

彭程字萬里鄱陽人成化末進士弘治初授御史巡視京城先是降人雜處畿甸歲久日繁禁禁莫制遇朔風起塵輒馳騎扶弓矢掠人道上事發則投威里

查監為密穴莫敢何問程每先機制之有發輒將求以為神巡墮兩浙嚴毅莫敢干五年代還巡視光祿上言臣遠見光祿造皇壇器詢之乃知皇壇者先帝修齊行法之所陛下即位此類廢斥已盡何為復有皇壇至煩製器夫光祿金錢悉民膏血用得其當猶恐病民况杖諸無用之地頃季牧者懸曉革倡為非說而先帝篤信之者意在遠希福壽也今二人已伏重辟則禍患之未二人尚不能自免豈能福壽他人哉倘陛下果有此舉宜遏之於將萌如其無之請滿所司違逆罪時帝本無皇壇造器之令得程奏大怒

以為暴揚先帝過失立下錦衣獄時給事中袁蘭亦巡視光祿繼上疏論之帝省爾奪光祿卿胡恭等俸而何程刑部定罪尚書彭韶等擬贖杖還職帝欲置之死命繫之韶等復疏救程于尚三上章乞代父死終不聽而是時御史李興亦坐罪繫獄李興者高縣人成化中由進士歷知冠鄒平二縣廉肅能得民微拜御史出按陝西陳所部災異因自劾且劾巡撫蕭禎不職他御史蒙宗多所撻擊而性故驕抗範三司又吏知無人大吏咸憤疾布政使韓文允不能堪及末程刑部御史巡撫寧夏又以部下失事為興所劾

于是評興酷刑殺人諸事帝怒遂治而興事故有餘坐刑死者至十有三人帝素仁厚聞之益怒刑部當與贖杖為民帝不許命侯朝審以聞及期韶等錄上與及程罪狀詔興新程并家屬戍隆慶于是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合疏言興誠有罪然為巡按充舉憲條使貪吏敢放其所斃多犯罪不宜當以死程用疎為職言出志惡若坐此戍邊則作奸枉法者將何以罪之尚書王恕又特疏論救乃減興死杖之百倍妻子戍賓州而程竟無所減程母李氏年老無親子叩關乞留程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程等亦奏白首對

高錫附王叔文當竄遠方裝度以其母老為請得放
建州陛下聖德非庸中主可此而程之罪亦與高錫
策同新少賜釋憐全其母子不許予尚題以成所遂
舉廣西鄉試明年帝終念程母老放還其後劉瑾亂
政途論程延贖時稍虧額探勅其家償細時程死久
其止遺一孫女蔡產不足則并女鬻之行道皆為流
涕韓文保定新城人由進士官終延撫在事長時嘗
奏止捕生豹歷官以和厚稱為用私憾幾陷與死時
護少之

胡獻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御史踰月即極論時政數事言屠蒲為吏部尚書
王越李蕙為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法宜按
治然廣所以得售其奸者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
任廣輩也臣聞祖宗時恒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
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今幸聞之禮自
成化朝久廢經筵被循故事而日講又復廢罷願陛
下追奉舊制復日講擇講官凡政事關連皆許陳說
庶終沃為不虛也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
萬石勒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八四千兩
又各占斗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大監督倉儲自奉

戶部馬用中官願賜罷遣京操軍士月數千里至而
總兵生營等官各使分屬解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
困陛下每遇災即修省去年春因災求言諫官及部
中五雲鳳主事胡燦甘有論奏留中不報雲鳳尋得
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與
羣者即見諸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過者但為內
戚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衛忬壽寧侯張鶴齡及
太監楊賜主事毛廣忬太監韋眷皆為校尉所發推
求細事極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
今日言之異日必為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鶴齡與

眷各疏辨下獻詔獄謫藍山丞獻由是名聞天下未
赴遷宜陽知縣馬文升薦於朝遷南京都察院經歷
武宗即位權廣西提學念事重行檢崇實學試舉
諸學官召諸生講書史令人人自言其所得而從容
開諭之各盡其意而去遷福建副使仍領學政未任
卒獻誠篤敦重為諸生時無采暑風雨日一至學宮
性孝友內行修飾父或稍弗樂即長跪請罪居官每
進食器具服與獻見中堂獻坐茶至妻進茶并拜跪
至是乃進食竟食旁立不執動鄉人稱獻為行無間
言初與獻同下獄者有寧都胡希由進士權吏科給

事中央是諸王之國率煩擾公私弘治八年蓋王將
啓行以易言命獲從官某哉明年是以災異劾侍郎
黃傑李蓋總兵官馬儀神英等八人其冬巡視內庫
又劾監守中官賀彬貪黷八罪彬既辨且計易遂下
獄久之待釋程敏政奉祖方廷鞠法司白昂聞廷據
舊制令六科共事時易以戶科左給事中署科事借
同官魏玘林廷玉于宣王瑄往會鞠起詞少屈廷玉
從旁助之東廠遂劾易等皆祖全僚不當與訊得旨
下詔使昂廷請罪皆停俸既而祖等獄成易等猶被繫
或說大臣以為言始令獲職而朝廷王外任易以母

憂歸哀毀卒於道

論曰以孝宗之賢孰能納諫其時直臣蒙禍者又何
多也觀鄭智諸人率力持群醜凜然有國士之風乃
宵小合謀陷之罪誦甚或陰計中之使人主墮于術
中而不覺吁可畏也已蓋在上者惟至明乃能不惑
苟稍有懷疑即讒賊乘之而志言見棄矣如漢文之
於賈生皆是也

明史卷二百四十七

列傳九十八

姜洪 歐陽旦 曹璘

王獻臣 吳一 賈

夏錕

胡燿 陳 倫 顧 洋 呂 獻

葉紳

馬子聰

周旋

張弘至

屈伸

張文

林沂

陳仁 孫 鑿

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盧氏知縣
單騎勸課農桑民姜仲禮父犯大辟願以身代洪奏
免之徵拜御史孝宗即位陳時政八事一正君心謂
於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資玩異端便辟皆伺隙而

起一為所惑萬事皆廢願謹持此心為出治之本二
務聖學近經筵雖設寒暑之外舉行無義聞者解晰
無踰數行講官兼旬累月不蒙召對如此而欲多聞
必建事不可得也願日御經筵妙選儒臣分直顧問
三納諫諍此歲御前既不奏事群臣章疏多出內批
諫官却立仗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一或忤旨
多鞭撻殿陛貶斥遊方上下之情不通久矣進士李
文祥得罪必非陛下之意由大臣懷奸畏人并擊故
為此必符人口願復御前奏事之制除風聞言事之
禁特召對群臣以通下情而整庶政四辨邪正太監

蕭敬賦性陰險內閣劉安劉吉浮沉取容學士尹真
侍郎黃景懷奸寡取都御史劉敷侍郎劉宣老懦無
能吏部尚書李裕依攀李孜省戶部尚書李敏大理
丞宋經詣事梁芳刑部尚書杜銘年力已衰進取彌
銳皆宜罷還田里或屏遠方為大臣不忠之戒致仕
尚書王恕王竑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侍
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黃
仲昭俱學有淵源持論公正御史強珍徐鏞于大節
給事王薇蕭頭賀欽員外林俊主事王統俱忠勇敢
寤且節可取至在位之臣如尚書余子俊馬文升巡

撫彭韶侍郎張悅詹事楊守陳或強力任事或剛介
不屈或恬靜有守以及指揮訐爭內官懷恩並拔出
曹華足副任使顧陛下已用者勿疑未用者延致庶
文武得人政事修舉五禁近習高皇帝設置內官一
監不過五人一局不過二人掌洒掃供奉而已近者
一監而太監十餘人少監以下不可勝數四方藩鎮
市舶財利之區在在有之玉帶蟒衣視同常服恃勢
縱橫所至為害假稱進奉貨賂上流壞朝廷之紀綱
奪百姓之衣食甚至援引奸邪排斥正士雖伏百鍊
不足塞罪彼類收其威極痛加裁抑凡諸差遣非高

出帝所疑者悉皆撤遣陛下退朝惟以古史自娛勿
與群昵受其醜戲致生寵用勿與雲輪聽其毀譽使
龍忠邪則政事清明民生獲安矣六然異端近者營
造寺觀廣靡家時侈虐相高不計財力於是有法王
國師之號有其人天師之稱橫賜莊實恩幸無比如
謂仙佛有靈冥降百福乃者水旱禱仍流雜載道而
先帝亦亦要駕其法之不足信亦明矣今雖奪其賜
雖而內府尚有釋道精舍置一祭壇毀用絕根源七
有進奉法祈命進河見中官供獻范石禽鳥虎豹運
送龍衣皆額外索船滿載私貨袖籠相銜道路如織

所至凌辱官吏驅迫軍民顧陛下進貢雖不可缺者
責有司運致勿多委內官以黷民困八慎始終自古
帝王克終者鮮晉武帝唐明皇可為至戒矣顧陛下
日慎一日始終不渝以保萬世鴻業疏詞幾萬言指
切無忌帝嘉納之弘治元年出按湖廣與督漕都御
史秦紘爭文移為紘劾奏所司白洪無罪而劉吉憾
洪欲因而中之再下禮部會議遂取夏縣知縣御史
歐陽旦請召還洪及楊亨等不納遣桂林知府程棣
使擾古田洪請兵討平之權雲南叅政土官陶洪與
八百媳婦約為亂洪乘間剪滅正德二年遷山西右

布政使劉瑾索賀印錢不應矯詔罷歸瑾起山東左布政使流賊猖獗洪調度兵食勞瘁成疾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踰年卒洪性亢直歷官四十載居無垣墻身後喪不能奉天啓初追謚莊介且安福人成化中進士以休寧知縣徵授御史民懷其惠為立祠嘗劾劉吉貪位固寵請與放逐乞罷皇莊分賜小民歷湖廣僉事浙江副使並督學政且醇謹有文學以寬簡得士心終南京右副都御史曹璘字廷暉襄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闕十年選授御史孝宗嗣位疏言梓宮發引之日陛下宜衰絰杖履送至大明門外拜哭而別率宮中行三年喪齊妃萬氏有罪宜告于先帝削其謚遷葬他所帝納其奏惟齊妃事戒勿言頃之陳數事言進士李文祥慷慨建言遽被謫陞下御極之初奈何輒奏言路乞賜權用以旌直臣近召致仕尚書王恕朝野歡騰俄聞處以吏部不覺失望請置之綸麻共參大政南京尚書何喬新蔡淳侍御黃孔昭並負物望不當使居散地檢討陳獻章編修張元禎南京員外郎林俊學行過人宜召置左右先朝言事謫官如御史于大節徐鏞何琬主事王純張吉蘇章趙明中書舍人

丁璣皆宜牽獲宮中怨女無慮數千傷和召災多由于此乞量為赦遣內官監督京營及鎮守四方者盡掣將帥之肘宜悉罷撤中官梁芳以指揮朱軾獻地建寺因許襲廣平侯壽夫以數畝之地而得侯勳臣雖不解禮請與為革罷跪奏帝頗采焉弘治元年元月上言近日災沓叠至星隕地震金木二星盡見雷擊禁門星後雨雹變亦甚矣乃南京內園獲災狂夫解閣景寧有白氣飛騰之異陛下可不深求致咎之由以蓋拜災之責乎此者經筵雖御徒為具文况又方舉數林暫行遽罷一年之中強半不學日所接者宦官宮妾而已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願陛下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庶幾大為指陰之意古者遇災策免大臣今大學士劉吉徐濟尚書周洪樸侍郎李嗣何琮呂寔謝宇皆不協人望而居位如故亟宜罷斥以消天變臣昨冬嘗請陛下墨衰視政乃今仰瞻陛下每透御序輒漸御黃裳從官朱緋夫節序思親加慘宜也顧反威服食稱衣錦之戒謂何三年之間為日有幾也但御淺服為宜陛下方在諒闇而少監郭鏞乃請選妃嬪雜聖明拒勿納而鏞尤見任用何以解臣民之疑祖宗以來最嚴自宮之禁今此

曹于進紛紜當一如舊制論罪朝廷特設書堂令翰林官教習內使本非高皇帝制詞臣既多黃緣以于進而內臣亦且假儒術以文奸大為國家之害宜速罷之異時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出征此輩驕惰已久實不足用徒耗行糧騷擾道路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則壯士必踴躍用命且請恤民艱廣積貯救軍實而薦總兵王璽劉寧神英及廢將許寧堪為大將帝得既不喜降旨謀讓已出按廣東激揚得宜訪陳獻章於新會服其言論遂引疾歸卜居山中讀書養志三十年不入城市

王獻臣字敬止其先吳人隸籍錦衣衛弘治六年舉進士授行人副中官金輔冊封朝鮮十一年授御史安遠侯柳景以罪廢黃緣得復爵乃更請朝奏獻臣極言其不可尋上言京畿乃四方之本今天下生民多困而畿甸尤甚四夷貢使往來驛驛車馬芻茭徭使旁午而奸人又以小民恒產投獻助戚產已去矣催科如故致道路嗟怨乞初所司罷不急科徭嚴杜勲戚請乞治投獻者罪庶幾民獲安至若漕運之軍經年勞苦始達通州而監督內臣及倉吏斗級需求百端致虧負正額舉貸子錢今舉貸多者一衛歲

至萬金能不上誤漕計請量留內臣一二公廉者除盡撤還而痛絕要索弊庶于漕事有救十四年夏自大同巡邊還陳便宜數事言自威遠失利後士無戰心今令修築邊垣地多砂石土脈踈蹠荷糧而往氣已消竭豈復勝春車勞萬一敵騎長驅誰為捍禦謂宜擇要害量加修治而悉罷其餘副將姚信進擊陳廣當賊內侵閉營不出及全戴罪自劾又肆侵剝宜寘諸法而速正馬昇王果秦恭喪師之罪以快人心大同延綏早傷頻仍諸逋負宜與蠲除即歲或有秋止征牛課庶民生安而兵氣亦奮帝多從之尋出按

遼東分守中官劉恭貪縱獻臣劾奏之嘗以暇令部卒導從游山為東廠解事者所發并言其擅委軍政官違撤下詔獄罪當輸贖特命杖三十補上杭丞十七年復以張天祥事被逮天祥者遼東都指揮僉事其祖斌以罪落職天祥入京得遷秩如祖官有恭寧衛賊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天祥將追之斌與其子洪謀曰追賊必不及不如出毛喇關趨三衛營出不意掩殺之指為向賊可以贖罪天祥如其言得首三十八級以歸巡撫張鼎等以奏獲獻臣疑之移牒鞫勘而斌姊弟指揮楊茂及子欽與斌天祥有隙遂詳

為前屯衛丞妻至獻臣具言該營事獻臣以聞未報
而獻臣被徵帝命大理丞吳一貫錦衣指揮楊士會
新按臣余謙勳之得其實於是斌等皆論死既而天
祥斃於獄洪慶松死帝密令來厥廉其事還奏一貫
等所劾皆誣帝信之欽盡反前獄乃召內閣劉健等
出東廠揭帖示之命盡逮一貫等會訊閣下健等言
來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既退猶爭之帝再召見責讓
健對曰茲獄經法司讞問彼皆公卿士大夫言足取
信帝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又可信乎謝遂
為事當從眾若一二之言安可信也健等又言眾証

在遠不可悉逮帝曰朕令人密察如此此大獄雖遠
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遠臣孰肯為朕効力者時閣
臣雖再四論執然見帝聲色頗厲終不敢深言東廠
之非越二日復召對卒傳旨逮一貫等既至帝親鞫
千門鞠之試言勘官不當以匿名者定罪帝遽曰匿
名者見即焚毀此定律也安得施行色怒甚一貫等
皆股慄帝反覆詰之衆莫敢辨帝欲抵一貫死賴閣
臣戴珊力救乃謫為明州同知獻臣廣東驛丞茂興
子並論死而斌免罪洪反得論切云武宗立獻臣等
故例量移永嘉知縣而雲字遊春澤陽人成化末遷

士由上高知縣權御史弘治中歷按浙江福建南畿
以強幹聞大之權大理右寺丞大同諸將神英等與
事者所儀賓羅勝潘璽有罪皆遣一貫往按持法中
興輔及河南饑命賑之一貫請得倉儲二十萬石又
慮京邑及昌平民不可移於他方就倉請別發廩糶
二萬石既竣事所貸粟秋成例當還官而受粟者貧
吾勢不獲償請於朝得免徵於是二十里內民無流
移既歸官正德初遷江西副使華林賊起督兵討捕
得斬甚多進按察使行部至奉新卒於軍士民思之
為立忠節祠祀馬濂字宗周都昌人其舉進士後行

人推御史咸與獻臣同時慨然以風紀自任由奉祀
廟災濂言災及聖廟此正道之大厄也臣謂陛下必
遣官慰祭必經營重建乃衍聖公奏至此下新句
之惡臣切所未諭廟室既燬神無所棲釋今不禁則
發一時之祀延至來年則發四時之祀甚不可也於
是慰祭營建如濂言未幾以災異劾禮部尚書徐璜
刑部尚書白昂兵部侍郎王宗彝南京兵部侍郎金
澤太常寺卿莊志端居位不稱尋復以災異請大降
不職者并賜免亦是尚書罷去者五人矣之代獻臣
巡按遼東都指揮費錦等失事為鎮巡官所劾濂因

并幼巡撫湯壽中官未秀總兵官楊玉祥事遂
亦徵補雲南布政司照磨武宗立重移武進知縣終
雲南副使

妻銀字德樹都御史頃子也好學有志操頃沒銀不
欲請卹與鄉人在朝者代為請比得旨葬已竣有司
予費七白金銀稍取供祀事餘盡散之親故成化末
年進士乞假歸弘治四年謁選入都上章言伏見主
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御史湯壽任
徵善館劉進穆樞密事中方尚等皆以言事被放陛下
故意以為此輩徒逞己私無益人國是以棄置而不

持不知直臣獲罪將累陛下聖德夫言者無流竄之
禍則不足以彰其罪愈重則名愈高人主知此轉
而容之名不更歸人主哉且今諸臣所以得罪者實
非陛下之意輔臣劉吉為之也夫朝有直臣最不便
於權奸彼見李文祥等既彈萬安又彈尹直恐其一
旦及已也方日夕謀去之而又有攘臂操戈如魏諫
者出焉於是諸臣皆不安其身矣吉不能引天下賢
士共事新君乃反陰仇言者以彰主過罪不可容况
其平時奸貪不減安直願陛下復文祥等官罷吉位
祇應湯長陰請也今此夫聖人之舉動也既入忤旨

下詔徵既而得釋遂謝病歸家居十年始赴選除南
京大理寺評事時有違警籍紳多以為憂銀獨謂中
原可慮乃上疏曰今國家之可憂有甚于此寇者時
事尚未至陛下不以為憂耳臣台州人請先以本州
言之台州民逃亡多於見戶饑寒困苦者十八九去
是則為杭州天下稱繁華焉然其繁華故其財益耗
是繁華乃所以致貧也又去是則為嘉湖蘇常天下
稱殷富焉然一家而兼十家之產則一家富而十家
貧是以貧者反倍于他州而富者亦不免于貧至若
大江以北至于畿甸所過人烟蕭條難臨清徐濟甌

為最廢然商賈多而土著少生齒亦未為盛也陛下
之民凋瘵如此加以強寇陸梁于邊供輓騷動於內
不早為之計後必有受其弊者今天下賦歛橫流徭
役不息一遇水旱耕獲所入不足以給公府之追索
則有破家去產而已他如養馬困於責駒煎鹽困於
賠課近王府則因侵奪近戚里則因暴橫地富孔道
祇應為之害土有物產供獻為之害若此之類不能
悉數然臣所為陛下言者豈欲陛下不使一人不
餘一錢哉特以陛下之心雖不專於自養而其跡則
若有然者臣謂宜速暴養民之心於天下去所可去

減所可減不以官掖虛費為民間之實害則生理遂
而民心固民心固而中國安雖強寇何畏哉疏奏不
省時守備中官違例受民詞銀論奏詔即止之雖書
無官情又頃初撫四川年未五十銀印就符勸之歸
頃亦忻然納馬至是銀服官僅歲餘念母老遂乞歸
侍養家居三十餘年竟不復起士論高之

胡燏亭仲光蕪湖人家世力農燏獨嗜學每符諸弟
躬耕必扶耒往暇則息樹陰胡誦遊通群籍舉弘治
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十年三月災異未
嘗燏應詔上疏曰天鳴地震變之小者也西北旱暵

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身流離誠大變也陛下深居
九重左右蒙蔽安得盡知今中貴李廣楊勳引用左
道劉良輔輩惑亂聖聰滋設齋醮耗盡國儲他奉使
四方者如豺虎橫行吞噬無厭其害天下不可言矣
而不肖士大夫方各募乞憐於其門交通請託恬不
為恥言官瞻顧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何由弭因極
陳威咤方士傳奉冗員之害疏入留中燏行義甚篤
居曹奉職惟謹乞假歸卒孝宗朝庶官言事可稱者
有彭城衛千戶陳禎戶部員外郎黃縣張倫孝宗朝
位之歲積上疏曰今天下內外鎮守官動以進資為

名假一科十漁獵百姓致閭閻蕭條生民失所畿甸
皇莊董以內官為害尤極夫天子以天下為家尺地
莫非不有安用皇莊為哉此不可以示後世也通者
諫官每遭譴謫致謹言無聞士氣不振朝端大臣聞
出不得親奉天顏而陳得失而經筵亦曠日彌旬徒
存文具非所以明目達聰而集思廣益也明年倫上
書近歲爵賞輕濫內臣每蒙蟒玉之賜大臣率加師
保之官不足為恩徒示以儆願慎恤名器自非勛庸
不得妄及天下民偽日滋獄訟屢起有擊登聞鼓奏
狀者輒遣官體勘致人心驚疑遠近騷動或盜賊竊
發妖言為幻動遣使緝捕安執平民希求功賞而東
廠官校密詞臣條過愆為害尤甚請急革罷自今四
方有事亦止責之撫按官免遣旂校時皆不能用
龐泮字元化天台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科給事
中弘治初御史暢亨劾中官張慶反為慶証許泮抗
疏直之中旨取善琴銅鼓者泮疏諫累遷刑科都給
事中副使楊茂元被逮泮率同列救之茂元得薄遣
九年夏岷王奏劫武岡州知州劉遵命逮之泮及同
官呂獻等言錦衣天子親軍不可輕遣遂止坐祿未
愆期而王所奏群托乃及百人勢難盡遠不如勅下

撫按官駱勳疏入忤旨於是洋等四十二人及御史劉紳等二十人俱下詔獄御史張淳方奉使還獨不與遂抗疏論之考功郎中儲燿亦奏諫而尚書屠鏞等率九卿疏救帝乃釋之仍停俸三月明年中官何秀以五言下獄楊鵬戴義黃緣入司禮監洋等言鵬素著狂直即言無可採尚宜優容奈何欲加之罪鵬得罪先朝人心憤怨伴恭機密恐害治非輕會御史黃山張泰等亦以為言帝怒詰外臣何由知內庭事各對狀禮部主事李昆諫曰言官論救何為陛下不罪某細反詰所從聞夫為通臣也而直言之禍如此

况疎進者亦科道言官也而不得其言如此况他官乎頃方下詔求言而進言之難如此况平日乎臣恐言官短氣萬一有事闕廟社誰復履危為陛下言者帝不聽洋等引罪卒停俸半年洋性侃直遇事奮發敢言威寧伯王越謀起中官蔣琮李廣有罪外戚周或張鶴齡椒家奴殺人洋皆抗章極論直聲甚著十一年擢福建右叅政先是福安縣庫被劫有司利獲盜捕掠平民二十人惟三人未斃洋至盡出之而縣知縣以下官歲當入覲布政司通病錢洋代行逮索銀兩金十兩五兩為金費洋曰入覲何須此却之中

官奪采儒黃幹宅為僧庵洋改為書院以祀幹還河南布政使首羊鎮守中官劉珣及為尚書家私役鏡中旨取洛陽牡丹疏請罷之司禮中官李榮索古銅鏡器物於河南洋曰物非土產官取之民民無以應則累及冢墓卒不于十七年轉廣西左布政使致仕獻浙江新昌人洋同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坐事杖闕廷弘治時詔選駙馬中貴李廣受富人金陰為地為獻所發有直聲正德中終南京兵部右侍郎葉紳字廷縉吳江人成化末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改吏科歷禮科左給事中弘治十年太子年十七猶未

出閣紳請擇講官諭教導以修省陳八事言通者經筵稀御日講久停盡工築士承恩便殿教坊雜劇呈技御前此聖學所以少息也視朝過晏聽斷漸稽庶小至連旦以觀曲燕或竟日始罷此聖政所以少倦也中官李廣以千戶王英選用乳保而為之乞指揮以僕隸周王李恕奔走微勞而為之求官秩名器猥濫至此而極行伍空於逃亡強壯困於私役萬春諸宮及公私邸第興建不已致兵力凋敝威武不揚民間墾田為奸人狡畝利歸私家怨積君父凡此皆宜廢禁痛絕使聖政一新太刻尚書徐瓊壘軒侯鑽侍

却鄭紀王宗彞巡撫都御史劉獄張誥張由等二十
乞賜罷斥而未言去大奸則壽劾李廣指廣大罪
八罪陛下以燒煉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為太子立寄
壇而興煖蔬之說罪二撥置皇親希求恩寵罪三盜
引玉泉總統私第罪四首開律門大肆奸貪罪五太
常崔志端真人王應禎革稱廣為教主主人廣即代
求善官乞賜王帶罪六假果戶為名侵奪畿民土地
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貢威取勢逼致民破產
罪八權焰日張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
鎮守稱之為公陛下奈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
驅斥哉御史張縉等亦以為言帝不能用紳又極陳
大臣恩廢葬祭之濫下所司議頗有減損權尚賢少
卿卒

馬子聰字舜達廣平人舉進士弘治初為南京禮科
給事中僉都御史錢鉞巡撫山東忽中旨進副都御
史移撫河南中官蔣琮守備南京肆為克暴子聰先
後論列六年十二月雷震大風兩被孝陵松柏偕同
官上言雷出非時必有感召方今五穀不登軍民愁
嘆而治獄之吏務在深文互諫之臣多被荒微積此
怨洽之氣致干天地之和請先罷免兩京大臣不職

者以勵庶官俾各修實政安軍民復勅內外刑官毋
濫刑以逞見行條例有罪浮于情背律例者宜加
刑正憲臣所至務親錄罪囚苟非重情即時決遣用
杜酷吏鍛煉淹禁之弊更乞召還言事謹請諸臣以
和人心所天變報聞外艱服闋留任禮科十一年疏
陳三事言近為壽寧侯建第工役未訖而毓秀亭繼
之興濟廟諸工又繼之礎石鏤木百役並興飾華塗
金萬民失業功必延於累年費不止於鉅萬人情憂
懼匪違底寧陛下高居九重耳不聞愁嘆之聲目不
見流離之狀必謂世運方亨雖營臺榭何害不知旱

虐水災天鳴地震四方皆沴無歲無之陛下當求涖
宵衣豈宜盛興土木至於傳奉冗員重傷治體非惟
玷辱名器抑且耗盡國儲自高帝親業百三十年於
茲矣財用之費倍蓰曩時尚不怠為樽節反增五冗
官損有限之財給無窮之費設不幸繼以兵荒則屢
走必結無名之歛起而禍亂從此始矣可不懼哉疏
入帝不能用累遷工料都給事中前後數十疏多排
斥權倖有欲中傷之者因以省母歸未幾卒
周旋字克敏慈谿人舉進士弘治初除南京戶科給
事中丁憂服闋留任兵科十年劾右庶子王臣春以

有罪論罷不當因自新獲官前尚書王越陳鐵御史倪進賢皆得罪先朝父嬪清議乃亦紛然求用竄罷所獲官嚴行按治遂調臣南京工部郎中頃之言公侯伯應襲之子年及十五宜令入國學習禮塞上失事罪止偏裨而鎮巡官不問非法之平請自今殺人二十掠奪高二百以上者全罪帝悉從之又言此年以來奇畫技巧雜然並進咸授以官在陛下特憫其供事微勞而此屬貪得遂以無厭如往日黃忠輩黃緣不過數人而張玘等繼之遂至三十餘人玘輩甫拜新恩而李璣朱俊德又求加秩恐前日技間之人咸相引而起害治誠不淺也明年與御史張溥勸收馬草地還言霸州諸處俱有仁壽宮皇莊陛下以天下養安顧此數百頃之田乞盡罷之以益收地帝不從惟令侵占者還之軍食都御史魏甯病瘵赴闕放言富不侯召命自起入都失大臣進退之義乞置之間地以示戒十二年陳時政數事言自去歲以來進言者或下獄或貶官使人以言為諱非社稷之福宜賜優容以勸忠直律載充軍之條本自無多後條例行至獄者任情濫斷非祖宗律意請令在外擬軍罪者倚呈法司覆讞章宗所司十四年勅戶部尚書信

鍾應督都御史史琳兵部侍郎熊紳才不勝任不納再遣左給事中出為廣東右叅議旋性類在諫垣數有糾禁為人所忌及是獲任平載遂中浮言罷歸張弘至字時行華亭人南安知府弼子也舉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十二年冬陳初政漸不克終八事言陛下即位之初汰傳奉官殆盡近此禁復滋如近官張廣寧等一傳而五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而至百八十餘人濫行器器虛耗國儲此與初政異者一也即位之初追戮懸曉屏逐番僧佛子左道僧矣近乃齋醮不息糜費

無紀此與初政異者二也即位之初去邪不疑如萬安李祿革朝彈夕斥近乃有被劾數十疏如尚書徐璣者猶安然居位此與初政異者三也即位之初聖諭有云朕有大政當召大臣而議近未聞延訪上下否隔治道不張此與初政異者四也即位之初撤還增設內官生民歌聲近漸更差遣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此與初政異者五也即位之初慎重詔旨左右近習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皆俞允律門一開實緣無忌此與初政異者六也即位之初令兵部申明舊章有妄此事劾乞陞武職者即指若奏治近也

聖相繼魯無違拒此與初政異者七也即位之初光祿供億大耗樽節近冗食日繁移借大倉之銀賒取市廩之物耗盡何極此與初政異者八也願陛下翻然改易一如弘治之初即太平不難致矣帝但下所司知之遣將王杲馬昇秦恭陳瑛以失機論死久繫獄未決弘至請速正典刑時親王之國者所次舍率營席殿弄從官幕次俱絨毳錦地絲帛綠門公私耗費弘至請但於驛傳置幕受諸司朝謁去驛傳遠者即舟次行禮言雖不盡從然亦多有減損孝宗晚年從廷臣請遣官覈騰驛四衛虛冒獎以太監竈瑾言而止弘舉抗章爭會兵部亦以為言乃卒殺之武宗立以戶科右給事中奉使安南還遷都給事中母憂歸卒兄弘宜進士南京御史

在仲字引之任丘人成化末進士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弘治三年上疏曰古之帝王無日非講學之時無往非講學之地如賈誼所謂帝入五學者今已無其制所恃以涵養聖心助成君德者經筵日講而已乃一歲之中半輟于寒暑每月舉行又十僅二三接儒臣之時少處宮闈之時多能免一暴十寒之喻

載八年湖廣大饑疏請勅中外臣僚各陳所災之道

達大臣循行郡縣問民疾苦發原蠲逋賦田租平冤獄黜貪殘罷不急役弛山澤禁以拯饑民帝命大臣勿違以仲所奏付撫按諸臣行之明年詔度僧禮部爭之不得仲復極陳三不可終不納又明年仲以帝視朝頗晏而塞上數有警請帝早朝晏退時召對大臣勵精庶政報聞時京師民聞大寇近邊訛言紛起兵部請揭榜諭止仲急上言今日欲息訛言在君臣上下同心憂恤內修政事進賢去佞外固邊圉選將練兵即敵人自畏不敢深入若欲榜示恐人心愈驚訛言益沸名曰禁之反以搖之昔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玉商以為不宜重驚百姓頃之果定今當以為法事遂寢十三年上言陛下近日遊宴頗頻致精神怠而政務弛今災異薦臻邊陲多事願惕然警懼上思所以應天下思所以禦侮減佚遊勤宵旰時御便殿延見公卿博詢政理帝嘉納焉冠犯大同游擊將軍王杲等禦之敗績死者九百餘人匿不奏仲率同到發之并劾總兵官王璽等皆輸罪累遷至兵科都給事中明年春寧衛賊犯遼陽大掠而去仲等上言春寧內附日久一旦大寇寇掠問罪之師當舉無疑若以西事方殷未遑東顧

款撫諭其首亦宜數其犯邊罪令還所掠許以自新
余兵部奉守臣遺書但稱朝廷天地之量不究已往
惡德加而不感恩厚而愈驕在我徒示怯弱之形在
彼必無創艾之意非王者威懷之道也又稱若還所
掠人口富有重賞是前日之犯邊不以為罪今日之
歸俘反以為功誨以為盜之利啓其無賴之心又非
王者懷柔之道也帝悟書不果遣已而勅鎮守中官
孫楨總兵官定西侯蔣驥巡撫都御史陳瑤偵事罪
帶不問其秋寇復入廣寧官軍失利瑤等以捷聞仲
及御史耿明等文章劾其欺罔請徹還按治久之竟

得請苗達朱暉等之西征也搗巢被獲三級及寇失
入固原運道不救已稍斬獲十二級並以捷聞仲等
數上章劾之及班師又極論曰暉等西討無功朝廷
班師之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書且此
一役也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兩而首功
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而賞有功
將士及萬餘人假使敵一巨酋如火篩或斬級至千
百將竭天下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者常不知幾萬
萬也暉達及都御史史琳監軍御史王用宜悉其重
典用勅天討帝終不從雲南已有中官鎮守後遺監

丞孫叙鎮秦騰仲等極言不可錦衣指揮孫鑾坐燕
父妾降秩聞住儀以中旨復之且掌南鎮撫事仲等
與御史楊滋抗章力爭乃命但帶俸十六年中旨權
指揮胡震官分守通州天津仲等劾震奏緣請震前
命不許鎮守河南中官劉瑯乞恩錄帝命予五十人
故事皂隸沐之州縣率徵銀輸官謂之柴薪皂隸惟
朝臣有之尚書品最高僅十二人瑯既創例得之且
視尚書尚倍於是仲等力爭詔止減二十人自後中
官咸援例陳乞祖制壞矣仲居錄垣久識大體守正
嚴銳侃不撓或有時營未及遷而平時論惜之

張文宇經載新喻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改工科十三年冬中官李興請僦燈節烟火張斌其
半興復請益而主國計者不能爭文進諫曰今年吳
楚徐淮巨浸滔天山陝亢旱加以雲南思陸之變而
廣徭糧之憂荆襄流民之患實可寒心使一方有意
即四面皆聲豈可苟謂無事而得恣宴樂乎既入命
仍減半如前旨明年春塞上有警疏言兵部尚書馬
文升居位不稱宜代以倪岳載瑯劉大夏張敷萊而
起用都督劉寧遠正殿將馬昇秦恭之辟寔失事由
外官任良李果等於法并罷都御史王宗彞史琳

而張頭直臣楊茂元筆種林廷王胡獻王雄范璋盛
應期庶功罪明而人心勸帝得疏不憚切讓之尋偕
御史葉永秀出劾湖廣貴州軍儲會普安米粵作亂
條上邊計數事劾巡撫錢鉞總兵官曹愷喪師失律
宜按治新巡撫汪奎才不勝任宜遣代帝多從之度
雲侯周壽有罪當入謝乃稱疾令其子代而掌鴻臚
寺尚書賈斌不舉正文皆劾之帝以壽外戚尊屬置
不問然心知文直一時言路亦以文敢言倚為重十
七年壽與建昌侯張延齡爭田文上疏劾且請做漢
賈廣國故事擇賢人與居日講求正道以保全責成
報聞又偕御史袁仕奉使四川先是蜀人為亂殺督
揮王禡等數十人至是巡撫劉洪等奏言賊畏征討
自新元惡獻首軍門請罷兵文等疑之疏言賊既能
敗我師徒則其勇悍智力乃彼中所恃以為強者豈
肯苟自屠戮道路喧議咸謂非真就使生禽猶當辨
詰今函首而獻何所據依况與禡同死者無慮數十
人豈當得二賊首餘皆不問原其情一以疑王師一
以要厚利欺詐灼然所宜拒絕而洪乃奏上其事動
色相慶從而張之欺蔽甚矣因劾前巡撫林元甫處
置失宜帝下之所司是時邊臣賈欺妄而朝廷苟欲

罷兵不問也累遷戶科都給事中正德元年中嘗
皇莊者請加萊場之稅又請稅寧晉小河商貨武宗
悉許之民等堂等以訟田故詔遣官核往逮及累有
餘人文皆率同官極諫會大臣亦多爭者事得已尋
以天鳴星變陳重輔導抑權倖清弊源三事其抑權
倖言中官高鳳交通李榮引進奸商揮景清等盡壞
鹽法其他若李興歲興土木窮理耗費帑儲首造侵
占民產均請按治未幾又極言國用不足乞省冗食
免貴帝皆不能從時帝溺信群小耽于宴樂廷臣咸
憂之文獲偕同官倪謙劉濬薛金言適者中旨徑發
不聞內閣詞既冗繁理多乖舛廷臣論執無望轉圖
主言如此政體謂何中官增置紛紜或進司禮或督
倉場或守南京皆驟置四五人官多事生國受其欺
責咸宗藩乃請無已如駙馬崔元林岳建昌侯延齡
乞田土宗府德府之奏徵子粒極府之請撥荒地
蜀府之求買引鹽陛下一切見聽不知小民衣食將
何為計魏夫固基業遺除課而倉場中官蔡用復請
科徵歲為銀七萬四千計其他侵剝難殫盡言漕卒
安得無困頃馬房革場已積釐召何乃初等程業
請仍舊收稅詔令不傳何以善治奏各群小大怒播

於帝嚴旨責對狀文等執奏如初但言既詞枉率請服罪帝乃宥之而停俸三月無何卒于官

林沂莆田人父榮御史官終僉事沂舉進士除工部主事孝宗嗣位上言往者鑿偉竊權忠諫結舌今陛下登極肆赦而求言之路未廣先朝建言得罪者尚未召還此必二三執政及左右近習之為非陛下本意也猶幸進士李文祥御史湯鼎主事夏崇文相繼進言發其蒙蔽之奸而乃或棄其身乃寢其疏彼蒙蔽者將何忌哉願斷自聖心盡召復故諫諸臣以作天下忠義之氣并勅召家居檢討陳獻章待講謝鐸

編修張元禎郎中林雍給事賀欽僉事章懋教翰林先吾等收真儒之用疏入執政劉吉尹直咸不悅取嚴旨切責之弘治元年沂又陳勅天叙庸天秩章天命用天討四事言天子一身實與常之主三年之中宜罷一切慶賀自朝廷以至民間皆去革輟樂則父子之恩盡矣祖宗時常延見群臣諏訪政事近與群下相接者祇視朝數刻通政所陳又皆有司細事願遠復舊典俾上下志同則君臣之倫正矣福之興本乎室家道之衰始於宮闈誠內有閭閻之德下無戚色之譏女媢不行外言不入則夫婦之倫正矣公族

者國之枝葉今內之諸王當選良傅相以訓導之外之宗室則恤其匱乏同其好惡使親親之恩周浹無間此所以正兄弟之倫也古者大有為之君必有師友之臣猶如宋臣程顥所奏尊禮老成名儒俾講論道義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以為侍從此所以正朋友之倫也行是五者而天叙勅矣治道所關禮樂為大願備七廟以尊祖考修雅樂以感幽明慎服色以杜僭擬取朱子家禮藍田呂氏鄉約行之世族大家及黨序遷序以教民親睦則天秩庸矣陛下近日起主怒謝鐸賀欽而用之當矣乃陳獻章章懋及部

郎張吉王純丁璣等尚未召還乞稍破資格廣求賢之路則天命章矣近來用法多畧於奸宄切於寒微如廣東布政陳選清介正直見誣中官橫為附阿小人搆搆致死乞遠復選官抵諸人罪以快人心東廠錦衣衛所劾罪囚縱復免酷無敢伸理乞中勅法司辨重京營及鎮守守備內臣朝廷視為私人寄之腹心不知祖宗時東征西討何等藉助中涓自有此制以來平居則陵轍將帥使節制不專臨事則疑沮退怯致師失其律章而成功則又冒奪以為己有且多後徒平取辦月錢而行伍虛交通無藉司納糧草而

儲備置誠監其弊殺然去之則天討用矣章下廷議
 惟陳選得贈恤餘格不行故事部即與給事御史公
 會坐其下所欲以品秩上之為御史向鼎等所劾遂
 下詔獄已而得宥久之改禮部十四年復應詔陳五
 事謂始者古人王雄革以言得罪固自有詞而臣下
 因之藉口甚非國利乞悉賜叙用近用度過侈土木
 漸作願早宮非食凡詔旨所增取及奉使內官悉為
 停罷國之積弊實賴賢才周經何喬新許進章懋揚
 茂元革皆以直道去國宜悉召還守令者民之師帥
 請做唐開元故事選臺省名臣任之治有成效郡守
 入為列卿縣令不次遷擢則吏治自興此者戎政頗
 弛兵疲將弱博求忠勇歷練之人以為將召募西北
 義勇之士以為兵庶有併無志令聖治漸不克終紀
 綱既壞士習隨之願陛下簡任大臣精選臺諫俾主
 張世道熱陟進退一以至公行之然後紀綱可復振
 也帝下之所司再遷南京吏部部中請表楊宋忠臣
 陳文龍陳瓚李希馬壘今州縣奉祀不果行出為貴
 州右叅議正德元年入賀萬壽節中途聞免賀遂止
 不進疏請三年之內諸慶典皆勿行報聞調湖廣左
 叅議卒沂明經術黃仲昭蔡清皆與游士大夫樂辭

道之
 陳仁字子居莆田人成化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弘
 治中給事中林廷玉以劾程敏政被謫仁疏救之聞
 里先聖廟災疏請修省因言近日緇黃之徒充斥都
 下錦衣食由淫蕩無制而太常又盡用朋流非所以
 崇正道輸粟監生選除教職非所以興士類威吮勢
 要之家怙寵肆虐致軍民咨怨宜加檢飭士庶遭喪
 有飲酒作樂年久不葬者宜治其不孝罪未幾又請
 召還楊茂元、戚應期、范璋、華祖林、廷玉而復已故御
 史彭程官多格不行陝西進士壘仁疏斥其偽且言
 縱厲秦物亦亡國廢壘宜毀勿留又疏早朝勤政審
 決章奏訓養束宮進君子退小人省齋醮嚴違倫數
 事進員外郎十五年詔召番僧領占竹於四川仁上
 疏諫且言致仕布政使林同蔣雲漢方守知府滿棊
 皆早厲清修晚墜志節請量進一秩或全有司存問
 用勵士風章下所司進部中再請復彭程原職并追
 復建文忠臣方孝孺等官不聽正德初劉瑾欲害尚
 書韓文遠外府輸太倉銀有贖者遂以是為文罪并
 謫仁鈞州同知再遷南京兵部員外郎瑾誅擢浙江
 提學副使能於其職歷石布政使未聞命卒全時孫

越于諸帝遠矣

磐遼陽人弘治九年進士觀政戶部時刑部吏徐珪以劾中官楊鵬得罪磐上言曰近諫官以言為諱而排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請定建言者為四等最上不避惡害抗彈權貴者其次揚清激濁能補闕拾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軍國皆分別權輕而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庶言官知警不至曠鯨時不能用尋擢吏部主事正德元年宦官漸用事磐上書曰今日弊政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外事皆不當預矧可使握兵柄哉前代盛時未嘗有此唐宋季世始置監軍而其國遂以不永今九邊鎮守分守監倉諸內臣恃勢專恣侵剋百端有警則擁精卒伺衛克敵則從部下攘功武弁藉以資緣憲司莫敢詰問所携家人頭日率惡少無賴爪哇爭權勢同虎狼致三軍喪氣百職灰心乞盡撤還京專以邊務責將帥此今日修攘要務也不從及劉瑾得志斥磐為奸黨勒之歸瑛珪起河南僉事坐累罷論曰孝宗時言路大開一時骨鯁之士披露肝胆敢於弼違抑云盛矣願其時俞者十一而弗者且十九者云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帝固猶有所未逮耶然考十八年間雖斥逐間聞而因言拜杖者絕少則亦度

明史卷二百四十八

列傳九十九

王 鏊

劉 忠

韓 文

傅 珪

雍 泰

陳 壽

王鏊字濟之，吳人。父琬，光化知縣。有政績。鏊年十六，隨父讀書園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遷奇之，稱為天下士。成化十年鄉試，明年會試俱第一。及廷試，以執政抑之，真第三。授編修。日杜門讀書，避遠權勢。弘治初，遷侍講。索遷侍講學士，充講官。時中貴李廣導帝遊西苑，鏊請文王不敢，鏊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為動容。謫罷，謂廣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曹耳。自是避幸益省。」壽寧侯張繼故與鏊有連，及繼貴，鏊絕不與通。曰：「萬安聯袂，枵腹為世口實，可不戒乎？」東宮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為宮僚。鏊以本官善諭德，尋轉少詹事，推吏部右侍郎。十四年，奏陳邊計，畧言：「昨大篩入寇，大同危於倒懸。陛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緣邊諸將皆嬰城自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幸天誘其衷，使自解去。為今日計，急宜選將練兵，而中外恭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今乃反之，此臣之所不解也。大篩雖既禁，雖比古冒頓，元昊猶不足方。萬一但以中國大

安武備弛廢，使得跳梁於邊境，苟吾之將帥嚴士卒，練何畏於彼哉？今日可畏者在中國，不在邊疆。故大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屢幸亂。政功罪不則，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人心離散，深可畏也。又言：「副總兵姚信，雜兵不進，未正厥罪，人心不平。致仕尚書蘇銘，請練邊務，宜用為總制。今事權歸一，今無功食祿者，多一日傳，陞匠官至六十餘人，此與遺人執輕執重，請職傳奉之祿，以祿邊將，舍無名之賞，以賞遺民，又乞科舉之外，做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超然出類者，授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為高。脫去諛聞之陋，時不能用，尋以父憂歸。正德元年起，左侍郎與諸大臣韓文等伏闕請誅劉瑾等八人，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內閣止李東陽一人，瑾欲引進焦芳，遂議獨推鏊。瑾固恨鏊，迫公論，遂命以本官兼學士。與芳同入內閣。踰月，進戶部尚書。又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太子太傅。上時政四事，曰：「講學曰延下，曰用人曰節用，曰方威，曰士類。高寶卿、崔璠等三人，荷校幾死。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辱且殺之，吾尚

何顏居此由是璿等得釋璿銜尚書文必欲殺之又欲以他事中使還璿前後力救得免璿與劉大夏有隙遠至京欲坐救璿軍死璿爭曰岑氏未叛何名救璿或惡楊一清於璿謂某邊境廢費璿又爭曰一清為國修邊安得以功為罪璿議秘廢后吳氏喪曰何以成服璿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景帝汪妃薨疑其禮璿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璿以妃祭以后皆從之時中外大權悉歸璿璿初聞誠與言間亦聽納而芳專事璿何璿橫厲彌甚禍流得神璿救之不能得感然見顏而璿曰王先生何自苦遂力求去位璿使通者伺璿聞交贊俱絕乃笑曰過矣璿三上許之賜重書兼傳有司給康隸咸如故事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即位遣行人存問璿璿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其講學篇畧曰國家經運之設每春秋時月不過三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口詔賜安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務時敏成王訪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解

熙不為功今乃淵畧如是暴少而寒多傳寡而林衆未見其能有得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建私文圖妙選天下文學行義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萬幾有暇時選館中屏去法從特舉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或考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夫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私文以崇聖學之實功日積月累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其親政篇畧曰近世君臣相見止視朝數刻而已堂陛懸絕警衛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以為欲上下之交不若復古內朝之制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馬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馬路門之內為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其北曰太極殿又北曰西儀殿古之外朝正朝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大朝賀則大慶殿侍從以下並

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蓋三朝之遺意焉國朝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猶內朝之遺制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墮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觀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為恨惟陛下遠則聖祖近做

孝宗盡剷通世墮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殿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而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朝之屬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悅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矣帝優詔報聞官一子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復詔有司存問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蓋為人和平簡易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立朝三十年盡正守道如一日學問該博有識鑒為文春容爾雅識

論明暢嘗作明理克己二箴晚益充養純粹善性善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之能盡也少年善制舉義後教典鄉會試程文為一代魁取士專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弘正間文體一變士習以端整有力馬曹孫禹聲萬曆八年進士歷知承天府與中官忤罷歸雅素好學有整風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忠修厲行檢方國家無事翰林李東陽程敏政輩有文學詞藝好交遊廣聲譽忠獨卷欵沉默落落寡合一官久不調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始遷侍講

直經進尋兼侍東宮講讀又九年始進侍讀學士武宗即位以宮寮擢學士掌翰林院仍直經進正德二年劉瑾用事日導帝遊戲亂祖宗舊章忠上言戒逸進崇正學教事已因進講與楊廷和附經義規帝聞失而指斥廷倖尤切帝謂瑾曰經進講書耳浮詞何為瑾素惡兩人無私詔因諷吏部尚書許進出之而京時南京無缺員進特用為禮部左侍郎命下外議籍籍進患之前兩月即擢忠本部尚書其冬改吏部皆在南京時士大夫宦留都率優游自故忠矯其弊課異諸司勤惰一御史素驕橫一郎中張傑所瞻也

秩滿皆署下考自是諸司無敢弗餘疾吏胥詭名寄
籍督諸郎核汰及千人四年大計京官力拒請屬所
然特多於前又疏言留都去京師遠人易縱恣請不
時糾核以示勸懲無待六年考黜詔可之時璿方為
苛政以折辱士大夫而忠顧發此議頗為時論所短
明年焦芳以忠同鄉力為瑾言乃召忠比至見忠終
不為己下甚悔之然業已召遂改吏部尚書兼學士
專典制誥兩疏乞休不報瑾誅始以本官兼文淵閣
大學士入閣預機務甫數日以平寧夏功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故事閣臣加官無遽至三孤者忠無功又
一旦驟得峻陟心不自安連疏固辭不許是時諸大
臣皆毀方瓦合瑾雖誅張永魏彬革擅政大臣復爭
與交驩忠獨守成憲遇黃綠持論侃侃無所顧永嘗
道其黨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却其醜以故復與
永輩左忠自知數忤貴倖不容於時太息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吾豈可視顏面初心于清議於是疏乞
致仕前後七八上然皆慰留明年以省墓請詔乘傳
還抵家再上章乞致仕乃報許給月康歲隸終其身
嘉靖初言官屢薦不起道行人存問忠妻謝因陳正
身致治之道在畏天法祖正心勤學進君子退小人

聞言路選將帥惜賞養罷出未久請時御文蕭召補
臣授筆札俾疏錄九卿長貳及撫按藩臬賢能卓異
者九卿奏對及撫按藩臬來朝亦不時宣問其傑為
賢否軍民利病彙為一編留中省覽并以付內閣吏
部庶幾聖王清問下民大臣以人事君之意帝特褒
其忠愛嘉靖二年卒年七十二贈太保諡文肅忠性
介特宦南都日有饋食物於門者忠震怒叱之其本
駭走品物狼藉道上或謂忠為過忠守之自若嘗語
門人鄒守益曰士大夫立朝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
恬無競以故忠歷事三朝志節始終不變安陽崔銑
有言余嘗謁許襄毅襄毅曰子初通籍慎事卿大夫
今翰林惟劉野亭一人耳野亭者忠自號也其為名
流推重如此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成化初舉進士除工科給事中
六年按視近畿水災具上其顛連狀軍民得賑恤者
五千餘家承命覈常州軍功還劾寧晉伯劉聚都御
史王越馬文升等濫殺妄報帝雖薄諸臣罪時服其
服正尋偕同官劾越且他有論薦帝怒獲之文華殿
庭已進右給事中出為湖廣右叅議中貴督太和山
者多乾沒公費文力遏之以其美易乘萬石備賑貸

九穀土首與鄰境爭地相攻文往撫諭皆聽服閱七年轉左叅議叅議無自右轉左者人咸為文不平文處之自若私治改元王恕以文久淹用為山東左叅政濟南俗過早則惡少相糾聚伐初墓塚殘其骸以為早所由致謂之打鬼巡撫張騷等奏禁久之如故文力禁乃絕居二年用倪岳薦擢雲南左布政使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武昌諸府饑奏免其賦明年移撫河南懷孟以北亦總督所司發粟分賑給以牛種流移來歸召為戶部右侍郎以母喪去喪除起改吏部進左侍郎歷佐尚書屠濬倪岳馬文升黜陟平元十六年拜南京兵部尚書歲稔米價翔踊文請預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能忍死待耶即有罪吾自當之乃發廩十六萬石米價為平已上寬卹軍民四事悉報可召拜戶部尚書先是內府及光祿寺濫收幼匠廚役多至萬人月支米一石帝既納廷臣言減十之三宦官為請復命如故文執奏卒如前旨武宗即位賞賚及山陵大婚諸費需銀百八十萬兩有奇部帑不給文等請先發承運庫詔不許文等言帑藏殫虛費自京遣軍士外籍分別給銀鈔部帑及內庫不足則益以

內府舊錢又不足則勅戚舊賜莊田歲可做銀二十萬兩請暫借一年更勅承運庫內官會同司禮監詳核所積金銀著之文籍自今務量入為出請不經之費無名之賞不急之工悉罷之若復以齋醮土木營辦為名盜取帑金請重罪建議者帝不欲發內帑命文以漸經畫而署承運庫中官龍綬因文等言請凡私沽間非有印信文牒傳取金銀者悉加究覈文等並議如綬指當是時帝初踐阼大臣皆身任國事文持大體務為國惜財真人陳應禎大國師那卜堅奏等既落職文請沒其所得貲財以實國帑舊制監局倉庫內官不過二三人後漸添注或一倉十餘人而上林苑林衛署至三十二人文力請裁汰淳安公主已有賜田三百頃復欲奪任丘民業文力爭乃止先是孝宗時外戚慶雲壽寧侯家人及商人譚景清等奏請買補殘鹽至百八十萬引及孝宗欲更新庶政召文令條鹽政風弊文疏七事論殘鹽尤切孝宗嘉納未及行而崩即入武宗登極詔中罷之而侯家復奏乞遂下部更議文等再三執奏弗從竟如侯請正德元年内閣及言官復論之詔下廷議文等上言鹽法之設常以備邊今山陝歲饑魁方大入度文遺款

飛輓甚難奈何壞祖宗之法忽邊防之重若謂威令已下勢難中止則列朝憲典近日詔書何獨變之若謂商人資業艱難恐致失所則邊關荷戈之貧卒內地轉徙之饑民何獨置之今諸已納銀者還其故直則上不失朝廷之紀綱下可絕羣小之覬覦倘舍此更欲別議是陛下所以待股肱耳目之臣不如一奸商所以為社稷生民計不如為奸商一家計也疏上閣臣劉健等力持之而景清復陳劄如故於是文等劾其桀悍請執付法官帝不得已始寢前命禁王乞霸州莊田文言此本高馬地所請宜勿許帝乃諭王已之保定巡撫王璟請章皇莊文等覆如其議帝不許文請召民佃種並徵銀三分輸之內庫而盡撤中官管莊者乃命留中官各一人校尉十人餘如文議中旨索寶石西珠文等請屏絕珍奇以養儉德敢有盡惑累聖德者罪之報可帝許崇王請聽自徵莊田租有司勿預文等言佃人輸租於官乃先帝成命不可違事遂寢帝將大婚取戶部銀四十萬兩文屢疏請減得免四之一織造中官崔杲王璣乞長蘆鹽二萬引文等極言其害請并停織造不納文則方慶煇司國計二年力過權倖權倖深疾之而是時青宮舊

卷馬采成等八人日尊帝拘馬鷹兔歌舞角獸不親萬幾文每退朝對僚屬言及輒泣下即中李夢陽進曰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為此諫官疏劾諸憲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因爭去八虎易易耳文慨然稱善曰縱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遂令夢陽草疏疏具文讀而刪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遂借諸大臣伏闕上之畧言人主辨奸為明人臣犯顏為忠况羣小作朋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馬關臣等備員股肱當主少國疑之日仰察天象俯揆物議瞻前思後憂心如焚至長泮泣不能自己伏觀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削皆言太監馬采成谷大用張永罷祥親彬丘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抑嬖媒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此輩教人惟知盡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蓋粉

若輩何補於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以累聖德竊觀前古奄宦誤國為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剴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疏入帝心動三遣司禮中官詣閣議閣議堅持之不下明日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咎文文不應令侍郎王鏊詣閣探動靜劉健語鏊曰事且成

十七八諸公第持之至左順門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忌即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言榮謂文曰此舉出自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踐阼輒輕萬幾遊宴無度狎昵群小文等何忍無言鏊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得治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祭頭有鐵叢耶敢壞國事既而事竟變是夕詔禮部司禮永成等分據要地大權悉歸奄豎矣瑾深恨

文日令人伺文過諭月有以偽銀輸內庫者遂以為文罪詔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救之中旨貴其黨獲落文職并除昂名尋指文為奸黨榜朝堂其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文出都門乘一籃輿行李一車而已瑾恨猶未已坐以遺失部籍逮文及侍郎張縉下詔獄數月始釋猶罰米千石輸大同尋復羅織他事罰米者再家業蕩然瑾誅復官致仕世宗即位遣行人賁重書存問查羊酒復令有司月給廩四石歲給役夫六人終其身嘉靖五年年八十有六卒謚謙稱其愚同窳子竟保其身老似武公不弛於學贈太傅謚忠定士聰舉人罷官後不復仕士奇進士終湖廣叅政少子士賢亦由舉人為開封同知孫廷偉進士行太僕卿傅珪字公瑞清苑人成化末舉進士改庶吉士弘治中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遷左中允武宗立以東宮恩進左諭德充講官纂修孝宗實錄時詞臣不附劉瑾瑾惡之捕會典訛字鐫與修者官降珪修撰俄以實錄成進左中允再遷翰林學士五年冬擢吏部右侍郎明年遷左時楊一清為尚書負時望好汲引豪俊喜功名者競趨其門然亦

稍通饒達珪剛直惡浮薄教言一清不公一清弗能
塔驟摧珪禮部尚書實遠之也珪既長禮部振舉綱
維事無巨細務遵祖宗成憲禮部事視他部為簡自
珪教有執爭章奏遂多大學士李東陽塔為儀制即
中前尚書與暱恣其所為字之而不官珪獨以事責
讓教捷其胥吏即中遷遷間曹避去帝好佛自稱大
慶法王珪欲諫而無微至是番僧乞田百頃為法王
下院中旨下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珪佯為不知
者執奏執為大慶法王敢與至尊並書亂政壞紀大
不敬當誅詔勿問田亦竟止教坊司臧賢怙寵驕恣
請易牙牌製如朝士又詭稱印文漫漶請改鑄方印
珪皆格不行召其曹更事者詰曰爾敢亂宗祖法謂
寵可常保耶爾禍不旋踵矣賢聞為稍戢而心甚銜
之日夜騰謗諸閹人間莫去珪流冠授中原中貴陸
閻謀出督師下廷議莫敢先發珪厲聲曰師老民疲
賊勢日熾徒以冒功者多債事者漏罰失將士心先
所道已無功可復遣耶今賊橫行却圻肘腋間民置
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安得首
鼠兩端由是議罷疏上竟遣閹而中貴亦皆憾珪是
時朝多闕政御史張羽常奏雲南災異珪因極言曰

方災變可畏請帝勤聖學恤民窮節財用勅兩京及
天下文武諸臣同加修省八年五月復奏報四方災
異因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災變不過六十九
事今自去秋以來地震天鳴雹降星隕龍火出見地
裂山崩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與馬上天降災未有
若是其甚者宜勵精更化上下交修以謹天戒又極
陳時弊十事語多斥權倖權倖益深疾之會戶部尚
書孫交亦以守正見忤遂矯旨令二人致仕朝論駭
異兩京言官交章請留不聽珪歸三年御史盧雍稱
珪在位有古大臣風家無儲蓄日給為累乞頃月廉
歲祿以示優禮又謂珪剛直忠謹當起用吏部請如
雍言不報而珪通卒年五十七珪居閑渾然類水訥
者及當大事毅然執持人不能奪其卒也遺命毋請
卹典撫按以為言詔廢其子為中書舍人而罷其贈
嘉靖元年錄先朝守正大臣追贈太子少保諡文毅
雍恭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省親還鄰
人遺以束薪却之曰非其義也一介不取吾安敢不
勉已除吳縣知縣兵燹太湖湖漲漫田千頃奏議作
堤富家議之於府泰執而痛杖之堤卒成為民利稱
雍公堤民有妻亡去妻父訟夫密殺女匿屍湖石下

恭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彼密殺汝女汝何以知匿石下且此豈兩月尸耶必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考而服十年召為御史巡鹽兩淮時灶丁多逃移存者又無妻致戶口日耗課益不登恭為經營婚匹餘二千人期滿將代猶多未婚者巡撫李裕請更留恭一年終其事自是灶丁無踪者為御史五年擢鳳陽知府未赴以父艱歸免喪起知南陽唐王欲奪民地恭力執不從乃已余子俊督師邊關薦為大同兵備副使居三年李裕為吏部尚書擢恭山西按察使或疑其驟裕曰雍君風節無傷何云驟也恭為人剛虛所至好博擊豪強顧用法或過鞭撻罪人有至死者太原知府尹珍過之塗弗及避恭召至惡而數之珍起振其衣曰此豈失朝耶而至此恭曰汝壞朝廷體統猶敢為悖言等之珍訴於朝且告恭非罪杖人死孝宗怒遂下詔獄即中韓紹宗謁王恕曰恭國之五臣公可避鄉曲嫌坐視耶恕乃請寬恭罪會刑部亦奏事已經赦乃責降湖廣恭政武昌知府王達貪殘善媚權要兩司率署上考恭獨爭之達竟被黜弘治四年轉浙江右布政使尚書屠滄蒼頭鬻私鹽為奸利鄉人效之盜竊橫行恭悉收抵罪十二年母喪除

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官馬死者八千匹軍士不能償多逃徙恭為言於朝詔許以官帑市易違軍貧多無望即有妻者亦輒鬻於人恭請官為資給戶部尚書周經因令貧者給以聘財典賣者收贖一軍盡歡恭將王傑有罪恭劾之下恭逮問恭又請按治千戶八人帝以恭屢抑武臣方詔都察院行動而恭將李裕坐前守備時事繫獄恭將重按之裕伴乞受杖圖自新恭曰此亦軍法也取大杖決之至是裕亦奏恭交帝怒遣給事中徐仁借錦衣千戶往按傑復使人走登聞鼓下訟恭妄逮將校至八十六人并及其塔納賂事恭坐罷已而法司覈上竟號職為民武宗立給事中潘鐸等薦恭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吏部尚書馬文升遂起恭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固辭不赴正德三年許進為吏部復起恭前官其秋擢南京戶部尚書太監劉瑾奏鄉人也恕恭不與通甫四日即令致仕瑾又惡許進謂進私恭遂削二人籍并請先後薦恭若馬文升劉大夏給事中趙士賢御史張津等皆斥為民其他罰米輸遺者又五十餘人恭歸居韋曲別墅不入城市瑾誅後官致仕年八十卒平時榻下有聲若霆震者恭奉身儉素貴賓至

不過二肉為尚書無非衣及卒家人始製以飲許進
最重恭嘗曰吾選望關西有二高馬一華微一雍世
隆也進又論當時名卿不磷不澗者惟劉忠章趙興
恭三人天啟中進議端惠

陳壽字本仁其先新淦人祖志弘洪武間代元成選
東遷籍寧遠衛壽少貧其常出市得遺金坐俟至夜
分還其主從鄉人賀致學所養甚遠登成化八年進
士授戶科給事中出視宣大邊防劫去鎮守中官之
不檢者萬貴妃寵方盛兄弟勢撼京師而中官梁芳
輩結妖僧繼曉並撓國政壽疏糾之繫詔獄得釋屢

遷都給事中弘治元年王恕為吏部推壽大理丞劉
吉憾恕識御史曹英等劾壽不習刑名請罪恕起疏
辨竟調壽南京光祿少卿就轉鴻臚卿十三年冬以
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大節數盜邊前鎮巡官俱
得罪去壽至蒐軍實廣問謀分布士馬為十道使互
相應援軍勢始振明年大節糾諸部大入先以百餘
騎來誘諸將請擊之壽不可自出帳擁數十騎從胡
床指揮飲食如無事冠望見疑之引去諸道各率所
部襲擊斬獲甚多期廷聞警方遣苗達等以重兵至
鎮而壽已奏捷孝宗嘉之加祿一等時達欲乘勝搃

巢駝師延緩者火之戰馬三萬四日費芻菽不費壽
請出牧近塞就水草泉有難色壽跨馬先行眾皆從
之省費數十萬當戰捷時或勸注子弟名籍中壽曰
吾子弟不知弓槊寧當與血戰士同受賞哉竟不許
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掌南院正德初劉瑾矯詔逮
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壽抗章論救瑾怒罷其官
尋坐延綏倉儲虧損罰米二千三百石布千五百疋
貧不能償壽自訴於朝瑾廉知壽果貧特免之中
官廖堂鎮陝西肆貪暴楊一清以壽剛果足制壓九
年正月起撫其地堂畏壽威果致戰先是堂奉詔製

禮帳百六十間有贏金數萬將遣權倖壽聞檄所司
留備賑復戒諭堂自今勿假貢獻名有所科取堂怒
將傾之壽遂四疏乞休不得乃復視事堂初遣爪牙
數十輩散布府縣恣漁獵壽命捕之皆逃歸氣益銷
沮其秋拜南京兵部侍郎陝人號呼震地擁輿移日
不得行喻年乞骸骨進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壽為給
事中言時政得失無隱獨不喜彈劾人曰吾父戒我
勿作刑官易以枉人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嘉
靖改元詔進一品階遣有司存問時年八十有三壽
所至皆有建樹而廉名尤著歷官四十年貧愈甚至

無家可歸故寓南都所居不蔽風雨其卒也尚書李充嗣府尹勉天叙為之歎又數年親舊賻助始得歸墓新塗

論曰孝朝晚年治運方盛武宗嗣服政移權閹泰亨之象忽焉否塞非君子道消時耶整忠迎翔舒卷磨而不磷志節依然矣文珪剛正自將泰壽兼直有執難經挫抑搢搢彌堅挺松柏之貞凌冰霜之厲中行獨復維諸臣其有焉

明史卷二百四十九

列傳一百

屠

子應項著

著

銳

張

泰

吳文度

林王

所顧

佐吳

洪

子山

張

政

王

華

洪

子邦

屠敷字元敷平湖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督造清江浦漕舟時王恕總河事知其能薦之改刑部歷郎中有疑獄或事干權貴尚書林聰輒屬敷敷剖決無滯有李勝者誘其主之子李福為私鑄而陰令通者發之福坐戍遣敷曰此奴利主產也以福罪罪勝而歸其產權南京大理丞私治初入為大理少卿

六年大旱求言敷上十事如南京暑月一體疏決罪囚五歲一道官錄天下刑獄皆著為例馬漳州溢文進煽亂敷承命往視諭以禍福誅其渠一方遂靖明年權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敷以密雲孤懸有警不及援潮河川漫衍難守黃花鎮拱護諸陵守備單弱奏分薊州為中路密雲建昌為東西二路屯兵犄角緩急相救築城堡於潮河川扼險居守增置黃花鎮戍壘使烽燧相望自是塞垣加固龜兆谷騎兵曰寄操營去冰十餘里鑿井數丈皆堅石入馬病渴借團頭關地平行春夏水溢營壁傾圮歲

善修築數日無水而主營舍要地而屯沮如皆兵忌
馳奏從寄操營畢谷便地就水泉而移關於南北水
嶽巖者役卒數百人寶坻產銀魚中使戚取擾民麻
峪山有銀礦鎮守內臣以中旨按索吏民駭懼數皆
論之詔戒約中使罷礦事不行又以京邑役重民貧
屢減舊設庫夫墮戶備夫數千計昌平奉諸陵供億
培穰諸免計丁養馬民深德之歷刑部左右侍郎壽
寧侯張鶴齡與肅寧民爭地命數往勘數奏食祿之
家不言利况母后誕毓之鄉豈宜與小民爭尺寸土
弗聽歷右都御史協理院事武宗立上郊祀籍田幸
學三事謂新政宜求實意勿徒循故事為美觀正德
二年代閔珪為刑部尚書時劉瑾竊政勳知事不可
為彌年遽引疾去詔加太子太保賜勅馳傳歸月康
歲隸悉如制又八年卒贈太保諡康禧勳為人果斷
明習律令服官四十年始終不雜法尊故其獄獄尤
著素不附瑾及瑾敗治其黨辦事官劉淮詞引勳及
尚書王華顧佐韓邦問侍郎沈銳皆嘗屬淮求解於
瑾于是各下巡按御史逮訊皆坐杖輸贖既見抑於
瑾而文為好獲染君子惜焉勳子應坤應坤應峻並
舉進士應坤復應坤恭政應峻論德有文名應峻

子仲律叔方孫謙亦舉進士仲律知府叔方及謙皆副
使先是建文朝殉難諸臣神宗登極詔書已褒恤而親
黨誦成者猶未釋還萬曆十二年叔方為御史具疏懇
言之獲釋者數千人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初冒鍾姓既通顯始復其舊成化
二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山西沁源王與知州
金澤互訐蕃往治置王左右於理雲南鎮守中官錢能
巡撫王恕所劾詔蕃按之蕃具發其奸出為安慶知
府次鄧陽時府治初設陝洛流民畢聚蕃悉心撫循皆
成土著累遷山東湖廣左右布政使弘治九年以右副

都御史巡撫四川委提督松潘軍務蕃宣布威信蠻人
畏服單車行視松茂莫敢犯歲罷假道金千計戒守將
月出行邊捍禦樵積五年朝廷無西顧憂遷南京兵
部右侍郎就改刑部十四年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帳
下護衛士舊不下萬人蕃汰之纔給使令而已黎寇符
南蛇亂海南聚眾數萬官軍征之久不克蕃益調狼土兵
往討渡海遠風士卒多死及遇賊都指揮何清等戰沒
諸軍見事急皆殊死關賊乃敗斬南蛇及其黨二千六
百有奇平賊巢千二百餘所俘其家屬千四百人論功
進左都御史己又平歸善劇賊古三仔唐大英等思恩

知府岑濬貪暴與田州知府岑猛爭地相讐殺攻陷田州猛窮走軍門乞援蕃諭濬罷兵不從乃與鎮守太監常經總兵官伏羌伯毛銳集兵十餘萬分六哨討之濬數敗遁入舊城諸軍破其郭急攻之濬死傳首軍門凡斬級四千七百盡平其地時南海豐湖劇賊福元祖糾清遠四會番禺諸徭肆掠蕃欲討之會思恩方用兵乃止至是思恩乘勢進兵豐湖連破二十餘村移兵攻清遠徭復破之餘皆竄遁先後俘斬五千餘人捷聞璽書嘉勞蕃奏思恩宜設流官猛構兵失地宜降同知俾還舊土兵部尚書劉大夏議以為猛世濟兇惡不宜歸舊治請兩府皆設流官而降猛為千戶徙之福建帝從之蕃在鎮五年威名甚著猶時被論劾賴當事保持得竟其功正德改元入為南京刑部尚書踰年致仕初蕃去兩廣岑猛懷田州不肯從知府謝湖畏猛悍亦遷延不赴事聞逮湖詔獄湖委罪蕃經銳三人及尚書大夏時劉瑾方惡大夏遂并逮四人大夏以不從蕃言為罪而蕃亦坐不能撫猛俱謫戍肅州廷臣皆知其寃莫敢直既而瑾從戶部郎中莊禕言遣太監常霖覈廣東庫藏奏言應解贖罰諸物多朽敗而梧州所貯鹽利軍賞銀六十餘萬兩不以時解於是蕃及前總督大夏前左

布政使沈銳等八百九十九人皆逮問罰米輸邊銳仁
和進士性廉介寡合恬於進取己選南京刑部右侍郎
乞休歸至是坐奪職瑾誅蕃以原官致仕踰六年卒而
銳至嘉靖初始復職致仕方蕃解官歸無居室稅他人
宅居之與鄉人飲露坐花下醉則任所之時人為之詩
曰尚書歸來無第宅稅地種花兼種魚舉網打魚魚換
酒花前醉倒老尚書其風致如此
張泰字叔亨廣東順德人成化二年進士除沙縣知縣政
尚寬平庭無留事民戴之徵授御史嘗偕同官諫萬貴妃
干政廷杖幾斃出督京畿學校有聲以憂去既免喪家居
十餘年不出弘治五年始起故官按雲南先是孟密土舍
思標叛本邦乘宣慰使罕完法赴孟乃岩約婦侵據其地
以兵逼罕完法使不得歸守臣再三撫諭拒不順命至是
泰與巡撫張詰召集土漢兵聚糧開道示必討思標懼始
罷兵罕完法乃得返滇池溢為民災泰築堤數十里水患
遂弭還朝以蘇松歲稅乞罷遣織造內臣皇莊及貴戚
莊田遇災數得視民田蠲減二稅兩畿山東湖廣河南
被災貧民請賦牛種奏上部臣亦助為言詔惟牛種許
給餘格不行寇入永昌甘肅遊擊將軍魯麟奏罪於別
總兵陶楨而總兵官劉寧跪言賊勢披猖由守臣不和

長奸玩寇非恤軍士致然詔泰往勘之泰奏鎮守太監傅德故總兵官周玉侵據屯田二百七十餘頃巡撫馮績裁制軍餉殆半士卒怨莫肯効力寇數入收羊川頑等不能禦士卒被殺掠者六百餘人失亡馬駝牛羊二萬德績皆不以聞請逮治帝怒下之吏德降內使錮之南京績編氓口外泰又言甘州膏腴地悉為中官武臣所據願仍責諸軍稅城北草湖舊資戍卒收馬今亦被占請悉歸之軍且推行於延寧三鎮詔皆從之十年遷太僕少卿改大理初薊州民田多為牧馬草場所侵而御馬監及神機營草場率又見侵皇莊由是貧民失業流亡者至二百八十餘戶而草場亦虧故額孝宗屢遣給事中周旋侍郎顏佐熊等往勘皆不能決至是命泰偕錦衣官一人會巡撫周季麟復勘之泰密求得禾樂間舊籍泰互稽考於是田當歸民者九百三十餘頃而京營及御馬監牧地咸不失故額奏入孝宗駭議至再戶部尚書韓文力持之留中未下及武宗即位文再請始出泰奏由是流亡者咸得復業泰尋遷右副都御史督儲南京條奏釐革十二事多報可正德二年召為工部右侍郎明年遷南京右都御史泰矜嚴好禮清謹

自將常劉瑾專柄朝貴爭致賂遺泰奏表至京惟魏士葛璉憾之會當序遷令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未幾卒璉猶持他事罰米數百石同時又有肅寧張泰亦以進士由知縣擢御史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發粟六十餘萬石賑西安六府饑民三十五萬戶亦以劉瑾時坐事罷歸起刑部左侍郎拜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寇駐牧羅囉墩督副將蘇太等夜襲敗之卒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泰居官有政績頗與俗浮沉時論以定二泰優劣吳文度字憲之晉江人從父客江寧遂家焉少孤貧茹苦讀書甚無憚為蚊所咬成疾鄰人教侮之文度不顧登成化八年進士除龍泉知縣俗悍難治召父老開示禮義察其強梗者絕之人莫敢不肅徵授南京御史嘗偕同官孫需等論妖僧繼曉被廷杖尋遷汀州知府徭人弗靖設方畧緝撫皆感服承徭賦如居民修舉學政與士子考德問業民生祠之私治中歷江西左叅政山西河南左右布政使並有名迹正德改元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師宗州賊阿本等作亂諭不從乃遣泰議陳一經等督軍二萬攻之別遣兵截盤江賊巢後先後得斬近千人入歷戶部

左右侍即進南京右都御史方文度召自雲南劉瑾以地產金寶屬賄文度無以應瑾深銜之廷推文度及南京戶部侍郎王珩堪工部尚書遂改文度南京戶部尚書與珩俱致仕命下舉朝駭異文度守官廉既歸所居屋僅數椽恬澹守素違官貴人造之恒避匿瑾誅未及用而卒珩趙人起家進士亦以清操聞同時大臣為瑾挫抑者有臨淮顧佐閔林泮佐字良弼咸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錦衣都指揮牛循枉殺人鎮守宣府太監顧維分守紫荆關監丞鍾欽怙勢縱恣事發下刑部衆猶畏慈佐獨按致其罪出為河間知府徭役苦不均佐令計縣輸錢更無所容姦弘治中再遷大理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部內多宗室官為繕第宅費不貲佐請悉令自營治正統末權發太原平陽民戍邊後遷久不代佐奏令代選入為左副都御史遼東總兵官李果汰監任良巡撫張玉誘殺泰寧諸衛幾三百人詔佐劾之以資聞帝不罪給事中吳世忠爭之弗納久之果等始罷佐歷戶部左右侍郎出理陝西軍食佐善區畫儲蓄餘三年正德改元代韓文為尚書劉瑾憾文拮據舊狀會鄭有故毋逸弗得欲以為文罪逼佐坐

其事佐不可詔奪俸三月佐喟然曰可行矣再疏乞歸即日就道瑾憾之三罰米輸塞止至千餘石家資稱貸以償卒贈太子太保佐之守河間也有德於壽寧侯張鶴齡比鶴齡貴援之故得名為大理云泮字用養文度同年進士歷南京大理寺正善獄獄遷廣州知府藍漢諸蠻為亂承檄督兵討平之擢廣西叅政督屯田糧儲時道糧三十萬石莫能償泮減直散其銀易米於湖南道糧遂足正德二年歷戶部右侍郎獄王與民爭田詔泮往勘泮以鹿邑唐汝諸縣田八百餘頃賜自先朝乃斷歸之王而劾巡撫陶瑛巡按鄭陽等劾報不實俱下詔獄民亦坐得罪劉瑾以泮為能增俸一等是時瑾行苛政凡勘事者率務嚴刻稱瑾意泮不能違人以是不直泮然泮亦終不附瑾明年拜南京戶部尚書未出都會詔許禮部尚書周經謝病并令泮致仕仍賜夫廩半經之數泮居官廉歸無第宅常寓止僧寺及卒不能殮有司為庀喪具天啓初追諡恭靖

吳洪字禹時吳江人年十二入鄉校其學官嚴急諸生歎懇於御史遂之洪曰師可辨耶不署名成化十一年舉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歷廣東副使巡視海

道兼理鹽政盡獎皆剷除不入贏利有民為漁人所
殺投池中其家意池旁居民及館人殺之懇請官械
繫數人且死洪以針廉得之真漁人罪釋諸繫者人
以為神還福建按察使武帥以犀珠走間道餽洪
堅謝却之建寧延平民饑輒便宜發粟以賑汀漳軍
餉缺急取征高之美給之軍以無譁土徭戍守者有
所求乞三司集議洪曰不示且致變予之將遂為例
不若以貸為名而姑予之衆稱善鎮守中官銜布政
使因其更有微罪欲洪重絕以為使累洪厲聲拒之
乃止拜太僕卿歷工部左右侍郎正德三年擢南京
刑部尚書錦衣指揮鄧炳者寧河王愈之世也與從
弟爭所賜宅詔南京三法司覈之未報炳兄弟復相
奏訴劉瑾怒下之詔獄因責勸者稽緩洪及都御史
張憲大理卿胡富並合致仕洪家居十三年卒贈太
子少保子山巖同舉正德三年進士少子崑嘉靖中
亦舉進士山字靜之初除刑部主事歷郎中諫武宗
南巡罰跪予杖尋擢山東副使嘉靖十年累遷右副
都御史巡撫河南與御史王儀劾鞫國將軍佑掠罪
為所訐貶浙江叅議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歷
刑部左右侍郎進尚書瑄國公郭勛被劾下詔獄移

刑部定罪山等致之辟復以勳在八議請下廷臣議
御史周亮等劾山老耄依違奪俸三月當是時言官
劾勳者冀重生勳而帝務欲寬之為視郎中錢德洪
職示意及會訊山等坐勳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死
其黨死徒者數十人獄上帝猶欲寬勳復令詳議山
等乃更重擬沒其資產妻孥益忤帝意留中不下明
年勳竟歿死帝益憐之欲罪山等未發也會冬月當
瑄囚而山等上囚籍緩帝遂發怒下禮部叅劾時嚴
嵩掌部事具劾諸法司及刑科而言山罪尤重乃除
山名侍郎葉相都御史毛伯溫以下錫秩停俸有差
山以暴疾卒於道穆宗立復官贈太子少保巖字瞻
之由行人推工科給事中伉直敢言山東巡撫邊憲
所部州縣四十七保定巡撫蕭紳所部三十二皆為
賊所陷下詔獄罪當死二人黃緣得輸贖遷職巖抗
章論之且請誅副將白玉疏雖不行二人竟引疾去
乾清宮災奏請罷養子斥者僧道還邊兵遼東開原
失事嚴往按之抵都指揮陳鉞等三人死而戍指揮
佟宣等十六人遣入犂服索還都給事中式宗道中
官尹輔督饒州磁器嚴率同官力諫東南水利久不
治嚴以為言詔為貴巡撫李充嗣世宗立極論安邊

伯許泰罪泰遂下獄時方遣主事三人出督宿道兼
奏傳之中官祖臣權真定竹木縱下虐民巖疏請罪
臣弄及內官監太監邵恩於是臣恩被切議遂治其
不如律久之權四川右叅政卒崑然官嚴州知府山
子邦楨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終陝西行太僕卿以清
謹稱崑孫煥萬曆四十二年進士歷知海寧仁和內
黃三縣曹欽程勅周宗建詞連煥坐削籍崇禎初召
為御史勅中官崔文昇文昇遂得罪已請撤還諸邊
典兵內臣江南白糧乞附載漕舟免破民產時不能
用以病歸卒

張鷟字用和歷城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襄陵知縣
入為御史憲宗末年教答言官鷟言諫臣天子耳目
當鼓舞長養作其敢言之氣不宜撻辱妖僧繼曉亦
士鄧常恩等亂政又與同官連章切諫帝外雖優容
而心甚惡之出按江西所部盜賊率強宗佃僕多庇
雁鷟與巡撫閔珪交奏其事江西人宦於朝者相與
搆之乃敗珪而坐鷟尹是黨謫郴州判官弘治初擢
河南僉事進泰議以協治黃陵因遷副使歷叅政按
察使尋官河南久委遣河憲督治有方民為立祠亦
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時軍政久弛天許餘

下納貲助驛遞給官帶復其身於是邊人競援例避
役鷟言若此例不停十年後塞上皆緩帶之士其充
伍者盡乞兒餓夫矣請立定額諸生一戶勿過二人
正軍一子不聽入學家非親丁毋許優免庶執戈有
人或政不廢因條上核屯糧清隱占稽客戶減軍伴
數事悉允行尋勅分守中官劉恭貪虐罪築邊塙自
山海關乞開原殺陽凡千餘里邊政始飭邊撫自除
賁後歷張岫張玉陳瑤韓重四人多得罪去至鷟號
能舉職馬武宗立移撫宣府正德改元召還尋進右
副都御史署院事有知縣犯賊當褫職卒殺人當抵
死者重賄劉瑾欲寬之鷟執不可瑾怒甚出為南京
右都御史大學士焦芳子黃中欲強市其居界其黨
通政魏訥鷟又不從芳父子亦怨之會瑾遣給事中
王翔等覈遼東軍餉還奏多泄爛瑾等遂以為
守臣罪逮鷟及繼任巡撫馬中錫鄧璋前叅政冒政
泰議方矩即中王蓋劉輝下詔獄令其家人輸米於遼
東鷟坐輸二千石以力不辨請遣家人還鄉鬻產而
自繫遼東以待罪事久之總兵官毛倫等具奏諸人
艱苦狀請得折價贖免從之聞三年事始竟皆斥為
民墮錄後官鷟已前卒世宗初予卹政泰州人為同

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武昌知府有治績遷山東左叅政馳南旺湖禁以利貧民政守遼陽權江西布政使將行庫吏進羨千金政不取歸於代者江西饑勞心賑恤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政守官兼劉瑾覲賄不得遂假還東事逮之罰米至三千石瑾誅復職致仕久之卒

王華字德輝餘姚人六歲戲水墮有醉隄足者遺其金華取投諸水待其人至指而還之稍長讀書龍泉山寺寺政有妖同學者懼信宿皆散華獨留妖即止僧夜乘風雨登屋噴呼擲瓦石恐華華屹不動督學

副使張悅最器華及謝遷曰二子他日當大魁天下布政使和陽審良廷之家為子弟師華因縱讀其家藏書凡數千卷三年盡識之名聞湖湘間和陽俗好使飲華性方嚴將歸士人壁仗於水亭而餞之各散仗出華大驚欲去求舟不得以門扉浮水而渡成化十七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充經筵講官弘治中遷右諭德上疏勸學尋兼東宮講官進學士少詹事華有器度在講幄最久孝宗甚眷之內侍李廣貴幸華進講文學折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置之華指陳益切明日帝命中使賜食以勞焉

十六年擢禮部右侍郎華嘗典應天鄉試暮夜有投金請託者華即發之言官猶連章論列帝察其誣悉不問正德初進左侍郎子守仁以忤劉瑾遠謫將并搆華華鄉人方正者瑾嘗從學書使謂華若往謝者當大用華不可出為南京吏部尚書坐事罷旋以會典小誤降右侍郎瑾敗乃復故寧王宸濠反守仁起兵討之或言賊必行刺宜少引匿華曰吾大臣老不能荷戈殺賊吾子幸舉大義即不利猶將率鄉黨子弟共死此城何避也世宗立爵守仁新建伯封華如之遣行人存問無何卒華性孝父喪廬墓虎為馴授母岑氏年踰百歲卒華已七十餘猶寢苦蔬食士論多之

論曰孝宗培養士氣敦尚名節士生其間固弗砥礪廉隅以自整也鼓枻響答固其所也迨聞瑾一廿而突操脂膏之徒群馬屈膝無復顧取波流靡靡幾成一世宙矣而屠勳諸人猶能堅持素履稟如介石豈不屹然砥柱者哉嗚乎是可風也已

明史卷二百五十

列傳一百一

林瀚 子庭梯 庭機 許進 子若 若

林瀚字亨大閩人父元美永樂末進士歷撫州知府有惠政瀚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再遷左諭德請急歸弘治元年召修憲宗實錄充經筵講官三年遷國子監祭酒仍直經筵九年進禮部右侍郎掌監事如故瀚典國學垂十年教士嚴而不恩力拒請謁撥歷必以次候銀歲百數悉貯之官以次營立署舍自是師儒皆免僦居由瀚始歷吏部左右侍郎十三年拜南京吏部尚書明年七月以災異率群

僚陳十二事多見採納御史王獻臣自遼東還下詔獄儒士孫伯堅等黃緣為中書舍人瀚具疏爭忤旨乞罷不許已奏請重根本重祖宗之根本曰保固而京重天下之根本曰佑啟皇儲重邦家之根本曰撫綏百姓重政治之根本曰增進賢才語殊剴切正德改元再引言乞休因陳養正心崇正道務正學親正人四事優詔慰留其年夏災異數見復率群僚條列時政十二且言先帝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是先帝所倚大臣任而不改親賢遠佞割私徇公戒誇邀功博節財用事無巨細無內外悉效先帝所已行者而

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於天下矣以語步近幸多格不行時吏部尚書馬文升去位言官丘俊石玠等薦瀚堪代而為侍郎焦芳所得乃改瀚南京兵部叅贊機務瀚素剛方與守備中官持議多不合他內臣進貢道其地者多索快船瀚又每裁抑之遂交譖於劉瑾會劉瑾謝遷罷政瀚聞而太息言官戴銑等以留健遷被微瀚又獨往送且致贈瑾聞益恨遂假銑等獄詞謫瀚浙江叅政旋指為奸黨罷歸瑾誅復官致仕于月康歲隸如故事尋命有司歲時存問瀚行義甚高平生務為謙厚而自守介然人莫敢犯以非義

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子九人庭梯庭機最顯庭梯字利瞻瀚次子也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歷職方郎中馬文升劉大夏相繼為尚書皆器重之後曹元掌部事阿附劉瑾每欲有所更張庭梯輒引成憲沮格及張綵為吏部陽浮慕庭梯論意欲改授御史固謝之綵怒出為蘇州知府職方郎年資既深不當出守庭梯處之怡然時頻年大水疏請蠲田租停織造罷繁征割關課備賑戶部難之再疏始報可遷雲南左叅政正德九年以父年高乞侍養詔令歸省既抵家復上疏懇請乃許之時子庭已成

進士官禮部主事亦謁假歸三世一堂鄉人稱盛事
馬嘉靖初父憂服闋起官江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
舉治行卓異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居
數月詔甄別天下巡撫官吏部尚書桂萼素不悅庭
梯遂解其職歲餘用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時馬快
船為軍害與尚書王庭相協議裁損幾半十一年召
為工部右侍郎應詔言郊壇大工及南城西苑相繼
興作府藏殫虛顧以儉約先天下凡有經營悉從裁
省又因災傷乞撤還採木燒造諸使帝雖不盡從每
優詔答之尋進左侍郎十四年拜尚書時九廟七陵

壽宮暨慈寧慈慶奉先崇先養心文華崇德諸武諸
宮殿工役並興其他金水河禮儀房金山寺安樂堂
諸工復以十數計月費銀三十餘萬庭梯悉心經營
然物力大絀明年九廟成加太子太保又明年詔建
沙河行宮議加天下田賦為給事中管見御史桑喬
等所劾遂自陳乞罷命乘傳歸有司給廩隸如制家
居四年卒贈少保諡康懿庭梯篤行誼嘗至南嶽上
外祖冢或請遊九鯉湖不應既而曰吾惡夫行之不
專也送友人喪啓獲見水立出囊中金改葬之其素
行多類此姓字貞孚早有文學嘉靖初以禮部員外

郎議大禮忤執政引疾家居庭梯歸始起官積膳即
中至通政恭議庭機字利仁瀚季子也瀚年七十三
初受恭贊機務之命而生庭機遂以為名舉嘉靖十
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嚴嵩用事所居與庭機
比鄰而庭機子燦亦官檢討有勸其父子稍通款曲
者謝弗聽久之遷司業用尚書李默薦擢南京祭酒
數月徙太常卿居三年進工部右侍郎並在南京振
武營軍亂殺督備侍郎黃懋官眾推庭機署其事庭
機給餉如期軍心以安漕艘當輸南京者利得水次
倉爭相請託庭機拒不納令探籌自占改南京禮部

就拜工部尚書歲供內府器皿織造御服費鉅萬計
庭機力裁浮濫中人無敢逞私穆宗立就調禮部庭
機性恬淡官陪京二十餘年詞林後進多居鈞要庭
機絕無期望居禮部三月會子燦已為祭酒遂致仕
歸萬曆八年燦卒庭機悼之甚踰年亦卒年七十有
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僖庭機篤厚清儉不媿其父孝
友姻睦惠恤族黨無不至鄉人康太和嘗白塔其齋
為學林人問之曰吾甚慕子肖象之為人肖象者庭
機別號也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子燦煙亦為尚書燦
字貞恒庭機長子幼穎異善屬文舉嘉靖二十六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時徐階掌翰林院見熾有異
識數稱之景泰王就邸命熾侍講讀會王將之國嚴
嵩于世蕃規得其宅屬所親風熾熾謝曰宅受之吾
父不敢棄也已而語人吾不惜此宅惜所與耳世蕃
怒脅吏部請以熾為長史嵩惜其才階復婉解之得免
熾亦不謝三遷國子祭酒自熾祖瀚父庭機三世
為祭酒皆有聲稱前此未有也瀚所創公畧歲久漸
圯至者多仍僦屋熾捐金撤而新之隆慶改元權禮
部右侍郎充日講官議修九陵命熾往視中官皆利
興工為窟穴熾言惟長陵當修遂省金錢鉅萬魁犯
邊條上備邊七事其冬改吏部掌詹事府直講如故
徐階當國駁駁向用矣熾進講語多切直甫月餘忽
有詔調南京吏部衆莫知其故階嘆曰吾尚不能為
國家留一林貞恒誰謂天下事由我其後階去張居
正抑熾不復召或謂熾之去居正實擠之居正故熾
同年生才名相軋者也熾至南京畧禮部事魏國公
徐鵬舉廢長立幼熾持不可鵬舉卒不能奪萬曆元
年進工部尚書改禮部仍居南京名位一與父庭機
等母喪去官服闋以庭機篤老侍養於家不復出熾
為人肅靜方直外和而中介居正初與熾善不欲終

絕之熾入賀萬壽節居正折簡邀曲宴竟以日告辭
弗往自在南京及歸里不通京朝官一札惟歲一遣
使馳華亭起居階及座主陸樹聲而已仍世通顯門
生知交遍四方終身無所請託四壁蕭然佩服如寒
士措紳莫不頌其名德歸七年先父庭機卒以居正
猶在事不得贈諡久之始贈太子少保諡文恪明興
三世為尚書並得諡文林氏一家而已鄉人重其世
德以瀚與庭機同祀曰世忠祠于世吉用廢
官戶部員外郎善詩弟世勤性篤孝父卒枕塊三年
哀毀骨立侍母黃氏不離側有靈芝三見枯篁復青
禾兩岐瓜雙蒂之異御史上其事被控煙字貞耀庭
機次子也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建
昌太平知府有政績遷廣西副使兄熾卒請急歸養
久之不起用薦以故官准浙江徙廣東叅政召為太
僕少卿因災異極陳礦稅之害請釋逮繫諸臣不報
歷南京大理卿萬曆三十八年召為刑部右侍郎明
年拜南京工部尚書尋致仕煙孝友恭儉恬於進取
廉慎之操老而不易稱其家風
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御史歷按甘
肅山東皆有聲陳鉞附注直激變遼東為御史強珍

所劾進亦率同官論之直怒構珍下獄進等坐停俸
直憾未已捕進他疏訛字奏之廷杖幾殆端三考遷
山東副使監鄉試有欲私勢家子弟者進執不可乃
己東易有武人子懷金挾一生飲酒家是夜武人子
被殺有司捕生考訊誣服進疑之私念必酒家所為
悉召縣中賈客驗其私曆則云次日酒家遷市布數
疋一鞠而服乃釋生嘗分巡遼東坐累徵下詔獄會
孝宗嗣位釋還弘治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北部小王子久不通貢至是遣使千五百餘人款關
求貢進以便宜約之疏請於朝詔許五百人至京師
已而屢盜邊進等被劾帝不問尋獲擁衆窺邊進等
整軍待之會朝議遣新寧伯譚祐統京軍赴援魁知
有備遁去又乞通貢進等以番書非真却之乃遣使
勞書以來且言部下有盜中國馬者盜已得令謹歸
馬進等再為請帝許之當是時大同士馬盛強邊防
修整貢使每至關率下馬脫弓矢入館俛首聽命不
敢詳邊警蓋希會分守中官石岩有罪進劾之岩亦
疏詆進詔大理少卿楊澄等往按巖以剋官廉徵還
而進亦坐所奏不盡實請充州知府初進以嚴為治
及是更為寬平或問故進曰昔為法官今則都有司

耳何可同耶錦衣百戶仝鑾南京後府經歷周廣榮
交章薦進七年遷陝西按察使時土魯番阿黑麻攻
陷哈密執忠順王陝已而使其將牙蘭守之牙蘭機
警有謀力能弄閹六弓夜宿常十從意輕中國兵部
尚書馬文升既奏執其貢使謂復哈密非進不可乃
薦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明年准鎮謀潛師襲其
城諸將難之進曰小肥敢陸梁者謂我不敢深入耳
堂堂天朝不能發一鐵塞外何以威遠裔吾非貪功
以雪恥也總兵官劉寧力贊之乃厚結土魯番世警
小列禿使發兵小列禿果以四千騎往大破之殺數
百人小列禿亦中流矢卒其子卜六阿反憤欲報父
讐進復厚結之使斷賊道無東援牙蘭而重犒赤斤
罕東及哈密遺種之居若峪者令出兵助討布畫既
定十一月命副將彭清以精騎千五百人為前鋒出
嘉峪關前行寧與中官陸蘭統二千五百騎繼之越
八日諸軍俱會羽集七川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
僵卧馬下進出帳外勞軍有異鳥悲鳴將士多泣下
沾衣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為將士
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時番兵俱集惟罕東乘表
至衆敵待之進曰潛師遠襲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

頃待也厥明遂冒雪倍道而進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時牙蘭偵知己先遁去餘賊悉力拒守官軍四面攻之再踰時賊氣漸衰將士呼噪並進鑿城為坎蟻附而登賊衆大潰退保土刺土刺華言大臺也諸軍既入城復戰於土刺下獲陝巴妻女土刺守者千人斬馘及死砲石且十二猶未下問其俘則皆哈密人為牙蘭所劫者進乃傳令勿攻寧附進耳曰斬此八百人封侯可得也進不可遣使撫諭之即下於是探牙蘭所嚮分守要害而疏諸懷輯罕東諸衛為援散土魯番黨與孤其勢遂班師自是番酋畏警有歸哈密之志矣錄功加進右副都御史明年移撫陝西已阿黑麻果遣使上書謝罪以陝巴及金印來歸西域遂定入歷戶部左右侍郎十三年火篩大舉犯大同邊將屢敗勅進與太監金輔平江伯陳銳率京軍禦之既至寇勢猶盛師久無功與輔等以諸將所馘零騎來上帝以其捷功自飾將議罪會進勅總兵官王璽失利帝又以不與輔銳會奏責進偏執召還方進初受命權貴多令子弟為參隨璽冒功賞進出居庸以軍法部署畫編之伍諸貴介不便競謀藥之帝由是不悅及言官劾輔等玩寇并論進卒致仕去廷臣

論薦者數十既未及召武宗即位乃起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時兵部尚書劉大夏屢乞罷進至大夏曰吾可去矣為進勉負荷國事報先帝德正德元年竟代大夏為尚書先是京軍為內監私役應選伍者凡三萬三千六百人既得旨復為太監魏興等沮格守皇城內侍舊止正副二人後漸至三四人至是冗員滋衆率橫索月錢卒守門三日納錢至萬二三千禁月糧猶不足進等應求言詔極陳其弊且及重爵賞減皂隸屢比試黜因窮省文引損驛傳諸事語多涉權倖權倖相與厄之竟格不行御馬監勇士率宦官奴隸至驟收五百五十人有僅五六歲者進等極言不可又以帝狎比群小不親萬幾疏請崇聖學止佚游以古荒淫之主為戒帝皆不納東廠中官王岳奏官校王岳等緝事捕盜有功各進一秩進言邊將出萬死戰一賊始獲晉級而此輩冒濫得之邊將執不解體又言團營軍非為營造設宜悉令歸伍居兵部半歲改吏部明年加太子少保進用人重氣節獎恬退行取推官羅鳳詒文選即不跪即以爲言進曰為推官不屈文選他日不為強項御史耶遂用之即中孫燧進素識也諸節類候問而燧踪跡疎濶至推

大理丞乃獨舉擬進鄉人工部侍郎李鑑嘗屬宦官
 求改吏部進而責之曰君蓋未衰秩已峻循是而往
 不憂不貴乃託朋人速化乎錢大慙進素重周經雍
 恭嘗曰二人不用吾死目不瞑乃起經禮部尚書恭
 南京戶部尚書然是時劉瑾弄權多所壅格進亦不
 能盡行其意方進督團營時與瑾同事進既練習軍
 務每聞操談笑指揮意度閒雅瑾及諸將咸服一日
 操畢忽呼三校至前各杖數十瑾請其故進出權貴
 請託書示之瑾益稱善然心終不喜至是欲去進用
 劉宇代而焦芳以干請不得亦因擠進故事即中關
 署員外郎得遷補進有所推用瑾以為非制令對狀
 進不引咎三降嚴旨難責進不得已請罪乃令致仕
 未幾有小人朱瀛者讒於瑾竟坐用雍泰削籍二子
 誥讚在翰林俱輸贖調外任尋與劉健等六百七十
 五人並追奪誥命瑾猶怒補進在大同時嘗籍軍出
 顧役錢失勾校欲籍其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未
 聞命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嘉靖五年諡襄毅子
 誥南京戶部尚書讚文淵閣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
 知府論兵部尚書誥字廷倫進次子也弘治十二年
 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出視延綏軍備時塞上方用兵

誥言陝西歲輸夏稅於邊石費白金三兩民亦不堪
 矣然猶曰有田則有租也既乃復有丁糧丁草費與
 前等民遂比戶逃移夫賦一犯邊民困已如此使久
 屯不去軍興不已不知何以處之望陛下念時事多
 艱民窮多隱躬行節儉於上凡齎贖資費游晏營造
 之費一切停罷時勅所司寬恤民力每遇轉餉計丁
 力強弱道里遠近詳為區畫毋使小民流竄邦本動
 搖帝褒納之監督中官苗逵貪肆誥特論奏進刑科
 右給事中正德初父進為兵部尚書故事大臣子不
 得居言職遂改翰林檢討及進忤劉瑾削籍并誥
 全州判官父喪歸服闋久不起言官交薦召為尚書
 丞復引疾歸家居授徒講道者數載北方學者皆歸
 焉嘉靖改元起南京通政恭議六年以輔臣薦召拜
 侍講學士直經進進所撰通鑑前編圖書管見太極
 圖論道統源流錄諸書復陳緝熙聖學四事帝俱嘉
 納遷太常卿掌國子監直講如故初帝自撰欽一箴
 註程子四箴范浚心箴誥請於太學中建欽一亭勅
 御製於石帝悅從之帝將正文廟祀典誥請易木主
 文華殿東室舊有釋像帝命撤去誥所撰道統書言
 宜崇祀五帝三王以用公孔子配帝即採用其言及

行奉安禮誥獲陪祀既而進講無逸殿賜宴出風亭
誥亦得預時有白鶴之瑞誥獻論司業陳寰獻頌並
宣付史館十一年擢吏部右侍郎其冬拜南京戶部
尚書時弟諧亦典戶部兄弟並司兩京邦計措紳以
為榮居二年以母老乞歸不許未幾卒官贈太子太
保諡莊敏誥博學多著述深究性理之說嘗病宋儒
理氣之分故其論太極謂氣理兼備不涉於無論性
謂理氣渾全不可專以理言學者服其精至生平敦
行誼官祭酒時諸生旅櫬不能歸者三十餘皆為墓
之衣食有不繼者並加周卹生徒德之而給事中張

裕謝存儒御史馮恩皆劾誥裕至比之祝欽明帝怒
命指實裕第引存遂下獄謫官存儒劾誥使剋饌錢
誥不勝憤令僚屬封己寢室請遣官搜校帝諭以非
政體而以存儒言無驗謂之遺方恩詆誥學術迂邪
素行鮮恥誥疏辨求罷帝曰恩所訛乃指前日去土
偶用木主事也爾可以是不介意耶其為帝眷寵如此
讚字廷美進第三子也弘治九年進士授大名推官
有盜夜殺人匿其首遺刀於塗旦負薪者至拾其刀
邏者執誥有司不勝刑自誣服讚心疑之榜於市曰
殺人者已服罪有能獻其首予厚賞果一人持首至

讚此曰殺人者汝也其人惶懼引伏負薪者得釋久
之召拜御史以疾歸正德初還朝改翰林編修劉瑾
既逐進讚亦出為臨淄知縣父憂去起浙江僉事兼
遷浙江左布政使嘉靖六年入為光祿卿歷刑部左
右侍郎武定侯郭勛納誦成知州金賂賄遣人篡取
之惡指揮王臣不發擅杖縛臣以歸臣被掠急用重
賄免事覺帝詰勛勛謝無有帝怒下法司議罪時尚
書高友璣在告讚等上言勛欺罔騁橫宜論如律乃
劾勛保傳官以侯就第帝雖罷勛猶以議禮故憐之
諭法司訊賂等毋施刑賂等遂展轉不承友璣坐畏

縮被劾去讚等請如常刑訊平心決遣帝許之具得
勛納賄狀乃再奪祿三之一八年進尚書都指揮崔
昂有罪奉詔逮訊昂走匿叔父中官文家不出讚奏
之帝命并文逮治遂論如律初武宗南巡錦衣指揮
施恭侍中官常霜勢矯詔籍揚州富商袁英家至是
英妻詣闕訴下讚治恭霜權倖恐喝百端讚不為動
竟置重典帝時喜聞臣下過失許六部歷事監生發
奸獎有虐於者素無賴疏許吏部侍郎徐縉帝得奏
甚喜下都御史汪鏗訊狀於就訊語塞已論罪恭獲
上章肆許詞連通政陳經等數人再下鏗訊鏗力斥

其安會太常卿彭澤欲傾緡而代之偽為緡書抵張
孚敬求解中有黃精白蠟隱語澤復聳孚敬奏之謂
緡賄已緡疏辨詔法司會錦衣衛訊治讚等卒論於
廷聞而緡行賄事莫能白緡遂除名帝方嘉於能奉
詔言事竟宥於罪是時告訐風大熾都城無賴子率
持朝士陰事傾取資財不得則妄構事端入奏諸司
為之惕息中官張永弟容擅求遺資多行不義軍人
董源索賄不遂訐永造瑩犯天壽山龍脉事已白矣
後熒容僕王謙等發容違法事奸人張雄因為謙革
濤通詆朝紳讚與兄誥及汪鉉廖道南史道內臣黃
錦輩數十人皆為所指謂受容重賂源亦上疏助之
俱下法司讚等求罷帝不許已而鞠得實源等並成
極邊都人快馬十年改戶部尚書明年正月上言頃
值歲凶賴陛下遣官賑救民幸更生然而疾困未舒
轉徙如故則有司不能上體聖心下恤民隱寬宥無
實繁寺未除或恣意科罰錫銖不遺或擅興土木生
理盡瘁或濫受詞訟根株之獄繁興或非時點閱追
呼之擾不息此四者施於樂歲猶且不堪况可行於
凶年哉請勅撫按嚴督有司與民休息有貪肆擾民
者其悉論罷帝稱善亟行之其秋應詔陳便民六事

帝亦褒納河南漕粟故允於大名之小灘或奏改他
所請曰利不百不變法增役創署費且十倍勿改便
兵部請發銀三十萬與甘肅屯田讚曰兵弱寇強士
不得耕徒損國儲請俟他日議之凡所規畫皆老成
慮遠不欲紛更帝皆從焉十三年兄誥卒讚以母老
乞侍養不許命馳驛歸省讚歸而母卒服未闋詔以
為吏部尚書且趣先期至京侯禪畢莊事讚辭不允
服除始入朝帝素以讚醇謹可用故虛位待之及讚
至所論列不盡當帝意時有譴責扈從駕謁顯陵以
所舉擯不稱者奪俸詔選官僚閣臣多引其私黨言
官劾罷十餘人帝以為吏部讚乃舉霍韜毛伯溫顧
璘呂柟鄒守益徐階任瀚薛蕙周鈇趙時春等十數
人詔璘柟蕙守故官餘俱用之時稱得人累加至少
保兼太子太保二十年九廟災自陳免居半歲帝難
其代復起讚任之時塞上多警國儲告之而畿輔及
山東河南方以防寇議築墩堡讚請發內帑借百官
俸括富民財開鬻爵之令以濟邊需又謂內地築堡
擾民非計帝以借俸括財非盛世事已之而畿堡事
亦寢時程鑿嚴嵩柄政多所請託即中王與齡勸讚
發之嵩辨之強帝方眷嵩反切責讚而除與齡籍讚

自是益畏憚不敢與政府抗己而鑿罷帝謀代者嵩以譖乘和易制引之詔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恭預機務譖聞嘆曰何必奪我銓部及居位政事一決於嵩譖循嘿無所施為伴食而已久之加少傅譚年踰七十教乞骸骨帝不悅乃具疏引罪帝責其忘君愛身遂落職閒住歸三年卒年七十六譚大臣子諫習典故在法司累上刑法議析義甚精掌詮部政條上明選法革奸弊十事悉見施行先後在吏部近十年數推數廢棄又能保護善類自以兩世典銓懼盈滿務為謙謹然選與不能固自持與權要時有離合

晚歲稍以賄聞後以子俱陳請復官贈少師諡文簡論字廷議進少子也嘉靖五年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為兵部主事改禮部論好談兵幼從父歷遺境盡知阨塞險易因著九遺圖論上之帝喜下之兵部兵部請頒遺臣議行論自是以知兵聞累遷南京大理丞邊事起言官交薦論可備邊寄二十年廷推順天巡撫論名居次帝曰是嘗上九遺圖論者即拜右僉都御史任之數條止遺計戎備修舉明年首白通事以千餘騎犯黃崖口論親督將士敗之再犯文水谷樓為官軍所却錄功進右副都御史歲餘以病免梅峇

博都城詔起論於家既至命以故官撫山西三十二年寇犯柞子塢不得入乃窺大同龍鬚墩論集精銳邀擊破之己錄防秋功進兵部右侍郎明年召理京營戎政以築京師外城遷左侍郎三十三年出督宣大山山西軍務奸人呂鶴初與丘富以左道惑眾富叛降俺荅為之謀主鶴因潛伏應州城遣其黨闌出塞外引寇入犯其黨還為偵卒所獲論遂遣兵捕鶴并其黨伏誅以功進右都御史其秋寇犯山西鎮西衛將士禦之斬首百七十餘級再進兵部尚書廢子錦承世子戶先是翁萬達為總督築大同邊牆六百里

而建墩臺於內如其數後以兵少墻不能守盡撤而守臺至是論言兵既守臺則寇來攻墻不得用其力而寇入墻率震駭逃散今請改築於墻外每三百步而建一臺俾矢石相及其去墻不得越三十步並方四丈五尺其顛損三之一高亦如之上置女墻營舍守以壯士十人下築月城穴門通出入度工費不過九萬金作治數月而足詔立從之九月寇萬騎犯山西論督軍遮擊於朔州川破之其犯宣府龍門者亦為將士所敗先後俘斬五百三十有奇加太子太保廢子如初三十五年兵部尚書楊博以父喪去召論

代之當是時南北用兵羽書旁午而嚴嵩父子用事將帥率以賄進憑藉輿援無可與戮力者帝以兵事責中樞甚急稍不効輒黜罰隨之前此丁汝夔王邦瑞趙錦聶豹咸不得善去論時已老重自顧念乃委身嚴氏賄遺狼籍一切將帥黜陟兵機進止悉聽世蕃指麾不敢有牴牾由是時望大損俺荅子幸愛以總督楊順納其逃妾憤甚擁衆圍大同右衛城數重城中至折屋而焚帝聞深以為憂密問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降諭問本兵論言右衛孤懸絕塞欲圖永安必盡復其軍馬能歲辦五十萬金此殫无可保也論蓋如嵩指說為難詞欲帝自棄之帝顧益憂念亟措餉發兵易置文武將吏而右衛圍亦尋解會給事中吳時來疏劾楊順因言論雷同附和前挑松寨之降漫無主持日昏酣白恣置邊警度外本兵如此將安用之帝得奏心動召諭嵩欲去之嵩微為之解帝竟削論籍嵩不能救也三十八年復起故官督薊遼保定軍務明年六月首祀都兗大舉犯薊西論先謀知之命厚集精銳以待至則為遊擊胡鎮所破乃分軍掠沙兒嶺燕子窩將士又擊却之遂遷事聞厚發銀幣又明年奏言密雲昌平二鎮餉金防

春以畫防秋更項三十餘萬給事中鄭茂因言論在鎮三年一卒未練而奏請過多請察其侵冒弊帝是之詔論回籍聽高而命給事中鄧棟往覈具得虛冒狀遂奪論官聞住未幾卒年七十二隆慶初以其子陳請復官論恭羨曾孫浩然由世廕歷官太子太保左都督子達得錦衣指揮李自成陷京師不屈死從先佳節官弘農衛指揮崇禎十四年賊破靈寶持刀赴闕死焉

論曰考前史世系所載如王謝崔盧蕭李之族臺閣卿佐動數十人自科目興不復重氏牒一家之內齊登騰仕者蓋寥寥矣然當時猶兼用門蔭至明任子皆有限制所重惟科舉一途而世卿益寡中葉始得林許二氏一時號為最盛自時厥後則有餘姚孫氏南充陳氏冠蓋蟬聯後先濟美論者謂忠義之澤宜有餘慶焉然以許進命世英賢諸子所就多不免物議林瀚三世婿節度幾象賢是知士君子世德作求乃克永世不僅在功名爵位之間也已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 列傳一百二

孫需 張憲 胡富 洪遠

黃珂 柴昇 吳儼

劉春 石玠 王璟 高餘

叢蘭 周南 孫祿 龔私 王珣

孫需字孚吉德興人尚書原貞之孫舉成化八年進士為常州推官以廉辨稱巡撫都御史半俸器之有疑獄以屬需無不立剖者擢南京御史偕同官劾僧繼曉罪忤旨予杖巡倉至中都鎮守中官欲令旁門入謁需不可卒具賓主禮巡視上江獲巨盜得物七十

十麓悉籍歸之官出為四川副使歲大侵糶貴民死徙相望而湖廣倉有積粟需請於撫按借泰議金澤往貸得三十萬石以歸計戶賑恤全活甚衆父憂去故事監司出缺有司以竹木編筏傳舟防漚瀕之險市之直數百金需拒弗用既免喪除浙江按察使統遷左布政使需既屬清節加善剗釐宿弊浙人稱為前劉後孫前劉者大夏也弘治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值歲凶汴河溢蓋城城且壞需以平糶募民築堤堤成而饑者亦濟中旨下河南取牡丹三百本需言不宜以耳目玩勞民力乃詔取七之一必

陽知縣馮憲以事遷宗舊命撫按會訊已後速赴詔獄需言令已下不當反汗帝為嘉納鎮守中官劉珣貪橫為民患需務裁抑之他日有奸民赴珣投訟牒需論之成珣跪請曰公蓋少縱繩墨使珣得飲勺水需執不聽珣恨次骨陰謀去需會大臣子有橫於鄉者需亦裁約之於是珣計得行遂改撫陝西未幾寇大入寧夏建議用楊一清代需還需累疏請告不允時方遣侍郎何鑑稽覈刑襄流民鄭陽其淵數乃命需以故官撫治之需盡意撫輯占籍至數萬人乃建學舍俾子弟誦讀暇則身往課率民無惰窳境內有

武當山遇禱祠輒賦民錢需曰山有香錢鉅萬今安在顧累吾民耶令籍貯均州民自是無濫賦正德二年召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擢禮部尚書劉瑾親路不得乃進論撫河南時崇王歲祿事罰輸米於邊四年冬廷推需刑部尚書竟勒致仕瑾既誅乃起南京工部尚書八年改刑部尋改吏部皆在南京十三年疏陳修政弭災戒遊畋抑權倖諸事引年乞休賜勅乘傳去嘉靖初卒諡清簡大學士費宏需婿也嘗言需在蜀族弟有入其境者檄有司械送歸在浙時長峇梁候鑰門累日終不得見而同年生尚書吳文

度以一輩魏堅謝之其後凌如此與雷同里同舉進士相代為尚書又同以名德稱者曰張憲字廷式為吏部尚書尹旻所知甫釋褐特授考功主事歷郎中甄品人物必先志行聞有人才籍既惟謹以故熟陟允公論貴深當權京卿尚書王恕探所欲憲曰懼官弗稱耳矣內外之擇恕賢之遂遷山東左叅政進浙江右布政使鎮守中官縱左右虐民搜財捕寘之理公怒羸髮無私馬入為順天府尹高貴富人率營充將軍校尉輒得優接致下戶重用憲疏陳其弊并及均馬政恤民艱省冗費三事憲先行憲端謹有

威望尹京四年權豪畏懼進工部右侍郎督揚州山承武宗立善右僉都御史理兩浙福建鹽政皆能大釐積弊就進右都御史劉瑾議罷巡撫并憲召還改南院遷南京禮部尚書甫拜命坐郵炳事勒罷其年瑾誅召為南京工部尚書尋卒雷遂代之云胡富字永年績溪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弘治初歷福建僉事福寧囚久繫者二百餘人富一訊皆定因囑頓空以憂去起補山東奄人董建衛王府其徒怙勢擾民富捕治之自是無敢肆遷廣東副使四會徭亂督兵剿之擒五百餘人瀧水徭出

沒無時富度其所墾地得荒田三千餘頃招墾戶耕牧其中徭畏種不敢出墾居民得田作海南黎賊符南蛇圍儋州督府潘蕃議征之富與叅議劉信往視其營賊突至接戰信被殺富奮前手斬劇賊一人賊乃退還益兵進討卒平之歷陝西左布政使正德初入為順天府尹時劉瑾方煽威虐富檢劾僚屬務盡心瑾亦無能害三年遷南京大理卿尋就改戶部右侍郎坐事罷歸瑾敗起故官七年拜本部尚書先是尚都倉儲僅支一年富在部三載有六年之積每曰留都根本要地宜務蓄聚而冗費不除何以經久乃

條上十餘事率權貴所不便遂格不行歎曰杞人猶知憂天吾居大位而不能舉職是侯國也遂引年歸嘉靖元年卒贈太子少保諡康惠洪遠字克毅歙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莆田知縣縣多勢家好請託遠置鼓廳事客至則擊鼓集群吏客不得措一詞而去海賊發損戍兵監司欲代以民壯遠力爭得寢歷知濬交河在濬遠歲饑賑貸多所全活有中貴道濬勢烜赫民恐遠無所饋且遭辱相聚千餘人擁之入見其得民如此弘治七年徵授南京御史故事十年一度僧遠必先朝給牒已多請罷其

例額外者勒還業報聞出為浙江交事嘉湖二府饑遠以善賑卹被資累遷陝西左布政使正德七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黔獎廉威信明著十八岩蠻人出降或請乘機滅之遠曰殺降不信戍無辜不仁掩無傷而襲之不武卒善撫之部內有銀礦開則啓盜遠令塞之中官以進貢擾民遠疏陳其害且教禁職其從者中官怒欲傾之無釁乃止九年召拜南京大理卿就進右都御史遠服官素廉謹習練政事至是益務持大體戒僚吏勿以訛訐傷人入望歸之就改工部尚書再疏乞休會江西變作修城池繕器械冒暑得疾遂不起嘉靖中賜諡恭靖

黃珂字鳴玉遂寧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龍陽知縣俗尚鬼病不服藥惟巫覡禱祠珂下令嚴禁教之醫療俗為少變動察民隱興除利弊歲被請於上官減賦十之二復發公帑數千金轉粟以濟後他府饑龍陽獨稔就食者相望珂設廠四境糶糜哺之治行聞擢御史出按貴州金達長官何礪負固謀不軌珂計禽之改設流官賊婦米魯亂事由巡撫錢鉞總兵官焦俊等珂奏發之鉞等皆得罪改按畿輔疾勢豪橫恣恣加繩約中貴宋愷誣奏民隱占公田械繫詔獄有死者珂為直之都指揮廣淵安詆許巡撫珂劾寘

於理歷山西按察使王府丞奏有罪王為請不從竟論如律正德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安河套賊亦不剌教擾邊珂偕總兵官馬昂督軍戰於木瓜山賊大敗斬首三百五十有奇六年賊復犯邊珂檄副總兵王勛等七將分據要害夾擊復大敗之捷聞再賜璽書銀幣先是劉瑾遣官四出覈屯田使者奉行過當於是軍夏遂有真鑄之變珂獨緩之廷從民得無擾及真鑄傳檄四方用討瑾為名他鎮畏瑾不敢以聞珂封上其檄因陳便宜八事而急令總兵官侯勛恭將時涼等分兵扼河東賊遂不敢出後賊平瑾歎欷中珂奇福會敗獲免入為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坊七年河南用兵出理軍餉時主客兵十餘萬進奔轉戰還止無常珂隨方轉輸軍興無乏錄功增俸一級改刑部進左侍郎鄒平王庶子爭襲久不決珂往勸歸爵於其長罪長史以下議遂定己改佐兵部寧王宸濠謀復護衛行金過賄要人珂不納執議獨堅九年擢南京右都御史尋就拜工部尚書時營作上供器物多踰常制珂程工節財下無敢乾沒者以年運運章乞休詔賜勅馳傳歸月廩歲餼如故事珂家居孝友在官有節操與楊廷和相姻其遷叙皆自以資

望得之無有疑其私者卒增太子少保議簡庸
崇昇字公照內鄉人受業知府段堅以學行稱舉成
化末進士除工科給事中弘治六年夏久旱求言昇
陳國家大體二當治急務四其言大體一曰省災異
謂四方奏報災傷宜勅聞臣分類條上苟事繁軍民
即召大臣而相商畧以盡群情之異同因以得人材
之優劣一曰納忠諫謂二三年來陛下從諫漸不如
初如西番貢獅食言當却尚畜禁中四方游食奸徒
流充勇士僉言當汰收納滋多且日晏始朝經進頻
輟西苑流連南城游佚與夫別宮外寵之濫賞雜流
異教之冗負論諫盈廷充耳如故當亟為採納其言
急務曰布寬恤撫流移謹積儲憫勞役帝嘉納焉帝
將為后弟張延齡建府第昇疏諫留中詔召番僧領
占竹於四川禮臣暨言官交諫不納昇復爭之竟寢
前命時詔鎮守中官訪取畫士山西太監劉政奏送
十八人昇疏諫報聞九年夏有詔度僧昇上言僧道
故有定額逾年多至三十七萬有奇此非他不過出
於軍民匠籍而已今天下軍多缺伍匠多缺役戶口
日耗土田日荒由若屬避累投閒以至此况妖言逆
謀往往而有正宜嚴為之禁令其消耗豈可益之轉

使為患哉臣又觀詔書謂自弘治以來未嘗給度若
以不度僧為今日闕典者夫祖宗良法美意未盡紹
述為今日之闕可也帝王至德要道未盡講求為今
日之闕可也群工庶司不得其職四海萬姓不得其
所為今日之闕可也若不度僧正陛下威德事可反
以是為闕典哉帝是其言下之所司十三年寇犯大
同總兵官王璽失利昇劾之請併誅敗將馬昇秦恭
王果等已又劾鎮守中官劉雲巡撫任漢於是諸人
俱得罪都指揮韓玉等三人已坐事奪官復為兵部
所舉用昇疏論之乃改命立功遼東巡撫張玉總兵
官李杲坐失事召還致仕昇等言致仕者人臣以禮
云官之名也杲等宜膺顯戮而反蒙濫恩自今邊方
失事之臣誰復畏憚哉帝謂事已前決置之累遷兵
科都給事中糾正遺失直聲籍甚以資深遷山東督儲
泰政進廣東右布政使都御史潘蕃討南海賊令昇
領一軍攻車營等三村大破之正德初改山東左布
政使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劉瑾次內地巡撫
調昇陝西歷吏部左右侍郎瑾誅尚書張祿下獄昇
署部事瑾所行苛政二十四事悉登正之言官劾昇
撫陝時為瑾治第修墓華佗貽制帝不問俄擢南京

兵部尚書昇以留都根本而諸務盡為中貴所壞乃偕同官陳積獎十三事事多裁抑中貴遂尼不行踰年父喪歸已起南京工部未幾乞致仕去昇雅持清節有孝行兩居親喪並廬墓云

吳儼字克溫宜興人成化末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舅徐溥執政儼日侍左右談析文義語不涉私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召修孝宗實錄直講進劉瑾竊柄聞儼家多貧遣人囑以美官儼峻拒之瑾怒會大計群吏中旨罷儼官瑾誅復職歷禮部左右侍郎拜南京禮部尚書十二年武宗北巡儼抗

疏切諫明年復偕諸大臣上疏曰臣等初聞駕幸昌平曾具疏極論不蒙採納既聞出居庸幸宣大軍輔不及知群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衛臣等戰懼驚惶謂是巨寇跳梁邊圉告警致陛下有此倉卒之行耳不然沙漠之荒殘詎如京師之壯麗邊塞之馳騫詎如宮禁之尊嚴陛下奚取於彼而勞身遠出哉自去秋以來臣民皆引領北望以為九月萬壽節天下朝賀畢至四夷貢獻在廷宜宜不觀天顏及長至之辰九廟有灌獻兩宮有慶賀宜宜遣代行事孰謂遷延改歲過正旦又已旬日不知郊祀祈穀諸大禮亦

將令臣下代之歎抑遂缺而不舉歟今京師內外人心動搖口語轉相流播徐淮以南荒饑千里去冬雨雪為災民無衣食至父子流移圯扉離散或有自引決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為盜哉所禦之寇尚遠隔於陰山而不虞之禍或猝起於肘腋臣之所大懼也不報十四年卒官贈太子少保諡文肅儼方嚴清慎動合禮度詩文皆清麗可誦

劉春字仁仲己人成化末進士及第授編修累遷翰林學士正德六年擢吏部右侍郎進左八年拜禮部尚書准王祐榮鄭王祐擇皆由旁支襲封而祐榮稱

其本生為考祐擇并欲進封入廟交城王秉機由鎮國將軍嗣爵而欲進其妹為縣主春皆據禮駁之遂著為例帝崇信西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內殿有祥吉我此兇者得出入豹房與諸嬖倖禱處封大德法王至是遣其徒二人還烏思藏請給國師誥命如大乘法王例歲時入貢且得費茶以行春持不可帝命再議春執奏曰烏思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犢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制使不為邊患若許其費茶給之誥勅萬一假上旨以誘羗人妄有請乞不從則失異俗心從之則滋害惟陛下裁察奏上罷費茶卒與

誥命於是兩人乘傳行勅重相屬於道所過煩費公私苦之已春又奏西番俗信佛教故祖宗承前代之舊設立烏思藏諸司及陝西岷州四川松潘諸寺令化導番人許之期每貢止數人且有定期此緣諸番僻遠莫辨真偽至有中國逃亡罪人私行薙髮習其語言輒來共貢觀幸賞賚又多勸寺諸額貢者日增難罄民財以充賞宴猶不能給乞定貢期人數給勅令以稽真偽毋許妄營寺宇糜濫費可節國體亦尊帝報可廣東布政使羅榮等入覲各言鎮守內臣入貢之害春列上累朝停革貢獻詔旨且言今四方水旱頻仍盜賊充斥軍士苦調發百姓困轉輸為守臣者宜仰體德意深恤民艱而乃輒稱舊例採取珍禽異獸苛索軍民騷擾道路貢於上者甚微害於下者甚大乞一切停罷報聞春掌禮三年慎守彝典宗藩諸封請婚及文武大臣祭墓贈謚多所裁正人不敢干以私遺憂去服闋起南京吏部尚書尋以禮部尚書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簡劉氏世以科第顯春父規御史弟台雲南恭政子彭年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彭年子起宗遼東苑馬寺卿起宗子世實廣東左布政使台子鶴年雲南布

政使以清譽聞鶴年孫世曾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有征緬功皆由進士

石玠字邦秀萊城人父玉山山西按察使舉成化末年進士知沁水縣有惠政弘治中召為御史出覈大同軍儲按甘肅及陝西所條上邊務志中機宜左都御史戴珊素知玠既還朝事無巨細悉委之嘗因災異率同官劾南京刑部尚書程瑄以下二十七人時論以為當正德元年擢山西提學副使遷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去父王官時僅二十載吏民安其政稱世美馬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旋召拜兵部右侍郎八年海西賊老鼠乃留及都督祝孔章等數犯邊阻諸部朝貢而泰寧三衛又與別部相攻久不通貢市邊臣請用兵廷議欲先示安懷乃命玠以左侍郎兼食都御史往遼東巡視玠馳至開原遣使出關撫諭諸部聞之喜相率貢馬受約束老鼠乃留等亦悔罪率所部二十人入關修職貢事聞帝大喜書嘉勞召還由是玠遂蒙帝眷玠嘗奏舉同知張龍等御史張鵬以為有私劾之帝怒責鵬左都御史陸完既遷官廷推代者三上悉不用最後推玠乃以為右都御史掌院事於是御史李隱疑玠有所夤緣刻請罷

斥不報十年拜戶部尚書是時群邪亂政屢撓部權諸尚書多不敢抗惟玠力與之爭中官史太鎮雲南請獨領銀場務杜甫鎮湖廣請借鹽船稅銀為進貢資劉德守涼州請帶食茶六百引玠皆執不可西僧入烏思藏封蘭教王請馬快船三十艘販載食鹽玠又極言其害帝初出居庸玠切諫及在宣府需銀百萬兩玠持不可帝弗從乃進其半王璉欲害彭澤玠廷譽之權倖多不悅而奸民欲半鹽利者賄朱寧為請無不如志玠又連章執奏寧尤銜之會廷臣以謀南巡跪之闕下諸大臣皆莫敢言玠獨論救群小激

帝怒於是嚴旨詰責令自陳玠引罪復被切讓遂引疾去賜勅馳傳有司給廩隸猶如故事家居二年卒贈太子少傅玠有操行不妄取一介既歸田廬無加於舊

王璟字廷采沂人成化八年進士為登封知縣以清節聞歷南京御史弘治十四年以南京鴻臚卿拜右僉都御史理兩淮鹽政奏陳利病數事通商戒奸私販屏迹既竣賑荒浙江奏減田租停抗湖二府軍餉三十萬石規荒政要務十事奏行之所活四十餘萬人十七年冬巡撫保定武宗立太監夏綬乞於真定

諸府歲加葦場稅少監傅珪請復故戩靖海永清陸平諸縣田太監張峻欲稅寧晉小河往來客貨詔皆許之又以莊田故遣緹騎逮民魯堂等二百餘人畿南騷動璟抗疏切諫賴戶部尚書韓文等力持之於是管輅內臣稍得召還璟素厲風操甘恬退遂引疾用請致仕命馳傳歸已坐累奪官閑住正德六年起撫山西巨盜闖入河東破陷城邑璟扼險設防製火槍萬餘以教戰士槍蔽箭六皆博毒藥舉槍箭即隨之賊避槍輒中箭無不立殲賊懼而遁自是不敢復西璟以所部兵燹請一切採辦物料及戰馬四千餘

匹悉輸直從之累遷右都御史涖院事已而遷左以張綸為右都御史代之後陳金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入院位璟上人號璟中都御史馬時群小用事大臣靡然附之璟獨守故操不屑詭隨臺中賴以為重再進太子太保世宗立致仕卒贈少保諡恭靖先璟撫保定者江都高銓成化五年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時官僚老疾致仕者例追本年所給祿銓以為非制疏請罷之累遷河南僉事歸德河墻地千餘頃本民業為王府所據以負租訟其知州於朝中官借大臣承旨按之銓請還地於民中官怒脅之執不變弘治

中再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進南京兵部右
侍郎應天畿條上荒政八事詔即命銓賑濟全活為
多正德改元歷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廷推左都御史
瑾欲易置大臣示威傳旨令銓致仕尋坐事遽下詔
獄後坐降平侯家襲爵事除其名尋罰米五百石後
瑾益事操切每遣使有所勘核而出道者務苛急以
承瑾意兵科給事中高芳銓子也所勘滄州鹽山牧
地被劫者五十三人環以前為巡撫與馬而父銓亦
在劫中舉朝駭愕瑾以當坐者衆令去職者勿問於
是環及銓獲免瑾誅復銓官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芳

後亦官南京光祿少卿然不為士大夫所齒云

叢蘭字廷秀文登人弘治初進士為戶科給事中中
官梁芳陳喜汪直輩與先以罪橫斥復黃錄還京蘭
因清寧宮災疏陳六事極論芳等罪諸人竟終廢已
請黜工部侍郎林鳳貴州巡撫錢鈺太僕丞祝獻光
祿丞張慶不納尋上言頃緣災異吏部違詔書錄上
違言謹誤諸臣請加權用而明旨不盡從非所以示
天下信視朝之頃臣下仰憚天威易違常度請失儀
被糾免送詔獄畿內州縣征徭繁重富民率充剝役
規免他戶代之傳指勞敝宜清釐檢正章下所司進

兵科右給事中都督僉事吳安以傳奉得官蘭請罷
之奉詔簡京軍提督九門太監陳良請勿選守門者
蘭謂門卒皆番直居伍日多不宜獨免持不可時命
撥團營軍八千人修九門城壕蘭言近土木繁興諸
軍疲於工作不習操練往歲大同調發幾不能勝兵
雖將領非人亦拊循無素也臣頃簡營軍詔許專事
訓練無復差撥命下未幾旋復役之如前詔何疏上
帝頗採納蘭奏直有才望歷給事十餘年遷通政恭
議十七年小王子犯大同命經畧紫荆倒馬諸關塞
瑛隧可通敵騎者百十所建成置兵塞垣益固正德

初進左通政尋出理延綏屯田安化王寔錫反蘭上
言十事譏切劉瑾虐政瑾惡之矯詔嚴責給事中
瓚御史汪賜等遂希指劾蘭瑾時方憂邊事乃獲免
數月瑾誅進通政使俄推戶部右侍郎督理三邊軍
餉先是開中鹽引率利歸豪右至蘭無敢干乞商賈
乃通六年召還會南畿及河南歲被命蘭往賑未赴
而河北賊自宿遷渡河將逼鳳陽廷議遣大臣鎮撫
乃命蘭以本官巡視廣鳳滁和兼理賑濟河南人趙
景隆自稱宋王糾合千餘人為亂自歸德濟陽集轉
掠至鄆陽城蘭遣指揮石堅亳州知州張思齊等率

師擊斬之擒其黨五百餘人餘悉解散召還論功增俸一級八年春大同有警命巡視居庸龍泉諸關尋兼督宣大軍餉明年進右都御史總制宣大山西軍務令內地皆築堡壘至收保如塞下其秋寇以五萬騎自萬全右衛趨蔚州大掠又三萬騎入平虜城南蘭陰置伏使人為田間餉而躬率兵追寇寇走掠食食有毒多踏伏兵棄之遂敗遁頗獲首功然猶以失事故停半歲俸十年改督漕運兼巡撫江北力崇節儉公私冗費汰斥殆盡中官劉允取俸烏思藏道蘭境入謁靜不見允需舟五百餘艘役夫萬餘人公私

大擾蘭馳疏極陳其害不報治洪主事王鑿以忤中官被逮抗章救之歲云多方賑卹居四年以事件兵部尚書王瓊託言地方多事解蘭漕務專任巡撫寧王宸濠反蘭移鎮瓜洲擒其間諜百餘人初蘭赴宣大至撫順墮水武宗知之及是南巡識蘭名曰是嘗為總制墮桑乾河者也蘭所治供帳不能當他境十二竟不之罪十五年遷南京工部尚書世宗即位御史陳克宅劾蘭附江彬帝以蘭素清謹釋勿問蘭遂乞休去卒贈太子少保周南字文化縉雲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六合知縣

省刑均賦得士民心擢御史出按畿輔弘治初再按廣東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恣南劾奏之景遂得罪還總諸道章奏權湖廣副使歷江西右布政使所至以才見稱十七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武宗初立寇大入宣府轉掠洪州順聖州官軍失利已恭將陳雄等邀擊敗之大有斬獲錄功增南俸一秩母喪歸正德三年劉瑾擅改遣官勾較錢穀而大同倉儲有泛爛者遂逮南及督糧郎中樓震孫祿下詔獄責其家倍數輸官會赦大同總兵官葉椿等為請瑾不許止免其加數久之輸畢乃釋為民瑾誅詔以故官

撫宣府不就引疾歸明年起督南贛軍務先是汀州大帽山賊張時旺黃鏞劉隆李四仔等聚眾稱王攻剽城邑延及江西廣東之境數年不靖官軍嘗討之輒敗推官莫仲昭知縣蔣繼指揮楊澤等被執賊勢愈熾南至集諸道兵擊之於龍牙擒時旺義民林富別擊斬鏞於鉄坑其他諸若為指揮孫堂等所破而副使楊璋僉事交相等亦擊隆四仔擒之先後斬獲五千人仲昭等得逸還捷聞賜勅獎勞而乃移師會總督陳金共平姚源諸賊境內遂寧九年春進右都御史總督西廣軍務而以所部數用兵軍民困敝乃

銜吏勸農務為休養計踰年乞歸詔許乘傳有司給夫康如制南性儉素居官惟蔬食兩齋醜喪皆即日就道不受賻奠卒贈太子少保祿弘治九年進士由戶部主事歷郎中瑾敗起故官出為揚州知府有善政九年舉治行卓異當遷巡按御史張羽言祿得吏民心請增秩再任乃就加河南右叅政歷浙江左布政使嘉靖初再舉卓異入為應天府尹卒官

龔私字元之蘇州嘉定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金華推官善決獄遷南京刑部主事歷兗州知府有殊政中官李興出治河驕恣甚弘獨長揖府有借兌糧寄養馬相沿為常課私考尋故贖知其額外力請之上官得蠲糧萬石馬八千匹民用大蘇私治九年舉治行卓異遷浙江右叅政未行得疾幾殆僚吏入視其橐僅白金七兩相顧嗟異比去士民號泣載途既至以疾遽久之不出正德九年始起福建右布政使轉湖廣為左中貴縱僕從殃民弘收繫畫置之理人為應天府尹歲饑請於朝發粟賑貸十二年黃河溢捐私右副都御史治之河患旋止帝南巡駐蹕臨清私及山東撫按以下咸入謁帝命置宴宴具草畧帝視之笑曰何慢我甚耶然竟不怒及獻鵬巡撫永平王珣

行後帝日之幸臣神用因怵珣謂上意不測詰朝獲宴弘趨進自言姓名江彬從旁厲聲叱之翼弄罪兩人帝不為意已慮駕而南彬又數欲中弘帝卒不聽尋進工部右侍郎領河事如故弘雅尚海素居官以廉正見稱至是年幾七十連章乞休世宗立乃進工部尚書致仕又數年卒珣字汝溫弘治中舉進士除兵科給事中正德初御馬監太監牛宣當出守南京辭不往詔仍留之珣偕同官倪謙交章劾宣尚書劉大夏去國珣抗疏乞留皆不納帝將大婚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兩珣首言今六禮已過半所未行發冊奉

迎而已安用此數十萬金徒耗國儲藏中飽甚無謂也會廷臣多爭者乃減四之一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坐冠入失利責降浙江叅議再以故官撫山東帝亦南巡也中官黎鑑家人橫擾民財事發鑑懼罪悉所有以獻復取償於有司珣不可鑑怒以頭觸珣相聞遂獲汝鑑語塞而退世宗立進右副都御史移巡撫陝西終兵部侍郎

論曰嘗正德朝選卷甫除群奸繼起士大夫急於劫利者率偷合苟容以保富貴而務方直亮之士乃拱

之間散故一時留都大僚若孫需輩彬彬多君子焉
劉春石玠王璟處眾邪之中守官無玷周南繫私教
歷外服亦不染於俗雖欲不謂之賢不可得已

明史卷二百五十二

列傳一百三

劉璣

胡汝礪 俞俊 才寬 陳震

韓福

李善 韓昂 子守愚

文貴

王清 臧果 柳尚 龍

劉璣字用齊陝西咸寧人成化十七年進士除曲沃
知縣尚教化不任鞭撻縣產棗民有罪令得入棗贖
積至數萬斛值歲饑賑粟不給發棗繼之賴以不困
徵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督餉大同道經曲沃吏民
相率迎謁圖其像立祠祀焉用侍郎許進薦擢瑞州
知府盜起境內數來侵璣率兵禦之眾潰為賊擁歸
璣慷慨論以禍福賊感悟進酒璣酣飲即軒睡帳中
賊大信服明日送璣還其黨遂解散歷知九江衡州
正德二年雍王祐檮堯內官黃中獲喪北還供具咸
宿辦中嘆為能稱之於劉瑾瑾聞其同鄉則喜召為
太僕少卿明年春遷太常卿踰月進戶部右侍郎其
秋遂代顧佐為尚書蓋去知府時方一歲璣本佳士
有文學所至治績可稱及是為瑾所用不能自引退
聲譽頓衰瑾以邊鎮糧料不中程盡遣巡撫及管糧
諸臣三十年以上皆追論搢紳破產者數百家商人
輸糧各遺久候未得直者瑾悉俸給後商不復至邊

用大窳遺官覈諸遺屯田增田多者爲能吏蒙賞少即重罰隨之諸遺騷然發價市糴於近邊州縣俾運入鎮城車牛夫役追呼徧里閉四民盡失其業璣志奉行無敢忤然璣自以屈節中官居常鬱鬱不得志日飲酒放廢璣欲與言恒沉醉不應即舍落落無適者時劉宇以附璣爲吏部尚書或以玉帶餽宇悞達璣所聞者恠問之其人驚去曰以爲吏部劉乃戶部耶已張綵自卽署亦一歲中至代宇爲尚書怙璣勢開門納賂車馬闐咽而璣卒恬漠自如然公卿謁璣私第率不得見惟璣與綵至卽入飲閣中綵意得甚出輒揚揚公卿間而璣俛首從其後怙怙而已以故璣敗後人頗憐之因其自疏請罪竟得致仕去家居二十餘年環堵蕭然緼袍脫粟以耕讀自樂鄉人愛信焉與璣同以外僚驟遷至尚書者有寧夏胡汝璠麗水俞俊華亭朱恩隴州李善並成化時進士汝璠由戶部主事再遷知大同府鎮守中官縱其下虐民汝璠絕之中官怒汝璠卽移疾求去吏部惜其才固留之由是益發舒敢任事劉瑾疾文士儒緩樂用豪健吏聞汝璠名悅焉汝璠亦以同鄉故求進正德二年召爲順天府丞明年再遷戶部左侍郎未幾命兼

僉都御史董宣府屯田事四年正月改兵部涖事如故時屯田多爲勢家所併汝璠履訟丈之得英國公張懋以下莊田千八百餘頃中官武將侵據者九百二十餘頃悉籍上之璣以公侯既有世祿不得復置莊田令賦民爲業內外鎮守官限田十頃其下逃藏餘亦以賦民令既定璣欲推行之諸遺喜汝璠奉行稱指明年二月遂召拜兵部尚書未上卒俊由江陵知縣擢御史歷山西左布政使正德元年坐貪殘被論下撫臣覈治無跡獲免當是時璣權勢猶未熾俊訶知必柄國預行結納璣喜明年春召爲順天府尹尋中旨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四年再遷遂爲本部尚書時俊年幾八十猶乾沒不已日夕冀望異數璣久亦心厭以餽問時至故不忍去之明年請告歸先璣卒追奪遂不及恩累官河南左布政使諡事焦芳劉宇以達於璣正德三年遂召爲南京右副都御史領操江事明年進南京吏部右侍郎又明年就拜禮部尚書璣敗除名善歷兩京御史正德初爲四川布政使三年璣以鄉人故引之擢南京右副都御史尋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五年遂代俞俊爲工部尚書踰兩月璣誅劾罷

才寬字汝栗遷安人成化十四年進士初爲商河知縣遷知石潞二州由南京刑部郎中遷淮安知府改西安爲人濶達不羈在官好長夜飲而吏事亦不廢劇理繁劇率談笑應之歷河南左布政使正德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寇駐明水湖督副將白琮等出兵擊之斬獲多賜勅獎勞先是沙州屬番相警殺多叛去數擾邊守臣屢招之不聽至是寬遣百戶董傑往撫犒以布帛羊酒不足傑出私財佐之番首且卜苦等喜相率聽命還居沙州事聞增寬俸一秩傑進二官明年移撫陝西旋拜刑部左侍郎未任詢

去事聞贈太子少保諡襄愍錄一子錦衣百戶其時有慶陽陳震成化末進士由御史歷山西按察使坐累謫兩淮運司同知進長蘆鹽運使以疾歸張誅薦於瑾瑾以同鄉故矯旨起光祿卿直文華殿再遷戶部右侍郎安化王寘錡反廷議起楊一清討之瑾以一清道遠改震兵部先往攝總制事比至賊已平盡械寘錡親屬及其餘黨送京師欲以爲己功一清在道聞之曰事干宗室無上命詎敢擅發且罪人有首從今槩以爲叛黨而傳之將千餘人無得生者矣急遣使止之張永抵平涼聞之亦怒比震謁永永詰之震爲譟語媚永乃止未幾瑾誅言官交劾除名

韓福字德夫西安前衛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知滑章丘二縣召爲御史按宣府大同數條奏軍民利病而廢置之遣人大悅弘治中遷大名知府境內有盜令州縣團練民壯巡警以時更立保甲相檢察久之奸盜屏跡道不拾遺置亭麗譙下州縣民以事詣府者投行李其中事畢携去雖經旬月無犯者政績爲畿輔冠十五年大計羣吏以卓異舉者僅六人福與焉尋遷浙江左叅政以疾歸武宗立言官交薦召爲大理右少卿督保定六府民壯正德二年以右僉都御

史督蘇松糧儲居無何召佐院事明年坐累下詔獄
 獄上劉瑾以同鄉故知福立命出之召與語大悅即
 用為戶部左侍郎福故強幹吏所在著能聲至是受
 挫為瑾所拔擢遂精心事瑾為之効力瑾亦時召與
 計謀委寄亞於張綏會湖廣以缺餉告命福兼僉都
 御史往理之瑾喜操切福希指益務為嚴苛湖廣民
 租自弘治改元以後逋至六百餘萬石然皆遇災蠲
 免而福欲追徵之乃劾奏所司催科不力自巡撫鄭
 時以下凡千二百人奏至舉朝駭愕戶部尚書劉璣
 等議如福言詔報曰湖廣軍民困敝朕甚憫之福先
 奏留漕粟廣開事例所積既多乃不遵勅旨任意苛
 歛先朝詔書已蠲者不為區別額溢勒死亡罷免諸
 臣甚不稱朕意其令自劾吏部舉堪代者以聞福奉
 詔惶懼言臣所徵逋租得二百二十餘萬石已足軍
 士數年之用其未徵者乞暫停因引罪求罷乃召福
 還四年復命嚴遠東屯田福性故刻深而所携同知
 劉玉等又奉行過當軍士不能堪錦義二州軍餘高
 真郭成等因脅眾為亂焚掠將吏及諸大姓家守臣
 不能制急發帑銀撫慰之亂始定事聞瑾歸罪鎮巡
 官置福不問已而給事中徐仁等極論之瑾迫公議

乃勒福致仕明年瑾下獄籍其貲則福在湖廣時所
 餽白金數十萬而封識宛然遂遣戍固原同時有岐
 山李憲蒲城屈銓涇州閻潔三人皆進士憲歷吏科
 都給事中諱事劉瑾得其歡倚勢凌同列每率眾請
 事於瑾盛氣獨前指揮惟意自號六科都給事中時
 袖白金入署出示同列曰此劉公所遺也聞者竊笑
 憲不以為耻瑾敗虞禍及亦列瑾六事瑾在獄聞之
 笑曰李憲亦劫我手竟除名銓為兵科給事中以瑾
 同鄉阿瑾意請編正德改元以後新例為書布之令
 中外遵守瑾悅許之未幾遷尚寶丞潔歷官御史其
 婦翁中官家奴也用是得通於瑾用為山東提學副
 使素不習文試士畢惜然莫知去取視前使故贖從
 其等次試童子則擇字數多者錄之士子傳以為笑
 瑾敗銓潔並謫官又有濱州王綸與弟縵先後舉進
 士兄弟相疾如仇讐性皆殘虐其後又皆自附於瑾
 綸由給事中出為江西副使屬吏有不如意輒榜掠
 至稱其鬚鬢行部遇巨舟不及避執其舟子槌之死
 者數十人正德初累官湖廣左布政使以瑾力得擢
 南京禮部右侍郎俄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居數
 月以無辜殿人至死為瑾所惡下獄奪官縵由御史

出爲荊州知府倚瑾勢貪恣無所忌嘗入覲都御史署其考最下衆以爲必黜然竟不能去自陳捕盜功特進一秩又賄瑾得賜飛魚服後坐御史時事貶二官瑾誅削籍

韓昂字廷器合水人成化十七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孝宗嗣位陳崇天道公銓選經財用嚴兵衛四事弘治三年西域貢獅子帝育之禁中昂疏諫既而通事馬諫引番人入內府迄暮不歸昂又切論時皇嗣未有外廷傳言張后妬不欲帝置妃嬪昂即再疏請做古天子一娶十二女之義慎選幽閒以克六宮不

納掌太常寺禮部侍郎丁永中及少卿蒙以棋俱由黃冠進其徒董素雲等以竊神樂觀祭服事覺遂焚其殿永中等曲庇之昂請重按其事且用儒臣爲太常素雲等卒得罪已劾祭酒鄭紀貪邪紀坐改南京通政其冬災異求言偕全官陳敷事因劾文武大臣十九人於是永中及南京大理卿吳道宏南寧伯毛文等多罷去明年春再以星變求言言者多請去儉邪抑兼并謹爵賞節財用罷不職獎直言革傳奉止齋醮昂因言陛下求言雖切然施行甚少猶虛文也乞以廷臣所陳一一見諸實事庶災變可弭與王祐

杭將婚帝賜淮鹽萬引助其費昂慮所遣內官擾民請令所司易費給用帝並嘉納再遷左給事中擢通政叅議調南京尚寶卿久之以右通政治水安平置朱家澆諸牌濟汶上萊蕪諸泉隄南旺湖以障泛溢於是湖下之田民得耕墾流庸復業入爲通政使督易州山廠正德三年母喪除赴京值劉瑾用事以鄉人故特擢戶部右侍郎與僉都御史張綏同廷謝昂時已老拜起不如儀瑾黨谷大用張永輩竊笑之瑾大怒及見綏丰姿英毅又皆稱美瑾乃喜踰二日遂傳旨罷昂歸綏竟大用昂初爲諫官有名至是爲奄人所引復挫辱而歸遂失其素望子守愚昂服除之歲舉進士劉宇欲其子仁入翰林並守愚傳奉爲庶吉士尋改兵部主事瑾誅調濟南通判瑾之伏誅也言官劾其黨與者內閣則焦芳劉宇曹元尚書則吏部張綏戶部劉璣兵部王敞刑部劉璟工部畢亨南京戶部張濂禮部朱恩刑部劉纒工部李善侍郎則吏部柴昇李瀚前戶部韓福禮部李遜學兵部陸完陳震刑部張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諒南京禮部常麟工部張志淳都察院則副都御史楊綸僉都御史蕭暹巡撫則順天劉聰應天魏訥宣府楊武保定徐

以貞大同張禴淮揚屈直兩廣林廷選操江王彥奇
前總督文貴馬炳然大理寺則卿張綸少卿董恬丞
禁中孚張禮通政司則通政吳玳王雲鳳叅議張龍
太常則少卿楊廷儀劉介尚寶則卿吳世忠丞屈銓
府尹則陳世器府丞則石祿翰林則侍讀焦黃中修
撰康海編修劉仁檢討段吳吏部則王九思王納
誨給事中則李憲段勇御史則薛鳳鳴朱家泰昂宇
文鍾崔哲李紀周霖其他即署監司又十餘人於是
綵論死福謫戍元恩震聰訥武恬介黃中海仁憲鳳
鳴鍾除名亨昂開住善岩諒志淳綸直彥奇良器致
仕選以貞禴中孚龍祿銓吳勇家紀霖九思納誨論
外朝署為清
文貴廣寧人成化中進士為御史弘治末累官右副
都御史巡撫延綏貴小有才好紛更而無遠畧故事
商人中鹽率輸米貴至值歲凶擅令輸直自是塞下
少積儲軍食大絀諸邊墩臺多仍前代之舊築土為
之其堅與石不異至是貴以為隘建請架木其中甃
之以甃作窻四周以施箭砲謂可伏兵禦敵自定邊
營達黃甫川延亘千里為新臺百四十七既成值劉
瑾已用事勞以璽書銀幣正德元年冬遂召為兵部

左侍郎三年春謀報賊臨邊駐牧連營三十里廷議
設總督大臣乃命貴兼副都御史總宣府大同延綏
三鎮軍禦之聽便且行事比至賊已退貴欲盡易宣
大墩臺如延綏制乃請許入貲補軍官及生員入監
僧道給牒助修築費又請先貸京帑銀四十萬兩瑾
悉許之乃先輸數萬於瑾第瑾益喜所請無不從其
實貴所造墩臺徒飾觀美敵至縱火焚之木燬甃墜
軍士觸烟焰箭砲卒無所施自是邊防益隱議者恨
焉明年擢右都御史巡撫大同罷總督不設其秋貴
募邊人為軍請五年放免瑾欲遂令未成以貴定擬
五年為嵩擅遂罷歸己而瑾誅言官連章劾貴交通
納賄狀以既致仕不問十三年遼東巡撫張貫薦起
之給事中張漢卿劾貫欺罔不報明年命以改官撫
卽陽未幾改甘肅貴素無物望至是老矣復夤緣受
任朝論譁然巡按御史李獻請罷貴不聽世宗立始
落職歸同時宛平馮清弘治中進士正德七年積官
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九年甘肅用兵命以戶部右
侍郎兼故官理陝西諸鎮軍餉奏改西安延安慶陽
諸府芻糧皆徵銀輸邊報可先是諸邊改中鹽粟為
輸直凶歲已苦糶貴猶賴近地濟之自清改折議行

侵牟既易市糴益艱邊計始盡壞後凡言折色之失者必追咎清與貴改墩臺同爲邊人指怨云清尋入爲刑部右侍郎久之改兵部出理宣大軍餉召選進左侍郎清善附權勢爲清議所薄世宗立言者交劾罷歸嘉靖六年春寇再入宣府廷議遣大臣經畧大學士楊一清素善清乃起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居數月以御史張祿劾復罷歸

竇果遼東海州人舉進士授行人弘治末選御史爲人狡佞以諂事劉瑾驟擢大理左寺丞時方奉使江北復命後期瑾惡之謫潛山知縣尋復以爲御史正

德四年秋瑾以四方盜起建議設四鎮捕盜御史使挈家赴官期盡賊乃返果往真定廣平所同遣者柳尚義順天保定薛鳳鳴江北潘銳江南四人皆無行而果鳳鳴尤甚鳳鳴既至宿州與指揮石璽挾妓飲演武場投壺蹴鞠爲樂瑾知之謫爲徐州弓手而果素果鷲爲懸賞格立什伍連坐法募曉勇者自將之頗有捕獲每得賊輒盛軍容鳴金鼓驅之入城屠其腸斷手足分懸四門有張茂者文安劇盜也招集亡命劉宸劉寵齊彥名輩縱橫剽掠又結中官張忠爲兄得潛入禁闈其勢益盛果率壯士數十人直入茂

家捕得之對衆剖啖其心而去事聞瑾益才果而是時尚義亦數有斬獲五年春遂擢果左僉都御史尚義右僉都御史仍專捕盜然果特張皇立威欲以脅散諸賊而幹畧實寡惟與尚義多殺良民克首功而已既而尚義逐賊經果地果不與助又功已報者復列上爲兵部所發已又爲給事御史段彥淦所糾降副使領捕盜事其秋瑾卿人修撰康海奔喪過內丘盜劫其貨瑾聞之責捕甚急海詭言劫者乃瑾所寄素有司懼急斂民財償海事得稍解果猶以勘報遲留再降山西叅議瑾敗罷歸七年流賊劉宸等橫中原果尚義以重貨賂權勢取中旨起故官而復自以有罪請下廷議吏兵二部依違不敢爭請仍以副使討賊帝不從竟命爲僉都御史未幾果代彭澤巡撫保定諸府盜過阜城交河發兵追之不及遂掠殺二縣民百六十餘人至景州逢耕者又殺數十人死者家泣訴於紀功給事中以聞由是劾者踵至無慮數十章率爲權倖所庇果聞之笑曰徒勞諸君正使積疏盈車其奈我何其冬賊已盡平給事中潘瓊等復劾之乃召果還已而瓊及郎中唐澤勸上具如劾章時果已遭喪去竟釋弗問十四年復賣緣起撫宣

府南京御史周瑯宣府巡按御史章綸等違章爭之不報果至驟請帑金數十萬足邊儲戶部難之兵部請大臣一人蒞其事乃報可果在鎮二年乾沒無算半入諸近侍及王瓊家瓊庇之故有請報爲左右世宗即位言官交劾乃下獄論死果稱病丐免左都御史金獻民持不可帝弗納竟戍雷州尚義巴陵進士歷叅政大計罷歸時又有京師人張龍者弘治中舉進士授行人爲人邪媚無賴時壽寧侯勢烜赫龍與通譜系因得借諸中人貴戚往來恃勢奪人田宅正德三年賣緣爲兵科給事中出覈遼東軍餉得腐豆四石請逮問監守諸臣於是卽中徐瑾以下罰米三百石有差瑾以爲能擢通政叅議瑾敗被劾請知涿州遭喪還里日縱酒自如嘗與隣婦通強納爲妾其夫憤投中貴爲廝養欲修怨龍乃置酒中貴家龍金帛携妾往拜酒半膝席請曰龍今爲公新兒定勝公故兒何靳此婦不以與兒耶中貴笑許之其夫乃止服闋起嘉興同知遷登州知府厚賄朱寧結爲父子自是兩京言官糾彈無虛月率以寧故寢不行當是時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陳遠右叅議孫清與龍並務貪殘天下目爲四害而龍尤無耻十一

年朝覲入都乞改京職便養寧主之遂以中旨擢右通政龍於是日夜趨寧門爲通中外賄而龍所乾沒亦不貲久之挾寧勢私取賂爲寧所覺大怒始言於帝遂之嘉靖初被劾下獄論死

論曰易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而否之初六亦云蓋君子小人以類相引自然之勢也世固未有小人得志而不廣樹私黨者方閣瑾用事屬意其鄉人卽劉璣韓昂素有才行者猶不免濡足况其他嗜利无耻者乎厥後嬖倖亂政一時逐臭附羶前後一轍如寧果張龍卽移其事瑾者以事彬寧康耻道喪靡然從風其始率由一二宵人進用而後乃至於莫知底極豈非履霜而致堅冰爲深可畏焉者哉

明史卷二百五十三

列傳一百四

陸完 王瓊

張子麟

李鑑

陸完字全卿長洲人爲諸生值中官王敬至蘄州以事廷曳諸生諸生競起擊之時完實不與而惡完者中之敬所敬遂首列完名上聞巡撫王恕極論敬罪完乃得免舉成化末年進士謁選恕方爲吏部曰是嘗擊登人者當爲御史入臺果有聲弘治中歷江西按察使寧王宸濠一見愛重之時召預曲宴以金壘爲贈且自指其帶字謂之曰全卿他日繫此無疑幸勿相忘也正德三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劉瑾惡完赴闕後期命以試職視事居月餘復改南院督江防軍完以都御史試職非故事懼甚亟納賄謝瑾瑾喜遂召爲左僉都御史五年春拜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瑾敗言者劾其黨附帝不問明年霸州賊劉六劉七等起奉楊虎爲首所至縱橫惠安伯張偉右都御史馬中錫師出無功逮繫論死八月詔完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統京營宣府延綏軍討之行及涿州忽傳賊在固安且逼京師帝召閣臣議命完還軍入衛會副總兵許泰遊擊卻永等敗楊虎等於

蘄州斬數百人賊懼南走京師始解嚴指揮賀勇等再敗賊信安副總兵馮禎復大敗之阜城泰與永分兵追之又合軍馳擊賊俱敗禽斬各數百人賊遂東奔圍滄州城且破會劉六七中流矢乃解而南陷山東縣二十楊虎兵亦北殘威新河於是完類請濟師益發遠東山西諸鎮兵逐賊賊益南圍濟寧焚運舟千二百艘轉寇曹州屯裴子岩禎泰未追擊之再戰禽斬二千餘人獲其魁朱諒錄功進完右都御史諸將皆增秩中官谷大用張忠意賊旦暮平乃自請督師詔以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克總兵官忠監神槍統京軍五千人會完討賊時劉六等縱橫沂莒間而楊虎陷宿遷敗淮安知府劉祥於小河執之遂渡河犯靈璧執知縣陳伯安皆縱歸大掠宿州連陷虹水城虞城夏邑及歸德州殘殺不可勝紀遣兵追及之亳州賊退至小黃河渡口百戶夏時隔河設伏虎與其黨掠小舟潛渡伏起蹙之虎溺死餘賊奔河南推劉惠爲首還掠太和大敗副總兵白玉軍死者千餘人旋攻陷沈丘殺都指揮王保執都指揮潘紳軍民死者復千餘北陷鹿邑有陳翰者乞爲惠義子時諸賊魁皆自稱大王次者亦各稱王不相制攝翰

與惠故養子甯龍謀兵無統紀則亂乃奉惠為奉天
征討大元帥趙鏐副之翰自為侍謀軍國重務元帥
府長史與龍立東西二殿治事分其軍為二十八營
以應列宿營各置都督聚衆至十三萬鏐說惠反亮
所為頗戢其下焚剽中原失業之民益歸之其勢日
甚賊欲牽制官軍於是惠鏐擾河南劉六及齊彥名
等擾山東黨分為二而六復轉而北掠未敗之濰縣
斬獲八百有奇賊益北還趨霸州帝時將出郊省牲
聞之懼急召完赴援完擊破之文安賊南至湯陰完
又督諸將追敗之先後俘斬千人當是時六等衆號
數萬然多脅從精銳不過千餘人自兵部下首功令
於是官軍追賊賊輒驅良民為領行急則并棄所掠
自後逸去官軍所殺皆良民以故捷書屢奏而賊勢
不衰明年正月六等復突犯霸州京師戒嚴詔完及
大用銳還師近畿防禦賊乃西掠博野攻蠡臨城大
用銳與過於長垣大敗廷議召二人還別命都御史
彭澤同咸寧伯仇鉞辦河南賊以畿輔山東賊委完
完遣永追擊劉六於宋家莊斬首四百賊南走犯滕
縣副總兵劉暉追及大敗之斬千餘級賊遂奔登萊
海套完師次平度撤永玉與遊擊溫恭三道進攻而

命副總兵張俊李鏐及恭暉分軍遊其奔逸於果
等攻賊賊走暉使都將傅鑑張椿左右攻之賊大奔
鏐兵亦至合師逐賊賊戰復敗乃變服易馬而遁先
後禽斬二千六百餘人賊止三百人北走沿途招聚
勢復張剽掠香河寶坻王田轉攻武清遊擊王景敗
沒巡撫寧果部兵遇賊東馬圈亦敗當是時畿輔復
震驚而賊轉掠南下至冠縣暉率兵追襲敗之指揮
張勳又敗之平原賊窘不能復北南奔邳州渡河抵
固始會河南賊已平劉六等勢益衰遂走湖廣由圍
風鎮奪舟溯流至夔口遇都御史馬炳然殺之復登
陸焚劫漢口為指揮滿弼等追及劉六中流矢與子
仲淮赴水死劉七齊彥名率殘卒五百人舟行自黃
州下九江經安慶順流達鎮江南京告急完疾趨而
南朝命彭澤仇鉞會完軍進勦大兵盡集江南北賊
猶乘湖上下長江肆剽掠操江武靖伯趙弘澤都御
史陳世良遇之敗績死者無算七月賊泊舟孟濱完
等至鎮江留鉞防守令恭以騎兵駐江北暉永以舟
師趨江陰完率都指揮孫文傳鑑趙福山港賊懼抵
通州欲登陸通判胡嵩等禦之不能得會颶風大作
舟多壞乃棄舟走保狼山完命同知羅璋夜導軍登

山賊奔山顛下矢石官軍多傷暉麾軍自山北永自山南蹙之彥名中槍死七欲奪舟走官軍齊射之被矢亦赴水死餘賊盡平還朝進完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詹子錦衣世百戶明年代何鑑為兵部尚書完有才智而急功名善交權勢劉暉許泰江彬皆其部將後並寵倖用事完遂得其力時宸濠已萌異志聞完為兵部則大喜致書盛陳舊好欲復獲衛及屯田完答書令以祖制為詞宸濠遂遣人輩金帛鉅萬寓所善教坊減賢家徧遺用事貴人而屬錢寧為之內主比奏下完遂為覆請而佯以屯田屬戶部請付廷議得旨並予之舉朝譁然六科給事中高滂十三道御史汪賜等力爭章並下部完久之不敢覆南京給事中徐文溥繼言之完惕於公議佯請納諫官言帝竟不許中官劉寧劉允徵皇莊租傳白帖索夫廩完不敢違自是中貴有需求公然以白紙行之完悉奉行恐後中外為之太息十年改吏部尚書江西布政使張嶺忤宸濠完迎其指遷嶺光祿卿遠之凡宸濠欲有所黜陟馳片紙示意無不從者於權倖亦然銓政遂大壞及宸濠反就執中官張永至南昌搜其籍得完平日交通事上之帝大怒遂至通州傳旨執完收

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比還京裸完體反縛竿揭姓名於首雜俘囚中列凱旋前部以入將寘極刑值武宗崩世宗立以平賊功援八議乞哀下廷臣覆讞遂得減死戍福建靖海衛母年九十餘竟死獄中初完嘗夢至一山顏曰大武後無所驗及抵戍所恍然夢中所見問之則大武山也嘆曰吾戍已久定何所逃乎竟卒於戍所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郎中出治漕河故事並河府縣各設判若丞一人從工部即董漕其後上官輒檄治他事漕政益弛瓊至悉不許先是河旁貯埽及芻足支數年瓊為減徵額歲取十三以其直貯庫備河緩急再歲贏金三萬有奇都御史欲以餉軍瓊執不與御史移防河材治學舍瓊檄有司趣還之治漕三年贖其事為志繼者按稽之不爽毫髮由是以敏練稱改戶部歷河南右布政使正德元年擢右副都御史治鹽兩淮分遣官按行所部捕私販及結聚為盜者官鹽乃稍稍通入為戶部右侍郎初衛府有賜地三百餘頃悉荒蕪不可耕有司歲勒民出租以為常至是王反誣民趙賢等侵據其地詔瓊往按瓊遂奪旁近民地四百八十

項予之而奏除賂納之課由是民失業者三百七十
九戶賢等戍邊人皆寬之三年吏部左侍郎缺官廷
推者三劉瑾皆不用最後推瑾乃用之竟以輸賄不
滿瑾意撫細故出之南京以憂歸七年復爲戶部右
侍郎轉左明年進尚書瑾爲人多心計善鈎較爲郎
時固已悉錄故牘條例盡得其款散盈縮狀及爲尚
書益明習國計邊帥請芻糗則屈指計某倉某場序
糧草幾何諸郡歲輸邊卒歲採秋青幾何曰足矣重
索妄也人益以瑾爲才然性傾險善事權貴人與錢
寧江彬等深相結十年吏部尚書缺衆推兵部尚書

陸完瓊副之瓊不悅退語其屬出惡聲及完改吏部
中旨以瓊代廷議召彭澤弗用也先是四方盜起將
士率以首功進秩瓊言上首論功羸秦弊政行之邊
方猶未爲失未有勦內地盜賊而論首功者頃因部
臣無識謬議遺紀功官致將士惟貪首功無志破賊
如江西四川諸處妄殺平民何止千萬縱賊滋蔓貽
禍數年行賞拜官迄今未已皆爲謀不臧所致也自
今內地征討惟以蕩平爲功不計首級庶杜冒功之
弊從之瓊在中樞天下士馬多寡強弱及關塞夷險
偏裨才否一覽輒記值南北用兵封章旁午所條荅

區畫悉中機宜帝時遠遊塞外經歲不還近畿盜賊
又竊發瓊請於河間設總兵官一人大名武定各設
兵備副使一人責以平賊而檄順天保定兩巡撫履
兵要害爲外防集遠東延綏士馬於行在以護車駕
制置周詳中外恃以無恐然專愎自用好紛更初軍
官死無子許從兄弟再從子承襲弘治末定制自非
弟及從子皆不許至是瓊多納賂遺再疏請如舊章
自後陳乞紛然軍職益濫故事天下清軍御史三歲
一更得之者多不樂瓊徇衆意請求廢其制惟浙江
河南山東山西一遣官自是清理無人尺籍益耗

矣瓊之初爲本兵也忌彭澤聲望出己上恐還朝逼
已假邊警阻之御史高公韶不平瓊所爲勸之斥爲
典史潘垣在兵科數有論駁瓊復謫之外已交通朱
寧欲中澤危法都給事中石天柱王壘廷爭之并黜
二人除澤名又以小嫌致雲南巡撫范鏞甘肅巡撫
李昆副使陳九疇於獄由是中外畏瓊不敢少忤凡
四方捷奏上必推功瓊輒爲優叙而瓊亦緣此數
承賚賚累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再賚子錦衣世千
戶及營建乾清宮又賚錦衣千戶者二其他玉帶蟒
服上尊珍饌金帛之賜不可勝紀他尚書莫敢望焉

十四年御史蕭淮奏寧王宸濠有不軌謀大學士楊廷和即欲發兵觀變瓊不可及反報至瓊又請覈實乃發兵既知其定反始請勅南和伯方壽祥督操江兵防南都南贛巡撫王守仁湖廣巡撫秦金各率所部趨南昌應天巡撫李充嗣鎮京口淮揚巡撫叢蘭托儀真奏上帝意欲親征持三日不下廷和趣之竟下親征詔命瓊與廷和等居守先是瓊知王守仁才使撫贛州假之便宜至是宸濠反舉朝震驚瓊大言曰諸君勿憂吾用王伯安贛州正爲今日聖子旦夕成禽耳當是時瓊倚寧彬等表裏用事誅賞遷擢多取中旨不關白內閣廷和弗能堪及帝還至通州張永與廷和計將發瓊交通宸濠狀外議喧傳家且籍瓊先馳至行在輸誠帝左右得免遂代陸完爲吏部尚書帝崩江彬就縛舉朝相慶瓊獨憂懼百官方臨思善門瓊忽不見或謂出謀於魏彬弟英求彬爲內援故也世宗入繼言官交劾遂下都察院獄瓊上書力許廷和帝愈不直瓊下廷臣雜議坐結交近侍論死諸爲瓊所構陷者皆復官瓊疏辨言官史道范永鑾亦請寬之乃減死戍莊浪瓊復自訴年老改戍綏德給事中許復禮等及御史程啓光執奏以爲不可

弗聽比張璉桂萼霍輜輩用事瓊陰結之萼等以瓊素警廷和亦欲援之益樹黨於是輜首薦之帝不納至嘉靖六年有違警萼遂力請用瓊給事中鄭自璧御史譚纘等交章論瓊并劾萼吏部侍郎孟春等亦持之遂不果用而帝憫瓊老病令還籍爲民御史胡松因劾萼引用兇邪帝怒謫松外任御史周在復上言陛下罷瓊不用既已行松之言詘萼之議何乃又罪松請宥之以開言路帝益怒下在詔獄萼乃復言瓊前力攻廷和故廷臣羣起排之今邊陲需人而廷臣才力實出瓊下惟其才高是以毀積帝重違萼意命復瓊尚書待用明年遂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憲督陝西三邊軍務先是土魯番既據哈密數擾肅州廷議閉關絕貢者四年矣至是其將牙木蘭爲首連壇滿速兒所疑率衆二千求內屬沙州番人帖木哥土巴等素爲土魯番役屬者苦其徵求亦率五千餘人來附甘肅巡撫唐澤以聞詔瓊急赴肅州議之瓊未至番賊數來寇連爲叅將雲霄等所敗其引瓦剌寇肅州者遊擊彭濬亦擊退之賊既失黨援又數不獲利乃獻還哈密求通貢乞歸羈留使臣而詞多悖謬瓊奏乞撫納帝從兵部尚書王時中議如

瓊請而霍韜難之再下部議議未上會胡世寧代時中而番賊復寇肅州聲言大舉瓊上其狀又言賊方悔禍宜俯納其請前後相抵牾世寧以詰瓊瓊乃再疏陳懇詔還番使通貢如故自是西域復定而北寇常爲邊患初入犯莊浪瓊分部諸將遮擊之斬數十級寇退俄由紅城子入掠殺部酋主簿張文明明年以數萬騎寇寧夏總兵官抗雄敗績已又犯靈州瓊督遊擊梁震等邀擊斬首七十有奇其秋瓊集諸道精卒三萬人按行塞下自寧夏抵花馬池旌旗三百餘里不絕賊聞之徙帳遠遁諸軍乃分道出縱野燒燿兵而還先是南京給事中丘九仞劾瓊瓊乞罷帝慰留之及璵罷政給事中劉世揚御史吳仲等劾其餘黨咸首瓊帝乃命致仕俄寢前詔遣使慰諭瓊會番賊大掠臨洮西鄙震動瓊集兵曉以禍福諸番多順命惟若籠板爾諸族不服乃進兵討之火其巢斬首三百六十有奇撫降七十餘族錄功加太子太保瓊在邊戎備甚飭西服土魯番率十國奉貢北捍強寇經歲少烽警及是諸番蕩平西陲益靖甘肅軍民素苦土魯番侵暴恐一旦瓊去寇患復生相率乞守臣奏留於是巡撫唐澤巡按胡明善具陳其功乞

如軍民請帝嘉之優詔獎瓊初帝惡楊廷和疑廷臣悉其黨故連用桂萼方獻夫爲吏部以阻抑之及獻夫子告帝不欲授他人久而不補至十年冬帝決意用瓊乃遣行人賫勅召之南京御史馬敷喬英陳洙李祺余勉學劉志仁李松何宏陳府宋宜等力詆瓊先朝遺奸不宜再用帝大怒盡逮下詔獄瓊至即以爲吏部尚書上言臣在正德朝敷等尚未通籍何由知臣履歷蓋臣之警奸餘黨尚有在顯位者臣秉銜非其所利故陰嗾敷等論阻以遂其私請罷臣以快諸人之憤帝慰諭之敷等亦得還職未幾花馬池有警兵部尚書王憲請發兵瓊言花馬池備嚴賊必不能入大軍至且先退徒疲中國憲竟發六千人比至彰德賊果遁明年秋卒官贈太師謚恭襄是時澤已先卒矣當正嘉間澤瓊並有材畧然相中傷不已亦迭爲進退而瓊奸狡險忮以諂附權貴致顯用爲公論所不容獨議禮諸臣璵等輒輩亟誇揚不置云張子麟字元瑞，萊城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南京大理評事正德初累官刑部左侍郎劉瑾誅言官劾其黨附帝不問七年進尚書子麟性柔順無特操頗通諸孽佞與時浮沉時錦衣卒恣橫一日聞於三法司

道上大理司務林華出不避怒而杖之卒語不遜評
事沈光大復杖而囚之其帥朱寧怒奏二人擅撻駕
前人遂下詔獄自是卒益無忌遇事輒直上却堂呼
子麟輩老尊長子麟輩不敢較反降顏接之寧有親
王注爲錦衣千戶恃勢掠人至死其家訟於刑部子
麟以寧故不敢攝員外郎劉秉監據衆証具獄寧怒
先是刑部獄卒故有傭直後移爲公使錢以囚糧之
羸代之積弊已久寧諷東廠發之逮提牢主事二人
詔獄且言堂官共爲侵牟子麟大懼屬他官覆勘竟
脫注獄寧意解乃寢囚糧事不奏其居官執法多此
類以此得居位踰十年再加至太子太保世宗立省
親歸猶虛位待之已因其請許致仕初伍文定破南
昌從宸濠所得一啓署云刑部尚書臣張子麟謹封
即持示巡撫王守仁巡按伍希儒二人屏不奏至嘉
靖二年御史張鉞按江西始發其事詔下守仁等問
狀守仁等具奏如鉞言且云啓在未叛前當時奸黨
爲宸濠經營布置容有詐爲貴人書啓以欺宸濠而
罔利者故當時不以上聞給事中毛玉御史沈灼等
遂交章駁之玉言稱臣已徵二心何論叛與未叛守
仁等劾事持兩端當罪灼言昔劉裕將篡晉難於發

言中書令傅亮解其意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
解亮意不復他言遂成篡謀是裕亮彼此逆謀在一
稱臣問而已今子麟於宸濠乃以亮之示裕者示之
而宸濠亦深解其指故一聞詔書宣慰率意圖逆畧
無忌憚豈不以大臣如子麟輩皆已稱臣納款自計
其行必多腹心內應而決計爲之乎且子麟在刑部
誦諛錢寧妄指平民爲盜賊爲妖言以張寧功殺戮
不可勝數今所犯又萬世臣子之大防非他罪比乞
付法司明正其辟世宗竟免子麟罪僅奪職閒住十
二年建昌侯張延齡下獄坐子麟正德時斷延齡獄
失出詔巡按御史執赴京師治罪已而釋還年八十
有八乃卒
李鏊字時器湯陰人成化八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治
河臨清緝中使私鹽數萬引輸官改刑部歷郎中從
侍郎何喬新賑荒山西論遣諸流民爲盜者開麗澤
渠灌田數千頃進鴻臚少卿弘治初言團營不當專
委武臣請令文臣兼督帝遂以命馬文升五年應詔
陳十二事其請罷西山戒壇尤爲王恕所稱再遷光
祿卿歷工部左右侍郎給事中甯舉等嘗劾其不職
帝特留之十四年出督延綏軍 還言修武備恤民

忠崇節儉等十三事且謂攘外必先治內今顧盛齋
醜嗜宴遊寵雜技以金紫飼異禽以梁肉恐不堪服
示遠人又言四方鎮守中官假進貢以求容悅南則
會烏花木北則果蔬馬羸名爲自辦實則擾民乞永
行停罷帝頗納之十七年塞上有警廷議遣大臣經
畧自山海關抵密雲以屬鏈鏈乃修垣墻千五百餘
里營堡二百四十餘所邊關賴之明年還朝會孝宗
宴駕命董作恭陵給事中周壘等以災異論劾大臣
請黜鏈帝不聽正德二年進本部尚書嘗孝宗時庶
政修明劉健謝遷馬文升劉大夏諸正人咸在位鏈
素負才氣頗欲有以自見至是劉瑾竊權一時賢者
屏去已盡鏈乃悉反其所爲專務容悅武宗方事宴
樂諭明歲元夕張燈悉更新製鏈乃阿意上奏請先
期徵四方物料自是歲所費鉅萬計供億徧天下寧
王宸濠聞之別爲奇巧以獻且使其人入宮陳設其
燈皆傳辟柱輝煌如白晝近侍縱火樹助其樂遂延
燒乾清宮帝時在豹房觀之笑謂左右曰佳哉此一
棚烟火也論者追咎鏈不能以職事諫流禍至此其
秋修南苑鏈請開事例濟工軍民及陰陽僧道醫士
皆得納貲授官令下大名知府石祿召納獨多鏈言

令出未半歲而祿所上已二萬三千餘金宣德進秩
以風勵天下遂加祿恭政明年鏈以病歸五年中官
張永自寧夏班師過湯陰鏈敝衣冠束王帶跪迎於
路永驚曰何至是鏈求復用永還言之吏部以故官
微鏈爲人善窺時變時劉瑾已死朝事稍清鏈亦時
用強直取名七年帝命增建豹房鏈言豹房之建迄
今五年費帑金已二十四萬今又增建二百餘間費
將安出乞從停減已命改太平倉爲鎮國府以居邊
軍鏈又執不可忤旨詰讓中官劉養賢大工鏈與議
事不合面折之一時頗見稱是後權倖益用事遂不
敢顯爭時土木繁興經費不給鏈請復開納貲事例
至九年議建乾清宮計費當百萬鏈請遍派之天下
由是怨讟交作咸指咎鏈而奄豎用事者又率假大
工牟利南城新房太素殿大慈恩寺東敵御馬監鐘
鼓司諸工雜然繼作鏈一切不敢違雖或上章有所
爭執止具文塞責以故諸權倖咸安之中官張淮廖
鑾父死既贈都指揮使復以祭墓請故事都指揮不
當賜墓鏈援都督僉事例竟予之中官欲建祠墓寺
觀者鏈又竊遺以官木由是其位益固加官自太子
少保至太子太保麟服蟒衣之賜時至及乾清將舉

工與江彬錢寧等俱廢錦衣世千戶者二時人多竊笑鏈偃然不辭也世宗即位言者踵至始罷歸鏈前後在工部近二十年所值將作大役以十數與巨奄共乾沒莫之詰難又時時索諸司貨賂積貲無算家居為盜所劫捕獲得巨鏈所鑿陵工殿工字故在天
下聞而唾之卒贈太保諡恭敏後以給事劉世揚言奪其諡
論曰陸完王瓊勦寇禦邊頗著勞績能矣然生平險
伎性成老死弗悔暱私比匪無所不為其殆奸人之
尤者與張子麟李鏈竊位最久畧無善態則又所謂

穿窬之徒也已

明史卷二百五十四

列傳一百五

何鑑

馬中錫

陳金

俞諫

洪鐘 陳錫

馬昊

何鑑字世光浙江新昌人成化五年進士時方選給事御史年未三十者不得與鑑年二十八或勸增年以應鑑曰是欺也不可授宜與知縣徵拜御史巡宣府大同劫巡撫鄭寧以下數十人不職按禪將孟壘等罪邊陲清肅還巡太倉總督太監麾下卒犯法逮治之為所搆下錦衣獄得釋再按江北鳳陽皇陵所在近境取寸木法皆死陵軍多倚禁虐民鑑請止限山麓他樵採勿禁遂著為令出為河南知府仍歲大饑盡出庫金易黍豆分賑而備條荒政十事行之民為立祠歷四川左右布政使弘治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兼理杭嘉湖三府稅糧明年蘇松大水民饑用便宜發漕米十五萬石賑之屢奏便民事宜多報可與侍郎徐貫疏吳淞白泖諸渠泄水入海水患用除復巡撫山東闕里文廟故金章宗時所建規制庠隘至是災鑑請於朝拓而新之損濱河州縣役夫懲臨清德州倉之攬納者十二年遷刑部右侍郎出勘樂平王安泛獄遣賑山東及徐邳饑民皆稱旨

進左侍郎母憂去十八年還朝時承平久生齒日繁而孝宗覽天下戶籍見其數視國初反減咎所司不能奉職欲釐正之勅鑑以故官兼左僉都御史往河南湖廣陝西閱實戶口鑑周歷州縣悉心詳覈得戶二十三萬五千有奇口七十三萬九千有奇因疏善後十事及所見軍民利病以聞會孝宗已崩武宗悉採納之正德二年拜南京兵部尚書鑑前撫江南嘗按千戶張文冕罪文冕亡去至時構鑑於劉瑾而瑾亦嗾鑑不與通遂坐松江折布事罰米七百石又誣以修文廟乾沒罰千石貧不能償戶部爲請獲免六年召爲刑部尚書時大盜並起劉寵劉宸楊虎劉惠齊彥名朱諒等亂畿輔方四曹甫藍廷瑞鄔本恕等躡四川汪澄二羅光權王浩八王鈺五等擾江西皆擁衆稱王攻剽遠近四方告急無虛日遭戎備久弛人不習戰賊所至將吏率望風奔潰甚至開門延款人情恟懼不寧而兵部尚書王敞籌策無所展帝既命洪鐘陳金馬中錫督師分討其年四月復罷敞以鑑代之鑑乃選將練兵嚴號令公賞罰募義勇檄府縣繕濬城隍蒐補軍實錄用民間材勇士毋使遺以資賊鄉聚悉樹柵浚溝圍結相救河南山西發兵守

黃河新太行防賊奔突京操班軍留守所在城邑漕運卒每艘簡一人屯河濱護運道通行旅文武大吏不能禦賊請勅峻責之而褒進縣令之能擊賊者所布置皆中機宜以中錫擁兵玩寇奏遣陸完代還內地兵弗任戰則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諸將士從完討賊賊狃於屢勝積輕官軍至是連爲邊軍所破始懼而南奔而中官谷大用謀冒功取封拜復偕伏羌伯毛銳出督師賊覘知銳等駐臨清去京師遠將以十二月朔伺帝省牲南郊犯車駕遂先一日趨霸州一夜羽書至鑑立草奏叩禁門傳入達御前而下令九門嚴守禦馳檄通州良鄉涿州各治兵爲備又依常制調禁軍營南海子蘆溝橋羊角諸所既定夜漏已五下殿明帝召問駕可出否鑑言臣已有備當早出安人心帝從之成禮而還賊知有備乃西掠保定諸州縣以去時權倖用事各使子弟蒼頭從軍冀冒功賞會河南巡撫鄧璋以賊劉惠等來犯請濟師鑑因集廷臣上議山東之賊不及萬人征討官軍奚啻十倍所以南北出沒未即就會者以勢要私人營充頭目撓律攘功故將士離心莫肯効命請令大用等盡遣若屬還京都指揮以下失事者即軍前行戮

而益調邊軍赴河南助璋進討帝悉從之尋以捷書
屢聞加鑑太子少保明年正月謀報賊突犯霸州京
師戒嚴鑑計遣兵續調者已至涿州令亟趣邀賊賊
聞遁去是時賊渠楊虎朱諒已死其黨分部擾山東
河南鑑請降勅督厲諸將申明賞格以山東賊劉寵
劉宸齊彥名等責邊將許泰卻永劉暉李鉉以河南
賊劉惠趙錕邢老虎等責邊將馮禎時源神周金輔
令并力一心克期盪滅未幾毛銳敗績于長垣與大
用俱召還鑑乃請用彭澤與仇鉞同辦河南賊而以
山東賊專委陸完自是諸路類有克捷五月河南賊
平七月山東餘賊亦平而陳金洪鐘亦以次平江西
四川諸賊帝喜加鑑太子太保廢子錦衣世百戶鑑
乃上言羣盜幸已蕩平但民罹兵久井里蕭條加之
饑饉不堪復有誅求况脅從解散者尚多反側苟一
夫失所相煽而起禍且難量乞量免田租多方賑贍
黜貪殘長吏傳不急工役以安民生保邦本又請還
民故業貸以牛種復其家三年有以舊事告訐及怙
惡不悛者並寘於理帝悉報可先是七月中鑑以羣
盜未盡請留邊將劉暉戍山東時源戍河南卻求戍
畿輔李鉉戍淮揚各假總兵之職俟事寧而罷仇鉞

則言邊軍久勞風土不習人馬俱病今賊已漸平請
田三之一討賊餘悉遣還廷議言二人議俱是請四
將各留兵千人鎮壓他將許泰神周金輔溫恭輩俱
統所部還邊鎮帝許之命延綏軍徑還遼東宣府大
同軍還關勞賜帝時好弄兵羣小寵幸者言邊軍慈
健過京軍遠甚宜留之京營帝以爲然至十一月三
鎮軍畢至遂命留之以京軍往代鑑力陳不可廷臣
集議復極言其害帝竟不從自是邊軍於大內圍操
號爲外四家軍而江彬進用矣八年宣府送迤北降
人脫脫太等至京命充御馬監勇士鑑等上言漢魏
徙氏羌於關中郭欽江統皆勸晉武早絕亂階符堅
處鮮卑於漢南苻融亦慮其窺測虛實今使降人出
入禁中豈無窺伺假寵踰分且生慢侮萬一北寇聞
之潛使點賊僞降以爲間謀寧不爲將來患哉帝不
聽時寧王宸濠謀復護衛鑑力遏之都督白玉以失
事罷厚賄豹房諸倖臣求復鑑又執不從諸倖臣因
嗾校尉訶事者發鑑家僮取將校金錢言官遂交章
劾鑑致仕去闕九年卒年八十鑑誠實果敢遇事當
爲不避利害親歿廬墓家居講求鄉邑利病必興
乃已衆爲之立祠頌曰鄉德

馬中錫字天祿故城人父偉爲唐府長史以直諫忤王械送京師寘其家人獄中錫以幼免乃奔訴巡按御史御史爲言於王其家獲釋復奉母走京師訴寃父竟得白終處州知府中錫舉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萬貴妃弟通驕橫中錫再疏斥之再被杖公主侵畿內民田奉命往勘以其田還民又劾中官汪直違忒數事直怒使人訶之無所得歷陝西副使督學校弘治五年召爲大理右少卿南京守備中官蔣琮與兵部郎中婁性指揮石文通相訐詞所連及至數百人朝廷嘗遣官往按琮不服乃改命中錫偕司禮太監趙忠等往一訊得實性除名琮亦下獄抵罪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劾罷貪髦總兵官馬儀革鎮守以下私役軍士使隸尺籍糧馬利爲勢家所擅者歸之官故事軍民擅出入居庸關有禁至是漸弛奸人得往來無忌中錫請置籍必巡撫給券乃行既而鎮守中官劉清奏其不便事竟中寢寇嘗犯邊督軍敗之引疾歸中外交薦武宗即位起撫遼東軍衛屯田率爲勢家侵奪而軍士受虛籍代之輸租中錫疏諸朝還田於軍鎮守太監朱秀廣置官店擅馬市厚自豐殖諸將因之侵牟

萬狀中錫劾秀罪其爪牙權豪歛戢正德元年入歷兵部左右侍郎劉瑾初得志其黨朱瀛冒邊功乞錄用緣引至數百人尚書閻仲宇已許之中錫獨持不可瑾大恚矯旨改南京工部明年勒致仕其冬以遼東芻粟有腐者逮繫詔獄已械送遼東獄責家不輸償遼人素德中錫相率欲代輸中錫曰此適重吾罪耳固謝之盡鬻其產償焉閱三年事竣仍斥爲民瑾死起撫大同中錫居官廉所至革弊任怨以故有名六年賊劉六等起所在守臣不能制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遣大臣節制諸道兵乃薦中錫爲右都御史提督軍務與惠安伯張偉統禁兵南征六名寵其弟七名宸文安人也兄弟並驍悍善騎射先是有司患盜召寵宸及其黨楊虎齊彥名等協捕頗有功會劉瑾家人梁洪徵賄於寵等不得誣爲盜瑾遂遣寘梟柳尚義繪形捕之逮繫妻擊破其家寵等窮蹙乃投大盜張茂爲之羽翼時出劫掠茂家有高樓重屋樓僻深窖素招集亡命爲遁迹主宦官張忠居與茂隣茂結之爲兄因賈緣徧賂馬求成谷大用于經輩得出入豹房侍帝覽鞠而乘間爲盜如故後數爲河間叅將袁彪所敗茂窘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茂彪

東西坐酒酣舉觴屬彪字茂曰彥實吾弟也自今務相善毋相厄又舉觴屬茂曰袁公善爾爾後慎毋犯河間彪畏忠唯唯而已已茂爲寧杲所擒寵等相率詣京謀自首道罪忠與永成爲請於帝且曰必獻萬金乃赦寵宸不能辦令楊虎潛出行剽莫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寵宸知事不就逃去既而瑾誅有詔許自首諸人乃出詣官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効而諸人憚要束未幾復叛糾黨日衆所至陷城殺將吏中錫等受命出師敗賊於彰德既又敗之河間進左都御史然是時賊勢方熾諸將率畏懦莫敢當鋒或反與之結忝將桑玉素受賊賂嘗猝遇文安村中寵宸跳匿民家樓上欲自剄玉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至殺傷數十人大呼抵樓下寵宸知救至彎弓注矢以出射數人皆殪玉大敗忝將宋振禦賊棗強與賊交私不發一矢城遂陷死者七千人當是時寵宸等自畿輔犯山東河南南下湖廣抵江西復自南而北直窺霸州揚虎等由河北入山西復自西東抵文安與寵等合破城邑百數縱橫數千里所過若無人中錫雖有時望然不習兵偉亦執袴子見賊強而諸將怯度不能破賊乃議招撫謂盜本良民由酷吏

寧杲與中官貪贖所激若推誠待之可毋戰降也遂下令賊所在勿捕通勿邀擊饑渴則食飲之降者待以不死賊聞欲就撫相戒毋焚掠顧猶豫未定而朝廷以京軍弱議發邊兵中錫欲戰則兵未集欲撫則賊時向時背終不得要領徘徊却顧然既已建議主撫不能變也寵等聞邊兵且至退屯德州之桑園中錫有與入其營與之酒食開誠慰諭之衆拜且泣迭起烏壽寵慷慨請降宸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得下今奄臣柄國人所知也馬都堂能自主乎遂罷會而是時詔旨方懸賞格購賊寵等偵知益疑懼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相戒毋犯馬都堂家由是中外騰謗謂中錫顧家慮賊戕害故主招撫言官交章劾之降詔切責中錫猶堅持其說以請兵部尚書何鑑謂賊誠解甲則實死即不然毋爲所誑既而寵等終不降乃遣侍郎陸完督師而召中錫偉還初中錫受命討賊大學士楊廷和曰彼文士耳不足倚也竟無功與偉同下獄論死中錫死獄中偉幸爵十一年巡按御史盧雍追訟中錫冤謂賊實聽撫僉事許承芳忌之潛請益兵以疑賊心及賊再受約方至軍門而檻車已就道矣朝廷乃復中錫官賜祭予廕

陳金字汝礪應城人徙武昌祖坦夔州知府父琳廣西僉事金舉成化八年進士除婺源知縣擢南京御史十七年以災異率同官劾南京侍郎劉俊馬顯李本祭酒王俱父憂去弘治初改北出按浙江冬月屬邑有雷電之變疏請側身修行任正人納直諫疎文網寬征徭雪冤抑信號令黜陟兩京文武大臣報聞還掌法司獄牘又因災異偕同官奏請稅已蠲者勿徵禁貴戚毋妄乞莊田而劾内外文武大僚十九人於是掌太常寺侍郎丁永中南京大理卿吳道宏南寧伯毛文等多罷去尋遷山西副使歷雲南左布政使督兵討竹子箐叛苗平之十三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孟養酋思祿與孟密酋思楛構兵積年金奉詔發緬甸干崖隴川南甸諸部兵聚糧十二萬爲征討計而遣叅議郭緒往撫之思祿懼遂罷兵修貢金以功賚銀幣貴州兵敗賊婦米魯米魯退攻平夷衛及大河扼勒諸堡金發兵連破之增俸一等雲南既有鎮守中官復命孫叙鎮金齒騰衝金力爭不聽滇池溢沒官民田築堤障之十七年召爲兩京戶部右侍郎正德改元給事中周壘等劾不職大臣金與馬有詔留任尋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劉瑾

遣中官韋霽盡犖兩廣庫藏銀貨輸京師惟梧州軍資庫留三之一金以時方用兵請各存其半乃命輸五十萬餘俱留之馬平洛容獐賊猖獗金偕總兵官毛銳發兵十三萬征之俘斬八千餘人進左都御史斷藤峽苗賊時出剽掠金謂絕之則患溢滋苗嗜魚鹽可以利縻也乃立約束令民與苗市易峽名曰永通苗性貪而黠初猶陽受約既乃不予直殺掠益甚潯州人爲之語曰永通不通來楚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蓋咎金失計也三年遷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召爲左都御史未聞命以母喪歸六年春江西盜起詔起復金故官總制軍務南畿浙江福建廣東湖廣文武將吏俱隸焉許便宜從事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得專刑戮當是時撫州則有東鄉賊王鈺五徐仰三傅傑一楊端三等南昌則有姚源賊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洪瑞七鄒成七等瑞州則有華林賊羅光權陳福一等而贛州大帽山賊何積欽等又起皆據險出剽掠遠近騷然官軍累年不能克金至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土兵明年二月首進兵東鄉遣叅議徐蕃等分屯要害而令副總兵張勇統官兵土官岑瑩岑猛統目兵分道並前擊賊於熱塘進戰南

璪皆破之又追敗之於赤岸蔭嶺會仰三賊鉅五等克二百六十五柵斬首萬一千六百餘級俘七百五十餘人五月移師姚源令叅政董朴吳廷舉等各統一軍列營餘干安仁貴溪鄱陽樂平遏賊出入而親統大軍搗其巢勇十重剄死會張勇以目兵至張毒弩射賊瑞七成七等亦斃俘斬共五千餘人餘賊潰遁七月乘勝進擊光權斬之華林賊盡平又督副使王秩等進擊大帽山賊獲積欵俘斬千七百餘人半歲間勦賊幾盡遂即東鄉立縣并立萬年縣招降人君之前後每奏捷音天子輒賜璽書嘉勞賚銀幣加官太子少保詹子錦衣世百戶顧金雖累破劇賊然所用目兵貪殘嗜殺時剽掠民間甚於賊有巨族數百口閩門罹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爲賊屬載之數十艘而去民間謠曰土賊猶可土兵殺我金亦知民患之以方倚其力不爲禁而金又未能持廉軍資頗有私入功雖多士民皆深怨焉東鄉之役塗兵縱弩射趨捷若飛賊大窘塗兵要賞千金金斬不予乃縱賊使逸桀黠者多不死糾聚尚數千人金急欲成功遂下令招撫其破姚源賊也金喜謂功在旦夕與將吏置酒高會賊覘知諸要害皆無守者乃悉所有賂目

兵得乘暮遁去時賊絕饑已三日自分必死沿途棄稚弱散婦女及抵貴溪始得一飽食遂轉掠衢徽間金知失策亦下令招降賊首王浩八等故僞降以緩官兵而攻剽如故卒不能盡賊由是紀功給事中黎真及兩京言官交章劾金乃召金還以俞諫代金遂請終喪去十年再起督兩廣軍務府江賊王公珣等爲亂金集諸道兵偕總兵官郭勛等分六路討之斬公珣及其黨六千餘人俘獲千五百餘人捷聞加少保太子太保詹子如初復以饒平奏捷詔子先受詹者進一秩金承召還朝道得疾歸詔強起之十四年冬入掌都察院事世宗立請老命乘傳還久之卒俞諫字良佐桐廬人父蓋舉進士官御史出按畿輔中官傅恭家衆豪斂民田蓋勘歸之民劾奏恭罪其黨再按江西外戚王氏萬氏宗族皆在部內多恣橫蓋執而治之坐吉安知府許聰事謫澧州判官嚴間田數十頃以業貧民建義倉積粟備賑大築陂堰溉田可萬頃累遷鄖陽知府亦以政績聞諫舉弘治三年進士授長清知縣擢南京御史遷河南僉事嵩縣賊呂梅作亂討禽之歷江西叅議平大帽山賊鍾仕高遷廣東副使中道召爲大理少卿正德六年擢右

僉都御史治水獲抗諸府修治圩塘民享其利尋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八年春姚源降賊王浩八叛詔以諫代陳金督江西浙江福建諸軍討之時浩八衆萬餘屯浙江開化爲同知伍文定等所敗遁還江西德興以所執都指揮白弘江洪爲質求撫于按察使王秩秩受之爲傳送姚源浩八奔據貴溪裴源山餘衆復集連營十里諫令秩與副使胡世寧叅政吳廷舉列屯要害斷其歸路而躬與都督李鑑乘夜冒雨潛進大破之俘斬數千人遂擒浩八其黨劉昌三等潰走玉山據險屯守諫合南贛巡撫周南江西巡撫任漢軍擊之賊復大敗俘斬七百餘人昌三等走匿西源爲萬年知縣陳攬所獲餘賊千餘人復奔姚源與賊首胡浩三合諫督廷舉及副使楊沐李情等合兵進勦賊黨忽自相鬪浩三殺其兄浩二衆亂廷舉等因進兵逼之遂擒浩三俘斬四百餘人當是時賊勢蹙亟乘之可立盡諫既鑒陳金之失一意用兵而任漢素畏懦先爲布政使嘗贊成金計意主撫納持議與諫左故雖亟上首功而追賊緩致姚源東鄉餘黨復起先是東鄉賊艾茹七樂庚二等爲陳金所敗乞降隸胡世寧麾下號新兵姚源賊掠開化俾之

助討遂沿途剗刈懼罪復叛守臣匿不奏臨川民陳琦等入聞於朝帝以責諫諫乃遣叅將桂勇等分道討之擒茹七庚二脇從解散萬年雖立縣顧賊類尚衆陰懷反側吏胥又多賊黨官府動息必知之副使李情治峻急衆益怨欲叛去獨畏李鑑在餘干不敢發會鑑卒王垂七胡念二等遂作亂殺情及饒州通判陳達秦碧指揮邢世臣等公私廨舍焚毀殆盡諫聞發兵掩擊重七等就擒亂乃定特言官劾諫及任漢周南請治罪兵部因言兵事惡牽制請召漢還命諫兼領巡撫責以討賊詔從之明年遂進擊臨川賊斬其魁陳政譚懿而遣叅將李隆擊新淦賊賊踞萬山中其魁張元二鄒仕興朱奇龍曹受伍等僭稱王流毒且八年所戕殺不可勝計至是隆等深入擊破之元二等悉就禽俘斬千七百餘人錄功進諫右都御史巡撫如故劇賊徐九齡者初嘯聚建昌縣之醴源已出沒江湖間肆劫掠積三十年黃州德安九江安慶池州太平諸府咸被其害後雖受撫縱掠自如諫督兵討之九齡率其黨奔湖廣復遣還醴源諸軍隨而蹙之九齡投首自是羣盜悉平而寧王宸濠方蓄逆謀驕恣甚以諫彊直不附已深嫉之陰諷所善

御史張鰲山劾諫十一年召還遂乞致仕嘉靖改元用薦起故官總督漕運先是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及指揮楊浩等追擊之泰安浩力戰死紀中禦僅免賊乃焚掠魯橋谷亭諸鎮東土大震詔責山東將吏於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劫金鄉魚臺間且戰且行至苟村諸道兵大集就圍之俘斬數百餘賊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乃復掠考城並河西岸至東明長垣於是河南及保定守臣咸告急已賊黨王友賢等轉掠祥符封丘諸縣南抵徐州勢益熾廷議以諸道巡撫權位相將宜令大臣總統乃命諫與都督魯綱並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軍務以便宜節制諸道兵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擊賊河南新募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中都留守顏愷遂勒兵與俱前方戰進忽三麾其旗遽先却賊乘之官軍大潰將士死者八百餘人明年諫等會諸道巡撫連營齊進賊始滅其秋召掌都察院事踰年卒官贈太子太保諡莊襄洪鐘字宣之錢塘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爲刑部主事曉習律令尚書林聰器之凡諸司奏章及疑獄悉以屬鐘再遷郎中奉命安輯江西福建民復業者還言

福建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安遠龍南廣東程鄉皆流移錯雜習關爭相尚以力故易亂宜及平時令有司立鄉社學教之詩書禮讓時題其言弘治初再遷四川按察使馬湖土知府安鰲恣淫虐土人婦女稍美輒逼淫之將婚必請命或至老不敢嫁殺無辜且數百人掘塚墓焚廬舍甚衆讎家訐奏有司利其金輒掩覆遷延餘二十年僉事曲銳惡之請巡按御史張鸞按治鐘贊其決捕鰲送京師真極刑安氏自唐以來世有馬湖至是改流官一方始靖歷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十一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建議增築塞垣自山海關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所悉城緣邊諸縣因奏減防秋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餼費數萬計所部朔河川去京師二百里居兩山間廣百餘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寇得長驅直入鐘言關以東三里許其山外高內庫約餘二丈可鑿爲兩渠分殺水勢而於口外斜築石堰以束水置關堰內守以百人使寇不得馳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得屯種河壩地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請從之比興工鑿山石崩壓死者數百人御史弋

福給事中馬子聰等連章劾鐘巡按御史張烜及兵部並請罷役帝皆不聽未幾鐘奏工成命侍郎張連借司禮中官往視還言石洞僅洩小水且地近邊垣多沙石不利耕種於是給事中屈伸等劾鐘欺妄三罪諸言官及兵部皆助爲言請速鐘下吏帝終以鐘爲國繕邊不當罪內閣劉健等亦保持之第停俸三月正德初由巡撫貴州召督漕運明年就進右都御史先是獲松浙江運舟由下港口及孟濱河沂大江以達瓜洲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往遭風濤鐘言孟濱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置四楫徑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即抵揚州運河開濬爲便從之改掌南京都察院就遷刑部尚書歷左都御史掌院事五年春湖廣歲饑盜起命鐘以本官總制軍務陝西河南四川亦隸焉沔陽賊楊清丘仁等僭稱天王將軍出沒洞庭間岳州臨湘官軍屢失利鐘至檄布政使陳鎬及副使蔣昇都指揮潘勳往討俘斬八百餘人破賊之鎬應天進士既滅賊就遷巡撫右副都御史傳檄解散餘黨湖湘底寧焉初鐘掌院時劉瑾方熾及瑾誅言官劾鐘狗瑾至捷御史張威朝議以鐘方受命討賊四川置不問時保寧賊藍廷瑞

自稱順天王即沐恕自稱割地王其黨廖惠攝掃地王衆十餘萬置四十八總管攻城殺吏廷瑞陝西湖廣之境所在震動廷瑞與惠謀據保寧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由荆襄東下巡撫林俊方議通通江而惠已至攻陷其城僉事錢朝鳳等倉皇遁去適官軍自他縣還賊疑援兵至亦遁俊益發獍狃及石砭土兵助朝鳳進剿泰議公勉仁亦引兵會時龍灘河漲賊半渡獍狃奮擊之賊敗擒斬八百餘人墜崖溺水甚衆俊復遣知府張敏何珊等追之獲惠餘衆奔陝西西鄉鐘乃下令招撫歸者萬餘人既而賊收集散亡攻陷營山殺僉事王源明年縱掠遂劍二州詔趣鐘進兵鐘乃赴四川與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兵不以時發賊益熾已乃檄陝西湖廣河南兵分道並進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廷瑞走漢中都指揮金冕以兵圍守之賊食盡時陝西巡撫藍章方駐漢中廷瑞遣其黨何虎詣章乞還川就撫章以廷瑞本川賊恐恚之必致死陝且受惠遂令冕獲之出境廷瑞既入川求降鐘等令至東鄉聽撫賊意在緩師遲廷累月依山結營要求營山縣或臨江市屯其衆遣官爲質鐘令漢中通判羅賢入其營本恕始來謁約既定

會官軍有殺其想抹者賊復疑懼遂殺賢剽掠如故既而官軍爲七壘守之賊不得逸其黨漸潰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結婚于永順王舍彭世麟莫得聞逸去世麟密白鐘鐘授方畧使圖之及期廷瑞本怒暨其黨王金珠等二十八人咸來會伏發悉就禽惟廖麻子得脫其衆聞變驚潰渡河鐘遣兵追擊俘斬七百餘人以功進太子太保未幾麻子及其黨曹甫肆掠營山蓬州七年總兵官楊宏副使張敏馬吳尙珊等合師擊之俘斬千三百餘人賊勢蹙鐘乃議招撫敏以單騎詣甫營甫聽命遂赴軍門面受約束歸散其黨而麻子忿甫背已殺之并其衆轉掠川東勢復盛官軍不敢擊惟潛躡賊後截所殺良民爲劫土兵虐民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髮於是巡按御史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劾鐘縱兵不戢綸復奏鐘樂飲縱游致賊自合州渡江陷州縣詔召鐘還以彭澤代鐘遂乞休歸嘉靖三年卒謚襄惠馬吳本姓鄒字宗大寧夏人少孤傭書供母見武將優禮諸生始發憤讀書家貧無膏火則就燈廟中巡撫賈俊聞而資之吳益肆力遂舉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選御史正德初遷山東僉事坐巡按山西時

所舉屬吏犯贓請真定推官境內數有盜吳教吏士習射廣設方畧盜發輒獲先是給事中邵天和出覈山西鹽課將還無以賄劉瑾與吳謀於運使李德仁歛所屬二萬金以應未及輸瑾而爲偵事者所發吳再請判開州真定吏民伏闕請留乃免五年遷四川僉事吳長身驍捷善騎射知兵時巨寇方四曹甫等方熾洪鐘討之久無功吳至聞所部笑曰將不知兵其何以戰於是擇健卒千分四隊隊各立長教之會曹甫將襲江津吳從巡撫林俊進剿賊大敗俘斬及焚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方四陷江津乘勝破碁江進薄重慶吳夜出百騎舉火擊賊賊驚潰相貽籍吳以兵乘之斬獲多軍中皆賀吳曰諸君尚未見大敵何賀也雖然且及鋒用之遂合羅猶土兵直前搏賊賊方陳左而伏兵於右吳以正兵當左身率百騎搗其伏伏潰趨左左亦潰於是合擊焚其柵大破之四奔婺川與甫不協相攻擊衆遂散四變姓名走開縣爲他將所獲於是吳再被獎賚進副使與總兵官楊宏擊敗曹甫甫降而其黨廖麻子併其衆連陷銅梁榮昌諸縣吳及諸將吏坐停俸奪冠帶是時洪鐘召還巡撫高崇熙恒怯復主撫潛使人與賊約降麻子等

陽受約崇熙遽罷遣諸軍令副使張敏徙關縣臨江
市民空其地處之許給復三年爲請於朝吳力爭謂
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地土饒衍奈何
棄之養虎自遺患崇熙不從吳乃益治兵觀變其明
年賊果執敏叛殺官軍數百人詔逮崇熙而擢吳右
僉都御史代之巡撫賊進圍中江將趨成都吳以五
千騎馳赴與總制彭澤合兵連敗之遊擊閻勳追擊
麻子斬之劔州餘衆走保西鄉山中推其黨喻思偉
爲主剽掠如故總兵官陳珣追至雷村賊僞降因北
走陽平渡江襲殺都指揮姚震轉入巴山故巢尋出
走大安鎮珣軍不敢前而陝西兵與賊戰又敗潰賊
遂越寧羌犯略陽珣軍鼓譟恐賊賊乃夜走珣且追
且止賊遂度廣元爲官軍所遏還趨通巴招鄢監餘
黨復集是時諸將率稱病不擊賊民兵復假賊名肆
劫掠於是詔逮珣且讓吳吳乃與彭澤督諸軍圍之
散降畧盡思偉走獲之西鄉山中吳復與澤討平內
江賊駱松祥部內羣盜悉靖錄功進副都御史十年
亦不剽寇松潘番人磨讓六少等乘機作亂爲之鄉
導西土大震吳招土番爲間發兵掩擊之千戶張倫
等夜率熟番攻破賊獲磨讓六少亦不剽遂遁去吳

以松潘地險阻者亦往往邀劫饋運乃督參將張傑
等修築塹柵自三舍堡至風洞關凡五十里賜勅褒
之烏蒙芒部兵府壞接筠連珙縣圍軍千里山菁深
阻諸蠻楚人子界子仲家子猫子猓格等謀居其中
有楚人子普法惡者通蠻語曉符籙潛懷異志妄言
彌勒出世自稱蠻王誘煽諸夷作亂流民謝文禮謝
文義應之都指揮杜琮與戰敗績文義奪其冑僅以
身免十二年吳督指揮曹昱進討法惡大敗走保青
山若吳分據水口絕其汲道關南方圍待之賊乏水
渴偵南圍薄薄暮突圍出官軍遮擊之俘斬千五百
餘人法惡中流矢死諸蠻大奔吳撫定之以功再進
右都御史蔭子錦衣世百戶吳有才氣能應變揮霍
自喜所向輒有功然官川中久狎其俗銳意欲立功
名卒以是敗先是亦不剽既遁吳移兵攻小東路番
若未下茂州羣蠻懼見侵遂糾生苗攻圍城堡參將
尚錫等討之兵敗指揮龐昇等皆死又嘗遣副總兵
張傑副使吳禮擊松潘南北二路番不利失亡軍士
三千餘人吳匿不以聞變蠻平吳不置戍守邊班師
請改高縣爲州設長吏增高珙筠連田租千八百石
令指揮魏武度由奪降人業給之軍民而珙縣知縣

步梁窺吳意誘殺降人阿尚杜琮以亡胄故怨文義
 潛使人購其頭於是文義乘羣蠻怨嗾之遂大誣攻
 高慶符二縣破其城琮率兵禦之又敗死傷七百人
 自黎雅以西天全六番皆相繼亂南京給事中孫懋
 暨巡按御史盧雍黎龍先後劾吳十四年遂遣官逮
 吳行至河南疏稱疾篤而使使厚賄兵部尚書王瓊
 得留於家世宗即位始就逮尋削籍歸揚一清胡世
 寧嘗薦之為桂萼所駁而止久之卒
 論曰明興盜賊之禍荼毒生靈至正德時已烈矣武
 宗次第芟夷海內且晏然無事雖曰泰陵之餘澤亦
 以運籌戮力之尚有人也如何繼諸臣設施建立不
 無互有短長而馳驅疆場皆不可謂非干城之選矣
 不然揭竿遍野而秉鉞無人即覆亡之禍奚必在莊
 烈之世哉

明史卷二百五十五

列傳一百六

邵寶 楊廉

王鴻儒 弟鴻漸

儲燧 潘府

胡鐸

景暘 邵銳

余本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少學於莊景泉深許之舉成化
 二十年進士授許州知州其治專教化月朔會諸生
 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
 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諡也有巫言龍骨出地
 中為禍福寶毀其骨杖巫而遣之釐正版籍躬課農
 桑力行社倉及計口流田法以備凶荒治行為中州
 冠弘治七年入為戶部員外郎崇王奏乞亳州正陽
 鎮抽分課銀帝欲與之寶謂侍郎劉大夏曰正陽畿
 輔地制不以封豈可使藩府收商課如以春秋許田
 之義明白論列上宜聽從且課以救荒設非舊制宜
 革去大夏以其議上帝從之歷郎中遷江西提學副
 使至則率諸生釋菜周元公祠廣白鹿書院學舍以
 處來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為本先行檢而後文藝
 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親死數十年不葬者寶下教
 親未葬不得與試於是舉葬者千計寧王宸濠索詩
 文峻却不應遷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與鎮守中

官勸慶州銀礦實慮勞民且生他變奏寢之改湖廣左布政使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擅政實議事匪京絕不與通平江伯陳熊漕帥也瑾惡其路薄欲使實劾熊一日昧爽遣校尉數輩追實至左順門爲危言恐之曰行遠汝張綵曹元二尚書自內出私語實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實曰平江功臣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去越三日撫他事逮熊詔獄將并逮實李東陽爲力解乃勒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旋拜戶部右侍郎督倉場還理部事進左侍郎七年省親歸初實官兩司時以母老屢求歸養格於例不得至是再請詔許歸省抵家又乞終養始報可巡按御史唐鳳儀言實辭祿養親志不可奪若用之留都既得効忠於國又得遂其私圖既而御史葉忠又以爲言乃拜南京禮部尚書再疏辭免世宗立廷臣交薦起前官復以母老懇辭帝嘉其志許之詔有司以禮存問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實少孤事母至孝甫十歲母疾爲奏告天願減己算延母年終養歸嘗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側不懈生平潛心理學以洛閩爲的躬修實踐然不爲標榜嘗曰吾願爲真士大夫而已初舉南畿

出東陽門下爲詩文典重和雅取則東陽至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其所自得也家居著述甚富博綜羣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氏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學史簡端二錄巡撫吳廷舉上於朝晚自號二泉學者稱二泉先生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吳與弼門人胡九韶得其端緒廉承家學早以文行稱舉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弘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明年京師地震疏劾用事大臣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戡宜馮講官五年以災異上六事一經筵停罷時宜日令講官更直以俟召問二召用言事遷謫官不當限臺諫及登極以後三治兩浙三吳水患停額外織造四召取林下恬退諸臣曾經薦舉者五刪法司條例六災異策免大臣末言天地不交則否遇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給事御史隨入駁正帝頗納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譏廉謂朝廷不可無恕請斥遠譏邪無爲所惑母喪服闋留任刑科疏請祠祀薛瑄取讀書錄貯國學以教諸生九年冬京師恒燠廉言洪範庶徵悉由人事齋醮禱祠非可禪災陛下今日亦惟於五事加之意而已至於衆論可采勿以逆於

心而不從，弊源宜絕，勿以適於意而或救日進。儒臣敷陳要道，而全執政大臣推之政事，以惠民生，則于意固休徵。應明年三月有詔，以下旬御經筵，康言故事經筵一月不過三舉，苟以月終起，以月初罷，則進講有幾。且經筵放而後日講繼之，今逢一日之經筵，即輟一旬之日講，聖學緝熙，恐不宜如是間隔也。報聞以父老欲便養，復改南京兵科中書李廣死，得其通賄簿籍，言官劾羣臣交通者，帝初欲究之，既而中止。廉率同官上言：通者奸邪肆志，中外交通，忠直之士欲發之而無驗。今幸簿籍可按而論，諛側媚之徒又倡為不必窮詰之說，如此則羣邪朋結，更何顧憚。况黃米白米之隱語已詳，然於四方國法既所難容，政體寧當但已乞付法司明正厥辟，帝竟不納。已請申明祀典，謂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居漢唐諸儒上闕里廟，重建當更立木主，且言大成本樂名於謚法，不合皆不果行。遷南京光祿少卿，正德初就改太僕，歷順天府尹，時京軍數出，車費動數千金，廉以頻歲水旱不能給，請大興邊運，所餘銀供之，奏免夏稅萬五千石。慮州縣巧取民財，為置歲辦簿具，載其數使上下通曉，吏無能為奸革，和買借辦之擾一切。

悉從官給昌平縣歲辦不前，奏升為州，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以所頒車十之四均之，釐各官馬夫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貪冒撥補之法，以絕影射，皆著為例。九年，乾清宮災，極陳時政缺失，疏留中。明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疏論上下交修之道，及帝將南巡，上言巡狩之典，惟唐虞可行，自夏以後，太康有距河之厄，昭王有膠舟之變，秦王召博浪之擊，隋煬起突厥之謀，祖訓謂帝王居處常懷警備，內官及帶刀人員不可太遠，如无英宗夜遇害，惟左右太遠，致然。聖祖防微慎密，如此，况可微服輕騎馳驅千萬里之遙哉。不報。武宗駐南京，命百官戎服朝見，廉不可，乞用常儀，更請謁見太廟，俱報許。世宗嗣位，就遷尚書，廉以帝王之道莫切於大學，自為給事，即言進講宜先大學衍義，既而自南京入賀千秋節，復言皇太子講讀宜先大學次論孟，而後中庸尚書屬對作文，非養正之道。至是又首進大學衍義，節畧帝嘉其忠愛，優詔答之，疏論大禮，引程頤朱熹言為証，且言今之異議者率祖歐陽修，然修於考之一字雖欲加之於濮王，未忍絕之於仁宗，今乃欲絕之於孝廟，此又修所不忍言者。報聞先後八疏，乞休，至嘉靖二

年乃許賜勅馳驛給夫廩咸如制家居二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諡文恪廉與羅欽順交善爲程朱之學居敬窮理至老弗懈爲文必根六經然多所自得於天下事靡不究心自禮樂錢穀以及星曆算數之曠具識其本末學者稱月湖先生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少工書家貧爲府書佐知府段堅見其書愛之召見驚曰子風神清澈非塵埃中人也留之署中親授以書遣入學校爲諸生遂舉鄉試第一成化末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索遷郎中權舟淮安督稅鳳陽皆立條式以清白著擢山西僉事進副使俱督學政衡別才器崇雅抑浮凡經進就咸有立志居九年士風甚盛孝宗知其賢嘗語劉大夏曰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頓首曰誠如聖諭正德改元謝病歸劉瑾擅政自以多行不義思收召天下名流四年起爲國子祭酒未幾以父喪去再起南京戶部侍郎十年召爲吏部右侍郎尋轉左鴻儒清正自持門無私謁論人務崇實行斥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尚書陸完好交結嬖倖又與寧王宸濠通鴻儒數舉先朝名臣夏原吉王翱輩以規之完不悅十四年

遷南京戶部尚書甫履任宸濠反命督軍餉初鴻儒在都憤羣奸亂政嘗私君飲泣至是強藩倡亂又聞武宗南巡益憂懣疽發於脇遂卒諡文莊鴻儒爲學務窮理致用於百家異同必求其原而審乎義所安故其學宏博淵粹爲世碩儒弟鴻漸鄉試亦第一以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以廉靖稱

儲懋字靜夫泰州人九歲能屬文母疾刲股療之卒不起時尚未娶長者強之懋頓辭號天指裂乃已家貧力營墓域每旦伏哭塚上夜則苦讀領成化十九年鄉試明年會試亦第一觀政吏部尚書尹旻欲引爲屬力辭求便養授南京考功主事孝宗嗣位疏薦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李文祥言諸人既以直言狗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窮荒蠻徼使瀕於死誠可閔念乞引而寘諸風紀論思之地辭論丰采必有可觀與其旁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吉等遂得錄用久之進即中考察庶僚雖執政親故無所假借吏部尚書耿裕知其賢詢北部考注臧否一出至公嘗覈一官已得實裕欲改其評嶮正色曰公所執何異王介甫時羣僚咸在側裕大慙徐曰即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十年擢太僕少

卿行部禁有司送迎苛費大省嘗請命史官記注言
動如古左右史時不能用進本寺卿武宗立塞上有
警條禦邊五事又陳馬政病民者四事多議行正德
二年改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明年召爲戶部
右侍郎尋轉左督倉場所至宿弊盡釐唯爲人端毅
寡合中貴同事者咸見嚴憚時劉瑾用事數凌侮大
臣獨敬懼稱爲先生懼憤其所爲五年春引疾求去
詔許乘傳有司俟疾痊以聞一時驚爲異數其秋瑾
敗以故官召辭不赴七年起南京戶部左侍郎踰年
就改吏部卒官體貌清羸若不勝衣淳行清修介
然自守工詩文好推引知名士辟遠非類不惡而嚴
進士顧璘嘗謁尚書邵寶寶語曰子立身當以柴壻
爲法柴壻者唯別號也嘉靖初賜諡文懿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舉進士值憲宗崩孝宗
踐阼甫二十日禮官請衰服御西角門視事明日釋
衰易素翼善冠麻衣腰經帝不許命俟二十七日後
行之至百日帝以天行未盡麻衣衰經猶如故府見
帝可與有爲因上疏請行三年喪略言仁莫大於父
子義莫大於君臣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
至義之盡也堯舜以來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用此道

漢文帝事不師古遺詔短喪其實止欲便天下臣民
而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綱常一墜不振晉武帝欲
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盡宋孝宗銳志復古易
月之外猶執通喪然不能推之於下未足爲聖王達
孝也先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惻怛由衷抵前
即位三請始從麻衣視朝百日未改一念之發至性
在焉所望遂排羣議斷自聖心執喪三年一如三代
舊制詔禮官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勒爲
彙典傳之子孫則大本以立大經以正子化於孝臣
勸於忠天下萬世共仰扶綱植常之令主豈不偉哉
疏入衰經待罪詔輔臣會禮官詳議並持成制寢不
行謁選得長樂知縣縣多浮屠官府取爲書院聚士
講學教民遵行朱子家禮常周行郊野勞問疾苦田
夫野老咸謂府親已就求筆札府輒欣然與之入爲
南京兵部主事陳軍民利病七事父喪除補刑部值
旱蝗星變北寇深入孔廟災疏請內修外攘以謹天
戒又上救時十要多見採納以便養乞南改南京兵
部選武選員外郎尚書馬文升知其賢超拜廣東提
學副使昌明正學士風大振時雲南晝晦七日楚婦
人鬚長三寸止弭災三術以母老乞休不待命輒歸

已而吏部尚書揚一清及巡按御史吳華屢薦其學行終不起嘉靖改元言官交薦起太僕少卿改太常致仕既歸屏居南山布衣蔬食惟以發明經傳爲事時王守仁講學其鄉府所居相去不百里論說頗有異同而從學者相將嘗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直養之曰正學順行之曰正道又曰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人曰薦賢當惟恐後論功當惟恐先所著素言皆獨抒所得士類競傳焉之年七十三卒故事四品止予祭世宗重府孝行特詔予祭

胡鐸字時振餘姚人弘治末舉進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刑科給事中出勘寧夏失事狀持正無私叅將霍忠以下多獲罪會焦芳附劉瑾攻謝遷建議餘姚人不得爲京官出鐸河東鹽運副使瑾敗遷福建僉事分巡建寧興教化辨冤抑巡按御史列其善政二十事以聞就遷提學副使教士先理學持嚴朱陸之辨諸生化之時王守仁以良知教學者其說頗近陸氏鐸與守仁書曰足下薄宋儒以聞見之知汨德性之知知一而已德性之知不離開見聞見之知還歸德性怵惕惻隱之心良知也必乍見孺子而後動

誰謂德性之離開見乎人非形性無所泊舍耳目聞見之知德性亦無所自發也大學論修身而及於致知則固合德性聞見言之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舉其全足下良知舉其偏且謂良知見成不費磨礪愛親敬長之良知必要於達之天下不屑簞豆之良知必要於萬鍾不受誰是良知而見成也者守仁不答嘉靖初遷湖廣叅政遭母憂哀毀盡禮三年不履城市起補河南再遷雲南左布政使庫有羨金數千吏告此無碍官帑例得歸公鐸曰無碍於官不有碍於民乎叱之十二年入爲順天府尹坐鄉試進題稍緩改

南京太僕卿帝一日念之問常日白面府尹安在吏部因推鐸刑部右侍郎未上卒鐸與張璁同舉於鄉深相得初大禮議起璁首主考獻王鐸意與合璁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其跡似私考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當俟數年後尋情盡洽而後徐以入告然爲轉務以興義起之禮如欲借爲終南之

徑則非鐸所敢知也。璵議遂上。旋被召。鐸方服闋赴京。璵又固要同。璵復書謝之。且與辨繼統之義曰：禮官之說謂皇上以小宗後大宗宜重大宗置小宗。此泥於戴記宗法之論也。足下復引大宗小宗爲辨。其間不能以寸。夫國有統家有宗。嫡長子承王者之統。其次適爲族人之宗。故宗法爲卿大夫公子設耳。君統九族不爲九族宗。何也有位則統無位則宗。君不與族人爲宗。懼褻尊也。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以不世。故以小宗後大宗而禮又謂適子不得後大宗。若國統絕而立君。寓立賢之意。不必論其行輩。雖從祖伯叔皆可。雖適子亦可繼統。與後宗原不同條也。子云上以興世子入繼武宗之統。非繼武宗之嗣。其言精矣。天親不可以人爲父。改而稱叔姪。改而稱子。非天叙之典也。鐸謂皇上承遺詔。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可謂正其始矣。其繼武之統。以主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爲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先君。豈不名正言順。何必考孝宗而後爲繼。即但既考獻王。後必有稱宗入廟之事。子當豫發其議。以爲之防。杜小人逢迎之隙。乃爲以道事君者耳。

璵亦采用其言。大禮既定。鐸又貽書曰：閣下以一人挽天下已成之議。可謂得行其志矣。而禍流縉紳國之元氣。從此傷焉。今惟勸止。召選議禮諸人。養以和平之福。斯爲克終其美。若直情任之。則申商之績矣。璵不能從。遂至爲世大詬。鐸與王守仁同鄉而不宗其學。與張璵同欲考獻王而不因。以取高位。世稱其能獨立焉。

景暘字伯時。儀真人。父宣。徙家上元。暘生而警敏。有度量。父爲廣東布政司。昭磨隨之。官布政使。劉大夏一見器之。曰：端人也。正德三年。舉進士。第二人。授編修。暘丰采峻潔。劉瑾陵轢朝士。見者無不重足屏氣。其不爲屈者。獨何瑋。崔銑。呂柟。及暘而已。入教小內。豎書。嘆曰：君子無棄人。矧此輩。近君者耶。每引古誼諭之。於正九年。秩滿。會司業缺。員大學士。梁儲謂暘曰：編修三考。當進侍讀。今國學非君不可。如何。暘曰：朝廷官人。因材而使。敢自擇耶。遂除司業。與六館諸生講說。不避寒暑。典簿念暘貧。給官廩。私益其斛。暘知之。歸所益米。切讓之。曰：若奈何。污我。越二年。請南便養。改左中允。掌南京司業。內艱。去嘉靖三年。服除。北上。行至儀真。病卒。其地即暘始生處也。暘爲人篤。

於孝義母目盲百端治之不效旦夕禱於神一日母忽失故疾雙瞳炯然友人張貢見賜女欲與婚未聘而貢卒賜哭曰曩業心許之敢負吾友乎竟歸其子居官清約過甚每入署乘一牝羸觀者皆訝之賜自若善行書尤精小篆詩文蕭散有致在館職以不獲裨益時政作自罰文刻意砥礪及卒人皆惜其才未竟云

邵銳字思抑仁和人正德三年進士時劉宇用事欲私其子仁為翰林而難於獨授以銳與黃芳名在仁前銳又舉會試第一欲藉以塞清議乃言於劉瑾取

中旨並三甲前列者李志學韓守愚五人俱授為庶吉士銳雅負志節恥不欲就兄欽勸之曰會元得館職亦常分公議自在庸何傷銳乃就職踰年授編修瑾誅除仁名謫諸傳奉者於外並及銳八年補寧國推官銳念向者執之不堅慮為終身玷乃刻意奮厲以嚴苦自持日食惟菜羹糲飯遇獄訟不得其情不止屬縣有大姓誣人以盜縣已納其賄鍛鍊成獄銳疑焉立往按出之斥罷其知縣居三年名大起遷南京吏部主事調禮部員外郎引疾歸用薦擢江西僉事進福建副使俱董學政令諸生誦習白鹿洞學規

凡守身處事立言悉奉以為則非是者即麗於罰念建文朝忠臣理沒命分宜祠祀黃子澄漳州祠祀陳思賢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曹廷瑞呂賢其他先賢祠墓悉為修復嘉靖初遷湖廣叅政歷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使皆有惠澤比去民未嘗不涕泗追送十一年入為太僕卿尋得疾告歸以門蔭昇凡子卒之日橐無餘金田不及百畝詔贈右副都御史以篤學有行特諡康僖銳平生恥近名學以程朱為鵠所與切劘道義者同邑胡世寧崑山魏校永豐夏尚朴而已先與桂萼友善及萼為相貽銳書

不答見世宗政尚操切朝士爭務為嚴苛抵書世寧曰大臣欲有為於國必援引善類布列朝端俟君志大定國是不清然後講興革之宜酌損益之道寬裕從容乃克有濟不則將有異議乘之非惟無益且故不靖而黨事日滋矣其深識遠致類如此
余本字子華鄞人正德六年進士第二授編修九年乾清宮災詔羣臣陳時政闕失本言頃者大學士楊廷和給事中呂經等所奏切直可施行乃陛下僅付所司豈以是為無裨於政無感於天乎天之於陛下猶父之於子也使為子者不能享有成緒淫朋是溺

嫚遊是縱則未有不加謹怒者以斯而觀天之降災不可謂無意也祖宗以來動有常經今陛下視朝月不二三經筵間歲一舉司香之禮廢絕不行宮禁之中出入淆亂是尚烏能守祖宗之法乎願陛下敬天之怒法祖之憲意思改過無忽諸臣所言疏入不報

於偏時以云蹈道洵難矣寶廉數子充養薰陶皆有得於聖賢之彞訓故其志節丰采彪炳一時而畧不見有亢悠矯拂之迹蓋學問以變化之爲功也然則人惡可以不務學乎哉

以便養乞近地儒學官乃出烏廣東提學副使潮州有妖巫惑衆本按誅之毅然以釐俗作人爲己任性龍麟不能容物遇事有不可報義形於色或面折不少假借以是與巡按御史毛鳳積不相能鳳貪黷多入部吏金錢本疏發其事鳳亦詆本詔俱回籍聽勘鳳竟以不謹落職本久不赴選至嘉靖六年始起山東副使仍視學政尋擢南京右通政卒官本清修實踐於宋諸大儒之說無所不研究而尤篤信正蒙故其立言制行一以張子爲法性至孝嚴於取友遭母憂居倚廬終喪如禮少入府學諸生多謔笑有二人者正襟坐廡外本趨問姓名則聞淵汪玉也遂與結契又與張邦奇王應鵬善日以道義相劇切後淵邦奇爲尚書王應鵬爲都御史皆聞於時

論曰彼庸庸者流無論矣士君子苟才氣自負爲世賢豪而非淑於先王之遺教則任情而往鮮不漸隣

史卷二百五十六

列傳 日七

曹鳳孫 字燕 忠 歐 信 李 貢 元 贊

王雲鳳 陳 恪 張 康 李 堂

張 津 張 淳 吳世忠

王 石 曹孫有功 王 純

曹鳳字鳴岐上蔡人成化十七年進士除祁門知縣
 弘治初用廉能徵拜御史多所論建嘗奏事失儀孝
 宗曰此佳御史特宥之出按江北時兩畿及河南皆
 災所司徵租故又下從民治河勞費甚鳳以為言
 並得減免公不蘇州府俗事五道神每禱祠輒擊牲
 舉樂謂之恭廷費甚鉅鳳禁之焚其廟像巫覡尼師
 不得出入士戶家置塚禁火塋喪家例出資界予
 容號曰貼輪船銀貧者以故喪不時舉鳳命罷之裁
 定婚喪禮使無奢越善政甚著十五年大計群吏吏
 部舉天下治行卓異者僅六人鳳與焉歷湖廣右布
 政使正德一平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鳳雅操方
 正數與鎮守中官劉保忤拜疏乞歸不許其冬召理
 院事未上以憂歸劉瑾銜鳳不通饋問責以淮任後
 期罷之復擬延綏錢穀事罰米千石輸塞下鳳憤悒
 無疾卒孫亨字伯貞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歷中權責請託皆不納遷兗州知府討平部內積
 盜政嚴治肅課為山東冠遷湖廣副使逮王憲燭素
 驕恣悍亨為執戢歷湖廣右叅政穆宗立擢右僉都
 御史巡撫保定時有寇警亨中夜從十數騎疾馳出
 郭立馬風雪中頃之諸將追至亨曰吾年六十老矣
 猶思殺賊將軍輩不努力何以自解諸將慚謝因奮
 擊賊破之寵泉閩外時議修葦葦城當發所部民赴
 役亨慮妨農請量輸產直民便馬隆慶元年召為兵
 部右侍郎協戎政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
 尚書織造十百劉安胃支經費萬餘兩欲歲以為例

亨怒劾之亦旨奪俸三月亨度志終不得行遂致仕
 歸萬曆中遣官存問年八十二卒
 燕忠字良臣蘇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常州推官再
 任舉國民有賈於江淮者為其僕所戕罪人久不獲
 忠密廉得之遂仗辜弘治中推御史嘗因災異上言
 近冗官日眾土木日興莊田撥賜日廣而奔競無耻
 之徒充列庶位迥與初政不侔請勅吏兵二部凡乞
 恩傳奉不由資格功勳補授者悉為澄汰帝不能從
 出按陝西十四年秋寇入靈州花馬池直抵環縣
 寧夏固原兩鎮守臣弗能禦且不以費聞忠白發其

狀於是巡撫王珣周季麟總兵官郭鎮鄭英鎮守中官張佃劉雲俱被詔責讓載罪辦賊擢陝西副使楚銜環慶兵備會都御史楊一清修舉馬政議擢監司有聲望者為苑馬卿遂以忠任之正德初就拜陝西按察使發奸捕伏吏民皆驚進左布政使安化王寔鏞反盡餉有勞一清時為總制疏薦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數月遷大理卿知府田崑為人所訟武宗怒將寔之重典忠屢疏為辨竟得釋御史胡止寄極誠忠詔忠陳狀忠辨之強帝察其誣不問吏部兩薦為侍郎不報或諷少貶求進忠不從十年卒所司

奏忠剛正得大臣體特贈刑部尚書與忠同里同舉進士者歐信字字先初除戶部主事奉命賑京西活饑民萬計進部中督餉大同增置倉舍乘粟賈賤糶之不三歲歲五十餘萬石劉大夏巡視款曰使與儲者盡歐部中吾何為此行哉令人與得趙宣言保定河間有隙地可作粟莊信往勸力白其委通止歷河南左布政使正德元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信器易峻整有幹略訓兵練武綜覈屯政諸廢漸舉以各城守將率營求得官不任禦寇請預簡都指揮以下程其才力為差等以次用之議格不行

李貢字惟正蕪湖人成化二十年與兄贊同舉進士並有時名貢授戶部主事弘治中進員外郎浙東水奉命往視蠲其賦十五歷刑部郎中岐王府僚交訟不決勅貢往遂平其獄用薦擢山東副使正德初歷山西左布政使府縣靡費無經貢命各立民膏簿以稽出入資用大省時劉瑾亂政巡撫官去留惟意四年中旨罷遼東巡撫劉瓛擢貢右副都御史往代錦義二城戍卒以失屯地謀亂貢撫定之檄諭北部使入貢邊徼以寧故事部御史位總兵左而是時都督李興黨瑾欲以氣勢出貢上貢不為動數裁抑之瓛

怒譖於瑾會大同守臣劾有司稽違餉瑾謂貢嘗官山西罰米五百石勒致仕瑾敗起撫順天薊州賊劉六等起貢繕城賑饑奏設兵備憲臣民恃無恐既而他部軍有掠賊墓擒其孳者賊憤圍薊州三匝貢督兵扞之數晝夜乃退遂自劾求罷不許賊黨有出入約房者每師出輒傳池燕山衛卒王宣與其子欽等尤與賊善嘗資以兵器貢覺捕之宣脫走獲欽等送京師賊乃不敢復北通州舊城數苦水而新城又早貢請修新城立舊城水閘以時啓閉民便之古北口當邊衝過潦輒不可守貢度隙地築石墻百餘丈忠

乃息八年召為兵部右侍郎力辭不就許致仕居三年卒贊字惟誠釋褐為吏部文選主事進考功員外郎改兵部進郎中順天民地多并入勢家獨計口受馬責駒民甚困尚書馬文升屬贊經理贊善勾稽盡復民業歷浙江左布政使故副都御史錢鉞錢塘人也嘗撫河南崇府歲祿萬石例給米十之一餘皆予糶鉞以紅糧土產多給三千石遂相循為故事至是劉瑾以為鉞罪追坐之辟繼鉞為巡撫者皆罰米而籍鉞產械其家屬六十人赴京贊憫無辜為之流涕保護其家瑾聞而怒後吏部推贊南京太僕卿遂勒致仕當賊盛時京師多伏奸王欽等已竄獄奄人猶庇之欽屢疏訟寃兵部尚書何繼執不可乃詔法司雜治遂論死成其親黨又有通事王永得幸於帝賊齊彥名賂之嘗托名永弟引入豹房見帝經宿乃出都人謔言永為賊內應帝不知也

王雲鳳字應韶和順人父佐南京戶部尚書雲鳳弱冠舉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客主事憲宗弗豫用故事齋醮雲鳳言於尚書周洪洪曰非禮也請為壇於南郊大臣率其屬三日禱乃可時不能用弘治九年再遷祠祭郎中請天下府州縣學校悉立名宦鄉賢祠遂為定制副使楊茂元言事得罪抗章救之中官李廣假左道誘帝請斬之以謝天下由是直聲震於時先後多論遂又數代尚書條奏帝亦識其名而廣憾之不置會駕出南郊視牲雲鳳乘馬駕後廣遂構於帝下詔獄謫陝州知州為政務鋤豪強杖貧弱時輔以經術威惠大行廣死擢陝西提學僉事誨諸生規條甚備而以嚴行之士咸畏服正德初歷山東按察使所至皆以嚴著毋喪去官遭劉瑾羅織罰米千石餘家遂禁服除張綵薦於瑾起國子祭酒雲鳳故性剛負氣好以威懾衆及是見國學教弛並滋之以嚴急又惡諸輸粟入監者蓋少不學請自年二十四以下悉遣還籍與諸生同考較由是謗議紛起雲鳳雖由瑾進用瑾顧不甚喜有司務孫聰者瑾妹壻也遂鄉雲鳳錢之郊外聰時已失權於瑾瑾語人曰聰何人士大夫至郊錢祭酒人師亦當爾否雲鳳嘗欲更六堂名令諸生讀小學瑾怒曰雲鳳亂成制欲代邪讓死耶雲鳳求去不許會瑾誅言官劾其黨瑾遂乞休乃改南京右通政謝病歸楊一清為吏部素知雲鳳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力辭不允在鎮數月既屢上如建儲及免詞遣軍皆國家大事父喪

去起故官督兩浙鹽課再疏辭免未幾卒妻子不免凍餒雲鳳為祭酒時或言其媿瑾請刊瑾所行新例為後世法又請瑾臨視國學如唐魚朝恩故事由是言官風聞論列至誠為五經掃地然雲鳳素負重名賢士大夫多稱之所詆不無失實云

陳恪字克謹歸安人成化末進士授宿松知縣募民墾荒得田四百九十二頃粟二千七百餘石悉以償虛賦又以湖池利予民積穀三萬二千有奇修塘堰數百區以待凶歉由是逃亡歸籍者五百餘戶弘治中徵授御史出按貴州賊婦米魯叛劾奏中官楊友

終兵官曹愷以下十餘人詔俱裁罪辦賊帝遣中官孫叙鎮金盍恪請停之再按畿輔責豪斂手正德元年遷江西副使整飭南贛兵併節制嚴明長河諸賊聞風遁去以冗員例革劉瑾擢其為御史時事除名後據江西事遠問瑾誅以故官滋貴州幸西賊阿雜等為亂偕僉事陸健督兵討之俘斬千餘級進按察使歷江西左布政使屢忤軍王宸濠至逮其胥史恪不為動九年奉治行卓異明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旋入為大理卿恪居官務盡職不矯為名性篤實和易而中有定守為大理二年卒官天啓初追諡

簡肅同縣張廉字孟介成化初進士由刑部主事歷江西副使賊盜廣信永豐銀礦吏不能制廉曰賊所以逞者利故也使其中無可欲彼豈樂就死哉遂命塞之賊群散轉貴州按察使誅印江豪酋置縣治吏民稱便就遷左布政使與征都清苗寇有功弘治九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廉以屬府黎平僻遠與湖廣五開銅鼓衛相錯有事多牽掣請悉聽湖廣兵備憲臣節制又奏削鎮遠土官置縣如印江皆從之廉勁直有守好而折人過以是多忤物被劾歸

李堂字時升鄞人成化末進士授工部主事權蕪湖閩中使宋昂以林木至勢甚張堂語昂木非中程毋擅取昂不敢肆所徵足額而止遷郎中清寧宮災孝宗以太皇太后寢室手勅亟營之堂計費請發內帑勿累民且先後者入暮出後之手指筆記不做吏胥既訖事所費贏十之三督工大臣交薦之中旨優擢京職堂懇辭給事中周璽亦言傳陞漸及正堂不可為訓乃增秩二級越二年擢應天府丞隣境建平大饑民相聚掠或請加兵堂不可急調近縣粟以濟單騎諭之曰若奈何以救生故使死地衆感泣解散僅捷為首者數人而去歷南京光祿卿正德四年進

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名爲工部右侍郎明年河決汴徐命兼僉都御史往治之堂條上方畧謂河自蘭陽儀封考城以南故道淤塞其流俱入賈魯河經黃陽岡至曹縣勢甚瀾漫衝梁靖楊家二堤決口滄曹單民田前侍郎在巖亦長修濬緣地高河澁隨濬輒淤水殺不多而決口難塞今觀梁靖以下地勢最卑故衆流奔注成河直抵沛縣凡河流故道皆湮况河勢北徙有如建瓴不但直趨梁靖其黃陵岡上下及杜勝集縷水堤俱受衝噬水行堤上抵安平鎮甚近就使梁靖築成而納流無地必迴激黃陵堤岸于運道尤可慮也今欲起大名三春柳地訖沛縣飛雲橋止築堤三百十里防河北徙庶保運道無虞詔從之明年又奏銅瓦廂等堤岸崩阨陳橋集等長堤淺薄請設副使一人專理其事部議以河南災荒盜起宜併力速障決口餘不急者須後遂召堂議止以副使領之未幾被論致仕遂鏡戶纂述十餘年卒曾孫康先進士崇禎時索官禮部尚書

治聲大起以憂歸起補大洛徵拜御史弘治十四年冬吏部缺尚書廷臣已推馬文升閔珪而津乃偕令官文森曾大有請用致仕尚書周經兩廣總督劉大夏忤旨下詔獄賴給事中許天錫御史袁經等論救得釋已上言通者陛下廷訪大臣而庶官不預非所以明日達聰也乞命卿佐侍從及考滿朝覲諸外僚咸得以時進見通達下情又言諸馬房雜畜耗費不貲頃從言官許天錫請已命送光祿俸用而中官蔡春乃奏止之是詔令不信於天下也乞仍如前詔使得旨下部覆核而帝崩武宗嗣位部議如津言於是濬費並省津尋出按廣西總鎮中官韋經赴召擅殺標索官帑銀津劾奏之預平富賀賊被劾奔出爲泉州知府坐嘗奏舉甄泰爲劉瑾所惡劾爲民瑾收起家波知府津廉謹習吏事所至政有異迹尋遷小東左叅政正德八年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居三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馳疏請建皇儲所部水旱請停織造及車駕北巡疏言今天變民窮兵戈水旱所在而有乃陛下微服跨馬直抵居庸何輕身至此萬一肘腋變生衝縶患起噬臍何及昔太宗北征有仁宗爲監國宣宗時巡有英宗居青宮今之代理

萬幾視膳兩宮者誰也皆不報浙江孝豐民湯毛九
許家四等並居深山恃宗強橫行州里有司追捕急
歟號召宗人持挺聞命至殺傷積二十年莫能制至
是鎮守中官王堂等以聞詔津託他事赴浙悉調兵
討之兵猝至併不及設成就縛獄其坐死者九十人
成及徒獲百餘人加津戶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帝自
宣府還後欲北幸津疏切諫不報卒贈南京戶部尚
書

張淳字宗厚合肥人成化末平進士弘治中以瀏陽
知縣徵授御史偕給事中周旋出勸收馬草場見近
畿州縣並有仁壽宮皇莊請罷之以益牧地議難不
從皇莊所侵據者緣是悉還之官出按貴州擒叛苗
普安阿保父子擒其黨五十九皆籍為編氓轉吉
安知府俗好訟蔓引動數百人淳泣以嚴明訟遂衰
止豪猾屏息版籍多清亂淳為釐正役均禁絕府故
有堂食錢淳悉以給公歲省民數十金民為立祠正
德初擢四川副使備兵松潘與平叛番召拜南京太
僕少卿遷應天府尹多惠政士民賦京兆十思歌之
八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四川賊麻六兒等
新敗疏請盛兵房竹以防奔突已而賊果至淳率將

吏逆禁賊不得入還向川未為總制彭澤所職其冬
改撫保定淳為人剛果居官素清謹至是行部頗寄
耳目於下為所欺於是給事中李陽春御史周全南
京御史鍾曉等先後論列遂引疾去然其治吉安應
天時論終亟稱之

吳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兵科給事
中五年兩畿及小東河南浙江民饑有詔賑恤所司
俟勸覆不時發世忠極言其弊因條上興水利復常
平二事多施行已請恤建文朝殉難諸臣言文皇帝
之靖難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方孝孺諸臣之盡
節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做大權天下之民命不
立做大慮天下之臣節不明二者固不相悖也况文
皇帝謂練子卒若在朕國常用之仁宗嘗謂方孝孺
革皆忠臣是二聖已漸雪其罪矣乞特賜爵諡崇以
廟食且錄其子孫復其族屬為人臣忠義之勸章下
禮官寢不行尚書王恕被計求去世忠上疏請留者
卒侯張鶴齡請勘河間賜地帝從之其母金夫人請
不已乃命遣使世忠言侯家仰託肺腑蒙慶靡涯豈
宜與小民爭此尺寸今部勘未已內臣繼之內臣未
已大臣又繼之鼓行千里之內蹂躪三邑之郊剝民

敵怨非國家之福尤非外戚之福也不聽十一年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趙昶等因馬市令家人以違禁練縛易馬番人因而闖入私易鈇器既出塞復潯兵入掠蔚州陷馬邑轉剽中東二路英等擁兵不救巡撫劉燾鎮守中官孫振又不以資聞事發世忠往勸其得其狀于是英落職燾振召還昶及游擊劉淮泰將李興等俱逮問已而燾改大理少卿昶以大理丞吳一貫獲燾僅錫級世忠復極論燾罪且誅一貫帝皆不問嗣里文廟災陳八事請起用謝鐸陳猷章張元禎周瑛而召還王恕戴珊何喬新劉大夏時不

能盡用十三年寇犯延綏大同世忠上言國初設立七十二衛軍士不下百萬近禁網日疎軍政日壞假令大寇壓境簡擇精卒即欲得一二萬人猶不可致此兵足憂也太倉之儲本以備軍近支費日廣移用日多倘興師十萬欲攜賜取給其可得乎此食足憂也正統己巳之變捍禦者尚有石亨楊洪諸人適者賞罰不明人莫自奮所用李果阮興趙昶劉淮之屬先後皆敗今王壘馬昇又以失事告矣苟臨大敵何以待之此將帥足憂也國家多事賴大臣有以鎮之適者忠正多斥貪庸獲存既鮮勸之才又昧去就

之節而欲其懾強敵壯國勢何可得也此任人足憂也百年以來數遭邊禍而國統無恙由民心未離也適者政多舛乖民日咨怨京軍敬於力役京民苦於催科畿甸之于人君親恩尤切顧使不樂其生至此尚望以臨難厄守乎此民心足憂也陛下故事上帝而天變屢徵火患頻發雲南地震摧壓至萬餘家大同馬災踣斃踰二千匹此天意足憂也陛下以為安耶危耶伏願順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回天意道文武重臣經畧宣大以飭邊防策免諸臣不肯者而起素有才望如何喬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莘林

俊諸人以任國事則賊將望風遠遁而邊境可無憂矣帝以言多詆毀切責之尋乞大同增置堡堡以開田給軍耕墾不徵其稅江西歲饑盜起請簡巡撫點有司貪殘者又請築京師外城所司多從其議再遣吏科左給事中撤湖廣奏議銳意祛弊彙摺款跡先是奸人劉應龍殺其族屬五人厚賄胥吏清其案獄久不決給事中張九叙等疏始伏辜於是御史李天賦等十四人皆獲罪世忠亦坐降山東僉事旋召為光祿少卿改尚寶卿劉瑾遣官清數乞召命世忠往薊州時清乞者務為刻急迎瑾指違東因之致變

惟世忠獨濟以寬近畿賴之未幾瑾敗言官劾瑾黨者頗及世忠而世忠故方經朝議白其誣乃免再遷大理少卿正德八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寇在河套出師遂之失利乃引疾歸世忠有文學居家以孝友稱

王哲字思德吳江人弘治三年進士擢御史清軍福建尺籍多隱漏哲嚴核之得軍歲千計民被誣為軍至百餘家淹繫且經歲哲一訊出之十年按廣東劇賊陳光等流劫新會東莞哲盡方畧遣將平之南海十三村民數為盜鎮巡官議加兵哲曰是不下萬餘

戶獨無一良民乎率廣州知府林泮詣其地諭以禍福皆感泣從命為立里正約束之自是遂靖南土罪人當發口外為民者跋涉萬里且風土不宜多致死哲請改發近地為軍兵部言克軍之罪甚於遷徙今憫其速移而改令克戍恐未愜人情請願者聽之不欲毋強制可十五年按江西鎮守中官董讓怙勢為虐哲疏發其奸讓亦計哲擅作威福凌侮鎮臣帝為遣使按問卒直哲讓亦置不罪時天大旱哲親錄囚出當原者數百人翌日兩歲大稔民有女奴逃其繫陷以故殺獄既成哲使人廉女奴獲之白其寃有大

家被盜誣其怨家賂鎮守論死哲訊釋之鎮守怒其後果得真盜民為之謡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都御史林俊來巡視欲用一廢弁而其人故以罪黜哲不可俊怒語侵哲哲徐語三司曰林公名臣何有執法必中果未詳弁令再具本末上之俊果悟罷其人非用而以哲為賢遷山東副使有外國使入貢私市鹽哲謂不治則廢法治之非所以柔遠乃沒鹽於官仍給其直人以為得體中官王岳范亨忤劉瑾被竄道死臨清哲為治棺歛或諫不可弗聽歷南京右僉都御史領操江正德五年江西盜起命往巡視俄改巡撫姚源賊江澄三等間安仁哲偕中官王嵩等會軍三萬討之軍多後期且營泥淖間賊來寇發伏官軍擾亂死者無算通判梁全等皆死事聞召哲還方候代率王宸濠惡哲不附已召飲中以毒因得疾歸家適年卒曾孫有功萬曆中進士由遂昌知縣擢御史屢疏請建儲視朝語皆切直出視陝西茶馬時西陲用兵劾經畧鄭洛因陳諸邊利病改按廣東益厲清操還朝值神宗以軍政事詰誦兩京言官有功亦坐削籍天啓初贈太常少卿

王純字希文慈谿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右

評事進左寺正用侍郎楊守趾薦擢江西僉事瑞州盜起珍戚之正德初以河南副使飭潁川兵備尋改廣東父憂歸劉瑾亂政有上高奸民許其鄉致仕侍郎黃景儻踰不法瑾遣官就訊逮繫數百人雜治經年無所得坐景家所樹坊雕鏤龍鳳遂籍其產誦景及家屬五十餘人戍邊江西諸司悉罰米五百石純亦被罰輸邊服除改雲南金齒兵備七年入為大理少卿繼獄多平反吏部主事梁穀素無行妄言鄉人袁質趙巖等謀反詞連魯府歸善王當沒兵部尚書陸完信之而羣小幸功者欲張大其事因以取封爵乃遣總兵官劉暉等發兵駐四路觀變而今純偕中官溫祥錦衣指揮韓端即訊至則當沒方辭卧與質等徒手就縛純訊無反謀力持之但執諸人送京師事遂解十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帝從江彬言將于宣府建行宮純抗疏切諫冠入龍門雲州純劾奏諸將失事者並及分守中官郭原等數人有詔諸將逮治原等不問明年寇六萬騎入掠總兵官滿浩等屢敗純自劾米罷詔戴罪辦賊已冠蓋深入殺掠至三千七百人兵部及言官數請罪純及中官于喜招俟事寧按治已純與喜忤謝病歸而其失事實由

袁寡非敵遂不竟其罪純為人敦朴歷官以清白聞論曰天之生材不偶往往莫能見用或用兵亦必有大夫幸存其間亦僅而獲免而猶望其大行得志豈不難哉觀正德時卿貳諸臣遠邇次且不啻藩羊之觸亦可以知世變矣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

列傳一百八

劉玉 祖廣衛 劉瑞

趙佑 朱廷恭

陳琳 王良臣 湯禮敬

葛萬

王漁 滿希魯

葉釗

程唐 毛思義 胡文璧

何紹正 陳洋

賀泰 張天麟 張璞 成文

張芹

劉玉字成栗萬安人祖廣衛永樂末進士正統間以

刑部郎中出修浙江荒政積粟數百萬且督有司治

陂塘為旱澇備景泰初歷左副都御史鎮守陝西請

令戶部凡遇災傷毋俟勘報即除其賦庶有司不得

倚覆核陰行科率從之己兼撫福建浙江建議創壽

寧縣於官臺山以清盜寇討平處州賊祝岳二而運

廣衛坦夷通敵以廉節稱玉登弘治九年進士授輝

縣知縣歲饑不待報發粟賑貸上官遣使覈之民爭

歸粟玉不可曰是再累民也上官愧而止邑志虛稅

民多流亡玉奏蠲之復業者千家召為御史十六年

冬中旨以指揮胡震為都指揮分守通州玉抗疏曰

臣聞律門一啓則群枉並進近孫伯堅等既以傳奉

而列文階金倚等又以傳奉而擢武職傳奉不已繼

之內批始則以玉寧備倭登州今則以胡震分守通州

視祖宗成制陛下初政豈不矛盾哉昔明皇停針封

而致開元之治仁宗收內降而臻慶曆之風陛下聖
明行此何難乞罷點寧琦伯堅等置震於理杜絕內
批禁止傳奉無辜邪屏跡銓叙一清不納武宗即位
甫四月災異迭見玉陳修省六事出按京畿中官吳
忠奉命選后妃大肆貪虐玉舉奏之不問既而劉健
謝遷罷玉馳疏言劉瑾等佞倖小臣巧為戲弄不逆
投陛下之一笑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為損
多矣願又惑讒邪而棄輔臣此誠亂危所自起胡可
不懼况今災變頻仍白虹貫日彗見紫微之宮星搖
天玉之位海內民窮財殫所在空虛陛下猶不改圖
方且厭老成而樂私昵馳逸豫而忽萬幾欲天下無
殆其可得哉且天下大器也衆君子持之不足一小
人壞之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佞不
除則小人之黨益肆乞置瑾等於理仍留健遷輔政
不報玉遂引疾歸後瑾榜玉奸黨復誣搆其罪罰輸
粟塞下者三最後逮繫詔獄削籍放歸瑾誅起河南
僉事遷福建副使督董學政召為大理少卿有囚呂
苦強義引盜劫其父兄皆受傷刑部以苦卑幼擅用
財律義弟殿兄律玉引義同事謂劫父劫兄此窮兇

也視爲父殿兄爲甚奈何予輕此由是二人皆從重
論正德十五年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江防宸濠
反攻安慶王以舟師赴援事定改撫鄖陽世宗即位
召爲左僉都御史論邊亂功進右副都御史嘉靖元
年改左三年歷刑部左右侍郎王初偕九卿爭與獻
帝不宜稱皇及帝欲考獻帝又偕廷臣伏闕哭諍以
大臣得不罪六年秋坐李福達獄削籍卒於家王東
正嫉邪厲清節家居僅瓦風雨好學不倦天文地理
兵制刑律皆有論著隆慶初贈刑部尚書謚端毅子
懋南京工部右侍郎歷官亦有聲自廣衡至懋四世

通顯爲江右望族

劉瑞字德符內江人父時毅仕終山東僉事以廉惠
稱瑞舉弘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瑞好學潔
修志在君民遇事輒有論建清寧宮災疏言陛下過
災而懼既竭誠祭告乃獲祈禳紛然非應天之道也
願罷齋醮一意內修時召內閣講官從容延訪俾教
陳治道故閣李廣門下內臣宜悉加罪爲近習戒前
太監汪直先帝罪人今茲之來親覲復用當斥而遠
之副使楊茂元即中王雲鳳以直言獲罪宜召復其
職此年土木大興在京師者萬春宮毓秀亭興源真

武廟壽寧侯第在外者興岐衝雅汝涇諸府累歲經
年擾費不息今毓秀亭已闕撤毀願推行此指志罷
諸不急者都勻之提都御史鄧廷瓚冒其功賀蘭之
征都御史王越啓其釁請初廷臣追理正欺罔之罪
疏入命所司知之闕里廟成遣內閣李東陽祭告瑞
獻議請更定先師封謚不果行武宗即位疏陳端治
本九事申請召用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
雍泰而趙擢參政王綸副使王雲鳳僉事胡獻知府
楊茂元照磨余濂皆天下名賢也由是諸臣多獲進
用既而劉瑾肆虐瑞自知不免即謝病貧不能還鄉

依從母子李充嗣於澧州瑾榜瑞爲奸黨又以前薦
雍泰除其名劉米翰塞上坐是並因授徒自給瑾誅
以副使督浙江學校正身率物士風大振召爲南京
太僕少卿嘉靖二年由南太常卿就遷禮部右侍郎
歲且盡地震十餘日雷電大作明年元旦地又震時
頻年旱潦江南北人相食瑞憂之偕同官條上六事
請發帑藏蠲逋賦廣賑濟修祭告謹戒僭端大本且
言齋醮無益不可使妨政織造多費不可使病民帝
多納用之大禮議起廷臣得罪者接踵瑞曰吾儕位
大臣且禮官也敢隱默乎遂偕九卿合疏極言大宗

小宗之義凡數十言不聽四年卒官贈尚書陸慶初
謚文肅

趙佑字汝翼雙流人弘治九年進士由繁昌知縣召
為御史正德元年六月武宗因災異下詔修省而號
樂不恤政如故佑上言君德莫大於從諫臣罪莫大
於違君太監丘聚劉瑾馬永成輩日獻鷹犬導駟射
萬一有銜槩之變豈不為兩宮憂鎮守內臣鄧原奏
秀願稱簡靜而劉璟梁裕擯而代之戶部議馬房革
場召民佃種窮瑾竟自奏止李興擅伐陵木已坐大
辟乃欲賂左右祈免他如南京守備劉雲倉場監督

魏忠牽馬段循俱黃緣增設乞置聚瑾輩于法罷璟
慈母違而汰革額外冗員自今政事必諮之大臣臺
諫不為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奏入羣登大恨帝將
太塔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兩用佑上言左右近侍以
婚禮為名將肆無厭之欲計臣懼禍而不敢阻閣臣
避怨而不敢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興師旅遠
饑饉將何以為計哉九月宛平郊外李花盛開佑奏言
李本春花乃開揉落之後秋為金氣顧使發育之機
此陰擅陽權非偶然也乞昭一德以對天地策三公
以理陰陽帝皆不納是時宦官益橫舉朝憂憤佑乃

與同官進賢朱廷聲江蘇徐鈺交章極論章下閣議
將重罪之事竟中變瑾既得志大遂廷臣忤已者指
佑與廷聲鈺為奸黨勒罷之瑾誅用薦起山西僉事
卒廷聲字克諧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授御史正
德元年尚膳太監劉果以病乞改督京倉廷聲言倉
場冗員方議裁革不當復增以失信天下弗從尋上
疏請誅便佞遂得罪後起浙江僉事歷福建左布政
使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所部多藩府
歲徵秣米於州縣頗受其害廷聲請易銀輸藩府毋
遣使督趣報可廷聲為人篤實有守民甚宜之入為
刑部右侍郎謝病歸卒鈺字用孺佑同年進士授行
人擢御史既劾宦監罷職歸官終四川左布政使與
佑等同以御史坐奸黨者有蕭回陳琳陳州王良臣
六安滿鏗琳字玉疇與鏗皆佑同年進士琳由庶吉
士改御史上疏本修政十五事出督南畿學政劉瑾
既逐劉傑謝遷後遷南京科道戴銑陸崑等琳抗章
言南京窮冬雷震正旦日食正宜修德拜災委心元
老博采忠言豈宜自棄朕肱膈塞升日瑾大怒謫揭
陽丞瑾敗稍遷嘉興府同知世宗即位累官右副都
御史巡撫江西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卒良臣先佑

三年舉進士歷官南京御史十六年江北四府歲出
請蠲積逋停兩稅寬馬課恤流亡大發官帑賑貸俱
報可劉瑾之逮南京科道也良臣方清軍江西馳疏
請宥之瑾怒遂下詔獄廷杖三十斤為民瑾誅起山
東副使終按察使鏗字宗節有孝行初為滿城知縣
以憂去裝不滿一車總知滑縣嘗正版籍與里胥誓
于社曰不公者神殛之踰月有抱牘跪廷下者曰某
某欺公作奸死于疫盡矣惟小人獨存乞正此籍人
咸嘆異焉用薦擢御史陳時務大計四曰審大勢權
時宜重將權倡士氣孝宗嘉納之正德初以論高鳳
為中人所惡無何傳奇指鏗黨附太監王岳除其名
八年起廣東僉事謝病歸
湯禮敬字仁甫丹徒人弘治九年進士授行人擢刑
科給事中十八年四月疏言陛下近日待貴戚過厚
用中官過盛冗食日多費予無節請如祖訓悉加釐
正徂戶部尚書侶鍾以財用不足歷陳害財之原大
學士李承陽奉使關里亦以民生凋敝上聞而陛下
未賜允行股肱大臣如此何況其他乞以臣僚所論
博節諸事盡見之施行毋為左右所搖有詔嘉納武
宗押信群奄事嬉戲禮敬憂之正德初上言陛下踐

昨以來上天屢示災譴乃不聞克謹天戒惟走馬射
獵遊樂無度臣恐上天仁愛之心必轉而為震怒兵
頃四月中旬雷電兩雹交作當六月陽用事之時而陰
氣乃與之抗豈非倖臣竊權忠鯁疎遠之應乎願陛
下宵衣旰食深絕盤遊聽政之餘留懷經史上察天
怒下懲人窮勿謂細行可忽勿謂小民易欺動靜出
入悉由于正然後中外大安至治可幾報聞兩廣總
鎮太監韋經既召還擅移牒索官帑銀六百兩巡撫
潘蕃更令有司增給之為巡按御史張津所劾詔以
為舊有募水手例置不問禮教言凡所謂舊例者或
祖宗所已行或臣僚所建白出自朝廷而頒之天下
者始可謂之例也今此乃前任太監王敬巧立之名
正朝廷所當禁革可反以為例而遵之乎况太監歸
舟自取給郵遞何水手之募經貪恣無忌蓄承順失
職皆宜真之于理時經有內援竟不行禮敬既辱忤宦
監又借九卿伏闕請誅八黨由是宦監大恨時已遠
刑科右給事中著科事會當朝審奏決囚之日有想
冤者宜屏勿奏瑾遂指為變祖制請薊州判官同著
名者三劾陳寔劉澤咸奪俸既復坐禮敬奸黨罷歸
未幾卒

萬萬字鍾甫無錫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萬為人謹飭致節察居官思盡職出閩荊州軍儲還陳禁餽遺柳權責清屯種謹收納四事又言邊方軍民田凡近牧馬草場及責戚莊田者率為所侵奪致用踏失所請嚴禁止有侵奪者悉歸之其人帝皆報可武宗即位命巡視京營萬以軍伍虛耗請命所司上逃亡役占之數尚書劉大夏善之亟請如其言于是闔實見伍止十一萬六千而駕前執事凡四千餘人供內府諸監局者至三萬三千人皆萬剔抉宿弊占役者稍稍還伍因簡其精銳入團營操練而中官勲臣皆不悅萬奏以八百五十人供駕前執事用崇神機營悉安伯張偉阻之請毋簡本營五千諸官軍而總督團營保國公朱暉掌三千營置城侯李壘亦言駕前軍少不足用萬等抗言內外管軍諸臣假以執事隱占軍卒其弊百有餘年矣今幸聖朝圖治積弊始消乃詔寺之墨未乾阻撓之章遽上暉等但知便私不為國計請正其罪大夏等亦以為言而中官監軍者懼失利共詭詞惑帝帝遂詔駕前軍如舊中官魏興蕭壽等復請免錦衣衛司苑局役軍八千人勿送操練帝以從之萬復上章論列諸給

事中艾洪等及諸御史並請罪興等群奄激帝怒嚴旨詰責於是左都御史張敷華上疏諫曰言官為天子耳目宜誘之使言若震之以威壓之以勢將使忠良短氣用言為戒非國之福也乞以洪等奏令所司議行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樂聞讜言帝竟不用也明年六月以災異請出先朝宮人罷馳射獵日講求經史因劾魏國公徐備侵奪民產應天尹陸珩政績無聞不納其冬僧九卿伏闕請誅奄監又明年遂指為奸黨罷歸

王漢字時霖象山人弘治九年進士由長樂知縣徵授御史漢性懇敢直諫數陳時政得失正德元年六月憤羣奄用事朝政日紊上言陛下臨御魯未踰年而災異紛然遂至南京則雷擊禁塙鳳陽則水濟民舍京師則星隕天鳴此皆至重至嚴之地而變異若此豈無故哉良由陛下耽于逸樂天特以此譴告欲陛下統業修者以祈永命也今乃忽不加省方且耽騎射娛鷹犬日與宦豎谷大用劉瑾輩嬉遊無厭軍國機務畧不究心臣愚不知其可也謹以應天要道五事為獻一勤政事朝講之暇宜日御便殿延訪公卿臺諫切劇治道二信詔令陛下登極詔書存織造汰

元員禁莊田革添設守備內官皆仰承先帝遺意宜
斷在必行一公賞罰勸威宦官有犯宜付法司勘問
如律毋令其乞哀權門規圖俸免一絕內批一節財
用語皆懇摯疏入宦官咸切齒明年出視山海諸關
以疾謝事未行盜發其部內都御史劉宇承瑾風指
劾漢失報逮下詔撤杖之斥為民瑾敗諸忤瑾者咸
登用漢以大用革猶在事竟不獲起但復官致仕而
已子樞進士仕至湖廣叅政
滿希魯字仲魯金華人祖洪廣西僉事父璋陝西副
使希魯登弘治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
中武宗初即位從中官王潤請以故太監汪直養子
鈺為錦衣鎮撫徽為總旗希魯疏言世祿以及子孫
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養子
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人情國典其謂之何帝為
寢前命又因災變疏陳八事中言經筵講學圖治之
本於聖體未勞也若射獵遊戲使人心意惶惑形神
頓歇而又妨政害治陛下顧舍此而務彼何哉由左
右前後不得正人希寵尊非迷君悞國以至此乞放
鷹犬絕玩佚特簡內臣端謹者給侍左右而伴佞倖
不得近斯社稷之福也臣又聞國家必養廉耻之士

而後能得忠義之臣律例文武官犯公罪並許收贖
今廷臣小有過犯多受鞭笞臣竊傷之乞勅法司錦
衣自今非犯賊罪毋輒施行此所以勵廉耻而敦臣
節也疏入帝不省而宦官甘怒正德二年與御史劉
子厲藪湖廣貴州軍儲時劉瑾大肆貪虐凡奏使還
者例要重賄有司為具厚貨賄瑾希魯却之曰吾忝
諫臣不能去君側奸反助之乎比還無所饋瑾大怒
責以察奏未明下詔獄考訊獲廷杖之斥為民瑾誅
起吏科右給事中使安南歷工科都給事中宦官請
營太素殿及天鷲房船塢希魯言造儲告匱冗食日
滋山東河南近經兵燹江西四川未復瘡痍况今營
建兩宮大木採自遠方工料微徧天下若更興土木
民將何堪不報擢南京太僕少卿六年不調至世宗
踐祚始進本寺卿遷太常嘉靖四年以右僉都御史
巡撫南贛惠州賊賴貴聚眾為亂希魯發兵平之既
西剽頭餘賊曾蛇仔等七眾並興為江廣患希魯發
諸路兵夾剿賊懼襲執通判董鳳鳴乞撫希魯曰此
賊緩兵故智耳且通判自債事不足恤督兵徑進大
敗之斬蛇仔俘賊千餘人餘黨悉平鳳鳴亦返會遷
工部右侍郎賞不行七年秋總河侍郎盛應期以治

新河無功召還命希魯兼右副都御史往代至則相度形勢疏言漕渠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廟道口之上并掣牌河之水東入昭陽湖致牌水不復南流而沛縣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滂故也今宜于漕沛間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堤以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緩廟道口永無淤塞之虞仍於黃河上流分濬趙皮砦孫家渡二舊支河使二水兼通則橫流殺而運道可保無患詔從其策遂自單至沛築長堤百四十餘里役河夫二萬木明年工成帝嘉之增秩二級九年六月河決甯縣胡村寺東廣踰三里東南至賈家壩入古黃河由歸德丁家道口至徐州小浮橋入河其一決胡村寺東北廣踰一里分二支東南支經虞城至碭山合古黃河出徐州東北支經單縣長堤至魚臺漫為陂水旁谷亭入運河而單豐沛三邑之河賴長堤迴障得無害其後沙淤平滿民多耕作其間不復為沛曹志與人交頌之希魯上言黃河由歸德至徐入漕者古道也永樂間濬開封支河連魚臺入漕者以濬淺也自弘治以來黃河改由單豐出沛之飛雲橋而歸德古道始塞魚臺支河亦淤然以其出于飛雲亦可資以濬決

以其逼近漕漕又恒有衝決沙淤之患今自曹縣之決全河復其故道則患害已遠夫流達于魚臺則決涸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也帝悅下所司紀之明年入歷兵部左右侍郎又明年卒希魯從學于章懋言動有準絕居職務自盡恬于進取其議總統禮與張璁革合嘗作大禮論一篇然不以示人終身未嘗附璁等希魯同郡唐龍以刑部尚書歸里出入嘗徒步或勸乘肩輿龍曰昔吾師章文毅公吾友潘司馬咸若是我何敢違之司馬謂希魯也

葉釗字時勉豐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守正不畏強禦甫至見獄囚制于權要多久淹悉按法出之守備中官侵蘆洲判歸之民應天諸府災上荒政四事南京有獄會鞠京畿道大理卿魏富居中丞汪宗器居左刑部侍郎張撫顧居右釗言品秩有定不宜紊越又言大理獄獄止應泰駁不常用刑事下法司請悉從釗言遂著為令富等坐停俸釗尋進員外郎武宗立應詔陳八事中言宣大被寇殺卒幾千人而監督中官苗達等各不介意方且妄報首功乞即召還以俟勅決夫官官與兵于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宗社丘墟我正統朝用之而饗與北狩可

鑒也自今軍務請勿遣監督鎮守者亦宜撤還且國
初宦官之設悉隸之禮部秩不過四品職不過埽除
今請仍隸之部務置司禮伴供祿後罷革東廠移為
他署斯左右不得擅權而後天下可安也時劉瑾等
己用事見到疏甚憤而劾又乞召還劉大夏宥諫官
戴銑等瑾等益怒坐斷獄誅守備中官杖前憾奏
聞遂下詔徵削籍歸講學嶺麓石鼓諸書院瑾誅起
禮部員外郎未聞命卒學者祀之石鼓書院中
翟唐字克佐長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寺光知縣
召拜御史正德四年出按湖廣奏言四川賊首劉烈
僭號設官必將為大患而湖廣陝西壤地相接一入
竹山可抵荆襄一入漢中可抵秦隴今內外壅蔽而
獎諭切責率皆虛文宜切圖預備之策時劉瑾竊柄
虐談大張中外相戒無敢言時弊者而壅蔽之說尤
其所忌見疏大怒欲重罪之兵部尚書王敬瑾黨也
希指言今邊滌宿弊當無壅蔽患而唐乃云然宜令
指實會瑾怒稍解乃切責而宥之久之遷寧波知府
有患政十年市舶中官崔瑄假進貢名肆漁獵民間
大擾唐裁抑之有奸民王臣者附瑄為淫虐唐聞執
而杖之尋病死其家訴于瑄瑄遂誣奏唐阻截貢獻

等致所遣使帝怒遂下詔徵巡按御史趙春等交章
論救給事中范洵亦言唐素得民心被逐日軍民遮
道涕泣宜宥令還任皆不聽謫雲南嵩明知州再遷
陝西副使率同時以忤中官得罪者又有陽信毛思
義萊陽胡文璧臨桂劉天麒思義天麒後唐三年舉
進士文璧唐同年進士思義累官永平知府正德十
三年駕幸昌平民間傳言欲括婦女斂財物以充進
奉多驚疑避匿哭聲相聞思義下令懸曉言大喪未
舉車駕必不遠出非有撫按官文書敢稱駕至擾民
者即治以法初鎮守薊州中官郭原以科斂虐民為
思義所按銜之至是以聞于帝帝怒立遣下詔徵胸
之半載法司當贖杖還職不從謫雲南安寧知州嘉
靖中累遷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思義優于才以
治辦聞文璧正德初由戶部郎中改御史出知鳳陽
遷天津兵備副使中官張忠督直沽皇莊緝群小牟
利商民夫索文璧捕治之遂為忠所構械繫詔撤南
京給事中王子謀等言文璧清慎為民所戴宜釋還
職不報竟謫延安府照磨嘉靖初累官四川按察使
天麒為工部主事分司呂梁奄人過者天麒不為禮
且裁抑其所徵索其人怨之劉瑾遂遣下詔徵謫責

州安莊驛丞無何卒嘉靖初復官于祭
何紹正淳安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正德三年
擢吏科給事中中官廖堂鎮河南倚劉瑾勢作奸至
奏保方面數人且擅擬遷調章下吏部尚書許進等
不敢違紹正抗章劾堂專恣請明正其罪時瑾雖死
堂終以紹正言直責堂自陳而內甚銜之及冬坐頒
府稟駕失儀杖之闕下謫海州判官累遷池州知府
修城郭治學校作新河堤置義塚又築銅陵五十餘
圩以備旱潦及宸濠反攻安慶池人震恐紹正誓士
民登陴固守事定增俸一級遷江西叅政致仕池人
為立祠與宋包拯並祀正德時言官忤權倖得罪者
又有陳鼎孟洋賀泰張璞成文李翰臣張經鼎字大
器其先宣城人高祖尚書迪死建文帝難子孫戍登
州衛遂占籍焉鼎舉弘治末年進士正德四年授禮
科試給事中廖堂弟錦衣指揮鵬隨兄在鎮鵬本福
建人其子鑑素不讀書有編修孫清者失官依鵬為
鑑代作文逆黃綠中河南鄉試物議甚沸然畏堂莫
敢言鼎獨上章發其奸鑑遂除名堂鵬大恨時劉瑾
已敗乃厚賄權倖思中之會流寇起鼎陳弭盜機宜
權倖遂激帝怒令吏部誦之部擬漢州判官不許謂

為前籍平江伯資產附劉瑾增估物價疑有盜後遂
下詔徵掠治尚書楊一清故之乃斥為民世宗立召
復故官遷河南叅議却人馬隆為妖言煽其黨崇世
隆等為亂自盧氏浙川流入商南山陽諸縣所過焚
掠所督兵會斬之賊盡平改陝西副使擢浙江按察
使廉介正五不通私錫召為應天府尹未任卒洋與
璞文皆紹正同年進士洋字望之信陽人由行人擢
御史大學士李東陽既致仕將推簡閩臣洋以禮部尚
書知制誥新貴不協物望恐其營入政府乃先事極
論且言大學士梁儲繼子殺人屢劾不退并宜與罷
疏入帝惡其排陷大臣下詔徵取桂林教授嘉靖中
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尋總督南京糧儲終大
理卿洋為行人時與婦弟何景明及李夢陽王廷相
在鏡田汝籽相切劘為古文詞由是以文學顯所居
官皆有廉直聲泰字志同吳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
衢州府推官入為御史武宗拔召京師無賴及宦官
所養為義子與之游處一日而賜國姓者百二十七
人泰抗言其非帝怒謫衢州推官終廣東叅議璞字
中善江夏人由歸安知縣召拜御史正德八年出按
雲南鎮守中官梁裕貪橫璞裁抑之為所誣逮赴詔

獄竟死獄中世宗嗣位贈太僕少卿賜祭葬文大同
山陰人由知縣擢御史正德中河朔禿廩亦不刺與
小王子戰敗引所部至甘肅塞外駐牧時入寇掠巡
撫張翼總兵官王勛衛勇鎮守太監宋彬分守太監
張昭不能禦寇漸深入陷堡砦五十三殺掠軍民千
二百有奇奪畜甲仗失亡數萬翼彬等匿不以聞聞
襲取其老弱殘病及為小王子所殺者胃為首功凡
一千九百餘前後以捷奏者十一每奏輒墮書襪美
至增翼級賜勛蟒衣彬亦加俸而賊猖獗如故以翼
彬有異援本兵不敢詰七年秋文出巡按蓋發其奸
翼等大恨令謀行賄于內思傾文會文嘗劾僉事趙
應龍縱子納賄應龍被逮亦撫計文細事遂并逮文
獄具二人俱斥為民翼雖代還竟以內援但令致仕
奉朝為之不平嘉靖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告歸卒翰臣大同人正德三年進士歷官御史巡按
山東九年秋吏部主事東平梁穀誣其里人袁質等
與歸善王當汝謀叛按驗無狀翰臣因劾穀扶私誣
叛且言當汝之罪成于長史馬魁誣訴乞正其罪時
近倖方欲邀功疏至責翰臣為叛人掩飾逮繫詔獄
簡廣德州判官終山東副使經興州左衛人正德六

年進士歷官御史出按宣府劾鎮守中官于善貪肆
罪帝不問隆慶州舊惟三門知州張皞請於經摺開
西門便民及經摺杖人有死者善遂修卻劾經摺開
城垣危死無辜逮繫詔獄考訊謫雲南河西典史尋
卒世宗初贈祭如張瑛
張芹字文林峽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福州推官
有操執御史欲出一賊吏拒不聽正德中召為南京
御史寧夏既平大學士李東陽亦進官廢于芹抗疏
曰臣惟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
聞先帝誤以為賢臨崩託以陛下凡為休戚義與國
同分逆瑾亂政東陽為顧命大臣既不能遏之於始
及惡跡既彰又不能出力與之抗乃脂韋順從惟其
指使使瑾日益驕荼毒天下其罪已莫贖矣今叛賊
底平東陽何力之有願得冒功受賞人心何以能服
哉臣竊見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得勢之時奸邪
者多見斥于瑾得罪之後而東陽始終無恙不知其
何術而善為身謀至此也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為
大臣事君不忠者戒疏出東陽涕泣不能辨帝責芹
沽名令對狀芹請罪停俸三月給事中賈明言事下
獄芹疏救之帝嘗馳馬而傷編修王思切諫坐逐斥

并聞之曰彼非誅官尚爾吾儕可坐視乎遂上疏曰
孟子言從欲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使人心
發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今輕
萬乘之尊乘危冒險萬一有不可諱皇嗣未誕如宗
廟社稷何臣敢以一言悟陛下雖獲罪以死無所悔
帝不省尋出為徽州知府寧王宸濠反言者以芹家
江西慮賊劫其親屬取道出徽乃改知杭州已而復
遷徽州嘉靖初遷浙江海道副使歷右叅政右布政
使坐為海道時倭人爭貢誤傷居民罷歸芹事繼母
孝持身儉素系袍襦食終已無改焉

論曰武宗之世中官亂政斥逐忠良無虛日一時言
路諸臣並以死奉職者無回橈事雖無濟於祖宗設
立臺諫之意庶幾無負矣而葉剗之請易司禮張芹
之疏責東陽義舉感奮勁節凜凜則尤不可及云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

列傳一百九

劉 藻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高 浩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陸 寬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馬 顥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羅 僑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洪武

劉藻字惟馨涪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
外戚慶雲壽寧二侯令家人以輕貨易鹽引侵牟商
利藻歷陳五害不聽已論文選即張綵顛倒鈐政數
事尚書馬文升為辨劾乃已武宗踐阼未數月漸改

孝宗之政藻疏諫曰先帝大漸之際召問臣劉健李
東陽謝遷於榻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塋德音猶存
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中外皇皇莫不失望如張瑜
劉文泰方藥弗慎致先帝升遐乃不即加誅容其奏
辨中官劉珣貽害河南律宜按治僅謂之薊州戶部
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帝留健等
以輔陛下而近日批荅章奏大率以恩侵法以私揄
公是聞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習有奏焉者兵部深
思遺命信任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而諸司亦各
具題奏之數送閣倚藉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

正德元年吏部缺尚書廷議咸歸劉大夏御史王時中疏侵之蒞極言其謬而部議依違無所是非帝遂詔扶私妄言者必罪語難若嚮蒞其實以鉗言官也先是孝宗在位深悉內臣出鎮之害一時所用皆慎選至是劉瑾等竊柄盡召還之而代以其黨蒞言用新人不若用舊人猶養饑虎不若養飽虎不聽尋與同官張文等極言時政闕失忤旨停俸三月劉健謝遷去位蒞與同年生刑科給事中呂紳各抗章乞留語侵謹而兵科都給事中艾洪亦劾中官高鳳姪得林營掌錦衣衛諸疏皆傳至南京先為協同守併武靖伯趙承慶所得應天尹陸珩為錄示諸僚而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于是給事中戴鏡御史薄彥徽等各具疏言健遠顧命元臣不宜去國陛下新政之初奈何墨朝廢學與六七內臣日游宴馳射瑾等大恣盡遠鏡彥徽等下詔獄鞠治并蒞紳洪俱廷杖削籍而詞所達承慶瀚珩皆得健承慶停半祿聞任瀚珩殿秩調外任既而列健遠等五十餘人為奸黨蒞及紳洪並預焉瑾敗起蒞金華知府九年舉治行卓異未及遠報告歸嘉靖初起知長沙遠江西副使卒御史范永奎頌于朝特予祭葬紳廣信永豐人其請

留健遠言二臣不可聽去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為難二臣皆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不可一也二臣難以老疾辭責由言違計阻不得其職而去陛下聽之亦以其不善將順非真有意優老也在二臣得去就之義在陛下有棄老臣之嫌不可二也今民窮財殫府藏虛罄水旱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事不可三也自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合二臣既去則柔順之人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為殊非國家之福不可四也書曰無道壽考健等請錄有素非新進可俸今日去國天下後世將謂陛下喜新進而厭舊人不可五也乞念先帝顧命之重今日守成之難曲加慰留光輔盛治帝不聽既削籍後起雲南僉事遷四川副使修都江堰以資灌溉水利大興嘉靖初卒洪濱州人弘治九年進士擢兵科給事中十一年疏請撤四方鎮守內官非祖宗朝額設者明年請召復言官華昶林廷玉胡獻以勵直節斥禮部尚書徐璣以警官刑皆不聽十四年廷綏失事命洪偕刑部郎中黃暉往按之具得其狀于是總兵官陳瑛中官曹敏巡撫王嵩

皆下獄抵罪。未幾劾遼東巡撫陳瑒等誘降起釁瑒等亦被譴。貴州叅將趙晟殺人受賄。洪往訊正其罪。武宗立有詔。清藪騰驤諸衛及在京七十二衛軍積弊大革。營帥及中官撓之。洪率全官屢疏論。列竟不能得。正德元年春。又劾英國公張懋懷。率侯孫應爵。新寧伯譚佑。彭城伯張信。不職。并及陝西鎮監劉雲。荊州鎮監劉珣。俱請斥罷。不聽。未幾雲召為南京守備。乞以其養子偉為錦衣千戶。洪復率同官劾之事。乃寢。洪在兵科。久。隨事論諫。多所匡正。至是除名歸。終福建左叅政。

戴銑。字寶之。婺源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數有建白。久之。以便養。調南京戶科。十七年冬。屬當考察。偕同官疏。監司知府三十五人。請行貶黜。帝付之所司。多採其言。武宗嗣位。偕同官疏。請敕六科。檢詳弘治間所行。如進賢退奸。節財訓兵。重祀慎刑。救災恤困。諸大政。條錄進覽。凡裁決機務。悉以為準。報聞。踰月。言四方歲辦多非土產。勞費滋甚。自今宜徵所有。獨其所無。又請劾御講筵。保參勿大。臣得從。容察詢。以稽進益。既乃與同官新鄉李光翰。泰州徐蕃。餘姚收相。灤州任惠。歷城徐暹。奏留劉健。

謝遷。且劾中官高鳳。遂逮繫。詔獄廷杖。除名。後復列之奸黨。世宗立。贈光祿少卿。光翰。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正德改元。災異求言。偕諸僚極言。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等。督師無功。願受厚賞。內閣劉健等。數陳時弊。留中不報。而司禮中書高鳳。李榮。納賂招權。顛倒國是。反蒙信任。賞罰不明。賢否淆亂。此災異所由召。帝不省。既削籍。歸起知台州府。九年。與蕃同舉。治行卓異。尋平蕃。弘治六年進士。久之。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十七年。劾奏南京戶部侍郎鄭紀。刑部侍郎張撫。操江都御史陳璠。不職。武宗嗣位。奄人干政。南京匝役。新增月廩。他冗費。先朝所汰者。悉復。其舊蕃等。力爭不納。削籍。後起官。江西叅議。都御史陳金。平泉鄉。巨寇蕃興。有功。進浙江提學副使。嘉靖初。累官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為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小廠致仕。相與光翰同舉進士。授南京兵科給事中。偕同官請罷禮部尚書。在志端。戶部侍郎王儼。工部侍郎張達。南京刑部侍郎張撫。督儲都御史鄧原。巡撫都御史順天周季麟。保定王璟。山東徐源。河南韓邦問。南京御史王蕃等。亦以為言。孝宗特御便殿。召各閣臣。皆留任。正德元年。劉健等求

罷相率同官上言謹按禮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又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曩先帝彌留召健等親受顧命未及一年抗章求退豈無故而然哉近朝事紛更政出多門漫無統紀頒示詔旨或不經內閣有雖已擬旨旋改易者有因事建明未蒙俞允及留中不出者是使輔臣充位而已安得不求退哉望陛下念先帝付托之重每日退朝從容延訪政事機務悉從健等平議而公論是非一付之臺諫庶幾信任專事權一帝不能用尋奉命與御史呂鏡敷南京御馬分給營軍中官李崇狗留不發相等因陳御馬監冒濫之弊言馬止八十九匹歲須芻三萬幾今乃糜耗至倍首箱莞豆二圍又各有承辦且一軍足飼一馬而今用軍乃至七百餘人後有守庫守倉者三百人悉按月輸錢冗濫至此而崇敢扞格詔旨專營已私請正其罪奏上未報崇言此洪武初額不可輕變帝即許之相等復劾奏終不納至是受杖歸棹徒養母聞民間利病輒走白有司非是杜門不出瑾誅後官懼廣西參議除者至己前卒家貧停喪十餘載按察使李承勛為塋之志與鏡同舉進士武宗立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嘗與同官諫射伏遊語

極切直既除名後起山東僉事未任卒進弘治十五年進士武宗即位擢南京工科給事中正德改元選等因災異上言七事曰戒遠豫速邪佞納諫諍節財用詞皆切直而其言正國憲則謂張瑜劉文恭用藥失宜致悞先帝太監李興擅代陵木新卒伯諱祐侍即李鍾全事不舉皆當明正厥辟其言汰冗濫謂馬房倉庫及四方增設內官已奉詔裁革今不聞撤還反復添注無以示信天下而末言罷不職請斥英國公張懋南卒伯毛良尚書張昇陳清侍郎張元禎葉勢大理太常卿韓邦問呂憲母使居位章入下之所司既與鏡等全得罪瑾收起山西僉事進副使平巨盜混天王民頌之卒官當孝宗時賢才彙進一時南北臺諫率皆得人廷諍之風於斯為盛迨武宗初其風猶在而鏡等六人全以獻替朝政有闕六人輒聯署以爭率指斥卷監故並及于禍

葛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九年進士授五河知縣時頻年旱潦浩輕徭賑窮流移復業權南京御史數劾其僚陳時政闕失孝宗多采納暨武宗嗣位荒於嬉戲浩等論諫並頌正德元年帝允司禮中官高鳳請令其從子錦衣都指揮得林掌事浩等爭之言先帝有

詔錦衣官悉由兵部推舉陛下初詔亦悉罷傳乞官
乃今得林之進由于傳奉不聞兵部廢先帝之命壞
銓舉之法虛陛下之詔一舉三失由鳳黃緣致之乞
治鳳罪而罷得林御史滿鐘亦言鳳內為心膂得林
外作爪牙內外大柄不可操自一家且中人效尤請
乞禁將安底帝皆不聽浩尋偕同院御史薄彥徽貢
安甫王著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強鳴鳳陸堯蔣
欽曹閔黃昭道王弘蕭乾元乞留劉健謝遷罪劉瑾
馬永成等瑾怒遂逮下詔獄榜掠著諾詭言不預知
為主獄者所叱獄成各予杖三十除名昭道弘乾元
逮捕未至命即南京闕下杖之後到奸黨五十三人
浩等並與馬瑾憾猶未釋復坐浩知武昌知府陳晦
不實與安甫著熙學禮堯六人逮至南京優杖闕下
瑾誅起浩知邵武府至則與屬邑裁潤使更定賦役
俗尚巫男女聚會無別下令嚴禁入覲跪陳利弊五
事悉見施行居六年民戴若慈母嘉靖初歷廣東參
政新會寇為亂浩潛師出不意縛其渠脅從多賊死
遷雲南按察使鎮守中官介縱浩以制裁之歷兩京
大理卿帝郊祀有犯諱者法司欲置重典浩執奏得
不死浩以舊德進用不能俯仰階俗十年夏因雷震

午門日知致仕歸家二十年年九十二卒子木進
士山西參政彥徽陽曲人安甫江陰人皆浩同年進
士崔志端以道士積官太常卿復權禮部尚書彥徽
力言不可請御史之劾奪去也彥徽實為首竟被逮
除名未及起而平安甫擢自長垣知縣正德初兵部
尚書劉大夏為中官所扼謝病去而戶部侍郎陳清
遷南京工部尚書安甫率同官請別君子小人還大
夏于朝罷清勿用自今進退大臣必質之公論毋使
左右讒人得預報聞既與浩等同得罪家居十年始
起山東僉事熙上元人弘治九年進士擢自將樂知
縣時孝宗以盛德在位然朝端不無紕政十八年二
月熙偕同官上言人主之德莫大於明亦莫大於威
明則有以燭天下之幾故言入而不惑威則有以懾
天下之奸故令出而不褻頃小人徐俊等妄造謠言
誑惑愚民陛下過聽遣官齎駕帖至南京捕所指王
昇者遠近莫不驚駭然兵部故無此官亦無此事而
使者轟然而來寂然而送不惟政體有虧即陛下之
威與明亦少損矣倘後日奸人效尤妄以蜚語中善
類害何可勝言哉請自今留神審察止付法司推問
庶幾明不蔽而威不褻也事下法司亦力言駕帖不

宜輕發帝幼之正德元年九月以災異優借同官陳
十事一慎好尚請罷鷹犬射獵一彰天討請逮正中
官張瑜等罪一抑奔競劾順天巡撫柳應辰江西參
政王綸為中官劉瑾董讓所奏保大壞士習一黜不
職劾侍部張元禎王華葉勢巡撫都御史李進舉亨
歐信太僕卿王珩尚寶少卿祝祥宜罷一清庶官劾
按察使李善等六人知府陳晦等三人不檢參議林
沂等四人衰老宜斥其他五事防壅蔽清軍伍稽巡
察儲將才理鹽政事下所司具冬遂下獄削籍瑛珠
前五言得禍者皆起照獨廢退如故世宗嗣位始起

饒州知府遼浙江副使以清標開學禮已人家京師
弘治六年進士十七年借同官劾禮部尚書張昇掌
太常寺尚書崔志端右都御史史琳兵部侍郎熊鼎
南京戶部侍郎鄭紀不職詔皆留用正德元年九月
後俗全官諫馳聘騎射不納既以忤瑾削籍至六年
冬起雲南僉事終參議鳴鳳上海人亦浩同年進士
正德初寄劾侍郎張元禎王華巡撫都御史舉亨鈞
屏李進王縉吏部方議行謹會鳴鳳削籍事遂廢後
起湖廣僉事進副使鳴鳳初任永寧知縣有治迹及
是政優為湖廣最母憂歸卒闕亦上海人進士為沙

縣知縣民戴之既被徵疏泣舉留累日不得去既與
浩等同得罪後當起官以養母不出母終寢塊得寒
疾卒昭道平江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擢自長山知縣
陸寬之劾馬永成魏彬著浩之劾高鳳昭道皆聯署
以進深為群奄所疾既廷杖除名家居七載起廣西
僉事再遷雲南參政撫木邦孟密有功終左布政使
陸寬字如玉歸安人父震廬州知府寬性七月而生
弘治九年與弟嵩同舉進士寬授清江知縣以廉幹
微拜南京御史武宗即位疏陳重風紀八事一禁五
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

言有辱臺之罰今部署違言如李善陽楊子器革當
加旌權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為殿最
二後而劾舊制御史大班彈劾被劾者趨出待罪即
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滿
縱先入乞遵舊典而奏立取睿裁三明澈惡近尚書
劉大夏王軾乞去侍郎張元禎陳清見留賢不肯倒
置宜勉留二人放元禎等還司里四數命乞令諸曹章
妨左右類見留中事涉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曹章
奏俱共數送閣已行者得以考稽未行者為于奏請
五養親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行事不宜

牽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為限頭分重輕自今除
巡按而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南北一體七
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若任八屬庶官
則舉部中田岩姚汀張憲員外郎李承勛胡世寧張
嶺顧璘等二十人章下所司正德元年劾中官李榮
高鳳苗達保國公朱暉因請汰南京增設守備內臣
廣開言路屏絕宴游騎射帝不能從其年十月竟以
八黨竊柄朝政日非遂借十三道諸僚極諫曰自古
奸臣欲擅主權必先盡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
肆志以極升日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毋自勤約宜及

少壯為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
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使能采聽
忠言而預斥之何以至此陛下嗣位以來天下顛然
望治乃未幾寵倖奄寺願獲典刑太監馬永成魏彬
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革共為蒙蔽日事宴遊致上
干天和災稔叠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革必謂言
中行樂何聞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夫人主
一身為天地百神之主係宗社安危之機一或不謹
貽憂非小今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蹙節屋風
雨之不死錦衣玉食豈知小民裋褐暑雨冰餒之勿

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感顛赴愬之無路昨者
需震郊壇禁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
盜賊橫行陛下顧可恣情縱欲不以顧念予聞部大
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弘濟艱難言之不聽必
伏闕死諍以悟聖意顧乃忽緩悅從其順退託自為
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
亟屏永成革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
治疏至而朝事已變劉健謝遷皆被逐崑復借同官
乞留之遂被杖削籍瑾誅詔復官以永成大用革尚
在事竟不復召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九年進士為衛輝推官微
拜南京御史數有論奏正德改元劉瑾逐大學士劉
健謝遷欽偕同官薄彥徽等切諫語侵近習瑾大怒
逮下詔獄廷杖為民居三日欽獨具疏曰劉瑾一小
賢子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倚以股肱殊不知
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忽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
奸矯旨逮問予杖削職然臣思欽私備不忘君况侍
命祗席日擊時弊烏思不言昨者瑾委索天下三司
官賄人千金各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斲斤與之則
遷擢通國之人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是不

知左右有賊也豈非以賊為腹心乎給事中劉蕡指
陛下闇於用人昏於行事而瑾削其秩捷辱之矯旨
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于坐視言之則
虐以非法通國之人皆寒心而用之于前後是不知
前後有賊也豈非以賊為耳目收脇乎一賊弄權萬
民失望舛聲喪氣在在有人呻吟之聲動徹天地陛
下顧憐然不聞緘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
何而日立天地間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
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
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

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如其輕之則任
瑾所欺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
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
本志陛下日與嬉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皆凜冰淵
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
上方劍斬之未嘗何人臣肯少讓之哉陛下試將臣
殺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之人皆知之陛
下之心亦洞然知之何仇于臣而信任此逆賊耶臣
欽出痛心感頽之言而陛下不以為是陛下為何等
天子哉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

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于旦夕
是夫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
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
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
賊並生疏入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陛下微聞怨聲
欽念疏上且擬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
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者盍厲聲以告言未已捧出
壁間蓋悽愴欽歎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賊默
負國為先人羞不孝孰甚焉復坐奮筆曰死即死此
棄不可易也聲遂止至是創甚越三日遂卒于獄年

四十九瑾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中賜祭葬錄一子入
監南渡時追諡忠烈
許天錫字啓衷閩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乞假
省親孝宗方重文學士特命乘傳行還朝授吏科給
事中十二年建安書林火天錫上言今年闕里孔廟
災禍者建安又火古今書版蕩為灰燼闕里道所
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乃一旦上天示戒豈無意
哉臣考春秋書宣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
意若曰不能行正令何以禮樂為言禮樂不行天故
火其藏以戒也今書林之火得毋類是自頃師儒失

職正教不修上所尚者浮華下所習者枝葉俗儒衰
輯文字使人襲取士子僥倖決科固知力學一旦獲
售侈然自謂得志矣安望其精思實踐以整身利物
乎此災變之作殆為儒林積垢而然宜及此遣官臨
視刊定經史有蓋之書其餘晚宋陳言及一切舉業
鉅釘之為禁毋錐刻於以崇實學養人材所繫非淺
鮮也所司議從其言就令提學官校勘明年大同失
事天錫奉詔往核其得其敗歟掩覆狀于是巡撫洪
漢中官劉雲總兵官王璽以下咸獲罪又明年內使
劉雄自南京過儀真怒知縣徐淮厨傳不飭遠怒之
守備中官以開淮坐違繫詔獄天錫及御史馮允中
抗章救之帝不聽卒調之遠縣御史文森張津曹大
有坐言事下吏在志端由道士權禮部尚書天錫皆
力爭十七年五月天變求言上疏曰陛下克謹天戒
令內外諸司條舉弊政夫政孰有大乎澄別官方者
乎今外官既三年考察又有撫按監臨科道糾劾其
法無可加矣惟兩京堂上官于例不從考察即屢經
彈劾多見優容五品而下雖有十年考察之條而居
官率以九載為限其間或用年勞轉遷或因服除改
補安能待及十年今請以六年為期通行考察如制

此點其大僚曾經彈劾者悉令自陳而簡去之用傲
有位臣聞古者災異策免三公而陰森亦或避位今
文武大臣既不肯引咎自退陛下又未遽策免宜且
罕其公孤之銜以昭憂勤之實俟天心協和徐還厥
職又聞祖宗朝之御內官也恩不泛施法不輕貸內
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以來
諸監局掌印金書多至三四十人其他管事不可知
數易都亦然憑陵奢暴蝕民膏茅宅連雲田園遍
野膏梁厭于與臺文繡被乎狗馬凡若此類皆足召變
乞初司禮監會內閣嚴行考察以定去留此後或三
年五年一行永為定制帝善之于是大臣並聽自陳
五品下六年考察違著為令惟大臣削公孤及內官
考察事格不行尋奉命與御史何深數馬牛房諸弊
條上便利十四事歲者易五費五十餘萬孝宗崩武
宗即位天錫言山陵事重崇文不足信詔即令天錫
侍中官扶安侍郎王華攜筮師相度吉土遂定泰陵
之地其年七月又因災異上疏曰近久陰積雨所在
告災加北寇跳梁侵及內地此皆陰盛陽微之象豈
小人未退而君子難于進小人肆其毒而君子不安
其位歟或政事叢脞善否混淆聖明容有未盡知或

知之而未能有所區別歟或賦役繁重誅求苛急雖有蠲恤之文而無其實歟或將領貪殘而兵氣萎靡歟或詔令方施而為權要所阻宿弊方清而為姦猾所格歟或刑獄不清而下民猶有咨怨上下間隔而言路尚多未通歟願痛加修省設誠致行更求直言敢諫與執政老臣共相謀議以興舉其所未至則人事修于下天道自順于上矣帝報聞累進工科左給事中正德改元被使冊封安南在道進都給事中三年春竣事還朝天錫素骨鯁敢直言至是見國事大變向所與慷慨論事者貶斥殆盡恒悒悒不得志而逆瑾肆虐加甚天錫益憤至六月朔因清教內庫得璫後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羅禍乃夜具登聞鼓狀欲令家人于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于無從者死一室侍側匿其狀而遁竟不獲上或曰天錫朝罷見御史張或荷枷長安左門天錫伏枷而哭婦家不勝憤自縊死或曰逆瑾懼天錫發其罪夜令人縊殺之終莫能明也八年詔賜祭恤其家嘉靖中予春公克復賜祭葬同時海陽周倫由進士為兵科給事中勦事淮安時奉使還者逆瑾皆索重貨倫故與知府趙俊善貸其千金俊不與倫計無所出舟行至桃源遂自刎

從者覺而救之已不能言取紙書趙知府誤我遂卒事聞繫俊至京責倫死狀竟坐俊罪平定都獲亦由進士為禮科給事中正德五年出覈延綏戰功瑾屬其私人夔念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得禍遂自經死瑾山馮顯以進士授戶部主事官軍討叛黎符南蛇久不克顯歷陳致變之由請購己羊土官子孫俾召集舊卒以夾攻夷有功則復舊職兵部尚書劉大夏亟稱之奏行其策正德初借中官高金勘涇上所乞在地清還二十七百餘頃四年春由部中改御史嘗以事忤瑾為瑾所誣遂自經死瑾誅與倫夔俱獲官賜祭且恤其家

周鼎字天章廬州衛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
中三遷禮科都給事中武宗初即位壘言朝廷創建
寺觀舉春祈秋報之典將以祝聖壽利生民也乃兩
歲之間頻遭大故且災異叠見邊境數侵求福得禍
馬用祈禳請毀新立寺觀屏逐法王真人停止醮事
以息邪說正人心不聽頃之以久兩偕同官上言天
變不虛咎在欺蔽適者侍御李溫等通賄耀門索劾
不去主事王倫數言功次為首遂所阻詔裁增設內
臣旋復中格內庫錢物已命會官清理乃悉委中使

指樺田忠等縱陵軍遊役兵部議其罪竟付罔聞政令之外皆左右欺蔽者為之也請悉正厥辟以弭天變帝不從但令群臣修省而已又言方今臣庶之家奢僭相尚惟陛下躬行節儉苟非常制務從裁約則薄俗可革淳風可還其年九月以星變疏請進君子退小人修庶政葺邊防絕近侍之私黜奸貪之姦延訪大臣講求治道因劾尚書崔志端熊鼎賈斌侍郎李溫都御史金澤徐源等十二人于是淵溫澤並罷帝遣中官韋興分守鄖陽璽力言不可并論前中官齊元煉丹糜金罪不納璽以災異將臻而修省無資後偕同官上言邇者聰明日蔽膏澤未施講學一暴而十寒詔令朝吏而夕改冗員方萃非久復留鎮監撤還未幾更遣解戶困于交收鹽政壞于陳乞厚威詭而駕帖頰頰私近習而幣藏不覈以致下達人心上千天怒不可不亟為整正也帝不能用正德改元與六科諸僚陳親大臣清弊政省財用信詔守遵舊制正貢賦惜名器汰不職八事其言惜名器謂禮部尚書李鴻臚守賈斌光祿卿管內閣中書張駿等進非正進維閏年勞宜止增俸級不得濫畀尚書侍郎之秩其汰不職言督工內官李興遠東鎮監朱秀山

西陳遠皆城狐社鼠不可不去英國公張懋懷寧侯孫應爵新寧伯諱祐闕冗無能不可使典兵柄魏國公徐備安鄉伯張洵武清伯趙承慶駙馬都尉楊偉物議不容不可使守留都戶部侍郎王儼陳清工部侍郎李鏞南京工部尚書李孟賜戶部侍郎陳金副都御史柳應辰曹元鄧厚劉洪皆老奸宿蠹不可使都顯位并及邊將朱廷解端等數人帝不聽惟斌及廷端賜罷未幾言陛下即位以來今日取肉啖鷹明日索米飼犬如是不已則凡娛玩戲娼之事可以後升日蕩心志者將無所不至近光祿上供視往日十增七八際此兵荒財匱安從倚辦止新政已爾將何以克終臣願修德養身放鷹犬止浮費庶幾永保天命章下禮部請納其言帝竟不省明年權順天府丞時朝多訛政璽論諫深切率與中官故情劉瑾等積不能堪至是勸近縣皇莊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鸞錦衣都指揮楊玉共事王瑾黨三人甘下之璽獨詞色無假又其公移于淮等皆用中呈而王止璽報王怒奏璽侮教使瑾即禱旨逮下詔獄榜掠死瑾誅詔復官賜祭恤其家嘉靖初錄其一子南渡後進諡忠愍同時益陽劉憲成化中由進士歷御

史有時名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革場火憲方
 按問未報遠南京刑部右侍郎以去會瑾遣使聞邊
 備遂坐憲隱匿遠下詔獄竟瘦死新淦徐禎由進士
 除江陰知縣入為御史正德初巡鹽長蘆瑾縱私人
 中鹽又命其黨畢真託取海物侵奪商利禎皆據法
 裁正北還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江陰人
 在都下者謀率錢賂瑾解之禎喟然曰有死而已室
 以行父老哉竟勿許遂杖三十永成肅州劄重死獄
 中瑾怒未已取其子橫補伍瑾誅橫乃還室賢何飲
 由進士為刑部主事正德三年六月百官朝退有投
 匿名書毀瑾者瑾怒執庶僚三百餘人跪奉天門外
 日既午獲下之詔獄杖及順天推官周臣進士陸仲
 並中喝死八年與憲禎俱獲官賜祭恤其家
 羅僑字維升吉水人性純靜寡嗜欲受業張元禎講
 學里中舉弘治十二年進士除新會知縣有惠愛正
 德初入為大理右評事五年四月京師旱蠶上疏曰
 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
 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齋
 禱經旬雨澤尚滯臣竊以為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
 王朝會遊觀皆有常度賢妃有鷄鳴之告大臣陳卷

阿之音今陛下視朝或至日晨押侮群小號呶連旦
 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宰相諫官者所以定國是
 達民隱也今天網日密誅求峻息盜賊白晝殺人百
 姓流移載道財殫民貧公私耗歛而宰執諫臣卒不
 聞有一言入告者此聖蔽之大患也古者進退大臣
 必有禮貌黜削之罪不上大夫邇來公卿隨進隨罷
 去不以禮先朝者舊如劉大夏者誦成廢遠已及三
 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
 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比附深
 巧以中傷善類傳曰賞僂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
 不幸而過寧僂毋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陛下慎
 逸遊屏玩好故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
 圖治并勅法官慎守成律即有律輕情重者亦必奏
 請裁決毋擅有重輕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
 士久以言為諱僂疏上亦自必死與觀待命劉瑾
 果大怒欲抵極刑降中旨詰責數百言令廷臣議罪
 賴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官自僂上疏親故交游
 莫敢往視至是得薄饒乃交相慶以為非始望所及
 其秋瑾敗召復官以病歸宸濠反王守仁起兵吉安
 僂首赴義世宗即位即家授台州知州興崇教化建

忠節祠祀方孝孺延致布衣張尺詢民間疾苦歲時
 循行所陌課農桑講明冠婚喪祭禮境內大治嘉靖
 二年舉治行卓異都御史姚鏞上書頌僑曰人臣犯
 顏進諫自古為難至若首擊豺狼之橫獨處雷震之
 下難又甚焉叢八黨弄權逆瑾亂政于時廷臣結舌
 全脰自保而給事中劉蒞評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
 時弊幸存餘息適遇聖朝謂宜甄加獎擢用屬具臣
 乃僑知台州蒞知長沙使懷忠竭節之士淹于常調
 臣竊為朝廷惜之詔納其言擢僑廣東左叅政未幾
 上疏引年竟歸撫按並請留部又牒趣之不得已乃
 之官踰年遂謝病去僑敦行誼動則古人羅洪先居
 喪不廢講學僑以為不應古禮遺書責之其峭直如
 此
 論曰太祖不設諫官謂使人人可諍也是後惟給事
 御史為有言責兩京並設不下三百餘員然而彈計
 竭忠不愧言職者亦鮮矣如弘治晚年之政幾擬貞
 觀武宗初立宦豎弄權海內失望蒞銑彥徽之革慄
 慨指陳得禍良酷于是臺省諸臣惴惴以言為諱迄
 于瑾誅四五年間僅見評事羅僑一疏而已則士氣
 之不振為何如哉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

列傳一百十

周廣

號李

中

進徐文溥

張欽

張士蔭

石天柱

張文明

劉士元

相董相

周廣字克之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知蒲田吉
 水二縣正德中以治最徵授御史即疏陳四事畧言
 陛下踐阼以來星隕地震水旱蟲蝗所在見告近復
 加以寇盜致生靈肝腦塗地民情皇皇若有所失陛
 下知之乎其大端有四焉願陛下斥番僧速伶人重
 國本嚴軍令而已夫三代以前未有佛教也漢明帝
 引天竺僧入中國至今為名教罪人晉宋齊梁之君
 事佛蓋劫奪國日促况荆麻尤釋教所不齒耳貴銅
 鑲身衣縞服殘破禮法肆為淫邪宜投四裔以禦魘
 魅奈何今近君側為羣盜興兵口實哉昔禹戒舜曰
 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
 紂之迷亂酗於酒德今之伶人助慢遊迷亂者也陛
 下不觀唐莊宗乎方其定中原滅燕梁天下豪傑莫
 敢抗及志得意滿日共伶官戲狎而一夫夜呼倉皇
 出走身得身失反掌不殊夫社稷之敗後事之鏡也
 臣謂宜遠逐樂工不復藉之禁內乃所以故鄭琴也

昔高皇帝親提矢石櫛風沐雨以有天下陛下承祖宗之統緒而奉小獻媚熒惑致三宮鎖怨蘭殿無徵雖陛下春秋鼎盛獨不思萬世之計乎今中人稍有資產猶富妾媵以圖嗣續未有專養螟蛉不顧祖宗所痛者也義子錢寧本宦豎蒼頭濫寵已極又復攘效貨賄輕蔑王章甚至投刺於人自稱皇庶子僭踰之罪所弗忌言誠不可聞於天下後世也陛下何不慎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乎夫天親不可以人為名分不可以久假臣謂諸義兒養子俱宜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近兩京言官論列大臣禦寇不職者陛下率加優容即武將失律亦赦而不誅故兵氣不揚功成無日川原白骨積如丘山夫出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海內困憊已骨見而肉消矣諸統兵大臣如陳金陸完革可任其優游玩寇不加切責哉請定為期日責令成功以贖前罪庶文武用命謀猷必成賊亡可待也寧見疏大怒留之不下傳旨謫廣東懷遠驛丞主事巢人曹琥杖之亦被謫寧怒不已使人遞道刺廣東易姓名衣道士衣潛行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勳鎮廣東承寧風旨偽以白金試廣廣拒不受一日伺廣謁御史搆致之軍門

巫孽幾死御史救之始解越二年遷建昌知縣有惠政吏部擬除惠職寧矯旨再謫行寨驛丞世宗即位復故官歷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擢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奸橫內得廣行百金為贖廣貯之庫將劾之中官懼謝罪自是不敢抗六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墨吏憚廣威名多望風自免去廣欲限豪右田奪其贏歸之貧民豪右弗便也謀去之明年遂罷巡撫官不設又明年召拜南京刑部右侍郎居二年暴疾卒嘉靖末贈右都御史初廣以鄉舉入太學師事章懋在里閭與魏校友善為人嚴冷無笑容共鄉人語不操土音性公強弗受請托士類莫不憚之曹琥字瑞卿弘治末舉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戶部既抗疏採廣吏部擬調河南通判寧必欲遠竄乃改尋甸再遷廣信同知時鎮守中貴託賈獻類有微歛琥攝府事堅持不與士民頌之權筆昌知府未任卒世宗立贈光祿卿賜祭季中字子庸吉水人家貧勵志讀書從里人楊珠遊珠之學以明道程子為宗安貧教行不苟傳授見中大喜盡語以所得正德六年登進士時楊一清為吏部喜延納人才數召中應言官試不赴乃授工部主

事武宗自稱大慶法王建寺西華門內用番僧住持
廷臣莫敢言中拜官三月即抗疏曰曩逆瑾竊權勢
焰薰灼陛下既悟誅之無赦是陛下之聖武可謂卓
絕矣夫何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
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
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
日殫軍政日弊瑾既誅矣而善治一無可舉者何也
由陛下之心惑于異端故也夫禁板嚴選豈異教所
得雜居今乃于西華門內豹房之地建復國佛寺延
止番僧日與聚處異言日沃忠言日遠則用舍之顛
倒舉錯之乖方政務之廢弛豈不宜哉伏望陛下翻
然悔悟毀佛寺出番僧妙選儒臣朝夕勸講攬大權
以絕天下之奸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革義子以正
天下之名則所謂振紀綱勵風俗進君子退小人諸
事可以次第舉矣疏入武宗怒罪將不測以大臣救
得免踰月中旨調廣東通衢驛丞王守仁開府贛州
檄中奏其軍事預平宸濠之亂世宗踐阼後故官未
任權廣東僉事升遷廣西提學副使以身為教擇諸
生高等聚五經書院五日一登堂講難三遷廣東右
布政使忤總督及巡按御史坐以不稱職當罷舉朝

皆諫時震輻署吏部事疏稱中素著廉節有才望當
留用會政府亦有不悅者竟降四川右叅政十八年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歲歉蝗起令民捕蝗者倍
予以穀蝗絕而饑者賴以濟擒劇盜閔繼光隣境擢
其功中不與辯為政務大體使屬吏各得盡職居兩
年進副都御史總督南糧儲御史金傑先按四川等
為中中不謝傑恨之至是撫他事誣劾方議調用而
中平中守官廉自廣西歸欲飯客貸米隣家米至又
乏薪將以浴器焚而日已暮竟不及飯而別中既聞
道於楊珠既而擴克之沉潛窺察門人羅洪先王龜
年周子恭皆能傳其學光宗時道謚靖介與中先後
以劾曹建言者有刑部員外郎夾江宿進戶部主事
吉水戴冠皆正德三年進士六年進奏列六事一言
忤逆瑾死者內臣如玉岳范宇言官如許天錫周鏞
並宜加卹一請斥附瑾大臣兵部尚書王殿華而蔡
治內侍中徐黨其四事則慎擇守令遣官慮囚寬賦
役罷官校也疏既入晡時張永急傳旨召輔臣李東
陽等謂帝怒甚欲親鞠之且趣入見東陽華聞帝已
中酒語永曰後生狂妄且日暮非見君時請奏上寬
之永入少頃執進至午門杖之五十斤為民時瑾餘

策方布列禁廷故得禍未幾卒於家世宗嗣位贈光祿少卿賜祭九年而冠上疏陳時事略言今海內虛耗物力頃屈諸邊數有警河南北山東徐淮水旱為災小民逃徙相屬陛下亦嘗少念及乎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師勢要之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貴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保籍勇士技充監司匠役不可數計皆國家之蠹也我朝歲漕四百萬石有贏餘近緣於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計此輩所耗資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此無用之蠹乎臣聞兵資精不賁多邊軍生長邊土習于戰陣足以守

禦今一遇有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于遣軍而不為閭閻慮也臣聞天子藏富于天下者也若務鳩聚為帑藏之積是匹夫商賈之計也此年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之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都司不知此庫何所用之疏入帝大怒貶廣東烏石驛丞嘉靖中歷山東提學副使居官以清介聞

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正德六年進士明年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嘗偕同官劾南京刑部尚書劉纓右都御史

文季士資兵部侍郎呂獻大理卿薛欽不職而請召還致仕尚書孫交傳珪時論以為當寧王宸濠求復復衛文溥抗疏曰袁因寧藩不靖英廟早具獲衛死臣及逆瑾亂政重賄謀復瑾既伏誅陛下又弔之正欲制以義而安余之耳乃曰驅使之入夫晏居深處靡征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乞人哉且王暴行大彰剝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賴廣行劫掠致舟航斷絕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恐不速願可繼之加恣假翼於虎牙如貢獻本有定制今無故馳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果

何為者况今海內多故天變未息意外之虞實未易料可視為細故哉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其獻謀之人逐彼傾軋之使宗社幸甚時宸濠廣結權幸威行中外流入人咸危之帝但責其妄言而已未幾疏請擇建儲或不報十年四月復率同官上疏曰頃因災異禮部奏請修省伏請聖諭諸事聞朕躬者皆已知之臣惟茲一念之誠足以乎上帝逆休命矣雖然知之非難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郵以安人心躬獻喜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故事若吳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為

賢易室店不以網財運邊兵於故伍斥番傳於外寺
毋耽優俳盡屏義子馬氏已醜之女弗留于後宮馬
昂梟獲之族立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
土木汰倉局門戶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
中奏饋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慎名器則陛下所
謂事閔朕躬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為福
者未之有也報聞踰兩月又上言帝王馭世在刑政
得其平而已乃近者舉動多越常情如在瑤之誣
遠知府程唐以史宣劉瑯之誣遠部曹王鑾王瑞之
以瑯及于善之誣遠御史施儒張經固已外矣近道
路傳言又謂中官王堂以僉事韓邦奇阻其科歛羅
織陷獄則又以讒言害執憲之吏矣朝廷刑威所及
乃在僉侍一言斡旋繹絡於道塗縶絆首於控行
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以一瑾亂政於內今乃數瑾
縱橫於外民怨且怒能不寒心乞并下堂法司從公
究問且追治瑤等誣罔罪帝不聽遂引疾去世宗即
位廷臣交薦起河南左叅議未幾以念母乞歸撫按
請移近地使養乃改福建尋遷廣東副使上言十事
多涉權要恐貽母憂復引疾歸行至玉山平
張欽字敬之順天通州人正德六年進士由行人授

御史巡視居庸諸閘十二年七月帝從幸臣江彬言
將出關幸宣府欽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
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此者人言紛
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度陛下之為此者
非是慢遊蓋欲親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
將徂征豈宜親勞萬乘漢高祖經百戰之餘所統皆
良將然猶困於白登我英宗不聽大臣之言六師遠
駕遂成己己之變且匹夫猶不自輕陛下奈何以宗
廟社稷之身蹈不測之險今內之既無親王監國又
無太子臨朝而外之甘肅有土番之患江右有筆賊
之擾淮南有滑運之艱已蜀有林辦之困京畿諸郡
夏麥少收秋潦為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轡長驅
觀兵絕塞臣竊危之已而聞朝臣切諫皆不納復疏
言臣愚以為乘輿不可出者有三人一心搖動供億浩
繁一也遠陟險阻兩宮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
角三也臣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身
以負陛下疏入俱不報八月朔帝遂微行至昌平傳
報出關甚急欽命指揮孫璽開關納門鑰藏之分守
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
戒與君今日死生之會也聞不開車駕不得出遠天

予命當死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
土木倉卒我與君亦死率坐不開闔死死不朽頃
之帝使召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嵩嵩
謂欽曰我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
闕門下曰敢言開闔者斬夜革疏曰臣聞天子將有
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莫衛
百官危從而後有車馬之者羽旄之美令寂然一不
聞而云車駕即日過闕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
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闕必兩宮
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達使者復來
欽板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為帝言張御史
幾殺臣帝大怒顧朱寧為我趣捕殺御史會梁儲蔣
冕等進至沙河請帝歸京師帝徘徊未決而欽跪亦至
廷臣又多諫者帝不得已乃自昌平還而意怏怏未
已又二十餘日欽巡白羊口帝竟微服自德勝門出
夜宿羊房民舍遂疾馳出闕數問御史安在欽聞追
之已不及欲再疏諫而帝使中官谷大用守闕禁毋
得出一人欽感憤而望痛哭於是京師盛傳張御史
開闔三疏云明年帝從宣府還至闕笑曰前御史阻
我我今已歸監儒過慮耳世宗嗣位安遠伯許泰已

論死有旨減戍欽疏爭之時言者多薦楊一清欽言
一清內懷陰險外張聲勢曩事先皇納賄招權無至
誠感動之責不宜復用並報聞尋出為漢中知府累
官太僕卿嘉靖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召
為工部右侍郎被論罷欽初姓李既通顯始復其姓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弘治八年舉鄉試入太學與
同縣崔銑及冠天叙馬卿馬理呂枏華同志砥礪以
學行聞於時十八年成進士授廣信推官正德六年
入為御史光祿卿李良女字少師劉健孫後健忤劉
瑾去良遂詐言女死謀改適人薄其行士隆論罷之
巡監河東劾去貪汙運使劉瑜建正學書院興起文
教九年乾清宮災士隆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變
後遭前盜之亂衛不知警方且與居無度押睡匪人
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卧內徹旦燕遊萬幾不理
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
蓄特恐大命難保夫哀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校僧
之群廣廈細簷之娛孰與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巡按
鳳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棍二於騎前名賜棍有抗
者鞭杖殺之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獨劾奏其
罪大獨張順隨中官使雲南殺人走匿京師雲南巡

撫移捕甚急送至桃源贈送者斃一病乃紹縣言
順死縣給牒歸已二年矣士隆疑其棄密廉之果得
順於淮上按治如律錦衣千戶廖鎰從中官廖鑾鎮
陝西大為奸利士隆偕同官劾之且曰鎰之肆虐陝
西者即其父鵬虐河南之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
今陝西鎰又欲亂之即乞置鎰父子於法并召遠鑾
以釋陝人之憤不報鎰者倖臣錢寧所暱也寧見疏
大恨十三年寶城人薛鳳鳴先為御史坐罪削籍詔
事諸倖倖惜其聲勢橫邑中寧以通其妾尤相善嘗
與從弟鳳翔有隙嗾緝事者發其私下吏論死刑部
疑有寃并捕鞠鳳鳴懼使其妻懷狀訴枉自殺
長安門外事聞鳳鳴得釋而狀所連引寶城知縣周
在并素所讐者數十人悉逮付法司士隆與同官許
完先後按治獲捕鳳鳴對簿而釋在還職寧怒令鳳
鳴女告士隆完治獄徧枉遂下詔獄於是鳳翔及諸
所讐者悉得罪而二人謫外士隆得晉州判官久之
擢知州世宗立復故官出為陝西副使漢中賊王大
等結回回為亂所在布設賊黨急則投豪家藏匿官
不敢捕士隆下令能擒賊者為良民且受賞匿賊者
屠及妻子於是豪家爭獻賊賊遂破滅乃築堰設防

溉田千畝民利之無何卒官
石天柱字李瞻岳池人正德三年進士當除給事中
史科李憲請如御史例試職一年乃授天柱戶科試
給事中時禁臣下毋得以天命名去之而名柱後乃
獲故七年劾保定巡撫臬臬歷數其殺降掩敗欺罔
貪贖罪而群小庇之寢不行乾清宮災極言今日外
列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教招集邊卒襲
其衣裝甚者結為昆弟無復尊卑數雜深宮馳驅郊
外章疏置之高閣視朝月止再三視老成為贅疣待
義子以心腹時享不親慈闈罕至不思前星未耀儲
位久虛既不常御宮中又弗預選宗室何以消禍本
計久長哉素遠工科都給事中十一年都督馬昂進
其女弟已有娠帝嬖之甚中外憂之天柱率六科臣
抗論系旬未報乃復合辭上疏曰臣等請出孕婦未
蒙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遂立為己子與秦以呂易
羸而羸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
致墮奸計不謂陛下亦為之也天位至重神明之宵
尚不易負荷而况么麼之子借使以陛下威力成於
一時安能保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業遂與
他人乎安能保異日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其朝乎

望急遣出以清宮禁消天下之疑卒不報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官黎鑑請收香錢為修繕費詔許之天柱言祀典惟有東嶽之神無所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禮不可許頃之又與同官爭陝西織造明年四月詔毀西安門外鳴玉積慶二坊民居有所營建天柱復偕六科奏曰詔毀兩坊民居致老稚轉徙哀號愁嘆不忍見聞或謂造皇店酒館或謂營葺子府第或謂設邊軍教場三者實無一可此必左右小人欲為固寵之術而不計陛下之夫人心也望陛下不吝悔改已毀者給還未毀者停止以收人心保國脈帝皆不省是年帝始巡遊塞外營鎮國府於宣府天柱率同官力諫又明年採木侍御劉丙即中伍全秉經主事劉希龍忤督工內官劉養為所劾天柱復偕六科救之全等以是得薄罰其年二月孝貞純皇后將薨帝假啓土為名欲復巡幸天柱念帝盤遊無度廷臣雖諫帝意不回思所以感動之者乃刺血草疏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者宗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於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寫臣心明臣之愚衷冀陛下之憐察也數年以來星變地震大水奇荒災異不可勝數而陛下不

悟禍延太皇太后天之意欲陛下居衰絰之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也尚或不悟天意或幾乎息矣喪禮大事人子所當自盡陛下於太皇太后未能盡孝則羣臣於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陛下何所倚賴猝有變故則人心瓦解之勢成矣夫大位者奸之窺也昔太康田於洛陽帝行幸江都皆以致敗可不鑒哉方今朝廷空虛倉庫空虛郵空天下之人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治亂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以痛心為陛下惜復昧死為陛下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血時恐為家人所阻避居密

室雖妻子不知既上即易服待罪一時聞者皆感愴而帝不悟也踰月兵部尚書王瓊欲殺都御史彭澤廷臣集議瓊盛氣以待眾不敢發言天柱與同官王擴力明澤無罪乃得罷為民瓊怒黃緣取中旨出兩人於外天柱得臨安推官世宗即位召復舊職遷大理丞未幾卒久之予忠請恤特予祭張文明字應奎陽曲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遼東中官武將率漁獵軍民文明絕之皆不得肆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甚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太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上

章馳諫極陳災異有所感悟且言江彬逢惡導非
亟宜行誅在朝諸臣匡救無聞亦當罰治帝不省既
而文明朝於行在諸權倖危從者文明裁抑之所需
多不應司禮中官張忠輩怒甚譖之於帝言諸生毆
旗校文明縱弗治於是帝亦怒命械赴京師下之詔
獄明年春言官交章請宥不報此駕旋忠等屢請加
罪至七月命執至豹房帝將親鞠文明自謂必死及
見帝忽悟命釋而遠調之乃以為電白典史世宗立
召復故官尋出為松江知府甫抵任卒巡按御史馬
錄頌其忠詔贈太常少卿全時御史忤權倖得禍者
有光山王相嵩縣董相彭縣劉士元皆進士也王相
以正德十二年巡按山東鎮守中官黎鑑假進貢肆
竒歛相力禁戢檄郡縣毋執行鑑怒証奏於朝遂被
逐士民泣送載途既至繫詔獄明年始釋為高郵判
官未幾卒世宗嗣位贈光祿少卿董相巡視居庸諸
閔江彬遣小校朱英執人於平谷恃彬勢橫甚相收
而杖之將以聞彬遽摎於帝械繫詔獄謫判徐州世
宗召復故官終小東副使二子遂選俱進士遂由給
事中亦歷官副使選終知府士元巡按畿輔十三年
武宗獵於古北口將招致朵顏衛酋花當把兒孫等

納質燕勞士元歷陳四不可先是帝幸河西務指揮
黃勳假供奉擾民士元按之勳懼逃赴行在因嬖倖
譖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帝怒命
裸縛而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絲痛笞之四十幾死
乃囚之檻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同繫
詔獄都御史王璟及科道陳露牛天麟等交章論救
不報明年命謫麟山驛丞永不遷叙世宗立復故官
出為湖州知府遷湖廣副使巡行所部修葺荒政積
粟至百餘萬石事聞被旌勞嘉靖九年累遷右副都
御史巡撫貴州居三年罷

論曰正德十六年間廷臣直劄主闕者皆幸得無譴
而一觸權奸即禍且不測嗚乎殆哉乃周廣諸臣並
危言極論以批逆鱗而張欽至仗劾當閔天柱則血
書上奏蓋臣之用心亦良苦矣百世而下聞風興起
者當何如也

明史卷二百六十

列傳一百十一

孫燧

字堪

許

子錫

黃

宏馬忠

宋以方萬木等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為刑部主事再遷郎中正德時歷河南右布政使當是時寧王宸濠有逆謀結幸臣錢寧中官張雄輩日夜詞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群吏賂遺之使為己用副使胡世寧暴其狀遂得罪惡巡撫王哲不附己則毒之乞歸踰年死董傑代哲僅八月亦死自是官其地者惴惴以得去為幸代傑者為任漢代漢者俞諫皆歲餘罷歸朝

議欲得才節大臣往鎮燧在河南有聲以故共推用燧十年十月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聞命嘆曰是授我艱也當死生以之乃遣家累還鄉止携二僮入南昌南昌人洶洶謂宸濠旦暮且為天子諸附黨及羣盜依倚者相助為聲勢燧左右亦多為宸濠耳目刺燧言動輒馳告而燧防察甚密即左右不得窺時時為宸濠陳設大義其警悟卒不悛陰察副使許遠忠勇可屬大事多與之謀又鑿胡世寧事恐坐罪不測未敢訟言於朝托禦他寇曲為備先城進賢次城南康瑞州惠建昌縣多盜割其地別置安義縣

以漸拜之而請復饒撫二州兵備撫州既不得復則請勒湖東分巡兼理之九江常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善權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與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峰青山諸窻地險人悍則請設通判駐弋陽善督旁五縣兵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因假討賊盡出之他所宸濠矚燧意圖己使人與吏部尚書陸完及諸幸臣令去燧而遺燧棗梨二物以示意燧笑而却之遠勸燧先發後聞燧曰奈何予賊以名且需之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四等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遠密謀捕之

三賊遁沙井燧自江外掩捕是夜大風雨不克濟三賊走匿宸濠林墓間不可得於是密疏白其狀且言宸濠必反章七上輒為宸濠邏者所獲不得達宸濠恚甚因宴毒燧不死燧乞致仕又不許日益憂懼數月鬣髮盡白明年宸濠脅鎮巡官奏其孝行燧與巡按御史林潮見時勢叵測真藉是少緩其謀乃共奏於朝朝議方降旨責燧等御史蕭淮畫發其不軌狀詔遣重臣宣諭宸濠聞之遂決計反六月乙亥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明日燧及諸大吏入謝宸濠伏兵左右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悞抱養民間子我祖

宗不血食者十四年矣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然燧直前曰安得此言果有詔請出示之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耶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怒叱燧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起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諸司股栗不知所出遠獨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遂并縛遠二人且被縛且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遠同曳出遠謂燧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已至惠民門外同遇害於是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以下咸稽首呼萬

歲宸濠遂發兵偽署三賊為將軍首遣委伯徇地進賢為知縣劉源清所斬又遣人招黨賊賊畏守吏不得發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多持白挺比伍文定起義兵設兩人木主於文天祥祠率吏民哭之遂引軍與王守仁共平賊諸逆賊走安義皆見獲無脫者人於是益思燧功燧生有異質負義挺然不撓兩目爍爍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狀兩人屍屍猶未變常有黑雲蔽之蛇蚺無近者明年守臣上其事於朝未報世宗即位贈禮部尚書謚忠烈與遠並祠祀南昌賜祠名旌忠各廕

一子世錦衣百戶尋俱進千戶燧子堪聞父訃慟哭挾刃率兩弟堪陞赴之會宸濠已禽乃扶柩歸兄弟廬墓蔬食三年有芝一莖九葩者數本產墓上服除以父死難更墨衰三年世稱三孝子堪字志健為諸生能文有膂力善騎射既官錦衣中式會試第一權署指揮同知善用強弩為天子教弩卒數千人以備邊歷都督僉事事母楊氏至孝母年九十餘歿於京師堪年亦七十護喪歸在道以毀卒贈都督同知巡按御史趙炳然上堪孝行得旌堪子鈺亦舉武會試官都督同知鈺子如津都督僉事堪字仲泉文學通曉以選貢生歷尚寶丞供事內閣理誥勅官至尚寶卿居母喪以毀聞陞官尚書自有傳孫氏世有顯人堪孫如游大學士如游孫嘉績僉事陞子鑑鑄皆尚書銜侍郎錄太僕卿鑑子如法主事如洵叅政並以文章行誼世其家世以此推餘姚孫氏許遠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頤沉靜有謀畧授樂陵知縣六年春流賊劉七齊彥名焚屠城邑殺長吏諸州縣率閉門自守甚者乞賊毋攻城遺之芻粟弓馬或棄城遁遠之官慨然為戰守計縣無城督民版築不踰月城成使民於屋外

築塙高過其藩閘實如圭許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實內餘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遺者軍令從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實中人皆出賊大驚走斬獲無遺後教來犯教却之遂相戒不敢近事聞進秩二等是時知縣能抗賊者益都則牛鸞郟城則唐龍汶上則左經濟則陳滯然所當賊少而遠累禦大賊有功遂與鸞俱超擢兵備僉事遠駐武定州轄旁近諸州縣至則城圯溝平不格牛馬遠先事築鑿設樓櫓置巡卒明年五月賊楊寡婦以千騎犯濰縣指揮喬剛禦之賊少却遠追敗之高苑令指揮張勛邀之於滄州先後俘斬二百七十餘人未幾賊別部錢鸞以百騎掠德平遠追擊盡殲之威名大著十二年遷江西副使時宸濠暴橫甚遠每繫其黨繩以法嘗言於孫燧曰寧王敢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藪今惟翦盜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黨孤不然後難圖也燧深然之每事輒與密議及宸濠反燧遠爭之宸濠素忌遠問許副使何言遠曰副使惟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遠耶遠罵曰汝能殺我天子還能殺汝汝及賊萬段磔汝汝

悔何及遂并縛遠曳出賊所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推抑令跪卒不可得遠死年三十六初遠以文天祥集貽其友給事中張漢卿而無書漢卿語人曰寧邸必反汝登其為文山乎遠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即為佞易服哭人恠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得死所矣世宗即位贈左副都御史既廢一子世錦衣千戶又錄山東平賊功復廢一子百戶嘉靖九年詔謂遠死事尤烈而燧未愜物論將罷燧祀專祀遠廷議請改贈遠禮部尚書進廢指揮僉事易主居燧左久之復如初長子瑒好學有器識既葬父日夜號泣六年而後就廢人或詰之瑒曰吾父死而瑒乃因之得官痛哭不能仰視瑒與燧諸子皆以孝稱於時瑒子郊事親孝隆慶中舉於鄉教試禮部不第有試官與瑒婚姻慕郊才欲物色之郊曰若此何以見先忠節地下許氏子孫不如孫氏貴顯然亦能傳其家當宸濠初發難殺孫許盡劫諸司下獄奪其印叅議黃宏主事馬思聰並抗節死其死事稍後者復有宋以方

黃宏字德裕鄞人著籍孝陵衛舉弘治十五年進士知萬安縣民好訟訟輒禱於神宏毀其祠曰有令在

何禱也訟者至輒片言折之用才調泰和入為戶部主事歷江西左叅議攝湖西嶺北二道王守仁討橫水桶岡賊宏主餉以功加俸一等賊聞念四既降復恃宸濠勢剽掠九江上下宏發兵捕之賊走匿宸濠祖墓中盡得其輜重以歸宸濠逆節益露士大夫以為憂宏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有死而已民有持大義不從宸濠黨者宏再陰左右之及宸濠反被執宏憤怒以手拮向柱蹙項是夕卒賊義而棺歛之子紹文奔赴求得其棺以偽命治歛非父志亟易之扶歸馬思聰字懋聞莆田人弘治末舉進士為

象山知縣後二十六渠溉田萬頃改知平鄉治戰守具備盜盜不敢犯遷南京戶部主事督糧江西駐安仁值宸濠生日或勸弗往思聰曰吾往欲覘之疾報天子耳及被執繫獄思聰不屈絕食六日死世宗立贈宏太常少卿思聰光祿少卿並配饗旌忠祠嘉靖二年江西巡撫盛應期言前副使周憲討賊遇害宜如宏思聰例祀之旌忠祠而御史鄧顯麒謂宏思聰死節非真不當祀俱下禮官議遂奪二人贈官并罷配祀而祔憲忠烈祠明年給事中毛玉勘江西逆黨請表章宏思聰及承奉月儀又六年宏子紹武訴於

朝下所司核實巡按御史穆相列上二人死節狀甚悉禮部尚書李時等請復贈官祀帝難之下廷臣博議無異言乃報許憲安陸人私治六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十七年坐事下詔獄謫兗州通判正德初復故官歷江西副使華林馬腦賊方熾憲承總督陳金檄督兵進勦禽廬山左湖盆塘賊數百人移軍奉新計禽賊首胡雪二平馬腦若華林賊懼分立仙女若拒守憲進克之賊又立若難公嶺復為憲所拔先後斬獲千計於是進逼華林逼其奔軼賊窘遺謀者跪言饑困狀憲信之移檄會師夾擊他將多

觀望憲攻自北門三戰賊稍却與子幹先登逼之賊下木石如雨軍潰憲中槍幹前救之力戰墮崖死憲創重被執罵不絕口為賊支解事聞贈按察使予祭塋諡節愍廕子錦衣世百戶陞幹門曰孝烈八年從給事中李鐸言命有司歲給其家米二石帛二疋宋以方字義卿瑋州人私治十八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郎中數權閔稅理倉儲督通賦並以清勤聞正德十年出為瑤州知府時華林大盜甫平瘡痍未復以方悉心撫字吏民愛之當是時宸濠謀逆有萌而瑤故無城郭以方築城繕守具募兵三千日夕訓練

宸濠深忌之有徵索又堅拒不應以是積忤迫鎮守
劫之繫南昌獄其明日宸濠反破獄出以方脅之降
不可乃械置舟中載與俱行至安慶兵敗問地何名
舟子言黃石磯江西人語則王失機也宸濠以為不
祥遂出以方斬之祭江後賊平其子崇學行求遺骸
不得乃歛衣冠歸葬之嘉靖六年有為宸濠駕舟者
目覩以方之死為人言之巡撫副都御史陳洪漢上
其事詔贈光祿卿廕一子立嘉忠祠瑞州以祀之方
宸濠之流毒江西也所在惡少年多入其黨其抗賊
者卒遇害前後不可勝紀其可知者萬木鄭山俱新
建人宸濠遣閩校四出籍民田廬收縛豪強不附者
以去木與山集鄉人結砦自固賊黨謝重一馳馬入
村執之積蓄張睢陽廟壇前縛重一并馬生焚之自
是濠黨不敢犯一日二人出飲江上為盜凌十一所
逼趣見宸濠烙而推之皆罵賊死趙楠南昌諸生也
尤模嘗捐粟佐賑宸濠夜捕模索金楠代模往脅以
威不屈被掠死同邑辜增見迫抗節不從一家百口
皆死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李廣源皆被掠
不屈死葉景恩者以俠聞族居吳城宸濠將作難捕
景恩脅降之不從死獄中濠兵過吳城其弟景光以

三百人邀擊賊分兵焚劫景光家其族景集景修等
四十九人皆死而護衛校尉楊宣與宸濠叛謀於京
師使人往捕托投江免又有聞順者為寧府典寶副
宸濠將反順與典膳正陳宣內使劉良徵言不可為
典寶正余欽所譖三人懼誅潛詣京師上變羣小庇
宸濠反下之詔獄拷掠備至宸濠聞三人赴帝慮事
泄誣奏其罪且族羣小必殺之會三人已各決杖五
十遣戍孝陵乃免世宗立復官
論曰世傳燧與胡世寧王守仁同舉浙江鄉試宸濠
之變三人者實始終其事抑已奈矣論者或各燧聽
賊迫脅為奏孝行且其赴死猶未云英烈嗚呼以燧
之經營設備志豈嘗須臾忘討賊耶不幸以身殉難
從容就義曾何減於遠世以二人方之巡遠誠不為
過矣宏思聰以方俱之死靡悔憲亦為國捐生正氣
所存並得廟祀不朽又何疑哉

明史卷二百六十一

列傳一百十二

李滌 周津

陳振

郭緒 張欽

董朴 子士毅

姜昂 子龍 瞿俊

張舉

馮琨 父錢 子夢龍 王敷 吳傑

祝萃

吳昂 楊子器 狄雲漢 秦文

弟禮武 禮子鳴春

鳴雷 鄒賢

李源

李滌 董遵 黃傳 凌瀚

徐珪

李滌字宗禹祥符人蚤孤力學儻有大節舉成化十七年進士久之授南京戶科給事中弘治元年六

月朔日食滌上疏請飭躬修政帝嘉納之都下高貲富人當供雜調者率自託貴勢家而宮中百需特倚辦下戶滌令所司覈實均其征民稱便守備太監錢能為奸利暴橫都城滌劾奏其罪又論刑人不宜干紀與政用事者怒俄有盜取土孝陵塼中者滌廉得其主召以聞因指以為誣用非所宜言請肥鄉丞肥鄉小縣去京師差近朝貴往來時有所發取有司不能拒滌至一切裁之莫敢安干凡臺諫謫遷多簡傲不治事滌獨盡心吏職推情與下民大信愛母喪歸年五十餘遂絕意仕進家居杜門脫粟不繼晏如也

巡撫都御史孫需陶琰先後列薦於朝使知府即家勸駕終不出署所居曰石菴以見志中貴廖堂鎮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滌間為具召之時賓客滿座待滌舉酒滌不得已往酒一再行即搥席睡大軒堂慙顧左右曰李公老人不勝梧杓矣少頃起拭目理髯長揖竟去

周津字文濟慈谿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憲宗崩捧哀詔南行至蘇州巡按御史擁蓋來近津命撤之御史愧服北寇臨邊假貢獻以覘虛實廷議推津往諭之寇見津風神皎然詞義整厲咸羅拜去遷南

京御史監龍江瓦屑二推務中貴覬乾沒百計嗾之不能得守備中官蔣琮氣凌百僚求見津不可一日治其佛寺屬其僚邀之津及門始知遷策馬去遷九江知府會瑞州盜起巡按御史奏調津九江民赴闕留不得攀轅哭送者盈道既至瑞奏蠲逋賦與民休息上書都御史林俊請效漢世聽盜自相斬捕除其罪俊從之未幾賊首王武果擒其黨劉洪等以獻有訛言賊將劫府獄者士民爭逃竄津與通判甘文紹堅守不去文紹之僕因殺死囚四十餘人有衝津者指以為罪繫津獄二載津自以身為正官絕不委罪文

紹郃氏趨登聞鼓訟寃始復官值劉瑾亂政罰米者
再津酷貧民為代輸累遷雲南按察使鎮守中官崔
安隸人嘗撻人至死捕正其罪黔國公沐毘家人有
犯治之無少貸毘亦重津有所進捕立遣之無後期
遷右布正使滇池溢為患津謂必鑿漢厥諸墩始保
百年無事乃徙其居民而治之復開子河以殺其勢
遂為永利遷廣東左布政使以憂歸卒

陳振宇時起鄞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吳縣知縣擢
河南道御史出理馬政按江西山東並著丰采遷福
建副使親喪除赴京師時補官者皆贊謁劉瑾振竟
不往瑾銜之以故官改雲南邊寇方熾亂振親冒矢
石決策平之稍遷陝西苑馬卿患風疾乞散會有命
徙官遂以山東右布政使致仕振為人遜言危行以
矩度自防毫茫無所假仗且嫉者不能投其業入仕
三十年室廬蕭然粗糲僅給足不踰戶閭口不及時
事姻親舊故鮮接其面後家益置子孫相繼早歿振
卧病一榻終不干人人亦無周恤之者竟餓而死
郭緒字繼業太康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出使楚府却
其饋授戶部主事督餉二十萬於陝西給軍主者以
羨告悉還之歷遷雲南叅議過家置妻子獨行緒意

氣壯偉臨事不避初孟密宣撫司之設也實割木邦
宣慰司地既而孟密思謀復於界外侵木邦地二十
七所屢諭之還不聽乃調孟養宣撫司思祿兵脅之
思祿始還所侵地然亦殺孟養兵思祿誓之發兵越
金沙江奪木邦故割屬孟密地十有三所兩酋捧怨
不已巡撫陳金承詔遣緒與副使曹玉往諭之旬餘
抵金堂叅將盧和先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
馳驛往諭皆留不報和懼還軍至于崖過緒語故戒
勿進緒不可玉以疾辭緒遂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
南甸峻險不可騎乃斬棘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

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緒乘之往行毒霧中泥沙踞
渾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詣差次手自為
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驚曰中國
使竟至此乎發兵率象馬數萬夜渡江持長槊勁弩
環之數重從行者懼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必渡
江敢阻者斬思祿既得檄見臂曉禍福甚備又聞至
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却之出勅諭
宣示思祿亦繼至緒先叙其勞次白其寃狀然後責
以叛諸酋聞戍俛伏呼萬歲請歸侵地緒詰前所留
使人乃畫出而歸之和及玉聞報馳至則已歸地納

欽矣時弘治十四年五月也越三年權緒四川督儲
恭政武宗即位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明年致仕歸
張欽字敬之南昌人弘治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授岳
州訓導正席講難士爭趨之學舍至不能容權清遠
知縣剔蠹獎絕饋遺厨傳不餘賓至無饑乏而已上
官所遣胥徒過他縣張甚獨入清遠界無敢肆威者
供億十八時盜起程鄉都御史林廷選奏調欽往欽
請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固聞欽名不敢逼欽
開諭禍福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首鍾萬鍾傳時
王饗欽盛陳兵衛出所畧珍玩侑千金為壽欽取珍
玩碎之麾其金曰若等方當業農業顧懷寶以買罪
耶金可以買牛買田器為衣食資若等宜自懷之賊
相顧驚喜欽笑指諸兵衛曰其魁曰陳比何為衆伏
拜曰願如公教棄必狼籍呼聲喧山谷為留一月夷
堡墮障籍其丁壯散遣老幼婦女四千人條畫使耕
田築室號曰新民廷選得報大喜謂諸司曰與師十
萬不如張令一符遷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崇身奉
職遇事好強詳權貴或厭之遂致仕歸第登進士仕
至南京兵部尚書

即君不慧曷不令牧耶朴聞僑屬向學日益通敏登
成化二十年進士嘗使過岳州聞劉大夏居憂造馬
大夏留之飯麥糲蝦菜而已朴因感服終身持清節
正德中累官江西恭政時桃源賊起朴與恭議居達
等討之失利見劾下總制陳金遠治而朴已有擢斯
功乃鐫一級調廣西金以朴為才復奏留之尋致仕
歸家居杜門課子蕭然如寒士有巡按御史朴門人
也當監鄉試欲拔其子先期緘書起居密寄所擬經
旨朴發書火之鄰翁有為盜誣者遺捕過朴門泣訴
曰公素習我善望活我朴曰然其如我不干公府何
其人泣而去已後心憐之呼之還曰汝鄉者築新室
吾嘗以詩贈尚在否其人曰在曰第持此往可也其
人執詩見知府罹然曰汝非良民董公肯以言假汝
耶立釋之子士毅敦朴有父風由鄉舉歷遂州知州
赴官其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所知第念大
人春秋高曷多美材願為百歲後計士毅曰諾既謝
事歸諸子問美材安在士毅曰吾聞杉不如栢諸子
曰今所具者栢耶士毅笑曰吾為爾曹攜栢子種之
可也親族皆哂之官十餘年布袍革鞵而已
姜昂字恒頰太倉人成化八年進士除棗強知縣為

治清簡門不立呵卒獄無滯囚赴召入京路過盜盜魁知其為昂也叱偵者曰奈何犯廉吏即舍去授御史偕同官勅方士李孜省忤旨杖午門外以母老乞改南京尋出為河南知府晨出吏白事畢退闔門讀書鞭笞懸不用藩府人有犯立決遣之王有言則唯唯曰謹謝王無及矣復以母老乞近地便養三上疏願降府佐或教職俟他日遠遠自效得改知寧汝其僚畏之為戒駟從屬吏相戒無敢犯日本使道出其地橫甚見昂皆歎手市舶中貴怙勢昂裁以禮亦媿服踰年擢福建叅政不赴仍賜終養服闋卒昂為人方潔在官日市少肉供母而自食菜茹子弟學書不聽用官紙筆既家居鄞人朱瑄與昂為風節交以都御史至吳固求見不應室不蔽風雨粟饋則噉麥粥鄉人呼為姜麥粥焉子龍字夢賓正德三年進士歷禮部郎中武宗南巡率同官諫罰跪五日杖幾死出為建寧同知尋遷雲南副使兵備瀾滄姚安滇故盜藪人習推割龍讓其首曰爾世官縱盜寧非爾乎其曷以自解首懼即單騎撫諭群盜悉聽命有巨盜方定者既降益貧為妻妾所妬然卒不忍負龍竟仰藥死南安州大盜聚千人御史且徵兵龍檄三日散盡

四川鹽井利馬仁雲南晒江和哥仲二酋仇殺數十年龍撫諭遂解大侯州土官猛國恃險肆暴龍禽之在滇四年番漢大治鄧川州立三正人祠祀袁州郭紳莆田林俊及龍

瞿俊字世用常熟人成化五年進士由崇仁知縣召為御史隣縣祝獻知其貧遺百金治裝俊却不納益之俊怒欲執其吏吏乃亟馳去巡按廣東雲南所至持風紀遷廣東按察副使黎人故時出寇掠俊戒約群吏修軍政遂警服不敢出嘗行見市鬻者呼入分給諸僚有一僚傳給之問其故俊曰君庭多穢耳嘗慕

至瓊州官舍從官白內有恠夜半光如匹練起庭樹上有聲俊叱之即已明旦伐樹恠遂絕以給由赴部道病還卧家廣東巡按御史王哲上言俊賢吏不宜聽其休退竟弗能起所居敝陋比舍皆漁戶時相從歡飲每入郭率晨候載菱小艇歸仍附之善為詩酒間可數百言

張舉樂城人世業農至舉始讀書徒步入都從中書楊一清遊侍立終日未嘗僭倚客居窘甚日提一油罌出市乘間請問辨難古今一清歎異之成化末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監京城草場巡象馬牛羊等房劄

扶樊蠹畢盡時倉場多儲穀瑞督收輒取半自潤每供張設樂以娛部官舉獨不受自攜菜蔬裁度饑渴內外憚之後監宣武門稅日往稽問門者不得私請於尚書乞稍寬其禁尚書以語舉執不從乃泣訴司禮司禮曰主事為誰曰張舉司禮曰是吊馬張乎汝謹避之以舉所乘馬常終日不為秣故也岳州缺知府劉大夏奏以舉補之既至首罷民所不便十餘事府前湖多魚以供官舉命歲辦鮮貢外悉付漁戶為課家貧親且老俸惟供養其妻子無紕紒惟勤撻教與監司爭事詞色凌厲上官積不能平稍誣辱之輒償歎曰張舉亦男子也何至為一官下人哉即上書求去會御史行部意有所望撻主簿一人至死舉仰天大恸曰以吾忤物故乃不能庇其屬方草劾求直其事不勝憤投筆而卒發篋僅俸金數兩而已後大夏過樂城親謁其祠涕泗交下

占幾何分別為孝忠言孝宗咨歎遷還其官正德初逆瑾用事復起前獄收下錦衣鍛鍊之再訊杖八十絕而復甦前民競守園土饋餉不絕有僧素昵於瑾語之曰馮知州惟飲薊州一杯水非民見餉立槁死耳瑾愕然復釋還薊州吏部尚書許進愛重之再遷登州知府未二載棄官歸年八十餘卒子夢龍以鄉貢歷吉州學正致仕老屋蕭然藜藿不糝學者爭嚴事之人謂馮氏三世一節

王勳湯陰人少為諸生約果入太學選涑水知縣勤於撫字善聽斷正德初宦官歸墓親者詔許其徒會築所過州縣供張甚具勳性醜而已劉瑾聞之怒欲加罪聞人有家於涑者委以勳煮為解瑾使人入縣署覘之婦子紡績蕭然惟衣帶掛壁乃釋之時伶人奏技御前一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怡不畏忽傳呼王勳來思亟趨避問何故鬼為諺曰官不要錢神鬼肅然由是勳名徹內廷特賜旌獎且令吏部移檄示天下為吏式推汾州知州尋去官躬耕食力不履城市者三十年乃卒仝府崔銑嘗語人曰王汾州之苦節不可及也同時杞人吳傑字漢甫性孤介既舉於鄉猶躬耕不輟母亡貧不能葬道流冠至居民

皆逃傑獨守母柩不忍去賊至嘆曰孝哉此子戒勿
犯為壺關知縣甫四月儲倉穀二千餘石獨衣布衣
飯脫粟自如有故人欲薦之傑辭曰使我賢也薦不
必公使我不賢何敢辱公薦後卒無以治殮同官贈
之其妻曰夫子生平不納一錢豈以死易哉竟弗受
祝萃字惟貞海寧人成化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弘治初劉聚妖言獄起言官承政府風旨萃先下石
萃獨論救之七年工部侍郎徐貫治水蘇松奏萃偕
行改工部既至乘小舟窮水道源委與通判張旻分
疏諸河水潴之大壩旋於白茆港發其沙而乘退潮
之勢決大壩水衝之刷沙殆盡湖水激盪漸添廣入
海之路遂通經營相度萃力為多尋進員外郎歷上
封事不用遂告歸即家授徒從游者踵至布衣蔬食
泊然無求於世正德初起陝西提學副使有聲進廣
東左叅政輒乞歸不待報去年纔四十餘家居日事
著述以終老

銳厲諸弟子皆自以為不及也萃知其酷貧時用以
布粟昂愈感奮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宣城知縣改
新建寧王宸濠虐焰方熾民不能堪結若丁家山避
之藩府人大譁曰新建民反昂昌言於濠曰民豈敢
抗大王哉徇財則忘生勢極則生變此非可以威力
驅也乃親入山呼父老曲諭之皆頓首惟命事得解
歲大饑設策賑之未幾平華林盜推南京刑部主事
累遷福建僉事福寧有訟妻殺夫者獄成昂疑有寃
禱諸神夢一鬼搥人腹初不解密察之聞里人有杜
腹子者常與其夫行買昂曰得無是乎捕訊之遂服
妻得釋又與平古田盜遣山東副使遂致仕久之復
起福建叅政進右布政使以絮蕪為同官所忌自度
不能諧俗復三疏請致仕父老攀棘及萬人既歸不
復從士大夫游混迹耕漁或狎之不較也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末舉進士歷知崑山高
平二縣復移常熟故沅江知縣狄雲漢者太倉人也
慨廬廬山下子器高其風即沙溪築室數楹居之民
輸賦多後期下教先輸者免耗後者遞增賦乃畢輸
蘇州諸水率由常熟白茅港入海侍郎徐貫既疏治
之已而有漲沙當海口潮汐增淤水患如故子器相

許浦塘便近可疏乃率民濬之遂為永利子器志行高潔負用世才歷三縣皆有實政其要歸於愷悌擢吏部考功主事弘治十三年火篩寇遺掠軍民榆林城下支解二十餘人而守將閉門不出子器請先按縱寇不擊者罪然後合軍進討又言頃塞外荒饑寇迫饑餒故南來剽竊非有深計遠謀我士馬芻茭久已調集宜勅邊將偵其出入如寇掠近綏則甘涼之兵出掠寧夏則大同之兵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備乘間抵隙犁其巢穴寧惠不得志哉兵部尚書馬文升善其言下之邊將時孝宗大開言路子器數有建白最後又陳二十事多見施行孝宗崩方營泰陵子器言下有水石不可用遂下詔徵南京御史貢安甫等爭論救乃復官正德初歷驗封郎中時劉瑾盡逐諸翰林內閣有欲以子器補之者亟上書辭乃已尚書張絲媚瑾言部籍多泄損請盡輸之內府瑾喜命徙貯千步廊獨子器爭之自是累朝典制不可復稽惟驗封考功二司以子器故猶存二三焉尋出為湖廣叅議與平柳桂山賊發銀幣再遷河南右叅政聞流賊方渡河而南急赴嵩縣城守已策賊必犯汝州復馳赴之賊果至晝夜厲士民棄城賊乃引去歷左

右布政使卒官雲漢嘗領順天鄉薦治沅江以寬簡稱既歸囊篋蕭然惟故田二十五畝因自號餘夫然境不任耕時至斷炊日停午妻進麥粥輒吸粥行吟如故竟壽考以終

秦文字從簡臨海人弘治六年由鄉試第一成進士授南京行人久之進司副疏陳動問學正心術納忠諫收遺賢禮大臣擇守令簡宮僚慎貢舉八事正德初歷刑部郎中劉瑾羅織朝臣治獄者一不當意輒得禍文謹守律令無所出入瑾亦無以害歷貴州陝西副使皆督學校文素優經術親為講授士咸以為得師移河南左叅政時中原民物蕭條而帝方事巡遊征調日急遂引疾歸嘉靖八年吏部舉天下遺賢有詔起文竟不出先是為郎中時吏部尚書楊一清知文邀一見將用之江西文不往乃得貴州及自陝入覲嬖倖錢寧孫安廖鵬俱請見文並謝却之生平持廉不苟取予再居憂皆假室以處至是惟日督教子姓及里中後進多因以成就弟禮弘治中進士仕至福建僉事武正德中進士官御史嘉靖初論迎立功大臣中官拜爵廢子者數十人武極言不可尚書林俊以執奏被詰武抗章諫曰陛下召藩字於南起

林俊於野寄以命德討罪之權中外鼓舞咸稱得人
乃張瑾一衛士耳敢侵凌部官宇言之而不從李陽
鳳一役夫耳得牽制法司俊言之而見讓比何為也
國體攸繫不可不慎報聞雷擊觀星臺又上言近日
以來敕自中出政府不得贊其詞政以私行六曹不
得盡其職待臣之禮久衰納諫之心愈怠經進屢罷
禱祀頻興上天示異端在於此不報後坐事降邳州
判官終禮部員外郎禮子鳴春由鄉舉仕為刑部員
外郎鳴夏嘉靖中進士歷左中允鳴雷出後伯父文
嘉靖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終南京禮部尚

書

鄒賢字恢才安福人為諸生窮經履道督學黃仲昭
雅重之一日謂賢曰孔顏語終日而論語止載二條
何也賢曰問仁天德也問為邦王道也此內聖外王
之學聖人之精蘊盡矣仲昭稱善登弘治九年進士
授南京大理評事十五年應詔陳六事其一言近見
刑官凡夫執奸夫奸婦毆殺者比罪人已執而擅殺
之律絞夫奸而殺之義也名雖擅殺情固可矜謂宜
比夜無故入人家已執而擅殺者律庶乎情罪協中
廷議是之著為令既又言文廟配享顏子曾子子思

竇子先父食宜更定十八年又應詔陳憲網律例七
事中言律五刑贖罪各贖錢若干是國初以錢估贖
非專以鈔估贖也後鈔日輕往時估鈔千文為贖者
今則千文估八十贖矣故同一監守自盜也往時盜
錢千文止杖八十今則盜五百文遂得斬同一常人為
盜也往時盜錢千文止杖七十今盜錢千文遂得絞
何輕重懸絕如是夫監守盜銀五錢亦斬五十兩亦
斬常人盜銀一兩亦絞百兩亦絞果刑當罪罪當刑
乎必取錢鈔相兼估贖庶不失立法本意也時不能
從歷福建僉事武平多山險為賊巢賢撫以恩信招

其脇從率知縣陳思誠擒斬賊首黃友勝及其黨百
五十人又借副使姚鏌叅議鄭毅賊巨賊百餘級以
疾告歸賢性寬洪率直不立機穽居家孝友遇義敢
為喪祭一循禮制士論稱之

李源字士達晉江人弘治末進士督通廣東不受賄
遺還除戶部主事監臨清倉督倉中貴素與諸吏交
閔乾沒俸源方嚴為置酒設樂冀得源歡源但一舉
杯而已中貴知不可動則令監司撓其權源具疏上
聞并劾中貴事雖得解一時畏之及劉瑾竊政欲害
源使釋餉遠東而故促其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源盡

夜行二百里如期報命瑾不能有所加源亦遂乞終養歸源至孝母性善怒又病痺源制為軟與與婦共舁之游嬉室中以為娛源素有足疾不良於行女侍趨代之則曰吾非之使欲服勞為小孝耳且吾自勝之無所苦也父母召客飲酒源必親奠爵下食屏息立極間客皇恐不能當離席同辭乃退侍養五年母卒又十年父卒皆致哀毀免喪遂不出嘉靖中桂萼為吏部尚書起源南京文選郎中獻夫代萼源同年生也尤重源推尚賢少卿皆不赴源自幼端重九容之教不學而能好學善屬文鄉舉後卒業國學有盛名大學士楊廷和以禮請誨其子慎曰吾求士都下無如先生者源深感其意然不欲濡跡相門終辭不赴晚歲文益有名四方求者踵至尤好獎掖後進折節讓沖見者莫不自化與侍郎顧玘御史林瀚並以蓋德重於鄉卒年七十二

乾沒滄清慎自將爬奸剔蠹無所撓財用工徒率減前額十五六分司儀真監龍江竹木雖豪貴無所假借然不為苛細商民咸德之忽得疾將瞑謂家人曰死後慎勿取材公家為吾累妻子遵其訓費馬斲屋發之而歸滄天資近道樂善如饑渴嘗以鄉薦入南京國子監從祭酒章懋論學及官南都日益潛思六經及宋儒遺書既沒鄉人表其里門曰清修吉士滄同府受業章懋能篤志者有蘭谿董遵黃傳凌滄東陽張大輪遵字道卿以歲貢生為南昌訓導蔡清邵寶相繼督學政皆聘主白鹿書院再遷江浦知縣精心愛民廢政共舉乞近地便養忤上官調之廣東感恩懇乞終養歸家貧所居風雨不蔽然曲盡孝道懋楓山語錄遵所葺也傳字夢弼弘治初進士除江陰知縣用儒學為治興教勸農徵強梗惠良善時稱神明內召當行民奏留之尋入為御史未久以病歸病劇貧不能具藥餌從容賦詩而卒滄字德容從懋受學最早燕居無惰容尤嚴義利之辨嘉靖中由鄉舉授泰寧教諭日與諸生講學秩滿遷周府紀善以正道迪王府中皆嚴憚之卒官大輪字用載正德九年進士歷刑部郎中遷建寧知府有醜酒弒兄者賄有

司久不決大輪至立正其罪時久旱即大雨移知常州省白糧耗費萬金以雜稅抵武進宜興浮賦民深德焉遷福建副使終江西叅政並以治行聞滄同縣又有應璋者字德夫亦學於懋懋舉黃幹真實心地刻苦工夫二語告之佩服不懈由歲貢生歷羅源教諭荅迪有方年九十卒學者稱東白先生

徐珪應城人私治中為刑部典更有千戶吳能者家貧以其女滿倉兒付張媪鬻之媪鬻於樂婦張氏而給言周皇親家後再轉鬻於樂工袁璘時能已久沒

有以告能妻聶氏者訪得之女怨母鬻己詭言非已母久之聶氏與其子叔女以歸璘往贖不從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而璘語不遜哲等之數日死女斷歸聶御史陳玉主事孔琦往驗璘屍既瘞矣璘妻求屍不得遂訴寃東廠中官楊鵬鞠之張妾稱女乃其妹女亦如張言媒者遂証其非聶氏女聶氏女前鬻於周皇親鵬奏之下鎮撫司無異辭獄具坐哲爵等罪帝復下法司錦衣衛鞫問乃索女皇親周家或言無之獄相持久不決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官迭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王琦及聶母女當杖獄上珪憤恚

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姪嘗淫是女且以他事憾哲欲陷之令買校尉者密屬女異其詞而執聶氏考掠使証伏因妄稱刑官徇酷致死無辜鎮撫司交相蒙蔽成其獄陛下法令法司錦衣會問法司畏懼東廠始終莫敢明至鞠之朝堂乃不能隱且既知此女為聶氏所出則女証其母罪不容誅而僅擬之杖哲等皆無罪被誣而反加以徒一事之中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每見鞠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其間有稱校尉誣陷者有稱校尉為人報讐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誑而

以為從令傍人抵罪者東廠一切不問惟任官校擅施刑虐迫之誣伏刑官鞫擬罪縱使洞見其情孰敢為無辜擅更一字者上干天和災異迭見職此之故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并買校尉及此女於市謫鎮撫司官戍極邊進哲爵琦王各一階以洗其寃聶氏淹繫久以罪人財產償其費則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寬常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衙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蒞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則巡捕官校

尚未衰云

當無復有作奸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剖心析肝直言至此顧一介微軀石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自度禍機必不能免顧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陛下之手願斬臣頭以行臣言給臣妻子傳食送骸骨歸則臣雖死無恨疏入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帝輕之責其狀皆上疏引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為民既而給事中龐泮等言哲等獄詞覆奏已餘三月繫獄者凡三十人囚禁日久人情不堪乞早為省釋且勅是獄者皆府部大臣荷國厚恩居股肱之任何心何顏忍負陛下乃於一樂婦之賤敢為欺蔽而不以實聞乎乃得旨杖滿倉兇送浣衣局哲給璘埋墓貲發為民爵及琦玉俱贖杖還職時私治九年十二月也十一年刑部主事陳鳳梧薦珪授桐鄉丞正德中歷贛州通判以所招盜魁何積玉復叛下珪獄尋得釋珪在贛積年終以平盜有功擢知州乞歸卒

論曰傳有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李滌諸人能修名厲節有聞於時而徐珪一刀筆吏抗顏強諍於崎亂之際可不謂難乎方正德朝政出多門貪人雜進士君子沈抑下位猶兢兢自好不少貶損蓋孝宗之餘烈

明史卷二百六十二

列傳一百十三

舒芬 黃 鞏 陸 震

夏良勝 萬 湖 陳 九 川 張 行 瑞 英 何 道 劉 劉 校

林公輔 余 廷 瓚 李 紹 賢 孟 陽 唐 賦 磨 翰 翰 翰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雁賦於知府祝瀚

遂知名正德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時武宗數

微行政遊無度其明年孝貞皇后崩甫踰月欲幸宣

府託言往視山陵罷沿道兵衛芬上言陛下三年之

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執疾也且自古

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言等威

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衮冕而

羸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不聽孝貞山

陵畢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芬又言孝貞皇后作配

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

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

月己丑車駕自至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

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

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

皇后之靈傲告陛下也陛下宜即明詔中外以示改

過不報遂乞歸養不許又明年三月帝議南巡時寧

王宸濠久蓄異謀大臣陸完佞幸江彬錢寧輩皆私

相締結人情惶懼言官伏闕諫忤旨被責讓芬憂之

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

軫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諾芬遂偕編修崔桐庶吉

士江暉王廷臣馬汝驥曹嘉及應軫上疏曰古之帝

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道老問疾苦然陟

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馬百姓安馬若陛下之

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為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

禮者也博浪栢谷其禍亦可鑒矣近陛下西北再巡

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

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之詔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

以迎奉為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騷然煩費萬一不

逞之徒乘勢倡亂為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

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嚮朝

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

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

言者宗藩蓄劉滌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

故物以朝署為市屢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為

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

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

輕騎漫遊哉疏既入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上治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其夕三人共宿芬所議定遂偕諸曹連疏入帝大怒命跪闕下五日期滿復杖之三十芬創甚幾斃昇至翰林院中掌院者俱得罪命標之出芬曰吾官比即死此耳竟請福建市舶副提舉襄創就道世宗即位召復故官嘉靖三年春昭聖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芬言前者興國太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過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時帝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及張璉桂萼方獻夫驟擢學士芬及同官楊維聰編修王思羞與同列拜疏乞罷未幾復偕同官楊慎等伏左順門哭爭帝怒下獄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喪歸卒於家年四十四世稱忠孝狀元芬手神玉立負氣峻厲端居竟日無倦容夜則計過自訟以倡明絕學為己任其學貫串諸經兼通天文律曆而尤精於周禮嘗曰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吳魏也賈氏謂儀禮為本周禮為宋矣朱子不知是正何也疾革

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為恨學者稱梓溪先生萬曆中追諡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請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鄉同官所請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桐字來鳳揚州人鄉試第一與芬同進士及第授編修既諫南巡並跪闕下受杖奪俸嘉靖中以侍讀出為湖廣右叅議累擢至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應軫汝驥自有傳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為刑部主事掌諸司奏贖歷職方式選郎中南巡詔下鞏念帝巡遊本江彬誘惑非直請誅彬不可廼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變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言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返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返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古之

明王專人以言用其言而顧其身後世不然不用其言及斥辱焉今則又不然臣僚有言及時政者左右往往匿不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陛下亦何由知之哉臣願開廣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歎如此則誰為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為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為匹夫而不得者竊為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自視為何如主為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即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感之幾何不流為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

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夤弄威權貪溺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為也彬行伍庸流兇狠倣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之人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內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漢臣有言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

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
旁輒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
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
員外郎陸震草疏將諫見鞏疏稱歎因毀已稿與鞏
連署以進帝怒甚江彬又救之遂下二人詔獄優詔
午門衆謂天子且出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詔
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餘日廷杖五十斤為民震
遂死彬使人沿途刺鞏有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間行
得脫既歸潛心著述或米盡日中未爨晏如也嘗歎
曰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三四年惟立身行
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世宗立召
為南京大理丞疏請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取則堯舜
保全君子辨別小人明年入賀卒於京師行人張岳
訟其直節贈大理少卿賜祭墓天啓初追諡忠裕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受業同縣章懋以學行知名正
德三年舉進士除泰和知縣時劉瑾擅政以通鹽課
誣民縣中當償者萬計所連及數百人震力白之上
官得免鎮守中官嚴徵貢帑為減其額增築學舍居
諸生躬為講授毀淫祠祀忠節縣有浮糧累民震稽
賦籍得詭寄隱匿者萬五千石以補之建倉縣左儲

穀待賑親行鄉落勸課農桑立保伍法使民備盜盜
無敢入境因甃城七里外為土城十里周之上官以
為能他郡邑興事輒令震經理時發狼兵討賊所至
擾民震言於總制令毋聽檣舟官具糧糗以次饋食
兵行肅然奉檄督捕永豐新淦洞賊以功受賞撫按
交章薦徵為兵部主事泰和人生祠之在部主諸司
章奏與中人忤改巡紫荊諸閩又以論都御史彭澤
副使胡世寧無罪忤尚書王瓊陸完乞歸不得孝貞
皇后崩武宗至自宣府既發喪數日復欲北出震抗
疏曰日者昊天不弔威降大成車駕在狩群情惶惶
計道里之遠隔慮舍殮之後時既而陛下單騎倍道
銜雪還宮奔赴之急哭泣之哀百官有司莫不感愴
以為陛下前之蔽而今之明也乃者梓宮在殯遽擬
巡遊臣知陛下之心必有感然不安者且陛下即位
十有二年矣十者千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
周會之日正修德更新之時願乃營宣府以為居暇
騎射以為樂此臣所深懼也古之人君車馬遊畋之
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為主以家為客挈天下之大
器舉賞罰之大柄付之於人漠然不聞意念此古今
無絕無者伏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進武選員

外郎已皆黃筆諫而巡遂下詔獄獄中日與筆講易
九卦明憂患之道同繫者率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
既杖創甚作書與諸子吾雖死汝等當勉為忠孝吾
筆亂神不亂也遂卒方震等繫獄江彬必欲致之死
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服為他囚親屬饋
父後有詔錄一子官諸子以母意讓體仁為漳州通
判有名世宗立贈震太常少卿予祭福王時追諡忠
定孫可教由進士歷南京禮部侍郎

夏良勝字子中南城人為督學副使蔡濟所知曰子
異日必為良臣當無有勝于者遂命名良勝正德二

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久之赴都值方逆臺諫
其鄉人操銓柄或勸良勝往謁良勝不可授刑部主
事調吏部文選進考功員外郎當流賊方熾條上用
兵便宜及有詔南巡即具疏與禮部主事萬潮太常
博士陳九川連署以進極言禍患且至時舒芬黃鞏
陸震疏已前入明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
部郎中陸倕等五十三人繼之又明日禮部郎中姜
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
士徐養亦以其術諫畧言養生之道猶置燭然室閉
之則堅風暴之則決陛下輕萬乘之軀習為嬉娛躍馬

搽弓捕魚玩獸適復不憚遠遊冒寒暑涉關河膳飲
不調肴藪無擇誠非養生善道也况南方旱暵尤易
致疾望陛下念宗廟社稷之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
喜無傷心怒無傷肝愁無傷腎勞無傷脾就密室之
安違風暴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既入帝及諸倖臣
皆大怒遂下良勝潮九川鞏養詔獄芬及衍瑞等
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大學士楊廷和等疏救不
聽而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疏亦入帝益怒並
下詔獄俄令與良勝等六人亦跪闕下五日加桎拳
馬至晚仍繫獄其明日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又明

日工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復連疏入俱下之詔獄
亦桎拳跪如廷瓚等當是時諸臣晨入暮出累累若
罪囚道旁觀者無不嘆息泣下而廷臣自內閣及尚
書石玠外莫有言者諸倖倖且揚揚意得士民憤恨
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
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
而是時天連暄晝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餘橋下
七鐵柱皆折如斬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憤曰此
變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持
諫疏當蹕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

刃縛送詔獄問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庭灑土掩血耳詔杖之八十遂死芬等百有七人跪既畢杖各三十滿居首者於外餘奪俸半歲再諭旬杖良勝等六人及廷瓚叙大輅各五十餘三十人四十震鞏良勝潮九川除名他貶黜有差釐戍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良勝既歸諸授生徒世宗立召復故官尚書喬宇賢之奏為文選郎中杜詩謁抑僥倖振淹滯每於格外有所拔擢皆厭人心大禮議起教借察長力爭及席書張璉桂萼方獻夫用中旨超推又連章執不可由是為議禮者所切齒以久次遷南京太常少卿未赴外轉給事中陳洗上書自訟傳會張璉等議斥良勝與尚書宇等群結朋黨任情排逐謫良勝茶陵知州良勝奏蠲重賦加意教化所入薪俸悉納諸公庫及明倫大典成詔責前郎中良勝曾持庶官贖禍特深黜為民先是良勝輯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稿凡議禮諸疏具在其鄉人有怨良勝者上之朝以為訕謗且訐其他事詞連江西叅政張懷建昌知府鄭源渙等數人獄成當杖贖而帝怒良勝不解璉萼等亦修郤竟以特旨謫戍遼東三萬衛踰五年卒於戍所穆宗立贈太常卿潮字汝信進賢人正德六年進士

由寧國府推官入為儀制主事與芬良勝九川稱江西四諫世宗立起故官歷浙江提學副使之遷叅政以忤權貴調廣西累遷陝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所至著聲績九川字惟濟臨川人正德九年進士從王守仁遊尋授太常博士既削籍復從守仁卒業世宗嗣位召復故官再遷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徭賞費數萬會天方國貢玉石九川簡去其不堪者所求蟒衣不為奏覆復怒罵通事胡士紳等士紳恚假番人詞奏訐九川及會同館主事陳邦偁帝怒下二人詔獄尚書席書為解忤旨切責而是時張璉桂萼欲傾賈宏奪其位乃屬士紳再訐九川盜貢玉饋宏製帶詞連兵部郎中張翹錦衣指揮張潮等帝益怒并下翹等詔獄指揮駱安請攝士紳質訊帝不許給事中解一貫等言不逮士紳獨考掠九川等勢必誣服何以服人心帝以一貫等為私庇切責之獄成九川坐戍鎮海衛邦偁等削籍有差久之過赦放還卒衍瑞字元承汲人弘治末進士為清豐知縣以執法忤劉瑾逮下詔獄幾死瑾誅得釋官吏部同官南通州姚繼巖同年生也嘗遷文選郎中言於主者而讓馬遂同署者諫同受杖衍瑞下獄謫

而歿之當遵草疏時家僮前抱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遵執筆從容曰無多言為我謝大人兒子勿令廢學足矣死之日其父與家人墓祭歸有鳥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或傳工部有以言獲罪者父長號曰遵死矣已而果然時先遵受杖死者刑部主事郟城劉校照磨汲人劉珏與遵同死杖下者陸震而外則大理評事長樂林公黼行人司副鄱陽余廷瓚行人所監李紹賢澤州孟陽玉山詹軾安陸劉聚祥符李惠校字宗道性至孝母胡教子嚴偶不悅校輒長跪請罪俟母悅乃起正德六年與軾

將中泣歎聲奮筆不顧校入獄黃筆與語歎曰吾取友徧天下乃近遺質夫古人謂入險不驚殆斯人乎公黼體羸竟不勝杖而卒廷瓚字伯獻與陽皆同遵舉進士當禮兵二曹之進諫也廷瓚亦率其僚陳巡遊十不可通政司獨留之居數日諸曹已罰跪疏始上帝愈怒先是舒芬等之跪猶冠帶如常至廷瓚及公黼等則囚服桎梏拳若累囚見者尤傷之紹賢字崇德嘗頌詔至徐州監倉中使偃然帝班首紹賢立命撤其席中使愕然去北逮繫見中官犹奴視之陽字子乾吏部侍郎春之子為行人久不遷或諷之曰為行人者執三載不臺諫乎君何不一見當路陽退語人曰君子貴立身吾豈以官易身哉及是語諸僚此舉繫社稷安危一命之士皆與有憂豈必言官乃當效死父春前巡撫宣府有功忤中官張永罷歸聞子死諫哭之以詩語甚悲壯人爭傳之軾字敬之為人閑爽磊落善談論從父瀚字汝約與公黼同舉進士時方為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軾死為經紀其喪以歸嘉靖中瀚爭大禮再受杖每陰兩創痛曰吾無愧敬之地下足矣積官刑部侍郎聚字平甫惠字德卿尚書鈇之子世宗立贈遵校尚寶卿珏刑部主事公

補廷贊太常丞紹賢御史各賜祭錄一子入國學福
王時追諡遵忠節校忠毅公黼忠恪廷瓚忠愍紹賢
忠端陽忠介軾忠潔惠忠毅槩忠質其以創死稍後
者禮部員外郎慈谿馮涇驗封郎中應天王鑾行人
昌黎王翰涇字伯清與翰皆何遵同年進士涇以孝
友稱既卒家貧不能還喪世宗立吏部以狀聞詔賜
米二十斛有司厚恤其家鑾字汝和劉校同年進士
試政吏部為尚書楊一清所知推文選主事朝夕為
戶自防人罕得見再遷驗封郎中被劾翰年卒翰亦
前卒世宗立贈御史賜祭當諸曹聯章迭諫江彬怒
甚陰屬典詔獄者重其杖以故諸臣多死哭聲徹禁
掖帝亦為感動竟罷南巡諸臣之力也嘉靖初主事
忤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
凡朝廷大闕失群臣大奸惡緘口不言一時犯顏敢
諍視死如歸或考死闕廷或流竄邊塞皆郎中員外
主事評事行人照磨庶吉士非有言責者張英本一
武夫抗言就死行道悲傷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良
諸給事御史更何顏復立清明之朝請加黜罰以示
剴懲章下吏部寢不行瑜後以爭大禮杖死自有傳
論曰武宗改遊無度權幸竊權亂亡之兆是矣南巡

議起芬華震諸人連章極諫危苦激切雖言者嬰罹
禍譴而車駕遂不果出所繫天下安危豈小哉蓋是
時宸濠久蓄逆謀徧賂左右嬖倖將以輕舟伏甲士
迎駕江浒若非諸臣力爭禍變其可測乎忤瑜之論
臺諫善矣而其時大臣從容諷議廊廟之間者亦可
規也與

明史卷二百六十三

列傳一百十四

仇 鉞 孫鸞 神 英 子月 姜 漢 子真
應熊子顯祚 馮 禎 李鉞 張 俊
顯祚子明 安 國 郭趙

仇鉞字廷威鎮原人初以備卒給事寧夏總兵府大見信愛會都指揮僉事仇理卒無嗣遂令鉞襲其世職為寧夏前衛指揮同知理本江都人故鉞自稱江都仇氏再以破賊功進都指揮僉事正德二年用總制楊一清薦推寧夏遊擊將軍五年安化王真鐸及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反鉞時駐城外玉泉營

聞變欲遁去顧念妻子在城中恐為所屠遂引兵入城解甲覲真鐸即歸臥家稱病以所將兵分隸賊營錦等信之時時就問計鉞亦諺輸心腹而陰約結壯士道人潛出城令還報官軍旦夕至鉞因使使給錦廣宜急出兵守渡口遣東岸兵勿使渡河錦廣果傾營出而昂獨守城真鐸以禍牙召鉞鉞稱病亟昂來視鉞方堅卧呻吟伏卒卒起搥殺昂鉞乃披甲橫刃提其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真鐸第縛之詐傳真鐸令立召錦等還而密諭其部曲以擒真鐸狀衆遂大潰錦廣車騎走至賀蘭山為邏卒所獲舉事

凡十八日而敗先是中朝聞變議以鉞為副總兵俄傳鉞已降賊欲追勅還大學士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也彼知朝廷權用志將益堅不然祇棄良將資敵人爾乃不果追及事定劉瑾暱陝西總兵官曹雄盡以鉞功歸之鉞竟無殊權瑾誅始進署都督僉事充寧夏總兵官尋論功封成寧伯歲祿千石與世券明年冬召掌三千營七年二月賊劉惠趙錕等亂河南拜鉞平賊將軍偕都御史彭澤討之以中官陸閻監其軍未至而恭將馮禎戰死洛南賊勢益熾已聞官軍將至遂奔汝州又聞官軍分布列城要害懼走寶

豐復由舞陽遂平轉掠汝州東南為官軍所敗遂奔固始抵潁州也朱臯鎮永順宣尉彭明輔等擊之斬獲多賊倉猝渡河溺死者二千人餘衆走光山鉞追及之命諸將神周姚信擊其左時源全輔擊其右賊大敗斬首千四百有奇湖廣軍亦破其別部賈魁兒於羅田賊沿邊潰散由六安陷舒城復還光山至商城官軍追之急賊復南至六安攻城將陷鉞使時源等涉河而進敗之於七里崗賊趨廬州至定遠而又敗還至六安分其衆為二劉惠率萬餘人與趙錕二弟錕錡北走商城而錕復至潁州道過其徒張通及

楊虎遺黨各以二千人歸之其勢復振遂掠鳳陽泗宿惟寧定遠於是澤與鉞計使神周追錢時源金輔追惠姚信追勉兒勉兒錢復合周信與戰於宿州敗之後追敗之應山其衆畧盡錢匿縣東北山下令僧為雜髮懷其度牒潛由黃陂至江夏將入江西與群盜合飯於村店為軍士趙成所覺執送京師伏誅源輔追惠歷祠祠泌陽確山運戍皆捷惠窘走南召南陽指揮王謹追及於土地嶺射中惠左目惠知不免自縊死前後斬首四千七百有奇降七百餘人勉兒數為都指揮朱忠夏廣所敗變姓名匿項城之丁村被獲餘黨潰遁周等俘斬千七百餘人賊首邢本道劉資及楊寡婦等皆先後被禽凡出師四月而河南盜悉平錢一名風子文安諸生也劉七等亂起錢黎家匿渚中賊驅之登陸將汚其妻女錢素曉健有膂力手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為之魁率賊無遠謀專事淫掠惟錢稍有知計定為部伍勸其黨無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得走避迎者即安堵如故由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嘗攻鈞州五日以馬文升方家居舍之去攻郟縣城中人饋馬二十八匹即釋圍攻陷寶豐會有司遣人賈招撫榜至

錢具疏附奏言今羣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戮諫臣屏棄元老舉動若此未有不亡國者乞陛下深雪精神睿謀獨斷羣奸之首以謝天下即臬臣之首以謝群奸其桀黠如此楊寡婦者楊虎妻崔氏也鉞既平河南賊移師會陸完共滅劉七等於江北論功進世侯增祿百石仍督三千營八年大同有警命充總兵官統京軍禦之鉞上五事中請遣還京操邊軍停京軍出征以省公私之擾尤切時弊時不能用鉞既至值寇犯萬金沙河督恭將昌佐等擊之斬首三級而軍士陣亡者二十餘人寇亦引去然猶奏

捷蒙賚朝論取之帝召諸邊將入侍豹房亦令鉞入侍鉞嘗一入後輒力辭十年冬稱疾辭營務詔給軍三十人役其家世宗友再起督三千營掌前府軍事未上卒年五十七諡武襄子昌以病廢孫鸞嗣侯鸞字伯翔少讀書能文鉞奇愛之彭澤與鉞相得為製名字延譽公卿間既嗣爵恣睢狠傲嘉靖八年出鎮西廣教以貪殘被劾久之得疾歸十六年復出鎮寧夏以將討安南召還帝幸承天與東軍伯焦棟充左右副將軍鸞駕鸞請為前鋒左右前後諸軍悉聽節制帝不許既還佩征夷副將軍印借毛伯溫討安南抵

廣東扶勅等陵總兵官安遠侯柳均令戎服入謁
均不聽驚遂劾均均亦自訴帝責驚輕傲即以均代
還二十三年出鎮甘肅奏言寇犯永昌官軍五戰皆
捷斬吉囊子狼台吉獲首功百二十餘詔加太子太
保予一子官驚子弟蒼頭胥吏無不叙功者總督魯
銑大修邊堵令遣兵三千駐蘭州驚拒不應銑怒劾
驚并發其貪恣狀帝切責驚停祿半年銑再疏言狼
台吉故在而驚肆為欺妄周上不可怒帝震怒立遣
官逮驚未至而嚴嵩假銑復河套事構陷憂言又偽
為驚疏力許銑并及言交通狀於是言銑並得重禍

而驚復釋時俺荅歲盜邊而大同尤被其患總兵官
張達戰死詔起驚代之復其官保驚故為怯懼戰用
家奴時義侯崇計遣持貨幣走塞外結俺荅義子脫
脫約毋犯大同且許通市俺荅受之遂與義榮盟遣
驚箭肅為信其年八月果越大同直犯京師驚即提
兵趨懷來帝大喜令盡將諸路客兵驚乃入壁居庸
馳疏言敵騎東行恐犯薊鎮震驚京師臣謹以便宜
應援或隨賊搏戰或徑趨通州惟上所命帝益喜詔
驚且留壁聞警入援驚即請開市上言諸邊寇患宣
大為最由彼巢穴俱在邊內我之墩軍往往出入被

中與之交易久遂結為腹心故內地虛實無不知
前總兵周尚文又私令其部下與寇為市而亡人叛
將寇輒撫而用之於是邊事益不可為夫彼生齒日
繁事事仰給中國求之不得則必入寇故每歲擾邊
無不得利往者請貢未許尚文乘其劾順私與市易
彼既如願邊亦少寧尚文非得已而為之也與其使
邊臣私通利歸於下孰若朝廷自行息出於上即今
遼左甘肅喜峰口並有互市倘陛下帝然發德音諭
彼遠塞但許市馬如諸邊互易彼且世世為外臣亡
邊蒙矣帝深然之甫下部議而寇已由古北口薄通

州營白河東游騎迫京師驚乃引兵而東與副總兵
徐珏列陣河西自固宣府副將孫勇等兵至命與驚
合軍居二日俺荅渡河西向前鋒七百騎抵安定門
驚尾之不敢擊會珏邀其零騎於白河孤山斬首十
三級奪馬十四驚遽接以聞即軍中拜平虜大將軍
節制諸道軍馬文臣三品以下武臣副總兵以下不
用命者許以軍法從事驚至東直門遇寇道死者六
人斬其首以獻曰戰得之帝益以驚為能寵遇彌隆
時寇縱橫都下已五日驚未嘗發一矢通政使樊深
請遣近臣承制詰驚玩寇狀帝立除深名驚部卒詭

稱遼陽軍所在恣掠都御史王儀捕繫之帝輒罪儀且詔兵部下令毋得捕治大同兵由是民苦鸞兵甚於寇寇既飽鸞尾至白羊寇以白羊道隘恐有伏改由高崖及古北口舊路鸞不意其東還猝與之遇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鸞幾為所獲賴裨將戴倫等救免乃道取寇死者及軍民首八十餘級上之錄功加太子太保充京營總兵官御史劾諸將功次鸞以為言詔勿劾時帝懲京軍罷弱議大更營制罷十二團營歸三大營特鑄總督京營戎政印畀鸞令自擇營將勿由部用鸞上言京軍止宜守城難以格戰請調

大同軍九千宣府延綏寧夏甘肅各三千入京防秋兵部待之不得自是諸邊益虛初更營制設兵部主事二人巡視以趙時春申鏐為之鏐疾鸞專恣言兵戎大事不當決計于一人鸞奏鏐侵官攬權束縛臣等使不得行事且京營既有巡視科道又益以職方二人臣等脅息懼罪且不暇何暇辨賊帝乃下鏐詔獄罷巡視部官嘗手勅諭鸞卿勿怠戎務必如皇祖時長驅漠北三千里乃可耳鸞對言方冬塞外馬肥請以來春大舉搗巢帝復諭機事責密卿何願言鸞對事以密成亦以豫立請暫假臣經畧名得節制諸

邊將帥臣於季冬赴宣大伺邊警為進止必不貽陛下北顧憂也帝悅即令所司備軍實以待特賜金章許密封言事又賜勅言朕所倚賴惟卿一人鸞由是益恣橫大啓賄門邊將獲軍實事者得賄即薦趨勢者爭附之強市周皇親第太監麥福莊園及富出軍恣索部將饋遺不饜則視甲奪馬或以軍令行戮邊軍洶洶所至供張擬乘輿過昌平一鸞價至白金三兩嘗閱軍安定門外中使賜食踰日始復命帝恠其遲以鸞遊別墅對帝不責也明年三月俺荅特鸞前言款閩請市宣大總督蘇祐等以聞鸞力主之眾畏

鸞莫敢異議帝意未決以問嚴嵩嵩請損一年四市為春秋兩市帝乃從之令侍郎史道領其事四月馬市成俺荅獻良馬九鸞言胡俗以九為敬宜破常格荅之遂賜賚有差時外議藉藉以開市納侮損威成持日鸞鸞患之上疏乞解兵柄帝溫旨慰諭之初大同之開市也諸部驅馬擁入踐毀邊備守將不敢禁事甫竣敵騎即犯左衛史道遣使詰之則言爾中國叛人蕭芹喬源等能唱城使類欲試其術於是邊臣告警朝議譁然鸞亦懼請自將京軍及民兵禦賊以邊軍分布近郊追勒零騎而發民間大車載糗糈隨

軍令官馬得食民田禾章下舉朝益駭然莫敢言聞
臣叢蒿等議曰大軍所之已有大臣督餉奈何復令
戶部官遣車隨行古名將馭軍有擅取民一物即斬
以徇者安得令食田禾邊軍敢戰宜為正營乃反使
勦零騎京軍怯懦難以衝鋒乃欲專當大敵此尤臣
等所未喻也帝報聞然自是漸知鸞誕妄不足任矣
鸞又請借民間田車備戰守帝亦不許俺荅既抵左
衛城芹等術不驗乃執芹父子及其黨呂明鎮來獻
帝大喜加鸞太子太傅增祿二百石官一子錦衣副
千戶時義亦以功授指揮僉事亡何俺荅使脫脫來
言所部多貧請以牛羊易菽粟史道為請於朝廷臣
以求乞無厭慮後難從議久不決蘇祐等聞朝議紛
紜恐他日蒙首事禍疏言不可鸞亦惶惑不能堅前
說其年八月召道還勅兵部議戰守而令鸞以二萬
七千騎赴白羊諸口防禦鸞知俺荅不可勝則欲襲
擊朵顏以為功言昨歲俺荅犯順實朵顏首哈舟兒
陳通事誘之罪宜先討兵部尚書趙錦言朵顏為我
藩籬不可因一二人遽興大衆薊邊總督何棟爭尤
力鸞乃止居一月還既而棟誘執二人帝又大喜告
謝郊廟進鸞太傅兼太子太師增祿百石廕子錦衣

指揮僉事鸞受恩既重見帝銳意欲滅賊而賊勢強
不敢與戰乃上言調邊兵開馬市二者缺一不可終
欲倚開市羈縻而俺荅益驕諸部乞以牛羊易菽粟
者久候大同不得命分入盜邊一月間大入者三邊
臣詰責不能禁俺荅妹塔卜吉歌叩大同易馬四百
匹暮獲潛兵突入奪其馬祝軍士衣裘而去而俺荅
亦獻馬九匹復求市御史李達時以非期叱去之俺
荅怒縱兵入掠連敗官軍於是警報沓至朝議益迫
各鸞鸞懼是謹明年正月上言曰臣所為開市者將
陰修戰備也內外臣計欲殺臣故弛備以召寇欲其
早負市約因以疑臣於陛下乞下詔切責諸臣亟修
戰備每陣選敢死士萬人以待臣戰寇如入犯令諸
將無過縱其南馳臣死戰於內出精兵搃其巢於外
破之必矣帝以責戶兵工三部於是趙錦爭曰京營
戰士選入大將軍部下者無慮十餘萬人又益以大
寧班軍五萬新設十二叅遊分戍薊鎮何謂弛備哉
輔乘輿所在豈可縱巨寇橫行即能盡擒之而震驚
陵寢動搖根本所喪已多若其不捷禍且奈何且我
軍積弱驅之進戰猶恐不前而可預令勿過乎帝亦
知其謬妄但勅中外諸臣訓士待戰且令督撫官嚴

督諸將血戰立功願望不前者罪之於是鸞不自安請往擊賊帝以問嵩始鸞與嵩深相結嵩為左右於帝帝亦嚮之及後鸞勢出嵩上怙寵藐嵩嵩忌且恨而鸞所為又日亡狀至是嵩承帝問言宜從其請然必擒斬俺荅始為上功帝竟止鸞不遣既而寇侵擾益數帝深以為憂意欲鸞行而鸞方安處私第與妻妾盛陳百戲日酣飲為樂無行意帝漸不悅至三月乃命帥師赴大同鸞畏賊遠巡不敢戰嵩乘間言鸞不戰非計帝諭兵部責鸞鸞即妄言前月遣兵出威遠搃賊戰於泥河斬首二十餘級奪馬駝五百餘以

遊擊時陳戰不力故未致大捷臣今秣馬厲兵專供遊擊張堅軍至分道出塞必收犁庭功以慰聖懷帝報聞鸞在大同淫虐無度守備沙朔以不堪命自刎死又與家丁爭妓兵氣益不振已而出師鎮川堡至猶兒莊遇伏士卒死傷二百餘人斬寇僅五級鸞且為諸將請賞帝因遣部議徇其請鸞亦受賞然自是益知鸞不足恃矣五月趙錦以朶顏三衛為把都兒等脅降諸邊悉告警上言白馬市與邊境為賊所壞者十五六蕩無提防屢奉詔書尚未興築京營更創以來大將軍鸞召邊將及家丁訓練經今二年積弱如

故然則所謂訓練者何事且今日簡兵將明日治器械又明日索軍資竭不資之費而委之無用深可憤惜乞嚴勅諸邊及大將軍力為戰備紆北顧憂錦本由鸞薦用然事多持正不甚附麗至是益知鸞必債事故力暴其短帝遂勅責如錦言鸞又請發宣大精卒入衛京師錦力爭不可帝然之遂命召鸞鸞懼罪乞罷不許乃歸時鸞知帝眷已移而秋防局期無可委責乃請兵工二部侍郎隨營督軍辨戎器帝從之至八月邊報益急鸞益窘疽發於背請與疾赴軍大學士徐階言鸞疾非旦夕可愈幸陛下早賜裁處又

言祖宗時京邊兵未有統於一將者宜分其事權會趙錦亦以鸞病不能軍自請督戰帝謂本兵不可出遂即夕收鸞勅印擢京營遊擊時陳代之鸞聞疾增劇階又密疏鸞通賊狀帝鸞命錦衣陸炳跡之炳素惡鸞嘗伺其陰罪及用事左右銖兩之奸無不知者欲即發懼無驗至是陰使謀時義侯榮曰北事發矣不亟遁且擒義榮信之各亡去炳遣人遮縛之盡發鸞鎮大同遺俺荅貨幣帝大怒而鸞已先一日死詔剖棺梟其首傳示九邊父母妻子及義榮皆斬籍其家鸞本無技能徒好大言帝深恥賊騎犯關思一

大創之環顧武臣無一可任兵寄者以驚勤王獨先遂信為忠能而重用之後言皆不警故嚴嵩徐階得乘間進說驚未病時嘗見紅駿人隨其後卧則憂言曾銃持斧創之及疽發其孔有九醫者將貽不能療也驚凡八佩將軍印終明之世八佩將軍印者惟朱永及驚二人錦良鄉人起家進士歷都御史巡撫甘肅大同咸與驚共事故驚引之驚收給事中郭銓論錦阿黨并及職方郎中董懋中朋奸驚爵狀帝怒命錦與妻子戍極邊懋中編氓口外或謂錦得罪為過馬神英字景賢壽州人天順初襲父職為延安衛指揮

使守備寧塞營屢將騎兵從都督張欽等征討有功成化元年尚書王復行邊薦英有謀勇進都指揮僉事以從征滿四功遷都指揮使充延綏右叅將屢敗亂加思蘭兵進署都督僉事巡撫余子俊築邊牆命英董役工成英亦受賚十三年充總兵官鎮守寧夏十九年移鎮延綏明年復移宣府弘治改元移大同十一年馬市開英遣禁貿易賊掠蔚州又不救言官連章劾之召還聞住尋起督果勇營十四年充右叅將從朱輝禦寇延綏武宗立寇犯宣府與李俊並充左叅將率京軍往援尋以都督同知僉書左府奉命

勦近畿劇賊進右都督正德五年給事中段才劾英年老不任兵命致仕當是時劉瑾竊政英素習瑾厚賄之因自陳遺功乞叙錄兵部言英功歲久無考詔特予伯爵吏部復持之乃下廷議廷臣希瑾指無不言當封者遂封涇陽伯祿八百石未幾寘鐫反命充總兵官討之未至而賊已滅乃班師其秋瑾收為言官所劾詔奪爵以右都督致仕越二年卒子周以翰粟為指揮僉事累官都指揮使充延綏右叅將正德六年命以所部兵入討河南流賊數有功再進都督同知賊平遂以副總兵鎮山西九年秋寇大入寧武聞躡圻定襄寧化諸州縣周擁兵不戰軍民死者數千人詔巡撫官執歸京師周潛結貴近行至揚州偽稱病自陳戰功帝乃宥周罪命盡削其秩為總旗而輸粟指揮如故己黃綠江彬得入侍豹房驟復其都督賜國姓典兵禁中遂與彬相倚為聲勢納賄不貲彬收周亦下獄伏誅英同時武臣為劉瑾黨者有曹雄西安左衛人弘治末歷官都指揮僉事為延綏副總兵武宗即位用總督楊一清薦推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固原以瑾同鄉自附於瑾瑾亦欲廣樹黨援日相親重正德四年雄上言故事布按二司及兵

備道臣文移連總兵官者率由都司轉達令邊務孔
亟徵調不時都司遠在會城往返千里恐誤軍機乞
如巡撫大臣例徑呈總兵官便兵部尚書曹元希瑾
意覆如其言既復受瑾屬奏惟名為鎮守未嘗佩印
宜如各邊例特賜印以重其權乃進惟署都督同知
以延綏總兵官兵江所佩征西將軍印佩之而別鑄靖
虜將軍印予江蓋其附權恣肆如此及總督才寬禦
寇沙窩為所殺惟擁兵不救伴引罪乞解兵柄令子
謚賚奏請京師瑾異謚貌妻以從女而優詔褒惟令
居職如故言官有糾者反被責讓明年真鐫反於寧

夏惟聞變即統兵壓境上令都指揮黃正以兵三千
入靈州固士卒心約隣境刻期進討密焚大小二壩
積草與守備史鏞等奪取河西船盡泊東岸賊黨何
錦懼急率兵出守大壩以防決河惟乃令鏞潛通書
仇鈇伴從中舉事賊遂成擒是役也功雖成於鈇而
居外布置致賊不暇內顧惟有勞馬事定瑾遂以平
賊功歸之進惟左都督謚亦授官十戶未幾瑾敗言
官交劾降指揮僉事尋徵下獄以黨逆論死籍其家
詔宥之與家屬永成海南過赦不原惟長子謙讀書
能文有機畧好施予故恭政李希主事孔琦家貧甚

惟請周恤其妻子以勸廉吏謙之意也御史高得先
被逮無行質謙為治裝并恤其家受業楊一清聞一
清將起用貽以書曰此何時也而先生可出哉又曰
近日閩中人才連茹而起實山川之不幸也獨不留
三五輩為後日地耶彭濟物不見登用天其有意於
將來矣濟物者彭澤字也時陝人率附瑾以進故謙
云然惟下獄譖亦被繫為怨家養死

姜漢榆林衛人弘治中嗣世職為本衛指揮使御史
胡希顏薦其材勇進都指揮僉事充延綏遊擊將軍
十八年春寇犯寧夏與武營漢率所部馳援過於中
沙救擊敗之賜勅獎勞武宗嗣位寇大舉犯宣府大
同漢偕副總兵曹惟恭將王戰分道應援有功並賚
銀幣尋代惟為副總兵協守延綏居二年移守涼州
正德四年冬惟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寧夏漢馭
軍嚴整得將士心甫數月而安化王真鐫謀逆與其
黨何錦周昂謀置酒都中召漢及巡撫安惟學等宴
酒半錦率其徒直入即座上執漢脅令從已漢奮起
怒罵不屈遂殺之漢欲殺其子真與逃匿得免賊平
與訟於朝詔賜祭墓後有司為立祠春秋祭之嘉靖
時復從巡撫張珩請賜額憫忠與當嗣職武宗以漢

死事特進一官為都指揮僉事十一年回賊魏景陽糾黨作亂眾至二千華陰諸縣悉被其害巡撫蕭鼎微與討之獲景陽進署都指揮同知充右叅將守肅州嘉靖二年推右副總兵分守涼州明年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甘肅回賊犯甘州與戰於張欽堡敗之賊從山丹遁未幾西海賊八千騎犯涼州與率遊擊周倫等襲擊於苦水敗之斬首百餘級殲其首還所掠人口千二百畜產二千都指揮張錦亦戰死錄功進署都督同知九年巡按御史胡明善劾與侵奪鹽利兵部尚書李承勛言與在鎮久無顯

過請下繼任御史勘實既而事竟白十五年吉囊他部寇莊浪與與遇於分水嶺再勝之遂至平嶺賊騎大集與伏兵岔口佯北以誘之復斬首長一人獲首功七十予實授明年春寇大入甘州與不能禦詔貶二秩戴罪自劾尋以永昌破賊功復為署都督僉事其冬竟坐前罪罷職二十一年兵部以將才薦命赴宣大立功尋以為副總兵協守大同與初鎮甘肅有名及是寇勢日盛而與年已老遂為總督翁萬達劾罷久之卒子應熊嗣為指揮使權宣府西路叅將二十七年春俺荅入寇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方戰於曹

家莊應熊從萬達自懷來順風鼓譟揚塵而西賊不測眾寡遂遁尋進都指揮同知為甘州左副總兵三十二年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寧夏其秋寇大入延綏應熊坐救援不力停俸明年套賊數萬騎屯賀蘭山後先遣精騎五百餘出掠紅井應熊戒將士固守紅井緘賊而潛師出賊後薄其營賊大驚亂官兵乘之斬首百四十級進都督同知三十五年冬套賊數萬踏水西渡由寧夏山後直抵莊涼應熊等設伏掩擊獲首功百餘進右都督又以築邊垣功增俸一級已而御史崔棟劾其貪縱玩寇詔褫職下按臣

建問充為事官赴塞上立功四十年秋寇六萬餘騎犯居庸岔道口應熊率所部先進過於南溝寇縱騎圍之應熊身中五槍墮馬會叅將胡鎮麾兵前戰殺傷數人奪應熊歸寇乃遁去其冬復為右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大同明年以招徠塞外人口增俸一級又明年寇大舉犯畿輔京師戒嚴詔應熊引兵入援已諸鎮兵盡集見賊勢盛不敢擊給事中李瑜遂劾應熊及宣大總督江東保定總兵官祝福名為入援坐視明鎮被圍一卒不發帝怒降勅嚴責會寇將適應熊禦之於密雲頗有新獲寇退帝令江東第諸將入

援功以應熊為首詔增其祖職二級尋復以招徠功增俸如初已錄防秋勞進左都督應熊將家子有勇略敢戰至是漸軼規度縱寇互市寇遂殘朔州為總督趙炳然所劾遣戍邊穆宗立赦還子顯祚襲職累官署都督僉事總兵官歷鎮山西宣府顯宗顯謨皆副總兵顯祚子弼亦至都督僉事為援遼總兵官孫瑄環崇禎末亦為總兵官瑄鎮保定環大同榆林故多世將而姜氏六世相繼尤為世將之魁

馮禎綏德衛人起家戎伍累功為本衛指揮僉事私治求擢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偏頭關尋充恭將分守

寧夏西路以勇敢聞寘錯反禎馳奏告變事平進署都指揮同知恭將如故已擢副總兵協守延綏正德六年七月盜起中原詔禎以所部千五百人入討禎至阜城遇賊奮前搏戰下令毋顧首級毋貪鹵獲邊軍新至鋒銳甚賊遂大奔逐北數十里俘斬八百六十有奇軍聲甚振進解曹州圍俘賊魁朱諒錄功進都督僉事明年春賊劉惠趙鏗亂河南連陷鹿邑上蔡西平遂平舞陽葉諸縣縱掠南頓新蔡商水襄城復還駐西平禎偕副總兵時源泰將神周全輔擊賊之賊奔入城官軍塞其門乘夜焚之死者千餘人斬首稱是

餘賊奔潰復由上蔡高水而西巡撫鄧璋等徂前勝過汝寧入朝崇王宴飲連日賊得招集散亡勢復振轉掠西華長葛隨鄆陵抵新鄭攻鄭州不克去陷蒙陽汜水鞏犯偃師遂圍河南府三日諸軍始追及之無獲部伍時賊屯洛南現知官軍饑疲率眾迎戰右哨全輔懼不敢渡洛禎及時源神周方列陣而後哨恭將姚信所部京軍忽馳越禎前失利先遁賊見陣亂麾眾齊進禎下馬殊死鬪援絕力不支死馬事聞贈洛南伯賜祭葬授其子大金都督僉事後賊平論功復蔭子一世百戶明年是日禎死所風霾大作又

明年亦如之洛人啟伊王奏聞勅有司建祠歲一死日致祭尋用給事中李鐸言歲給米二石帛二疋贍其家同時李銘大同右衛人襲世職為指揮同知守備陽和累功進都指揮僉事充恭將協守大同山東盜起詔改遊擊將軍統所部兵協征數有功賊平進都指揮同知充總兵官鎮鳳陽諸府尋以江西盜猖檄擢署都督僉事與都御史俞諫同提督軍務銘有將畧臨陳嘗身先士卒賊首王浩八據裝源山銘等進攻之賊憑高發矢石官軍幾不支銘下馬持刀督將士擁盾殊死戰賊乃走追奔數十里大破之擒浩

八復以次討平劉昌三胡浩三等殺駐餘干將進擊遺賊之未下者忽疽發背卒於軍詔贈右都督廢子都指揮僉事

張俊宣府前衛人嗣世職為本衛指揮使進都指揮僉事守備葛峪堡尋推大同遊擊將軍弘治十二年以宣府破賊功進都指揮同知明年四月火節擁衆入大同左衛大掠八日俊先遣兵三百趨城南邀其前復分兵三百應之而親禦之荆東莊依河結營寇以三萬餘騎來攻俊身先士卒殊死戰而被流矢益奮寇知不能勝退屯河北事聞帝大喜立擢都督僉

事未幾總兵官王璽以失事徵即命俊代之其冬寇再入犯縱兵南掠百餘里副總兵姚信等坐停寇帶俊亦責戴罪自劾又明年移鎮宣府中官苗達督師延綏檄大同宣府發運卒二百五十人赴延綏哨探俊持不道遠遼劫俊故違節制兵部言宣府之軍豈能請延綏地利俊所守固當不宜罪帝乃宥俊竟發運卒如遠指武宗初立寇乘喪大舉入犯連營二十餘里俊初得謀報即遣叅將李琦軍新開口副總兵白玉軍萬全右衛遊擊張維軍新河口大同副總兵黃鎮遊擊穆榮軍柴溝諸堡合萬五千人寇寇由新

開口毀垣入稽遠前迎敵王維鎮榮各率所部拒於虞臺寇擁衆大至諸軍為所誘不得應援俊聞急率三千人赴之至右衛城東墜馬傷足以兵屬都指揮曹泰至鹿角山被圍俊力疾調監槍內官李增等兵五千人持三日糧馳解泰圍復進援鎮鎮得還又分兵取路援稽王琦王秉勢力戰亦潰圍出與俊合獨維榮阻山澗援兵不得前寇縱騎蹂之遇害衆得脫者總十二三諸軍被困六七日人馬饑乏度力不支杖兵還寇羅其後且戰且行僅得入萬全右衛城軍士死者先後二千一百餘人傷者半之失馬六千五百餘匹掠人畜器械不可勝計兵部言俊等雖無功然能力戰奪圍勞亦可憫宜各賜勅旌之制可已而巡按御史上其失事狀帝從廷議俊及中官劉清巡撫李進皆徵還逾年御史郭東山履勘具言俊扶病馳援勳懃不宣偏廢乃許以功贖罪正德五年起署都督同知與仲威營操練明年六月賊楊虎等自山西十八營還破武安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景州轉入文安與劉六等合都指揮桑玉屢敗僉事許承芳請濟師乃命俊充副總兵與泰將王琮統京軍千人討之京軍素懦不任戰俊往來近畿數月不

能剋賊已朝議調遣軍協征賊遂連敗明年三月劉六劉七齊彥名龐文宣等敗奔登萊海套陸完撤後軍萊州合諸將邀之賊遂北奔轉掠寶坻香河玉田諸縣俊急借許恭卻永遏之帝聞之喜遣人勞以白金賊遂由武清西去未幾得疾召還後賊平實授都督同知久之卒俊為邊將能持廉有謀勇其沒也家無贏資縉紳重之

安國字良臣綏德衛人初為諸生通春秋子史知名里中後襲世職為指揮僉事正德三年中武會舉第一進署指揮使赴陝西三邊立功時劉瑾盜柄無所

不要賄國同舉六十人咸無貨賄瑾瑾令編之行伍有警聽調禁其擅歸於是六十人者悉窘躓落魄儼然於戍卒不自聊生而邊臣憚瑾竟無有收恤之者寘諸反肆赦始放還通政叢蘭請亟收用瑾怒詆給事中張瓚等劾諸人皆庸才宜奪祿秩於是國等加官悉停瑾誅以故官分守寧夏西路尋進署都指揮僉事充右叅將九年擢右副總兵協守大同明年移守延綏十一年冬寇二萬騎分道掠偏頭關諸處國偕遊擊杭雄率精銳馳援追敗之哥嵐州斬首八十餘級獲馬千餘匹寇遂遁先是寇大入白羊口帝遣中

官張忠都督劉暉侍郎丁鳳統京軍討之比至寇已飽掠去忠暉取無功至是紀功御史劉澄甫據國等功歸之兵部尚書王瓊為附和人行遷賞忠等悉增祿予世廕瓊亦加少保廕子錦衣國時以署都督僉事為寧夏總兵官反止于實投國意不平而不敢自列乃具疏力辭為部卒重傷者乞叙錄瓊亦自愧請再叙國功遂進都督同知當是時倭倖擅朝債帥風大盛獨國以材武自致大將持身端謹明練戎務所至思盡職一時推將材者必歸焉鎮寧夏四年卒特諡武敏同時有郭邈者嫺騎射優武畧成化初以布衣應募從征滿四有功擢錦衣所鎮撫令赴西陲自效累功擢秦州衛指揮同知威有威名弘治中寇嘗犯固原獨問邈在否其見憚如此正德初以總制楊一清薦擢都指揮僉事卒官

論曰仇鉞起家傭卒遠立奇功取封侯之賞其智畧遠矣晚節稱疾屏居避遠寵利以保全終雖古名將何以加焉鸞本純樸子誤被任使以致憤事屢宗之禍又何尤乎神英曹確以附勢敗名姜漢馮禎以死事著節張俊安國持身廉謹終以無咎則孰謂介冑之士不必關於行誼也

明史卷二百六十四

列傳一百十五

楊宏 楊銳

崔文張祐

杜勇

劉璽

萬表子連甫孫邦季

曾孫泰

何卿

沈希儀

石邦憲

楊宏字希仁西安左衛人初為諸生通經史負才氣後嗣世職本衛指揮使弘治初擢掌衛事練士馬均役力柳彖強軍政清肅部下有愬夫馬者宏曰去盜將還汝明也果道馬空空中以才擢守紅城守守偕固原十四年小王子大舉入寇官軍敗績於孔壩得

宏罪當戍總制秦紘為言乃命立功自贖後楊一清為巡撫復薦宏知兵詔授指揮僉事隸一清部下正德二年再以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復守偕固原一清築邊牆宏經度有勞尋改掌陝西都司事漢南盜起討平之以右叅將協守松潘五年冬就擢副總兵番酋雪即王為亂督兵擒斬以徇明年大盜鄂本怒等猖獗進宏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移鎮成都已本怒就禽方四自貴州來犯宏等遣兵討破之賊復奔貴州又明年宏都督指揮李廕副使張敏等擊賊廖麻子曹甫于營山蓬州間賊大敗斬首千三百有奇既

而廖麻子并有甫來連陷榮昌銅梁綿竹樂至金堂諸縣宏軍數敗被劾落職閒任十年用薦起故官僉書南京右府時武宗儲位尚虛宏以為言不報明年召入後府分典三千營操練世宗嗣位充總兵官督漕運鎮守淮揚時漕政多壞宏細心經畫多所釐正漕舟故有輕齎銀為舟車餽費後盡入之官致領運者益困以宏請還給如故事漕舟至通州典倉吏卒例索筆席費雖少系積不貲宏悉禁止居六年進署都督同知仍領漕事宏以天下軍官五年一點陟獨漕運官戶兵二部歲一考選撫按官輒行更置而五歲大計復預致斥汰者衆領運缺人請自今歲一報績三年考選免其五年大計從之淮安大饑建請節民力寬商稅弛鹽禁減漕糧復乞帑金易米煮糜存活萬人九年改僉書南京中府淮安父老泣送載塗尋為都給事中張潤身等所劾罷歸道出淮安軍民相率追送立生祠祀焉

楊銳字進之其先蕭縣人嗣世職為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正德初以才推掌龍江右衛事已督造漕舟淮安部江西諸府漕糧以能稱寧王宸濠有異謀當事者以安慶居要害宜置戍乃進銳署都指揮僉事

守併其地銳至與知府張文錦繕器械積芻粟修城
隍治戰艦日督士肄水戰十四年六月宸濠果反率
兵出鄱陽陷九江南康焚彭澤湖口望江己丑奄至
安慶城下舟五十餘艘銳文錦與指揮崔文同知林
有祿通判何景暘懷寧知縣王誥等禦之江浙既而
賊舟益集銳等乃收兵入城固守遂為賊所圍銳文
軍城西文錦有祿軍城北景暘軍東南而城西尤
要衝晝夜拒戰賊死傷二百餘人斬其間諜乃稍却
七月乙酉賊悉兵至號十萬舳舻相銜六十餘里宸
濠乘黃艦泊黃石磯身自督戰江西僉事潘鵬時附
賊在賊軍安慶人也宸濠令諭降呼銳及文錦語銳
等不應城守者多其親故衆頗搖夫黃洲者以大義
責數之鵬慚而退既而復持偽檄來其家僅見送呼
之銳腰斬以徇鵬弓將射鵬鵬避去衆志乃定賊怒
圍城數周攻益急銳等殊死戰賊擁雲梯數十踰城
中城中亦造飛樓從高射賊復絕人焚賊樓賊又
置天梯廣二丈高于城版蔽之前後有門伏兵其中
輪轉以薄城城上束葦沃膏燃其端俟梯稍近即投
其中木燥須臾盡焚賊多死時軍衛卒不滿百餘人
乘城皆民兵闔戶調發老弱婦女給饋餉每朝晡登

城人運石一二數日積如山時方暑病湯乃置釜鬻
城上煮茗飲士賊攻城城上或投石或以沸湯沃之
賊輒傷不敢近銳等射書賊營諭令解散稍稍有亡
去者乃募死士夜劫其營賊大驚擾北曉稍定宸濠
慚憤謂其徒曰安慶且不克安望南都祇為兩京二
三人悞我聞南昌破遂解圍去文出城擊擊又破
之圍旬有八日而解事聞武宗大喜擢銳叅將分守
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及九江饒州黃州諸府銳
疏荐鄭岳胡世寧帝即召用世宗立諭功權都督僉
事歷予世十戶俄召僉書左府嘉靖元年保定復設
副總兵以銳任之閏四年復僉書左府典立威營以
母老乞侍養改南京右府七年冬充總兵官鎮遼東
已改督漕運鎮淮安為巡按御史李循義劾罷諭年
卒在文世為安慶衛指揮使守城勞亞于銳世宗錄
其功超三階為都指揮使歷予世百戶嘉靖八年江
淮多盜廷議設總兵官督上下江防乃擢文都督僉事
任之明年改淮南南京前府寺督標江久之卒
張祐字天祐廣州人幼好學能文弘治中襲世職為
廣州右衛指揮使年十九從總督潘蕃征南海寇禍
玄祖先登有功正德二年擢署都指揮僉事守併德

廣龍水徭種負險者聞其威信稍稍遁去總督林廷選奇之引為麾下中軍軍事無大小皆為六年守備惠潮盜魁劉文安李通賢嘯聚為患祐直搗其穴以次削平遠廣西右叅將分守柳慶巡按御史朱志榮貪肆偕副使陳陽劾之志榮坐謫戍總督陳金討府江賊命祐將一軍進自沅沙口大破之增俸一等十年擢副總兵鎮守廣西尋進署都督僉事時古田諸徭擾肆亂祐言先年征討率倚兩江土兵而賞不酬勞故今承調多不以期至乞定議優資以勸有功從之明年督都指揮沈希儀等討臨桂灌陽諸徭斬

首五百餘級壘書獎勞又明年進兵討古田賊連破之俘斬四千七百進署都督同知己復討平洛容蔡慶平樂諸蠻增俸一等廢于世百戶嘉靖改元遭母喪哀毀骨立尋還疾累疏乞休乃許還衛初上思州土日黃鈔作亂祐懸賞購之其黨黃廷寶縛以獻總督張嶺以祐不先白己惡之至是遂劾祐懷奸避難逃繫德慶獄數從獄中上書訟冤詔釋令閒住五年盧蘇王受亂田州總督姚鏌雅知祐勇畧召赴軍中待以賓禮多所裨贊後王守仁代鏌詢鏌勅之宜祐曰以夷治夷可不煩兵而下守仁納之蘇受果效順因

命祐部分其衆及事寧守仁言思田初定宜設一副總兵鎮之請即以命祐報可八年督兵破封川賊盤古于等十年勦廣末會寧劇賊丘區長等斬首一千二百勦銘大隆山明年陽春賊趙林花攻陷高州總督陶諧檄祐進討祐深入多所斬獲忽中危疾卒軍中為之哀慟祐身長八尺智識絕人馭軍有節制與下同甘苦不營私產性好書每載以自隨軍暇即延儒生講論嘗過馬鬣灘謁馬伏波祠太息曰後不祖且其間非夫也題詩其上後田州人懷其澤立祠橫山祀之

桂勇應天衛人嗣世職為千戶中武會試授指揮同知正德中歷官保定叅將平流賊有功九年遷副總兵鎮守江兩召還改左叅將練團營士馬尾武宗南巡進署右都督世宗立京師多盜命增巡捕軍四千以勇充叅將督之勇疏令嚴善稽竊盜賊屏戴京師肅清已而京東盜起流劫霸州永清勇奉命督捕先後擒獲五百餘人屢賜銀幣時方汰傳奉官勇亦降都指揮同知領職如故嘉靖三年大同軍變殺巡撫張文錦進勇署都督僉事充大同總兵官勇捕誅渠首郭鐵等六十餘人奏罷文錦所建高山聚落二堡

撤其戍兵軍情稍定而勇家屬士人亦為亂軍所殺
朝議慮將卒不和召勇還以朱振代進勇都督同知
仍領巡捕事七年流賊宋銳楊恭擾京東以勇為提
督軍務總兵官會河間總兵官曹綱討之勇帥恭將
却通進勦賊遂平詔賚銀幣明年掌後軍都督府仍
兼捕務故事後府權獨重率勦臣掌之無用都督者
至是特命勇時以為榮帝又念勇討叛卒時家屬被
戕命加右都督賜白金三百兩已命充總兵官提督
東官廳士馬掌後府巡捕咸如故勇事任既多權稍
重諸武臣多害其寵於是羽林指揮劉永昌言勇兵
柄太重人心生疑請帝裁抑之且言勇與桂萼同族
詆李承勳推勇為誤國等承勳具言其誣勇亦求解
兵柄帝乃聽辭東廳提督餘不許勇為將三十年遭
時承平戰功不甚著然持重識大體得上下心以故
數有委任典巡捕最久能止盜民甚安之十一年卒
官賜恤如制

其息卒大困璽真一棺舟中右手持刀左招彬使瞋
目呼曰若犯吾舟吾必殺若行自殺矣不能納若肯
用吾軍言已嚙齒欲碎其人懼而走終亦不能害已
守併温州諸府得軍民心數月用督漕侍郎陶琰荐
進都指揮僉事部江西諸府糧江西自寧庶人亂漕
粟多逋璽善經畫竟得如願嘉靖初復以荐改掌江
西都司為巡撫盛應期所知有疑獄每屬璽璽遇事
務盡心即有不便輒請于撫按釐革之尋擢恭將協
同督運璽歷官自常俸外不入一錢自處清約時以
劉青萊稱之帝亦雅知焉十三年督漕總兵官缺人
所司以璽名上帝喜曰是窮劉也即擢都督僉事任
之璽淮事五年先後條漕政便宜凡三十餘疏軍民
咸德之改僉書南京前府二十三年再被命督漕璽
素嚴介于勢要無所假借越二年遂中讒被劾罷歸
裝蕭然書數卷而已璽學既該博律身不營言論必
執于正江西時御史蔣南昌學聽諸生講白刃可蹈
因問若鄉前輩誰可當此者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
祥其人也璽聞之謂此專諸竦政優為之奈何加諸
仁至義盡之人仁至義盡外他無所謂中庸矣欲起
辯同僚躡之而止其卓然有識如此

萬表字民望，鄭人，幼好學，負奇節。襲家波衛指揮，僉事嘉靖初年十八中武會試，授都指揮僉事。總浙江漕運舟次淮安，見饑民流離載道，慨然曰：「吾何忍愛一官坐視萬民死發所運米賑之？」上官聞，咸大驚。已卒，無事久之，改掌浙江都司鎮守中官有所請，屬正色拒之。尋與南京大教場訓練有二把總怙魏國公虐其下，表痛懲之。魏國初甚憾，既察表廉正，更與親善。尋以疾歸，遭母喪，廬墓有芝生于所起，為漕運參將。改掌南京錦衣衛，擢廣西副總兵，半道復以疾歸。二十五年起，署都督僉事，充漕運總兵官，鎮守淮安。

諸府表廉明，有威望，得軍民心。同事文臣賢之，漕政一切倚辦。雖朝廷亦知其才，數條奏利病，率報可。先是戶部以四方告災，漕粟改折者幾半，帝以為非制，切責尚書王杲。令全運軍民並告病，表疏陳其狀，請發官帑造舟，且量行政折，帝感其言，許發帑金四萬。折漕粟三十萬石，輸銀六錢，軍民稱便。居三年，命僉書南京中府，又以疾歸。倭患起，表以南軍素不習戰，散家財招少林僧二百人，厚結為用。會倭突犯緒山，杭州震懼，巡撫王忬方視師海濱，布政使游居敬倉皇問計，表為畫戰守策，且使僧檄倭屬，其塔指揮

吳懋宣將之，懋宣深入力戰，墮于陣，然會城賴得全。三十三年，復起督南京中府，行次蘇州楊涇橋，猝遇倭，從行壯士殊死戰，賊乃退，喪僕一人，表亦中流矢。貽書其子曰：「吾家世以戰功勤王事，吾身不任兵革，晚歲添一癩痕，不亦美乎？」時賊據海濱為巢，貧民無賴者多歸之，表言于巡撫周琬曰：「賊據內地，久民不得田，逋負日積，而官司徵調不已，勢必去為盜。是驅之助賊也。亟宜蠲逋租，寬力役，懸賞格以招之，且下令募兵土著之餉，等之客兵，則應者自衆，苟得壯士十即損賊兵千也。」視調客兵孰利，議行歸者，浸衆。賊沒，表明年春復改督漕運，進都督同知。表固多病，又不樂榮利，其冬復告歸，未幾卒。表通經術，熟先朝典故，所交悉天下名士，與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錢德洪、尤相親善。明世武臣以儒學顯者，表為冠。子達甫，字仲章，少有異秉，與庶兄謙甫讀書溪橋上，每盡一牋，輒投諸溪流，已而背誦無所忘。夫稍長，為諸生，表使從順之，藝遊學，益進。既嗣職，數領運事，究軍政，皆能。其官屢遷，都指揮使，克廣東海防，參將有盜賊剽海上，當事張皇其勢，莫邀功。達甫曰：「鼠竊耳，何煩兵為？」遂拂當事意，謝病去。達甫性仁厚，長者行，叱咤之。

琴木嘗施于犬馬終身不言財利家日貧至饋粥不繼子邦乎字汝永以諸生就世廩再遷都指揮僉事淮山東都司萬曆中統班軍番上值三殿災急率三千人入救有詔毀五鳳樓保承運庫邦等言樓不可毀令軍士併力衛庫樓亦得存時方用師朝鮮改游擊將軍統舟師駐旅順以通餉道事定調溫處叅將福建奸民多入境為盜邦乎下令入浙易浙舟浙人往福建亦如之自是軍械無所藏奸宄遂絕遷江北副總兵鎮通州鹽徒出沒為寇設策購捕海濱晏然居二年進都督僉事為福建總兵官州人懷其澤欲建祠邦乎辭不得時方改營州城發綠城塚墓白骨被野邦乎命以其背為義阡掩瘞之州人並頌焉至福建有島夷舟失風被獲文吏欲誅報首功邦乎力爭所獲三十五人盡得免年五十餘即致仕歸家居二十餘年卒于泰奉崇禎中鄉試有文行親喪廬墓蔬食三年國變後隱居不出窮約以終

何卿成都衛人幼有志操長習武事正德中嗣世職為指揮僉事以能擢筠連守備從巡撫盛應期擊斬叛賊謝文禮文義群蠻襲服世宗立論功進署都指揮僉事克左叅將協守松潘嘉靖初芒部土舍隴攻

土婦支祿等叛卿討之斬首二百餘級降其衆數百人政奔烏撒卿檄烏撒土官安寧令擒政以獻寧保許諾政竟不出兵亦久不解巡撫湯沐言狀帝以宿師費財奪卿冠帶已川貴合兵進討賊始滅還冠帶如初五年春擢卿副總兵仍鎮松潘時隴氏已絕政芒部為鎮雄府設流官未幾政遣黨沙保復叛再命卿討之偕叅將魏武泰議姚汝皋等率師並進斬保等賊首七人餘黨盡殄錄功武為最卿次之賜賚有差十二年黑虎五峇番賊反攻圍長安諸堡烏都鶴鶴諸番亦總叛卿守破平之明年就進都督僉事威茂番賊下餘峇據險連兵邀劫軍饌且分兵攻圍茂州及長寧諸堡要求撫賞卿密與副使朱統定方略先築茂州外城以坐困之旋以計殲其衆戰既捷士氣倍奮遂率兵攻深溝焚其碉峇諸番窘請入牛馬贖罪卿不從責獻首惡番人不應則復分兵勦淺溝潭水二峇殲之于是諸番大懼爭獻首惡于官刑壯較血或斷指截耳誓不復叛卿乃與刻木結約分處其曹畫疆為守松潘之路復通巡撫潘鑑等上二人功詔賚銀幣十八年進署都督同知鎮守如故久之以疾致仕二十三年塞上多警有詔召卿卿以疾

辨帝怒奪其都督命以都指揮使請部候用未幾冠
通義輔命將兵營盧溝橋寇尋退會松潘副總兵李
爵為巡撫丘養浩劾罷詔以卿代給事中許天倫言
卿賄養浩二千金故劾爵為卿地帝怒遣視卿及養
浩官令巡按御史丹崇禮覈實當是時兵事方棘宣
大總督翁萬達復荐卿乃復卿都督僉事督東官廳
軍馬既而崇禮甚言爵貪汙無狀卿鎮松潘十七年
為蜀保障軍民同辭頌德且官久而貧安所得二千
金行賄帝意乃解二十五年四川白草番為亂言官
劾副總兵高尙鳳不勝任兵部尚書路迎奏卿代之
已得請給事中張元冲言兵部用卿不以會推而于
題覆廢壞典章帝然之命自今毋廢會推卿再涖松
潘將士咸喜乃會巡撫張時徹集兵進討叛番生禽
渠惡數人俘斬九百七十有奇克營峇四十七毀碉
房四千八百獲馬牛器械儲積各萬計捷聞進署都
督同知卿素有威望為番人所憚至是自威茂迄松
潘龍安夾道築牆數百里行旅往來無剽掠患先後
涖鎮二十四年軍民戴之若慈母再以疾引歸三十
三年倭寇海上詔卿與沈希儀各率家衆赴蘇松軍
門明年充副總官總理浙江及蘇松海防卿本蜀中

名將不諳海道至是年已高而兵與將又不相習竟
不能有所施為巡按御史周如斗所劾罷歸松潘人
立祠祀之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嗣世職為奉議衛指揮使為
人機警有膽勇智計過絕于人正德十二年調征永
安以數百人擣陳村砦馬陷淖中騰而上連破三酋
破其餘衆進署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還巢希
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其內使熟徭給官兵入希
儀策其詐急從別隘進兵直抵賊巢賊倉卒撤伏還
救遂大破之未幾荔浦賊八千餘渡江東掠希儀率
五百人往駐白面砦待其歸砦去蛟龍滑石兩灘各
數里希儀以滑石灘狹雖衆可薄蛟龍灘廣成列而
濟則難圖欲誘致之滑石乃樹旗百蛟龍灘守以羸
卒燃柴以疑之賊果趨滑石希儀預以小艦載勁卒
伏葭葦中賊渡且半乘灑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賊
衆驚擾多墜水死收所掠貨畜而還十四年從副總
兵張祐破臨桂灌陽賊又從破古田賊進署都指揮
同知掌都司事嘉靖五年總督姚鏌將討田州岑猛
用希儀計間猛婦翁歸順土酋岑璋使圖猛而分兵
五哨奔進希儀將中哨當工克工克為賊要地賊聚

衆守之希儀夜遣軍三百人緣山而上繞出其背此
明合戰則所遣軍已立幟山顛由是賊大潰敗猛走
歸順竟為璋所執田州平希儀功最為鎮等所抑止
受賚鎮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以流官故亂至今未
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鎮不從以希儀為右
叅將分守思田希儀請還鄉治裝以叅將張經代守
甫一月田州復叛鎮罷歸王守仁來代多用希儀計
思田復定八年改右江柳慶叅將駐柳州賊象州武
宣融縣猛賊反率師討破之明年謝病歸又明年還
故任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却賊巢軍民至無地可
田而官軍素疲罷不任戰又賊平日徧官府即圍圍
動靜賊無不知希儀謂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乃請
于制府調那地狼兵二千來戍兵威漸振乃求得與
猛通販易者數十人持其罪而厚撫之使詞賊於是
賊動靜希儀亦無不知希儀每出兵雖肘腋親近不
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咸集令一人挾旗引諸軍貿
貿行諸軍不測所往及駐軍設伏賊必至遇伏輒奔
官軍從而擊之無不如志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
至雖遠村僻聚賊度官軍所不逮者往寇之官軍又
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希儀得賊巢婦女畜產果鄰

巢者悉還之惟取陰助賊者由是諸猛服無敢嚮
賊先是希儀初至令熟猛得出入城中無所禁因厚
賞其黠者使為謀後漸令猛婦入見其妻賚以酒食
繒帛其夫常以賊情告者則陰辱之諸猛婦利賈爭
勸其夫輸賊情或自入府言之以故賊益無所匿形
希儀每于風雨晦冥夜偵賊所止宿分遣人齎砲潛
伏舍旁中夜砲舉賊大駭曰沈將軍來矣咸挈妻子
匍匐上山兒女啼號或寒凍觸屋石死爭怨悔作賊
非計至曉下山則寂無人聲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
衆愈益驚潛遣人入城偵之則希儀故居城中不出
也自是賊膽落多易而為熟猛有韋扶諫者馬平猛
魁也累捕不得有報扶諫逃鄰賊三層巢者希儀潛
率兵勦之則又與三層賊往劫他所希儀盡俘三層
巢妻子歸異時希儀俘賊妻子盡以畀狼兵至是獨
閉之空舍飲食之使熟猛往語其夫曰得韋扶諫還
矣諸猛聞悉未謂希儀令入室視之妻子固無恙於
是計誘扶諫出巢縛之以獻易妻子還希儀乃刻扶
諫日走解之懸諸城門諸猛畏希儀威信並不敢為
盜自是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
擻牧者希儀常上書于朝言狼兵亦猛種耳猛種所

在為賊而狼兵死不敢為者非狼兵之順徭種之逆也。狼兵隸于土官而徭種隸之流官。土官令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徭種。若割徭種分隸之旁，近土官土官世世富貴，自不敢有他望，以國家之力制土官，以土官之力制徭種，如此則徭種皆為狼兵。兩廣世世無患矣。時不能用。至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土官岑濬既誅，改設流官以其酋二人韋賁、徐五為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夷民不樂漢法，凡數叛。鎮安有男子名金自言濬子，鎮安土官乃潛召其舊部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若小主也。」諸酋羅拜擁金歸奉之，聚兵五千將攻城。復故地遠近，洵洵初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率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至是希儀在賓，留入言請往見小主人。希儀故惠金及聞留言，益大駭，慮其表裏煽禍，固好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邪？我往征，日州時固聞之，固自語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留米喜已呼留入密室，言予我重賂，即為金復官且出復呼入，曰：「韋賁、徐五今分將思恩兵，必警金善防之。於是留益大信金，遂從五千人固留以見門者，奔告，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引入厚結之。」

又引以詣兵備副使，隨以計漸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已從總督張經大破斷藤峽，勢瀕賊受。齊歸希儀鎮柳慶，久渠魁宿猾誅捕殆盡。先後擢築斬馘積至五千餘級，然未嘗悉奏功，故多不叙。十九年復謝病，柳人祀之都督山雲祠。旋起四川左叅將，分守叙瀘及貴州。迨西諸處其冬擢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貴州。二十一年又謝病歸。明年塞上多警，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希儀在召中。初希儀鎮柳慶，每戰必先登身，數被創，陰兩輒痛劇，故數謝病。至是亦以病辭。帝疑其規避，禮部督官令赴部候用。宣大總督翁萬達薦其才，又明年江淮多盜，議設督捕總兵官，乃復希儀署都督，僉事任之。二十六年部推希儀廣西副總兵，帝從之。命自今將領至自兩廣、四川、雲貴者毋推京營，及西北邊者為令。明年從總督張岳大破賀縣賊倪仲亮等，詔予賚，授仍齊銀幣瓊州五指山，熟黎素畏法，供徭賦。知州邵濬躋竹虐取之，其酋那燕遂連結崖州感恩，曷化諸黎為亂。總督歐陽必進議，并萬州、陵水黎討之，分兵為五道。希儀適病，最後至，謂必進曰：「萬州、陵水黎未有黨惡之實，奈何并誅，蓋樹敵莫若止。出三道必進從之。希儀乃偕泰。」

將武鸞俞大猷等直入五指山下斬那燕及其黨五千四百有奇俘獲一千有奇招降三千七百人捷聞進都督同知改貴州總兵官復從岳平銅仁叛苗龍許保吳黑苗又以病歸倭寇海上命督川廣兵赴勦無功巡按御史周如斗劾其昏耽遂罷希儀為人坦率居恆詭笑洞見肺腑及臨敵應變運奇雖鬼神莫測也尤善撫士常染危病所部兵多自戕以禱于神最後一人至以箭穿其喉其得士心如此

石邦憲字希尹貴州清平衛人嘉靖七年嗣世職為指揮使累功進署都指揮僉事克銅仁參將二十九年苗賊龍許保吳黑苗叛總督張岳議征之而賊潛兵攻陷印江又陷石阡邦憲坐遠聞岳以銅仁為賊巢穴而邦憲有謀勇乃奏留之邦憲遂以九月與湖廣四川分哨進兵貴州破苗峒十有五竄山等者搜殺殆盡上功邦憲第一未及叙而許保等突入思州執知府李允簡以去邦憲聞急遣兵邀其歸路賊懼縱允簡歸邦憲坐俘倭賊既破思州復糾集餘黨與湖廣靖蘭山苗欲攻石阡不克遂過者溪千戶安大朝等伏兵邀之斬獲大半盡奪其輜重賊不能軍邦憲乃使使購諸苗令獻許保于是老獠老猱等果

執許保送軍門而黑苗竄伏如故三十一年秋邦憲復以計購烏朗土官田興邦等斬黑苗囊首以獻賊盡平遂進邦憲署都督僉事克總兵官代沈希儀鎮貴州未幾臺蔡岩賊首苗閩保倡亂四川容山廣西洪江諸苗應之遠近騷然撫勦莫能定三十四年邦憲督所部與湖廣兵分道進討破之遂傳檄十八峒苗許執首悉贖罪于是諸苗聽撫設盟受約而還先是播州宣慰楊烈殺長官王黼黼黨李保等治兵相攻為患且十年至是總督馮岳與邦憲討平之明年播州苗賊盧阿項為亂撫之不服調兵七千征之春

江水漲邦憲令軍士編筏徑渡直抵磨子崖營馬策賊夜必未襲先為設俘賊果至擊敗之賊求援于播州吳鯤諸將畏懼邦憲曰水西宣慰安萬銓播州所畏也吾調水西兵進攻烏江岸楊烈縱鯤助逆之罪烈妾服杖人乎已水西兵至邦憲進逼其巢米風縱火斬關而登賊大奔潰擒賊首父子斬獲四百七十餘人進署都督同知三十六年破地陸所叛苗四峒明年春又破峇千諸峒擒其魁已而地陸所遺賊龍老三龍得全結龍伴苗老夭板瓮苗石章保等縱兵剽掠執石耶洞土官姜丹氏以歸尋發兵攻梅平

若官軍要之於路禽老三得全走免復與老入等攻破平南營回邦憲偵知丹氏在老入所陽言議贖而潛以兵掩之老入戰死官軍遂入龍停若并執板兌若苗龍老丙令執獻章保于是諸苗悉降三十八年進兵討白洗養鴉諸叛苗擒其魁俘斬甚衆降百餘若而還明年湖廣淑浦徭賊沈亞當等嘯聚為亂總督石勇檄邦憲討之生擒亞當斬獲二百有奇淑浦甫平銅仁都勻苗相翔叛邦憲亟馳還率守備安大朝進勦先破彪山若賊乘勝畧定諸若獲賊首龍老羅王三等餘黨悉平邦憲又與總督黃光昇修湖北墩臺烽堠百十所招冷水溪諸洞苗二十八若皆聽撫先是播州容山副長官土舍韓甸與正長官土舍張問有隙舉兵相攻甸屢勝遂糾生苗剽掠湖貴境垂二十年問亦糾黨自助邦憲督兵討之斬獲百餘人問潛出探軍被獲官軍乘勝入甸巢會暮大雨迷失道守備葉勛百戶魏國相等陷伏中死焉邦憲奪圍出還軍鎮遠再往征之賊沿江防護邦憲倂與爭而別自上流三十里編竹為橋潛軍夜渡遂水陸並進大破之斬甸容山平進右都督尋與巡撫吳維嶽招降平州叛酋楊珂勦平龍里衛賊阿利等當是時

水西宣慰安國亨恃衆跋扈上官辭色不善輒鼓衆譟噪而出或謂宜討之邦憲召國亨責之曰爾欲反耶吾視爾釜中魚爾爾兵孰與雲貴川湖多爾四十八苗長能從爾乎吾縛四十八印界之俾共圖爾朝下令夕殄滅矣國亨叩頭謝為之歛賫隆慶元年勦平鎮遠苗賊已又破誅白泥土官楊贊及苗酋龍力水等部內帖然邦憲生長黔土熟悉苗情善用兵大小數十百戰無不摧破前後進秩者四資銀幣十有三所得俸賜悉以饗士家無贏資為總兵十七年威振蠻中與四川何卿廣西沈希儀並稱一時名將明年卒官贈左都督銅仁軍民為立祠

論曰正嘉時諸將南北征討功烈偉矣外此若楊宏劉墮萬表皆雍容漕閘有儒將風楊銳迨亂上流桂勇剽奸幾甸張祐何卿沈希儀石邦憲並宣力蠻方建威荒徼是皆南將之以勦伐著聞于時者焉乎亦云懋哉

楊廷和 楊一清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進士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年十二舉於鄉成化十四年先其父成進士改庶吉士始告歸娶還朝授檢討廷和才器恢廓而沉靜詳審究心掌故民瘼遠事鄉人余子俊風重之將歸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行相天下其熟此以助謀斷弘治二年進修撰再遷左中允直諫東宮會典成特擢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正德二年由詹事入東閣專典誥勅時劉瑾擅朝惡廷和無私謁廷和又於講筵指斥近幸遂出為南京吏部左侍郎旋進南京戶部尚書初帝居東宮素器廷和一日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在南京對遂召還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春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瑾擢會典小疵降其秩二等俄以孝宗寶錄成復之五年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兼加少師太子太師改革益殷未幾李東陽致政廷和遂為首輔方瑾橫時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頗有所掣劑東陽嘗語人曰吾於文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則須介夫以故閣中事多推讓之中官張永捕得涿州男子臂有龍文因以

為功親封爵曰昔者劉永誠等伯矣廷和曰永誠從子聚自以軍功封非其身封也乃止宣大有警命都督白玉佩大將軍印同張永總制軍務監督中官張忠副總兵都督溫恭並總節制忠不樂為永請異軍恭亦乞佩副將軍印廷和以為將權宜專守執不與九年乾清宮災廷和請帝素服御左角門罪已求言因與同官勸帝早朝晏罷深居簡出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經筵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遣邊兵停宮市罷皇店出西僧者工作減織造凡十餘事帝稍悔悟而義子江彬錢寧等諛言益惑復置不肖廷和

以父年高屢乞歸養帝不許初有司存問齊白紫羊酒明年遭喪帝欲奪情視事廷和三請乃命馳驛歸其秋遣中使齎勅召并勅守臣趣上道又再請乃聽終喪十二年服將闋復降勅遣行人召之十月還朝帝方游獵宣府聞廷和至甚喜遣使賜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回鑾後遇享祀刑獄諸大政輒率同列懇請帝俱不報明年正月帝將還京自稱威武大將軍捕寇有功諭群臣為旗帳以迎先後遣錢寧張龍脅廷和廷和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君尊如天豈敢責乎帝意不可回竟如詔旨頃之帝復出游宣府

以太皇太后喪運既蒞優出喜峰口廷和等前後切
諫成不納五月駕旋後令間臣革初巡行諸邊廷和
等不奉詔七月降手勅加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
公爵廷和等疏曰陛下統御萬方所居者祖宗之位
則常遵祖宗之法今此勅一頒四方必羣聚而議所
謂威武大將軍果何時官制總兵官某者果何人姓
名乎且制云親帥六師則不可加於總兵官而神功
聖武亦非大將軍所敢承事之不經名之不正言之
不順莫甚于此萬一宗藩中有援引祖訓持此名以
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惡

為名不知陛下左右與臣等代言之臣何以自解臣
等不足惜恐朝廷禍亂自此而始疏上廷和遂移疾
不出其月帝復幸宣府歷大同山西直抵延綏歲暮
未還廷和等諫疏無慮數十上帝率不省帝又以火
牌調京營西官廳將士廷和言火牌乃臣下所用豈
可施於廟堂萬一奸人掄命安辨真偽乞與收還弄
停所調將士亦不報十四年二月駕雨還諭吏部加
鎮國公朱壽太師又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
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令往南北兩畿小東泰安
州諸處尊奉聖像祈福安民于是廷和等上言天子

之尊上與天等豈可降而稱公又降而為太師陛下
輕自貶損下同人臣臣等豈敢曲意阿順自取罪戾
且泰山特五岳之一非天子所宜親祀陛下但能端
居大內自然福集民安若干乘萬騎所至驛驛福木
可祈徒為民擾伏望斷自聖心更弦易轍宗社幸甚
帝不從會諸曹黃輩等百數十人皆以諫阻繫獄且
跪闕下廷和等論棟不納然駕亦中止御史蕭淮發
寧王宸濠反謀權倖錢寧革猶庇之詆淮離間廷和
請如宣廟諭趙府故事遣責戚大臣賈勅往諭收其
獲衛先田議未定給事御史齊之鸞沈灼等交章請

按問帝後遣司禮中官召皇親駙馬文武大臣于左
順門議之皆如廷和言于是命中官顧義駙馬都尉
在元等齎書宣諭未至而宸濠反遂有旨命威武大
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親帥邊兵討之廷和請遣大
臣帥師且榜諭順逆寬其脅從將有內變不順天兵
帝不從而命廷和居守又令撰威武制勅廷和不可
中使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先後至闕趣
視草所以進之萬狀廷和終不奉詔帝怒會諸閣臣
為尚書劉春知制誥帝遂責廷和私其鄉人廷和引
疾不入于是有撰勅進者明日乘輿行矣王守仁擒

宸濠捷聞廷和等請班師跪數上帝在南決歲廷和等每因事論諫語極危苦帝率置不答帝每巡遊輒勅廷和居守廷和以鎮靜持重得中外心明年十月帝還自南京不欲歸駐蹕通州廷和偕毛紀往覲時方議誅宸濠廷和言陛下帥師討賊祀郊廟詔中外而從行今罪人斯得不告廟不廷議而誅之不可帝不聽十二月賜宸濠死駕乃旋當是時僉倖閹寺交亂左右廷和常邑邑不樂一歲中乞骸者六七既不得請徒以款款之忠周旋群監間僅而自安以得盡言規切帝亦雅重廷和故陰持國是亦十一二焉有書生以廷和無大匡救上書數其過廷和延而禮之且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未幾帝崩于豹房司禮中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廷和等議所立權倖親後福者各有所主廷和懼其闖入抗公議急令閹門言祖訓有兄終弟及之文今與獻王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承祀同列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啓廷和等候左順門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哉九卿長顧不預耶衆不答頃之中官奉道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請衆皆歡呼曰天下事大定

矣是日遂以道詔命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兵部尚書王憲各率軍守皇城諸門散豹房將士令永等統率加恤罷威武團練軍還營諸邊及保定軍還鎮葦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還衛賞哈密土魯番併却機貢使令還國豹房番僧少林寺僧教坊樂人及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悉散遣之又以道詔釋南征逮繫罪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宮金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時平虜伯江彬最橫豹房官軍故隸彬既解散守城又不與于是許泰邀王憲至閹欲有所言問保不答廷和固問憲為言曰江許共事而官廳今獨許守城以是不安廷和曰國營根本留江主調發兵泰不應以否澤吻但微言此賊廷和問賊誰也曰李琮廷和曰國家當此時忠義共憤琮獨何事取族赤身泰曰琮恨戾江心腹也廷和曰諸君在何處琮且君必欲江共事者亦一言決耳俄都督張洪至亦以彬為言請併之廷和曰君何疑江之甚江始征流賊還豹房過隊先帝視江耳帶箭鐵毒其號勇智置左右至于危從巡遊在朝文武皆有之豈獨一江江何嫌而有異志此歲反者真錫宸濠及劉七藍五之屬守一舉獲

滅不從陸江自度內親外表何如數賊若江能與諸公協心共濟嗣君至日闔門辭爵當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何必疑之泰洪皆陰為彬傾伺及聞廷和言彬稍自安李琮者官都督食事勸彬以家衆反不勝則走出遣彬猶豫但伏甲東西北三禁門以俛非常此夕京城坊市間人馬晏然有聲人相竊語以彬且反彬亦自危家居不成服齋宿不入臨廷和深憂之以一刺投彬曰敬謝江公大事幸賴鎮定彬乃喜以為楊公不疑我于是遂出及題大行銘旌司禮監與閣臣俱集文筆殿廷和乃與蔣冕謀乘間屏左右告魏彬溫祥以除彬意又以魏與彬有連引古語說以大義魏彬恐禍及強許諾惟張鏡感言彬無罪且爭之強廷和力折之曰君無多譚我輩言士禍隨身家何足惜萬一事有不測嗣皇中道聞變而驚公獨能任其責耶少監陳巖亦從旁贊曰弟收之廷和曰是也嗣君至或見寬耳計遂定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鏡曰何太急廷和曰稍緩禍且不測與江同惡惟李琮神周他無與也遂撤旨令祥等入啓太后良久未報廷和冕內蓋自危廷和曰事若不濟我輩必死此死亦得所冕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俄陳巖至曰

彬已禽矣琮周亦自其家執至並下獄琮罵彬曰早用我計豈至此方是時廷和承虛表總已專斷者三旬有八日當安危反掌間定策俄頃剪除光逆以待嗣天子之至而未嘗幾微動于顏色又日夜計度正德中奸人弊政將悉以登極詔書除之世宗至自興邸議以明日大昕即位詔草已進而文書房官未言欲去不便者數事廷和曰數年未事有齟齬動稱詔旨今日乃知負大行為多也必如是某今日拜賀新天子御極明日長跪奉天門乞休耳且問新君初至左右何人欲更詔書蔣冕毛紀亦力言之其人懼入奏得請然後鳴鼓即位詔下都城士大夫耆老踴躍稱慶自成化以來中外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正德中尤甚詔書所革傳陞乞陞官及旗校勇士凡十四萬八千餘人歲省倉儲百五十五萬餘石一時爭備廷和功而諸失職者咸怨之日詔書為殺人榜廷和入朝有挾刃欲行刺者事聞詔給兵百人護其出入號隨朝軍自是帝召對者三慰勞備至廷和以帝英敏蓋欲有所發摠引用正人布列在位事有不可即再三強諍張鏡張忠于經許泰等已下獄輸死帝賞之廷和等再跪乞正國典且曰近部中顧可通等皆

輔臣不能弼正臣等誠愧其言乞早賜罷斥帝竟不從茅籍其資產而已時有詔免經筵日講廷和等言時方孟冬不宜遽罷已請帝謹天戒守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勤民事勵學問慎命全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賢入鄧財用節用切直優詔答之先是武宗時廷和以一品九年考滿命兼支大學士俸疏辭未下至是詔連成命嘉靖改元以定策功詔封廷和免紀世伯給結券歲祿千石廷和等屢辭不允以去就決之乃聽辭封政廕錦衣世指揮使又力辭再改四品文職世襲終不受五月下旬經筵畢詔并日講暫停且停午奏廷和等請視朝後宮中請書如故有疑則使殿賜問母婢聲色玩好得接于前帝褒納焉僉事史道御史曹嘉相繼劾廷和廷和堅卧不起力求去帝褒諭併至勅斷來章教違內臣及吏部鴻臚官就第致趣廷和不得已乃起視事初大禮議起廷和引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示禮官請宜考孝宗稱興獻王為皇叔父妃為皇叔母自稱慈皇帝名而立崇仁王為興獻後廷臣共主其議獨進士張璁倡總統不繼嗣之說帝大然之廷和因召對而爭者三封還御批者曰執奏三十餘疏又中使日奉溫旨議閣下卒

不可奪由是帝春寢移明年閏四月廷和以帝崇信異教齋醮頻興言臣等嘗以左道宜遠勸陛下預絕其端璆蒙採納共書殿廡今無故修葺齋壇親屈萬乘北宮先朝亂政之徒美夷未盡致貽陛下惑溺者梁武宋徽求福得禍人所共嗤無益有損章章明矣然則行者拜錄之勞何不移之以御講帳修齋設醮之費何不移之以濟困窮帝不能用十二月有詔遣中官督織造廷和等上言今年江南浙江水旱異常淮揚徐邳並為巨浸百里之內寂無炊烟白骨委積流離載途幼男稚女計斤論價一口僅得數十錢無食之民肯陰求活鳳泗間嘯聚椎埋不可禁止願微租賦尚冀蠲除奈何復為煩擾所命草初不敢承認時吏部尚書喬宇亦率九卿疏劾六科十三道繼之而帝竟不納仍趣內閣撰勅廷和等又言臣等備位大臣不可則止使當引身而退而奉奉之誠猶望庶幾改之且臣所執者祖宗之法陛下所有者祖宗之天下今臣等言之不聽舉朝言之不聽而獨于二三邪佞之言用之不疑陛下能獨于二三邪佞臣共治祖宗之天下哉陛下以為累朝事例臣按洪永以來固未嘗有唯成化弘治間行之憲宗孝宗善政甚多

陛下曾不取法乃獨擇其不善者而遵守之乎止前
旨雖出御批不知撰寫進呈竟出左右何人之手祖
宗朝凡有批答無不由內閣擬進惟正德中奸邪亂
政始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新政以來惜未明正其
罪遂令此輩敢循舊轍陛下何患墮其奸計壞祖宗
之法度哉此歲宗社傾危賴陛下扶持之然國勢民
力比于先朝不遠甚豈堪今日復自毀削此臣等
所為撫膺流涕者也不德廷和遂再疏引疾帝遠聽
之給事中葛鳴李學魯御史涂相等交章論廷和不
可去弗納又明年始議稱孝宗為皇伯考於是廷和
予修撰慎率羣臣伏闕哭諫杖譴雲南既而王邦奇
誣許廷和指廷和次子兵部主事博及婿修撰余承
勳鄉人侍讀葉桂章與彭澤弟冲交關請屬俱逮下
詔獄鞠治無狀乃得解退七年明倫大典成認定議
禮諸臣罪言廷和謬主濮議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
天子視朕實罪之魁竟削籍又明年六月卒年七十
一居久之帝問大學士李時太倉所積幾何時曰太
倉粟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
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
謚文忠弟廷儀進士兵部左侍郎子慎傳孫有仁皆

進士慎自有傳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雲南安寧人父景舉鄉試官化
州同知始徙巴陵一清初警敏書過目不忘守臣以
奇童薦憲宗命入翰林擇師教之年十五舉于鄉又
四年登成化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好交海內賢俊
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甚衆父喪卜葬丹徒因家焉
擢山西提學僉事有聲及以副使督學陝西其政視
山西加著所拔士如呂柟馬理康海華咸為聞人在
陝八年以其暇究邊事悉悉入為太常少卿遷南京
太常卿弘治十五年應天鎮江揚州大水極陳時政
闕失請下詔修省大恤被災軍民帝嘉納馬時陝西
馬政廢壞帝用劉大夏為權一清左副都御史督理
之數奏行茶鹽監牧事宜易置行太僕苑馬寺官屬
馬政大飭初至時馬止二千二百餘匹草場六萬六
千餘頃收卒七百四十餘人此解任馬增至五倍年
三倍草場倍之其以茶易馬又萬九千餘匹于是中
朝咸謂一清才可大用十七年冬寇大入花馬池帝
復以大夏荐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一清受事
寇已退乃創紅古平虜二城以援固原築朔河垣塙
以遏敵騎劾罷總兵官武安侯鄭英而裁鎮守中貴

元費歲省白金數千兩孝宗以銀鼠皮令陝西染諸
異色一清言天子之服皆有常式制皮為裘取輕暖
而已若銀鼠變染于義無取徒傷德請罷之詎至
孝宗已崩武宗可其奏已而寇數萬騎入寧夏板回
原一清率帳下五十人自平涼趨赴之衆叩馬遮留
一清不顧冠轉犯隆德一清馳至瓦亭驛先令城中
人裹纒乘城發火炮聲若數萬衆寇疑天兵至遂避
正德改元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三鎮有警不相為
援其志在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廷議即推一
清遊命總制三鎮軍務兼理馬政言者以總制官不
當與諸巡撫並乃進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
略曰臣伏見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阻
扼河山賊雖侵犯為患猶淺惟自花馬池至靈州地
既寬行城堡優踈賊苟毀墻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
昌必皆受患其間漢土雜居萬一兵連不解內變因
之可為寒心成化初寇入河套時猶未有邊墻既而
寧夏巡撫徐廷璋築墻濬壕二百餘里在延綏者又
得余子後修濬深固于是賊不入套二十餘年世平
人玩邊備漸踈墻日以墮壞日以夷弘治十四年賊
自花馬池壞墻而入戕我內郡連年侵略動輒失利

都御史史琳等請于花馬池靈州設立營衛奏下總
制尚書秦紘疏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整
七百里自謂可以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則所修
不足以捍禦故也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值此年荒
早倉廩空虛而賊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徒
多擾費既至召援每慮後時欲戰則彼既不來持久
則戒師先老臣故以為防邊之策莫危于戰莫安于
守臣恐坐設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
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閱視要害因博集羣
策考求其故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壘以固
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鞏夏以安內附整飭
寧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臣知今陝西財
匱民勞修邊之役必滋異議然大事可成則小費不
足計遠劫可集則近怨不逞恤此臣區區犬馬之忠
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之統
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臺千八百所自
是突厥不敢踰山而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
于先而逸于後也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國
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觀東勝
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

壤為寇業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支南倚河北邊患之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可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邊防敵未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無策東勝之議或可終復且臣非敢主守而忘戰也方將修車馬脩器械儲糗糧明斥堠若冬來復有侵犯便當身先士卒奉行天討今年套中無賊內地有秋人民租安正可以有為之日凡所當行臣不敢避固條其便宜延綏安邊營石灣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溝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灣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墻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剷削者三十二里宜為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可恃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興武營有守禦所兵不足額宜更名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併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一清因辦兼馬政次第舉行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不能安亦見朝政日紊明年三月引疾歸將去籍上興築工費請勅代者乘時修舉兵部議以一清計慮周悉造工已有端緒請

遣詣練大臣往督毋墮成勞詔竟罷其役籍所餘銀送京師予是一清所築墻僅四十里而工遂輟又明年給事中安奎等數陝西邊儲虧折瑾遂矯旨遣一清下詔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力解得釋復先後罰米六百石五年真鐸反起督陝西諸軍偕中官張永往討未至賊平留一清鎮撫寧夏召永還一清奏蠲田租一年甦軍民疾苦清還鎮守以下役占營軍及潮瑞侵地莫敢不承命初永之將還也一清知永與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此賴公力定反側幸甚雖然此易除也其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曰公豈無心願未有為公發之者遂從席畫案作瑾手承難之曰是家辰夕在上前即上一日無彼不樂也且枝附已成耳日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倖臣觀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矣今者受任成公誠及奏捷之隙請間論軍事上必屏左右就問公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言誅瑾瑾誅公益柄用乃悉矯前政之弊以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登公千載三人耳永心動問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見信公頓首據地泣不起且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如此上必為

公動苟得請即行事毋須更緩于是永勃然起曰嗟
予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誅瑾遂
召拜戶部尚書論平真鑄功加太子少保帝從宦官
言取戶部銀三十萬兩入內庫又遣宦官織造南京
詔付長蘆鹽三萬二千引一清皆疏爭並免三之二
明年春改吏部尚書中原益起上平賊十二策及劉
七屯兵近畿要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之一清獨不可
曰里巷小民敢稱兵煽亂罪不可赦請易將增兵珍
賊乃已議始定其冬廷臣荐入內閣帝既用費宏而
如一清少保太子太保固辭不允時權倖用事中古
傳奉官以數千計一清極陳其弊并請悉汰諸國師
真人法王佛子帝不從第黜序班以下五人而已尋
以修省率同列上言視朝不可久虛講筵不可久輟
豹房非燕居之所馳射非萬乘之宜帝報聞中官谷
大用陸閻冒平賊功求封弟侄為伯一清謂亦予弄
兵合諸將之力久乃成功不宜遽加封爵不聽一清
雅好汲引至是扶植善類振滯拔幽凡為劉瑾所構
陷者率見甄錄不能無踰度用人給事中王昂劾一
清典銓不干多植私黨一清奏辨詔昂休事亟一
清疏請留之弗報御史孟洋以劾梁儲斬貴坐請而

他言事忤中官者張璠劉天和王廷相成文皆繫詔
獄一清並偕同列論揀一清故與尚書傅珪不協及
珪與孫交並罷一清抗疏乞留時論以此多一清乾
清宮災復率同列陳數事曰視朝太遲曰享祀太慢
曰西內創梵宇曰禁中宿遠兵曰畿內皇店之害曰
江南織造之擾帝不能從尋加少傅太子太傅十年
正月再請帝早朝勤政且言遣兵所以禦寇今顧留
之京師陛下又親教閱之以禁寨之地為戰鬪之場
震撼喧呼伴夜繼日既無警蹕之規復幸堂陛之體
違鄙將士恃寵驕恣意外之虞不可不併陛下春秋
尚盛儲位尚虛正宜端拱深居以延福祚而乃耗神
疲力于兵革之間上損威重下駭人心此臣等所以
食不下嚥卧不安枕也不報未幾大學士楊廷和憂
去命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一清言紫朝
簡用輔臣必皆翰林春官之選其不由是入者唯李
賢薛瑄臣才行既非其倫以學術論人不如今劉春
蔣冕豈宜濫竊以滋訾議不聽是時帝益失德亂政
亟行一清在位多所匡救然言不盡用殊悒悒不自
得明年以災異自劾言近者綱紀縱弛宮府異體用
舍遠宜刑賞失當流言可以惑聖聰匹夫得以操國

是禁庭雜芥胃之夫根本無肺腑之托是宜地震天
鳴日食星變水旱之災告無虛日而臣職在論思奏
陪密勿陳說既多不行擬旨或從中改盈廷論奏不
能勢其從正類擯斥不能抹其去邪說橫行風俗頹
敗覲顏在位將安用之已早罷斥以避賢路不允有
惡一清者告朱寧曰匹夫流言蓋謂公也寧大怒會
故御史張承仁主事段金憾一清考察黜已由武學
生朱大周以通于寧因共為奏令大周上之紙一清
前為吏部考察不公疏下吏科駁之大周復許一清
言偽行汙又為吏部所持寧益怒責吏部陳狀于足
給事中周金御史陳狀等交章劾大周妄言亂政請
究主使者帝不聽一清遂四疏乞休許之一清歸丹
徒得原刺史許渾丁卯檢而圓之詩奕琴酒其間壘
司府縣造詣無虛日所策朝事又度無與時人號為
智囊及寧王宸濠反一清以鎮江要地調軍儲粟以
備之武宗南巡渡江幸一清第明日復幸方置酒樂
作帝分題製詩賜一清命和以進一清因有所獻帝
悅此還凡五年馬世宗即位遣使存問先是帝為世
子時獻王嘗言楚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及一清帝
心識之至是廷臣交荐嘉靖四年即家起兵部尚書

兼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加官如故溫詔褒
美此之趙克圖馬援郭子儀一清馳驛過洛陽謁劉
健徒語之曰應寧嘗入相矣今乃獲戴兜鍪予一清
懇謝一清至是蓋三為總制部曲舊校無不踴躍喜
時亦不利為小王子所敗鼠入西海通脅汎州屬番
人為西寧汎河害尚書金獻民言撫之使一清獨請
勅及土魯番求貢巡撫陳九疇請閉關拒絕一清言
馭戎之策自治為先今士馬虛乏城堡不完內無根
本可恃而欲立威異域臣竊危之况西寧有亦不刺
之賊莊浪有小倭之寇倘表裡連結並起而爭不知
何以待之宜及其悔過時勅遣臣馳使撫納而戒以
其暇益修守備此策之善者也帝納之其冬帝嘗與
張璁桂芳力排贊老御史吉崇同請還一清內閣以
消朋比帝以為然降勅召之給事中章倫鄭一鵬兵
部主事楊儀並言不可御史侯秩復疏爭帝怒諸秩
官于是一清三疏懇辭帝不聽明年五月詔加少師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如故一清將至
先以聖學聖政聽言省罪和衷五事獻因引年再辭
優詔褒答先是帝遣中官赴陝西織絨一清在道見
之甫至即陳軍民困敝請撤還帝嘉其忠愛然中使

竟不撤儀獻帝賢錄成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
其冬以災異修省言今茲諸異皆陰盛陽微之徵宜
乾綱下移而威柄或不自上出與宜直道難容而君
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與宜恩澤墮于下流
而民無實惠法令阻于律門而人無懲戒與伏觀陛
下有虞舜之聰明而視聽不能無壅蔽有成湯之勇
智而用舍不能無二三有虞載含弘之量而未俞愛
于衆情有視民如傷之懷而未淪決于天下靡文盛
而實事微上下睽而情意繁九卿執奏報聞罷罷坐
諫陳言或遭譴斥竊恐日積月累蒙蔽漸深陰賊水
堅寢不可長此臣所以終夜靜思竊嘆而深惜也乞
戒諭大小臣工共圖職業凡政令之闕失當汲汲修
政者幾何生民之疾苦當汲汲極救者幾何至若道
弊未甄忠直未錄讒慝未珍幽滯未雪明白開陳勿
懷顧忌陛下廓從善如流之量毅然施行以圖國計
而悅民心民心悅則天道和矣因引罪乞罷帝遣司
禮中官賈詔慰諭凡數百言且令指實陳奏予是一
清再陳祭告寬恤納諫用人祛弊五事帝悉採納之
又明年陝西總督王憲奏大捷推一清經畫功詔加
特進左柱國進華蓋殿兼支大學士俸時賈宏已去

一清為首輔帝賜銀章二令密封言事曰者德忠正
曰純愷糾違一清故善張永至是與張璉論其前功
請召用帝為起提督團營七年給事中陸粲請增築
邊牆且言一清在正德中舉大工幾集會去職不果
成今議者動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一清所築既
二十年屹立如故足徵議者之謬帝命如一清初議
且發帑佐之一清亦言修邊之議發自愚臣中遭沮
止其後屢議興築不果行者由不得任事之臣也請
擇年力精強視國如家者如臣前所規畫次第績修
二月興工五月止八月興工十月止順時量勢以為

緩急期五年訖功套中故有伏寇不過千人不可以
之藉口大工既成則延綏定邊以來至寧塞寧夏橫
城以北至黑山一切邊垣皆可以餘力修治此一勞
永逸之計也帝深納其言命侍御王廷相往視久亦
竟止明倫大典成加正一品俸先是典禮起一清
方家居見張璉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又初帝嘗早赴召以定大議璉等既
驟顯以是頗引一清帝以一清老臣恩禮加隆既免
常朝及日錄侍班又免朔望朝參已今辰初始入闕
視事有所陳奏帝嘗手自批荅詞極謙下一清感帝

知春雖多將順亦盡力匡贊一時廟堂議論殊有可稱總等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願獨請召謝遷心銜之遠未至總已入閣一時和調喜事者爭趨附之多所更建一清每引故事稍示裁抑其黨積不能平會錦衣指揮薛能遠許總欲置之死一清擬旨稍寬總怒奏請宣諭輔臣以排斥一清又嗾黃紹上章極詆一清疏辯曰臣在閣每事必雅讓總此陛下所知方能遷奏下臣思總常言議禮為衆所嫉獨能遠深相結納多得其力不知何由失歡一旦乃有此奏又未奉明旨不敢擬置重典若誠毀大臣同列即置之死地是將蔽主上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臣豈敢哉至都指揮張浩實與總有連總欲用為浙江都司而難于自言乃為臣稱浩才臣因告之兵部而推之今謂臣實荐浩將誰欺乎自春以來臣見總志驕氣橫狎視公卿雖柱等亦不敢與抗其他大臣惟所順指無不如意百司庶僚莫敢仰視臣嘗勸以恭遜曰稱善而心不平也黃紹乃總同鄉故交雖不由科目頗有文學臣以其標御音經筵未令進講總欲用為吏部侍郎欲令與兩京鄉試臣皆沮之以是怨臣昨所奏雖若泛論實陰詆臣臣老病之軀處危疑之

地惟陛下憐而赦之帝手詔慰諭且歷數總短于是

一清既謝再乞歸帝諭留如初時路城賊陳卿作亂等主撫總主勦一清是總言帝意乃決八年正月帝以立春長星出白氣亘天元旦大風查梅令閣臣條畫弭災急務一清等具對宜戒飭百官和衷共濟毋持異說以揚已毋務苛切以病人陛下尤宜任賢納諫率先于上上下下同心專一愛養民力護持元氣則天意自回因列上恤民窮修武備惜人才飭言官四事帝並褒納之已復請溥恩澤寬謫戍為議禮言事諸臣求宥得旨此輩悖逆無道與十惡不殊奈何宥之獨可遣官清天下刑獄而已時總既與一清有隙及柱等入閣亦與一清不相能一清屢疏求去帝固留不許其秋給事中孫應奎疏論一清總等品行言一清尚通多私故舊予是一清求去益力言臣年七十有六服官五十八年豈容尚戀朝班且性素疎直難諧俗好今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嚴臣獨矯以寬平用人則謂才難當借決獄則謂罪疑惟輕此惟陛下知之非外廷所及知也願憫臣老俾遂其私帝復溫旨褒之于是給事中王準陸繁知總等枝根專恣招權納賄狀帝大怒立罷二人

且暴其罪示廷臣其黨霍韜懷憤曰張柱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言嘗受張永蕭敬重賄一清再疏辯且乞罷帝雖優詔勉留而璉復召還于是韜知帝意已動攻一清益急且言法司威逼吳從周等構成罪竇承一清風指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明日出刑部尚書周倫于南京以侍郎許讚代讚等知帝惡一清遂實韜言請削一清籍總保疏救帝不許令一清自陳馳驛歸仍賜銀幣明年朱繼宗獄起坐受張永弟容金錢為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落職閒住其年八月疽發背卒卒前數日為疏自解言身被污饒死不瞑日帝聞而悼之令法司釋贓罪勿問十二年恩詔復故官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博學富才略善機變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手授悉中機宜好獎引人物人或訾己頗揚荐之故喜功名走弊利之士亦歸焉故吏門生滿天下其帥陟時麾下自偏裨致大將者甚衆亦不絕其饋遺然有所入散之立盡以故當時數被掣論後人卒稱賢相焉

論曰廷和身居鉅鼎委蛇危亂之間中外惶惶如不終日不知大臣輔弼之義安在又不知何以贊贊能

久處此也幸而宗藩入繼神器有歸雖其間苦衷調劑不謂無勞然呼吸變生僅而得定亦庶幾收之桑榆者已耳一清嫻於邊務志切匡時即難拘小節而冕年再相復與新進相軋以及於敗恐老成者舊未肯逆肩為之也然以二臣之才扶危定傾奏劾安攘之績並足以為國家重鳴乎其亦可以為賢也已

明史卷二百六十六

列傳一百十七

梁儲

蔣冕

毛紀

賈宏

石珪

張治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受業陳獻章舉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弘治四年進侍講旋改洗馬侍武宗於東宮十一年冊封安南却其饋久之擢翰林學士同修會典遷少詹事十六年拜吏部右侍郎正德初改左進尚書尋與誥初掌詹事府坐會典小疵降右侍郎俄以孝宗貴錄成後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調南京吏部五年瑾誅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累加少傅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先是儲子次摠以輸粟免錦衣衛舍人官功授總旗為劉瑾所發勒為民至是復職乞恩擢錦衣百戶家居恣縱南海富人楊端占民田田主遂獻之次摠端怒攻田主殺其四口次摠亦怒招搖戶滅端家殺二百餘人掠其財焚室廬而去巡撫林廷選等以儲故不敢詰流聞京師言官交論儲始引罪辭疾帝為慰留命給事中劉祺會廷選勘問但蔽罪佃人次摠罪請帝自裁法司陸完等亦不敢執正乃命發次摠邊衛立功五年遷職時論駭之

十年楊廷和遭喪去儲代為首輔進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方建乾清坤寧宮又營治太素殿天鷲房舡塢儲偕同官新貴楊一清切諫明年春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之京師併儲戒之選皆不報其秋一清罷蔣冕代之至明年而貴亦罷毛紀入輔與儲協心匡贊中外倚馬先是帝好微行嘗出西安門經宿而返儲等諫難不聽猶慮外廷知之是春從近侍言召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郊祀畢幸南海子觀獵儲等暨廷臣諫皆不納自是遂肆意遠出八月朔微服從近侍數十騎幸昌平次日儲冕紀始覺追至沙河不及而還連疏請回鑾越十有三日乃旋儲等以國無儲副而帝盤游不息中外危疑力中建儲之請亦不報其月帝馳出居庸關幸宣府慮有逆駕者命谷大用守關無紙廷臣士遂由宣府抵大同禦寇于雁州未幾始儲等憂懼請回鑾並急章十餘上帝不為動歲除竟駐宣府當是時帝失德彌甚群小竊權濁亂朝政人情惶惶儲懼不免任以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及廷和還朝儲遂讓而處其下十三年鳳陽守備中官丘得及鎮守延綏寧長大同宣府諸中官皆乞更勅書兼理民事帝許之儲等極言

不可弗聽七月帝從江彬言將遊塞上託言造閭
多警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
師往征令內閣草勅閣臣不可帝獲集百官左順門
向諭時廷和冕在告儲紀泣諫衆亦泣帝意不可回
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竟不得命踰月帝以
大將軍壽肅清邊境令加封鎮國公儲紀上言公壽
雖貴亦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為天下君奈何謬自
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不知祖宗
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之貶損否乎况鈇券必有冕
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辭
名既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自取他
日殺身亡家之禍也不報帝遂遊歷宣府大同直抵
延綏儲等跪數十上悉置不省秦王馬閒田為牧地
帝已可之令儲草報書儲爭不得乃為書曰祖宗不
以上地益親藩所以防繫孽全骨肉也王今欲之朕
何愛焉王其益謹侯度罔俾孽牙其則則朕亦何濫
恩之有帝覽書擢豫事竟後明年帝將南巡言官伏
闕諫儲及冕紀亦以為言會諸曹多諫者乃止秦王
宸濠反帝南征儲冕危從在道聞賊賊連疏請駕旋
抵揚州帝議南京行郊禮儲冕計此議行則回鑾蓋

無日乃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十五年帝以宸濠
械繫將至問處置之宜儲等請如宣宗征高煦故事
罪人既得即日班師又因郊期改卜四方災異遣警
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其秋有物若豕首
墮于帝前其色碧又拘婦人于別室若有人首掛壁
間人情益驚帝始自疑儲冕乃危言苦諫帝頗心動
而群小猶欲導帝遊浙西泛江漢儲冕益懼手疏跪
泣行宮門外歷未至百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
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帝不得已許不日還京乃叩
頭出明年帝崩奉迎興世子於安陸既即帝位給事
中張九叙等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遂三疏求
去命賜勅馳傳遣行人護行歲給廩祿如制年予鈞
奏請贈諡吏部侍郎桂萼等言儲立身輔政有干公
議因錄上兩京言官彈疏帝念先朝舊臣特贈太師
諡文原次撫既還職累冒功至廣東都指揮僉事儲
弟億進士終泰議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兄昇南京戶部尚書以謹厚稱
冕舉成化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
太子出閣兼司經局校書正德中累官吏部左侍郎
改掌詹事府與結勅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冕清謹

有器職祗負時望十一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
機務明年改武英殿加太子太傅近倖冒遣功大行
陞賞冕及梁儲亦歷錦衣世千戶兩人力辭乃改文
歷帝之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也冕時病在告疏諫曰
陛下自損威重下同臣子倘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
見陛下何辭督責之曩睿皇帝北征六軍私屬近三
十萬猶且陷于土木今以宿衛單弱之兵經行邊徼
寧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十四年扈帝南
征還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世宗即位議定策功加伯爵固辭改蔭錦衣世指揮
又辭乃蔭五品文職仍進一階御史張鵬疏評大臣
賢否請罷冕御史趙永亨疏石珪不可掌銓衡二人
遂求去朝議不平諸給事御史皆言二臣不可去朝
廷帝乃命鴻臚諭冕上疏陳謝猶固乞骸骨帝再
下優詔始起視事嘉靖三年遣官織造江南命冕草
勅冕以江南被災具疏請止帝不從勅亦久不進帝
責其違慢冕引罪而止大禮議起冕固執為人後之
說與廷和等力爭之帝始而婉諭繼以譴讓冕執議
不回及廷和罷政冕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用席書
為禮部召張璉桂萼入朝物情恐沸冕乃抗章極諫

曰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預聞
大政心知其非而事失其守者不一而足其為溺職
甚矣候國負君將安用之兩月以來陛下欲尊崇所
生丘廟大內臣與同官毛紀費宏反覆論辯至數十
言木蒙採納竊思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
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
所受命今既受命于武宗自當為武宗之後特兄弟
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于孝廟
武廟必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總統承祀之義
今乃欲為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
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祧踐祚皆指宗祀
而言禮為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之統也亦主宗
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為本生父母立廟大內
者漢宣帝為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于墜所先
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于章陵宋英
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園立廟陛下先年有古立廟
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既奉大宗之祀又
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既重于所生義必不專于所後
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
能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

張璠桂芳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精明
忽變陰晦至暮而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何不
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
之未幾復請罷建廟之議且乞休而疏中再以天變
為言帝並不悅遂令馳傳歸給月廩歲夫如制冕端
亮有守持正不撓當正德之季主昏政亂有匡弼功
世宗初朝政雖新而上下扞格彌甚冕守之不移卒
齟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七年明倫大典成落
職閒任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謚文定

毛紀字維之振縣人成化末舉鄉試第一遂登進士
選庶吉士弘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簡侍
東宮講讀會典成遣侍讀武宗立改左諭德坐會典
小誤降侍讀孝宗實錄成權侍講學士為講官正德
五年進學士遷戶部右侍郎十年由吏部左侍郎拜
禮部尚書烏思藏遣使入貢具使言有活佛能前知
禍福帝欣然遣中官劉允迎之因齋送幡供所攜錦
衣官至百三十餘人衛卒及私家僕隸數千人芻糧
舟車費以百萬計紀等上言自京師至烏思藏三萬
餘里公私煩費不可勝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
河而行數月而後至無有郵驛村市一切資費取辦

四川四川建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用竭之餘
重加此累恐生意外變疏再上內閣梁儲新責楊一
清皆極諫不報明年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儲嗣未
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改理詰勅掌詹事府十二
年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其秋加太子太保改文
淵閣是時帝再游塞上紀偕同官連疏切諫皆不省
十四年帝南征紀與楊廷和居守鎮撫百姓防邊奸
宄京師晏然駕旋晉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世宗即位錄定策功加伯爵再疏辭免嘉靖初帝欲
追尊興獻帝閣臣執奏忤旨三年廷和冕相繼去國

紀為首輔履執如初欲去本生之稱紀與石瑄合疏
爭之帝召見平素委曲諭意紀終不從朝臣伏闕哭
爭者俱逮繫紀其疏乞原帝怒傳旨責紀邀結朋奸
背君執私紀乃上言曰囊蒙聖諭國家政事商確可
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
通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札傳諭不知其幾似乎
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于
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以來所未有者亦皆出
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召徒勤而扞格如故懇留
雖切而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何能自盡宋司

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且庶有補于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為告夫邀結朋奸背君執私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覩顏朝者之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允直允其去駝驛給夫康如故事紀有學識各官廉靜簡重與廷和冕正色立朝並為縉紳所倚賴後明倫大典成追論奪官久之廷和冕皆淪喪紀以恩詔叙復帝亦且忘之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夫康又三年卒贈太保謚文簡子渠進士太僕卿費宏字子充鉛山人甫冠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遷左贊善直講來宮進左諭德武宗立擢太常少卿兼侍講預修孝宗實錄充日講官正德二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五年進尚書帝耽于逸樂早朝日講俱廢宏請勤政務學納諫報聞嘗府鄧平王子當漢當襲父爵為弟當涼所奪且數年矣宏因當漢奏辨據法正之當涼怒誣宏受賂宏不

為勅明年劉忠致任命宏兼文淵閣大學士恭預機務年止四十有四尋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進戶部尚書是時倖臣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覲以練帶不納改餽他珍玩卒拒却之寧怒且恚宸濠謀復獲術乞田輦白金鉅萬徧賂朝貴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宏從弟編修家其妻與濠妻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入朝完迎問曰寧王求獲術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草之者何故完厲聲應曰今恐不能不予也宏曰若爾我不敢預聞及中官持奏至聞宏極言不當予詔卒予之於是宸濠與寧合而志宏寧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劾來不當留翰林即指為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命并來致仕甫發而寧遣騎尾宏抵臨濟焚其舟資裝盡燬宏歸即杜門謝客宸濠復求與通宏謝絕之並怒會宏族人與同縣奸民李鎮等訟宸濠陰令鎮賊宏鎮等遂據險要作亂率眾攻費氏索宏不得執所與訟者夫解之發宏先人塚毀其家劫掠遠近衆至三千人宏馳使懇于朝下巡撫孫燧按狀始遣兵剿滅宸濠敗言者爭請召宏世宗即位遣行人即家起宏加少保入輔政宏持重識大體明習國家故事偕同官楊廷和蔣冕毛

紀同心協贊教勸帝革武宗弊政休養小民大禮議起諸臣力與帝爭帝至不能堪宏頗揣知帝旨第署名公疏未嘗特諫以是帝心善之及廷和等去位宏為首輔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委任甚至戶部議遣其屬督徵正德逋賦宏偕同官石瑄賈詠力陳不可請斷自十年以後從之嘉靖四年十月帝以四方災異初率臣修省宏等因言陛下欲盡修省之實則必留懷政事加意窮民而後可今用度無節工役不休畿內土地半成莊田內庫收納要求踰倍致近者絕衣食之源遠者蒙賠累之困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十萬之兵而赴工不已直臣得罪未蒙見原言官舉職每加詰讓律所當行者數經讞而不誅罪無可辨者遞傳旨而獲免干和召怨有非一端祈陛下省察帝優詔褒答且引咎然不能用也畿民困養馬宏請減十之五俾輸直漕運經齋銀法當賦漕卒後以入官宏奏歸之卒大同兵變朝議將討之宏曰討而勝玉石且共焚不勝彼將據城而守損威重多矣莫若觀變而徐圖之事果旋定宏為人和易好推轂後進其于大禮雖不能強諫亦從不附離而是時帝書張總桂等用事

者茅檢討吞故由他曹改用及武宗嘗錄成宏擬出為僉事書由是憾宏總等由部著入翰林驟至臺事舉朝率惡其人諸翰林官至不屑與並列宏亦每示裁抑使不得擬他翰林等總亦大怨而會帝禮待宏有加帝喜為詩歌嘗御平臺特賜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集著其銜曰內閣掌篆機務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如此蓋前此未有也等總滋害宏寵等即言詩文小集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以憑藉寵重凌壓朝士帝置不省遂與總毀宏于帝言宏納印中陳九川所盜天方貢玉受尚書鄧璋賂謀起用并及其岳鄉事宏上書乞休略曰等總之挾私而怨臣者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帝寶錄則怨不為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為教習則又怨等總者疑內閣事屬臣標縱抑知臣下米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等總日夕操袂搯擊覩視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詩訖祈賜骸骨及總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諱綸崇喬武營總遂劾宏劫制府部無何宏于慈良坐罪下吏兩人攻益力復錄前後劾疏上之不得請則力求罷疏宏尤切章至數上宏亦連疏乞休帝輒下優詔慰勞然終不以謹等總于是奸人王邦奇希兩人風

指上書計故大學士廷和等并誣宏竟致仕去時六年四月也十月總憲以尚書大學士入直內閣間一歲等亦入矣十四年等既前死而總亦去位帝始追念宏再遣行人即家起官如故至京師使中使勞以上尊御饌而諭曰與卿別久卿康健無恙宜悉心輔導稱朕意宏頓首謝自是眷遇甚厚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共周覽殿廡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賜銀章曰舊輔元臣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總等標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乃踰時遷平帝為咨送贈卹加等贈太保謚文憲宏凡三入內閣依兩朝

之虐若樂與一日未返則臣予一日奏事不報政掌翰林院事廷臣諫南巡禍將不測珏疏救之十六年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世宗立代王璉為吏部尚書自群小竊柄銓政混濁珏素行剛方謝請託絕苞苴孤立行一意諸干犯清議者多見屏黜時望大孚而內閣楊廷和有所不悅甫二月復改掌詹事府與諸初嘉靖元年遣祀闕里及東嶽事竣還家屢乞致仕言官以珏望重文章請留乃起赴官三年六月詔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先是帝欲以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獻帝珏抗疏言其非禮及廷臣伏闕泣爭珏偕同官毛紀助之無何大禮議定紀去位珏復諫曰竊惟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于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疏賊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為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以少勤于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願聽細人之說于不易之典哉帝得奏無悅咸勿復

殆十年雖中遭讒搆託能以功名終其自少保入也弟宋為贊善從子懋中由進士及第為編修宏長子懋賢方改庶吉士父子兄弟並列禁近一時罕與為此家官至少保禮部尚書謚文通懋中終湖廣提學副使懋賢歷兵部郎中宏世父璫官叅議自有傳石珏字邦彥葉城人戶部尚書珏弟也與珏同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數謝病家居孝宗末始進修撰

正德改元擢南京侍讀學士庶兩京祭酒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十年召改禮部進左侍郎武宗始遊宣府疏言六師不備遠達法宮內無腹心之耗外有事變

言明年建世廟于太廟東帝欲從何淵... 伐林木以通輦道給事中韓村御史楊泰業忠等交... 諫忤旨奪俸給事中衛道繼言之賊秩調外珰復抗... 章極言不可弗聽及世廟成帝欲奉章聖皇太后謁... 見張璠桂芳力主之禮官劉龍等爭之不得諸輔臣... 以為言帝不報趣具儀轉急珰乃上疏曰陛下欲奉... 皇太后謁見世廟臣竊以為從令同孝而孝有大于... 從令者臣誠不敢阿諛以誤君上竊惟祖宗家法后... 妃已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享祿... 祭雖天子亦不輕入况后妃乎總筆所引廟見之禮

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為定制... 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 忽倡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 聽之乎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地百神... 之主致母后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 陽位不可之大者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第恐上累... 聖德是以不敢順旨由從以成君父之過負覆載之... 德也奏入帝大愠櫛以大臣故優容之珰為人清介... 端亮孜孜奉國不欺其志數以力行王道清心省事... 辨志邪教寬大毋急近效為帝言帝見其誠遂潤弗善

也議大禮時帝初欲援以自助而珰... 堅確益失帝意總等革亦不悅然珰素行高總等朝... 夕謀輔政攻擊資宏無虛日卒不能有加于珰至明... 年春奸人王邦奇計楊廷和誣及宏為奸黨兩人遂... 乞歸帝許宏馳驛而責珰歸怨朝廷失大臣誰一切... 藝典甘不予歸裝襪被止車一輛都人歎異謂自未... 宰臣去國無若珰者自珰及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強... 諫罷政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珰... 加官自太子太保至少保七年冬卒帝懷前憾謚文... 隱隆慶初改謚文介

張治字文邦茶陵人正德十五年會試第一明年賜... 進士改庶吉士予告歸嘉靖五年授編修預修明倫... 大典選左贊善歷兩京吏部右侍郎治持身方峻鏡... 然以辨邪正為己任朝士有潔身自守為世擯棄者... 多推薦之甚有時卷二十四年以左侍郎兼學士兼... 翰林院事出為南京吏部尚書二十八年帝以嚴嵩... 獨相久詔廷推堪任者以吏部尚書文淵等六人名... 上帝見治及徐洵李本名念內閣為治本遂進治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本同入閣預機務明年... 加太子太保當是時高得君專柄事無斷視同列

茂如治悒悒不自得而帝又壽事焚然。世咸五而
苑撰青詞治欲諫不敢不諫則違己志愁思抑鬱遂
病其秋俺荅薄京師治已病甚伏枕太息猶力疾作
奏欲堰白河水以遏賊騎力憊弗能成草乃已踰月
卒贈少保帝以其懷情不盡賜諡文隱隆慶初改諡
文毅治博聞強識性兀爽有氣節留心天下事言論
侃侃推重館閣及秉大政不能有所建樹譽望頗損
於初然與權臣同事卒無所附麗其自守有足稱者
論曰正德中年以後奸佞盈朝宗社杌隳此乾坤何
等時也及于世廟群陰廓清庶幾復觀天日乃憂危
甫釋讒慝交與耆碩舊臣接踵罷去老成既斥政令
滋更姦回阿諛之徒遂乘出而擅命矣可勝悼哉

明史卷二百六十七

列傳百十八

喬宇

孫交

彭澤

林俊

韓邦問

于達

陶琰

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職
方部中皆以清節顯宇少從父京師受學於楊一清
成化二十年登進士復從李東陽遊為古文詞有名
已授禮部主事弘治初王恕為吏部調之文選三遷
至部中門無私謁擢太常少卿武宗嗣位遣祀中鎮
西海還朝以道中所見軍民困苦條為六事上之多
採納已遷光祿卿歷戶部左右侍郎劉瑾敗大臣多
以黨附見劾宇獨皦然無染正德六年拜南京禮部
尚書乾清宮災率同列上言曰按五行傳王者信道
不篤譏夫昌邪勝正則火燬宮室京房步傳曰君不
思道厥妖火燒宮近年以來陛下視朝不勤經筵久
輟園本未建義子猥多番僧留處禁寺優伶得侍起
居皇店既立載路靡吝邊兵見留馳情戰鬪在北則
土木繁興在南則織造不息此十事皆急宜改圖
陛下思修德弭災莫先於此帝不省久之改南京兵
部參贊機務帝遣使迎佛烏思藏宇疏諫御史林有
年以諫迎佛被逮宇又疏救其秋帝遣使塞上宇以

監國無人請早建儲。明年秋帝在宣。將自出擊。冠宇聞之。偕同列諫曰。夏太康。敗于洛。表后羿。距之。周穆王。宴于瑤池。徐方叛。之人君。耽于游逸。未有不召禍者。今四海寧謐。邊陲無警。何故出無名之師。輕萬乘之責。以投不測之險哉。疏並不報。寧王宸濠反。揚言欲都南京。旦夕東下。宇大治戡守。具嚴為警備。而外談笑自如。或時携客遊燕城外。密察地形險易。為置戍列防。計綜理周密。內外晏然。宸濠所移檄斥帝為異姓子。眾莫敢聞。宇獨封上之。鎮守中貴劉珣。素與賊通。賊潛伏死士城中。宇刺得其情。召珣用事。者語之曰。外間籍籍言而主與知江西。謀吾不信也。給事御史會且上聞可。語而主慎擇利害。珣懼不敢動。宇乃大索城中。悉得謀者及所伏壯士可三百人。皆斬之。懸首江干。宸濠夫內應。且知宇倚嚴。遂不敢徑東。帝聞賜勅獎勞。已而宸濠敗。帝至南京。詔百官。或服朝明年。正旦。宇不可竟率諸臣朝服賀。帝不能責江彬驕恣懷二心。一日遣使索城門諸鑰。都督府以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城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得。都督府以宇言復彬。乃已。彬每矯旨有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廷之。彬亦稍

稍止。而是時冠天叙為應天府丞。攝尹。與宇協心。務以氣折彬。彬每欲譖去宇。而守備太監王偉者。初為帝伴。請帝信之。每從中調護。故彬謀不行。帝駐南京。九月。宇偕諸臣三疏請曰。鑿又自伏闕。同請及駕旋。危至揚州。而還。明年加太子太保。論保障功。復加少保。世宗即位。召為吏部尚書。宇自為選部。即有人偷鑿讖。至是辨官論材。澄叙惟允。時方抑江西破賊功。多浮言宇力持之。乃得稍輪叙。世宗新政。銳意求治。宇與林俊彭澤孫艾並海內重望。帝亦虛心聽之。凡為權倖所誣。點者皆得洗濯。一時正人並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焉。嘉靖元年。與府需次官六十三人。援尾從例乞還。叙宇言。此輩皆虛謀名藉。與見供事者不同。安得妄覲。非分進。點劉有差。帝將封駮。馬都尉崔元為侯。外戚蔣翰。邵善為伯。宇持之。明年詔進壽寧侯張鶴齡為公。封后父陳萬言為伯。萬言子紹祖。授尚寶。出宇言。累朝太后戚屬。無生前封公者。即張璽亦沒。後得贈。今奈何以父之贈為子之封。若萬言之封。伯視璽更驟。而子授尚寶。又非制。祖宗典章。其在願陛下謹守以垂萬世。帝並不從。史道誣計楊廷和。下部議。宇言。道挾私。遂下詔。撤道劾宇。

奸邪守杜門求罷帝慰留命鴻臚趣令視事宇遇事不可無所不力爭而爭大禮為尤切先是帝欲加興獻帝皇號宇言加皇于本生之親則于正統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及禮官請稱獻帝為本生考帝改稱本生皇考又詔建獻帝廟于大內宇等復連章力諫特旨用席書為禮部尚書宇又偕九卿上言頃陛下罷江俊用席書請馬明衡李本陳迨召張惣桂萼霍韜舉錯乖違人心駭愕夫以一二人之邪說廢天下萬世之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為効忠實累聖德且書不由廷推時出內降此祖宗所未有乞令俊與書各仍舊職矜宥明衡等止惣萼毋召尋復論書曲學邪說惣萼朋奸亂政請斥罷既而災異修省宇言今方上下交修而呂柟鄒守益乃坐言事下獄人心皇皇以言為諱竊恐刑罰不中無以格天心况暑氣炎蒸罪人俱蒙赦免而文學侍從之臣乃反幽繫恐亦聖心所不忍也報聞惣萼等至京詔皆用為學士宇等又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于佞倖小人若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為清議所齒况聖朝養士當以名節為先學士之職最疏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宇遂引疾乞休許之馳傳

給夫原籍如故事御史許中劉隅等請留宇帝曰朕非不用宇宇自以疾求去耳後明倫大典成追論前議奪官楊一清卒宇渡江予之南都父老曾出迎舉手加額曰活我者公也宇既師一清東陽後交儲懋蔡清邵賢王雲鳳石瑄輩皆海內名士以道德行誼相規切詩文沉深雄雋兼通篆籀性好山水嘗陟太華絕頂遇虎僕夫皆驚仆宇端坐不動虎徐弭尾去家居澹泊服御若寒士自少迄老未嘗有慢容毀口卒之日天地晦冥數十里內凝霰草木盡白有二妾劉氏許氏皆從死穆宗即位復官贈少傅謚莊簡

孫友宇志同安陸人初名蛟舉鄉試入國學祭酒兵部侍郎器重之改今名登成化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為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恕入吏部荐授稽勳員外郎歷文選郎中居吏部十四年劾勸廉陽確然有守善類多所推引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彝館十七年大同有警承命經畚黃花鎮諸邊乃增垣墾廣樹藝制賊騎馳突先是永樂時歲遣隆慶諸衛軍採辦薪炭其後罷之而今歲輸銀二萬兩軍坐重困交奏免之正德初權光祿卿三年進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踰年改吏部尚書張綏附劉瑾驟負責任意紛更交數

數規切絲怒出之南京吏部六年召拜戶部尚書時
征討流寇調度煩急又仍歲凶災正賦不克交區畫
適宜過四方告饑輒請蠲租發帑或遣大臣賑恤又
裁抑近幸不少假以故盜賊雖橫行民不至甚赦而
小人用事者皆不便之帝嘗欲以太平倉賜倖臣裴
德雲而鎮守中官張倫請自具工力採銀礦皆以交
疏諫止織造中官楊軌以詔書發兩浙鹽引二萬而
南京織造中官吳經又奏費之交言機房歲造動至
數萬內官冬衣及歲時賞資衣幣折銀無慮十餘萬
有何不足今方內供營繕外給師旅不宜復耗國財
請暫停織造以紓民困不納八年五月忽傳旨典禮
部尚書傅珪並致仕言官交章請留不報世宗在潛
邸知交名甫即位召復故官固辭不允乃起慨然以
天下為己任首請帝日讀祖訓言動悉取為準既又
言經筵日講雖寒暑宜毋輟帝褒納焉或議遷顯陵
天壽山交言山陵事重太祖欲遷仁祖于鍾山慮泄
靈氣而止其載皇陵碑宜斷自宸衷無煩更議事乃
止時承武宗侈汰之後庫藏彈虛交裁冗食定經制
宿弊為清而事涉中官者帝亦不能盡從嘗會廷臣
議發內帑給軍庫官俸已報可而為中官梁棟等所

沮交言官府異同令出復反非新政所宜不德中官
監督倉場者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以交
言罷撤過半其後復漸增設時帝已罷三十七人而
交欲盡去之并臨清徐淮諸倉一切勿遣得旨令自
今毋更加而已時有詔守珠池內監毋預守土事而
安川黃緣復故交劾川欺妄命如前詔正德中上林
苑內監至九十九人侵奪公私地無算帝即位命留
十八人如弘治時已而黃緣傳奉復至六十二人交
乞清汰如初且盡歸侵奪地報許又諭御馬監內臣
宜如祖制專司蓄牧毋監牧芻豆并令戶部通知馬
數杜其侵耗帝不能從嘉靖二年錦衣百戶張瑾率
校尉夫倖通倉橫取狼籍主事羅洪載欲按之瑾給
請受杖已奏洪載擅笞禁衛官帝怒逮下詔獄請外
交與林俊劾帝先後論赦不納頃之御馬監副洪乞
優約房地交言先帝以豹房之故貽禍無窮幸明詔
裁革而洪等仍欲修復以開游獵之端非臣等所敢
聞詔以地十頃給豹房餘仍令百戶趙愷等分佃如
故奉詔上各宮莊田數視舊籍不同帝詰故交言
舊籍多以奏請侵獻數多妄報也新籍少以奉命清
核田多除豁也帝意稍解令考成弘間原籍以開時

交年已七十連章乞罷帝輒慰留遣醫視療至是請
蓋乃許之手詔加太子太保馳驛令予編修元侍
行有司時加存問給食米與隸復賜道里費卒年八十
誼榮僖交言論恂恂不以勢位驕人清慎恬慤終始
一致與猷王素愛重交嘗割陽春堂東偏地蓋其宅
後中官言孫尚書侵地世宗曰此先皇所賜吾敢奪
耶元進士終四川副使謹厚有父風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幼受學外祖段堅有志節舉于
鄉赴會試二場畢聞母病徑行不待終事母喜其歸
病亦適已舉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刑部郎

中有勢豪殺人澤寘之辟會中賁借法司錄囚黃緣
祈免澤執之堅竟不能奪出為徽州知府澤將遣女
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怒曰吾以澤居官為
天子愛民節財乃今數月未聞善政而以官物未家
即貧不可刑布遺嫁耶趣焚之襍被徒步竟詣徽州
澤大驚出過日吏負其裝怒曰吾負此數千里不為
疲今此數武汝不能耶既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徑
去澤益痛自砥礪政績章聞人以方前知府孫遇父
喪歸正德初再知其定有聞人怙權數抗禁澤治一
棺于廳事曰且死之其人乃懼遷浙江副使歷河南

按察使所至以威猛稱六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
東明年進右副都御史改保定未赴會賊劉惠趙鍾
等人亂河南命澤與威寧伯仇鈺提督軍務討之因
陳便宜十一事務為厚賞峻罰以激勸將吏澤體幹
修倬腰帶十二圍大音聲與人語若叱咤始至大陳
軍容引見諸將校責以緩寇畏縮當死諸將校股栗
伏罪良久乃釋遂下令鼓行薄賊大小數十戰連破
之甫四月賊盡平語詳鈺傳錄功進右都御史太子
少保歷予錦衣世百戶其年九月又代洪鍾總督川
陝諸軍討四川賊時鄢本恕藍廷瑞廖惠曹亦已平

惟廖麻子俞思倬猖獗如故八年澤偕總兵官時源
督軍進討賊數敗部將聞勦追及牙叙州麻子就擒
思倬率餘黨入通巴間據險時出剽掠招集散亡
勢復振澤督諸軍圍之殺傷略盡思倬乘間走匿西
鄉山卒就獲于是澤移駐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
榮昌諸賊駭於祥龔時連鄭朝陽等復熾澤又移師
討平之先是成都衛軍范藻因歲饑亦聚黨千餘人
為亂崇慶知州劉永成指揮徐穎往撫俱被執至是
亦破賊復請班師詔督保寧鎮撫而進澤左都御
史太子太保歷予如初初澤入蜀歷主楊廷和謂曰

蜀人易龍雜靖前者趙鐸劉千斤之技皆以班師早致通黨復聚君宜戒之澤唯唯及賊甫定而請還者再明年五月遂召還未行會土魯番據哈密執志順王速壇拜牙郎以其印去投謾書甘肅要索金幣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略于是廷和等共荐澤澤久在兵間厭之乃以鄉土為辭且引疾推璋及成寧侯鈺可任帝優詔慰勉乃行上言關中歲祲民流徵調旁午臣恐憂不在遣請令璋與督餉侍郎馮清分賑平涼東西耶陽撫臣王憲駐漢中拊循流民詔可澤至甘州土魯番方寇赤斤苦峪諸

軍聞大怒欲共圍澤明年番人以城印來歸而留速壇拜牙郎不遣其秋寇大入宣府廷議以許泰將兵澤總制東西兩造軍務及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獨令提督兩遊擊兵六千人以行意以此因澤澤上言臣以文臣行罪行間不遇揚明命司其實刑疏令而已至于摧鋒陷陣非臣所能獨任璽不得已為遣成國公朱輔會賊遁去澤還理院事如故寫亦虎仙者素桀黠居肅州而陰通土魯番首逆壇滿速兒為之耳目據城奪印皆出其謀澤初不知而遣之遂私許增幣且啗使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速兒悅使其婿馬黑木隨之入貢以覘虛實兼徵其賄時澤已還鑑亦遣去李昆代為巡撫慮有他變質其使于甘州而驅寫亦虎仙出關虎仙懼弗去滿速兒聞之怒復取哈密分兵據沙州自率萬騎寇嘉峪關遊擊翁率與參將存禮禦之率以所部七百人先進遇賊沙于壩賊眾圍軍而分兵綴存禮軍令不得令率軍盡沒賊因墮城堡縱殺掠十二年春詔澤提督三邊軍務禦之會副使陳九疇繫其使失拜烟峇及寫亦虎仙等絕其內應賊復求和澤兵遂罷尋乞積骨歸馳驛給夫廩如制御史滿做給事中黃鍾等

文章乞留不聽澤既去而璉憾澤未已疏論嘉峪之
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令錢軍從中下其事大學士
梁儲等持之乃已會失拜烟蒼予訟其父寃下法司
議釋焉亦虎仙等璉因請遣給事中黃臣御史趙春
詣邊勘失事狀欲中澤危法還報又無所引璉乃屬
會同館主事張潔令番人發之潔不可璉計沮遂自
為奏劾澤安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答蒙辱國喪師
并昆九疇俱宜罪帝下廷臣雜議衆咸不不然畏璉
莫敢言禮部尚書毛澄稍折之璉厲聲曰使械至關
下鞠以重刑自當首服澄曰是何言古者刑不上人
夫戶部尚書石玠都給事中王燦石天柱亦言之璉
迫衆論乃易奏稿數字謂澤歸瑜平始失事似亦可
原奏入斥為民昆九疇並速訊給事中汪玄錫御史
師存智等疏救不聽昆調官九疇除名武宗崩錢寧
收璉亦得罪御史楊東中請召還澤遂即家起兵部
尚書太子太保如故昆九疇亦復官時承部事積壞
之餘備帥滿天下澤至蕩滌垢汗振舉法令戮功罪
杜千銷兵政一新初正德時廷臣建白戎務已奉命
旨者多廢格不行澤請臚列成性次第修舉又請勅
九邊守臣萊防禦方畧毋畫境自保鎮巡居中調度

母相牽制諸邊各以農隙築墻濬濠修墩臺飭屯堡
為經久計內地寇盜甫息請勅守臣練卒伍立保甲
懲匿盜不舉者又請撫西南諸苗蠻中海禁汰京軍
老弱帝咸嘉納時修輿來功諸臣皆得遷擢于世職
澤疏爭帝以事既行不聽詔遣中官楊金鄭斌安川
出更代鎮守澤言中官出鎮已為民害况可令其數
易此必金等黃緣為奸請正其罪俄復令張弼劉瑤
守涼州居庸澤等又以為言于是皆罷弗遣四川巡
撫胡世寧劾分守中官趙欽澤因請盡罷諸鎮守詔
雖不從然其後鎮守亦竟罷嘉靖元年澤言天下軍
官部皆有帖黃文籍以憑點陟錦衣不宜獨無于是
置籍如諸衛錦衣千戶劉璠等已遵詔書點汰復黃
緣求還官司禮中官蕭敬言各監局缺工匠請僉補
一千五百人澤皆持不可帝並從之帝將授外戚蔣
泰等五人為錦衣澤言蔣璠等已錫爵拜官今又施
及泰等恩澤太濫不可示天下不納御史史道軒楊
廷和已下詔徵澤復劾道奸人之雄不可不治帝因
降諭自今惟大奸大惡機密重情許言官獨疏論奏
餘皆從公會疏母挾偏私中傷善類詔下給事中李
學曾御史汪珊等文章劾澤阻塞言路壞祖宗法帝

乃從吏部言停前詔澤不自安系跪乞休慰留不許
已而御史朱實昂南京給事中彭汝實御史周允中
等皆劾澤澤自是乞罷不己久之給事中趙漢曹懷
言澤老且病宜聽其去澤疏請益切乃加少保賜勅
未傳歸六年錦衣百戶王邦奇憾澤嘗抑已上書言
哈密失國由澤賂番求和所致語侵楊廷和陳九疇
等張總柱等方疾廷和遂逮九疇廷訊成遣澤復奪
官為民家居鬱鬱以卒卒後總制尚書唐龍稱澤孝
友廉直先後討平群盜功在盟府當先帝時為僉士
所譖不竟其用陛下起之田間俾掌邦政澤孜孜奉
國復為讒言構罷今沒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
傳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請覈
澤仕勞復官加卹以作忠臣之氣不從隆慶初復官
謚襄毅李昆字永裕兵部侍郎介之于弘治初進士
歷禮部主事改兵部帝將建延壽塔于城外昆疏諫
正德初羣小用事昆請黜邪枉進忠直杜宦戚請乞
節中外侈費不報進員外郎昆素廉直吏得庫中遺
篋密以送昆昆會衆廢之有金四百餘兩即移付公
帑素鄙尚書劉宇以事見忤宇請于劉瑾遂貶解州
知州屢遷陝西左布政使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

甘肅既為王瓌所陷調浙江副使嘉靖初歷兵部左
侍郎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
進員外郎性侃直不隨俗淳湛事涉權貴尚書林聰
輒屬俊治之妖僧繼曉結中貴梁芳以秘術得幸請
內帑建大鎮國永昌寺公私騷動二十年十月俊因
災異上言臣惟人君之德莫大于聽納臣子之罪莫
加于欺罔今災異迭興兩京地震日月薄蝕野熊入
城而山西河南仍歲饑荒閩陝尤甚甚者舉縣無人
倉庫懸磬拯救無策道路過者莫不頽涕而撫按諸

臣漢不為言夫物極則勢變革澤之中禍深難測此
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如救焚溺不可少緩今誠下
寬恤之詔立遣材力大臣分齎帑金兼程赴賑則濟
黎餘民猶可及濟也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其事
不見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害每見于漢唐宋統
近之君鑒戒昭然所可考鏡妖僧繼曉本寺井無賴
猥挾邪術欺詐楚王事敗逃罪潛身京師多方賣緣
終沐恩眷乃敢復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營
建寺塔是必繼曉過為誕說以啗陛下請此寺一建
則聖壽益綿國祚彌昌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

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起三邁五之資蹈唐憲
集武之繼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
且日壞矣居民播遷工役不息人怒且日興矣臣謂
不斬繼統無以謝天下然存之者梁芳也若傾覆陰
狡引用兇邪附之驟得美官觸之動遭竄逐數年間
以進貢買辦為名盜國帑歲輸之私家不可殫紀尚
銘江直未能或先乃復引進妖僧陰求建寺夫天下
猶身也賢才其元氣財用其骨肉兩小人其疾病也
方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疾病臣切為身危之今在
朝在野咸欲食二人之肉而無一人敢言者獨惜官
畏死耳臣何患畏死不言以負陛下疏入帝大怒下
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吉水張輔救之并下獄事且不
測賴太監懷恩力救帝怒稍解謫俊姚州判官鞅師
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遂大震都下爭傳其
奏章為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明年正月
朔星變帝感悟後俊官改南京弘治元年用荐擢雲
南副使俗佞佛好鬼禱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集
士女動至萬人爭以金塗其面俊按部至命焚之父
老言犯者輒致電損稼後與約積薪寺旁果電則止
已竟無驗即焚之得金悉輸官償民運又毀所部淫

祠三百六十區皆撤其材修學宮千崖土舍刀怕愈
欲奪從子宣撫官率兵攻劫其印數年不靖俊以他
事道其地移檄諭之遂釋兵歸印四年進按察使尋
調湖廣境內大雨雹詭言德安安陸吉安營建王府
請一切節省勿用琉璃瓦白石雕欄推諭陰陽失序
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因引疾不待報徑歸久之荐起
廣東右布政使不拜十三年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
操江明年正月朔陝西山西地震水涌上疏併述古
來宮闈外戚內侍柄臣之禍請帝鑒戒因乞罷齋醮
減織造清役占汰冗員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
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豫教皇儲言晉殷武丁為太
子其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其在祖甲高宗
也亦然漢宣帝少居田野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為
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今宸畝細民家無
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况儲君國本天地祖
宗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踰幼學多處宮中少親外
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道因荐侍御謝鐸少卿儲璫
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堪任輔導帝報聞
已屢疏乞休并荐時中自代不許十五年江西新昌
民王武起為盜巡撫右副都御史會稽韓邦問不能

命俊巡視後榜賊許自新而身入武舉武驚車衆
出迎請自効賊黨悉就擒詔即以俊代邦問俊奏昔
朱熹劾提刑唐仲友改命授熹熹辭不拜包拯勸三
司使采和解職與拯極拜不辭美刺具見正類臣跡
力辭不允邦問起進士居官清慎嘗奏撤中官駁饒
州督磁器者既去俊稱其才足治簡乃命撫河南中
方徽樂工邦問上書引鄭聲為戒竟不遣後為刑部
左侍郎見惡于劉瑾傳旨以刑部尚書致仕久之卒
諡莊僖俊既代邦問乃更定要約均糧平役立義學
義倉義塚庶務一新部內王府徵歲祿率倍取于民
俊以為言大得減省每王宸濠貪暴俊屢裁抑之王
請易琉璃瓦費當二萬俊言民財已竭宜如舊毋過
驕縱使涉叔改京師之求吳王儿杖之賜王怒伺其
過無所得會俊以聖節按部遂劾奏之坐停俸三月
尋以母憂歸武宗即位兩京言官荐起之而江西人
在朝者合疏乞還俊乃進右副都御史再撫江西會
遭父憂不果正德四年起撫四川時眉州人劉烈倡
亂遠近麻沸後烈敗遁逃而諸不逞之徒猶假烈名
剽掠俊至購烈二千金繪形捕之竟莫能得而保寧
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繼起勢益張尋為官軍所

敗俘斬幾四千退保陝西之西鄉顧德撫會聞率長
之變俊亦欲羈縻之而賊轉寇巴州俊馳救猝遇賊
華壘軍與直抵其營營既利害賊羅拜約日請降既
而淫雨溪溢賊失期復叛去攻隋通江俊督諸軍急
擊賊之龍灘河俘斬八百再遣知府張敏等追至門
鎮于俘斬亦如之遂擒廖惠而廷瑞本恕未奔越漢
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棄輜重
走俊遂移師擊曹甫會甫將攻瀘州俊遣人招諭甫
保聽命而命弟瑄流叔如故指揮李廢禦之斬瑄首
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俊督發酉陽播州土
兵助廢進勦以六年元日乘賊宴飲無備夜半衝棧
疾攻之破其四營斬獲無算賊遁入民家土兵圍而
焚之盡斃乘勝進搗老營賊發伏指揮江洋等被殺
官軍稍却賊併入大營廢復進至合小坪去賊十五
里而軍亦偵江津空虛將襲陷之以數十騎先行道
過廢兵而敗走還其營官軍遂進圍之四面縱火賊
大潰俘斬千二百有奇死于火者稱是已與總制洪
鍾共擒本恕廷瑞賊勢大衰論功進右都御史而甫
黨方四自江津之敗亡命思南復烏合數萬眾攻南
川綦江以窺瀘州俊益發土兵令副使何珊李誠等

統之分道並進賊數敗走綦江將士乘隘感之賊復大敗餘黨還走思南先後斬首千四百餘級俘獲千八百餘人路死者又幾萬人捷聞壘書獎勵後故以直節顯當劉瑾用事時初不肯出已見劉大夏等得罪懼及乃應召起欲以自全瑾誅因上言草疏劾瑾欲俟賊平上之今幸假手張永瑾伏其辜臣竊傷廷臣無人而陛下信廷臣不如信永也又言瑾雖死大權猶在內臣大臣有缺仍與內臣議之漸不可長因荐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訢進而言今在位大臣狡狠回謫贊逆賊以亂人國魄神器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以指大學士李東陽并上前奏葉永等大怒矯詔言後奏成不進懷奸畏罪宜治第賊未平置勿問先是俊在軍與鍾議多不協中責子弟欲從軍冒功者輒禁止諸近幸益怒御史俞緡按部江津聞賊至走免僉事吳景載沒緡慙欲委罪俊自解遊劾俊累報首功而賊終不滅加以鑿井毀寺斥逐僧徒使無所容驅之為賊于是俊前後奉旨切責比方四敗賊且盡俊遂上章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田詔不許辭而聽其致仕言官連章請留不報俊歸士民號哭追送家居聞宸濠反即夜使人範錫為火器手書

昭王守仁勉以討賊世宗即位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在道數引疾不許因請帝親近儒臣務先正其心以出號布令而用約質渾樸為天下先初詔所革貴近多不便願無遷就以費公議既抵京師會暑月經筵綴講舉祖宗勤學故事以鍊俊時年已七十寓止朝房不傲室示無久居意數為帝言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未時中官葛景虛良劉寶李朝用劉孟陽等奸利事覺為言官所糾有詔免逮止下司禮監察訊俊言法立于祖宗守之者陛下而奉行于法官今內臣犯非法司不得與訊是宮府異體也陛下第見近日奏論內臣者多以為其中豈無細謹足用者必疑外臣有所輕重其間不知大小臣工有六年考察三載黜陟而又有兩京言官之糾彈有撫按二司之考覈一千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陛下祇見奏論之多而不知為執法之平也乞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苟法司訊問不公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都督劉暉下獄俊當以交結朋黨律且言暉與訢泰同罪泰之免死人心共憤請斬暉

以謝天下廖鵬廖鏡齊佐王璵已論死繫獄屢詔緩刑後言四人實屬巨憝國人皆曰可殺乞並行誅以昭大法又劾谷大用占民田萬餘頃固利營私為朝廷費怨皆不聽中官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鈺順不獲煇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之鎮撫司後留不遣力爭曰臣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帝不納明日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訊鞠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乃先朝漏奸蠱惑主心傾軋言路罪已不容誅茲復飾詞巧辯敢干內降此逢一開禍亂何極伏思人臣奉公守法為職犯顏敢諫為忠陽城裂麻以拒延齡之相秋兼養封勅以阻賊吏之赦忠臣愛君諷當如是臣竊慕古人忠報國恩誠不思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為此輩壞亂言詞狂率無所避罪帝憚其言直乃不問後以老成耆德起自田間自謂當事持正不可恤嫌既屢見格則以為不得其職義無苟徇遂乞致仕詔加太子太保給暉賜棹廩如制先是俊數爭大禮與楊廷和合及大禮議定廷和說者皆得罪有杖死者四年秋俊從病中上書

言古者鞭朴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二三臣率容厚綿底衣重覆疊裘然且沉卧久之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衣單遂多杖死臣又見成化弘治時惟叛逆妖言劫盜下詔獄始命打問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槩打問無復區別亦非故事自去歲以來舊臣罷斥殆盡朝著為空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二三大臣時加延接其有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晉鐸輩宜列置左右臣衰病行盡無復他望敢效古人道表之意敢布犬馬之心帝但下所司而已又明年疾革復上書請懇學蔭孝任賢納諫保躬導和且預辭身後卹典遂卒年七十六後一年明倫大典成遂論俊附和廷和削其官其子達以士禮葬之後歷事四朝抗辭敢諫以禮進退持身始終無可議隆慶初獲官贈少保謚貞肅達正德九年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工篆稱能古文張敬成化八年進士歷知涪州宿州介持不避權貴弘治中俊蒙顯擢而敏老不用王恕為之請特予誥命

周琰字廷信涪州人父銓進士陝西右叅議琰舉成

化十六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弘治
初進員外郎掌諸司章奏歷固原兵備副使固原為
西陲重鎮琰練士卒繕器械廣募粟歷九年部內晏
如遷福建按察使去未踰月寇大入固原始命重臣
經略其地民自是無寧居矣琰性清儉每飯惟一蔬
衣服無綺繡沉默簡重執法侃侃不為權勢枉撓歷
浙江山東左右布政使正德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
撫河南平更徭節冗費以清靜稱歲餘遷刑部右侍
郎陝西遊擊徐謙劾御史李高又厚賂劉瑾欲中
高危法詔琰往按琰舉法直高璫怒會中官勅徽府
莊田者言琰撫河南時不當斷田歸民遂下琰詔獄
禱其職又撫他事罰米四百石輸還璫誅赴左副都
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淮揚當水陸孔道
中使至者旁午要素無厭自琰蒞事無敢犯者六年
秋轉南京刑部右侍郎明年賊劉七等將犯江南姚
源賊王浩八又流入衢州進琰右都御史巡視浙江
琰至七等已滅浩八聽撫人心稍安而寧紹瀕海屬
邑颶風大作海堤毀者三百里居民漂沒以萬數琰
乃出帑金按行賑救而委官築堤捍水自蕭山至會
稽凡五萬餘丈琰知姚源賊反側難信奏設兵備憲

臣控守要害已而賊果犯葦埭琰督都指揮江洪等
擊敗之斬其渠魁璽書獎勵加秩一等遷城開化常
山遂安蘭谿四縣境內大安九年復命總督漕運七
疏乞歸始報允世宗嗣位起故官琰至是凡三督漕
軍民習其政不廢而肅琰每到官及罷歸行李止三
竹筍尋加戶部尚書視事如故嘉靖元年召拜工部
尚書其冬改南京兵部加太子少保歲饑移牒諸
曹令盡出所儲賑貸又咨戶部預給軍糧數月米價
遂平內臣進貢快船裁損幾平未浹歲屢引年乞休
詔加太子太保乘傳歸有司歲時存問入九年平年
八十有四贈少保謚恭介琰質朴恬雅直道而行不
以進退為喜愠言不詭激事不避難一時稱為名德
予滋以進士授行人諫武宗南巡杖闕下請國子學
正嘉靖初歷兵部郎中率同官伏闕爭大禮再受杖
謫戍榆林琰年八十兵部尚書王時中等言琰老病
呻吟莫父子一相見乞改調近衛不許十五年赦還
卒
論曰當世宗嗣立後入在官諸曹正卿並皆宿德如
喬宇孫交彭澤林俊陶琰並極海內之望所謂六官
之長者民譽也七何而新進賈張宗工謝事大禮大

獄日益紛紜欲如嘉靖之初不可得矣嗚乎盛衰理
亂之故豈非天實為之哉不然何消長改變之速也
噫

明史卷二百六十八

列傳一百十九

秦金

趙璜

鄒文盛

劉麟

梁材

蔣瑤

王廷相

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年二十舉於鄉其父不令會試
日課書如故弘治六年成進士內閣徐溥命試館職
金以父老請急歸溥益重之尋授戶部主事歷郎中
平德初遷河南提學副使與前使同縣邵寶齊名稱
秦邵改右叅政分守開封賊趙鏐剽掠河雒將犯封
丘金帥民兵偕叅將宋振合擊於陳橋大破之歷山
東左右布政使承寇躡之後與巡撫趙璜協心拊循
瘡痍始起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先後條上
便民十八事多報可十一年所部大水請蠲田租諸
王府所據山場湖蕩皆奏還之官巨盜賀璋羅大洪
既降復叛金討平之柳州桂陽徭賊龔福全聚衆稱
王金分軍四哨剋期合攻先後破砦八十餘斬首二
千級福全及其黨劉福興等俱就擒錄功增俸一級
蔭錦衣世百戶力辭得請有詔取鱉鯉將畜之金言
鱉年水災瀰漫千里何從得魚且此魚大或千斤非
池沼中物縱使採取以進物違其性必不能生致乞

收還成命不聽武宗駐蹕南京鎮守中官李鎮假供奉名橫肆苛歛賴金力遏之稍止入爲戶部右侍郎世宗嗣位改吏部言官論金無人倫鑑識復改戶部進左侍郎署部事外戚邵喜乞莊田金言畿輔之害莊田爲甚祖宗時畿輔及山東河南閒田任民開墾永不科率勢豪強占及奸民投獻並戍邊衛今喜敢違禁奏乞宜按治帝特宥喜命都察院禁止如制時有中旨各宮仍置皇莊遣官校分督金言萬乘之尊宮壺之貴乃下與小民分田爭利昔西漢盛時咸以苑囿賦貧民今奈何反剝民以益上况管莊內臣督租官校虐民萬故怨萃朝廷累新政不小乞遣官察勘凡正德間額外占據者悉歸其主而盡撤還管莊之人畿輔幸甚帝稱善即從其議嘉靖二年擢南京禮部尚書八月率諸臣上疏曰陛下繼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動無過舉宜召天和而災眚頻告者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竊見陛下臨馭未幾政漸弗逮是以天心仁愛示之警慎臣請盡言而無諱可乎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以望至治比來舉措多與詔違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詔令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比

聞內閣擬旨輒或中改至有疏請徒吞溫語未見信從此任賢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聽言如流朝請暮報比來事涉威嚇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皆曰業經有旨此聽納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凡先朝傳陞乞陞等官一切釐革比來宦戚之家藩邸之臣恩澤過濫封拜頻煩此慎名器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凡奸黨巨惡俱付都察院鞫訊刑部大理寺平擬比來輒下之鎮撫司臺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此謹國法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首命戶部減馬房糧芻之半且令科道官備覈馬數人情欣悅乃因太監閻洪等言遂寢前詔此恤民瘼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禁黜左道比來誤聽乃於禁嚴之地修設齋醮連日不止耗蠹財用瀆溷宮庭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精明克盛比來聖躬弗豫天顏未復豈燕閒之地違養心之道歟此蓄精神不能如初也有一於此足上千天和况蕪之乎夫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預也今政所以淆溷者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惟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皆

獨運也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即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則官府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婦寺之情親而聽受有所蔽名曰揔攬而太阿之鑄實移於下矣望陛下上憂天命下悲人窮思九廟付託之重念萬姓仰戴之勤側身思過修德格天然後和氣流通休禎協應章下禮部尚書汪俊深善其言力勸帝採納帝雖無嫌忤然亦不能盡用也尋就改兵部已召爲戶部尚書明年帝欲考興獻帝金偕廷臣伏闕力爭又與何孟春等條悉張璉建議之非及上聖母冊金及趙璜等復不至帝頗加詰讓金爲人樂易及居官一以廉正自持在戶部尤孜孜爲國永福長公主乞寶坻武清地千餘頃金言主前已給田未及旬月奈何復有此請倘戚里轉相倣效恐盡畿內之地猶不足供陛下宜以義斷恩寢其前奏於是頗有減損初撫寧山海莊地以賜魏國公徐達者達卒仍歸之官至是定國公光祚請還之金執不可給事中黃重御史張珩等先後力爭皆不納金等再以爲言始報許內府諸監局所招軍匠多者至數千人金執奏以爲財者國之大命比年水旱災傷庫藏空乏而此曹盡耗日滋後將

難繼中官梁諫請下部採辦金玉珠石金又奏內府供用例取之折糧銀本不出於臣部今國家經費多端太倉所儲無幾安從區畫况珠玉不產中土皆遐荒之人鑿山絕海跋履險阻而後得者也今滇黔南粵頻年凶旱子女仳傭若復行誅責公私騷擾將何以堪且陛下躬節儉爲天下先奈何用玩好之具動勞斯人哉皆不聽奸人遠俊等夤緣貴戚乞兩淮鹽引三十萬帝已許之金又力爭不可金既積失帝旨六年春以考察自陳遂命致仕馳驛給夫廩如制時朝野方倚重金金歸五年慰薦者不已乃起南京戶部疏陳利民六事踰年召爲工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十四年帝與張孚敬李時評議大臣頗稱金賢而嫌其衰老居數月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條上兵政六事咸報允踰年致仕歸卒年七十八贈少保諡端敏孫柱以諸生工書選授中書舍人與大學士高拱雅故拱得罪倉皇去京師官校方四出偵視諸門下皆走匿柱獨追送百里外及武進吳中行疏諫閣臣張居正奪情被杖下詔獄時偵者益衆柱挾醫往視湯藥遂忤居正遷魯府審理尋以考察罷趙璜字廷實安福人少從父之官過石首墜江中隨

流半里不溺遇救免稍長行道上得遺金一囊悉還其主舉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歷員外郎以才受知尚書馬文升出爲濟南知府府多豪猾吏舞文璜擇民謹敏者教之律令未幾得二十餘人遂盡逐豪猾吏而代之漢庶人牧場乏籍於官募民佃作德王府復爭之勦者率依違璜訖以予民閱七年政績大著正德初擢順天府丞未上劉瑾惡璜無所報謝坐巡撫朱欽事逮下詔獄除名瑾誅復職六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革官吏冒支倉廩歲省軍儲萬餘石明年調山東時所部多盜民經兵燹困甚璜爲區畫科徭公私便焉有河灘地數百里疏膏腴璜賦流民使墾而除其租番僧怙寵者監其利奏乞徵稅充齋糧帝已許之璜上書力爭得免時曲阜爲賊殘破而闕里林廟越在曠野璜請移縣就闕里從之十年擢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踰年以邊警改理畿輔戎備事定命賑順天諸府饑民奏免寄養馬三千匹停征備用馬半之蠲逋已責民困爲蘇召還佐部事世宗嗣統進左侍郎掌部事正德時宦官賜莖費多者五百兩少亦三百兩歲耗不貲至是璜一以懷恩例裁之幾省其半御用監派料價者猶用正

德故事浮於弘治前且倍璜與中官力爭竟得如弘治數內府酒醋麵局諸竈悉以鉄爲之雖百年不壞也中官乃歲徵鉄價多至五千餘兩至璜始革之嘉靖元年進尚書先是劉瑾創元明宮制度崇壯所糜財亡慮數十萬毀民廬墓無算瑾死奸人獻爲皇莊及帝即位詔撤正德間所建宮觀元明宮亦當廢予民既而中旨令仍舊璜疏爭言此必中官王竈賈友仍持皇莊之邪說以誤陛下下莊之利甚微王言所繫甚大今詔下數月而忽更非示天下以信也乞以地歸戶部室宇歸臣部民有願贖者聽之帝即報許是時方修仁壽清寧宮工費難繼璜因請與石經山諸房舍并斥賣以資用可無累小民帝可之而戶科給事中徐景嵩等以詔書本許還民官不當自弊遂劾璜交通勢豪爲欺蔽璜疏剖并發景嵩減價變易官產諸事交相詆辨御史張鵬翰言璜撻拾言官無大臣誼帝留璜責鵬翰黨庇景嵩竟由是斥其同官陳江劾璜復被責江求去於是給事中章僑言璜一舉逐兩官甚損國體而尚書彭澤奏僑劾璜非是僑又疏辨帝兩解之璜力丐罷卒慰留如故中官溫祥道濟寧惡主事陳嘉言啓牘不時誣其凌侮帝震怒

逮繫詔獄言官爭救不聽璜言濟寧地高水易洩先朝具有禁例比歲勢豪橫行此禁遂廢幸陛下新政百官守職而嘉言持之過嚴遂至獲罪今盛暑繫獄人所難堪祈早賜裁決乃命所司論當以聞時有詔營后父陳萬言第於西安門外估工直六十萬璜以地逼宸居不宜踰制持之萬言怒愬即中葉寬員外即翟璘於帝以爲事由二人將激帝怒以怵璜帝果下二人詔獄璜疏言二臣聽命於臣者也臣奉行無狀二臣無與乞以其罪罪臣帝不聽其後論救踵至萬言不自安亦再疏請貸二人竟獲釋而工價亦大減三年與廷臣伏闕爭大禮顯陵司香內官言陵制狹小請改營視天壽山諸陵璜言陵制當與山水相稱恐難槩同今但宜增設明樓石碑置顯陵衛改司香署爲神宮監其他止宜加飾無事改作帝納其言已而帝欲遷顯陵璜極言不可事竟寢明年有詔建玉德殿景福安喜二宮璜以歲饑財匱請俟仁壽宮成徐議其事帝不許頃之以災異陳言更申前議帝始從之并罷仁壽之役江西建真人府陝西督織造皆遣中使璜皆疏爭時營建世廟中官所派物料戶部頗多裁省其人爲言帝以問璜璜言曩建乾清坤

寧兩宮所積餘貲足可移用幸勿令加派民間帝遂報可璜剛正不阿爲尚書六年惜財守法其初值更化方始廟堂銳意釐剔中官不敢肆撓故得舉其職迨後論執不已諸權倖忌嫉者衆帝意亦寢疎焉素與秦金齊名及考察自陳竟與金俱致仕廷臣乞留不許馳驛給夫廩如故事璜有幹局多智慮事當禁錯他人相顧愕眙璜應之立辦既去人爭薦之帝亦念其老成可任十一年復召起故官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諡莊靖

鄒文盛字時鳴公安人弘治六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中官廖玘鎮守遼東巡撫韓重論其貪恣文盛偕即中楊茂仁往勘之按正其罪謫長陵司香時朶顏三衛屢盜邊文盛還奏制馭六策兵部尚書劉大夏深善之下之邊吏尋出覈兩廣糧儲思思土官岑濬與田州岑猛構兵文盛言田州廣西之藩蔽李蠻田州之干城而叅政武清受濬重賂以計殺蠻釀成禍亂制勅房供事叅議岑業濬之懿親爲之彌縫於中漏我機事我謀方發彼備已周請先正二人之誅然後恭行天討兩廣撫按及兵部亦以爲言顧業有內援帝終不聽而清以考察褫職正德初歷戶科都給

事中出爲保定知府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先是清平苗阿旁阿階阿革稱王聚黨爲亂巡撫曹祥請永順保靖土兵討之以師律不嚴被劾罷阿旁等據香爐山四出焚劫興隆偏橋平越新添龍里諸衛咸被其患乃命文盛代祥文盛馳至審地形購鄉導檄召四川湖廣兵協勦明年八月先以貴州兵擣砲木砦阿革就禽已而川湖兵至直抵山下山壁立惟五小徑逶迤而上賊皆樹柵力拒仰攻不能克乃製戰樓高與崖齊乘夜雨急昇樓附崖齊登斬關拔柵焚其廬舍賊奔後山據絕頂守益堅文盛乃遣使前山招賊諭令歸化使命往返故延久賊皆聚前山觀而山後故有藤木可懸梯繩上官軍乘間潛登賊大潰禽阿旁餘賊盡平遂移師討龍頭都黎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諸砦黑苗皆平之先後俘斬及撫降無算錄功增俸一等廕子錦衣世百戶力辭免芒部賊陳聰等爲亂檄按察使林茂達等討破之賜勅獎厲四川土舍重安馮綸與凱里楊弘有怨弘卒倫糾諸苗攻之更相讐殺侵軼貴州境文盛遣叅議蔡潮馳詣播州督宣慰楊斌撫定之請復設安寧宣撫司以弘子襲而錄潮功兵部

尚書王瓊惡文盛絀其議反以專擅爲潮罪叙賚不及十四年改涖南京都察院世宗即位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嘉靖二年遷南京右都御史改南京戶部尚書六年戶部尚書秦金罷召文盛代之首疏鹽政錢法十一事馬房芻豆多爲主者破冒請遣官稽覈宿弊爲清中官請造王府金冊金帶需金四千五百兩文盛言冊封歲舉而歲例進金不過二千兩驟增其倍費將安出况用金多寡不可知乞勅司禮監督所司歲終勘報毋致糜耗詔可文盛爲人廉謹敦樸內持風節而外竣竣若無能一時大臣中與孫交泰金趙璜咸稱長者在戶部歲餘以年至再疏乞歸久之卒贈太子少保諡莊簡

劉麟字元瑞本安仁人世爲南京廣洋衛副千戶因家焉麟續學能文與顧璘徐禎卿稱江東三才子弘治九年甫登進士適言官龐泮等六十二人言事下獄麟偕同年生陸崑抗疏論救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平反三百九十餘人正德初進郎中出爲紹興知府劉瑾銜麟除官不謁謝甫五月據前錄囚細故罷爲民士民醜金爲贖麟曰昔漢守劉寵一錢茲何多耶麾之去士民爲建小劉祠以配麗湖州

人吳玠施侃高其風相與迎之遂偕孫一元龍霓爲湖南五隱將終身焉會瑾誅起補西安政尚簡靜遭父憂巡撫都御史藍章知其貧令諸司助道里資悉却不受樂吳興山水奉父柩葬焉自是遂定居湖州起陝西左叅政督糧儲時歲饑邊警狎至朝命都御史鄧璋往督師衆議加賦充餉麟爭曰靖邊本以爲民今若此內難可慮也主者變色曰憂民者獨叅政耶會陝民詣闕陳懇議得寢尋遷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召拜太僕卿未幾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中官耿忠守備紫荆多縱麟劾奏之后父陳萬言乞武清東安二縣地詔給七百五十頃麟與御史任洛爭之不納天津三衛屯田舊止千餘頃後增至五倍而田多斥鹵不能輸課麟請盡蠲之河間三衛軍饑月餉積十餘年不給乃奏先給庫儲三萬兩續徵民間通課以償皆報可因諭戶部中外軍餉未給者悉補給之尋上邊計四事再引疾歸六年起大理卿拜工部尚書卽官怠職者簡而去之屬吏咸得人上直侍衛軍舊制無歲給衣履至是錦衣帥駱安援紅盔軍例請給麟執不可詔量給銀聽自製後五歲一給以爲常易州山版工部堂上官董之麟請易

以司屬四方工匠率冒替且多道亡麟言徒累民間無益請令月徵銀六錢輸京師僱募帝並從焉時帝方勵精求治勅諸曹條舉積弊而工部四司所用財物舊悉貯後堂大庫司官自行出納易爲侵漁麟請特除一卽官主之月上其籍於提督侍郎歲終類奏使判案者不預出納典庫者不預派徵以杜息奸弊帝稱善因賜名節慎庫已又上節財十四事於是內府諸監局冒破金錢減汰什四五而中貴失利者大恨之及顯陵工竣諸執役者咸覲得官麟又止擬賞賚羣小愈怨會帝納諫官言停中外雜派工役麟移牒停浙江蘓松織造而上供袍服亦在停中中官吳勳言袍服非雜派比帝責麟對狀麟引罪羣小從而擠之遂令致仕久之顯陵殿閣雨漏追論麟坐落職麟清修直節當官不撓居工部爲天子惜財謹費僅踰年而罷士類悵惋既退卜築郊外之南垣蕭然一室賦詩自娛知府見其居隘爲築一臺縣又爲構堂始有息游之所無故不詣城市家居三十餘年名愈重廷臣頗有論薦麟若弗聞也尚書李默嘗造訪麟觴之峴山下無宿具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旦晚好樓居而力不能構乃絙懸籃輿於梁曲

卧其中使人輓之而上以恣覽眺名曰神樓其友文徵明繪神樓圖遺之年八十七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德清知縣勤敏有異政正德初遷刑部主事改御史出爲嘉興知府未幾調杭州杭屬諸縣田租科例不一夙爲弊藪材酌輕重立畫一之法民甚德之遷浙江右叅政預平孝豐劇賊湯毛九進按察使鎮守中官畢真與寧王宸濠通將舉城應之材預知其謀與巡按御史張縉等嚴爲之備真不敢發乃偕三司往

劫真折以大義奪其兵衛城中遂安尋以憂去嘉靖初起補雲南有土官相讐殺累年不解巡按御史以屬材材召其酋至諭以罪當死令姑贖若以牛羊贖首皆聽命御史訝其輕材曰如是足矣急之變生後詢諸酋果東甲待變既聞無他迺止歷貴州廣東左右布政使廣東地饒富仕者多侈靡相尚材獨布衣糲食用節儉先僚佐一日見全官林富家市肉多召其家人誠約之富怒短衣科頭詬詈而出材若不聞坐治簿書自如富乃慚謝凡吏民輸課令自操權衡吏不得預時天下布政稱極廉者二人材與姚鏞也

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甫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明年改戶部遂代鄒文盛爲尚書材爲人精練有執其自外僚登六卿不滿二載自以受恩殊特益思盡職答國恩八年春上言臣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之數乃至二百四十萬加以催徵不前邊費無節一遇凶荒又紛紛奏免國計安所倚辦臣等詳究弊端盖有五馬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負乞集廷臣多方計畫一分條上請務令公私有備經久可行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其他皆嚴爲之節帝悉報從惟武職間住者議停半俸帝以爲疑材等言彼以有罪罷廢既無差操之勤又無軍政之責優游自便鋒鏑不交乃獲支全俸與在任者不異臣等竊謂非宜帝竟不納然自是經費大省國用亦遂充焉中官麥福請盡徵牧馬草場租材言草場舊額二萬四千餘頃後遣官清核以八千畝歸御馬監以四十萬畝備芻牧而賦民爲田者千九百餘頃制已定矣福所請不可許從之侍郎王軌清勲戚莊田言宜量其等級限田予之材奏成周班祿而有土田蓋祿由田出也非於常祿之外復有土田之頒今勲戚崇爵厚祿已踰涯分而陳乞土田動

以千萬殊非祖制請申明舊章禁不得妄乞自特賜外其世遠秩降或非適裔相承者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餘悉入官帝得疏褒納命并清核已賜者額外侵據悉還之民於是積患稍除勢豪家不敢妄請乞如先朝矣時黔國公沐紹勛莊田在雲南者亦在核中紹勛獨上章祈免帝許之材執不可帝曰朕念紹勛守邊故特推恩非有他也材乃奉命先是畿輔屯田遣御史督理自正統間易以僉事屯政日弛材言僉事權輕力不能抗勢要請仍用御史三歲一更報可御史郭弘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清丈材以適度天下之田恐致紛擾請但勅所司清釐有冊籍難稽者始履畝而丈經界既明因以均平賦役諸飛詭爲奸利者許自首免其罪帝悉可之材掌邦賦守章程慎出納部政肅然十年秋母喪去服除召起故官大同巡撫樊繼祖以寇警請益軍餉材言大同歲餉七十七萬有奇例外解發又復累萬以今較昔不啻數倍日益月增安知紀極臣恐太倉之銀不足供大同一鎮無論九邊也繼祖數請不得議開事例下戶兵二部乃從繼祖後議而餉終不增時修建兩宮七陵郭勛以京軍七萬人應役因請給月糧

冬衣材言此非故事若如所請當歲費銀四十五萬非太倉所能供也且冬衣例當取之內庫非臣部事勛怒劾材委責譏公帝方眷勛詰責材竟如勛奏勛復建言三事請開礦助工餘鹽盡輸邊漕卒得携貨物章下材議材又不盡行勛益怒材初爲戶部值帝勤政力祛宿弊又知材賢推心委任故言每見從及是時勢稍異材又屢忤權倖不得志乃乞改南爲給事中周琬所劾事下吏部尚書許讚等請留之帝不悅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讚等坐奪俸材自是失帝意至十七年考尚書六年滿遂令致仕初徽王有莊田在鹿邑其守莊者與佃人構訟材請革守莊者令有司徵租納之王詔已報可王奏以爲不便帝又從之時材已去位侍郎唐胄等執初詔帝大怒并責材令以右侍郎閒住而奪胄俸下即官詔獄明年戶部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勤可用大臣亦多推轂者乃召復故官加太子少保材至是三掌國計砥節首公如一日帝亦眷顧甚厚其秋考察京官特命材往監之有大獄不能決又命兼掌刑部事皆稱旨帝歎曰安得尚書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天下矣時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而軍多不至

郭勛督諸工籍不至者責輸銀在役謂之包工廩食視班軍前者廷相嘗量給之材堅持不予勛怒劾材帝命材補給勛又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布棉折餉銀募工充役材言今京班軍四萬餘人已自足用不宜藉口雇募濫耗國儲帝從其奏兵部即按籍遣之勛益怒遂劾材變亂舊章侵牟職掌先是醮壇須龍涎香命購之材不以時進帝銜之及是入勛言遂責材沽名誤事落職閒住歸旋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諡端肅材器弘守貞具經國畧朝野皆知爲偉人其再遷戶部也都城乞子相謂曰天眼開矣其

爲人愛信如此當嘉靖中歲俗多尚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無撓以是終不見容自材去後神仙土木之事益繁居戶部者類皆委隨充位而國用大窘世宗乃歎曰今梁材在當不至此
蔣璠字粹卿歸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正德時歷兩京御史嘗陳時弊七事中言內府軍器局舊設軍匠六千人中官監督者二人而已今增至六十餘人人占軍將三十統計之則二千矣舉一局而他局可知行伍安得不耗又近年傳奉冗官及濫收校尉勇士不可悉數月費金錢何止鉅萬並宜嚴行釐

革時劉瑾雖誅政權猶在宦豎見疏不悅及所司議上如璠指遂見詰責且言自今建議有煩擾如璠者毋覆奏制下舉朝駭異璠尋出爲荊州知府有善政嘗築黃潭隄捍水民享其利詢揚州歲饑請漕米萬石賑之存活甚衆武宗南巡有司皆賦民錢治供張厚賂諸嬖幸所在大擾璠聞之慨然曰股民以媚上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中官吳經先馳至揚州擇民居壯麗者改爲提督府將奉帝駐蹕焉矯旨大索嬖婦處女民情惶急一夕女皆嫁乘夜爭出城逃匿不可禁璠詣經祈免經大怒叱曰爾敢拒勅旨欲斫頭

耶璠徐曰小臣逆上旨罪當死但此朝廷赤子今洵洵如此倘激生他變獨不累太監耶經怒不辭揮使去而密遣人蹤跡寡婦及娼家夜半忽傳駕至閉城門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晝遍入諸家梓諸婦以去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哭聲震遠近尋閉諸婦尼寺有二人憤恚不食死璠爲棺斂之既諸家以金贖乃得歸其貧者悉入提督府比駕至諸嬖幸叫跳作聲勢璠供御取具而已無所贈遺諸嬖幸皆怒江彬欲奪富民薩氏居爲威武副將軍府璠執不可彬益怒乃閉璠空舍中重挫辱之脅以帝所賜銅爪璠卒

無所懾彬恚甚必欲窮以事會帝漁於河獲一巨魚戲言此直五百金彬即以畀瑤責其直瑤懷其妻簪珥袿服以進曰庫藏無錢臣家所有惟此耳帝笑而遣之府故有瓊花觀一日詔取瓊花瑤言自宋徽欽北狩此花已絕今無以奉獻又嘗傳旨有所徵求皆殊方異物宣索甚急瑤具對某物來自某邦某物出某地皆非揚產帝亦不怒但詰之曰苧白布亦非揚產耶瑤不得已爲獻五百疋當是時權幸以揚土繁華要求無所不至徵瑤民且重困暨駕旋令瑤扈從至寶應中官丘得索貢物不獲用鐵絙繫瑤數日始釋竟危至臨清而返揚人見瑤無不感泣迨遷陝西叅政爭出資建祠以祀瑤名亦自此大震頗有遷擢嘉靖初歷湖廣江西左右布政使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七年春帝命大臣桂萼等覈天下巡撫官去留令瑤還籍候調已累遷工部尚書十年四郊工竣加太子少保未幾西苑宮殿成帝爲置宴見瑤與刑部王時中席在殿外命移之殿內禮官言地隘不能容帝曰皇親可移殿右禮官又以國戚請帝曰親親何如尊賢竟移之是時土木繁興歲費以數百萬計瑤規畫咸稱帝意數有資予以憂去十七年自

南京工部尚書召改北部帝幸承天瑤扈從先是京師營建率役京軍例無雇夫至是大工類仍歲募民充役費至二百餘萬瑤以爲言因請停工役不急者帝然之切責監工諸臣怠緩而令瑤會戶兵二部協議於是豪家所匿軍士畢出赴工募直大減以老致仕去瑤爲人端亮清介遇事確然不可奪既歸僻處陋巷雖田夫野老亦與之狎時尚書劉麟顧應祥輩咸里居與瑤結文酒社徜徉峴山間年幾九十而卒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幼嗜學有文名登弘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嘗上疏陳時政謂今天下大可憂者在於民窮財殫勢漸不可爲而揆其致此之由則風俗太奢而莫之制名器太濫而莫之坊賦歛太繁而莫之恤酒禁太弛而莫之節也孝宗嘉納之尋以憂去正德初劉瑾擅權政令苛峻廷相服闋至京追論丁憂時未領勘合謫亳州判官量移高淳知縣四年召爲御史出捕盜賊以所部盜未滅被劾停俸已而復之六年憂疏言今大盜四起雖遣將出師而未能清蕩者將權輕而不能禦敵兵機疎而不能扼險也臣聞盜賊所至鄉民莫不牛酒奉

迎甚者爲之効力彼豈心所願哉爲從之則生不從則死也盜有生殺之權而我之將帥反無之故兵不用命遇敵輒退誠假以便宜退却者必斬彼三軍之士孰不奮鬪哉至於河南地勢平曠賊易奔而難制乃山西地皆險阻亦縱其深入者由將帥不得人也若陳兵黃河之津使不得西分兵扼井陘天井使不得東而主將以大軍蹙之則賊進退皆窮可不戰禽矣奏入帝切責總督諸臣悉從其議已出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甚廷相裁之堂怒會洛川民邵進祿謀亂事覺首於官廷相賞之堂遂誣廷相縱賊時廷相已改督京畿學校乃逮繫詔獄謫贛榆縣丞屢遷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提調學校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再遷山東右布政使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討平芒部賊沙保尋召理院事歷兵部左右侍郎以擲奏誅沙保不實引罪帝釋不問九年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初有詔省南京進貢快船而守備太監賴義復請增益廷相言內臣輸貢莫辨品物多寡故易以欺隱自今請給物重輕以定撥船之數奸弊自無所容且守備諸司所進食物乃宣德以後傳旨取用皆非祖制可減者多他若龍衣綵錦朱

盤銅器之類既有他司營造亦宜裁省帝深納之時龍江大勝新江浦子江淮五關守臣以稽察爲名遣官權利行旅苦之而安慶九江諸處每春秋閱視軍士市權索賂大爲民擾皆以廷相言禁革南京草場蘆洲課銀率爲守備中官楊奇卜春魏國公徐鵬舉所侵蝕廷相請按治帝爲逮問奇春而奪鵬舉祿三月由是諸司悚息毋敢撓法十一年入爲左都御史請以六條考察差還御史帝善之令疏其所未盡者編之憲綱乃取張孚敬汪鋹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進帝悉允行既而疏言南京守備事權太重不宜令魏國世官以銷尾大之患會給事中曹忭亦以爲言遂解鵬舉兵柄十三年詔加兵部尚書兼前官提督團營仍理院事兩考滿加太子少保畿民孫紀盜伐天壽山陵樹巡按御史楊紹芳上其獄比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廷相駁之謂大祀神御物者指神御在內祭器帷帳之物而言山陵樹木較之有間故律文盜陵木者止杖一百徒三年今舍其本律而比擬前條非刑之平也議上忭旨罰俸一月十八年帝將幸承天大臣多諫帝不納廷相復抗疏以聖躬暴露爲憂冀以感悟帝會帝意已決不能用扈從還以

九年滿加太子太保是時雷震奉先殿兩京大臣奉詔自陳廷相言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臣觀今日士風臣節知災譴之由來矣大抵廉隅不立賄賂盛行一得任事之權即作營私之計其在先朝豈必人皆夷惠然昔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晝之攫士風臣節至此真可痛也夫大臣污濁則小臣悉倣倣矣京官貪肆則外官無畏憚矣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召亂致危且將不遠可不爲寒心哉臣職憲紀不能使弊絕風清乞亟賜罷斥是時尚書嚴嵩張瓚輩贖貨無厭故廷相切刺之帝但諭留而已不能詰其所指也二十年九廟災下詔修省因勅廷相曰御史巡方其職甚重卿總憲有年自入臺定六條後不聞考黜一人豈果無不肖者朕竊怪之自今宜痛自修省毋替乃職廷相惶恐疏謝廷相立朝號能持正遇事果敢帝亦知之以故掌內臺最久至其督團營也與武定侯郭勛共事勛恃寵而驕專恣自用廷相逡巡其間於營務亦不能有所振飭會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貴侵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方檄五城御史覈實遲至四十餘日未報給事中章允賢遂劾廷相徇私慢上帝方詰責而廷相以御史所

覈奏聞惟郭勛侵奪最多帝令勛自奏於是劾勛者羣起而勛復以領勅稽留觸帝怒下獄責廷相同領營務朋比阿黨斥爲民越三年卒廷相博學好論議以經術稱於呈曆輿圖樂律河圖雒書及周邵程張之書皆有所論駁自謂不蹈襲前人然其說頗不免乖僻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諡肅敏論曰嘉靖初政治清明六卿各盡其職諸所爭執帝亦虛心採納故自弘治而後號爲極盛若秦金以下皆老成魁壘之彥其行事班班可紀也而梁材尤卓爾稱宰相器矣自茲以往奸輔弄權政歸內閣長六曹者皆闖茸其位唯所願指帝亦深居禱祀不復以天下爲念矣治忽之際可勝嘆哉

明史卷二百六十九

列傳一百二十

胡世寧

子繼

李承勛

鄭岳

范輅

吳廷舉

弟廷珩

梁景行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除德安府推官時岐王初就國從官多驕世寧頗裁之王不悅世寧曰民高皇帝之民法殿下家法也世寧何敢翫殿下法殃高皇帝民他日復請湖田持不可乃止遷南京刑部主事應詔陳邊備十策復上書極言時政關失時孝宗已不豫然猶領之再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相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出為廣西太平知府地接交趾苗獠雜居性黠輕亂太平知州李濬抗政阻兵數殺掠吏民世寧密檄龍英知州趙元璠禽之思明叛族黃文昌四世殺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獠不可制副總兵康泰偕世寧入思明執其兄弟三人而泰懼文昌來襲率兵夜遯委世寧空城中危甚賴諸土酋多德世寧相與發兵來援乃得還文昌懼歸所侵地降先是土官承襲長吏率要賄不時奏以故諸酋怨叛世寧令生子即聞之府應世及者年十歲以上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趨謁知府父兄有故按籍為請官於朝土官大悅復以次平羅陽爭立定

若盈疆建壺關以捍北城費不及民毋喪歸服關赴京道滄州遇流寇攻城急世寧即馳入城畫防守計賊攻七日夜不能拔引去再知寶慶府岷王多受訟繫人取財乃下教即王有所逮必與其人俱來偽者治之自是府中相戒毋犯鎮守中官王潤有所丐請不應又繫治其從人為姦利者潤雖內嗾卒不得逞遷江西副使時羣盜猶盛與都御史俞諫定畫征討多所擒滅已從擊王浩八於開化浩八奔裴源與僉事高賓分軍討平之乃以其暇城廣昌南豐新城三縣寇警益稀當是時寧王宸濠驕橫有異志遠近咸知之莫敢言世寧憤甚正德九年三月上疏曰江西之盜勤撫二說相持不決臣愚以為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毋赦初起者亟勦如是而已顧今江西所患不止盜賊寧府數年以來威勢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又承奉大過數假火災奪民廬地採辦擾旁郡蹂藉徧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為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矣望即擇公忠大臣鎮撫勅王止治其國毋撓有司以靖亂源銷意外變章下兵部尚書陸完故黨宸濠言寧王實賢為宗室望違制擾民必出僞托

但取旨令宸濠聞則大怒列世寧斬罪十徧賂權幸及用事大臣必殺世寧章下都察院時李士實爲右都御史亦宸濠黨也遂與左都御史石玠等言世寧狂率當治而宸濠奏復至指爲妖言乃命錦衣官校逮捕世寧時已遷福建按察使取道還里宸濠遂誣世寧爲逃馳使屬浙江巡按御史潘鵬令執送江西於是鵬盡繫世寧家人索之急賴李承勛方爲按察使保護之世寧乃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遂下錦衣獄從獄中三上書言宸濠逆狀甚悉卒不省繫獄歲餘羣小助宸濠者必欲致之死會言官程啟克徐文華蕭鳴鳳邢寰等交章論救楊一清復以危言動錢寧乃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完士實鵬並得罪世寧遂起戍中爲湖廣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道聞世宗即位疏勸修德講學以司馬光仁明武三言進因薦魏校何塘邵銳可爲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可任輔弼知府劉蒞徐鉉先爲諫官有直聲宜加擢用時躉其言松潘所部皆熟番後將吏不能制率輸貨以假道番由是益橫殺官軍憚不敢詰即官軍殺番輒坐抵罪世寧疏陳方畧請選將益兵立賞罰格嚴隱匿之禁修烽堠時巡徼以振

兵威通道路詔悉施行又勅副總兵張傑中官趙欽貪虐皆罷去甫兩月召爲吏部右侍郎未上以父憂歸既免喪家居朝廷方議大禮異議者多得罪世寧乃疏言方今急務孝親爲大保民爲本乞早定追崇大禮肆赦羣臣小過使各陳救災弭亂保民之策疏成未即上語稍稍聞京師既有議遷顯陵祔天壽山者世寧極言不可乃并前疏上之帝深嘉歎無何聞廷臣伏闕諫爭有杖死者馳疏言臣向者以仁明武三言進然三者尤以仁爲本明與武所以成其仁者也其在於天仁則生成之德明則日月之臨皆不可一日而無武則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故仁可過而明不可過明過而察明猶可過而武不可過武過則殘今廷臣議禮忤旨者陛下赫然示威廷辱之以箠楚其間有心實忠純體素羸弱者偶覩雷霆之下得無傷生成之德乎傳之天下書之史冊謂鞭撻行於殿陛刑辱上於士夫非所以光昭聖德也席書以達禮受知特擢禮部尚書書何假辭避第恐後有援書爲例竇緣倖進者不可不慎也至若新進英達今雖一言有合後難保言之必當舊德老成今雖一事偶過後未必事事之皆非尤望陛下以三無私之

心照臨於上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幸甚帝雖不能從亦不忤也明年六月召爲兵部左侍郎條戍邊時所見險塞利害二十五事以上又請善保聖躬毋輕餌藥物獻秦誓洪範繫辭節初爻講義請戒媚嫉操威福慎幾事并乞留中給事中余經遂劾世寧心術奸回啟告密之漸世寧乞罷請下前疏示廷臣不許大禮成進秩一等復陳用人二十事五年工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以中官張忠請悉授職世寧言官賞過濫不納屢疏引疾舉李承勛何孟春自代乃改南京吏部就遷工部尚書明年召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比入朝力辭官銜許之因請帝虛心待物毋以喜怒爲用舍帝嘉納焉世寧故方嚴及爲都御史務持大體條上憲綱十餘條以清庶獄肅官方而末言近者士習忌刻一遭譏毀則終身廢棄如浙江僉事彭祺治縣稱循良爲御史能守正徒以發一豪俠之罪受謗奪官臣謂諸如此比宜許大臣申理特賜原復帝採其言惟祺事報寢執政請禁私謁世寧曰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由悉其才行若屏絕過從徒采浮言按書考而求激揚之當臣不能也帝以爲然遂弗禁俄復改刑部尚書

每中外上重獄必繫情法不避嫌怨雖奏當成衆知勢不可反世寧亦奮身執議懇惻別白爲帝言之帝常感悟曲聽中官剛聰與漕舟爭道誣漕卒掠所進御服當坐二千人世寧劾其妄請勿窮治已聰舍人訐聰詐坐抵罪帝乃益信世寧王瓊修郤于陳九疇將致之死亦以世寧救得遣戍即中李文等三人不習刑名恤刑多失出世寧劾罪之自是諸郎無弗飭者時有司奏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齋宿風霾大作世寧乞罷黜以荅天變不聽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七年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再辭不得命則陳兵政十事曰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馭土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謬誤惜人才所言多破常格帝優旨褒荅乃拜命時土魯番貢使至乞歸哈密城易降人牙木蘭王瓊欲因以爲功上其事世寧疏言先朝不惜棄大寧交趾何有於哈密况初封忠順爲我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爲土魯番所執遂狎與戎比以疲我中國耗財老師轉令戎得挾以邀索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和順寧順安定三王等耳安定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存亡不可知我一切不問而獨戀戀哈密何也謂宜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

中國便又言牙木蘭本曲先衛人反正歸順非納降比彼安得索之唐悉恒謀事可鑒也時璵等皆主瓊議格不用獨留牙木蘭不遣如世寧言居兵部三月自度不得盡行其志亟稱疾求去帝不許免其朝參世寧又上備邊三事固稱疾篤乃聽乘傳歸給廩隸如制歸數月復起南京兵部尚書固辭不拜九年秋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風格峻整居官廉疾惡如讐而薦達賢士惟恐不及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坐累廢副使施儒楊必進考察被黜御史李潤副使范輅爲時所抑連章薦之與人語响不出口及具疏援据古今洞中窳會廷臣皆自以爲不及與李承勛善而持議不苟合承勛欲授隴勝官復芒部故地世寧言勝非隴氏子芒部不當復立議雖不行識者以爲當始以議禮是張璵桂萼璵萼德之欲援以自助而世寧絕不附會論事往往牴牾萼議欲銷兵世寧力折之昌化伯以他姓子冒封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萼爲之色變時萼方爲吏部而世寧引疾奏言今天變人窮盜賊滋起咎在吏戶兵三部不得人而兵部所繫尤重請避賢路又以哈密議語侵璵諸大臣皆忌之而天子卒以議禮故始終優禮

不替也子純以父任知肇慶府有才行繼幼不慧不爲世寧所知世寧在江西出討賊部將入見繼繼爲指示陳法進退離合甚詳凡三日世寧歸閱大異之詰之知其故數曰吾有子不自識何也自是擊賊輒令繼從與策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也世寧方草疏論宸濠繼請曰是且重得禍奈何世寧曰吾身已許國違恤其他及世寧下獄繼念其父病死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父田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有操執爲政不苟承勛其少子也幼精敏長與兄即中承恩貢士承顏從兄評事承芳貢士承箕相師友砥礪行業並有名承勛舉弘治六年進士由太湖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歷工部郎中出爲南昌知府時寧王宸濠縱其下爲奸利盜日益多承勛有雄畧當機輒應募驍勇廣詢謀繕壁壘爲戰守計甚備正德六年贛州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擾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又陷瑞州諸道兵多感縮不敢前獨承勛督民兵進勦數有功明年華林賊殺副使周憲憲軍大潰承勛單騎入憲營衆乃復集都御史陳金即檄承勛討之賊黨王奇來聽撫搜得其衷及縱使還奇感泣誓以死報承勛委信之時令

宿帳中奇乃密入砦說降其黨與之期俾從中爲應
奇還報承勛率所部及田州狼兵五百人銜枚登山
奇與數人前導夜三鼓奇拔柵官軍奮前擊之降者
亦自內出助鬪賊倉猝求鎧仗不得遂潰斬首千二
百有奇明旦搜山谷斬獲如之賊勢大衰已從陳金
以大軍入賊渠羅光權胡雲二授首華林賊平鎮守
中貴黎安嫉其功誣承勛擅易賊首王浩八獄詞坐
下吏大理卿燕忠即訊得白九年舉治行卓異超遷
浙江按察使貞憲謹度吏民畏服歷陝西河南左右
布政使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邊備久
弛開原尤甚存士馬繞十一二墻堡墩臺頽圯殆盡
守將不遠斥堠僅依城塹自守而城外延袤數百里
悉爲諸部射獵地承勛至銳意修築䟽於朝會世宗
立發帑銀四十餘萬兩版築大興又慮諸部來擾命
步將四人各將一軍守要害而身負畚鍤先士卒凡
爲墻塹各九萬一千四百餘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
通迤三千二百人開屯田千五百頃又城中固鉄嶺
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撫順扼遼東八寇要衝邊
防甚固錄功進秩一等劾分守中官劉岑貪肆請召
還毋遣代又數陳軍民利病值朝政更新䟽咸報可

嘉靖二年旱災請賑得帑金三十萬兩軍民胥悅尋
以疾歸四年起故官涖南院三遷刑部尚書加太子
少保條上足兵食八事帝以京營多弊欲振飭之遂
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專督團營七
年兼掌都察院條上知人四事未幾以疾三䟽乞休
且陳時務所急謂山西潞城賊以四道之兵十數倍
之衆討之而不統於一人故無功宜責鎮巡諸臣協
和先謀其可勝而後以兵從之川貴芒部之役措置
乖方再勝再叛頃又調永順土兵所過剽劫慘於盜
賊中國之民比年苦歲苦兵而復爭蠻夷無用之地
陷之塗炭臣竊哀之宜命伍文定深惟遠慮毋一意
用兵豐沛河工二年之內三易大臣費二十餘萬而
工不就宜令羣臣知水利者各陳所見俾侍郎潘希
曾相度可否詢謀僉同然後與復其尤要者在決壅
蔽之患通上下之情願倣唐宋轉對次對故事不時
召見大臣咨謀政事天下幸甚帝不聽辭而下其議
於所司時四川陝西山西湖廣歲稔詔免田賦承勛
言有司例以十月始徵賦今九月矣恐官吏督趣陰
圖乾沒宜及其未徵遣官馳詔告以所蠲之數令山
陬僻壤無不戶曉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者罪之撫按

失舉奏并坐因免不急之務罷鬻爵之令以回天意
帝褒納之京營把總湯清有罪承勛奏奪其職武定
侯郭勛爲清求復語侵承勛承勛因上疏求退且言
臣任提督而爲把總所評總風絕而爲將帥所攻既
辱君恩亦傷憲體矧歲當朝覲臣與有考察之責一
武夫不能服何以服天下士大夫心疏上有詔慰留
承勛復言勛懷詐面欺臣不能與共處請解營務專
理院事帝慰留如初起視京營給事中王準等數勛
專恣罪請懲創清乃降勅責勛而下清法司按治八
年二月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詔承勛還部代之疏

言朝廷有大政及推舉文武大臣必下廷議甚盛舉
也然往往相顧不發拱手傾聽於陛下虛懷博詢之
意殊不稱宜及未議前備條所議布告與議者俾先
論其故然後平心商質各盡所懷議苟不合不必強
同聽其別奏庶足盡諸臣之見而所議者公帝然其
言下詔中銜尋命兼督團營言官攻張璉桂萼黨并
及承勛承勛連章求退因言自先朝權奸迭興紀綱
大紊承此圖治爲力甚難而議者忽庚甲先後之戒
欲以迫急致之廟堂論事甲可乙否朝令夕更改政
令不信於天下此指彼爲流俗彼目此爲更張黨議

一與人懷疑畏恐禍發旦暮間願陛下永苞桑之計
立宏遠之規毋專事細圍致傷元氣帝復溫旨荅之
時中官出鎮者率暴橫承勛因諫官李鳳毛等建言
先後奏裁二十七人中外大悅又奏革錦衣官五百
人監局冒役數千人獨御馬監未汰給事中田秋復
條上之承勛因言監所畜馬驢不過千七百餘匹而
牧卒至三千七百餘人請先以七百人歸伍馬醫及
金鉸諸匠以千計多冗宜留醫百人匠六百人番休
應役餘皆歸伍騰驥四衛詭冒依附最號叢奸請如
旗手諸衛制屬臣部考覈彰官府一體之義制可中

宦言曩時彰義門破也先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
直內故易集隸兵部不便復下部議承勛言往歲之
事正以兵權歸奄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禍由王振東
市作賊即曹吉祥也帝卒從承勛議歸兵部汰其兵
寇犯大同議遣大臣督兵衆推都御史王憲憲不肯
行給事中夏言責之且謂承勛曰事果急公當請行
承勛唯唯然竟不請於是給事中趙廷瑞並劾之會
寇退罷明年春親蚕議興承勛言三代以下非無親
耕親蚕者率具文不足道獨漢文帝二年耕籍田賜
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豐殖刑措不用望陛下取

以爲法燕閒之時見幘幄服御之麗即思曰得無有製錦繡逞淫巧以害女工者乎睹器用車騎之盛即思曰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功者乎享玉食之豐則思小民或困於衣食覽獄獄之奏則思愚民或陷於刑章至於天下之大隙地皆足耕稼道旁咸可植桑宜勅內外有司召民墾荒寬其租徭招流庸復業貸以牛種凡裨農桑者無事不行妨耕織者無害不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庶陛下今日復古之意爲不負也帝稱善十年春大風晝晦帝憂邊事承勛言去歲冰合賊騎盡入河套延寧固原皆當警備甘

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緩急曩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今亦卜剌又深入兩寇雲擾孤危益甚河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即爲門庭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興曠日淹時恐釀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留意用人理財早存警備庶邊鄙無虞帝嘉納焉承勛沉毅果斷有經濟大略帝方銳意求治所信任自輔臣外獨承勛與胡世寧二人大事輒咨訪二人亦孜孜奉國知無

不言鬱然有時望乃世寧既卒僅半歲承勛亦卒帝深嗟悼贈少保諡康惠彞典外特賜白金綵幣米蔬諸物異數也承勛服官四十年家無餘貲其議大禮與張璉等合故帝始終信任之

吳廷舉字獻臣其先嘉魚人祖戍梧州遂隸戎籍成化末舉進士除順德知縣總督屠瀟檄使見與語甚溫良爰乃言順德有中貴人屬修先祠以煩君廷舉謝曰非明詔不敢役一夫費一錢也瀟嗒然意恨之市舶中官出銀市葛意責其贈遺廷舉即市二葛與之曰不可則請還銀且葛非產也中官怒持銀去御

史汪宗器惡之曰彼沾沾抗上官自喜耳會廷舉毀淫祠二百五十所撤其材作堤葺學宮書院宗器謂有所侵盜執下獄按會至竹木瑣屑不得問乃慚而止有鄉大夫二子犯盜廷舉生其少子而榜門辱之後少子改行泣請曰與其榜門以辱先人不如死廷舉惻然撤之宗器聞捕其人令自引納賂其人頓首曰死分也不敢誣廉吏考掠無貳辭爲縣十年瀟方居吏部稍遷成都同知以憂解官起補松江用馬文升劉大夏薦擢廣東兵備僉事從督府潘蕃討南海清遠諸盜悉平之正德初遷副使岷府遣使市藥物

橫取於民廷舉劾奏之又發總鎮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訐廷舉他事逮繫詔獄廷舉不勝刑自誣服劉瑾矯詔命荷校十餘日垂死乃得釋戍雁門旋以赦免揚一清薦其才擢江西右叅政督兵討靖安賊不利奪冠服七年敗華林賊於連河還冠服如故尋從陳金大破姚源賊殷重十等其黨王浩八走據裴源復從俞諫破之初賊首胡浩三既撫復叛廷舉輕騎往諭焉所執然不敢害居三月廷舉盡得其要領以計誘之使攜及廷舉得還浩三果殺其兄浩二營中內亂廷舉進兵乘之遂禽浩三會與副使李夢陽不

同籍交好見國事日非既不能引裾以諫及微言不聽又不肯掛冠而行其於輔相之道甚不稱臣思古人於朋交有過必諫而臣括囊自保曾無規切是臣於君臣朋友之際無一可者臣所謂不職非飾詞也乞從罷黜以儆幸位不許冕亦求罷帝溫旨慰諭之冕復言臣與廷舉交好四十年前臣扈駕南巡廷舉數抵臣書語多獎借不圖今日有此詆訐使臣不早掛冠何以謝良友帝亦頗不直廷舉謂爲南京工部冕固請留之不聽嘉靖元年廷舉復乞休勸帝勤學修政親賢遠奸日覽大學衍義以資鑑戒疏再上優

協奏夢陽侵官因乞休不俟命竟去坐停一歲俸起廣東右布政使復佐金平府江賊增俸一等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賑湖廣饑已復出湖南定諸夷疆地時寧王宸濠逆頗有端疏陳江西軍政六事爲豫防計世宗立召爲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上疏自劾言先帝末年逆臣錢寧江彬亂政臣於時爲都御史職在糾彈曾無一言陸完在吏部傾心張銳王瓊在兵部誦事錢寧百僚遷除亡不用賄臣耳聞之又無一言致仕少師梁儲臣微時故交從先帝南巡遽欲請御寶以行自北抵南未見迴鑾之請少傅蔣冕臣與

詔勉留明年以災異復自劾求罷且言古帝王遇災修德策免大臣今兩京卿寺三年間被劾數四者直悉令致仕仍望陛下日親師保訪九卿進儒臣繹經史覽章奏去譏遠色屏斥佛老早擇宗室承興國之祧其威畷之橫賞官寺之濫恩具與追奪所謂應天以實者庶幾在此因上其部與革十二事詔悉施行尋改南京戶部其冬遷右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罷濫供吳民畏而德之長洲知縣郭波以事挫織造中貴張志聰志聰怒伺波出擁徒十百人執波倒曳之車後典史蕭景腴方操兵教

場急率兵大呼救波扼志聰吭落其帽百姓盡登屋
飛瓦下擊志聰及其黨始散去遂誣波毆勒使波及
景腆俱被徵罪且不測廷舉具言志聰貪贖狀白波
等無罪帝乃降波五級調景腆遠方志聰亦召還三
年以大禮議未定請如洪武中修孝慈錄故事令兩
京部寺臺省及天下督撫各條所見并詢家居老臣
刻日劾奏俾二三大臣入對便殿采而行之彙爲一
書以詔後世時已定稱本生考給事中張原劾廷舉
首鼠兩端陰附異論劉祺復劾廷舉欺罔九罪不報
明年仁壽宮災復上疏陳時政謂宜省躬思愆凜漸
不克終之戒敬大臣容直言約束勲戚放出宮女毋
廢於學毋倦於勤毋壅蔽於左右報聞尋改南京工
部尚書辭不拜稱疾乞休帝慰留已復辭且引白居易
易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雀我作閒人張詠詩幸
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之句語多詆諷中
復用嗚呼字帝怒以廷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勒致
仕廷舉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而神采英毅
言行必自信人莫能奪初在太學時兄事南城羅玘
玘病痢僕又死自爲煮藥餌飲之負以如廁一晝夜
數十反玘既瘥與廷舉同成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

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獻臣生我也好薛瑄胡居
仁學集其要語以傳慕陳獻章尊事之順德梁景行
獻章弟子也有賢行廷舉與之善後由鄉舉爲崇明
知縣多異政家居久不出廷舉再薦於朝終壽府長
史官雖不達而風操與廷舉埒世稱兩人善交廷舉
家貧所居湫隘亡郭外田丘墓所寄纔十餘畝而有
書至萬卷及卒總督姚鏌爲庀其喪隆慶中追謚清
惠弟廷弼舉於鄉亦厲擢行廷舉被徵追與俱及下
獄禁弗通飲食廷弼竊饋餉之廷舉荷校吏部前廷
弼卧其械下刑部主事宿進見之歎曰脫兩人死我
何用生爲奏記張綵得釋時人嗟稱焉
鄭岳字汝華莆田人弘治六年進士爲戶部主事改
刑部十二年岳同官董天錫偕錦衣千戶張福決囚
爭坐錦衣帥爲之言福遂坐天錫上岳言錦衣兵部
轄也主事部屬千戶衛屬令列其上不可且紛更之
事適者非一如糾劾非鎮監之職而董讓行之太常
本禮部所統而崔志端專之雖陛下已知其妄然猶
不寘於理此所以臣下效尤卒無忌憚也疏入忤旨
逮繫詔獄戶部尚書周經侍郎許進等論救不聽都
御史閔珪當岳贖杖還職從之尋進員外郎明年侍

即進禦寇大同無功廷議欲代之更出京軍起廢帥趙果岳言進不可代果不可用京軍不可出不報已遷湖廣僉事歸宗蕃侵地於民治施州夷民相警殺者禽數人餘罷弗問索土官私鑄偽印及掠賣男女百餘人皆獲之荆岳饑勸富民出粟弛河泊之禁屬縣糧當輸遠衛者給以直乃倍得米賑濟正德初擢廣西副使土官岑猛當徙福建而猛據田州不肯徙岳往撫之許為奏改近地猛乃悔罪請自効尋改廣東遷江西按察使以執法為寧王宸濠所惡及就遷左右布政使益與宸濠左宸濠奪民田億萬計民立砦自保宸濠欲兵之岳持不可宸濠愈怒會副使李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岳承檄按之夢陽遂執岳親信吏使言岳子法交通納賄宸濠因助夢陽奏其事因法掠治不已自定爰書授二司遂以兵圍岳署悉捕治其家人給事中王壙等交章訟岳寬言江西盜賊縱橫而諸臣競逞私憤請遣大臣往勘巡撫任漢亦言御史李伸覈訊不實帝乃遣大理卿燕忠會紀功給事中黎奐按問宸濠復質連證者家以劫之岳曰奈何以下官禍多人乎遂誣伏奪官為民十四年宸濠叛中外交薦起四川布政使以憂不赴

世宗初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歲饑發廩賑貸奏以公帑銀十二萬兩代民輸京師民深德之甫兩月召為大理卿帝推迎立功欲封閣臣為伯岳遺書稱冕請勿受嘉靖元年冬上言內臣賈全等侵蝕倉庫宜正刑章乃特蒙曲免將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盜害何可言近如陵戶杜文舉等輒以內臣奏請事從中決部臣執奏天聽莫回其他下司禮處分者甚衆夫法者天下之公也事干貴近輒有軒輊是法不信於天下也古人有言法行自近又曰官中府中合為一體乞自今內臣有犯悉聽部院問理庶昭平明之治帝不能從明年四月岳以帝數不豫上言陛下春秋方盛宜遵聖祖寡欲勤政之訓宮寢有制進御以時退朝之後即御文華裁決章奏日暮還宮不惟修身立政亦以養壽命之源帝報聞出按甘肅亂卒事總兵官李隆等皆伏罪還朝以災異陳刑獄失平八事尋遷兵部右侍郎時大禮未定岳言若以兩考為嫌第稱孝宗廟號毋稱伯考以稍存正統大學士石珪請從之帝切責珪奪岳俸兩月轉左侍郎山海關故不征稅岳請罷弗許大同軍亂岳建議止誅首惡者事已定而侍郎胡瓚陳兵恐之乃復叛瓚懼遷班師

以功聞中官子弟從者皆得叙岳方署部事執不可中官崔文有寵欲用其兄子爲副將岳又持之由是左右皆怨四年六月寧夏總兵官神勛行賄京師偵事者獲其牘無岳名而御史聶豹以風聞論列岳自白因乞休去

范輅字以載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行人十年除南京御史時武宗久無子輅率同官上言宋臣范鎮謂置諫官爲宗社計臣等諫官也不以宗社至計告其君是愛死嗜利之臣矣陛下嗣大曆服已踰十載日馳騁於騎射服習於戎陳前星未耀而深宮不御

孤立之勢可爲寒心陛下苟爲宗廟社稷計莫如擇宗室之賢者育之宮中俟有嫡嗣遣歸藩府昔宋仁宗未有繼嗣韓琦進孔光傳以勸曰成帝中主尚能立弟之子况陛下乎仁宗納其言儲位遂定願以仁宗爲法斷自聖衷早定至計不報輅先後劾江西鎮守中官黎安南京守備中官劉瑯南京大理卿任漢罪發衛帥簡文王忠暴橫狀又論馬姬已有娠不當入宮語皆切直明年清軍江西寧王宸濠寵伶人秦榮僭擬如王者輅劾治之又論中官畢真前黨附劉瑾奉使山東淮南科歛民財數十萬瑾敗更營廣東

市舶及山東鎮守貪橫如初今在江西威福自恣人惴恐跡真所爲視瑾尤甚及今不爲之所必爲他日隱憂因條其貪虐十五事真多內援留疏不下是時宸濠驕橫令諸司以朝服見輅不可抗章言高帝定制王府屬僚悉稱官其後始稱臣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則稱官而出使者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制未盡一臣以爲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嚴大防甫下禮官議宸濠遽馳疏爭之禮官不敢決詔廷議始請如輅言宸濠自是怨輅而真銜之尤甚會輅乘轎過真真奪其轎并披他事誣奏遂

逮下詔獄南京御史曹銓等救之不聽值武宗巡幸淹繫經年至十四年四月竟謫龍川宣撫司經歷未幾宸濠及真謀逆誅御史謝源伍希儒等交章請召輅世宗初復故官俄遷福建僉事居數月轉江西副使有政績嘉靖初致仕歸用尚書胡世寧薦起密雲兵備副使討礦賊有功歷浙江福建左右布政使卒官

論曰宸濠之變世寧首伐逆謀身瀕死矣三上書不見省僅而得免承勳廷舉以才略見憚岳輅守正至陷於刑辱諸臣劾曲突之謀朝右成履霜之漸誰階

之厲貽患東南則陸完諸人之罪其可逃乎且世寧之欲棄哈密專守河西承勛請毋用兵芒部老成謀國尤非僅功名之士所能幾及者哉

明史卷二百七十

列傳一百二十一

廖紀

高友璣錢如京楊志學

周期雍

顧應祥 張潤

王杲王

瞿潘族父鑑孫應奎 孫應奎

方鈍

吳山 賈應春

鄭曉

子履淳趙炳然

廖紀字時陳東光人舉弘治三年進士久之謁選吏部尚書屠瀟器之用為考功主事累遷文選郎中正德中歷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廠故有羨金主者多私之紀獨籍於官遷吏部左右侍郎世宗立拜南京吏部尚書踰年調兵部參贊機務被論解職嘉靖三年大禮議既定吏部尚書楊旦赴召道劾張璉桂萼奸邪璉萼惡之其黨陳洸遂劾旦而薦紀帝即罷旦以紀代之紀疏辭言臣年已七十精力不如喬宇聰明不如楊旦二臣且去臣何敢居此帝優詔不許時宇旦方為帝所惡而紀顧稱之時論以此多紀紀雖由璉等引用未嘗不孤行其意明年光祿署丞何淵請建世室祀獻帝下廷議紀等執不可帝弗從紀抗章曰人子之孝其親心無窮也分有限也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非所以為孝如淵之言

是獻帝昔北面於外藩今並躋於列祖千君臣之分亂昭穆之倫茂祖宗之制所謂不得爲而爲者也臣謹昧死請罷勿議帝不納會廷臣多爭者議竟寢已陳正士風重守令惜人材三事其言惜人材謂正德之季宗社幾危幸賴大小諸臣夾輔匡救今議者但知平定逆藩之功而不知保護京師之力自陛下繼統以來老成接踵而去新進連茹而登以出位喜事爲賢以凌分犯禮爲貴數年之間人才漸不足用臣待罪銓衡心切憂懼望陛下思養才之難用才之急於昔年致仕大臣念其保護之勲量行召用其他降職除名遣戍者咸與維新使得以才自效實今日急務也疏入帝但納其前二事而已三邊總督楊一清召還內閣總等欲起王瓊代之紀則推彭澤王守仁帝不允復以鄧璋王憲名上帝竟用憲紀言臣爲邊方計所推皆一時人望而禮部尚書席書謂臣內順相君外制臺諫書爲此言必有所主夫推用人才臣部職也今舉朝所不敢言不敢爲者書率攘臂言之爲之其才過臣遠甚請罷臣而用書毋使爲所齟齬帝慰諭之五年正月御史張袞喻茂堅朱實昌以世廟禮成請宥議禮得罪諸臣璉等亦以爲請章俱下

吏部於是紀等列上四十七人而帝卒報罷御史魏有本以劾郭勛救馬永謫官給事中沈漢等交章論救帝俱不聽紀從容爲言且薦永及楊銳可用帝納之有本得無謫紀爲人端亮謹朴淡於世味恒以簡籍自娛初在南都持議頗與璉輩合坐是劾罷故璉輩引爲同心冀其助已而紀自以先達不屑附麗往往與抵牾以是諸新貴亦不喜之紀以年老數稱病乞歸帝輒慰留六年請益力乃許先是獻皇實錄成加太子太保至是進少保賜勅乘傳夫廩視故事有加卒贈太保謚僖靖

高友璣字肅政樂清人弘治三年進士由南京刑部主事歷九江知府治蹟爲江西冠正德初田州土知府岑猛以罪廢改置流官以命謝瑚瑚憚不赴被徵所司議擇才吏往適友璣考績至京遂命爲廣西右叅政知田州事至則開示順逆待以至誠爲設科條建學校平徭賦四境寧謐始猛入謁必擁兵自衛既乃釋去受約束惟謹後朝議復猛官召友璣還會權倖有不悅者復以知府調衛輝歷遷陝西右布政使友璣練達政體割決如流所至稱治八年正月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甫泚鎮賊大舉入犯南攻朔州

圍馬邑總兵官葉椿遣將四出邀擊賊乃退五月復
數萬騎分九道入縱橫七日殺居民三千餘人掠孳
畜數萬友璣拊循剷殘蒐討軍實瘡痍復起坐失事
貶湖廣副使嘉靖初歷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撫
鳳揚諸府鹽徒多爲盜捕誅其渠魁豐沛大水民饑
力請寬恤郵傳冗費暨漕務宿弊釐革爲多遷南京
工部尚書七年冬召拜刑部尚書甫三月坐金輅獄
罷歸語詳許璜傳友璣當官有器局里居十八年蕭
然若寒素中外數推薦竟不起卒贈太子少保謚襄
簡友璣之後烏刑部可稱者有錢如京劉詎如京桐
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歷知青田定海二縣徵授御
史正德中清軍江西屬府粟當輸南京者有司懼督
責虛文報竣後歲荒除逋租不在蠲數民困益甚如
清河地三千三百頃民以失業競懇闕下詔中官張
淮侍郎王瓊往按不爲辨民復走懇詔如京再勘之
如涼言清河止德府退地七百頃足以界儒他皆民
產不當奪且縣賦歲止千餘石而威曉家徵銀乃至
萬有餘兩重困民力崇殖私門倘民窮生變亦豈戚
里之福帝竟不許十一年詔遣中貴史宣崔通織造

南方劉允迎佛烏斯歲如京偕同官力諫不納歷太
僕卿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累遷南京
戶部尚書三載考績留掌刑部九廟災軍民入運瓦
礫得金銀煨燼中緝獲下吏即官懼失帝意坐以盜
內府物如京不可悉予輕比浹歲引疾去亦以端操
稱於鄉卒贈太子少保詔駟陵人父璟刑部尚書詔
舉正德十年進士爲寧國推官攝蕪湖事武宗南巡
中貴索賄不得執繫詔獄世宗立復官尋擢御史先
是登極詔書汰冒濫軍官至三千餘人後多賣緣奏
復於是懇者不已嘉靖六年詔詎偕給事中程輅兵
部主事周易再覈之詎等推較留當存者數百人餘
並汰去懇者遂絕遷南京通政叅議歷南京刑部尚
書二十八年召改北部初帝幸承天河南巡撫胡纘
宗嘗以事咎陽武知縣王聯巡按御史陶欽夔旋劾
其貪汙罷之聯河間人素兇狡至是益淫暴嘗毆辱
其父良良訴之御史閻隣論死久之以良請出獄復
坐殺人聯求解百方不得後知帝喜告訐乃披纘宗
迎駕詩有云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指
爲謗詎且言纘宗託已刊布不從故屬欽夔論黜羅
織成大辟凡生平所不悅若副都御史劉陽給事中

鮑道明御史胡植馮章張洽參議朱鴻漸知府項喬賈應春等百十人悉構入之候長至日令其子詐爲常朝官闖入闕門於班行中聲冤帝大怒立遣官捕續宗等下獄命訊會法司嚴訊認等盡得其誣罔仍坐聯死當其子詐冒朝官律斬而爲續宗等乞宥帝既從法司奏坐聯父子碎然謂續宗判詩不能無累民又摘奏中語頗有詰讓下禮部都察院參議嚴嵩爲之解乃杖續宗四十與認俱除名法司正貳停半歲俸而卽官承問者下詔獄嵩以對制平獄有功令兼支大學士俸嵩辭乃允時帝以喜怒爲生殺每過

大獄法官率首鼠兩端甚至執法狗上意稍有執正譴責隨之以故刑獄多失平認於是獄獨能持法身雖黜而天下稱之

楊志學字遜夫徐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卽中督餉宣府志學有材智愛士卒粟賤給以銀貴仍給粟爲槍上法令商人以芻粟入倉爲中鹽先後弛豪猾不能越商便之邊儲頓充遷萊州知府歲饑開倉賑貸大旱禱於海神徒步往迓數十里大雨隨降民歌頌之爲河南左叅政會河北久不雨條上救荒十二事彰德諸府免運糧當徵者二十萬石志學

不俟報下令傳之驛傳藉以二戶供一役民多破家志學令一大戶佐以四中戶民咸感悅正德十三年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帝數往幸江彬等恣徵索橫甚志學皆取辦公帑不爲民累又能得士卒心有違警爭致死力邊境寧謐世宗嗣位疏言代府宗爰繫衍歲祿不繼請官鋪銀二萬餘兩及河東餘鹽銀濟之報可時仍歲告饑志學再請發帑賑救又奏增軍士月糧折色以故宣府同時遭災士卒至鼓噪乞餉而大同晏然帝卽位恩劍賞邊軍銀人二兩次同有卒五千五百人以非常操軍不與志學言此卒分番徵探勞苦與操軍等乞頒賞如例遂得半給居五年邊人愛之若慈母以疾累乞罷並慰留就進右副都御史最後總督侍郎孟鳳代爲請乃得允家居久之廷臣屢薦至嘉靖十年始以故官撫寧夏寧夏要害地曰花馬池總制楊一清王瓊始築牆守之然牆卑薄寇輒毀之以入又多沙磧隨築隨圯志學疏於朝築而增高者三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百餘里增置敵臺二百餘警鋪七百餘沙圯者卽堅土改築之凡五十餘里工成邊備益固寇嘗掠西海遇寧夏境志學議調兵禦之總兵官周尚文不從志學

疏劾尚文罷其職召爲刑部右侍郎未行會吉囊入寇戰於柳門敗之又追敗之蜂窩山斬首百四十級被傷及墜河死者無算捷聞賜金綺尋進左侍郎十七年拜工部尚書俄調刑部明年帝南巡志學疏諫不聽扈從還京六月雷震奉先殿偕諸大臣自陳乞罷詔許致仕志學練時務所施設皆得宜其撫兩鎮皆推行搶上法如宣府時兩鎮遂有餘積大同有奸商初以中鹽冒引沒貲於官賄江彬矯詔償其直志學不可偵戶部解銀至預與軍爲期日餉至商環集以請志學曰已與軍約不可奪也卒弗與歷官五十年

年謗議不及一時稱能臣卒贈太子太保諡康惠子守謙自有傳

周期雍字汝和江西寧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南京御史劉瑾既誅悉起諸爲瑾斥罷者用之而給事中李光翰任惠徐蕃牧相徐暹趙士賢御史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葛浩姚學禮張鳴鳳王良臣徐鈺趙佑楊璋朱廷聲劉玉部郎李夢陽王綸孫磐等以劾羣奄故未得錄期雍偕同官王佩力請遂皆召用兵部尚書王敞本庸才以附瑾得進期雍請斥之焦芳劉宇助理爲虐點罰不及劉大夏韓文揚守隨林瀚

張敷華守正被陷未蒙滿雪期雍皆極論陳金討江西賊縱苗兵殺掠期雍發其狀尋清軍廣東勦鎮守武定侯郭勛金與勛皆被責出爲福建僉事寧庶人反簡銳卒數千赴討會賊平乃還嘉靖初爲浙江叅議討平溫處礦盜予一子官再遷湖廣按察使九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先是薊州密雲關堡數十以避寇警盡移入內地賊騎益得長驅期雍悉修復之數列上便宜入爲大理卿時兩京法司問囚或不送大理覆讞即大理所駁還或故淹延致囚瘐死期雍並請旨釐正歷刑部左右侍郎右都御史十八年

拜刑部尚書其秋大計京官言官劾期雍嘗納賄吏部白其誣有詔戒諭言官時郭勛益用事欲修卻明年風霾因勸帝罷免大臣期雍遂去位辭朝猶疏四事請帝葆天和養儲貳任忠良防欺蔽家居十年卒顧應祥字穎賢長興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饒州推官吏以其年少易之及見應祥剖決精敏乃擊服不敢肆姚源洞賊執樂平知縣汪和應祥單騎扣其壘諭以禍福和得釋還用治行徵以年不及格不得爲給事御史僅詢錦衣衛經歷時錢寧掌衛事干謁者雲集應祥獨不附出爲廣東僉事饒平有巨寇協部

御史陳金討敗之進秩一等遷副使分巡南昌時宸濠初平應祥拊循瘡痍民賴蘇息歷山東按察使疏陳慎謫戍戒酷刑杜株累嚴軍政四事悉報可俄就遷右布政使九年冬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昆陽新興賊作亂與巡按御史毛鳳韶等討平之居三年所規畫便宜凡二十餘疏雲南人深德之聞母喪不俟代竟歸尋知非制復馳還爲巡按御史揚東所劾落職候勘應祥遂劾東行事乖方滇南十餘府巡歷僅五之一以無罪筮死屬吏二人日與叅政楊濂等置酒高會而按察使蔣彬卑諂尤甚叅議華金等遠事參謁騷擾道途宜並罪於是東彬亦落職降濂等五人秩而金等五人按臣逮問應祥一疏而去監司幾盡時論亦以爲過家居十五年廷臣言應祥以母故獲譴過薄乃以故官再撫雲南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二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大學士嚴嵩應祥同年生也以尚書之召爲已德而應祥無所私厚嵩不悅明年京察嵩風言官拾遺遂詢南京刑部當報囚比至踰冬至二日應祥以得旨在先竟決之爲給事中賀涇等所論遂罷歸應祥聰敏多才藝所至有能聲故蹶而復起終致高位於書無不窺尤精九章句

股法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少保張潤字汝霖臨汾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宜陽知縣正德二年徵授刑科給事中劉瑾稽覈遺餉命潤往甘肅潤不敢逆瑾意還奏前巡撫侯瓚以下三十餘人並虧損芻粟詔罰米輸塞下有差尋遷禮科右給事中河南巡按御史趙珙已代還而勘合未完潤以專職不撓發與同官四人各杖二十瑾誅借六科諸臣疏劾瑾黨遺奸尚書則畢亨洪鐘柴昇劉纓劉璟侍郎則李瀚夏昂陸完崔巖張志淳李遜學都御史則文貴張禴林廷選大理卿則張綸府尹則陳良器祭酒則王雲鳳卿佐則楊廷儀張龍張檜蔡中孚吳世忠屈銓給事中則段豸御史則崔哲李紀周霖咸請治罪於是罷黜者十二人再遷戶科都給事中瑾嘗增遼東諸衛屯田糧額潤以爲言得還其故畿輔及山東河南江西四川州縣皆爲賊所殘潤請發帑遣大臣賑恤已奏四方用兵公私交困而盜賊縱橫未已自督撫以下皆宜行罰又因歲旱請嚴禁有司無名科歛皆議行擢順天府丞十三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黜貪殘拯彫敝條上軍民疾苦十餘事政甚有聲遣艱歸世宗即位起撫寧夏屬衛屯田有

垣於河者奏蠲其租斥鹵地舊徵米斗二升亦如請
寬減嘉靖二年召理院事尋進左副都御史新會賊
攻剽城邑殺掠人口千計按察使周宣止劾百戶吳
良輔潤上言良輔誠宜罪但上有監司將領次有府
縣衛所今悉置不問而獨罪一百戶豈朝廷設官意
哉帝然之命俱按問六年坐李福達獄落職歸廷臣
屢薦率報罷十八年起故官俄遷兵部右侍郎居數
月調戶部督倉場明年代蔣理爲工部尚書時工役
繁興度支告匱乃奏言內工如一號諸殿外工如諸
陵壽宮沙河橋工宜次第告竣其西苑仁壽宮及鼓
樓六聖碑亭乞暫停罷曩四郊所費僅四十六萬慈
寧宮四十萬今慈慶宮費至七十一萬一號殿亦至
七十六萬費已增矣而工猶未畢乞勅內外官加意
撙節帝從其議惟西苑仁壽宮仍趣速成再遭喪服
除起南京吏部尚書居數年考績赴闕適遷戶部尚
書仍督倉場遂懇乞致仕歸潤爲人有器度鄉居恭
讓好禮後進士以爲模楷焉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
謚恭肅

王杲字景初汶上人正德九年進士授臨汾知縣擢
御史巡視陝西茶馬武宗遣中官分守蘭靖二州杲
上言窮邊饑歲不宜額外設官爲民累不報世宗即
位疏劾陝西總兵官趙文黨附江彬又與司禮魏彬
結爲姻婭納賄邀功罪惡顯暴今江彬已伏誅文與
魏彬不宜獨免乃逮治文悉報可嘉靖三年帝將遣
中官督織造於蘇杭杲抗疏極諫不納久之擢太僕
少卿改大理再遷左副都御史進戶部右侍郎十八
年河南大饑命杲往賑杲言救荒當如救焚今殍死
已十餘萬子遺之民旦夕待哺河南倉庫所在皆虛
若待至彼而後請給民死者又不知凡幾矣宜發帑
金賑貸便詔齎臨清倉銀五萬兩以行杲既至復言
饑民日益乞更發十五萬兩帝如數予之杲於是盡
心賑恤所全活不可勝計事竣拜銀幣之賜尋以右
都御史總督漕運故事繕治運艘率軍三民七至是
總兵官顧寰以軍民困敝請發兩淮餘鹽銀七十萬
戶部尚書李如圭執不可杲疏請改折兩年漕運十
之三以所省轉輸費治運艘勿重困軍民帝報可踰
年遂入爲戶部尚書后父安平侯方銳奏乞張家莊
馬房地杲言此地二千餘頃正供所出不可許宜以
大慈恩寺入官地二十頃予之帝從其議是時國儲
告匱而諸邊請增餉者無虛月四方又多以水旱告

給事中李文進請勅廷臣議所以廣儲蓄者杲條列九事以獻已又上制財用十事帝咸納之舊制歲漕四百萬石杲以倉粟有餘而用度不足凡遇奏報災傷率從改折以便民一日帝見改折者過半大驚以詰戶部杲等引罪勅自今務遵祖制毋輕變杲歷官清謹及掌邦計夙夜在公事無不辦帝亦深倚之後有詔買龍涎香杲久不進帝以此不悅最後給事中馬錫勅杲及巡倉御史艾朴受兩淮運司解官賄屬管庫員外郎余善繼收納偽銀帝怒遂下杲朴詔獄杲疏辯不納給事中厲汝進復言總督倉場尚書王鼎亦受請寄并下詔獄杲朴遣戍鼎斥為民杲竟卒於雷州戍所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等訟杲冤詔復官賜祭墓贈太子太保鼎句容人正德九年進士以吉安推官從都御史王守仁平宸濠有功遷大理寺副偕廷臣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歷兩京戶部侍郎出督漕運進尚書好學敦行誼歷官著清操與杲皆黜不以罪時論惜之潘潢字薦叔婺源人有文學內行修潔舉正德十六年進士除樂清知縣遷戶部主事調禮部嘉靖六年與修明倫大典改吏部忤尚書桂萼復調禮部進郎

中擢福建提學副使嚴立規條講明正學歷吏部左侍郎二十八年代夏邦謨為戶部尚書成國公朱希忠提督團營疏言營馬額十二萬四千近因芻豆缺供遂致減額請增發帑銀潢奏國初宣德以前夏秋皆牧於草場又採青為春冬計未嘗費芻豆雖正統間邊疆多事亦止給兩月類年祖制盡壞歲支已至十八萬今希忠復請宜勿從帝納其議往時太倉銀庫歲入十每存二三及是府庫匱竭而各邊增兵設戍靡餉不已其明年潢因延綏巡撫請益餉取詔旨集廷臣議長策乃議言國初諸邊軍衛給餉則取之民屯田養馬則取之芻牧歲有常供未嘗告乏邇者民逋日多軍屯漸廢本源既竭末流從之宜下巡按御史督逋欠補屯軍需以民屯二糧開中鹽引及諸色稅課濟邊不有非常蠲貸毋奏請帑金時大學士嚴嵩素銜潢守正議上嵩謂無裨邊計請再議潢更列七事以聞卒不稱旨調南京工部尋就改吏部兵部三十二年河南賊師尚詔作亂將犯鳳陽潢已遣兵防禦而言官賀涇金豪等交劾潢遂罷歸潢居常恂恂言若不能出諸口及當官議事人莫能撓君父母喪三年不御酒肉與族祖兵部侍郎珍族父總督

侍郎旦工部尚書鑑同時都顯位有名蹟世稱望族
鑑正德三年進士雅屬節操勤於吏事嘗以右副都
御史巡撫四川討平西蕃深溝諸蠻盛有威惠卒諡
襄敏

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章丘知
縣嘉靖四年入爲兵科給事中張璉桂萼枋國應奎
首疏論劾略言輔臣之任必忠厚純亮純白堅定者
乃足當之今大學士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雅性尚
通難以獨任張璉學博性偏傷於自恃猶飭厲功名
當抑其過而用之至於桂萼以梟雄桀驁之資作威

福納財賄阻抑氣節私比黨與勢侵六官氣制言路
天下莫不怨憤特陛下未察耳乞鑒別三臣賢否以
定用舍疏入帝大感悟慰留一清而戒諭璉萼備至
既而同官王準陸粲繼劾之兩人竟罷相準粲亦下
吏遠謫以應奎首發其奸不罪也尋以延綏大饑請
令老弱不能徙者官給之粟軍有馬者移他府就食
入秋遣還戶部以爲便從之未幾劾吏部尚書方獻
夫用人不計年資惟私姻黨衰老如洗光獻夫友也
卑陋如彭澤獻夫親也乃今日推光明日推澤恐自
此倖進日多而守己之士將坐絀矣帝頗納其言今

光改用獻夫力稱二人賢援汪鉉爲助且言澤以議
禮故爲羣情所忌帝遂留光詘應奎議延綏巡撫李
如圭久疾不去應奎劾罷之又言近海內饑饉盜賊
公行府庫空虛民生憔悴而京師工役方興未已請
酌緩急暫行撤罷於是頗有所停減再遷戶科左給
事中行人薛侃以建言忤旨下廷訊詞連張璉應奎
與同官曹忭趨揖璉令避且上疏言狀帝怒下之詔
獄尋釋還職十一年大計天下庶官時王準謫富民
典史汪鉉爲璉等修卻誣以不謹而黜之應奎不平
抗章乞復準官治鉉黨附欺罔罪章下吏部尚書王

瓊璉黨也亦言準當黜乃謫應奎高平縣丞屢遷湖
廣副使督採大木坐累復逮赴詔獄得釋歷右副都
御史巡撫順天召理院事遷戶部侍郎二十九年進
尚書時京師新中寇塞上羽書旁午徵兵集餉度支
告匱天子方高居不視事大臣議事少不當意輒譙
讓謹責隨其後應奎於時拮据支吾不得已乃爲加
派之計自北方諸府暨廣西貴州外其他量地貧富
悉增之期事寧即止於是驟增銀一百十五萬有奇
而蘇州一府乃八萬五千御史郭仁吳人也詣應奎
請減之應奎不從仁遂劾奏且罪應奎疏辨帝以仁

不當私屬竟調之外既而國用猶不足應奎上言今歲所入止二百萬四諸邊費至六百餘萬近一切取財之法行之已盡而匱絀猶故請令諸曹所隸官吏儒士厨役校卒悉汰其冗者而臣部一歲出入贏縮之數亦綜其大綱列籍進御使百司庶府咸知爲國惜財帝報可三十一年正月命應奎條上京邊備用芻糧之數應奎言自臣入部至今計正稅加賦餘鹽五百餘萬外他所搜括又四百餘萬而所出自諸邊年例二百八十萬外新增二百四十五萬有奇修邊賑濟諸役又八百餘萬帝以耗費過多疑有侵冒於是分遣科道官往諸邊覈實而給事中徐公遴尋劾應奎粗疎自用遂改南京工部尚書踰年就移戶部又三年致仕歸卒應奎初爲諫官屢犯權貴矯然以風節自厲晚官計曹值時多故一切爲苟且計功名頗損於初有與應奎同姓名且同爲給事者餘姚人字文卿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惡汪鉉恣橫執疏暴其奸忤旨下詔獄已復杖於闕下謫華亭縣丞然鉉亦竟罷去由是兩孫給諫之名並震於朝廷累官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踰年罷歸應奎受學於同縣王守仁爲人剛直自遂爲山東布政時

有劾開膠萊河之議者應奎力言不可議竟寢常入覲與吏部尚書爭官屬賢否無所屈時稱其亮直方鈍字仲敏巴陵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華亭知縣嘉靖初徵授御史鈍爲人誠樸直諒而才足有爲兩按河南山東並著風裁擢大理丞進少卿歷兩京戶部侍郎三十一年帝將用韓士英爲戶部尚書爲言官劾罷乃以鈍代之時承俺荅入犯之後諸邊驟增餉銀至三百餘萬國用日詘而邊臣猶請給不已鈍知其有乾沒惡之每邊臣陳請多執不與已而上言天下歲入京庫銀僅二百萬兩有奇中外用度胥此仰給比來有因時暫增而遂沿爲常例者如修邊銀自十九年後增至八十餘萬客兵銀自二十九年後增至二百餘萬是也有遞年增益而遂倍於常額者如京營馬料歲支本色折色各二十餘萬諸邊年例歲增募軍調軍至一百餘萬是也有因循日久而不可省者如錦衣衛將士月支米至四萬石光祿寺厨役月支至六千石京營諸軍歲支米至三百十萬石是也歲入不增於前而歲出日加於後可不爲寒心哉况今江浙患倭川貴採木山陝歲荒勢不得不蠲減則二百餘萬之額尚憂不足而京庫所儲不及四

十萬諸邊年例尚欠八十萬度支之匱未有甚於斯時者請陛下博訪廷臣爲百年無弊之計報可尋又上言宣大二鎮軍餉歲至二百五十萬兩自足養兵數十萬據前大同巡撫王忬奏見兵八萬八千餘人而昨追賊山西止一萬三千人而已宣府巡撫劉廷臣奏見兵八萬有奇而每遇出戰合奇遊兵不過三千而已然則諸鎮之兵固多虛籍且亦有所養非所用者可不嚴勅邊臣力加撙節爲國家計久遠哉帝深然其言是時經費既不足而帝又用財無藝土木禱祀賞賚歲出不貲每以夜半出片紙有所徵取計臣無敢延俄頃者由是國計益匱鈍憂懼不知所出會大同右衛被圍當大發帑金濟餉鈍乃條上七事大抵苟且應變計帝責其不足副急鈍謝罪已而尚書吳鵬給事中趙鐸御史李承華等應詔陳理財策鈍議行其二十九事益纖屑傷大體帝覽之頗不悅以事迫但罷其二事餘悉從之鈍掌戶部七年當公私交罄多頭會箕歛之術然其居官無他過而大學士嚴嵩素銜其不附已因帝方責鈍乘間言天下財本無窮稍一會計數百萬可立致領司計者不爲國忠謀耳帝入其言手詔改南京用鈍遂乞骸骨歸鈍

寡嗜慾薄世味尤嚴取予故人有餽遺者輒感額曰汝不任職我不能庇汝賂我何爲或曰書一帙耳則曰我自入仕惟讀大明律何暇讀他書終不納一日會食戶部歎曰邊臣增餉不已實半入要津私橐奈何左侍郎吳嘉會嘗撫薊州曰某當日無是事鈍曰公爲邊撫三遷官三廕子若無是事恐不得今日嘉會大慚其質直多此類隆慶萬曆時兩賜存問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吳山字曰靜高安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入西苑供奉青詞三十五年改吏部尋代王用賓爲禮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保山與嚴嵩全籍江西而守正不阿附嵩子世蕃見山漸登用欲與爲婚姻介大學士李本爲酒飲山酒未行方奕本以手掩局曰公知此酒何意山曰不知也本以情告山佯驚曰吾老人也安從產女乎世蕃不悅而罷帝知山賢一日問嵩吏部侍郎郭朴久任不當尚書耶且曩時閣臣固有四人蓋欲相山而以朴代也山子聞之以告曰上意乃爾大人亦須一揖首輔山叱曰豎子吾肯以一揖博宰相耶嵩竟密阻之有朱隆禧者以順天府丞考察罷官因獻方術得加禮部

侍郎及卒請卹山執不與僉都御史唐順之卒於軍
總督胡宗憲疏具以死勤事請加優卹山曰順之全
歸官下何名死事亦不與故輔靳貴繼妻早寡及老
其孫有客於嚴氏者奏請旌表山謂宰臣命婦生受
殊封守節分也何事特旌徐階過於西內亦揖山而
爲之言山正色曰相公豈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默
然而罷會試自二十九年以後舉子多懷挾待售至
三十八年言者請嚴搜檢如鄉試山曰鄉會二試體
自不同會試之士歌鹿鳴而來祖宗待之甚厚故防
之亦輕奈何自我壞先朝法寧士負朝廷不可朝廷
負士卒不從時裕景二即並建國本未定中外危疑
三十九年冬帝忽諭禮部具景王之國儀嵩知帝故
未有意出王時激於郭希顏之疏欲覘人心使人諷
山留王山曰中外望此久矣幸有命可復阻耶立具
儀奏之帝雖不悅亦無以罪也已王竟之國司禮監
黃錦嘗竊語山曰公他日去國得爲編氓幸矣山愕
然問故因言景王之國實非帝意聞者益爲山危之
山不顧也明年二月朔日當食是日微陰曆官言日
食不見即同不食帝以爲天眷喜甚嵩自西直走人
趣却急上賀侍郎表煒亦爲言山仰首曰日方虧將

誰欺即仍球護如常儀禮畢具報帝大怒山引罪帝
曰爾守禮不必引罪禮科安在令對狀給事中李東
華等震懼劾山并請與同罪帝曰君事天如臣事君
不感君恩國典不容也山謂寧盡已誠不可失正是
矣然不敬天意實直沽名亦不可也東華停俸餘各
奪半年已而嵩言罪在部臣不當專責言官帝乃賞
東華等命姑識山罪吏科梁夢龍等見帝怒山甚恐
以不言獲罪又惡專劾山無以塞衆議乃并吏部尚
書吳鵬劾之詔鵬致仕山冠帶閒住天下皆惜山而
深快鵬之去云穆宗即位召山爲南京禮部尚書堅
辭不赴卒贈少保謚文端山直亮方嚴動必以正時
西苑諸臣多以青詞貴顯不藉是取寵者山與程文
德而已
賈應春字東陽真定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南陽知縣
遷和州知州入爲刑部郎中歷知潞安開封二府皆
能其官遷陝西副使未赴爲巡按河南御史陳蕙所
劾吏部以應春歷年並書上考即蕙亦雅稱其勤恕
疑之請下所司覈實詔兩人並解官候勘已所司白
其誣蕙坐貶應春亦謫山東鹽運同知由漢陽知府
復遷陝西副使進右叅政寧羗賊起會兵討平之遷

按察使左右布政使皆在陝西三十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採銀商洛間不得則橫派礦甲礦夫民大擾織造絨褐費鉅且工不易成應春皆拜疏祈免三十二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時俺荅諸部強盛歲擾邊應春上言諸邊間諜不通每賊入寇莫測所向我則無所不備致兵分勢孤往往失事夫賊將內犯必聚衆治器腊肉飼馬傳箭祭旗其形先露而華人被掠者間亦臨邊傳報頗有左驗使邊臣加意撫勞厚以官賞令密行偵候我得專力爲備視漫然分兵散守者功相千百也請自今定爲賞

格探報得實致斬賊百五十級者官指揮賞千金下此遞殺則人樂自効而賊之情實無不得矣帝立從之其秋賊大入延綏縱橫千餘里殺掠五千餘人應春督諸將邀擊且搗其巢獲首功二百四十以捷聞而巡按御史吉澄極言敗狀詔給事中王正國往勘還言二人奏皆不妄帝竟錄應春功官其一子明年以宣大總督燕祐衰老傳諭輔臣令致仕而命應春代之俄以秋防將屆代者江東未至令仍舊任八月套賊數萬人屯寧夏山後先遣騎五百餘入掠總兵官姜應熊令將士固守紅井以綴賊而密遣精兵出

賊後薄其營賊大驚亂官軍奮擊斬首百四十餘級連應春右都御史踰月賊別部寇永昌西寧者爲守將所破而番人乘機亦寇鎮羌總兵官王繼祖掩擊斬獲多並賜應春銀幣三十五年賊五千騎犯環慶都督袁正破走之俄復數萬騎西寇莊涼守將設伏邀擊斬首一百二十再予應春一子官應春在鎮數載嘗築邊垣萬一千八百餘丈以花馬池開田二萬頃給軍屯墾邊人賴焉徵拜南京戶部尚書論邊垣功進秩一等旋召爲刑部尚書未幾改戶部時國用不足而四方輸賦多不及額應春以爲言因命徵不

及七分者所司毋遷官漕政弛廢運艘多逋負亦以應春言重其罰由是人知奉職應春駁歷久所至慷慨任事有能聲居戶部歲餘致仕去卒贈太子少保鄭曉字室甫海鹽人嘉靖元年舉鄉試第一遂登進士博洽多聞尤諳本朝典故既授職方主事日披閱故牘遂盡知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尚書金獻民屬撰次九邊圖志人爭傳寫以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大同兵變上疏極言不可赦張孚敬柄政器晚欲改寘翰林及言路晚皆不應父憂歸久之不起許讚爲吏部尚書以曉賢誦之吏部歷考功郎中夏

言罷相帝惡言官不糾劾詔吏部會都察院考察去
留大學士嚴嵩因欲去素所不悅者晚執不從而去
喬佑等十三人嵩所厚者多與焉嵩深以爲憾未幾
晚調文選嵩欲用刑部郎中趙文華代爲考功晚言
於讚曰昔黃禎爲文選調李開先考功兩人皆山東
人詔不許今調文華則文選考功皆浙人晚有避位
而已讚遂謝嵩嵩欲以子世蕃爲尚寶丞晚曰治中
遷知府例也遷尚寶丞無故事嵩益怒尋以推用謫
降官周鈇等貶晚和州同知稍遷太僕丞歷南京太
常卿三十二年召拜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兼副都

御史總督漕運時大江南北皆中倭漕艘幾阻晚請
發帑金數十萬造戰船築城堡練兵將積芻糗詔從
之先是中國奸民利倭賄多與通通州人顧表者尤
桀黠爲倭導以故結營砦皆據要害盡知官兵虛實
晚懸重賞捕戮之募鹽徒驍悍者爲兵增設泰州海
防副使築瓜洲城廟灣麻洋雲梯諸海口皆增兵設
堠遂破倭於通州乘勝追擊連敗之如臯海門既而
襲其軍呂泗圍之狼山賊衆數敗前後斬首九百餘
賊潰去錄功再增秩三資銀幣時倭寇多中國人晚
言武健才譁之徒困無所逞遂甘心作賊倘非國家

廣行網羅使有出身之階恐有如孫恩盧循輩出乎
其間禍滋大矣洪武時倭寇近海州縣以高皇帝威
靈兼謀臣宿將築城練兵經畧數年猶未乂安乃招
漁丁島人鹽徒蠻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使出
海宣布威德久之倭始不爲患今江北雖平而風帆
出沒倏忽千里倭恃華人爲耳目華人借倭爲爪牙
非詳爲區畫後患未易弭也帝頗採納之尋召爲吏
部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帝以晚知兵改右都御
史協理戎政三十七年拜刑部尚書時俺荅圍大同
右衛急帝命兵部尚書楊博往督宣大師乃以晚攝
兵部晚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簡聽征京軍三萬五千
人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歸之營伍帝立從
之尋遷視刑部事當是時嚴嵩勢益熾屢誅鋤異已
晚素不善嵩至是益相牴牾其時大獄如總督王忬
以失律中允郭希顏以言事晚並予輕比而嵩則置
重典南都叛卒周山等殺侍郎黃懋官海寇王直通
倭爲亂晚置重典而嵩故寬假之惟巡撫阮鶚總督
楊順御史路楷以嵩曲庇晚不能盡法議者猶譏其
失出焉故事在京軍民有訟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
問斷諸司有應勒者亦叅送法司無有自決遣者其

後諸司不復遵守獄訟紛拏曉奏宜循故事帝報許於是刑部間捕囚畿輔而巡按御史鄭存仁謂訟當自下而上不得越訴檄州縣法司有追取毋輒發曉聞率侍郎趙大佑傅順守故事爭之存仁亦據律執奏章俱下都察院會刑科平議議未上曉復疏辨嵩激帝怒切讓遂落曉職侍郎亦貶兩秩曉通經術厲廉隅甚負時望爲權貴所扼志不盡行既歸南巾布衣與鄉里父老游處見者不知其貴人也既卒子履淳等頌曉禦倭功於朝詔復職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諡端簡履淳字叔初嘉靖四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

遷尚寶丞隆慶三年冬疏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臣等當慟哭流涕於殿庭陛下亦當卧薪嘗膽於宵旰也夫饑寒迫身易爲衣食罄罄赤子聖主之所以爲資若不及今定國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以來恭默三禩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牘之功宮闈遠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諱補牘奚從內

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廢於因循風俗流成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閣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官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童牛羸豕無先事之圖社鼠城狐有難施之計患豈在明前車不遠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疎隔自開關以來未有若是而可以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弘濬哲以任君子勿爲僻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蠻裔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

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於此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舒化等以爲言乃釋爲民神宗立起光祿少卿卒趙炳然字子晦劍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除新喻知縣徵拜御史二十四年與給事中李文進覈宣大山西兵餉劾前後督撫樊繼祖監司楊銳指揮馮世彪等一百七十七人侵冒罪坐謫有差條上備邊十二事歷按雲南浙江擢大理寺丞進少卿尋改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四十一年

浙江福建總督胡宗憲下獄詔罷總督毋設大學士徐階以浙江寇亂甫平請設巡撫綏輯遂進炳然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往任之浙民罹兵燹久又值宗憲汰侈之後提編加派財匱力絀炳然廉潔率下悉更諸政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民皆尸祝之明年福建巡撫游震得請浙兵勦賊詔發義烏精兵一萬命副總兵戚繼光將之以往仍諭炳然協力應勤炳然言福建所以致亂者由將吏撫馭無術民變爲兵兵變爲盜其由來漸也今又驅浙之兵以赴閩之急竊懼浙之復爲閩也請令一意團練土著使人各爲用家自爲守急則兵緩則農然後聚散兩有所歸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土後隣壤庶無釀成禍本又條上防海八事中言獲松浙江水師皆統於總兵駐定海陸師皆統於副總兵駐金山衛並受總督節制今督府既革則已別爲二鎮彼此牽制不得調發請畫地分轄各兼水陸軍務俱報可其年四月繼光破賊平海餘寇流入浙江官軍迎戰於連嶼陡橋石坪斬首百餘級新倭復犯石坪將士乘勝追擊殲之炳然以赴援督勦功再賜金幣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又明年給事中辛自修劾

罷戎政都御史李燧請擇素知兵者代之乃召炳然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踰年詔兼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劾大同總兵官姜應熊罷之條列防邊事宜又以新平平遠保平三堡密邇宣府舊屬大同天成相去六十里孤懸塞外限隔崇山寇騎時出侵擾猝難赴援奏添設叅將別爲一營詔皆如所請已而寇自萬全右衛入至丁寧水峪總兵官馬芳與大同山西總兵官孫吳董一奎合兵禦之寇遁去復被賚尋召還部考滿加太子少保炳然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清勤練達所至有聲績隆慶初以病乞休去卒

贈太子太保諡恭襄

論曰世廟時司度支者如梁材公忠直諒世解其僞矣若王杲力阻安平之乞潘潢不從成國之請抑又其次馬應奎鈍應春皆盛有丰裁而功名或損則當時主計之爲難也紀持議侃侃實有老成之風友璣志學期雍應祥潤炳然俱官尚書未久罕得盡其力用即曉明於法比而志亦弗伸惟吳山據禮守正毅然其終不可奪則夫子之所稱剛者其庶幾夫

明史卷二百七十一

列傳一百二十二

王 縝 李克嗣

方良永

王 爌 范 鏞 王 軌

屠楷 楊行中

盧 紳

徐 問

顧 璘

從弟璵 孫 陞

尹 臺

呂光洵

趙大佑

王縝字文哲東莞人父恪寶慶知府縝登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十年春災異求言縝奏請獎勸忠直優恤軍民減冗食寬文網報聞明年勅三邊總制王越言越往結汪直廉耻蕩然黜廢之餘天下稱快今復輸賄李廣統制邊疆巨猾老奸不可使玷節鉞章下所司已復條列時政十四事因薦致仕尚書秦紘侍郎許進都御史樊瑩布政使舒清可大用而請召還前給事中林廷玉御史胡獻行人王雄時論躋之出理南畿屯田至松江見有司方徵白紵六千疋民不能辦縝即上言紵布本非正供一旦加徵民情驚懼有司以貢獻為能不免督趣嚴急若弗遂止異時皆稱無名之徵紵自陛下於聖德不能無損又以上清宮將重建具言江西水旱頻仍今方營寧益二王府第不可更興大役詔皆為之罷止累遷工科都給事中武宗初立有內府工匠以營造

加恩縝率同官上言昔唐明皇初載內殿常置無逸圖而寓內又安末年易以山水障子而國勢凌替宋仁宗嘗命輔臣書孝經無逸為圖而享國最久至徽宗崇尚羽毛山水諸畫而宋室不競由是觀之人主好尚不可不慎也今陛下初登大寶而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勞進秩者誠不可以示後世且散遣先朝諸畫士而革工匠所授官毋為新政累帝不能用中官張永請改築通州新城工部持不可帝弗從縝言泰陵工作方興京營士卒未得息肩復興無益之役帝乃止正德元年出為山西右叅政六年由福建左布政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蕪松諸府江西姚源賊首王浩八掠婺源休寧諸縣縝協諸軍討平之進秩資銀幣乾清宮災疏陳四事請養宗室子於宮中以定根本去南京新增內官以省供億禁南京監局濫取夫役以獲民困召還建言被黜諸臣以廣言路不報由鄖陽巡撫還南京刑部右侍郎世宗紹統疏陳正本十事嘉靖二年就擢戶部尚書時應天及滁州大饑民死徙相望縝條上救災十策民賴以濟未幾卒官縝敦重寡言笑居官能舉職數有論建為時所稱李克嗣字士修內江人給事中善孫也舉成化末年

進士改庶吉士弘治初授戶部主事以從父臨安爲
郎中改刑部偵事校尉怙勢多所干謁即中車霍等
峻拒之其人怒遂發謀卒要索囚賄事霍及充嗣等
十四人咸下獄謫官於外充嗣得岳州通判久之移
隨州知州擢陝西僉事父憂歸居喪哀毀日惟啜粥
服除以母老不出正德初劉瑾亂政罪諸守制踰期
者充嗣遂勒致仕瑾敗起官江西討華林賊有功歷
雲南按察使舉治行卓異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
南歲大稔請發帑金移粟賑之不足則勸貸富室時
流民多聚開封衆議遣還就賑充嗣曰彼旦暮且死

安能匍匐返故鄉爲煮糜哺之踰月而後資遣初鎮
守中官廖堂黨附逆瑾假進貢名要求百端繼者遂
以爲常充嗣言於朝曰近中官進貢有古銅器窰變
盆黃鷹角鷹錦鷄走狗諸物皆借名科斂自恣漁獵
其外又有拜見銀湏知銀及侵扣驛傳快手月錢河
夫歇役之屬無慮十餘事苛派動數十萬而其左右
用事者又私於境內抑買雜物擅權商賈貨利小民
脂膏日填奸人之腹乞嚴行禁絕用救疲甍疏奏詔
但禁下人科取而已睢陽盜張銳浙川盜王泰等相
繼起充嗣應時討平並賚銀幣十三年移撫應天諸

府歲亦大饑悉心振救是時寧王宸濠有逆謀充嗣
豫爲之備明年宸濠果反充嗣謂南京兵部尚書喬
宇曰都城守禦屬之於公畿輔則充嗣任之乃下令
撫安人心分布士馬搜間謀戮之自將精兵萬人西
屯采石遣使入安慶城中諭令堅守待援傳檄部內
詭言京邊兵十萬旦夕且至趣供餉賊得之疑懼已
竟潰敗事定巡按御史胡潔頌其功時已就進戶部
右侍郎乃賜勅嘉勞及帝駐蹕南京充嗣外供師旅
內鎮撫士民勞績爲多十六年正月朔旦太平府東
南有大星如火俄變而白長六七尺橫亘東西復變
爲勾曲良久乃滅充嗣上章曰按占書此乃國皇星
也梁普通中有之其應爲有急兵春秋考異曰國皇
見東南兵起天下急又風角書凡妖星必以寅日見
今正遇甲寅之日其爲妖無疑東南國家財賦之區
今民力已竭民財已窮倘更有不測變何以制之乞
力圖修省整飭武備以防患未然帝不省時有建議
修葺松水利者廷議即屬充嗣乃就進工部尚書領
水利事巡撫如故未幾世宗嗣位遣工部郎林文霽
顏如瓌佐之於是博訪羣策大開白茅港疏吳淞江
六閱月而訖工水以通利語詳河渠志嘉靖元年論

平宸濠功加太子少保獲松白糧輸供內府正德時驟增內使五千人白糧亦加十三萬石民大困帝用充嗣言減從故額充嗣又請常賦外盡蠲歲辦之浮舊額者內府徵收監以科道官毋滋官侍苛索帝俱從之尋改南京兵部尚書七年致仕卒久之詔贈太子太保諡康和充嗣好學有器局所居官以嚴辦稱性儉素祿入輒散之親故布袍蔬食終其身不厭兄子槃舉進士爲給事中

方良求字壽卿莆田人幼有異稟甫授書即能精思程朱之旨舉弘治三年進士督漕兩廣峻卻饋遺爲布政使劉大夏所器還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擢廣東僉事瓊州賊符南蛇爲亂衆至四萬大夏時爲總督檄攝海南兵備良求乃會師討平之御史有忌者坐良求失利時大夏已入爲本兵曰方僉事功最何可罪也爲白於朝獲資銀幣正德初父喪除待銓闕下時劉瑾竊政外官朝見畢必謁瑾鴻臚導良求詣左順門叩頭畢即令東向揖瑾良求竟趨出瑾怒及吏部除良求河南撫民僉事瑾從中下旨以官非常設誣良求干進勒致仕既去怒未已海南有訴殺人者瑾欲用此中之類勘者刑部郎中周敏持故案爲

良求力白得不坐瑾誅起湖廣副使尋擢廣西按察使巡按御史朱志榮頗恣肆憚良求方嚴厚與結歡良求卒發其罪志榮竟謫戍九年遷山東右布政使舉治行卓異旋改浙江左布政使時朱寧用事威嚇薰灼以鈔二萬兩之於浙易銀三萬餘兩諸司憚寧欲抑配於民良求爭之不得乃疏陳其狀曰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浙東西諸府自冬徂春兩雹爲災蚕麥不和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寧本廝養賤流陛下假以義子之名躋諸公侯之列賜予無算納賄不貲囊篋之中詎少此數萬金乃敢攫取民財戕賊邦本而有司奉行急於詔旨胥吏復並緣爲奸椎膚剝髓民豈堪命鎮守太監王堂劉璟皆陛下親臣亦且畏威慮患爲之役使君門萬里赴愬無由臣何敢愛一死隱忍不聞伏祈陛下赫然發怒下寧詔獄明正典刑諸所科歛悉還之民並治其黨羽以謝百姓疏至通政私以示寧寧大怒欲中以危法或說之曰彼豈畏罪害之適成其名耳乃密召還所遣使者而以鈔直還之民寧初意散鈔徧天下慮阻遏姑先行之浙江山東山東爲巡撫趙璜所格而良求至白發其奸寧自是不敢窮鈔矣時寧方得志公卿

臺諫無敢出一語忤其意獨良永以外僚誦言誅之聞者莫不震悚良永疏上待罪久之竟不下念母老恐一旦中禍不測遂三疏乞休去里居與林俊陳茂烈鄭岳相與敦行禮讓為邦族先世宗即位中外交薦拜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良永以母老再疏乞終養詞甚切詔許之都御史姚鏞請於常格外顯示褒寵吏部尚書喬宇戶部尚書孫交言良永居官素謹家無贏貲宜用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故事賜廩米詔月給三石疏辭不允久之母卒詔賜祭墓皆異數也服除命以故官巡撫應天即家賜勅執政以書教

駕新建伯王守仁亦遺書勸之良永曰天子用我屢矣茲且無以為辭行至衢州疾作連疏乞致仕未報遽歸卒卒而後有南京刑部尚書之命暨訃聞賜卹如制謚簡肅良永性至孝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月及母病時良永年六十餘矣手進湯藥時時屏息撫摩所居倚廬日為孺子泣喪紀不以衰殺稱純孝焉素善守仁而論學不與之同嘗語人曰近世尚言心學為宏闊之論自謂出天人神超悟獨到推其說以自附於象山而上達於孔子目聖賢教人次第為小子無用之學程朱而下無不受擯嗚呼其妄有如此

即所謂象山者似矣而中實未然母亦優孟之為孫叔敖乎弟良節同舉進士終官廣東左布政使亦有治行子重杰舉於鄉以孝聞

王曠字存約黃巖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正德初擢工料給事中累遷刑科都給事中嘗陳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十年追論南京兵部尚書張潔往在戶部建議徵天下積逋以媚劉瑾今不可典留樞吏部為潔曲解乃止武定侯郭勳鎮兩廣行事乖謬及奉詔自陳又強辨曠等駁之而都察院覆章遺其駁語曠並劾都御史彭澤帝為責澤置勳不

問御史林有年坐直言下獄浙江僉事韓邦奇以忤中官被逮曠皆抗疏救之車駕幸大同久而不返曠力請還鑾俄以救彭澤忤王璫中旨調外得惠州推官世宗立復召為都給事中旋擢太僕少卿改太常嘉靖三年遷應天府尹都民積苦供億曠力為減除忤權要不恤冗費冗役十去五六歲大禋又奏免其賦民大悅為立生祠居四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署部事御史潘壯雅與曠不相能及是坐大獄詔曠提問壯慮曠修卻託人求解曠笑曰寧有是哉力白壯罪忤旨切責壯竟除名尋以母老歸養家居十年起

故官踰年擢南京右都御史守備中官歲時進表率以兩御史監禮煖曰中官安得役御史止之奉賀入都謁內閣憂言言倨甚大臣進見多隔坐煖獨引坐正之言不悅煖遂謝病歸煖歷官清謹雅敦節槩不能隨俯仰故位雖高率在散地及卒子南雄知府宏入都請卹謁嚴嵩嵩與煖有平生驩得贈工部尚書同時忤王瓊得罪者范鏞輩昌衡人弘治中進士爲御史嘗坐事下獄旋得釋再遷四川副使治建昌中官憚其丰采不敢肆時議開鑛鏞奏罷之正德十年累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稽核戎伍清權門役占戎備肅然踰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金齒騰衝不足當中土一縣已屬內外鎮守節制而是時復增遣中官王陽叅將沐崧鏞言脍削多門民胡由靖請永罷勿設是時宦官爲政不用其言王瓊專恣喜人附己而鏞以亮直爲瓊所憾會都司缺人鏞遣一都指揮署之瓊遂劾鏞專擅鏞援故事以奏瓊又劾鏞不輸罪逮下詔獄踰年言官交章請宥不報論鞠至再法司議當罰金瓊不可竟謫湖廣右叅政世宗立言官爭爲之訟而鏞已卒復官賜祭尋謚恭惠王軌開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初歷工部員

外郎出監遵化鐵廠劾前郎中鮑瓚等三人虧耗因言鐵已足用乞減歲辦數以寬民禁豪家毋攬納薪炭詔俱從之瓚等並罰米輸塞上累遷山東左布政使嘉靖初入爲順天府尹三年春房山地震軌極言召史有由語多指斥忤旨切責尋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芒部土官知府隴慰死庶子政與嫡子壽爭立朝議立壽政怒倚烏撒土酋安寧數構兵已使人誘殺壽奪其印軌請討之乃會貴州兵分道並進擒政於水西俘斬八百四十人招降四十九皆壘書獎勞時將營仁壽宮就拜軌工部右侍郎督採大木未幾工罷召還改戶部七年覈九門首宿地時地額一百十頃歲役軍四百人耕之以供內廩飼秣而軍率游閒地多廢不治軌請止留四十頃耕用三十人而以餘地歸之民還軍於伍詔報從之已偕給事御史勘御馬監草場釐出場地二萬一千五百餘頃募民佃種歲益課銀七萬二千有奇當是時帝銳意剔除宿弊近幸莫敢撓有房山民李聰者以牧馬地十餘頃獻中官韋恒爲果園軌釐而歸之官未幾奸人馮賢等復獻之中官李秀秀爲請於帝軌抗疏劾之帝雖宥秀竟按治賢等如律又出覈勦戚莊田疏言權

豪之家兼并多者至數百千頃雄據膏腴跨連郡邑此後勛戚日增而地不加益何以塞無厭之請請如周制計品秩以定多寡別親疎以加約損其非詔賜而隱占者俱從追斷庶經久可行之道也疏下戶部尚書梁材多採用其言自是兼并者悉歸之官矣八年進左侍郎初軌之平隴政也以隴氏無後請改設流官兵部尚書李鉞等然之遂改芒部爲鎮雄府分置四長官司授隴氏疎屬阿濟等爲長官而擢重慶府通判程洸爲試知府既而洸不善撫馭隴氏舊部沙保等糾衆爲亂攻陷鎮雄執洸奪其印欲復立隴氏後後巡撫王廷相等破保洸得還保子普奴復連烏撒水西諸苗攻剽畢節諸衛帝命伍文定圖之以朝議不合召還御史戴金因言芒部改流之議川貴諸司咸執不可軌狗程洸邪說違衆獨行致疆場不靖遂罷軌官明年以兵部尚書李承勳薦起故官總督倉場再遷南京戶部尚書御史龔湜劾軌老悖吏部言軌居身儉素措紳儀表御史言非是帝乃責湜妄言十五年改南京兵部叅贊機務詔舉將材與禮部尚書霍韜等舉都督鄭卿都指揮沈希儀等二十二人帝皆擢用居四年以老乞罷而疏中言享年若

帝帝以爲非告君體勒爲民久之卒同時官南部有聲者臨桂屠楷陝西咸寧盧紳順天通州揚行中皆嘉靖二年進士楷由兵部主事歷文選郎中廉潔寡交游門無私謁累遷南京工部吏部兵部尚書歸田杜門讀書所居僅蔽風雨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紳由遂寧知縣遷工部主事歷南京戶部尚書爲人誠懇居官務修實政以孝友恭儉稱於鄉行中由山陰知縣徵拜御史出按遼東輯寧兵變武定侯郭勛倚勢橫肆撻之於市累遷左副都御史歷南京工部吏部尚書嚴嵩以行中不附已惡之及李本考察兩京大臣承嵩風旨令致仕既歸敝廬蕭然雖老猶不廢學云

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廣平推官以廉潔稱遷刑部主事歷兵部郎中出爲登州知府地濱海多盜問招捕殆盡調臨江民素病水潦爲增築堤防七十二治甚有名轉長蘆鹽運司運使故利藪自好者咸不樂居問曰官能汙人耶吾請以身試之既之官潔白自將卒不名一錢累遷廣東左布政使中使採珠不中程巡按御史憂之將責諸商問爭曰民採珠有禁若爾不趣商爲盜耶乃止嘉靖十一

年以治行卓異受旌俄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獨
山州賊蒙賊弒父爲亂問將討之聞南丹泗城欲發
兵助逆問預檄廣西撫按伐其謀又檄賊弟劉復父
仇事平得承襲賊援絕問督大兵分道入誅之捷聞
賜金綺問撫黔三年日夕進長吏訪求疾苦盡利便
甚得黔人心召爲兵部右侍郎疏陳武備八事多見
採納又言兩廣雲貴半皆土司深山密箐爲獯獪羅
焚所窟穴今邊將喜功召累好爲除巢掃穴之舉王
師每入巨懸潛踪凡所誅戮率皆蠢爾無辜之赤子
夫興大兵費厚餉以易無辜之命非陛下好生之意

也宜勅邊臣布威信嚴阮塞謹哨探使各安邊境以
絕禍萌帝深納其言尋引疾歸二十一年召爲南京
禮部侍郎久之就遷戶部尚書復引疾去問清修懿
行好學不倦有得輒札記粹然深造爲士類所宗隆
慶初諡莊裕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廣平知縣年
少氣銳善摘發有吏能遷南京吏部主事進郎中璘
負俊才初與同里陳沂王韋學爲詩古文及是官閒
無事又宦於其鄉益交海內名士李夢陽何景明朱
應登徐禎卿之徒相與倡和文日有名正德初出爲

開封知府大盜趙燧等起都御史彭澤來督師知璘
才簡以自輔不數月賊平璘籌畫爲多鎮守中官王
宏恣肆璘入謁不拜有所徵求又不應宏怒誣劾璘
迎勅不跪欺凌鎮守而厚賄錦衣錢寧令文致之遂
逮下詔獄主者責璘對狀璘言迎勅故無跪禮且前
有三司後有諸屬何獨責璘長至拜鎮守亦無著令
璘何罪主者曰然則誤逮汝耶今何時也無多言璘
曰公主詔獄安得但言驕勢不論國法主者以復寧
寧走人至開封廢其他罪無所得竟坐慢勅謫全州
知州十一年遷台州知府力祛叢弊專惠養小民嘉

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歷浙江左布政使璘長於理劇
不踰年盡弊悉除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過家乞
養親帝責吏部擢璘過驟命璘以布政使致仕十六
年用吏部薦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境內多蘆
洲延袤千里與其他湖蕩率爲王府及豪家侵據得
利不貲璘奏盡以賦民湖廣地大事繁前巡撫但高
居受成事璘獨省騶從過歷下邑咨民疾苦而蠲除
之居二年拜吏部右侍郎會章聖太后崩命以工部
左侍郎督山陵宮殿諸役璘工程節財事集而民不
困時湖廣河南歲稔饑民相率赴工就食工竣民不

散璘言民貧無所歸宜急行賑救部方議行而御史姚虞復以流民圖上遂大獲賑貸二十一年論工進尚書璘修輿都志上焉俄改涖南京刑部璘當官守法親故有干請拒不從其罹於法者亦不肯訛說以徇故怨謗易起而璘故有才氣高視緩步任情進止南都貴人多新進璘持前輩體臨之或傲然不爲意而布衣文學士則引爲交友談諧竟日於是賓客日進詩文流布四方一時名士咸歸之而忌者益側目給事中甄成德遂上奏極詆詔解官聽勘明年卒從弟璵字英王正德中進士歷南京兵部郎中有清操所親爲武官坐事屬璵父祈解璵不可竟正其罪魏國公子以冒濫得錦衣嘉靖初奉詔清汰尚書欲庇之璵卒落其職當事者多不悅會考察貶一秩除許州知州三遷河南副使與巡按御史論事不合封還其牒全列愕然璵曰天子置按察司爲外臺寧令其枉法媚人耶信陽故有官租充監司私費璵獨不取按察使惡之媒於御史罷其官璵家本素豐盡費以資官用遂貧至訓蒙自給同年生霍韜重其操以廢寺田百畝資之堅拒不受好學能詩文名與璘相埒璘家居日置酒宴客每召璵璵謝不往有時絕糧貽

以斗粟亦不受其介行如此
孫陞字志高都御史燧季子也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右中允遷國子祭酒其教先器識抑浮競爲格二十二條以勵諸生遇撥歷不以權貴請屬有所左右三十年擢禮部右侍郎時徐階爲尚書與陞相得事多咨而後行尋遷左帝建元佑宮於承天命陞奉安先帝后有司盛厨傳以待陞悉麾去襄鄧間方役民治河而不給廩陞憫之賦詩遺有司役者乃得食還改吏部母憂歸哀毀若喪父再歷禮吏二部侍郎時嚴嵩妨國陞其門生也獨無所附麗會南京禮部缺尚書當用翰林資深者衆皆不欲行陞獨請往以遠之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陞自少嗜學淹洽羣籍修身慎行擇地而蹈嘗念父死寧庶人之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父文善事母兄居官佩服雅素口不言人過一時稱篤行者莫先焉四子鑑鋌鏞鏞仕皆通顯鏞鏞自有傳鋌舉進士歷國子祭酒遷南京禮部右侍郎未上卒鏞舉進士由御史至太僕卿
尹臺字崇基永新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以終養歸母喪哀毀既襄事猶啜粥還朝守故

官二十九年同考會試發策有重臣權臣語世宗閱之感動亟取臣鑿錄賢奸傳二書備省覽嚴嵩疑其言刺已然以同鄉故仍善遇之次當遷司業以讓趙貞吉尋進中允典試南畿復因發策刺違將帝摘以示嵩時嵩方與臺議婚爲婉解於帝已而臺竟不許婚再遷南京祭酒將行嵩舉酒屬臺曰何以教我臺曰楊繼盛言誠狂願勿貽主上殺諫臣名俄改北監帝諭嵩擇詞臣二人直西苑嵩稱吏部侍郎茅瓚及臺遂進臺少詹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召見帝目屬之尋奉御劄命代祀先聖嵩使子世蕃賀曰上有意用公吏禮二部惟所擇臺曰侍郎何官可以傳奉進乎嵩恚而止尋以撰青詞弗稱旨世蕃因騰蜚語謂臺嘗私謁御史曹光帝遂傳諭責數臺罷其入直及當遷詹事爲駙懋卿所親得之懋卿故傳嵩語慰臺臺曰都御史乃爲相府傳語耶臺既積失權要指遂出爲南京吏部右侍郎嵩敗就進禮部尚書故事教坊司伎樂供奉禮部及臺省臺病其褻慢罷之旋爲御史王同道所劾削籍歸穆宗即位起故官先是帝生長子於潛卽生母康妃服制未除也世宗不憚語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以諂臺臺曰孝慈錄序以禁

服中生子爲過可舉以對也嵩告如其言世宗意乃釋至是帝數詢及臺或諷臺白前事臺曰向爲國體慮豈計今日哉居亡何致仕歸臺嚮意理學先後與羅欽順鄒守益羅洪先唐順之唐樞互質無所偏主鄒元標嘗稱其學不傍門戶能密自體驗云

呂光洵字信卿浙江新昌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知崇安縣縣有女子中崇或導其父投牒訴光洵曰此欲困我耳立草檄移城隍神明日鬼謂女曰汝家驅我我姑去霜降當復來至期光洵果以憂去再補溧陽御史行縣覈羨糞黑疑寘毒將謹庖者光洵馳往對

御史立盡羹一器疑始釋以治最徵授御史帝南巡大學士顧鼎臣兵部尚書張瓚居守時監生任爵等方謁選除授無期乃相與營於吏部侍郎張潮復已汰教官補其缺鼎臣遽以東宮令旨行之又遷將求遷重賄賄瓚爲宣武諸門所獲光洵言已汰之官鼎臣不宜擅復瓚納賕有跡而法司猶爲曲掩並宜窮詰章上帝心動下所司嚴核鼎臣潮大懼疏辨且引罪尚書許讚亦代爲辨帝乃釋之而瓚以多內援亦得逃罪然光洵自是有名出按甘肅總督劉天和打破敵於黑水苑故事叙功不及御史時內閣兵部咸

借邊功進秩故光洵亦得增秩一級自是論叙多及御史矣二十三年疏劾兵部侍郎侯綸貴州巡撫劉彭年遼東巡撫孫禧嗜利不職彭年遂罷綸調官尋出按獲松諸府建開白茅港吳淞江大興水利以平太倉海寇功再增俸一秩俺荅犯京師投嬖書求貢光洵力言不可許寇退奉命偕給事中俞鸞閱實九門竒正軍數還奏缺五萬餘人存者亦老弱不任戰因劾總督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鏗以下數十人罪停祿革任有差擢南京光祿少卿歷兩京工部左侍郎四十二年雲南苗裔阿方季向陽等聚衆爲亂僞稱王大掠岷峨昆陽新化諸州縣土官王一心爲援光洵以右副都御史來巡撫乘一心悔許討賊自効招降其黨數百人督兵擊向陽禽之克其巢斬阿方餘黨盡平錄功進兵部尚書武定土酋鳳繼祖叛率衆攻武定新城敗通判胡文顯軍僉事張澤援之被執光洵趣諸道兵傳新城圍繼祖若繼祖突走奔四川會里州光洵發兵窮追且檄土官高繼先擒賊繼祖遂授首時黔國公沐朝弼數致厚賄光洵却之且發其庇賊及縱下象奪狀弼由是憾結權貴騰謗於朝隆慶元年召光洵爲南京工部尚書未上竟坐

考察拾遺罷歸

趙大佑字世循浙江太平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除鳳陽推官徵授御史巡按貴州宣慰安萬銓多行不義指揮張仁李木助之大佑執二人正其罪將按萬銓巡撫劉彭年受賕密令萬銓甲而爲移牒諸司指仁木之死爲召擊以脅大佑大佑持益堅萬銓寤遂囚服出就理蜡爾山苗叛大佑劾故貴州巡撫韓士英及湖廣巡撫陸杰養寇貽患請罷斥頃之劾南京兵部尚書王堯封及兵部右侍郎費家言堯封嗜利無恥大學士翟鑾以同年生援之而鑾又薦家掌翰林院事家久玷物議往在南京以賁緣要言得召今不可復長詞苑乞罷堯封家勿用戒鑾毋朋比疏至而堯封已罷家得留久之擢大理右寺丞再遷左副都御史進刑部右侍郎伊王典樸有罪偕錦衣官往按嚴嵩納王重賕囑大佑大佑卒具暴其僭擬不道數十事當奪爵終以嵩力第戒令改正然額外所招校尉及護衛軍以大佑言汰去且萬人四十年由左侍郎出爲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刑部尚書齊宗人殺其僕以誣儒生生家故素封刑曹卽引嫌不爲白大佑立出之中人馬廣坐法當刑其黨用事者祈緩死大

佑執不可居留都五年以親老乞養歸甫踰年穆宗
嗣位言官交薦起故官俄改南京兵部三疏辭不起
尋卒大佑博大精敏有器量自守介然家居足跡不
及公府鄉人重焉

論曰明自宅京於北而南都部院遂成散地士大夫
之下徇流俗及自甘靜退者往往居之雖無所效其
績用然優游養望有餘矣王績以下多遷自巡撫彼
其綏民靖寇率表表有所建樹而良亦摧佞倖之鋒
顧璘負文章之望又其最也陞與臺並詞曹清貫恬
曠自將足以厲廉隅而息踳競以處留京亦稱其志
矣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

列傳一百二十三

王憲

金獻民

李鉞

王時中

王以旂

王邦瑞

蘇豹

王憲字維綱東平人弘治三年進士歷知阜平滑二
縣召拜御史出按蘄松諸府擢擊豪貴以強直名正
德初擢大理寺丞遷右參都御史清理甘肅屯田進
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歷鄧陽大同以應州禦寇功
陞錦衣世百戶居二載遷戶部右侍郎兼故官改撫
陝西尋入為兵部右侍郎近畿盜起命偕太監張忠
都督朱泰率兵捕之以功仍陞錦衣武宗南征命率
戶兵工三部部各一人督理軍儲是時權倖用事憲
頗附之明年駕旋遂以中書代王瓊為兵部尚書御
史范永鑿力爭弗報世宗踐阼給事中史道復劾之
旋自陳罷去嘉靖四年廷推鄧璋及憲為三邊總制
言官並持不可帝竟用憲時中官織花絨於陝大為
公私恣憲疏請罷之又因世廟告成請釋還議禮得
罪諸臣且言災變頻仍而君身修省未至大臣蒙蔽
聖聽小臣邀結人心弊政亟行下幸人紀致上千天
道乞劾所司條上立為釐正更戒翰臣工互相儆戒

勿謂此傷治體章俱報聞又明年春憲奏賊侵神木永興諸堡恭將王宰敗之番寇松萌巖亦為守備史經所敗璽者獲輸已既言邊將不為國憲專事營統至殿刺痲軍賊遺朝責請勅厥衛及五城嚴行巡緝又言諸邊首功有十餘年未賞者何以激厲將士請勅所司速叙各報可吉囊擁數萬騎渡河從石臼墩深入憲督總兵官鄭州統雄趙瑛等分據要害擊之都指揮卜雲伏兵斷其歸路賊走至青羊嶺伏發大敗去凡斬首三百餘級獲馬駝器仗無算提聞帝大喜加憲太子太保復予一子廕蓋至是凡三廕錦衣

世百戶矣既而桂萼張璁欲用王瓊為總制改憲南京兵部尚書已入為左都御史時朔州告急廷議推憲總督宣大憲稱疾不肯行曰戎甫入中台何見驅之亟也衆固強之憲拒益力于是給事中夏言趙廷瑞知憲託疾避難復罷歸憲之在三邊也甚有威望及石臼之捷功尤偉帝雖因人言罷憲頗追念之十年九月即家召憲憲由是再入兵部會小王子入寇條上平戎及諸邊防禦事宜又請立宗營分伍操練法諸將不得藉口內府供事規避營操帝皆嘉納舊制軍功論叙有立擒斬者當先敘後奇功頭功諸等

其後滋冒日多寔無區別憲定為軍功襲替格自永樂至正德而其輕重大小之差釐析以上詔著之會典為成式尋兼督團營十二年西番諸國未貢稱王孰者百餘人禮部言其非制請下內閣議答勅大學士張孚敬言先年使者稱王亦三四十人當時並如所稱答之未可遽加裁抑乞下所司詳議于是憲與禮部奏言等請如成化弘治間制答勅止及國王一人申以天語少加贊責仍限以貢期人數勿令疏數無時議遂定大同兵變憲初言者亂當誅者不過六七十人餘皆脅從宜散遣而孚敬與總督侍郎劉源清力主用兵憲乃不敢堅前議吏右源清後源清見城堅不可下而北寇又內侵請別遣文武大臣帥師禦北寇已得一意攻城憲亦議從其奏論者多允憲失策會帝悟大同重鎮不宜破壞乃寢其事而亂賊亦定源清竟得罪去十四年春憲以年老致仕踰二年卒贈少保諡康毅子汝孝副都御史見楊守謙傳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行人弘治初遷授御史為人通敏強幹明習法律按雲南順天並著風裁出為天津兵備副使歷湖廣按察使正德初劉瑾亂政遣坐獻民天津島地不實與巡撫柳

應辰等械禁詔獄斥為民未幾又出湖廣事再下獄
刑贖歸贖年丈以瀏陽民劉道隆獄獄不實罰米輸
塞下瑾珠起貴州按察使歷南京刑部尚書世宗嗣
位名為左都御史嘉靖二年四月以災異修省條上
時政五事嘉報可因李奉陽已下刑部程責已下都
察院皆改詔獄獻民據故事力爭已遷刑部尚書執
奏奸黨王欽王銓不宜貸死皆不納其冬代彭澤為
兵部尚書明年二月五星聚營室其占主兵革獻民
因請勅天下鎮巡官恤民弭盜訓兵備餉預戰守之
併且言宜用賢納諫修己安人罷土木屏玩好帝頗
采納帝之初即位盡斥罷先朝傳奉官已而太監五
福滿傑等死詔授其弟姪為錦衣千戶及司禮太
監張欽死無族屬以家人李賢承廢未幾賢死帝欲
復官其子儒獻民先後執奏帝皆不從又明年杖土
魯番達壇滿速兒以二萬騎寇肅州命獻民兼右都
御史總制陝西四鎮軍務杜禦之此至蘭州巡撫陳
九疇總兵官姜真已破賊獻民再以捷聞賜璽書褒
諭獻民以寇屢擾邊而將帥不能振厲戎備日弛請
勅文武將吏蒐軍實練武勇利器械修城堡以奮起
之自是邊備漸繕還京論功廢錦衣世百戶中官俞

泰養子賢以錦衣首戶黃緣中旨得管軍誅官爭之
獻民言祖宗有舊制孝廟有禁例陛下登極有明詔
恭賢無公家之庸又非養子姓擬以所養冒竊名器
紊數典章不可之大者宜納諫官言弗聽先是錦衣
副千戶李全王邦奇等以冒濫見汰至是奏辨不已
下部覆議獻民上言全等本以說冒得官足不復行
肆為坐論者功身不隸公家而蹤跡類秩陛下登極
汰去者三百餘人人心稱快乃全等依憑城社投賄
權門親圖復進萬一律端再啓則前此詔令皆屬虛
文將來奏擾何有紀極至正厥辜慎杜其漸帝竟授
全等試百戶獻民復奏曰今出惟行勿惟反今以小
人紛紜奏辨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右之私壞祖
宗之法竊為陛下惜之明旨不許黃緣管軍而奔競
已成風矣不許比例陳乞而奏擾已踵至矣誰生厲
階至今為梗望仍斥全等以息人言消天變言官任
洛等亦以為言不聽會寧夏總兵官神勳行賂京師
領事者獲其籍獻民名在馬給事蔡經御史高世魁
等交章劾之獻民因引疾歸居二年邦奇許前尚書
彭澤詞連獻民逮下刑部獄法司劾獻民奉命名征
未至其地掠功妄報夫大臣體宜奪職聞任削其世

廢詔可初大禮議起獻民數倍廷臣疏爭及左順門
哭諫又獻民與徐文華偕之帝由此不悅至是卒得
罪陰慶初贈恤如制

李鉞字度甫祥符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御史正德改
元因天馬星變偕同官陳敷事謂內閣典司政本宜
數賜召對不可肯從中出中官如李興歲興工役竄
瑾虛耗帑儲苗達據奪民地妄觀違功馬鳳引進奸
商阻壞鹽政皆當按問明正其罪聞臣所陳十弊已
奉詔議行而草場之占如故尚書李孟賜都督神英
革數經論劾猶然居位皆時弊之大者也武宗不能

用以喪歸劉瑾惡鉞嘗劾其黨假他事罰米五百石
輸造五年起故官出為華昌知府踰年遷四川副使
流賊方四等作亂蜀中騷然巡撫林俊委鉞與副使
何珊分道進討賊屢敗追至秦江乘隙感之賊多墜
崖死先後斬首千四百餘級俘獲千百餘人踏死者
又萬人論功賜金幣加俸一級九年遷陝西按察使
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十一年寇入白羊口而牧
鉞度宣大有備寇未必得志必移毒守嵐五台諸州
縣乃亟畫戰守寇果犯守嵐鉞與延綏提將安國抗
雄禦賊之捷聞鉞加俸一級尋討平內寇武廷章等

明年入理院事世宗即位歷兵部左右侍郎嘉靖元
年正月出總制陝西三邊軍務鉞長于軍旅料敵多
中初至因寇已入犯而後兵未集鉞下令大開諸營
門晝夜不閉寇疑有備未敢逼乃砲擊之寇引去鉞
以其間增築墩堡修烽堠廣儲蓄選壯勇為備未幾
寇復深入平涼邠州肆殺掠鉞令游擊時陳周尚文
等分伏要害遇其歸寇逼之潰斬獲多鉞策寇既失
利必東犯延綏預檄諸將設伏待之寇果至伏發又
敗已而言官論邠州失事罪請罷總兵官劉淮巡撫
王瑚等并及鉞詔奪淮職責鉞圍後效鉞自劾乞休
不許明年盜楊錦等剽劫延安綏德間殺指揮程相
等鉞督將士討禽之以塞上無警奉詔召還給事中
劉世揚請留鉞陝西展盡方畧諸邊巡撫久任責成
功帝但命巡撫久任仍召鉞還京師明年進右都御
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各數月召掌都察院事
尋代金獻民為兵部尚書兼督團營中官刁永請補
監局軍匠鉞言內官監織染局匠役萬一千五百有
奇歲支糧十五萬餘石其他監局更難數計不為不
多矣今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四方頻奏饑荒若使糶
端復開冗食不節太倉所儲立可待盡寧不寒心哉

帝頗納其言已而中官陳乞還至帝輒許之鉞再疏力爭帝不能從中官崔文為錦衣千戶馮鐸乞進秩薊州鎮守中官李能使家人冒功得官朋林復求改注錦衣衛司禮太監扶安死錄其家八人官錦衣南京內守倫已增至三人復命卜春添注管事錦衣試百戶楊綱以緝捕何政以中官從子詔予實授鉞連章執奏皆不納明年四月會武宴武定侯郭勛以五府到尚書之下疏爭之鉞言中府之有會武宴猶禮部之有恩榮宴也恩榮禮部為主會武以中府為主故皆列于各部尚書之次禮以義起圖宴可徵此不得引圖營故事爭也帝竟從勛言已而中官周縉王本復乞錄已故中官羅嵩奏文宗屬帝許之鉞言舊制武階專以待軍功正德間為權奸所壞幾危社稷今釐革未幾而內臣乞恩之奏隨請隨得恐將來無復底止帝稱引先朝故事命鉞勿復言會大計軍政御馬監太監閻洪請自考騰驥四衛及牧馬所官鉞言宜聽本部會考帝不從洪逆署考移兵部銓注鉞等寢不即奏帝責以抗旨令封狀鉞等引罪詔宥之而停司馬休三月錦衣革職百戶李全奏乞復任鉞請治其違旨罪帝不問于是官旂鄭彪等皆援全例

請復職鉞執奏如初而疏有棟攀狐媚語帝惡之復責對狀奪一月俸鉞既驟錄不用失上意且知為近侍所嫉有去志會病遂再疏乞休馳驛歸未行卒贈太子少保遣官護喪歸塋久之賜益茶簡子惠正德十二年進士官行人諫武宗南巡死于廷杖贈監察御史

王時中字道夫黃縣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鄆陵知縣有善政嘗士郊旋風擁馬首不得行時中曰冤氣也命隸取之旋入疏圖統督并不散掘之得屍有識者曰某也竟其獄乃其婦與所私者殺之遂伏辜十年召拜御史督察畿輔馬政正德初請革真定河間諸府皇莊還之民不報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時望咸屬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時中言珪和媚大夏昏耄皆不當推舉由是兩人各求退而焦芳逆代文升時咸以時中為失言出按宣大諸武職以賊被許者逮繫至百餘人為東廠太監丘聚所奏時劉瑾方欲立威即捕時中下詔獄痛掠之令荷重杖通衢滿一月乃奏時中病甚再宿幾殆其妻往省過都御史劉宇且哭且詬宇不得已言于瑾許暫釋俟病愈以聞踰四旬未愈即滿戍鐵嶺衛瑾誅起四川副

使遼湖廣按察使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軍夏世宗立召為右副都御史嘉靖三年父喪除起故官會上章聖太后尊號時中言本生二字不當去及上册寶百官陪列不至者九人時中與馬帝責令對狀已而賞之歷兵部左侍郎冬代李戴為兵部尚書中官黃英死詔錄其家八人官錦衣時中諫不聽御馬太監閻洪請收補勇士以資騰驥四衛時中言四衛勇士已萬八千五百人不宜更益為太倉蠹疏入忤旨奪印中以下俸天壽山守備中官劉岑請七陵軍士毋隸巡閱御史校閱太監蕭敬從孫猷乞恩遷轉時中復執奏言岑方以隱占陵軍被詰而說辭漬聽不可許如猷等革乞概禁絕以杜倖門帝察其誠許之七年叙薊州平盜功監及通州守備郭祐為言官李鳴鶴等所劾時中辭位語誠言者給事中劉世揚等不平言時中每被彈劾肆怨詈昔年詆御史陳舉漢代人營缺今又詆鳴鶴等為人厲大殊失大臣體且事已行勅是非宜付公論不當逞怒箝制言官帝于是切責時中令歸聽勅十年春兵部尚書李承勛卒復起時中代之御史郭希愈請重兵部侍郎之選以素歷邊徼著才畧者為之令分掌邊方內地軍

務自選曹屬有智計者為贊畫有警即界以提督之任則職專而志定宜可倚緩急吏部議從之已得旨矣時中言尚書侍郎統理一部不當分限致有乖隔而曹屬亦各有攸司何可專委一二人贊畫且國家以武臣總兵文臣總制臨事廷推簡命事定則將歸于班行兵散于營伍故將無久握之權兵無不戢之志今欲以兩侍郎分領恐非祖宗臨時遣將之深意也况預定兩侍郎將兵之任則諸鎮撫皆將觀望接避或誤事機設侍郎一有事故又將誰屬哉帝遂從時中議罷不行居數月帝欲用王憲于兵部乃調時中刑部尚書明年彗星見應詔陳六事多報可惟請宥狂愚不從坐論御史馮恩徹落職間住始恩疏詆時中委靡日為甚且及是反以寬恩得罪時議稱為長者久之遷赦復官致仕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上高知縣縣故無賊而華林賊方熾邑人皆恐以旂到鄉兵治戎器賊不敢犯以治最徹授御史出按河南宸濠反鎮守太監劉瑾賊心腹也倡議停鄉試以搆衆以旂言賊不久且滅河南去江西遠罷試無名乃止瑾又宣言帝親征道且出詐謀取供頓銀四萬兩巡撫議

予之以旂曰侯初至國之未晚竟不予世宗總統欲
加與獻帝皇號以旂抗言不可已上珥災要務曰勤
聖學曰信詔令曰防矯偽曰公賞罰其言防矯偽謂
近日張漢之賊司禮竟從中著免科臣不得預聞部
臣無憑稽驗此皆矯偽之漸也請遵祖制諸司章奏
悉發六科抄行聽其封駁報聞彙達兵部右侍郎二
十年徐呂二洪竭漕舟膠命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
漕諭年而渠水通流輸運無阻以功進秩一等尋拜
南京右都御史以旂虛聚賢門外多親故出入必取
他道避之語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趨此當取
為則也二十五年召為工部尚書明年改左都御史
其秋代陳經為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是時陝西總督
魯鏡議復河套大學士憂言主之數下優旨獎鏡而
令以旂集廷臣議之以旂等力主鏡議議上帝意忽
啓鏡令再議予是以旂等惶恐蓋反前說帝不悅與
議者皆奪俸而獨免以旂令代鏡總督三邊軍務以
旂既至盡罷鏡征總調發諸役出務休息又明年套
賊自西海還肆掠永昌鎮羗總兵官王繼祖禦却之
已獲來犯并及鎮番山丹泰將蔡勳遊擊馬宗援等
三戰皆捷前後斬首一百四十餘級奪馬牛器械無

算論功廢以旂一子其年八月寇數萬騎屯寧夏塞
外將入犯官軍奮擊斬首六十餘級寇遂宵遁頃之
以寧夏魏信堡被寇責以旂調度失策奪俸三月三
十年仇鸞開馬市于大同命延綏寧夏亦開市其冬
二鎮市馬五千匹其酋狼台吉等約束所部終市無
詳三邊總警以旂以開拓大春二鎮文武將吏以旂
復拜金幣之賜既而錄延綏將士破敵功再廢一子
以旂在鎮六年盡瘁造計修築延綏城堡墩臺凡四
千五百九十餘所又築蘭州邊垣皆堅完足恃其加
官自太子少保至太子太保此年軍民為罷市帝亦

哀悼贈少保謚襄敏再予一子官

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早有器識為諸生屬山東盜
起上勦寇十四策于知府知府異之舉正德十二年
進士改庶吉士以與王府有連出為廣德知州嘉靖
初祖憂去起補滁州指揮徐爵為軍士所訟邦瑞欲
治之爵亡走京師反計邦瑞下巡按御史問狀爵抵
罪累遷南京吏部郎中疏陳三事一請刑訂會典一
請令舉人監生家居者聽有司及學使者考覈歲上
吏部一請罷吏員納銀入仕詔下之所司出為陝西
提學僉事坐歲貢不中式五名以上貶濱州知州再

遷固原兵備副使涇邠巨盜李孟吞流劫河東西督兵勦平之祖母服除復提學陝西轉參政又以母憂解職起權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寇嘗乘兵入犯致伏敗之在任二年邊境寧謐改南京大理卿未上召為兵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二十九年俺答驟犯都城朝廷震駭命邦瑞總督九門給旂牌令以軍法從事邦瑞乃屯禁軍郭外以巡捕軍營東西長安街而大啓邪門緬四郊避寇者已而兵部尚書丁汝夔下獄命邦瑞攝其事兼督團營會寇已退請錄九門諸將徐鏞等功治都指揮陳善等五十八人罪且濬治

九門濬整皆報可邦瑞見營制久弛極陳其弊遂罷十二團營悉歸三大營以威寧侯仇鸞統之邦瑞亦改兵部左侍郎尚督營務復條上興革六事中文官官典兵古今大憲請盡撤宦官之提督監槍者帝報從之邦瑞又舉前翰林編修趙時春工部主事申繼知兵並改官兵部分理京營事于是戎政駸駸改觀矣未幾帝召兵部尚書翁萬達未至遂之遂命邦瑞代帝知邦瑞才頗推心委信邦瑞亦條上安邊十二事而仇鸞怙寵肆恣不便邦瑞所為事多齟齬且陰構于帝于是帝眷漸移會鸞奏革薊州總兵官李鳳

鳴大同總兵官徐珏任而薦京營副將成勳代鳳鳴密云副將徐仁代珏旨從中下邦瑞言朝廷易置將帥必採之公論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希也且京營大將與列鎮主將不相統攝何緣京營乃點陟各鎮今由徇鸞請臣恐九邊將帥悉奔走託附非國之福也帝不悅下旨譴讓鸞又欲節制邊將罷築薊鎮邊垣邦瑞皆以為不可鸞大憾益肆讒構明年二月邦瑞復陳安攘大計遂廢旨落職以冠帶辦事居數日大計自陳竟除名以趙錦代之邦瑞去而鸞益橫明年誅死錦亦坐黨此遣戍于是帝漸思邦瑞踰十年京營缺人帝曰非王邦瑞不可乃趨故官任之既至疏陳便宜數事悉允行踰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道行人獲喪歸葬邦瑞嚴毅有執識量弘遠遇大事應機立斷歷官四十年所至有建樹以廉節著于正國進士南京刑部侍郎

聶豹字文蔚吉安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華亭知縣治有聲績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司禮太監張佐達詔收補工匠禮部尚書席書乞留其弟翰林豹皆劾之巡按福建奏罷鎮守太監趙城及中官司市舶者出為蘇州知府以俗尚侈靡用嚴為治期年而政

舉以憂歸服除久不起二十年科道邢如點賈準等會荐天下遺賢起豹平陽知府時山西頻歲中寇民無寧居豹欲繕修守備下教諭富民俾出錢助費罪疑者許輸贖于是得三萬餘金修郭家溝冷泉壘石繕閘隘練鄉勇六千守之明年寇果犯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寇遽退御史以狀聞由是廷議以豹為知兵給事中劉綸大學士嚴嵩皆荐之權陝西副使備兵潼關俄大計拾遺言官疑豹前在平陽有所軋沒入豹名疏中會太學士夏言惡豹速下詔獄未幾言亦下獄曰吾慚見雙江雙江者豹別號也及豹相對無怨色言大悔服明年事白猶落職歸二十九年秋都城被寇禮部尚書徐階豹知筆冢時所取士也為豹訟寃言其才可大用立召拜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未赴報兵部右侍郎明年以獲朵顏謀者哈丹兒大賚文武將吏豹亦增俸一級尋轉左侍郎協理戎政數與仇鸞議不合鸞請調宣大兵入衛豹疏陳四慮謂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蓋怒謂豹過無所得乃己三十二年正月兵部尚書翁萬達卒于道以豹代之奏上防秋事宜又請增築京師外城皆報可是年秋寇大入山西總兵官李洙軍獲寇

大掠二十日而去總督蘇祐反以大捷聞為巡按御史毛鵬所發章下兵部豹不能執正言冠雖有所劾掠而我師力戰斬獲適當實上言垂祐陛下威靈所致宜擇吉祭告論功行賞帝喜進秩任子者數十人豹亦加太子少保廕錦衣世千戶明年京師外城成再進太子少傅張堅以行賄推大同總兵官兵科王國禎等疏論之豹言會推時國禎亦在列何爾時不言國禎復奏堅以千金賄遷舉朝所知臣向言于職方即而豹不聽何得謂臣不言耶因力抵豹迂疎狠獲帝竟奪堅職置豹不問其年九月豹以南北屢奏捷優歸功上言請帝告謝郊廟受百官賀更詔示天下彰盛美帝但從告謝已而類奏諸邊功次復稱引宣祐請行大齋帝從之豹亦進太子太保當是時西北邊歲遭寇患而東南倭大起朋者日數至豹本無應變才舉措同章而大學士嵩與豹俱江西人徐階亦入政府兩人皆右豹故豹甚為帝所任久之冠志日棘帝深以為憂而豹平無所謀畫徒以虛文支吾由是帝漸知其短思有所易置會侍郎趙文華陳七事致仕侍郎朱隆禧請設巡視福建大臣開海濱互市禁豹皆格不行帝大怒切責之豹震懾請罪復辨

增官開市之非再下詔譴讓約愈惶懼條便宜五事以獻帝意終不悻降俸二級頃之竟以中旨罷豹初聞王守仁良知之說而好之既見與辨難益心服後聞守仁沒為位而哭以弟子自處及繫獄著困辨錄于守仁之說頗有異同學者稱服焉晚遭柄用值天下多故不能有所建樹依違君相間動稱玄功迎合上旨于是士論少之卒隆慶初贈少保謚貞襄論曰國家值多事之秋則中樞最要嘉靖朝自始用彭澤繼以金李諸人皆極一時之選迨張璠者寵任八年違事盡壞而後乃倏進倏退若傳舍然馴至都城被圍中樞就戮然後君臣動色相驚吁亦已晚矣

明史卷二百七十三

列傳一百二十四

王守仁

伍文定 邢 珣 徐 達

戴德權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南京吏部尚書華子也母娠十有四月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遂生因名雲五歲不能言遇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登弘治十二年進士除刑部主事獄中素畜蔬餉以因食歲終則殺而分之因徃徃之食守仁提牢至立命殺以食因其弊遂絕決囚江北已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臺諫二十餘人守仁抗章論救瑾怒矯旨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瑾使人追之急守仁懼不免賦詩寘衣冠岸側若沉江者而潛附商舶至福建遇故所識道士責之曰若有父在倘瑾逮若父誣若潛走異域何以自明守仁悟乃赴龍場其地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為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還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留之驗封累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十一年八月兵部王瑗奇守仁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所在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

漢捕同池仲容據涇頭管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
 高快馬郴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
 屠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托疾不赴志山合樂昌
 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玘戰死遠近蓋
 震守仁至知軍門左右多為賊耳目乃呼老練尤難
 者至計內詰之曰汝通賊當死能自勦汝罪緣殺
 乘不敢隱因令詞賊賊中動靜守仁無弗知乃立十
 家牌法察奸訓兵決策進討以大帽賊尤遠檄福建
 廣東會兵明年正月督副使楊璋等破賊長富村賊
 奔象湖官軍進逼之不利指揮率極縣丞紀鏞戰死
 諸將議調狼兵俟再舉守仁不可親率銳卒也上就
 伴媯衆退師出不意直搗象湖奇兵從間道泚登賊
 驚潰諸道兵感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師
 害校首師還疏言權輜無以號令將士請給旂牌提
 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尚書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定
 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隊
 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伍之二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
 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二陣為軍軍有副將督臨
 事自委不命于朝副將得罰偏將得罰營官下
 至小甲得罰卒伍務使上下相制舉動齊一由是兵

威蓋振其年九月進兵大庾志山聞官軍出東閉悉
 攻南安知府李敷擊敗之副使璋等亦生繫曰能以
 歸遂議討橫水左溪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率
 都知縣王天與各將一軍會橫水敷及守備鄒文汀
 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將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
 伍文定率兵逼其奔軼而守仁自將駐南康去橫水
 三十里先遣四百人潛于賊巢左右乘高布伏然後
 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炮發賊舉大驚謂官軍已
 盡舉其巢遂潰守仁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
 煥等皆走捕網左溪亦破守仁以捕同險固移營近
 地遣人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者至
 大喜期以十一月朔降而珣文定諸軍已冒雨奪險
 而入賊阻水為陣珣麾兵直渡奪擊知縣張戢衝其
 右文定又自賊右出賊倉皇敗走遇淳兵迎戰又敗
 明日諸軍破捕同志山貴模廷鳳而縛出降而湖廣
 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餘人突至諸軍擒斬殆
 盡先後俘賊魁八十六人從賊五千餘人乃設茶義
 懸于橫水控制諸徭還至贛州議涇頭賊初守仁之
 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成請降及征橫
 水涇頭賊將黃金業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後

橫水破仲容始遣其弟仲安率二百人來歸而嚴為戰守備守仁知其情遣使齊牛酒問設備故仲容說言盧珂鄭志高我誓也將襲我故為之備非虞官軍也守仁佯怒召珂等杖而擊之令仲安諭意而陰使珂弟集兵以待遂下令散兵未歲首春大張燈樂仲容聞且信且疑之守仁又賜仲容新厝屬使者說入謝仲容乃率其黨九十三人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可之曰若皆吾民何故屯于外疑我乎悉遣進兵而留仲容觀燈樂明年正月三日置酒大享潛伏甲士于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將麾下至軍直抵上洲大破賊衆諸軍畢集連破中洲下洲斬賊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四面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至岸下賊不知而下招之遂上據其險明日官軍進攻內外合擊擒斬無遺乃于下洲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盛發廣東湖廣兵令勦守仁謂遠調客兵煩擾公私且曠日持久進止難一急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洲頭廣東尚未及承檄一時領兵之將不過二三書生及偏裨小

校而平數十年巨寇如拉朽遠近咸驚為神進右副都御史時中官勢盛帝從鎮守太監畢真奏討賊事宜必協議乃行守仁恐真阻撓凡報捷率令其弟姪骨養真乃嘉十四年六月奉命勦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必以告守仁急易小舟趨吉安召伍文定定計討賊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數日而辦表上宸濠偽檄因言陛下在位十四年教經變難盤游未息致宗室潛謀窺竊神器今天下觀觀室特一寧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凜骨寒心骨漢帝有輪臺之詔而天下獲安唐宗有奉天之詔而強藩感泣伏望陛下痛自刻責易檄改絃出奸使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巡遊以杜天下奸宄之望宗社幸甚帝不省時里居副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並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鯨山周壽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誦驛丞王思李中威來赴義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眾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使賊少遲旬日則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邵永將遣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

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趨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蠟書遺李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故令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宸濠果疑未敢即發至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樞居守自將兵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謀知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于是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克元童琦撫州鄒瑋吉安譚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栢萬安王冕率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衆議所向或請趨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為賊守我越南昌與賊相持江上二郡必出為絕我後是我背腹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必虛我軍新集氣銳攻之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已酉次豐城中嚴軍令以文定為前鋒庚戌夜半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而上登縛拱樞等軍士頗縱掠掠守仁急整軍入戰于紀者十餘人下令宥脅從安輯士民慰諭宗室人心大悅居二日遣文定詢連德孺各將精兵分道並進宸濠果自安慶還兵已卯過于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爭趨趨利殉

統出賊背奮擊貫其中文定恩未之連德孺張兩翼分其勢守仁別遣克元等發伏擊之賊大潰擒斬二千有奇溺水死者萬數賊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赴援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統州林瑛取九江建昌等縣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風逆不利守仁斬先却者文定以身殉砲石間火燎積不動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熊舍聯舟為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群臣而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其副舟妻妃以下皆焚水死宸濠舟大膠淺倉卒易舟而逃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被獲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先是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能擒賊至是果奏捷是時帝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命安遠伯許泰為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赴南昌諸嬖倖與宸濠通者懼獲罪又忌守仁功高競為蜚語謂守仁先與同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縱宸濠湖中待帝到陣自擒遠近疑懼守仁未志泰未至先傳宸濠發南昌志泰以威武大將軍繼趨之於廣信守仁不與閉境

王山上疏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極言江西困敵不堪六師再擾永深然之曰吾此來正為群小在側欲調獲聖躬非邀功也先生大勳吾自知之茅事不可直情耳守仁知永可託乃以宸濠付之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北軍犯守仁或呼名援焉守仁不為動撫之愈厚其有病者予藥死予棺遇北軍喪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由是北軍人又感悅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復言寧府需淳聞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貴人約為內應藉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守仁固辭不得徐起三發三中北軍皆散呼忠泰益沮會日長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定時新遭喪亂悲號振野北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績御史章綸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以江彬能得帝意問之曰守仁將興兵誅君側之奸忠為首次即公又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來先是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至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

阻不全見帝還蕪湖又不得命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現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壁俾名江彬以下乃無言時讒邪構煽禍變百出微守仁東南事與殆世宗深知之首召入朝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善大臣亦多忌其功于是有言國家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遂拜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錢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廢斥殆盡守仁不能安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貴幸言于張璁桂萼將召用又為費宏所阻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給因上書論守仁功請賜錢券歲祿并叙討賊諸臣帝成報可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戍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地隣交趾其間

深山絕谷悉獲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
以為屏蔽若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彼必
有悔幸下兵部尚書王時中調其不合者五帝令守
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
招撫悉散遺諸軍止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
息獲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明
年正月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諸軍門
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結我國請陳兵入見守
仁數其罪杖而釋之親入其營其衆七萬人咸就撫
守仁奏聞于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
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
署州事任有功始擢知州而于田州置十九巡檢司
以蘓受等任之并受約束于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是
時斷藤峽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台花相諸洞蠻蠻
亘三百餘里流叔州縣軍民橫罷鋒鏑者積數十年
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遣湖廣土官示不再用伺
賊不備忽四面並進連破牛場六寺等十餘寨斷藤
峽悉平遂衝橫石江而下攻仙台花相白竹古陶羅
鳳諸賊克之布政使林富率蘓受兵別從新墟道直
抵八寨突破石門副將沈希儀以思恩兵分道進擊

賊賊傳新殆盡八寨亦平先是守仁召用出總等意
等恭貴善功名欲乘勢取交趾守仁不聽等大意宣
言思田宜征顧行撫八寨無罪乃反征帝入其言賞
遂不行獻夫及覆鞫不平上疏曰臣等皆廣東人倚
知諸徭為患積年先嘗調兵數十萬人耗銀數十萬
兩糧數十萬石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而我軍夫亡
困已大半今守仁承百年困敝之後感聖明特遣之
知不役一卒不費斗糧片言馳諭而思田稽首至八
寨斷藤峽之賊烏樓歎服于深岩絕洞自國初以來
未有輕議征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勞苦功高
如此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之可也况守仁
固承認得便宜從事者乎先是守仁討平叛藩為忌
者所抑不曰守仁初同賊謀則曰鞏戴金帛以歸當
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
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兩廣兵部功賞
不見施行戶部伏題又行察勘臣恐自此勞臣灰心
將士解體後陸續有事誰復為陛下任之帝但報聞
而已是時守仁已病甚上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
富自代不俟命竟歸十一月晦行至南安卒年五十

亡喪過江而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安異數少時常問其師曰讀書何為曰取科第耳曰但為是耶然故好游戲佻健不羈隨父京師嘗潛出塞外躍馬挽強縱觀山川形勢踰月始返年十七錫上饒婁諒典論朱子格物大指自是有志正學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不苟言笑然未有所得後游九華更好神仙之說歸築空陽明洞中習導引術尋復棄去從釋氏遊亦無所得既謁龍場窮荒無所得書日夕紬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始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為說曰道家言虛聖人豈能加一毫實佛家言無聖人豈能加一毫有聖人祇還良知本體更無所加良知之虛即天之太虛良知之無即太虛之無形凡日月風雷山川民物有貌有象有形有色者皆從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能為天之障礙聖人順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發用流行中何有一物能為良知之障礙守仁既以此句信故其為教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以有善有惡為意之動以知善知惡是良知以為善去惡是格物欲學者當求所謂良知而遺棄間學謂宋儒之說研尋探索妄開實徑蹈荆棘墮坑塹日就支離決裂

作朱子晚年定論以標列異趨策勵學者久之從游日廣附和日眾士之新奇怪僻者翕然從之以下舉為剽賊以詳說為窒滯以窮理為僻滋用抵牾儒自立門戶而純修實踐之士未之許也議論紛起攻擊競至出奴入主枝撐不相下尊之者以為違宗象山斥之者以為振拾二氏究其流弊象山猶使人返求諸心而王氏之學則入于恍惚不可知矣守仁既卒帝以其擅離職守大怒諭吏部具狀尚書言守仁疾篤難任旋報物故情似可原帝意未釋言守仁學術功多有可議廷臣其詳定是非及封爵予奪以聞于是萑會廷臣上議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為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或流于清談庸鄙者借其虛聲遂至于縱肆傳習轉批背謬日甚門人為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實聖聰幾于無忌憚矣若夫討捕拳賊擒獲叛藩據事論功誠有足錄是以陛下御極之初即拜伯爵雖出于楊廷和預為己地之私亦緣先帝黃榜原有封拜侯伯之令功罪不相揜今宜先其進奪以章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

天下之人心帝乃下詔曰守仁故言自肆詆毀先儒
招致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士子傳習
邪說皆其倡導宜與伍文定仗義除寇功同可錄但
其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捲襲寨夷恩威倒置所封
伯爵本當追奪念係先朝信命姑與終身其後使恤
典俱止不行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于非聖
者重罪不宥給事中周廷先爭之遂被黜隆慶初廷
臣多訟其功詔贈新建侯文成萬曆十二年詔從
祀文廟始守仁無子有弟子王憲為後晚年生子王
德三歲而孤既長襲錦衣副千戶隆慶初襲伯爵萬
曆五年卒子承勳嗣督漕運二十年號稱職于先進
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弘繼先達妻曰何繼為伯無
子爵自傳吾夫由父及子爵將安往先達怒因有族
子業洵為後及承勳卒先達未襲死承勳資產乃歸
業洵業洵自以非守仁嫡嗣爵終歸先進弟先達既
襲必爭產乃誘先達為乞養而別推承勳弟子先通
當嗣由是先達與先通爭于朝數十年不決崇禎
時先達子業弘復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為
兩廣總督所司懼忤業浩竟以先通嗣業弘憤持疏
入禁門斬自刎不殊執下獄先通為伯四年流賊陷

京城被殺業弘獲免

伍文定字時恭松滋人父瑋貴州參議文定舉弘治
十二年進士有膂力善騎射議論慷慨不能下人按
常州推官精敏善決獄稱強吏魏國公徐備與無錫
民爭田文定勸歸之民劉瑾入備重賄與大獄巡撫
艾樸以下十四人悉被徵文定時已遷成都同知亦
下詔獄斥為民瑾敗起補嘉興江西批源賊王浩八
等流劫浙江開化都御史俞諫檄文定與參將李隆
都指揮江洪僉事儲璠討之軍于華埠而都指揮白
弘興湖州知府黃衷別營馬金賊黨劉昌三破馬金
軍執弘官軍大挫浩八自以其眾衝華埠洪走定擊
敗之追及孔埠陸璠亦追至地淮破其寨斬首百七
十級散脅從四千人進攻涇回洪以奇兵深入賊伴
走擲金帛于地眾趨之陣亂洪及指揮張琳等皆被
執文定等殺後得還賊亦遁歸江西諫等上文定忠
勇狀詔所司獎勞九年擢河南知府計擒劇賊張勇
李文簡以才任治劇調吉安討平永豐及大茅山賊
已與王守仁平桶岡橫水宸濠反吉安士民爭亡匿
文定斬亡者一人眾乃定逆迎守仁共平賊推江西
按察使張忠許泰至南昌欲冒其功而守仁已傳宸

濠赴浙江忠等失望大恨文定出謁遂縛之文定罵曰吾拚九族為國家平大賊何罪汝天子腹心乃屈辱忠義為逆賊報仇法當斬忠益怒以銅錐擊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報尋遷廣東右布政使未赴而世宗嗣位文定列上其狀且曰曩忠泰與劉輝至江西忠自稱天子弟輝稱天子兒泰稱威武副將軍與天子同僚折辱命吏誣害良民需求萬端計所漁獵何止百萬及脂膏罄盡乃始旋師致餓殍遍野盜賊縱橫雖萬斬三人不足謝江西百姓今大慈如江彬戮軍皆已伏法三人實其黨與乞速正天誅用章國典又積發宸濠貲財還之江西以資經費矜釋忠泰所陷無辜及寧府宗人不預謀者以清冤獄帝並嘉納之瑜功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標江嘉靖三年討獲海賊董效等二百餘人賜勅獎勞明年謝病歸六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其冬擢右都御史代胡世寧掌院事雲南土酋安銓反賊叅政黃昭道攻陷尋甸嵩明年武定土酋鳳朝文亦反殺同知以下官與銓合兵圍雲南詔進文定兵部尚書兼前職提督雲南四川貴州湖廣軍務討之以侍郎梁材督餉會芒部叛酋沙保子普奴為亂朝議并以屬文定文定未至雲

南銓等已為巡撫歐陽重所破遂移師征普奴左都御史李承勛極言川貴殘破不需用兵詎文定失計遂召還命提督京營文定行至湖廣疏乞省祭歸已四川巡按御史戴全上言叛酋稱亂之初勢尚可撫而文定決意進兵一無顧惜師旅窮于川貴軍聲震于楚滇飛易輓糧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尚不肯已而又極論土酋阿濟等罪軍民訛言幾復生變臣愚以為文定可罪也帝下吏兵二部核議尚書方獻夫李承勛說文定好大喜功傷財動衆乃令致仕文定忠義自許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俯仰故雖功名甚著而齟齬終身芒部之使憤小醜屢肆亂畧欲為國伸威所執甚正而為議者旁撓廟堂又若務姑息識者恨之天啓初進謙忠襄始與文定共平宸濠者刑珣徐璉戴德孺珣當塗人弘治六年進士正德初歷官南京戶部郎中忤劉瑾除名璉起南京工部遷贛州知府招降劇盜滿總等授盧給田撫之甚厚後討他盜多藉其力王守仁征橫水桶岡珣常為軍鋒功最增二秩宸濠反遣使脅重賞誘總總執其使送珣遂從珣共平宸濠總朝邑人文定同年進士由戶部郎中出為袁州知府從討宸濠獲首功千餘事定

珣璉並遷江西右叅政世宗錄功各增秩二等嘉靖
二年大計給事御史劾監司不職者二十二人珣璉
與馬吏部以軍功未酬請進秩布政使致仕從之二
人由是遂廢珣璉子璉幼有俊才嘗受業張璉嘉靖初

嗟嗟守仁事功如此即學術亦可知矣文定具有才
氣緩急宜可任倚而惜未究其用珣璉德璉則所謂
因人成事者耳然而德璉較優云

璉登鄉薦總已貢顯慶欲授之辭不應銓授浦城知
縣有徐浦者家貧年十五執役公府璉一見異之令
與子同學且為娶妻後果登第為給事中其家世世
奉祀馬茅址舉進士歷御史終山東鹽運使以清操
聞德璉臨海人弘治末進士歷工部員外郎監蕪湖
稅有清名再遷臨江知府宸濠反遣使來收府印德

璉斬之與家人臨池誓曰吾當死守孤城脫有急若
輩先沉池中吾誓不負國也即日戒嚴旋與守仁共
滅宸濠以憂去世宗以德璉馭軍最整獨增三秩為
雲南右布政使舟次徐州蘆水死後贈光祿寺卿予
一子官

論曰歷觀守仁用兵全以智數取勝是固然矣蓋兵
鏡道也利用權變以圖濟者也信如是也將古之戡
大亂集大勳者果不皆傾危險詐之徒耶仲尼去正
誦之評子與嚴霸王之辨又胡為是諱諱者况乎擒
濠之舉當時實有煩言恐未盡出于德璉之口也

明史卷二百七十四 列傳一百二十五

鄒守益 子善 孫德溥 德泳

歐陽德 羅洪先 父循 何廷仁 黃弘綱

劉邦采 從兄文敏 族子曉 魏良政 弟良器

徐爰 蔡宗 節 錢德洪 王 畿

程文德 王 艮 薛 侃

蔣 信 周 銜 冀元亨 陸 澄

林 春 徐 樾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自有傳正德六年守益舉會試第一進士第三授編修踰年告歸始守益舉

會試出王守仁之門然未從講學也後讀中庸疑其學先格致而中庸乃首慎獨積思久之疑未釋往謁守仁于贛州相與反復者閱月因悟格致即慎獨之道在是矣寧庶人反從守仁討平之世宗即位始赴官嘉靖三年二月帝欲去興獻帝本生之稱守益疏諫曰禮所以正名分別嫌疑者也君失禮則入于亂臣失禮則入于刑不可不慎也今陛下推恩本生尊為帝后其于私親非不隆矣復加以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視正統疑若無別臣聞尊無二上我太祖楷諸禮經製孝慈錄有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

三年為所後祖父母承重為本生父母降期即喪服之隆殺則廟制祭法皆可類推伏望恪遵祖訓毋為異論所惑疏入忤旨被責踰月復上疏曰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委下群臣會議羣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讓由是顧畏不敢復陳道路相傳且有孝長子之稱是陛下徇情以為孝群臣順命以為忠長此不已殆非國家之福也昔曹元以父寢疾憐于易箒蓋愛之至也而曹子責之曰姑息曹公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嘆且群臣之

議援經証古欲陛下專意正統此皆為陛下忠謀者也今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喜怒好惡夫亦少失其平矣臣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熲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伏望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之忠愛信而用之其去國者召而復之無使姦人動搖國是維聞宮闈昔先帝南巡群臣交章諫阻先帝赫然震怒豈不謂欺慢可罪哉陛下在藩邸聞之必以是為盡忠于先帝也今日入總大統獨不容群臣盡忠于陛

下于帝得既大怒下詔獄考掠滿廣德州判官守蓋
盡心民事廢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學者謀校其間稍
遷南京禮部中州人立生祠祀之聞守仁卒為位
哭服心喪日與呂柟湛若水錢德洪王畿薛侃輩論
學考滿入都即引疾歸程文德未知安福請守蓋登
正賦役欣然任之賦役為均久之以薦起南京吏部
郎中召為司經局洗馬守蓋以太子年幼未能出閣
乃與霍韜上聖功圖自神光茅茨土階至帝西苑耕
稼委秦凡為圖十三帝以為假借誇訕幾得罪賴韜
素受帝知事乃解守蓋之為洗馬也非內閣憂言意

明年春遂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出掌南京翰林
院御史毛愷請留侍東宮被譴尋改南京祭酒又明年
九廟災諸大臣自陳者第引罪守蓋獨陳上下乘
修之道以殿中宗高宗反故為祥享圖長久為言帝
大怒落職歸守蓋天安純粹最為守仁所重嘗稱之
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里居日以
講學為事四方從遊者踵至其學宗良知而于戒慎
恐懼蓋兢兢焉嘗語學者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
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功夫則同所從言之
異耳若以戒懼起意為非則誤矣學者稱東廓先生

家居二十餘年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
莊先是守仁嘗主山東鄉試堂邑穆孔暉舉第一遷
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侍講學士卒贈禮部右
侍郎謚文簡孔暉端雅好學初以守仁非薄宋儒不
肯宗其說及久乃篤信之始自名王氏學浸淫入于
釋氏其卒也命棺斂從其服孔暉與守蓋皆守仁所
取士皆宗其學然孔暉以禪見譏去守蓋遠矣守蓋
于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以刑部員外郎恤刑湖廣
釋釋為多擢山東提學僉事時與諸生講學萬曆初
累官廣東右布政使謝病歸久之以薦即家授太常

卿致仕于德涵字汝海隆慶五年進士歷刑部員外
郎張居正方禁講學而德涵守之自若及御史傅應
禎劾台相繼論居正又皆德涵邑人以是見疑為黨
惡之出為河南僉事御史承風指疏論遂貶秩歸初
善服習又訓修踐無怠稱其家學而德涵從欽定向
弟定理問學定理不答德涵憤閉戶湛思至形神滅
劑由是有悟談論專以悟為宗于祖父相傳之學始
一變矣府有青原山四時士女游觀笙歌沸林木德
涵偕弟德濤布袍芒屨間一往游游人愧之鼓吹為
絕德濤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歷司經局洗馬錦衣千

戶在文炳者中官張誠奴也坐罪籍沒而德溥令其
故居發地得藏金為東廠所奏落職追賦父善聞大
怒欲痛杖之德溥久之不敢歸親舊解釋百方乃已
德溥早負盛名至是為士論所薄善從子德泳萬曆
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二十一年給事中李獻
可請預教太子斥為民德泳偕公官救之亦削籍家
居三十年言者交荐咸報寢光宗立起尚寶少卿歷
太常卿魏忠賢用事遂乞休歸所司將為忠賢建祠
德泳塗毀其墓籍乃正

歐陽德字崇一太和人甫冠舉鄉試即之贛州從王
守仁受學早夜研窮至忘寢食守仁大器之自是不
應會試者再至嘉靖二年赴試策問陰賊守仁德與
魏良弼等互發師訓無所阿竟亦舉進士除知六安
州慮初政愷愷未遑學問守仁曰吾學豈在閒暇時
耶德愀然既至罷諸繁苛定經費省訟獄汰冗役興
水利賑恤饑民建龍津書院聚生徒論學人心翕然
入為刑部員外郎六年詔簡朝士有學行者為翰林
乃改德編修明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建講亭進諸生
與四方學者論道其中德行履素高其論人復誠意
懇篤士以是日親尋政南京尚寶卿召為太僕少卿

以便養復改南京鴻臚卿父憂服闋留養其母與鄰
守並葬豹羅洪先日以講學為事門人益進以荐起
故官參議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母憂歸三
十一年服未闋即用為禮部尚書命喪畢之官其冬
入朝又命直無逸殿時儲位久虛帝惑陶仲文二龍
不相見之說益諱言建儲德上疏懇請會有詔二王
出邸就婚德以裕王儲成不當出外疏言曩太祖以
父婚于褚王皆處禁中宣宗孝宗以兄婚弟始出外
府令事與太祖同請從初制帝不許德又言會典醜
朝王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裕王常何從帝

不悅曰既云王禮自有典制如若言何不竟行冊立
耶德即具冊立儀上帝滋不悅然終諒其誠婚亦竟
不同日己裕王母康妃杜氏薨議喪禮德請用成化
朝紀淑妃故事中外稱其違禮而竟不從秦王為其
中尉女請封德曰祖訓郡王孫六葉以下世授奉國
中尉而女之封號則止于曾玄蓋子女自有差等也
今分封日繁常賦不能給豈得于祖制外溢加恩禮
請斷自五世以下授宗女宗婚之號給冠服婚資聽
其自便崇陽王以罪賜死制不得襲又郡王絕嗣者
與親王異城則襲否則將軍中尉一人以其官奉祀

而崇陽子援他郡王例乞襲封德曰事當慎始此制一破諸府之乞封者且踵至何以止之請禁諸藩毋得妄有陳乞宗室以罪降庶人者例計口給食雖名庶人其所入乃更多于中尉故恒輕犯法德為裁定其數城中尉三之一弋陽建安樂安諸王爭攝寧府事令宗人告訐不已德曰寧國已除更何事當攝耶奏止之帝悉報可德遇事必侃侃待正或當利害衆相顧色戰德獨意氣自如處之悉當或問德何故能然德曰吾惟求諸心耳心知為是雖害不顧心知其非雖利不為此吾所受于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問

者嘆服當是時德與徐階蘇豹程文德並以宿學都頭位于是集四方名士于靈濟宮與論良知之學赴者五千人都城講學之會于斯為盛德器宇溫粹其為學務真知實踐不尚空虛引掖後進如恐不及與之接者莫不自化難以厭焉之奸無所容其伎晚年見知于帝將柄用之而德遽卒朝野莫不哀悼贈太子少保謚文莊族人瑜字汝重亦學于守仁守仁教之曰常敬然無自是而已瑜終身踐之舉于鄉不就會試曰老親在三公不與易也母死廬墓側虎每環廬而啼不為動起家通州學正歷四川泰議所至以

師說誨人有廉惠聲年近九十而守身恆若處子德每垂稱之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父循進士歷兵部武選郎中會考選武職有指揮二十餘人素出入劉瑾門循罷其管事瑾怒罵尚書王敞敞跪謝曰部中革為之故不知也則又罵曰不能制部中安用尚書敞益懼歸郡熊讓趨易走循退避之數日而瑾敗敞乃謝循循歷知鎮江淮安二府徐州兵備副使咸有聲洪先幼慕羅倫為人年十五請王守仁傳習錄好之即欲往受業倫不可而止乃師事同邑李中傳其學嘉靖八

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外舅太僕卿曾五喜曰幸吾婿成此大名洪先曰儒者事業有大于此者若此則三年一人安足喜也洪先事親孝父每齋客洪先冠帶行酒拂席授几甚恭居二年詔核請告諭期者乃始赴官尋遭父喪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繼遭母憂亦如之十八年簡官僚召拜春坊左贊善明年冬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未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群臣朝賀時帝數將疾不視朝諫言儲貳臨朝事見洪先等疏則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詔百餘言怒詔備至遂除三人名洪先歸則

並尋求守仁之學然亦未嘗忘經世志甘淡泊鍊寒暑環馬繞強考圖觀史自天文地理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研至人才吏事國計民情彌加諮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年垂五十時事日非斯志遂廢然鄉人所疾苦如在己身已中田賦多宿弊請所司均之所司即以屬洪先洪先精心體察宿弊頓除歲饑移書郡邑得粟數千石率友人躬自賑給流寇入吉安王者倉皇失措洪先為畫策戰守寇引去素與順之全志友善後順之應召入都欲挽之出嚴嵩以全鄉故雅知洪先擬假

遣才起用皆力辭洪先雖宗良知之學然未嘗及守仁門已見王氏之徒騰口張皇漸入虛妙心以為非故其為學若主于靜恒舉易大傳寂然不動周子無欲故靜之旨以告學人而申之曰能靜寂然後見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主靜而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為本夫惟無欲然後出而經世知精而力鉅時王氏弟子王畿謂良知自然不假纖毫力洪先非之曰世豈有現成良知此非有萬死工夫不能得故雖與幾交好而持論始終不合辭約以歸寂之說倡同志人多不謂然惟洪先深契之初

居憂時積勞嚴得反聞之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忽自省曰得毋誤入禪耶遂棄不學既被放聞山中有石洞舊為虎穴乃闢荆榛居之廣可容百人命曰石蓮謝客屏居默坐一榻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聞順之訃足之始下榻洪先禔身最嚴一介不取初告歸時遇儀真同年生主事項喬造為分司有富人坐死行萬金求為地洪先力拒不聽喬聞亦微輒之厲聲曰君不聞志士不忘在溝壑耶居家值江漲壞其室巡撫馬森欲為營之固辭不可蕭然空非以介意隆慶初贈元祿少卿謚文莊

何廷仁初名泰以字行政字性之黃弘綱字正之皆寧都人廷仁為人和厚接人誠意益滋而弘綱則簡嚴難近未嘗假色笑于人然兩人砥礪志行殊相得也廷仁初慕陳獻章為人後聞王守仁之學于弘綱欣然願見時守仁方征楠園廷仁詣軍門上謁遂師事焉遵繼毋憂斬然以禮自度不拘流俗守仁益嘉之授以萬物一體及致良知之說服膺無倦嘉靖元年舉于鄉復從守仁于浙來守仁令之引掖後進廷仁詞意懇款人人以為親已然立論尚平實守仁沒後有為過高之論者輒曰此非吾師之言也二十年

獨選除新會知縣善曰此陳子故里也吾恨未及其門今幸仕于其鄉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始至釋菜于其祠而後視事政尚簡易士民愛之遷南京工部主事分司儀真榷蕪湖稅不私一錢滿考即致仕家素豐自奉極簡以勇于行義費日落比卒至稱貸而後襄事弘綱奉正德十一年鄉試謁見守仁于贛州即悟心理合一之旨時守仁日治軍書四方從游者踵至則遠高第弟子先開誘之而後與之講授弘綱與焉後守仁歸里弘綱從之及守仁卒門人歲推擇一人紀其家弘綱居二年始歸登鄉舉三十年始就選得汀州推官召為刑部主事以執法見嫉會大計京官遂以原官致仕先是守仁之門從游者恆數百其善推演師說者稱弘綱廷仁及錢德洪王畿故時人為之語曰江有何黃浙有錢王學者稱廷仁善山先生弘綱洛村先生

劉邦采字君亮安福人自少英特不群初為諸生即厭舉子業慨然以希聖為志與從兄文敏及弟佐九人赴浙江謁王守仁于里第邦采姿穎敏言無契合守仁大嘉之適父憂疏水廬墓既免喪遂不復應舉嘉靖七年授學副使趙淵徽縣教勸赴試邦采不可淵徽下蓋急固強之使必獲行邦采將以布衣獨坐降禮懇請乃易中服入及門遂見淵不下席遂卻立不進淵亟起迎之邦采言諸生入闈解衣檢察非待士禮敢辭巡按御史備良才即令諸生並以常服入試院免其檢察邦采乃就試遂獲中式久之除壽寧教諭用荐擢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邦采識既高明用力復采銳故造詣特深自守仁倡良知為學的久而益敏有以揣摩為妙悟縱恣為自然者邦采憂之每極言排斥焉文敏字宜克生而純樸與邦采共學每夜分不就寢讀守仁傳習錄好之反躬實踐惟覺動靜未融曰此非師承不可乃謁守仁而稟學焉自此加自克治瞬息不懈父喪既除遂絕意科舉提學副使徐階欲貢于朝謝不就書曰學者當循其本心之明時時自見已過剝磨砥厲以融氣稟絕外誘微諸倫理事物之費無一不慊于心而後為聖門之正學此非從事困勉不可得門而入也彼高談虛悟炫末滿本獨非德之賊乎敏子曉字伯光正德中舉于鄉初守仁為南京鴻臚卿吉安人未有及門者曉往獨與論學有契遂受業歸以語文敏邦采亦往師之而曉復聯金志為惜陰會相與講求良知之學自是

吉安孫席大興由晚侶之後為新寧知縣有善政解
官歸學者所稱師東兩峰晴川三先生也又有劉陽
者字一舒初從晚受經後晚告以守仁之學遂往謁
于贛州守仁語之曰學者苟不能甘至貧至賤不可
為聖人陽臨受教嘉靖初舉于鄉久之知陽山縣奸
民好為盜陽立捕殺其魁盜為衰息乃旌孝于祭節
婦敦尚禮教民俗以淳黃河久為患陽奔沐七日率
父老度禱河自疏濬二十七里遠近異之徵授御史
法民遞道足送為建生祠帝改萬壽宮為永禧仙宮
諸司皆賀衆御史為陽為表陽曰此當諫不當賀衆

趣之陽終不可請獨當其責乃已故事申官持疏散
諸司皆北而揖陽謂同列曰疏在中官手北而可耳
既授疏奈何復依然自專竟東向揖中官亦無以難
也日嘗蔬食即舍間若僧虛嚴嵩以同鄉故曲加延
接陽竟引疾歸居父喪哀毀廬墓終喪遂不出日與
士大夫講學然務實踐不尚虛寂學者因其自號稱
三五先生

魏良政字師伊新建人王守仁巡撫江西與兄良弼
及弟良器良貴咸受學焉時提學副使邵銳巡按御史
唐龍操論與守仁異數戒諸生守常業毋奔謁為

虛談諸生頗多畏避而良政兄弟獨不顧深為守仁
所許然兄弟中惟良政功尤專故聞道最早為人孝
友敦朴燕居無情容嘗曰學問要領既明其功惟在
專一又曰不充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為
嘉靖四年舉鄉試第一人未幾卒良政居家兄弟自
相師友既沒良弼嘗言吾夢中每見師伊輒流汗浹
背其為兄敬憚如此良器字師顛性超穎絕人守仁
亟稱之後守仁歸里良器從焉時王畿為諸生落魄
不羈見諸伴來講學者輒笑罵之居與守仁隣不見
也良器多方勸誘幾使達旦如一日與同門生徒壺

雅飲戲過而見之笑曰腐儒亦為是耶良器曰吾等
為學未嘗迂腐君第不知耳我自是稍相嫗就己而
有味其言遂執業守仁之門故時稱良器善誘歸王
白虎書院開揚師說生徒數百人皆知王氏學獨良
器雖宗良知而踐履務平實學者稱為藥湖先生及
卒數懷其恩每語及必流涕良弼以直諫顯自有傳
良貴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王守仁妹婿也正德二年守仁
被謫歸愛與山陰蔡宗克朱節從之問學有省遂執
業為弟子其秋三人並舉于鄉別守仁北上守仁言

徐生之溫恭茶生之沉潛朱生之明敏皆我所不逮
明年愛登進士第知祁州為政愷悌大盜劉晨等起
有保障功守疏陳十事多見采納遷南京兵部員外
郎時守仁亦拜南京太僕少卿遂同舟歸里相與辨
問愛姿故類敏聞言即契曰是蓋篤信不疑已守仁
遷南京鴻臚卿愛與晨夕游處學益有聞當是時學
者素習程朱之訓一旦聞守仁言多違回未信愛為
之疏通辨析暢其指要由是門人日益親守仁嘗曰
曰仁吾之顏淵也遷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守仁出
撫南贛愛亦請假歸未幾卒年三十一愛及門最先
聞道最早淵冲和粹造詣過宗究節遠甚雖諸及門
亦皆自以為不及也守仁得計及之慟一日錄畢環
柱走嘆曰安得起曰仁九泉而聞斯言乎乃率門人
之其墓所酌酒而告之宗究字希淵正德十二年進
士歷延平南康教授入為國子助教終四川提學僉
事節守守中、正德八年進士授黃州府推官入為御
史嘉靖初巡按山東大盜起顏神鎮延蔓州縣十數
節驅馳戎馬間以勞瘁卒贈光祿少卿當守仁倡道
其鄉隣境士從游者甚眾海寧董濬字亦濬以詩名
江湖間年六十有八矣將會稽聞守仁講學以杖荷

其瓢笠持卷訪之入門長揖守仁異其氣貌禮敬之
與語連日夜逆語何秦請受業守仁以爲老選辭之
濬曰先生乃以我為不誠遂辭歸逾月素其瓢笠復
來謁卒委贄為弟子守仁與之涉秦望登香爐峰徇
祥雲門若耶剡曲間濬日有聞益欣然忘歸鄉人及
前偕濬為詩者皆嗤笑之或作詩招濬濬不顧于教
亦受業于守仁後舉進士庶知安義漢陽二縣仙居
應良字原忠正德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守仁
官吏部良受學焉以親老歸養屏跡山中講學授徒
者將十年嘉靖初乃選任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
及張璁輩得志黜翰林為外官良得山西副使謝病
歸卒永康廬與字天彝正德九年進士除兵部主事
與江山周文興論學有悟遂引疾歸後從守仁游得
其指要歸建書院于壽小集生徒講學嘉靖中起故
官復以養母歸荐者相繼終不起以學行重于鄉
錢德洪名寬字德洪後以守行改字洪甫餘姚人王
守仁自南京兵部尚書歸里德洪偕邑中同志數十
人共稟學焉時四方士從守仁游者踵至德洪與王
畿先為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于守仁遂稱爲教授
師嘉靖五年奉會試徑歸七年冬偕畿入都赴廷試

聞守仁卦乃奔喪至青溪議喪服或曰昔七十子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德洪曰吾夫子沒于道路無喪主弟子何可無服然某也有親在麻衣布衫弗敢有加馬畿曰或已無親遂服斬衰喪歸德洪與畿築室于場以終心喪十一年始成進士除蘇州教授內艱服闋起國子監丞尋遷刑部主事歷郎中郭勛之下詔獄也主者鞠實移部定罪德洪據獄詞論死廷臣惡勛甚必欲坐以不軌謀疑德洪故予輕比言官遂劾德洪不習刑名而帝雅不欲置勛死方惡法官重擬遂囚言官疏下德洪詔獄所司列上其罪已出獄矣帝曰始朕命與獄官毋加勛桎梏而德洪故違之此與勛不領勅何異其再下詔獄考訊時御史楊爵都督趙瑋亦在繫德洪與講易不報久之始斥為民德洪既廢遂周遊四方號召同志與論良知之學所至迎謁恐後時南方講席益盛士大夫率務講學為名高而德洪與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為人士所宗然兩人性行頗異德洪微悟不如畿畿之持循亦不如德洪故畿竟入于禪而德洪猶不失儒者矩矱至年七十作頌間書告四方始不出遊穆宗立詔復官即家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神宗嗣位復進一階萬曆

二年卒年七十九學者稱緒山先生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弱冠舉于鄉為人跌宕自喜後受業王守仁遂變其宿習幾天姿高聞守仁言累無疑滯守仁大喜嘉靖二年下第歸焚其路引誓畢志於學不復進取五年復當會試守仁強之曰吾豈以一第榮子哉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之沉毅能闡明者無踰于士大夫群萃都下子昂往焉畿乃北上遂中式時大臣多不善守仁學畿語錢德洪曰此非吾輩入仕時也並不就廷對而歸守仁狂思田畝畿德洪主書院四方門人從守仁者率告之曰王錢二生在越中若輩第徒質之不異見我也已奔守仁喪經紀塋事持心喪三年久之與德洪同第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遷疾歸已入都會簡官僚禮部郎吳春薦之于歸翁長言言曰吾亦知之但須一謁吏部春以語畿畿謝之言遂大憾補畿原職尋進武選郎中三殿災給事中戚賢等會薦人才畿預焉言遂擬旨斥畿偽學奪賢言職畿乃再疏謝病歸畿自謂學當致知見性而已即應事有小過不足為累以故在官弗免干請二十四年京察南京考功郎中薛應旂將點畿畿友多貽書責

應旂唐順之在樞抵應旂卒以不謹斥之幾既中廢
蓋務謀學足跡幾遍東南吳楚閩越皆有講舍年八
十餘猶未肯息其論良知但指本體並流于虛寂
頗善說能鼓動人所至聽者雲集每廣座闡揚時
難以禪機竟亦不自諱也學者稱為龍巖先生其後
士之淳誕不逞者率自名龍巖弟子焉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初受業同府章懋為教本之
學後與王守仁游復聞良知宗旨舉嘉靖八年進士
第二授翰林編修嘗上郊祀議及孝敬勤儉四詩坐
同年生楊名劾汪鋐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總督侍

郎陶謬廷主蒼梧書院尋還信宜報麗澤書院以
學者已至高州主高明書院其教專主立志士多信
從居三年鋐罷量移安福知縣再遷兵部員外郎父
憂歸結廬墓側終喪不入內起兵部郎中權廣東提
學副使未赴改南京國子祭酒先是南京太常寺及
國子監博士等官不得選臺諫至是以文德言許入
選尋遭母憂服闋起禮部右侍郎通俺答犯京師命
分守宣武門鄉民避寇者疏擁郭外不得入文德盡
納之疏請嚴禁將士去殺報功急散太仓米賑避寇
饑民俱報可調吏部左侍郎三十二年兩畿及山東

河南大水民饑文德請遣使往賑得便宜處置凡官
帑公廩輸贖勸借苟可以濟民者悉不限制而撫按
以下盡停諸常務一意籌畫荒政督率有司即以賑
恤之勤情為殿最帝善其言遣官如文德指已改掌
庶事府明年供事西苑文德本以儒業進使為道家
祝釐事非其好也所撰青詞頗有所規諷帝銜之又
明年南京吏部尚書缺文德以資當選願外補吏部
即以其名上帝疑文德欲遠已乃責其語多漫欺命
調南京工部右侍郎文德疏辭勸帝享安靜和平之
福帝益怒以為誇訕除其名文德學行素高既歸聚

徒講學表足不入城市及卒貧不能殮萬曆間追贈
禮部尚書諡文恭

王艮字汝止泰州人初名銀後王守仁為更名曰良
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父以竈丁役于官冬月
晨起以水噴面寒而呻吟良哭曰為人子而令父至
此尚得為人乎自是出代父役入則掃舍侍養晨昏
定省惟謹良初所讀書雖止孝經論語大學而信口
談說自中理解後悟天地萬物與己一體遂謝業雜
務北來禮為儒者然鄉人未之識也久之有客自江
西來聞良言論詫曰何乃類王中丞語乎因為良道

良知學良亦說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言格物如其用也是天以王公乎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我予王公也時守仁巡撫江西即日往謁至中門執木簡而立守仁迎之門外良長揖據上坐守仁見其冠服有異問何冠曰有虞氏之冠何服曰老萊子之服守仁曰將止崇其服耶抑學其戲舞娛親也良色動辨問久之漸移坐稍側既而大服下拜為弟子退釋所聞復疑之悔曰吾誤矣明日入見具告之悔守仁曰善哉予之不輕信從也復就賓位自如已竟心折卒稱弟子守仁語門人曰吾他日數遭大

士雖承學于守仁往往駕師說而上之持論益高遠頗出入于二氏而良骨剛氣和內外澄澈音咳矚顧皆足動人所引接雖樵夫牧豎亦能使之有省即貴顯悍戾不悅學者聞良言亦往往悔謝四方延主講席者惟恐或後其教大行獨不喜著述有酬答印口占令其子及門人筆之專意而已御史洪垣構精舍居其學徒督漕都御史劉鄩巡按御史吳傑皆薦于朝不報于繁字宗順九歲隨父詣會稽守仁每臨講席必命童子執持諸童子多呼嚙不成韻傑獨從容聞雅聲韻悠然守仁善命師事王畿錢德洪策制行雅嚴謹生平慎取于教孝弟聯宗族而亦頗善誨誘良集生徒講學裝相之良沒四方士大夫延策主講席不異于良學者稱良心存齊先生策東崖先生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性至孝父疾為嘗糞舉正德十二年進士即以侍養歸旋師事王守仁于贛州篤信其學歸以語其兄助教俊俊素有學行聞之大喜即率群弟子姓往受學焉自是王氏之學盛行于嶺南世宗立侃始謁選授行人尋聞母訃預絕于地五日始食粥嘉靖七年起故官聞守仁卒偕同門歐陽德華為位朝夕及時方議文廟祀典侃請從祀陸九淵

陳獻章九淵得報允已進司正十年秋既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為國家慮至深遠也則聖相承莫之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懷二始全就封乞稽復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之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誕生此宗社大計乞下廷臣博議帝震怒詰所言出何典章立下獄廷鞠究交通主使者先是南海彭澤為吏部郎素無士行因議禮附張孚敬遂與為腹心後京祭被黜孚敬奏劄之復引為春坊諭德至太常卿侃為是疏已一年初以示先祿卿黃宗明勸勿上又以示澤澤與侃及少詹事夏言為同年生而言是時數忤孚敬孚敬思中之澤見既因默計備副事帝所諱言之必與大獄侃詞証言同謀可禍也乃紹侃取其素懷以示孚敬且語前計孚敬大喜澤走報侃曰張公見疏甚稱善此國之大事當從中贊之因趣之上與為期日孚敬乃先錄侃業以進謂出于言且云編修歐陽德見其既頗許可而中允廖道南謂言交通江西王府有迹請且勿發以待疏至帝許之已侃猶懼欲止澤頻趣之侃乃上奏至是考掠備至侃獨自承無所引既索日獄不具澤乃微詞挑之俾引言侃瞋目曰疏

我所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于言何預耶給事中孫應奎曾汴揖孚敬令避孚敬怒應奎等具疏以聞詔並下言應奎汴詔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鞠其得其實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伎因令致仕侃為民澤成大同澤在朝專為邪媚至是自敗天下快之侃出都至潞河遇聖壽節焚香叩祝甚恭時奏議項喬方欲行禮或報喬曰小舟中有民服而祝聖者是何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也遣使問之果然中離者侃自疏也歸家益奮力于學從游者恒百餘人隆慶初復官贈御史弟僑亦舉進士為兵部郎中俊子宗鏡自有傳

蔣信字御賓常德人年十四失怙居喪毀瘠久為諸生饋粥常不克稽古求志禔身以禮雅威身未嘗袒楊與同郡某元亨善一日論大學信曰知止當是職仁禮元亨躍然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即是以誠敬存之自是講求愈力己王守仁講龍場經其地遂偕元亨師事焉無何得危疾入道林寺閉目靜坐者半年洞見萬物一體舉遂大進諸生多從之游嘉靖初貢入京師復師湛若水及若水為南京祭酒信遂卒業

而監若水門下士多則令信分教至十一年舉進士年已五十矣初除戶部主事遷兵部員外郎旋擢四川水利僉事播州土官以重賄覬于速叱去之盡心民瘼民無不得以情言者有道士以妖術愚衆橫奪人貨他司道人往攝筭故近信使召之其術不驗遂寘諸法十九年遷貴州提學副使迎士以實行建書院二左曰文明右曰正學聚群髦士其中廉而悔之龍場故有守仁祠為置祀田湖廣清浪五衛諸生以道遠不能赴鄉試信請附試于貴州增其解額奸民易棊等竄入苗中誘其酋為不法御史趙大佑捕獲之苗大聞巡撫劉彭年懼信遣使諭以國法立解散信以病數乞歸彭年不許會御史萬鍾以劾苗情至辰州檄監司一人赴軍中議事彭年乃以屬信事竣暫一過家而御史魏洪冕劾其擅離職守遂除名信之初從守仁游也時未以良知立教後與若水游處最久故其學得之湛氏為多然信踐履篤實不事虛談湖南學者莫不信從其教稱之曰正學先生卒年七十九門人咸衰經執喪同時周銜字道通宜興人正德五年舉于鄉授高安訓導聞王守仁講學贛州遂往受業用荐擢應城知縣有惠政嘉靖初以耳疾

改邵武教授遷唐府紀善上書陳修德裕後十二事王甚重之居八年特荐于朝詔加五品俸未幾卒銜之赴京改教也優從湛若水游嘗曰湛之體認天理即王之致良知也與信集師說為新泉問辨錄是時兩家門人各相非笑銜為疏通其旨焉翼元亨字惟乾武陵人受業王守仁以不欺為主守仁知盧陵使從之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復從守仁于贛守仁屬以教子己命王源溪書院善于警發同門生成嚴事之時爭王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害守仁問學守仁欲曉以大義使元亨往報既見宸濠以語挑之元亨佯不喻獨與之論學退而宸濠大笑曰人之癡一至是耶他日再見語西銘元亨反覆君臣之義則怫然大詫元亨從容辨析自如宸濠亦服其有膽辱贈遺之元亨返其贈于官已而宸濠敗張忠許泰至江西誣守仁與通謀以詰宸濠謝無有忠等詰不已曰獨嘗遺其元亨來論學忠等大喜將藉此禍守仁急捕元亨榜掠加以炮烙元亨終不承乃械送京師繫詔獄世宗嗣位言者友章白其寃出獄五日而卒同門梁焯陸澄應典為棺斂歸其喪守仁聞訃哭之慟厚恤其家元亨為人誠信仁恕視人猶

已在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並繫其家屬妻李氏無怖色曰吾夫平日尊師樂善堂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糝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將安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潔一室就死則囚服而見手不釋麻糝問其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祇席間聞者味然陸澄字原靜歸安人王守仁官南京澄從之游始月一至已而並親且著侍澄故豪俊自是日雍然歛然自以為不足也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刑部主事武宗末年儲嗣未建澄請擇宗室親賢者居之京師以繫天下之望不報踰月而帝崩嘉靖初御史程泰充劾守仁交通逆藩宜奪爵澄抗章極辯御史向信遂劾澄黨比帝戒澄毋妄言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以獄情請屬澄即劾元並上其簡帝不問時諉守仁者紛起澄不平欲條為六弊上之守仁不可而止以便養政南京刑部尋丁憂歸始大禮議起澄上疏極言違尊之非遠服闋入都而明倫大典已定楊廷和等皆得罪澄上言臣初為人所誤後以質臣師守仁謂父子天倫不可奪今上孝情不可違禮官之言未必是張桂之議未必非然後大恨初議之不經而悔無

及也幸下吏部尚書桂萼悅其言稱澄事君不欺宜聽其自新乃除禮部主事居數月帝聞大典見澄前疏惡之謫高州通判自免歸澄有孝行居父喪哀毀至夫明在守仁門下最善問學者因其師弟問答多所啓發守仁亦極許之嘗言自徐曰仁沒吾道益孤所望于原靜者不淺然其上疏自悔初說論者皆以反覆違連日之有徐珊者學于王氏以鄉舉應會試見發策問心學意執守仁遂不對而出一時名甚震後以選人久次得同知辰州使餉事竟自縊死林春字于仁泰州人世為軍家至春始讀書然妻甚

義廢書者數矣春自力不怠遂為諸生已受業州人王良開良知之學欲服踐之意發則以朱墨筆分識其城不用自考鏡自是動有繩檢尺寸不踰嘉靖十一年舉會試第一除戶部主事調禮部又調吏部他人官吏部者率自矜高鑄門謝客春獨悛悛務自下門無留賓出署則通詰同志友與之講學或就僧廬道院而談論竟夕以為常人見其至誠亦不忍以私干之時縉紳士以講學聚京師者數十人聰明解悟善談說者推王畿若志行敦實則推春及羅洪先洪先為學最樸密春猶以露才而刺之進員外即以母

病歸久之赴官歷文選郎中蓋兢兢思盡職獎進賢士慎擇監司守令以端吏治志或不盡行時拊几太息曰吾求盡吾心而已二十年冬感疾一昔而卒年止四十四發其篋僅白金四兩寮友嗟嘆為棺斂歸

所謂良知良知者果安在也夫變詐如澄有日者所共見而守仁則視同徐愛假諸願曾之列欺人乎欺心乎誠不可解也已

其喪春雖學于良而操行謹嚴不樂浮曠故其學為不失正他若顏鈞梁汝元楊狂放恣竟為世大詬人謂良有以怒之徐樾字子直貴溪人初從王守仁游復受業于王良嘗與良步月下顏自矜持良厲聲曰天地不交否樾自是心清胡悟與春同舉進士歷禮部郎中出為福建叅議有異政言官屢荐皆報罷素遷雲南左布政使三十年沅江土酋那鐵反遣使詐降樾信之竟抵其城下死焉詔贈光祿寺卿予祭葬任一子官

論曰良知之說興士大夫樂其便易每爭趨之其能創悔補救行檢可觀者惟鄒羅數子而已若畿之樺閩良之詭誕已不勝其猖狂之弊而况下此浮薄恣肆之徒誣民害政為世詬病者乎即如興獻廟議亦國家一大典禮也守仁既自命為鉅儒曾未聞有所折衷以定國是乃僅令其門人陸氏假託私談熒惑衆聽依違反覆於前後章奏之間吾不知師若弟之

明史卷二百七十五

列傳一百二十六

毛澄

汪俊兄弟俱

吳一鵬

朱希周

何孟春

豐熙

徐文華

薛蕙

胡侍、廷訓子一元、王廷訓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舉弘治六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預修會典成進右諭德直講東宮時武宗為太子稱於孝宗曰聽毛先生講珠明白也孝宗喜方秋夜置宴即徹以賜武宗立進左庶子直經筵以母憂歸正德四年劉瑾摘會典小疵貶諸纂修者秩以澄為侍讀服闋還朝進侍講學士再進學士掌院事歷

吏部左右侍郎十二年五月拜禮部尚書其年七月帝始出巡幸澄偕諸大臣陸完等疏諫會御史張欽閉居庸關不得出帝乃還八月朔遂徹服幸昌平澄聞即率侍御王瓚顧清等疏請還宮俟命三日又馳疏懇請帝甫還旋出居庸幸宣府澄等復馳疏切諫自是帝久留不返澄等請南郊省牲請正旦受朝悉不報明年正月駕旋命百官戎服郊迎澄等請用常服不許中官王堂鎮浙江請建生祠澄等以律令所禁持不可帝特許之王瓚之害彭澤也錢寧竇王之及廷議畏二人莫敢言澄獨白其無罪時西番僧

得幸豹房而蘭化王所遣使者遊黃緣巧額外賜茶有詔予九萬斤澄等極言壞祖制妨馬政奪商賈利不納其年七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統六師巡邊遊幸宣府抵大同歷山西至于榆林澄等屢疏馳諫至十二月復偕廷臣上疏曰去歲正月以來樂與數駕不違寧居今茲之行又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簡畧至于臘朔者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今歲律將周郊禮已卜而六飛遐騁旋軫無期上則長樂倚門椒宮凝望下則萬幾壅滯四海驚憂萬一冰雪阻達道途

梗塞元正上日陛下不及躬執玉帛于上帝之前天下之人其將謂何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今去上年饒二旬萬一旋不及期禮愆于素繼天心仁愛不加苛譴陛下獨何以自安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外思聖體之勞頓內念根本之空虛遠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還躬親禱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十四年二月駕甫還京即傳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遣往西幾路來報奉安聖像祈福安民澄等駭愕復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

承祖宗之業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而已今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如此號者陛下也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過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足以將其故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之所為哉況饗與一動師衆如林吏民輸將不足供億此不可者一漕渠阻塞商賈不通諸須匱乏百物騰貴此不可者二江濤洶湧雨濕頻仍水土不宜風俗不習設有驚憂悔將何及此不可者三千乘萬騎蹴踏奔騰木稼被傷糞系失業萬姓怨咨盜賊將起此不可者四車駕愈遠歷日愈多宗社大器誰可付託倘北敵乘虛而突未奸人投間而蜂起太倉無兼歲之儲諸將之萬夫之敵羽書猝至何以應之此又不可之大者五也伏望早收成命為社稷計不報軍王辰濠謀不執令巡撫孫燧巡狩林湖及鎮守中官畢真奏其孝行請旌表澄力駁之無何宸濠舉兵反帝南征駐蹕留都者踰歲澄屢馳疏請回鑾及駕返通州用江彬言將即賜宸濠死澄據漢王高煦故事請還京告郊廟獻傳行戮不從十六年武宗崩澄偕大學士梁儲壽寧侯張鶴齡等迎興

獻王長子厚熜于安陸既至將指見有議用天子禮者澄曰今既如此後將何以加之且他日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世宗踐阼甫六日有旨議獻王主祀及尊稱澄大會文武群臣上議曰考之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崇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倍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弟二子崇仁王厚熜總興王後襲封興王主祀事又考之宋漢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為英宗司馬光謂漢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漢王為考子義未當乃立漢王園廟以宗樞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其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子考宗為弟于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祀祭告與獻王及上箋于妃俱自稱姪皇帝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議上帝愍曰父母可更易若是

即五月四日旨下再議登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與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廟煇王與獻王祀至于稱號陛下宜稱為皇叔父與獻大王自稱慈皇帝名實以宋程頤之說為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于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與獻王為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其月二十四日命會議者再請改稱與獻王為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

二也然加皇字于叔父之上則凡為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于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並之矣與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况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為非禮推尊之非莫詳于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于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于此并錄上魏明帝詔書當是時帝既說意欲推崇所生而進士張璠從抗疏極辨禮官之穆帝益心動持澄等疏久

不下至八月朔再命集議澄等乃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授立陛下于憲廟諸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為同產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其私親哉既入帝不憚復留中會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藏號澄上言王妃誕生獻王實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后矣孝宗于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宜稱皇太太妃如此則與倫既正恩義亦為流入報聞其月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可乃議由正陽

左門入大明東門帝又不可澄等執議如初帝乃自定其儀悉由中門入時尊崇禮猶未定張璠復進大禮或問帝益嚮之至九月末乃下澄等前疏復令博採輿論以聞澄等知勢不可已謀于內閣加稱與王為帝妃為后而以皇太后慈旨行之乃上疏曰陛下孝心純篤親灑宸翰諭以至情天地百神實所共鑒但臣等一得之愚已盡于前議茲欲仰慰聖心使宜于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容勿股肱左非臣等有司所敢擅也帝迫于眾議乃以十月二日諭廷臣以慈壽皇太后旨加與王號曰與獻帝妃

曰興國太后皇妃邵氏亦尊為皇太后既詔告天下
加恩百僚矣十二月十日復傳諭加稱皇帝內閣楊
廷和等既封還御批帝猶不允于是澄等抗疏力爭
又偕九卿喬宇等合疏帝意未回澄猶執奏不已明
年嘉靖改元正月清寧宮後三小宮災澄復以為言
會廷臣亦多諫者事遂獲止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
侃不撓帝欲推崇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
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
奈何使或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界澄澄奮
然曰老臣悖老不能讓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
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二年四月疾甚
僕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而卒先是論定策功加澄
太子太傅廢錦衣世指揮同知力辭不受帝雅敬憚
澄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暨得疾遣醫診視藥物之
賜時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謚文簡
汪俊字柳之弋陽人父鳳進士貴州右叅政俊舉弘
治六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正德中與修孝
宗實錄以不附劉瑾焦芳調南京工部員外郎瑾芳
敗召復原官累遷侍讀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嘉靖元
年轉吏部為左時議興獻王尊號與尚書喬宇元澄

輩同心力爭澄既引疾去代者羅欽順不至乃以俊
為禮部尚書于時獻王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請
稱皇考章下廷議三年正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
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
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人後而城武宗之統
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
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
擇建太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
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為子與入繼不同蓋言
恩義尤為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
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為
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
孝宗非為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
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
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
濮議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程頤之議曰雖當高意
于正意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
乎至情至于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
為今日發也今欲推尊本生立廟大內不知出何典
藉臣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璠主事霍翰給事中熊

決與等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賜中而特旨召桂芳張璠席書霍韜于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後不得已乃集群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賜中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禮官加稱與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而別諭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滿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主太后于滿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于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禮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謂獲自盡矣乃今聖孝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于正統無嫌乃為合禮竊謂獻帝徽稱上仍宜冠以興字蓋獻帝初封興國識者知為今日中興之兆其名大而且美自于本生不失尊崇而于正統無所嫌二帝曰立廟原無著議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追孝之情耳迎養滿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為詞其令陳狀俊具疏

引罪乃嚴旨切責而趣立廟蓋急俊等乃上議曰立廟大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而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明旨必欲建室奉先殿側豈非以奉慈之建先朝已有故事乎謹按奉慈別殿蓋因孝宗皇帝為孝穆皇太后祔葬初畢神主無存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為本生父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為定陶恭王立廟宗師師丹以為不可哀帝不聽卒道後世之議臣等竊惟陛下尊宗本生其禮已極若曰禮不得立廟而可以建室禮不得主祭而可以追孝則是陛下有可以為堯舜之資而臣等乃謀以衰世之事罪將莫逃請于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于孫世世獻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曰朕奉太廟宗祀豈敢間越與古法哀諸君不同還遵前旨再議勿得故違俊遂抗疏乞休帝不聽再疏請益力帝怒責以肆慢先其去及明倫大典成落職閒任卒于家隆慶初贈少保謚文莊俊行誼修潔立朝光明端介學宗洛閩與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說學者稱石潭先生兄俱弟偉伯並舉進士俱亨東之歷香州推官工部

郎中並有聲偉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檢討與俊皆忤劉瑾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故官累遷南京國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率諸生請幸學不從江彬矯旨取玉璽偉曰獨有秀才時故規可持去彬乃沮俊罷官之歲偉亦至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數爭大禮又伏闕力爭及席書張璁等大議猶持前說不變轉官左侍郎旋為陳沈初罷卒于家回字有之初父兄慮門戶大盛為擇是名曰留此子力耕可矣佃奮曰我獨不能繼父兄讀書進取予亦由庶吉士累官侍讀進講不稱旨謫軍國通判後至南京太常少卿卒官

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戶部尚書周經遭讒去位上疏乞留之正德初進侍講充經筵講官與修孝宗實錄劉瑾出諸翰林為部曹一鵬得南京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瑾誅復為侍講進侍講學士歷國子監祭酒太常卿並在南京母喪除起故官世宗踐阼召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數與尚書毛澄汪俊力爭大禮及俊去國代者席書未至一鵬署部事而帝趣建獻帝廟甚亟一鵬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為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祠尋亦奏罷然猶見非

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于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為重嗣為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宗之與統初無輕重况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做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考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為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于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現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穆等法司按治帝報曰朕起自親藩祇奉宗祀豈敢遠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于鄉等安予命下再四爾輩雷同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朕冲歲甚失綱常性且弗問奉先殿西室其亟修葺蓋朕歲時追遠之情仍執違者罪無赦時嘉靖三年四月也頃之極陳四方災異言自去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三地震者三十八秋冬雷電兩雹十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產妖各一災饑相食二非常之變偕于社時頃勅廷臣修省臣等敢不

祇承亦願陛下躬行明詔率先群工林疾苦罷營繕
信大臣納忠言用回天意帝優詔報之踰月手勅名
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遂命一鵬偕中官顧義宗山
侯在元迎獻帝神主于安陸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
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
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為恭穆終封之疆神靈所懋又
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
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紀伏乞陛下俯納群言
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
別設神位香几以慰時常孝思則本生之情既隆正
統之義亦盡奏入不納一鵬乃行而慮使者為道途
患上疏曰自京抵安陸所在災傷民不堪命宜加節
省用寬物力隨行儀從有挾勢凌轢有司為民害者
請預禁約帝善其言而戒飭之此運朝則廷臣已伏
闕哭爭朝事大變而給事中陳洗請張允甚一鵬抗
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洗
妄謂陛下誕生于孝宗後三年嗣位于武宗後後
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為不經謹按春秋以受命為
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為無所受則不書即位今
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

而洗謂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為不得正始也洗本小
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不聽其年九月以
本官入內閣名典誥初兼掌詹事府事明年武宗實
錄成進尚書領職如故尋以省墓歸五年還朝仍典
誥初併陳道中所見江南大旱淮北大水請蠲租貸
粟別開支河極急熱帝納之明年出理部事駙馬都
尉謝詔將婚禮成後責其請書習字十日一赴部
考稽帝善其言命為設一官教習自是著為例先是
典內閣誥初者甘霖次柄政而是時張璠桂萼新用
事素與一鵬異已且忌其資深謀出之于外乃用為

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居二年南京言官劾諸
人臣王瓊等不職一鵬與馬遂疏乞致仕允之給夫
廩如故事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子子孝進士
湖廣參政

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徙吳縣高祖吉戶科給事中
父文雲南按察副使希周應弘治九年殿試孝宗喜
其姓名擢為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預修會典進侍講
克經筵講官劉瑾故摘會典小疵錮諸纂修者秩希
周復為修撰旋以孝宗實錄成復官如故久之進侍
讀學士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淡泊自守無所營競聞

五年始召為禮部右侍郎時方議大禮數倍其長爭執會左侍郎吳一鵬奉使安陸尚書席書又未至希周獨理部事而帝方營觀德殿令協律郎在元祀習樂舞生于大內太常卿汪舉劾元祀不奉明詔擅入內庭宜按治帝遂命太常官一人同入內教習希周上言太常樂舞有定數已足併宗廟之需不當于內府更設帝不從舉復爭曰頃命工部核太廟祭器之數及神樂觀祭服之式茲復有內府教樂之命是觀德殿中將有遷立樂舞之祭矣竊惟祖宗之制惟太廟設遷立樂舞奉先奉慈諸殿則無之今獻皇帝既用之安陸廟矣復欲設于觀德殿將隆殺夫均亟宜寢罷奏入帝責其妄議而是時張璠桂等已召至並交章請去本生之號帝悅從之趣禮官具上冊儀希周率部中余才汪必東等疏諫曰陛下考孝宗母昭聖越三年于此矣而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于天下祭告為禮何以感孚于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但欲不妨于正統而親之義亦然寓焉何嫌于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哉于時群臣諫者甚眾疏皆留中遂相率詣左順門跪伏希周走告諸閣臣曰羣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亦遂偕

羣臣跪伏以請帝聞大怒命希周與何孟春等俱待罪而盡繫庶僚于詔獄明日上章聖皇太后冊文希周及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帝怒責令陳狀希周等伏罪復嚴旨譴責乃已而是時庶僚繫獄者猶未釋希周上言諸臣狂率之罪固不可宥但今獻皇帝神主將至必百官齊迎乃克成禮乞早寬縲絏用襄大典不納自是大禮遂定其明年由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六年大計京官南京六科無黜者時桂等用事素以議禮累希周且惡兩京言官嘗劾已因言希周畏勢曲庇希周上言南京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致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稱疾乞休溫旨許之仍敕有司歲給夫廩林居三十年中外論荐者前後三十餘疏竟不復起居恆耿介不妄取予安于淡素終身無紛華之好接人務謙退雖里巷婦孺亦必煦煦問勞其恭謹蓋天性也吳下少年有為不善者輒搖手相戒舉希周別號曰松之恐玉峰先生知其見嚴重如此卒年八十有四贈太子少

保瀕殺屬諸子曰他日倘蒙易名之典幸勿祀我家
諱致抱痛九原諸子言于當廷故特謚恭靖

何孟春字子元柳州人祖俊雲南按察司僉事父說
刑部郎中孟春第弘治六年進士授兵部主事九年
言官龐洋等五十餘人坐言事下獄抗疏救之十一
年詔修萬歲山毓秀亭及乾清宮西室役軍至九千
人計費百餘萬孟春抗疏極諫其年冬清寧宮災求
直言孟春陳果聽斷公委任破資格速賑貸草皇莊
使勾軍久任巡撫慎惜武廢八事疏凡萬餘言進員
外郎郎中出理陝西馬政條目畢張還上登獎五事

并劾撫臣不職正德初請整正孔廟祀典不果行出
為河南參政廉公有威聲績大著擢太僕少卿久之
進為卿武宗嘗取馬價他用持不可十二年駕幸宣
府馳疏力請還宮明年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大樹恩威彌勒州十八寨蠻酋阿勿阿寺等為亂焚
掠寧州通海諸村孟春集兵討之斬阿勿生擒阿寺
俘虜千七百餘人諸寨悉平錄功增俸一等官其子
一人世宗即位馳疏請修德勤政遠南京兵部右侍
郎平道召拜吏部右侍郎佐尚書喬宇澄叙官方部
事為清嘉靖元年秋災異修省力陳疏令失恆恩澤

繼施之獎明年冬陳救災預備策多議行三年五月
進左侍郎七月宇罷孟春代署部事先是大禮議起
孟春在雲南聞之上疏言臣聞即報見進士屈儒奏
中請尊聖父為皇叔考與獻大王聖母為皇叔母與
獻大王妃得旨下部知指未奉命也臣唯前世帝
王自旁夫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冊
漢宣帝不敢加號于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于南頓
君晉元帝不敢加號于恭王抑情守禮此實為得宗
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
違尊其父祖祀義使禮此實為失司馬光所謂取議

當時凡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
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
大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
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二也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
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于彼
則不得專于此故也今者廷臣詳議事猶未決豈非
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有
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今欲
稱與獻王為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

王皇伯考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其可加于興獻王乎既不稱皇叔考必且稱皇叔父于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之稱及其既沒未有稱伯叔父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諡之親王乎臣伏觀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為皇兄誠于獻王稱皇叔如宋王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愜矣而議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先皇帝特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先臨九重富有四海于子孫孫萬世而向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武晉元三帝為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于陛下也不報及桂萼進繼統之說御史馬明衡建言履謙孟春復抗疏辨之而帝並入桂萼張璁等言欲去本生之號璁等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並斥為朋黨孟春憤其月十有三日借九卿二十人上言伊尹謂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諫于志必求諸非道邇者大禮之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于心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假將順之說招徠罷問不學無耻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諫于志之言

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之難入也其所上十三條託言將順而誤惑陛下者不一而足至如第六條言陛下止當稱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並去本生二字改稱皇伯考孝宗皇帝皇伯母慈壽皇太后第十二條言新頒詔令決宜重改此其說尤為叢倫亂常跡其大逆罪不容誅此臣等有死不敢聽聞者也而第十二條又倡為朋黨之說臣等竊懼馬宋歐陽修云小人欲規害忠良必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專權誠望聖明察之而知彼說之欺妄也疏入留中其時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俱各疏爭並留中不下群臣益洶洶十有五日朝罷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為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德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璠等遂遞留群臣于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繫之孟春獻民文華復相號召于是九卿則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

考張九叙吳祺張瓚陳露張縉蘇氏余瓚張仲賢葛
 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則賈詠晝熙張璧舒
 芬楊維聰姚誅張份慶軒成名劉棟張潮在桐葉桂
 章正三錫余承勳陸欽王相應良金率林時王思凡
 二十人給事中則謝黃毛王曹懷張嵩王瑄張繼鄭
 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壁裴紹宗韓楷黃
 匡胡柄凡十有六人御史則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
 劉穎初采杜氏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陳
 繼劉卿張鍊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
 鍾卿密胡瑄張濂何釐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李
 凡三十有九人諸司郎官吏部則余寬亮承志劉天
 氏馬理徐一鳴劉勳應天獻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鷟
 洪伊凡十有二人戶部則黃符類唐昇賈繼之楊昂
 楊淮胡宗明采登党以平何岩馬朝卿中良鄭漳顧
 可久姜志德徐嵩張序高圭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
 道陳儒陳廷鸞高登程三尹嗣志郭日休李錄周詔
 戴允膠宗周丘其仁祖塔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
 十有六人禮部則余才汪必秉張繼張懷翁碧李文
 中張深張鏗畫坊作瑜丁汝璽城應奎凡十有二人
 兵部則陶滋賀縉姚汝申劉淑相葛潮劉漳楊儀王

德明江添黃加賓李春芳盧襄葉鏞鄭曉劉一正郭
 持平余禎陳賈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刑部則相
 世芳張茂居潮胡璉范祿陳力張大翰葉應魁白繼
 許路戴欽張儉劉士奇祁勅趙廷松熊宇何釐楊濂
 劉仕蕭棹顧鐸王國光汪加會殷承叙陸銓錢峰方
 一蘭凡二十有七人工部則趙儒葉寬張子哀汪登
 劉璣江珊全廷瑞范德龐淳伍余福張鳳來張羽車
 純蔣洪鄭錫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毋德統蔣同
 仁王璋劉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先濟張嶽王天民鄭
 重杜鸞凡十有二人俱跪伏左順門必得俞旨乃起
 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中官諭
 退不從獻民曰輔臣允宜力爭希周乃詣內閣告毛
 紀紀及石瑄亦赴左順門跪伏帝優遣中官諭退猶
 不起自辰迄午帝大怒遣錦衣先執為首者于是盡
 照張琳余翺余寬黃符類陶滋相世芳毋德統八人
 並繫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眾皆哭聲震闕
 廷帝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
 以不預義舉為嫌多為代書日至申命五品以下馬
 理等百三十四人盡繫詔獄四品以上及司務洪伊
 等六十五人俱待罪已并伊等繫獄居二日錦衣以

諸因請命杖于廷人三十而切責孟春等停俸四月
編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熙等及慎元正俱編卒
伍自是緒紳喪氣總等勢大張其日始下孟春等前
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祇奉宗廟固有間越尊崇大禮
自出朕心孟春等乃任情毀君害政變亂是非姑不
問第張總等所上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知有
此論奏其以實對于是孟春等具疏伏罪言總等所
條者于未進之之日先以私葉示人且有副本存通
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添從大臣之後得與儀禮之
末竊以總等欺罔故曷言論辨以噴天聰罪應萬死
惟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孰為忠鯁孰為逢迎
則臣等雖死亦幸帝復責孟春等抗命令自列為首
者以聞孟春等復言臣與尚書秦金全猷民趙繼趙
璜俞琳侍郎王承裕鄭岳劉玉陳雍都御史王時中
張潤通政張瓚陳露秦儀陳經葛禔少卿張縉徐文
華寺丞袁宗儒毛伯溫等均劾涓涓之助心惟一理
口實一詞不自知其同陷于狂愚而實無容于倡率
也帝怒曰孟春結衆逞忿豈大臣事君之道法宜重
治姑從輕奪俸一月通政職司封納何不謹嚴使人
得窺伺自今各修職業用圖治理毋得煩言孟春既

累被嚴譴猶守之不變給事中陳洗先以奉使回籍
居二年始復命在道聞擢湖廣僉事大怒仍以舊官
上疏言張總等危言論禮而雷道者日為逢君曲肆
排阻且結納朋黨必欲陛下與為人後虧父子之恩
短壽安太后之喪尚書為宇文選即長良勝用舍任
意排擠賢豪京缺則充于己外補則推于人前給事
中于桂闕問史道御史曹嘉素稱剛直則損之外服
陛下特用席書則交章沮抑謂不由吏部其專擅可
見乞削去良勝官召還桂等作敢言之氣章下吏部
孟春言洗已外補猶冒舊銜假名建言紊亂國典宜
究問帝不從特召還桂等洗亦復故官而謫良勝于
外旋出孟春為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部止設侍
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為左蓋刺覓
孟春屢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請及明倫大典成坐
削籍久之卒于家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孟春
師事于李東陽學問該博立朝更以直節顯士論重
之
聖熙字原學鄞人布政司慶孫也幼有異稟嘗大書
壁間曰立志當以聖人為的進第一等事于人非夫
也年十六喪母水漿不入口數日居倚廬三年都守

姜昂深器之曰吾郡顏子也弘治十二年舉殿試第一
二孝宗奇其策賜第一人祀帶寵之後翰林編修進
侍講同修孝宗實錄遷右諭德以不附劉瑾出掌南
京翰林院事父喪除已終養繼母不報遂朝守故官
世宗即位進翰林學士時與獻王大禮議起照借禮
官數力爭及召張璉桂芳為學士方獻夫為侍讀學
士照昌言于朝曰此冷廢段荷流也吾輩可與並列
耶抗疏請告歸不允既而尊稱禮定十日將上恭穆
獻皇帝益冊照等又抗疏諫曰大禮之議頌之天下
已三年矣乃因一二人謬妄之言欲去本生之稱而

隆輔育之報臣等聞命驚惶周知攸措竊惟陛下為
宗廟神人之主必宗廟之禮如隆斯總統之義不失
若幸先王之禮昭後世之譏豈不重累聖德哉既不
得命則相率伏哭左順門以俟帝震怒盡錄諸曹為
首者于是照及給事中張璉御史余翱大理正母德
純御史部余寬戶部黃符顏兵部陶滋刑部相世
芳八人並下詔獄掠治後杖之闕廷遣戍照得福建
鎮海衛自是屢更大赦惟此數人不原照處之慘然
日以讀書為事閱十有三年竟卒于戍所隆慶初贈
官賜恤子坊字存禮舉鄉試第一尋成進士除禮部

主事從照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後為南京吏部考
功主事大計滿通州同知免歸坊博學工文兼精書
法而雅性狂誕照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璉妻言以
片言取通顯乃詣闕上書謂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
大于配天請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世宗大
悅立下部議行時嘉靖十七年六月也明年復進鄉
雲雅詩一章詔付史館坊待命久之竟無所進擢歸
家蓋悒悒思以著述自見所著諸經世學持論多不
經為人員才任性目空一世而行事多詭怪以故人
皆畏而惡之晚益窘瘁以壽卒

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大理評
事五年擢監察御史巡按貴州率西苗賊阿雜等倡
亂攻劫屯堡借巡撫魏英發兵討之俘斬千餘人破
寨六百三十壘書獎勞副使胡世寧坐論寧王宸濠
繫詔獄文華抗疏救曰世寧上為聖朝下為宗室竭
誠發憤言屯脫口而禍患隨之亦可哀也此見寧王
乞護衛則與獲衛乞死則與死田凡壘書之張嘉
恩禮之稠疊諸宗藩莫敢望焉威嚴日以張隱患日以
甚夫今不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于重法臣恐杜
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效宗藩之心招

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不納十年帝道中官劉允迎佛烏斯藏所耗費至數百萬文筆復諫曰：西域豈誠有活佛特近律欲售其奸，設此以欺國。聖明耳其地遠在絕徼，山川險阻，人跡不通，毒蛇猛獸，烟瘴山嵐觸之立死。臣恐奉使有日，報命無期也。今盜賊甫平，瘡痍未起，乾清被燬，營建方興，天下苦之，而蜀土尤甚。乃復益以斯役，凋瘵遺黎，何以堪命？不轉死溝壑，則嘯聚山林，耳望亟寢，前命殺造言興事之人，用正周上之罪，不報幸臣馬昂納姪身女弟于帝，又疏諫曰：中人家不取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而乃

有此舉，送之于心，則不安；宣之于口，則不順。傳之天下，後世則可醜，誰為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濶畧，不幸而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所係豈細哉？今昂兄弟子侄，出入禁闈，陛下降絙等威，與之亂服雜坐，或同卧起，賞賚無章，勢焰薰灼，傷乎明之治壞祖宗之法，莫此為甚。馬姓專寵于內，昂等弄權于外，張弛予奪，盡出其手。一旦禍亂竊發，有不勝言者。乞早賜誅，謹用絕禍源，亦不報文筆。既素進直言，帝及近侍深銜之。會文筆條上廟制五事，據經守禮，議甚正。左右乘間搆之，帝乃發怒，嚴旨詰讓

下廷臣，議廷臣言：太廟禮儀，悉本高皇帝制作，非臣等所敢妄議。文筆遂以妄言下詔，獄斥為民。時正德十一年十月也。世宗即位，起故官，歷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年舉治行，車異入為大理右少卿，尋轉左時方議興，獻帝大禮，文筆數借諸大臣力爭。明年七月，復倡廷臣伏闕哭諫，坐停俸四月。己席書、張總、桂芳、猷、夫會廷臣大議，文筆與汪偉、鄭岳、猶力爭。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總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議乃定。及改題廟主，文筆諫曰：孝宗有祖道，馬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馬不可

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為兩全無害也。疏入，命再奪俸。六年秋，李福達獄起，主獄者總、芳、猷、夫，方以議禮故，憾文筆等，乃盡反獄詞。文筆與諸法官並下獄，獄具責文筆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于道。隆慶初，贈左僉都御史。文筆居諫職，勁直敢言，其被譴也，復不以罪士論深惜之。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詩，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受杖奪俸，旋引疾歸。起故官，改吏部，歷考功。部中嘉靖三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璁、桂芳等相持不下。蕙撰為人後，辨及辨

故為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總統又將以絕同宗
親親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
總統非獨為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
侯之子苟不受命于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
授受之義以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故穀梁子
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匪直尊君父也亦所
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此
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說倫序當立斯立己是
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
兄繼嫡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

君之嗣先君子已則考也已于先君則子也故不可
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
宗是已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
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于武宗正統不自于獻帝是
非予奪至為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此于遭變不正
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他所辨七事亦率做此意
者蓋天子大怒下鎮撫司考訊已貫出之奪俸三月
會給事中陳洗外轉疑事由文選部夏良勝及蕙乃
上疏自辨希帝風旨盡排諸異議者時亳州知州顏
木方坐罪誣蕙與木同年相聞通疑有奸利章下所

司蕙亦奏辨帝不聽令解任聽勅蕙遂南歸既而事
白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見恩等用事堅卧不起
十八年詔選宮僚擬蕙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帝猶
以前憾故報罷而蕙亦卒矣蕙貌雖氣清持已峻潔
于書無所不讀晚好二氏誣之六經及洛陽諸說謂
合于中庸未發之旨乃漢然自信撰約言五經雜說
及老子解行于世學者稱為西原先生同時有明侍
者寧夏人舉進士歷官鴻臚少卿張璠桂萼既擢學
士侍勅二人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辨論幾千餘
言帝怒命逮治以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瀋府宗室

助注以事憾侍奏侍試諸生題用望之不似人君策
問又譏切時政且謫官怨望謗訕大禮詞連知州邵
經詔逮至京鞠訊竟斥為民有侯廷訓者樂清人與
張璠同郡同舉進士而操論不同初釋褐即上疏請
考孝宗且言不當私藩即舊臣語甚鯁直除南京禮
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禮告竣廷訓心非之私刊所
著議禮書潛寄京師下詔徵拷訊于一九年十三伏
闕訟克得釋尋授泗州判官稍遷曲周縣丞十年九
月縣產嘉瓜並蒂者二瓜中更生枝蔓者一廷訓繪
圖以聞帝亦之禮官謂本支繁衍之兆帝乃親獻內

殿賜廷訓衣一襲廷訓系遼南兵倂僉事巡按御史徐宗魯劾其貪虐詔回籍候勘廷訓辯訐不置繼任御史高崱言宗魯所劾有狀乃斥為民一元字舜舉幼穎異不群廷訓列泗州時復坐事下吏一元再上書訟冤都御史唐龍奇之得出一元舉嘉靖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廣東參議大名兵倂副使江西左布政使並有忠政一元好學善詩文有稱于世子化邦舉人倂邦及化邦子應賓並進士又有王祿者新城人舉于鄉為福建平和知縣嘉靖九年疏請建獻帝廟于安陸封宗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考獻帝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宗藩于有幼而岐嶷者當養之宮中倂儲戒之選疏奏即棄官歸帝怒命按臣逮治亦斥為民論曰大禮之議廷臣堅執以爭似也然諸所拮引不無牽附而又行之以忿激則恐非人情矣君親大義朝家鉅典所係何如其重而顧可以任意氣之偏勝口舌之末乎况乎痛哭闕門呼號高帝咆哮蒼涕有如擊排不知成何朝端成何國體抑其氣象已為不祥之甚者矣以至櫻麟觸忌大獄煩興杖肉淋漓幽囚繫繫虧君德而喪士氣實廷儒有以取之也悲夫

明史卷二百七十六

列傳一百二十七

張總

桂萼

方獻夫

張璠字秉用永嘉人舉於鄉七赴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蕭鳴鳳善逆術語之曰從此三載當成進士又三載驟貴與天子若一人勢傾海內璠乃不就選而歸正德十六年果登第年四十有七矣時世宗初踐作攝進崇所生父與獻王廷臣持之議三上三却璠測知帝意乃以是年七月朔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時登大寶即舉進尊聖考以正其統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乃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為已夫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故師母司馮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故道詔直曰與獻王長子而未嘗著為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與實所以承祖宗之統此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况之義

且今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為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繼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當是時帝方扼於廷議志不獲伸得璵璣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

陛下廷臣議聞而廷臣素執繼嗣議驟相懇言則失職交起擊之禮官毛澄等果執議如初會獻王妃至通州聞尊親禮未定止不肯入帝聞而泣欲避位歸藩恐知之益自喜已議必伸乃復著大禮或問辨折益詳以九月中止之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齋歆裁斷指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皇叔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然後太倫正而大禮定其意蓋不欲禮官與議也以故朝士益惡之其冬興王加稱與獻帝

璵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之議且寢矣迨嘉靖三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動復下廷議時汪俊代毛澄為禮部執議如澄璵聞之復上疏曰陛下遵兄終弟及之訓倫序當立乃禮官失考不思陛下實入繼大統之君而強比與為人後之例絕憲帝天性之恩茂武宗相傳之統致陛下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棄有城之士靡不痛惜非笑乃言者代異黨同專負天子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讀聖諭云與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稱用極之恩何由得報執致窺測上心有見於推尊之重故今日爭一

帝宗明日爭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宗皇為數既而加稱為帝謂陛下之心必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既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敢稱孝宗為皇考稱興獻帝為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崇之義安在乃遽爾詔告天下棄陛下之不見階陛下以不孝亦既甚矣禮曰君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為萬乘父子不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奪人之尊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於皇與不皇惟在於考與不考若徒爭皇字則執致必姑以是而塞奉祠之議陛下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

非笑無已也時與桂萼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兩人
赴京命未達兩人取黃宗明黃維翰疏力爭及獻
帝改稱本生聖考閣臣以尊親既定請停召命帝不
得已從之而三人已在道復馳疏力辨其非且曰禮
官懼臣等到京而質故先為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
法本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為孝宗之子禮禮
官欺蔽中矣帝得疏益心動復召二人比二人抵都
見衆情洶洶臣欲撲殺之萼懼不敢出總閱數日始
免期於是禮科都給事中張紳等三十餘人御史鄭本
公等四十餘人連章力攻帝益不悅而特授二人翰

林學士工人力辭且請而折廷臣之非於是吏科都
給事中李學曾等二十九人御史吉棠等四十五人
並疏言萼等曲學阿世紊亂典章在聖世所必誅道
得以一言之合驟加美秩且以傳奉而及學士為聖
德累不少御史既續陳相又特疏極論并及帝書帝
大怒責學曾等對狀而下積相詔獄刑部尚書趙鑑
亦請置二人於理語人曰倘得俞旨便當搥殺之帝
責以朋奸亦令對狀總萼乃復列款用十三事力折逐
臣及廷臣伏闕哭爭盡繫詔獄予杖由是衣冠喪氣
總等勢益張其年八月卒用其議大禮告成帝自是

倚二人為腹心警視廷臣謹謫無虛日而總萼得寵
咆哮遇事輒攘臂橫議氣凌公卿天下大柄悉歸此
數人矣四年冬大禮集議成復進啓事兼翰林學士
是後議世廟神道議廟樂武舞議太后謁廟帝率侍
總言而決總亦緣飾經文委曲當帝意帝益器之總
遂急圖柄用而為大學士費宏所抑遂疾之為警與
萼連章攻擊語至醜穢不可聞帝亦知其情留宏不
即放五年七月總遂以省墓請既辭朝矣帝復用為
兵部右侍郎善官如故於是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
瑞交章力詆并劾吏部尚書廖紀侍郎溫仁和引用

邪人請并斥帝怒切責而六科給事中解一貫十三
道御史張祿及南京科道方紀連戴繼先等復交章
論列不已帝益惡之卷總稱厚尋進左侍郎善官及
經筵日講俱如故時費宏猶未去總萼復連章攻擊
明年二月遂與王邦奇獄搆陷楊廷和宏及石瑄遂
全日罷政時方京察吏部郎中彭澤被斥總言昔議
禮時澤見臣大禮或問深加嘆賞勸臣進呈具錄送
內閣以是大不理於口茲臣進大禮要略備載其事
并及徐文華余才盧瓊諸人語文華等不勝憤誅之
御史程啟充及都御史聶賢列澤浮濠啟充與瓊獲

欲以次擊去臣等幸聖明垂察澤乃得留居三日復言臣等議禮與舉朝相抗者四五年舉朝攻臣者至百十既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群奸側目故要畧方進而謔謗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又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清明之世而有此攻擊之風亦臣所不敢安也因引疾求退帝優詔慰留時吏部關尚書言官欲舉前尚書喬宇楊旦吏部即推宇璉素以議禮故惡二人上言二人以阿附楊廷和得罪去今輒議推舉是大臣用舍不在朝廷而在臣下也又推禮部尚書吏部首擬劉龍次溫仁和仁和遂以倖深出爭古者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以宗伯掌禮之官而爭先自薦是大臣廷推不由衆議而由己也帝是其言命自今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宇等遂廢璉既積怒廷臣日謀報復會山西按臣馬錄治反賊李福達獄而武定侯郭勛為居間錄及他言官遂交章劾勛勛時以議禮附璉相得歡甚璉乃庇勛謀大反其獄因得以排素所不悅者遂進讒於帝謂廷臣以議禮故爾勛帝果發怒命璉署都察院與桂萼方獻夫覆讞於是大臣頗願壽聶賢以下咸被撻掠而馬錄徐文華輩俱遠竄朝署幾空帝益

以璉等為能召見便殿獎勞之資二品服并三代封誥自是璉等勢益熾朝士垂首屏氣無敢出聲先是京察及言官互糾御史被黜者已十三人璉既總憲復請考察於是復斥十二人又奏行憲綱七條約束地方御史諸御史畏其威無敢不奉令一時恣橫之風亦為少職其年十月遂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釋褐六年而登政府前此未有也時楊一清為首輔程鑾亦在閣帝所以待之不能如璉嘗諭璉朕有密諭卿毋令人測知泄朕事機又諭朕與卿帖悉親書雖不甚楷誠恐代書者誤洩耳璉因言仁廟時嘗賜楊士奇等銀圖書俾密疏軍國重務請做之帝善其言因并賜一清鑾及桂萼各二璉文曰忠良貞一曰純愆弼遺璉之初拜學士也諸翰林恥之不與並列璉深以為恨至是侍讀汪伯謹洪範不稱旨帝令外補璉乃與一清等上言翰林清要誠不可處以匪人且文學政事各有所長枉而用之終無成績宋兩制儒臣皆歎歷州郡遂多名臣請自請讀以下學有本原文能華國及行義無玷者存之文學未稱而才識疎通下吏部量才外用其丁艱在告者亦為甄別自後日講經筵並精選以克其任帝可

之於是故調及罷黜者二十有二人帝又言庶皆士
不須教養宜除他官一清請量留數人餘除言職魏
言此輩心切奔競口尚訛臭固不當處之翰林又宜
宜列之言職况故事教習三載方得改授今明寺以
不堪教養退之而執政反欲進之何也宜仍循甲第
除授帝報可由是翰苑為空七年正月帝祝朝見魏
等班兵部尚書李承勅下意嘆之一清因請加散官
乃手勅加二人太子太保魏辭以未建青宮官不當
設乃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復進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魏未第時嘗
建姚溪書院為讀書所至是將建亭奉藏御製敬箴
及五箴註因請賜名帝賜書院名貞義堂名抱忠而
令有司建亭立石且新其堂宇馬初一清再相願由
魏等推數將以擠貴宏一清知帝嚮二人傾心下之
踐踐不敢當前輩以故二人亦安之及魏得政魏然
以天下為己任終以歷於一清不復盡如其志遂相
齟齬遂指彈魏能遷劫魏魏欲置之死而一清謂亦
稍輕魏益恨乃言近有奸人郝夫占據內閣金汚無
恥習以為常請令洗心滌慮毋懷奸以欺君毋蕪險
以害正其意蓋為一清發也帝亦知其情諭令同寅

楊恭母相嫉忌一清乃再疏引退且刺魏隱借帝手
勅慰留因言魏性資雖敏強梗不受人言入閣以來
帝慈自用無復前忠又令史立模為疏用孫入口立
模言謂而巧媚悅大臣朕將斥之魏未即奉命反覆
亂言朕再降諭方擬旨行魏自伐其能恃朕之寵不
知推賢讓善良可嘆息語至數百言初能運之計魏
也給事中史立模上言臣聞剛正者特立而見忌詭
秘者難出而難防以見忌之君子而牽率於難防之
小人苟其計得行雖至於空人之國亦易易耳本秦
貞也而謂貪污本慈祥也而謂酷暴或指以閹門後
味或誣以暮夜苞苴或進論其平生或旁求其近似
往往以小人一時之言遂為君子終身之玷請一切
禁治帝初是其言令所司懸榜嚴禁已而覺其諂諂
立模於外故復為一清言之魏初怙寵恣肆雖柱草
亦避其鋒至是帝怒暴其短頗為愧沮明年七月給
事中孫應奎劾魏等并言魏學博性偏傷於自恃而應
奎同官王準復劾魏舉恭將陳璠實其私人宜斥魏
以還章論劾再疏乞休且曰今為大臣者能書百忍
甘受萬辱微慙係為以結其心幼交臺諫以滅其口
卒之大道不行公議不在復陰裁一清帝既棄前魏

而給事中陸聚復劾其擅作威福報復恩讐帝大感悟立罷總令還家者改需後用頃之其黨霍詣力攻一清而微為總白誣帝意遂動總行抵天津命行人賈手勅召還褒獎備至總入而一清遂罷自是始為首輔帝國柄帝姿故英明自非廷議正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任而妄言始用事乃議皇后親蠶議勾龍棄配社稷議分祭天地議罷太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別建東西二郊議祀高媒議文廟設主更定從祀諸儒議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議析穀議大禘議帝社帝稷其禮不皆自總發然帝必下總議總引禮多所折衷而帝事取獨斷總言亦不能盡入也十年二月總以名嫌於御諱請更乃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孚敬茂恭四大字縱橫各二幅賜馬先是夏言侍帝眷教以事訐孚敬孚敬叩之未有以發其年閏六月孚敬既搆陷吏部侍郎徐縉復劾彭澤言搆陷行人司正薛侃謀因侃以害言既廷劾事露有旨斥其佞用於是御史譚贊端廷劾唐愈賢交章彈劾明日帝諭法司孚敬屢被人言勅令省改乃不慎於思罔後於性朕以心腹是託奚止股肱而孚敬昧休休之量犯媚嫉之科殊非朕所倚賴其令致仕孚敬乃蒙面而去十一

月帝復思之遣行以費勅往召令乘傳行復以勅趣之且曰聖母嗟問者數次卿兼程星夜急進庶慰聖母至懷明年三月孚敬至帝任之如初然其時妻言驟摧至禮部尚書益用事而李時翟鑾在閩方獻夫繼以孚敬難為首輔其眷顧亦不復如曩日矣至八月彗星見東井久而不退帝心疑大臣中有擅政者孚敬因自陳求罷帝報曰卿心腹重臣宜竭忠誠同寅協恭舉賢容衆匡輔朕躬庶全終始之義其痛加思省毋負朕恩蓋猶慮其媚嫉也於是都給事中魏良弼引占書謂彗字出井姦臣在側孚敬竊威權驕恣專橫故妖星示異宜亟罷孚敬奏言頃良弼濫舉京營武弁臣擬旨下兵部覆實又擬旨奪其俸兩月且勅所司推用武臣毋輕信保語臣之心實欲黜陟大權自天子出不得下移壘諫部司也今良弼挾私報復坐臣專擅恐是自效忠無地矣帝並報聞於是給事中秦釐劾孚敬強辨飾奸媚嫉愈甚言官論列無不致其罪其謂天子之權不可下移是矣然擬旨軍容不容全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有臣如此所以上千天和下拂人情臣謂不去孚敬天心終不可回也帝覽奏曰釐之言實出忠謹

乎敬憂疏朝廷豈不識其意直謂國家待輔臣當如此耳今自陳狀遂許致仕去李時請給康綬勅書不許再請乃得馳傳歸十二年正月帝復思之遣鴻臚少卿陳璋賚勅往召而勅語殊無嘉獎意四月乎敬還朝六月彗復見畢昂問乎敬乞避位不許十三年正月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潞州陳卿為亂乎敬力主用兵賊覺被滅及是大同再亂乎敬亦主用兵薦劉源清為總督源清一意進討師久無功其後城中亂定代王請遣大臣安輯夏言遂力詆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而語多侵乎敬乎敬怒持王疏不行帝委曲宣諭令與言交好乎敬猶持之帝曰大臣謀國貴和若彼此爭嫉朕將安託卿尚平心熟思之乃竟遣黃綬往乎敬以言不用稱疾乞休疏三上已而子卒請益力最後帝報曰卿連章乞歸想無甚疾或疑朕耳卿疑朕有二去來進退者三矣必終不以禮待不若早乞身一也獻夫齒少於我而去之此必別用一輩人弗用我輩二也未若丞弼之任謀身計禍此何如臣耶乎敬奏言陛下任臣以心膂臣豈敢疑但臣數獲罪愆當退以義耳大禮之議本出宸衷第恨三五臣者貪天之功邀叨殊秩及當事

任矣不能同誠事主知尊者陛下已悉之不待言矣獻夫草疏求止其志可知今復懦弱無立非緩急所預備皆變詞避歸今復異論擾政非國體所宜竊竊以諸論驟致崇階人多鄙之臣初不能深察今果見其詭隨失以陛下所親信臣稱為同志者猶如此他可知矣昔潞城之變陛下以紀綱為重命將與師卒用薄言遣襄言行動乃不誅作亂之賊而反罪討賊之人以致強梁肆志將士解體大同之變陛下亦以紀綱為重命將與師復因人言姑息了事將士叛卒者有罪叛卒戕平民者不誅法典蕩然恐將來國事未可有慮今臣子死矣臣病加矣自揣無益公家是以欲去耳帝報曰卿之求去徒以大同一事與言為忌耳源清貪功恣戮平民致正法不申渠魁漏網卿猶為源清屈夫城破入誅固無難如無罪何又何時得復是鎮以衛京師耶此難言之說本出自朕卿今不顧朝廷必求自遂果輔弼之道耶乎敬乃復起視事時帝於文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室為齋居之所命輔臣賦詩乎敬及時各為五言律四章以上已數召見便殿從容議政十四年春乎敬得疾帝遣中官賜以尊卑問李時曰乎敬閣中希決卿不與爭耶

對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爭但乎敬性剛一時難入
臣委曲講折卒亦未嘗不從帝曰楊一清亦云然且
如莊肅后諡即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忿爭時曰
乎敬以嫂與母不同亦出忠愛帝曰忠愛固然不無
執拗耳且彼不惜人才是以多怨又遣中官賜藥餌
手勅言古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賜
卿庶見朕意厚敬既得疾愈前此三黜皆不以禮遂
屢疏乞骸骨乃命行人御醫護歸有司給康諫如制
明年帝復念之道錦衣官膏手勅視疾趣其還行至
處州疾作不能進帝又強起之至金華疾又作乃歸

十八年二月卒帝在承天聞之大為傷悼乎敬剛明
果敢不避嫌怨既過主時進讜言其清劾戚莊田罷天
下鎮守內臣力爭張廷齡獄乃其大者而性特狠愎
不能愛護善類以故天下士疾之若讐然持身素嚴
痛惡賊吏力破人臣私黨一意首公一時苞苴路絕
百職奉法亦有足稱者帝眷禮廷臣莫二嘗稱少師
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諡帝取危身奉上之義
特諡文忠贈太師
桂萼字子實安化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丹徒知縣性
剛使萼屢忤上官被劾辱論謂萼由不赴用薦起知

武康又以忤止官下吏嘉靖初由成安知縣遷南京
刑部主事時世宗欲尊崇所生廷臣力持已稱與獻
王為帝妃為興國太后頒詔天下二歲矣萼與張璉
同官揣知帝指乃以二年十一月上奏曰臣聞帝王
事父孝故事天朝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
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章遺絕
陛下純孝之心強附末世不經之事約陛下於與為
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
后歷於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
有識者莫不寒心而未聞有所規約何也蓋自張璉
霍勳獻議論者指為干進黨語播騰逆箝人口致遂
禮者不敢啟議其非遂因循至今日耳然是失也綱
常有愧於前王非策將貽於來世匪細故也勿念陛
下待興國太后慨與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
不知其幾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為是豈一體之義乎
願速發明詔稱梓桑曰奉伯者與獻帝曰皇考別立
廟太后所謂高天明矣正興國太后禮禮定為聖母
又稱祈謂事地察矣至於朝議不謬不違執事漢議
耳據宋范軫但告英宗約陛下非受仁宗詔親許為
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考故事與入繼之注案固則

宋燕之論亦固有別於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果尊親受孝宗詔高為天子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人繼之主也明矣然則考與獻帝母與國太后又何異乎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臣又欲以精巧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三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而贊如禮官復執前說則其禮微無禮亦已甚矣尚可容於聖世哉因拜錄上書獻夫并跪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下廷臣議行由是廷臣咸惡等共指目為奸邪等知帝意已決無益發舒其詞復上疏曰自古帝王相傳一為重

嗣為輕故高皇帝取法前王著況於弟及之訓陛下承祖宗大統正遵高皇帝之制執政乃無故任己私背祖訓其為不道尚可言哉臣聞道路人言執政窺伺陛下美情不忠則加之皇字而已夫陛下之孝其親不在於皇不皇惟在於考不考耳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難加千百字無稱何益於孝陛下遂終其身為無父人矣送倫精義如此猶可使之與斯議哉時與魏疏並上帝益大喜召赴京先是魏疏諸臣無有以既執政者臣等遂斥為不道且欲不使與議其言恣肆無忌然朝士忠疾之及召命下眾益駭愕群起

非擊帝心惡之不為動而等復借魏論列不已遂召為翰林學士帝用其言更正大禮等句是受知特深四年春給事中柯維熊上言陛下觀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定彭澤之去是也遠小人而小人在如張璉桂萼之用是也且徐休國諸臣多被死徒御史王懋郭祐天復誦遺竊以為罰過重矣等疏遂求去言以臣等為君子則不教以為小人則不甘惟聖朝辨之毋使盛治之朝為聚訟之所優詔慰留尋進詹事兼翰林學士時議世廟神道及太后謁廟禮等儀排廷議希合帝指帝益以為賢兩人氣益盛求經

進講官求與修獻皇實錄求與兩京鄉試求教習庶吉士並為閣臣所抑不獲與由是兩人久恨連章攻賈宏且陰詆石砮宏等卒不安其位而去給事中陳沈犯重辟等與尚書趙鑑樓等忿爭為南京科臣所劾亦不問帝陳時政請預蠲六年田租更登極初宿弊寬登聞鼓禁約後塞上聞中制懲奸徒祖絕養贖院聽窮民耕城垣墮地停外吏赴部考滿惻府吏部班中聖教廣聖孝凡十事多議行六年三月建禮部左侍郎姜寶如故時方京察南京科道拾遺等夜著華素惡言寤排己至是益惡之出言故輔楊廷和廣

植私黨蒙蔽聖聽者六年今幸次第斥逐然遺奸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再命科道拾遺後互相糾劾言路遂清臣請舉行和剴章下吏部侍郎並奏等言憲宗無此詔意既在被論後情涉報復無以厭衆心等言詔出憲宗文將故在春奉職無狀欲媚言官圖倖免公肆欺誣宜并按問詔部再議奏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一時去者七人非今日考察拾遺比帝終以等言為然起令選舉都給事中于俊民御史劉福盧瓊等言大計被黜已多不當再黜帝責其抗命趣益急俊民等惶恐引罪請責之部院乃奪諸言官俸而下部院行之春等以御史儲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才餘報寢而特旨斥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冷部院再覈乃復黜給事中余經等四人南京亦黜給事中顧濬等數人事乃發時帝諭內閣令詞臣日輪一人入講經史備顧問已從閣臣言改用每旬三入日等上言陛下此心即堯舜清明好問之心我祖宗歷聖向嘗舉行蓋經筵日講已有定規寒暑黜講亦為故事但堂陛九重咫尺千里雖有善言何自上聞明詔令儒臣日直此開壅蔽攬乾綱第一義也上意所及時賜召問則益有趨

然之思視預為期日徒事講說者裨益相去萬萬洪今若令輔臣二人有直有問必顧忌而不敢正對竊謂五日輪二人終不若聖諭日輪一人之善也報聞其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兼官及經筵日講俱如故等既得志日以報怨為事引用王瓊與陳九疇獄尚書彭澤金獻民等獲譴者十餘人及李福達獄起命等掌刑部事與張璠方獻夫會鞠等大肆羅織尚書顧順壽御史馬錄等竄逐者四十餘人又反陳洗之獄郎中葉應聰等株連逮捕者百數十人先是等知丹徒為巡撫及知府所捷及是兩人已遷官等修都逐巡撫致知府遣戍自是廷臣畏其兇威不寒而慄其月拜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致事尚書無甚學士者自等始等遂言天下提學憲臣多不得人請考核由是改用者四人甫踰月遂拜吏部尚書帝顧之猶厚賜銀章二曰忠誠盡慎曰絕怨匡違令得密封言事與輔臣等因言天下巡撫官多不稱職宜加甄別令久任由是改用者九人七年正月手勅加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明年奏建言獲罪諸臣如鄧繼曾季本等十六人因事貶謫如黃國用劉秉鑑等八人皆才識可用懲報已深宜及增

狀獲於是諸人得量移王守仁之起用也夢鶴薦之已而銜其不附已事多齟齬及是守仁卒詔議其功罪夢遂極言醜詆奪其世封諸恤典皆不予時論駭之其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奏機務初夢總議禮赴召廷臣欲做先朝馬順故事於左順門撞殺之兩人走避武定侯郭勛家獲免勛遂與深相結亦蒙帝眷典禁兵至是勳奸狀大露帝亦惡之總及霍齟猶力庇夢獨疏其兇暴貪狡數事勳遂獲罪時楊一清為首輔老成持重而夢與總好紛更且惡一清壓已遂不相能其年七月給事中孫應奎劾

夢泉雄之資桀驁之性作威福植黨與政以賄成致天下敢怒不敢言并及一清總二人帝時已疑夢得旨夢建言大禮多劾勤勞既帝恣太甚其洗滌宿愆全君臣終始之義夢初恃帝知謂諫官言必不入至是忽奉嚴旨大懼疏辨且稱疾乞休詔報曰卿讀書達理但所行事亦須寅恭協商免徇公議庶前日之忠不為自負夢見之益懼給事中王準因劾夢所舉御醫官李夢鶴實其私人乞戒夢勿務偏比息人言詔下所司核實吏部言夢鶴由考選無私帝終以為疑命太醫院更考言官知帝意已移於是給事中陸

榮極論其罪并言夢鶴假托進書實緣授職夢與樺居內閣便戶往來時與夢家人兵從周序班桂林居間行賄因列其私黨二十人奏入帝大悟立奪夢官止以尚書致仕而總亦罷政帝復列二人罪狀詔告廷臣略言二臣自任自恣負君負國所為事端昭然衆見而夢尤甚論法本當寘諸刑典特從寬貸遂下夢鶴等法司皆首服無何霍齟兩疏訟夢力攻一清且言法司威逼從周林構成夢賊罪實承一清風指於是一清去位刑部尚書周倫調南京郎中陳之良員外郎王行可皆奪職而命法司會錦衣鎮撫官再

鞫乃言夢鶴等假托行私與夢無與詔削夢鶴林籍從周論罪如律而夢復散官是時總已召還史館儒士蔡圻知帝必復召夢疏頌夢功亦請召復帝從之賜勅令撫按官趣上道夢未至國子生錢淵等復請趣夢入朝帝怒曰大臣進退么麼敢與聞耶圻圻下吏明年四月還朝詔請復所奪官仍恭機務夢初銳意功名勇於任事不恤物議及是驟加推抑氣為之懾不復故恣如曩日矣七月夢言歲比不登人至相食朝廷大發帑歲數十萬金不能救數萬之粟由未嘗預備故也請再發帑數十萬分給天下及時收糶

麥豈可備他時賑荒之用而小民亦得易錢為生因再畫四策以獻所司悉議行居位數月屢疏引疾帝輒優旨慰留十年正月得請八月卒於家贈太傅益文襄等居官廉以文學經濟自命所論奏帝王心學論皇極論易復卦禮月令及進禹貢圖與地圖說皆有裨君德時政特性特很好排異己以故不為物論所容始與德源相結相得歡甚及並居政府亦遂相失不終其好人以是益少之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生而孤弱剋舉弘治末進士改庶吉士乞歸迎養遂丁母憂正德中授禮部主事調吏部進員外郎時王守仁方為主事獻夫與論學悅之遂執贄為弟子尋謝病歸讀書西樵山中者十年嘉靖改元夏還朝道聞中朝議禮未定草疏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者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為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為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為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為人

後者也今與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子也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也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為考豈名實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漢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王為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是實為父子也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為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與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為子比尤不達於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及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為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為有後也且武宗居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比尤不通之說也夫與獻帝嘗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

稱爲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
未亮其可也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嘗使殺人
卒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
爲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
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與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於
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述王
太王王季子思以爲違孝豈有子爲天子父不得稱
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爲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
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群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
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

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與獻之得稱帝者
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
乞宣示朝臣後稱孝宗曰皇伯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
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非唯得先王制禮
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既具此廷臣方無排
異議懼不敢上而爲桂萼所見與帝書跪呈表上之
帝大喜立下廷議廷臣遂曰獻夫爲奸邪至不與往
還獻夫乃杜門乞假既不得請則進大禮上下二論
其說益詳時已召張璠桂萼於南京二人並用爲翰
林學士而用獻夫爲侍講學士於是政者四起獻夫

亦力辭帝卒用諸人議改正大禮自是盛荷帝眷與
璠等皆矣四年後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獻夫終不
自安堅請病歸六年召修明倫大典獻夫與霍韜同
里同以議禮相親善至是又同赴召乃合跪言自古
力主爲後之議者宋英甚於司馬光漢英甚於王莽
主漢議者尤爲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
說或人最甚主哀帝議者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附
之而莽之說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惑萬
世後學似是而非不可不辨臣等謹按漢書魏志
宋史畧采王莽師丹甄邯之奏與其事之始末及魏

明帝之詔漢園之議各爲論正以附其後乞付之纂
修官參互考訂俾天下臣子知爲後之議實起於莽
宋儒之論實出於莽於以下純群疑上彰聖孝詔下
其書於史館時諸臣以議禮職責遂恃寵故恣無復
顧忌故欲毀先儒至此議者疾之獻夫還朝未幾會
李福達獄起命署大理寺事與璠等獲譴等大反其
詞議置馬錄重辟獻夫力爭得減死其年九月拜禮
部右侍郎仍兼學士直經進日講時京卿及監司方
面多缺員獻夫推薦布政使汪鉉等至五十五有五人
桂萼反陳光復請直達問官葉應舉等獻夫言朝所

連及不下三四百人請以情輕者下撫按勘報由是
諸人多免逮其月卽代萼為吏部左侍郎兼官直講
如故上言思恩田州比歲稱亂皆由統馭非人所致
乞專任王守仁而罷鎮守中官鄭潤總兵官撫寧侯
朱麒因薦珠池少監張賜可代潤前副總兵張祐可
代麒疏下內閣楊一清等持不行帝委曲宣諭潤麒
二人果召還十一月復代萼為禮部尚書獻夫范僧
道姑有傷風化請勅令改嫁年邁者給養贍依親有
獲勅者追奪戒諭勸戚家毋得私度帝悉從之又納
霍顯言盡汰僧道無牒者禁自後永不開度寺觀私
創者毀之帝方下詔而江西提學副使徐一鳴以擅
毀前朝寺觀被逮獻夫及黃綰霍顯熊浹合疏論救
帝雖不從一鳴卒得輕比七年明倫大典成加太子太
保帝欲殺陳后之喪獻夫引禮固爭王守仁既平思田
夷八寨有媒孽之者獻夫及綰歷陳其功狀且曰議
者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歷八寨又言築城建
邑非人臣得專抑知守仁固有便宜從事之旨乎夫
忠而有功如守仁兵部功賞未施行戶部題覆又行
查勘何以為勞臣勸帝納其言築城事得毋止時璉
萼用事與楊一清不相能而建臣又有與璉萼不和

者明年正月獻夫因災異陳言臣聞和氣致祥乖氣
致戾今君臣同遊之樂宰輔少和衷之美大臣之
休休有容之量群臣無濟濟相讓之風德化未洽災
沴薦臻咎實坐此消珥之術在陛下和德於上九卿
百執事和衷於下然後戎飭諸司責成守令省刑薄
斂賑窮恤孤則德澤下流而和氣至矣易曰雷雨作
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近詔錄議禮降謫諸臣而充軍
為民如俞寬馬明衡輩猶未沐鴻恩請一體收召且
言郡縣守令多不得人由進士額少勢不得不用舉
貢途輕人玩自難稱職宜倍取進士五六百名銓除
縣令吏部畧倣漢法不由令長不得推臺卽不由郡
守不得推侍郎列卿帝優詔褒答而寬等卒不獲叙
用明日翰輔臣令所司加意舉貢與進士一體拔擢所
奏廣額事亦寢二月復代萼為吏部尚書其秋萼與
璉並罷政詔吏部核兩人私黨獻夫上言陸榮所劾
凡二十人岳倫所劾凡八人王化所劾凡二十一人
六科會奏二十八人十三道會奏三十三人其中奸
邪者用多受誣者亦不少苟繩之太過豈不至空人
之國且昔年攻璉萼者既以為黨而去之今日附璉
萼者又以為黨而去之昏紳之禍何時而已臣與璉

萼同為議禮之人理宜引避請特命侍郎董祀等會同九卿從公叢奏帝是其言仍以屬之獻夫乃奏留黃綰等二十三人而黜儲良才等十三人時以為當良才初為御史以考察被黜疏言臣嘗劾都御史蕭賢不孝楊廷和庇之獲全後竟為御史鄭洛書論罷乃吏部侍郎孟春副都御史劉文莊黨廷和賢謂洛書之奏臣實主之遂假考察之權報復同門之怨因許春文在陰罪且言二人囑徐文華縱橫遊說營復賢廷和官盡攻議禮之臣仍主太宗之論帝讓春等不持公論為人報怨令良材降補外任良材復自言

素以忠謹為廷和等所疾雖蒙曲全恐奸黨布在四方臣跡遠勢危不能自保願乞骸骨正首丘死且不恨萼等因言良材任怨遭詆去非其罪乃令復職至是為言官所劾獻夫亦言其奔競有跡疏職聞住時論快之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為證帝善其言下廷議自是外戚永絕世封著為例九年羽林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萼及兵部尚書李承勳又劾御史廖自顯擅答武職自願遂坐逮已又許兵部郎中盧裴等四人陰事且詆言官懷私不舉為曠職獻

夫惡之言國家黜陟科舉付之部院臺諫無敢出位妄干且五品以下司屬例不糾劾永昌非有言責乃假名建言陰謀報怨亂朝網侵官守此風不懲則奸人效尤動為蜚語中傷善類請下法司按問帝不從獻夫遂引疾求退帝亦不允給事中孫應奎劾獻夫私其親故指大理少卿陳沈太常卿彭澤為言帝既留用二人都給事中夏言亦劾獻夫壞亂選法亦浙江參政黃卿為張璁所惡輒調陝西而以温州兵備副使竟以平代卿温州知府丁璣代以平以平璣任未久徒以璁鄉郡故而改補之一時變置若奕棋

然既私其鄉人黃芳為卿於南京茲者太常卿缺以彭澤補之澤之邪回屢見於言官論列顧得璣等躐陞實獻夫欲以澤為赤幟將盡鉗天下之口耳廣東僉事劉喬誤聞其死代以員外郎吳紳既知其非乃不自檢舉復添注喬廣東副使易置名器有同戲劇他如知縣林初貪虐有聲以鄉人之故而擢州守判官吳爵吏胥出身以彭澤之姻而得通判此其交通賄賂又有可疑者矣疏入帝諭獻夫勿辭避令卿等還守故官獻夫及璁疏辨因引退帝重遣二人意復令卿等如前擬項之給事中薛甲陳四事言近日傾

危成習劉永昌武夫也而劫冢宰張濶軍餘也而劫
勳臣以股肱耳目之臣使人得以指摘恐下變上替
之患不知所止今之議者未悉此弊猶復毛舉細故
未免推波助瀾顧尋苛細之言存蕙遠堂高之義俾
小人攻訐無自而入章下吏部獻夫等謂甲疏深切
時禁諸勅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講張亂政并行兩京
科道天下撫按官論事必先大體論人無貴小疵毋
伺察間隙以挾私毋奇舉小故以逞訐毋附致難明
之情汙次以不根之謗當是時帝方欲廣耳目周知百
僚情偽得獻夫議不憚報罷於是給事中饒秀劾甲

阿附便佞自劉永昌肆言後言官未聞敢議大臣獨
給事中夏言與孫應奎趙漢三臣議及懇獻夫耳漢
已蒙聖明詰誶至言與應奎之奏皆係用人行政之
失而甲察之以為毛舉細故則言官之於大臣必將
無一言已乎必至於大譴大訶而論列之乎祖宗之
法凡言大臣德政皆處極刑而甲乃稱誦大臣不已
甲於彌臣猶曰門生座主云耳若郭勳貪縱之跡彰
彰明著而甲亦不欲人言如甲之議必欲陛下端拱
於上大臣橫行於中群臣緘口於下萬有一逆人廁
其間而使言官習於泯默是甲以一言病天下也乞

亟行責斥奏入帝心善之下吏部再議甲亦具疏自
明帝惡其不俟部奏輒先陳辨命削二官出之外部
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其延緩令置對乃停獻
夫俸一月即官倍之獻夫意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即報
允然猶虛位以俟十年七月有詔召還獻夫既辭舉
梁材汪鉉王廷相自代帝手詔褒答尋遣行人蔡致
趣之致及門獻夫潛入西掖以疾辭既而使命再至
云將別用獻夫乃就道明年五月至京命以故官兼
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先是賜獻夫銀章曰忠誠
直諫今有事密封奏聞獻夫歸上還之朝至是復賜
如故吏部尚書王瓊之卒也命毋置代以獻夫掌之
初獻夫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而其
家人姻黨頗橫於郡中委為鄉人許告僉事龔大綏
聽之及獻夫還朝再謁大綏賜免會大綏坐事落職
疑獻夫為之遂上疏列其不法數事詞連霍縉獻夫
亦上疏自辨帝方眷獻夫大綏遂被逮削籍其年十
月嘗見東井御史馮恩上言獻夫外飾謹厚內實兇
奸前在吏部剛恩報怨無所不至及以詐病還籍陸
下時遣行人召之方且借微僭褻不即奉詔既蒙驛
騎督趣有起京別用之命然後忻然就道夫以冢宰

別用非入閣而何及五月抵近畿則又藉旬日攝理
非徇願望試陛下別用之意雖曰不要君臣不信也
近為食事冀大稔所許不自引怨報肆巧辨及臺諫
進謁或怒不解若度如此安望其容賢納士表率百
僚余又以輔臣之尊委冢宰之柄呼引朋類播弄威
福將不利於國家故獻夫掌吏部而鑿即見天不可
誑如此尤今日當急懲者也其他詆毀大臣甚多帝
怒下之獄獻夫亦引疾乞休復詔不允獻夫雅負恬
退名既連被劾中惡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獨帝欲
縱張廷齡常力爭而其時桂萼已前卒張璉雖最寵

然罷相者委矣霍韜黃宗明言事一不當輒下之吏
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位二歲遂三疏引疾帝復詔
許之令乘傳予道里費家居十年而卒先已加柱國
少保乃贈太保諡文襄獻夫緣議禮驟顯雖與璉等
同事而持論每依平恕故人不甚惡之至去就之際
視諸人獨勝云

論曰大禮紛爭數年始定卒無能屈張桂之說蓋其
論辨侃侃足動聽聞即群疑可迎刃而解觀明倫大
典可見也借曰以逢迎為工挾持取勝然其義可通
其言自可採正不必羨論時勢矣璉是二人得君既

專恣睢特甚君臣上下猜忌互生攻擊軋傾廟堂閔
衷無虛日此雖時局相激而成實二人德量不廣之
故也獻夫言論本末大槩相同而出處之間稍為引
退比掣而較亦彼善於此而已然而三人者剛毅之
資該博之學大非尋常所幾及嗚乎殆亦人傑也哉